

佛本行集经 60 卷

[卷 001](#) [卷 002](#) [卷 003](#) [卷 004](#) [卷 005](#) [卷 006](#) [卷 007](#) [卷 008](#) [卷 009](#) [卷 010](#)

[卷 011](#) [卷 012](#) [卷 013](#) [卷 014](#) [卷 015](#) [卷 016](#) [卷 017](#) [卷 018](#) [卷 019](#) [卷 020](#)

[卷 021](#) [卷 022](#) [卷 023](#) [卷 024](#) [卷 025](#) [卷 026](#) [卷 027](#) [卷 028](#) [卷 029](#) [卷 030](#)

[卷 031](#) [卷 032](#) [卷 033](#) [卷 034](#) [卷 035](#) [卷 036](#) [卷 037](#) [卷 038](#) [卷 039](#) [卷 040](#)

[卷 041](#) [卷 042](#) [卷 043](#) [卷 044](#) [卷 045](#) [卷 046](#) [卷 047](#) [卷 048](#) [卷 049](#) [卷 050](#)

[卷 051](#) [卷 052](#) [卷 053](#) [卷 054](#) [卷 055](#) [卷 056](#) [卷 057](#) [卷 058](#) [卷 059](#) [卷 060](#)

[发心供养品第一](#)，[受决定记品第二](#)，[贤劫王种品第三](#)，[托兜率品第四](#)，[俯降王宫品第五](#)，[树下诞生品第六](#)，[从园还城品第七](#)，[相师占看品第八](#)，[私陀问瑞品第九](#)，[姨母养育品第十](#)，[习学技艺品第十一](#)，[游戏观瞩品第十二](#)，[揜术争婚品第十三](#)，[常饰纳妃品第十四](#)，[空声劝厌品第十五](#)，[出逢老人品第十六](#)，[净饭王梦品第十七](#)，[道见病人品第十八](#)，[路逢死尸品第十九](#)，[耶输陀罗梦品第二十](#)，[舍宫出家品第二十一](#)，[剃发染衣品第二十二](#)，[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观诸异道品第二十四](#)，[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答罗摩子品第二十七](#)，[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精进苦行品第二十九](#)，[向菩提树品第三十](#)，[魔怖菩萨品第三十一](#)，[菩萨降魔品第三十二](#)，[成无上道品第三十三](#)，[昔与魔竞品第三十四](#)，[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上梵天劝请品第三十六](#)，[转妙法轮品第三十七](#)，[耶输陀因缘品第三十八](#)，[耶输陀宿缘品第三十九](#)，[富楼那出家品第四十](#)，[那罗陀出家品第四十一](#)，[娑毘耶出家品第四十二](#)，[教化兵将品第四十三](#)，[迦叶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优波斯那品第四十五](#)，[布施竹园品第四十六](#)，[大迦叶因缘品第四十七](#)，[跋陀罗](#)

[夫妇因缘品第四十八](#)，[舍利目连因缘品第四十九](#)，[五百比丘因缘品第五十](#)，[断不信人行品第五十一](#)，[说法仪式品第五十二](#)，[尸弃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优波离因缘品第五十五](#)，[罗睺罗因缘品第五十六](#)，[难陀出家因缘品第五十七](#)，[婆提唎迦等因缘品第五十八](#)，[摩尼娄陀品第五十九](#)，[阿难因缘品第六十](#)。

No. 190

佛本行集经卷第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发心供养品第一

归命大智海毗卢遮那佛

如是我闻：

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迦兰陀乌竹林之内，与大比丘僧五百人俱。尔时，如来住于佛行，无复烦恼，故名耆那，得一切智，行一切智，知一切智，住于天行，住于梵行，住于圣行，心得自在。依诸世尊，欲行诸行，悉皆得行，在于比丘及比丘尼，诸优婆塞及优婆夷四众之中，受大供养恭敬尊重；又诸国王大臣宰相，种种外道，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佛得如是种种利养，饮食、衣服、床铺、汤药，四事充满，皆悉具足，最胜最妙，无与等者。智慧第一，名称远闻，虽受利养，而心不染，犹如莲华不着于水。世尊名号说法音声，于世间中最上最胜，更无过者。如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能于现在天、魔、梵、释，沙门、婆罗门等，一切天人世间之中，神通遍知；知已说法，行于世间，前后及中，言语皆善，文义巧妙，理趣精微，相好庄严，具足无缺，清净梵行，宣扬显说。

尔时，尊者大目犍连于晨朝时，整衣持钵，入王舍城，欲行乞食。时目犍连，独立思惟：「今日晨朝，乞食尚早，我今先当至净居天。」尊者目连，作是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王舍城，没身不现，至于净居诸天宫所，忽然立住。

尔时，无量净居诸天，既见目连安庠而至，心生欢喜，各相谓言：「我等今者可共往迎尊者目连。」发是语已，相随至于目捷连所，头面顶礼目捷连足，却住一面，白目连言：「尊者目连！希有！希有！尊者目连！于世间中，难见难值。谓佛．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于无量百千万劫，懃修诸行。」而说偈言：

「于百千劫中， 懃求菩提道，
过于多时来， 众生中大宝，
世间难见者， 唯有佛世尊。」

尔时，尊者大目捷连从净居天，闻是偈已，遍体战栗，身毛皆竖，而作是念：「希有！希有！不可思议！难见难值，谓佛．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世间难逢，无量百千万亿劫中，时一出现。」尔时，尊者大目捷连，于净居天，为彼天众，说无量种微妙之法，显现无量清净法义，宣通无量深密法要，令诸天心各生欢喜。教化显示，尊重法已。即没身回此阎浮提。譬如力士屈臂还舒一念之顷，到王舍城，次第乞食，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诣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复自坐已，向佛而说所行来处：「世尊！我旦乞食到王舍城，便至首陀婆娑天上。天语我言：如來世尊，于世间中难见难值。如前所说，具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是希有语已，实难思议，所谓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于无量百千劫中时一出世。」

尔时，佛告目捷连言：「目捷连！净居诸天，少知少见，以狭劣智乃能得知百千劫事。所以者何？目捷连！我念往昔，于无量无边诸世尊所，种诸善根，乃至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目捷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值三十亿佛，皆同一号，号释迦如来，及声闻众，尊重承事，恭敬供养，四事具足，所谓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时，彼诸佛，不与我记，汝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世间解．天人师．佛．世尊，于未来世，得成正觉。目捷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值八亿诸佛，皆同一号，号然灯如来，及声闻众，尊重恭敬，四事供养，所谓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幡盖华香。时，彼诸佛，不与我记，汝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世间解．天人师．佛．世尊。目捷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值三亿诸佛，皆同一号，号弗沙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时彼诸佛，不与我记，汝当作佛，如上所说。目捷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值九万诸佛，皆同一号，号迦叶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如上所说。」

「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值六万诸佛，皆同一号，号灯明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如上所说。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一万八千诸佛，皆同一号，号娑罗王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然后出家。作如是念：『为未来世，当得佛道，护持禁戒。』时彼诸佛，不与我记，乃至作佛，如上所说。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一万诸佛，皆同一号，号能度彼岸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

「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一万五千诸佛，皆同一号，号日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二千诸佛，皆同一号，号憍陈如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六千诸佛，皆同一号，号龙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一千诸佛，皆同一号，号紫幢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

「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五百诸佛，皆同一号，号莲花上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六十四诸佛，皆同一号，号螺髻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乃至不与我授记别，当得作佛。

「目犍连！我念往昔，作转轮圣王，身曾供养一佛，号正行如来，及声闻众，四事供养，皆悉具足，彼佛亦不与我授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明行足。一切世间解。

「目犍连！我念往昔，曾供养八万八千亿辟支佛，幡盖香华，四事具足，乃至彼佛灭度之后，为起塔庙供养如前，而不与我授于记别，汝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目犍连！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号曰善思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于彼佛所，弥勒菩萨，最初发心，种诸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弥勒菩萨，身作转轮圣王，名毘卢遮那。尔时，人民寿八万岁。目犍连！彼善思如来初会说法，九万六千亿人得阿罗汉道，第二会说法，八万四千万人得阿罗汉道，第三会说法，七万二千万人得阿罗汉道。

「目捷连！彼毘卢遮那转轮圣王，供养于彼善思如来，及声闻众，恭敬尊重，幡盖花香四事具足。目捷连！时毘卢遮那转轮圣王，见彼如来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好，及声闻众，佛刹庄严，寿命岁数，即发道心，自口称言：『希有世尊！愿我当来得作于佛，十号具足，还如今日善思如来，为于大众声闻人天恭敬围绕，听佛说法信受奉行，一种无异。』弥勒又言：『愿我当来为多众生作诸利益，施与安乐，怜愍一切天人世间。』目捷连！弥勒菩萨在于我前四十余劫发菩提心，而我然后始发道心，种诸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目捷连！我念往昔有一佛，名示诲幢如来。目捷连！我于彼佛国土之中作转轮圣王，名曰牢弓，初发道心，种诸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时供养彼佛世尊，满一千年，及声闻众，恭敬尊重，礼拜赞叹，四事充足，持五百具妙好衣裳一时布施，乃至彼佛般涅盘后起舍利塔，高一由旬广半由旬，七宝庄严，所谓金银、颇梨、琉璃、赤真珠等，车璩马瑙而以校饰，复持种种幡盖、幢铃、香花、灯烛，以用供养。目捷连！我设如是诸供养已，昼夜精勤发广大誓愿：『于当来得作佛时，有诸众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及婆罗门，不识家内亲疏尊卑，无信敬心，不信三世因缘业果，不信现在有于圣人，无一法行，唯行贪欲、瞋恚、愚痴，具足十恶，唯造杂业无一善事，愿我于彼世界之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怜愍彼等诸众生故，说法教化作多利益，救护众生，慈悲拔济令离诸苦，安置乐中，为彼天人广说于法。』目捷连！诸佛如来有是苦行希有之事，为诸众生。

「目捷连！诸菩萨等，凡有四种微妙性行。何等为四？一自性行：二愿性行：三顺性行：四转性行。目捷连！云何名为自性行？若诸菩萨本性已来，贤良质直，顺父母教，信敬沙门及婆罗门，善知家内尊卑亲疏，知己恭敬，承事无失，具足十善，复更广行其余善业，是名菩萨自性行。云何名为愿性行？若诸菩萨发如是愿：『我于何时当得作佛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是名菩萨愿性行。云何名为顺性行？若诸菩萨成就具足六波罗蜜。何等为六？所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是名菩萨顺性行。云何名为转性行？如我供养然灯世尊，依彼因缘，读诵则知，是名菩萨转性行。目捷连！是名菩萨四种性行。」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以得作佛住于佛行，略说如上。时佛食讫，七日入定，念于往昔，诸佛·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尔时，阿难过七日后诣于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

尊！希有如来，身体清淨，面色巍巍，如我前见，今复倍常，光明增盛。世尊诸根，无量寂靜，坐何三昧？念何法相？」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是阿难！如汝所说，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若入定住，念于往昔诸佛如来，得大自在神通智已，欲住一劫若减一劫，念百千亿诸佛智慧，而如来智无有障碍。何以故？如来以具诸佛智慧度彼岸故。阿难！如来一食讫已，或住一劫或减一劫，欲住多少，随意自在，无有疲倦。何以故？如来具得诸佛三昧度于彼岸，诸三昧中此最为胜。」

佛告阿难：「我念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帝释幢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能为一切无量众生作归依处，能为众生作慈悲宅，善能怜愍一切众生，能与一切众生安乐，有大威德，无量圣众前后围绕。阿难！彼帝释幢如来有五百亿诸声闻众，悉皆得证阿罗汉果，寿五千岁。彼帝释幢如来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上幢如来。阿难！彼上幢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幢相如来。阿难！彼幢相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喜幢如来。阿难！彼喜幢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十幢如来。阿难！彼十幢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难伏幢如来。

「阿难！彼难伏幢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明灯如来。阿难！彼明灯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明灯如来。阿难！彼善明灯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建立如来。阿难！彼建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建立如来。阿难！彼善建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龙仙如来。阿难！彼龙仙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比威德如来。

「阿难！彼无比威德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圣所生如来。阿难！彼圣所生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妙胜如来。阿难！彼妙胜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仙胜如来。阿难！彼仙胜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普阴如来。阿难！彼普阴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预相如来。阿难！彼预相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上族如来。阿难！彼上族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自境界如来。

「阿难！彼自境界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等如来。阿难！彼无等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拘留孙如来。阿难！彼拘留孙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光明如来。阿难！彼大光明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离忧如来。阿难！彼离忧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舍洪水如来。

阿难！彼舍洪水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力如来。阿难！彼大力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至彼岸如来。

「阿难！彼至彼岸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日如来。阿难！彼日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寂灭如来。阿难！彼寂灭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震声如来。阿难！彼大震声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自王如来。

「阿难！彼自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宝王如来。阿难！彼宝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宿王如来。阿难！彼宿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微妙如来。阿难！彼微妙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梵音如来。

「阿难！彼梵音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功德生如来。彼功德生如来，有七十亿声闻弟子，皆悉证于阿罗汉果，其佛寿命足七万年，般涅槃后，正法住世满三千岁。

「阿难！彼功德生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龙观如来。彼龙观如来，得菩提已，为诸众生住世一劫。

「阿难！彼龙观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畏上如来。阿难！彼无畏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龙上如来。阿难！彼龙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天德如来。阿难！彼天德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身分上如来。

「阿难！彼身分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比月如来。阿难！彼无比月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因上如来。阿难！彼因上如来，有一千六百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阿难！彼因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紫上如来。

「阿难！彼紫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多伽罗尸弃如来。阿难！彼多伽罗尸弃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莲花上如来。阿难！彼莲华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憍陈如如来。阿难！彼憍陈如如来，同名号者有一百佛，所住之劫名小莲花。彼憍陈如如来，各各皆有三百亿众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彼诸如来，一一住寿各三百岁，佛涅槃后，正法住世亦三百岁。

「阿难！其最后憍陈如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栴檀如来。阿难！彼栴檀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明灯如来。

「阿难！彼明灯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利益如来。

「阿难！彼利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德如来。彼善德如来，以佛眼观一切众生，为欲怜愍诸众生故，不断佛种住世千劫。彼善德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三十二亿那由他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阿难！彼善德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明星如来。

「阿难！彼明星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护世知足如来。彼护世知足如来，过于无量那由他劫，然后作佛。阿难！彼护世知足如来，有二十亿声闻弟子，皆阿罗汉。

「阿难！彼护世知足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尸弃如来。阿难！彼尸弃如来成佛之处，劫名莲华，于彼劫内，同号尸弃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六十二次第得佛。阿难其尸弃如来，最在于后得菩提者，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出生如来。阿难！彼出生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怜愍一切诸众生故，住世教化满二千劫。

「阿难！彼出生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目如来。

「阿难！彼善目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商主如来。

「阿难！彼商主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生如来。阿难！彼善生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寿命少时，唯住一日，于其中间，教化八万四千声闻，悉皆令得阿罗汉果。阿难！彼善生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梵德如来。阿难！彼梵德如来，有三十二亿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彼梵德如来，般涅槃后，正法住世满三万岁。

「阿难！彼梵德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青莲花如来。

「阿难！彼青莲华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善见如来。阿难！彼善见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三千亿声闻弟子，皆阿罗汉。

「阿难！彼善见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见真谛如来。阿难！彼见真谛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根如来。阿难！彼根如来复授一菩萨记，

次当作佛号紫色如来。阿难！彼紫色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为他如来。

「阿难！彼为他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南斗宿如来。阿难！彼南斗宿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娑罗如来。阿难！彼娑罗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主领如来。阿难！彼主领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主领如来。」

「阿难！彼大主领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智胜如来。阿难！彼智胜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普贤如来。」

佛本行集经卷第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发心供养品中

「阿难！彼普贤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月如来。阿难！彼月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分陀利如来。阿难！彼分陀利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垢如来。阿难！彼无垢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证我如来。」

「阿难！彼证我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雨如来。阿难！彼大雨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畏如来。阿难！彼无畏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自光明如来。阿难！彼自光明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大力如来。」

「阿难！彼大力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日如来。阿难！彼日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秋光如来。阿难！彼秋光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热光如来。阿难！彼热光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相如来。阿难！彼相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比如来。」

「阿难！彼无比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胜上如来。阿难！彼胜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相上如来。阿难！彼相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娑罗王如来。阿难！彼娑罗王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身上如来。」

「阿难！彼身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处畏如来。阿难！彼无处畏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化如来。阿难！彼化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寂定如来。阿难！彼寂定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胜王如来。」

「阿难！彼胜王如来成佛之处，其劫名贤，有三百佛皆同一号，号胜王如来。阿难！彼胜王如来，最在后佛，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一切事见如来。阿难！彼一切事见如来有三亿众声闻弟子，皆阿罗汉。」

「阿难！彼一切事见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无忧如来。阿难！彼无忧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龙上如来。阿难！彼龙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阎浮上如来。阿难！彼阎浮上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尼拘陀如来。阿难！彼尼拘陀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广信如来。阿难！彼广信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救脱如来。阿难！彼救脱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胜上如来。」

「阿难！彼诸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各各次第，转相授记至于最后胜上如来，我身悉皆供养承事。」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彼等诸如来，	释迦大师子，
以佛清净眼，	一切皆覩见。
如是如来智，	不思議佛行，
诸天诸人等，	悉不能得知。
因果及佛智，	诸法显现相，
唯诸佛境界，	凡夫不能知。
所说诸佛名，	显现诸佛行，
有大威德相，	以佛眼普见。
若有智慧人，	当欲求菩提，
应读此佛名，	不久得作佛。」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曾闻佛金口所说，闻已系心忆持不忘，所谓诸佛智，无有碍，无等等，无障碍。世尊！如来实知如是智不？」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来智慧，具足了知，是故知见无障无碍。如来欲作境界宽狭，念诸佛智，分齐少多，随意皆得。」

尔时，阿难复白佛言：「世尊！犹如尊者阿尼卢豆，得净天眼，过于人眼。如是尊者阿尼卢豆，以净天眼能得见于一千世界。如来说言：『我见无边。』此义云何？」佛时默然，如是再问，乃至过三，然后方答。

佛告阿难：「汝莫以于声闻智慧欲比如来。何以故？我今以于清净天眼过于人眼，见此东方恒河沙数佛刹之中，诸菩萨等，初发道心，种诸善根；或见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刹中，无量菩萨得受记别；或见东方恒河沙数佛刹之中，诸菩萨等，行菩萨行；或见无量诸菩萨等，于诸佛边修行梵行，后得生于兜率天宫，从兜率下入于母胎；或见菩萨从母右肋诞育而生；或见菩萨行童子法；或见菩萨在于宫内示行欲法；或见菩萨舍于转轮圣王之位出家修道；或见菩萨降四种魔；或见菩萨菩提树下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见菩萨得菩提已受解脱乐；或见菩萨端坐思惟二种分别；或见菩萨转法轮时；或见菩萨为诸众生舍于寿命，欲入无余涅槃之时；或见菩萨般涅槃后，正法住世、像法住世，久近多少延促之时。阿难！我如是见东方佛刹恒河沙等诸佛成道，及灭度后，正法像法，悉皆没尽。如东方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也。」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阿难！我念往昔过于无量无边阿僧祇不可数不可说劫，是时有一转轮圣王名曰善见，降伏四方，如法治世，彼王所统，悉皆丰乐，不行鞭杖，亦无杀害，兵戈偃息，如法化人。阿难！彼善见王所居住城，名阎浮檀，其城东西十二由旬，南北面各有七由旬。」

「阿难！彼阎浮城，清净庄严，殊特妙好，悉用四宝之所庄饰，黄金、白银、颇梨、琉璃，其外别更有七重城。彼城皆悉高于七寻，各厚三寻，而彼城头周匝皆有七重栏楯，彼诸栏楯雕刻精丽殊妙少双，亦用四宝之所成就，黄金、白银、琉璃、颇梨。若黄金栏，黄金钩柱，白银窗台；若白银栏，白银钩柱，黄金窗台；若颇梨栏，颇梨钩柱，琉璃窗台；若琉璃栏，琉璃钩柱，颇梨窗台。而彼七重，一一城内，皆有七重宝多罗树，行列围绕，彼树枝叶花果，扶踈蓊鬱敷荣，人所乐见。其树根茎，皆是四宝，黄金、白银、颇梨、琉璃。金多罗树，金根金茎，银枝银叶，花果悉银；银多罗树，银根

银茎，金枝金叶，花果悉金；若是颇梨为多罗树，颇梨根茎，琉璃枝叶，琉璃花果；若是琉璃为多罗树，琉璃根茎，颇梨枝叶，颇梨花果。彼多罗树，皆有罗网，其罗网间，悉悬宝铃，其诸铃网，皆七宝成，所谓金、银、琉璃、车璩、玛瑙、珊瑚、颇梨。彼诸城外，有七重壑，周匝围绕，彼壑甚深，八功德水，湛然盈满。种种名花，所谓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勿头花、分陀利花，弥覆水上。彼诸壑底，皆是金沙，彼壑岸边周匝皆有七宝罗网，弥覆其上。阿难！彼阎浮城四面各有一十六门，彼诸城门，四宝所成，黄金、白银、颇梨、琉璃。金门银扇，银门金扇，若颇梨门琉璃为扇，若琉璃门颇梨为扇。彼诸城门，各各皆有却敌楼橹，层阁飞檐垂珠罗网，亦以七宝之所庄严，微妙精奇，人所喜见。其诸城门，皆有七重四宝门障，安住不动，发起开闭，显曜光明，可爱可乐，所谓金、银、颇梨、琉璃。彼诸城门，远观洞彻，门若开时，风自吹开，门欲闭时，风自吹闭。彼七重障，风若开时，门门相当，悉皆通见，门欲闭时，风自吹闭，七重门障，溘然还遮。

「阿难！彼阎浮檀城之处中，有一大池，名曰欢喜，彼池东西广一由旬，南北广半由旬，其池四岸，四重砖垒。彼砖端正，微妙可喜，四宝所成，黄金、白银、琉璃、颇梨。彼池四面，皆有阁道，而彼阁道端正可喜，亦为四宝之所合成，黄金、白银、琉璃、颇梨。黄金阁道，白银阶级；白银阁道，黄金阶级；琉璃阁道，颇梨阶级；颇梨阁道，琉璃阶级。彼阁道上，悉有却敌，而彼却敌严饰可喜，七宝所成，黄金、白银、车璩、玛瑙、珊瑚、琥珀，及以琉璃。彼池四边，皆有构栏，端正可喜，亦皆四宝，所共合成，黄金、白银、琉璃、颇梨。其池东面，黄金构栏，其次南面，白银构栏，其次西面，琉璃构栏，其次北面，颇梨构栏。黄金构栏，黄金为柱，白银窗台；白银构栏，白银为柱，黄金窗台；颇梨构栏，颇梨为柱，琉璃窗台；琉璃构栏，琉璃为柱，颇梨窗台。

「阿难！彼欢喜池周匝围绕，有多罗树，七重行列，彼树间中，悉有罗网，七宝庄严，其罗网间，皆悬宝铃。多罗树外，有七重壑，端正可喜。然彼池中，有种种花，所谓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勿头花、分陀利花。其池岸上，有陆生花，所谓瞻婆华、阿陀目多华、婆利师花、捷陀婆利师华。彼欢喜池，八功德水之所充满，诸鸟渴时，皆得平饮。彼池水底，皆布金沙，七宝罗网，以覆池上。彼妙罗网，节节皆悬七宝之铃。

「阿难！彼阎浮城，街巷平整，其街两边，有多罗树，多罗树间，悉有罗网。其罗网间，节节皆悬七宝之铃，其七宝铃，微风吹动，出妙音声，令人乐闻，心生欢喜，譬如人作五种音乐。阿难！彼阎浮城，所有人民，皆悉纯直，彼诸人民，欲相娱乐，更无别音，闻彼铃声，即便欢喜，自然歌舞，更不忆念其余音乐。

「阿难！彼阎浮城，常有种种微妙音乐，所谓钟、铃、蠡、鼓、琴、瑟、箜篌、篳篥、笛、箫、琵琶、箏、笛，诸如是等种种音声。复有无量微妙鸟音，所谓鸚鵡、鸚鵡、孔雀、拘翅罗鸟、命命鸟等，无量无边，种种诸鸟，皆出微妙殊异音声，无时暂息。地上皆散种种妙华，所谓优钵罗花、拘勿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花，及诸陆地种种杂花。阿难！彼城无有苦恼逼切不如意事，一切备悉，无所减少，是物丰饶，饮食无乏，众味具足，悉满家居，无有空地，人民炽盛，威德巍巍。所住之城，譬如北方毘沙门王阿罗迦城，等无有异。

「阿难！时彼世中，有一佛出，名曰宝体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阿难！彼宝体佛未得道前，作菩萨时，常乐清净，彼城人民，亦乐清净。时宝体佛居止侧近阎浮檀城，若于晨朝，欲行乞食，入于城邑聚落之中，则有无量千万诸天，下来供养围绕侍卫宝体如来。欲入城时，足按城门，时彼城内所有人民，皆悉为于诸天护持神通力故，供养于彼宝体佛故，扫除粪秽，香汤洒地，香泥涂地，散杂香花，满于地上，处处皆安妙好香炉，烧无价香，张悬种种幡幢盖等。如是无量供养之具，以用供养宝体如来。

「尔时，有一城外村人，共城内人，欲结婚娶，来入城邑。彼人见城，端严殊妙，世所希有，从小已来，眼所未覩，心大惊怪，问于城内居住人言：

『此城今者欲作何事？』彼城内人报村人言：『此处有一如来出世，名曰宝体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不久欲入此城乞食，以如是故洒扫庄严。』更复向于村人，广说如来功德无量无边，亦赞佛德，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如是复叹法宝有德，如是复称僧宝有德。彼人闻于三宝功德，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念：『宝体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希现于世，我今可诣宝体佛所。』彼人内心作是念已，即共城邑诸聚落人，相将往诣宝体佛所。至佛所已，作如是念：『若是如来得一切智，见我心者，应先共我语言慰喻。』

「时，宝体佛知彼人心，于先即共彼村人语。时，彼村人得彼如来于先语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既满其愿，即请如来后日施食，时佛默然受彼人请。时彼村人得于如来受已请已，复生欢喜，速向自家，具办饮食。时四天王，及梵释等诸天大众，赍持种种天诸供具，来献如来。时彼村人至于自家，其夜办具种种美食馐噉舐[口*束]可食之味。办具已讫，起明清旦于家地上，扫除清静，香泥涂地，以妙香水，重洒其上，复散种种杂妙好花，敷置床座，即遣使人往白佛言：『如来！若知时节至者，愿赴我家。』时宝体佛于晨朝时，着衣持钵，与千亿众声闻比丘，前后围绕，至受请家。到彼家已，诸比丘等，各随大小，依次而坐。时彼村人见宝体佛安坐已讫，即将种种妙好饮食，自手擎持，以奉如来白言：『世尊！唯愿诸佛及比丘僧，随意饱食，及诸大众。』受食讫已，食不可尽，彼人生念：『此百味食，既不可尽，必是如来威神德力，令使充溢。余食既多，我今可唤所看如来白衣人众，布施此食皆食饱满。然后我心得大欢喜。』复生此念：『希有希有，不思議法，此宝体佛威德力大，令我眷属不唤自来佐助于我，我亦不曾借倩一人，又我亦复不用多功，众事一时皆得办具。』时宝体佛饭食讫已，为彼村人如应说法，使其欢喜生希有心，安置彼人于正法中，及彼大众，皆闻说法，悉各欢喜，或得道者，乃至起还归向本处。

「时，彼村人闻宝体佛说法教化，听受法已，欢喜踊跃，心发弘誓，作如是言：『愿我未来如似宝体如来所得一切诸法，我皆具足；又愿我于大众之中，如是说法，令一切人欢喜信受。如今世尊宝体如来将比丘众，安庠而行，一种无异。』时彼村人供养如来，具足尊重，恭敬心已，随佛向寺，剃除须发，舍俗出家，得成比丘。时彼宝体如来住世，为诸众生说法已讫，入般涅槃。涅槃之后，无量无边天人众等，阁维佛身，复将无量供养之具，于阁维所而设供养。时彼比丘既闻如来入般涅槃，生大忧恼，作如是念：『我今可往至阁维所，若至彼处，应得异法。』是时比丘速疾往诣彼阁维所，到彼处已，即得异宝。初得之时，谓彼珍宝不甚清静，少有尘垢。

「尔时，比丘细刮拭看，即知清静真琉璃宝，价数直于百千两金。彼摩尼宝，安置之处，昼夜无异，夜如日现，一切房舍，一切院落，皆悉光明。是时天人，收彼宝体佛舍利已，起造于塔。时彼比丘亦生心念：『我今可以此摩尼宝安置浮图承露盘上，作于宝瓶。』生此念已，至于塔所。至彼所已，作如是念：『我此摩尼宝珠，价直百千两金，我今以是摩尼宝珠，安于塔上，为彼如来是我之师，是故我今持此摩尼，置于塔上。』彼摩尼宝光明，照于彼塔之上，无量千岁，而彼比丘复然无量种种灯明，足满千年，供养彼

塔，恭敬尊重。满千年已，心常不舍念佛三昧。彼比丘持清静戒故，加复供养如来塔故，以是因缘，命终之后，在生死中，无量无边，百千万世，受人天福乐果报，不曾坠堕于恶道中。

「阿难！时彼比丘过于百千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复值一佛出现于世，号曰能作光明如来。时，彼比丘供养于佛，修持禁戒，梵行清静。出家如前，复发此心：『愿我未来，藉此功德，生生世世，莫生恶道。』时作光佛知彼比丘心所愿已，即与授记，语言：『仁者！汝于来世，过于百千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号曰然灯。』彼然灯佛作菩萨时，于末后身，生兜率天，从兜率天，降神来下，从右肋入，托于母胎，住居十月，满十月已，一心正念，欲生之时，放于光明，照彼佛刹，皆悉遍满。

「尔时，菩萨既将欲生，其母咨王智者主言：『大王！当知，我意欲往园林之内游戏观看。』王闻夫人如是语已，即出勅告城内大臣及诸豪富长者居士商贾人言：『我今夫人，欲出园林观看游戏，汝等当家可各庄严城内街衢，悉令清静，所有秽恶瓦砾粪堆，并宜除却，办具香汤洒散于道，香泥涂地，以妙香华，布散其上，处处安置妙宝香炉，烧众名香。又复安置种种宝瓶，盛诸香水，着好净花，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勿头花、分陀利华，置于瓶内。处处安置芭蕉之树，随芭蕉树大小高下，各悬杂色种种幡幢，其诸幡幢，众色间杂，其幢树内，复各垂于七宝网罗，真珠璎珞，网罗节目，悉有宝铃。若夜净天，星辰出现，又于处处，悉各施悬众宝明镜，犹如日月，或悬种种杂色流苏，或处处垂金银宝带。』彼城街巷，如是种种精丽庄严，等彼天神捷阇婆城，一种无异。

「时王夫人，共千左右，乘宝辇舆，伎乐引导，种种音声，前后围绕，填满街巷，从宫殿出，四面观看，安庠而行，威德特尊，势力广大，处在众中，无与比者。向彼园林，既到园林，渐趣河岸，至河岸已，即上于船，游入河中，至中流已，忽然自有一大灯明，上下纵广，十二由旬。其灯明内，有莎草丛，高下四指，其色艾白柔软，犹如迦耶邻提，出妙香气，又如瞻婆波利师华。其园林内，出种种华及种种果，种种树木，天上人间，所有树木，名华美果，悉满此园。

「时菩萨母仰观虚空，安庠右手攀引树枝，枝即垂下。时，王夫人，即以右手，捉于树枝，从右肋间，出一童子，端正可憙，名曰然灯，自然而合手十

指掌。童子生时，放大光明，照彼佛刹，皆悉充满，天上即雨无量诸花，所谓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勿头华、分陀利花。又雨无量旃檀散香，充满遍布十二由旬，复雨种种无量无边天诸伎乐，不鼓自鸣，又出无量歌赞音声，音声之内，言辞唱云：『无量作灯明，无量作灯明。』是彼菩萨瑞应之号，故称然灯。

「尔时，然灯菩萨大士，诸根具足，相好圆满，无所乏少，日日长大，在于楼上，受五欲乐。然彼童子受五欲时，虽复欢乐，忽自生念：『世间爱欲，虚幻暂时，须臾破坏，不久磨灭。』思惟此已，从家内出，剃除须发，身服袈裟，得于出家。出家之后，欲求菩提，渐向树下，修习正觉。证正觉后，以佛眼观一切世间，即生此念：『有谁最得初闻正法？』即见世间空无化者。再观三观，亦见世间无有闻法及可度人。彼佛在世，经三千年，独一无二，端坐过于三千年后，彼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作如是念：『此众生辈，耽着五欲，放逸多时，迷荒无厌，我今当化，令彼觉知。』作是念已，从灯炷城出住空中，化作一城，名阎浮檀。于彼城内，化作种种琉璃诸屋，于其城外，又复化作种种七宝多罗之树，七重行列，七宝庄严，如上所说城庄严事。其城纵广东西南北，五千由旬，又其城内庄严之具，如忉利天，一种无异。彼城内人寿三千岁。此阎浮提诸众生等，悉遥观彼一切人民，受于欢乐，自恣五欲，悉见悉知，悉闻悉羨。

「时，然灯佛如是过于三千岁后，生是念言：『我今可作神通变化。令阎浮人生厌离想。』

「时，阎浮人见然灯佛所居之城，四壁皆出猛火焰炽，生大恐怖，共相谓言：『呜呼彼城，自然烧尽，不久渐灭。』时阎浮提一切人民，诸根成熟，应得佛化。彼等人民，见彼化城，四面火起，炽盛烧然，怖畏惊恐求归依处，无救护者，欲求解脱，无能度者，发此言已：『愿于彼城下来至此，或复此城上至于彼，我等一切当灭彼火。』是时天、龙、夜叉、干闥婆、人非人等，出于彼城，告我等言：『何故此城自出火然？』时彼城前，忽尔自然出三阁道：一金所成，二银所成，三颇梨成。其阁道间，各有杂宝多罗树行，彼多罗树，出大声云：『汝等人辈，宜速聚集会于一处，若汝心欲见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者，彼佛不久，欲下阎浮提。』时阎浮提一切人民，皆悉往诣彼阁道所，见然灯佛，从城内出，于阁道下。时，诸梵释四天王等，前后围绕，阎浮提人见彼佛已，皆大欢喜，各生是心：『我等前者，欲覩如来，今已得见。』复更生念：『我各于先问佛是

事，此城何故，如是火然？如来应为我等解释。』时然灯佛，足蹈地已，其诸人民，悉各皆念：『我独头面顶礼于佛而发是言，我得于先顶礼佛足。』

「时，然灯佛坐师子座，坐已为彼众生说法，所谓赞叹布施之事，持戒之事，离欲之事，得漏尽法，说于出家功德之利，助清净法。如来见此阎浮提人，闻佛说法，信乐听受，生欢喜心，心意柔软，心得无碍，如来更复为说诸法，如往昔佛，知于众生机根说法，令其欢喜，所谓苦集灭道；世尊今复为阎浮人，具足说此四谛之法。时然灯佛初日说法，教化度脱，六百亿人，悉皆漏尽，证阿罗汉，心得自在。第二日化五百亿人，第三日化四百亿人，第四日化三百亿人，第五日化二百亿人，第六日化一百亿人，第七日化五十亿人，悉皆如上得阿罗汉。至于第二一七日内，教化度脱百一亿人。最后第三一七日内，复度七十五亿众生，悉得上利漏尽意解，成阿罗汉。彼然灯佛住世一劫，共诸比丘声闻弟子，为世间人作利益故(迦叶遗师作如是说)。

「阿难！诸佛次第相传授记，其然灯佛初种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法轮，住世一劫，化众生故(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

「阿难！其然灯佛为菩萨时，在于船上，虽受五欲，于世间中深生厌离，作如是念：『我可坐船渡河彼岸。』亦发此心，即生一大清净莲花，然灯童子于其上，结加趺坐，坐已莲华即自还合，犹如象莲。时诸婬女求觅童子，莫知所在，即奏大王。

「尔时，大王遣使四方推求寻觅，东西南北不知其所，乃至四维亦不知处。然灯菩萨以天威德神通力故，在彼船上莲华台中，结加趺坐，而身不现，即得五通飞腾虚空，乃至向于菩提树下，得一切智，及转法轮说法，度脱六十八亿百千人，俱皆悉共住在于世间，教化众生(尼沙塞师作如是说)。」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发心供养品下

尔时，世尊在舍卫城，告阿难言：「阿难！诸佛菩萨昼夜常说一切诸法，有四种摄而摄众生。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利益，四者同事。」

尔时，阿难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合十指掌，右膝着地，而白佛言：「世尊！如来往昔供养几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何佛边种诸善根，为未来世求于菩提？」

佛告阿难：「谛听谛受！善思念之！今当为汝说彼如来诸佛名字，并及所种善根之处。

「阿难！我念往昔，有佛出世，号曰然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于彼佛边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世无比，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莲华上，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最上行，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德上名称，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释迦牟尼，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曰帝沙，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曰弗沙，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见一切利，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毘婆尸，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曰尸弃，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毘沙门，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拘留孙，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乃至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拘那含牟尼，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乃至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复，一佛出现于世，号曰迦叶，我时供养彼佛世尊，种诸善根，乃至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我于弥勒菩萨之边，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有偈说：

「此佛大威德， 离欲得寂静，
释迦牟尼佛， 皆悉供养来。」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供养彼等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将于何等供养之具，供养彼佛，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难：「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有一国王，名曰降怨，是刹利种，绍灌顶位。其王福德，寿命极长，端政可憙，名称远闻。阿难！彼降怨王居住之处，有一大城，名曰莲华。彼王于此城中治化，安置宫殿。彼城东西十二由旬，其南北面经七由旬，土地调适，雨泽以时，五谷丰熟，无所乏少。多有人民，填满充塞，间无空处。园苑树林，华果具足，泉流池沼，水常湛然。街巷两边，皆安店肆，去来市买，无暂时停，犹如北方毘沙门城，名阿罗迦，东西南北，等无有异。彼莲华城如是庄严种种具足。阿难！彼降怨王有一豪富大婆罗门，名为日主，勇健强力，多饶财宝，象马奴仆，六畜牛羊，种种皆丰，无所乏少。其库藏内，纯是异类，黄金、白银、真珠珍宝，车璩、玛瑙、珊瑚、琥珀，悉皆备具，一如北方毘沙门王。阿难！时彼日主大婆罗门，特为彼王，心所爱重，恒相伴偶，不曾暂离，日日相见，无厌倦心。」

「阿难！彼降怨王时有一事，将付日主婆罗门判，令好断决。日主如法分判已后，入彼王意，王于日主婆罗门所，倍生欢喜，分割半国与婆罗门，封授为王，令其治化。时降怨王为彼日主婆罗门王，别更立城，名为埏主，东西南北，街衢巷术，城郭庄严，如莲华城，一无有异。阿难！彼日主王有一夫人，名为月上。阿难！然灯菩萨从兜率下，降神之时，于日主宫月上夫人右肋，入胎端坐，出生成道，说法化人，皆得阿罗汉果。如上因缘，《然灯菩萨本行经》说。时，然灯佛在彼二城，次第居住，说法度人。」

「时父日主常以四事，供养彼佛，尊重恭敬，如佛所叹。

「阿难！其降怨王渐渐传闻，彼埏主城日主王宫，第一大妃月上夫人，生一童子，名曰然灯，端政可熹，世间无双，众相具足，譬如金像。童子生已，将诣相师国内大智婆罗门所，教令占相童子如是相貌云何？彼相师言：『此童子者，福德庄严，若在家内为转轮王，化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宝：一金轮宝，二神珠宝，三玉女宝，四者象宝，五者马宝，六主兵臣宝，七主藏臣宝；复有千子，悉皆端政，具丈夫相，能摧怨敌，威被大地，四海山林，无不降伏。国土安宁雨泽以时，五谷丰熟，人民安乐，无有苦恼，无有疾病，不用兵戈，如法治化。若舍出家，当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名称远闻。』阿难！彼童子舍家出家，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转法轮，名称远闻，如上所说。

「时降怨王作如是念：『希有世尊！出世甚难，时时一闻，复难覩见。』是时降怨王即遣使人向日主所，作如是言：『我今传闻王大夫人好童子，众相具足，如上所说。我今欲请彼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至我所住莲华之城，受我微供。王若遣来，彼此蒙益；如其不放，我当严备四种兵往。』时彼使人，受是语已，往埏主城日主王所，具以此语白日主王。

「时，日主王闻此语已，怅快忧愁，心怀不乐。时日主王集聚群臣，具以上事向而说之：『汝等思惟，彼有是言，欲何报答？』时诸群臣共白王言：『大王！当知，如此之事，还可咨问于然灯佛。何以故？然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有大慈悲。』时，日主王报诸臣言：『我心亦有如是忆念。』时日主王共诸群臣，躬自往诣然灯佛所，乃至彼佛慰喻王言：『大王安心，莫惊莫怖！莫生忧愁！何以故？我今亦欲游行他国，教化民人，慈愍一切诸众生故。』

「时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游向彼国，化众生故，即共无量无数百千诸比丘众，相随而行。时日主王供养供给然灯如来，四事具足，无所乏少，在后随从，送佛到于自境界已，顶礼佛足，三匝围绕，泣泪而还，归于本宫。

「时，降怨王闻然灯佛来莲华城，及于无量声闻比丘百千之众，皆是漏尽大阿罗汉，闻已喜欢，严治道路，所有杂秽，悉使耘除，校饰庄严，如上所说，乃至等彼干闥婆城，一种无异。时降怨王出勅告示：『其城内外十二由

旬，禁断一切所有人民，不听私卖诸香花鬘，其有之处，我自采买，欲持供养彼然灯佛。』时降怨王将四种兵，具大威德，从城而出，迎然灯佛。

佛本行集经受决定记品第二上

「尔时，彼国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名曰珍宝，父母清净婆罗门种，乃至先祖七世已来，不曾杂秽，无有人能輒敢讥毁。然其种姓皆为智者之所赞誉，又为其余诸导师等之所恭敬，三种行具，能教一切毘陀之论，四种毘陀皆悉收尽。又阐陀论，字论，声论，及可笑论，呪术之论，受记之论，世间相论，世间祭祀呪愿之论，具足备有大丈夫相，自生善家。复有五百善姓家儿，为其弟子，围绕供承。阿难当知！尔时，珍宝婆罗门者，现今弥勒菩萨是也。时，彼五百诸弟子等常从是师，读诵祭祀呪术之法。时彼五百弟子之中，有一大姓婆罗门子，号名为云，于彼众中，而作上首，众行具足，少小从师。时年十六，端政可意，得善种生，父母清净，乃至七世，无有秽浊，无能讥呵，其家种族，乃至具足大丈夫相，世间无比，身黄金色，头发亦然，其声清净，如梵天音。从彼珍宝仙人之边，受诵呪术，捷利速疾，所得真正，一闻便领，语言辩了，字句分明。所有一切婆罗门家，种种呪术，工巧技能，皆悉洞解。解已语彼梵志师言：『大师和上！我今习学，已尽和上所有德术，意欲还家。』其和上心恋云童子，不欲别离，即语之言：『汝摩那婆！我有一论，名为毘陀，乃是往昔诸仙所说，一切外道婆罗门等，未曾知闻，况复得见及以教他？』摩那婆言：『唯愿和上，为我解说。』

「时，彼梵志即复更教彼摩那婆秘要呪术。时，摩那婆亦悉受得，复更重白彼梵志言：『我今已得和上呪术方法尽解，复更何作？』梵志复告摩那婆言：『我婆罗门种姓相承，复有家法：若有弟子，从师学问，必须报恩，将诸财物以用布施。』摩那婆言：『和上为我解说家法，将何报恩？和上今心欲须何等？』梵志语言：『汝摩那婆！欲报我者，可将一好清净伞盖、革屣、金杖，金三叉木，金瓶，金钵，上下舍勒，五百金钱，如是与我。』

「尔时，童子白梵志言：『和上大师！我无如上所说之物可奉和上，请乞放我，四方求索，得即将来供养和上。』梵志报言：『汝若知时，当随所去。』时云童子，顶礼师足，围绕三匝辞别而行。时云童子，闻有一处，去此雪山五百由旬，其城名为输罗波奢，时彼城内有一种姓大婆罗门，名祭祀德，居住彼城。彼婆罗门大富饶财，甚足资产。彼祭祀德大婆罗门，欲为六万诸婆罗门，奉设一年无遮之会，备办六万布施之具，为一一人，人一伞

盖、一三叉木、革屣瓶钵、上下舍勒，及钱物等，供身之具，皆悉备足。别为上座一婆罗门，造于金柄上妙伞盖，最胜革屣，纯金为杖，金三叉拒，金瓶金钵，上下舍勒。价数各直百千两金，五百金钱，一千犍牛，各并犍子，一牛一[(壳-一)/牛]得一斗乳，其牛角上，皆以金装。五百童女，皆珠璎珞，庄严其身；其诸女中有一童女，名曰善技，最为上首，其般遮会年岁已满，唯一日在。

「时，云童子从雪山下，安庠而至输罗波城无遮会所。时彼六万诸婆罗门，遥见童子，即发大声唱言：『善哉！是处善造此般遮会，今梵天至，自来受此般遮布施。』时云童子语彼六万婆罗门言：『汝等莫唤我作梵天，我是于人，实非梵天。』婆罗门言：『汝是阿谁？』云童子言：『汝可不闻，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名曰珍宝，种种通达，教授门徒五百弟子，乃至如上次第所说。彼众之中有一上足弟子，名云，年始十六，智慧聪明，德术具足，与师无异，乃至其声如梵天音。汝等闻不？』婆罗门等皆各答言：『闻。』云童子言：『即此身是。』婆罗门众既识知己，更复欢喜，发大声言：『善哉善哉！善建立此无遮之会，得云童子来受此供。』

「时，祭祀德婆罗门女，善技之身，及诸童女，楼上遥望见云童子端政少双，见已喜欢，向四方礼诸天诸神，心自密念：『愿此童子，论议第一，胜旧上座诸婆罗门，令我远离此不善人，莫与如此不善之人共为夫妇。』时云童子至于会所，围绕三匝，绕三匝已，至于上座婆罗门前，美言慰喻问言：『仁者诵持何论？』时，此六万诸婆罗门同声共答云童子言：『仁者莫问我此上座诵于何论。何以故？今此上座可是我家婆罗门法呪术诸论悉皆诵持。』云童子言：『婆罗门辈！汝此上座，虽复诵念婆罗门家医方技艺，但我师资婆罗门学，别自有法，要须相问，汝等有论名先有不？』时彼六万婆罗门众各共答言：『我等此名尚未曾闻，何况得有？何况得诵？』云童子言：『我师法中，教我有此一毘陀论，名为先有，我亦诵得。』时彼大会婆罗门言：『请为解说，我等乐闻。』时云童子，在于上座敷设处立，以梵音声，诵彼先有毘陀之论。时会六万婆罗门众，欢喜踊跃，同声唱言：『称适我心，称适我意，甚大欢喜。』告云童子言：『汝摩那婆！今可为我作于上座，坐我座首，受我上座最胜之水，受我上座最初之食。』时云童子推彼上座，令向下坐，即于胜座，承最初水，受于先食，食称意食。食讫已后，随其所须布施之具，依上座法，而为受之，其不须者，辞而不受。时祭祀德大婆罗门，心自念言：『我今建此无遮之会，不依圣法，所有一切布施之物，

不依圣教。何以故？此会达嚩所有一切布施之物，为云童子不领我意具足而受。』

「时，祭祀德大婆罗门，长跪咨白云童子言：『大德童子！汝可受此我之布施一切之物，莫令我会施不具足。』时云童子，语祭祀德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汝善布施，众事具足，非是不善，此无遮会无有阙少，唯我须者，我今受之，所不须者，徒取无益。』时彼上座旧婆罗门心生此念：『我久时乞愿得如是布施之具，决望先取，云何今者为此幼岁摩那婆来，推我向下，夺我利养？若我生来所有一切持戒精进苦行果报，是果报缘，生生世世，共此童子相会集处，为其夺我利养之事，报此怨讎，终不相舍。』阿难当知！尔时，云童子者，我身是也；祭祀德者，现今檀陀波尼是也；时彼上座婆罗门者，即今提婆达多是也。阿难！以是因缘，提婆达多愚痴之人，往昔共我，世世生生，恒作怨讎，不相舍离。」

「时，云童子将其所得种种施物，欲向雪山以奉梵志，经诸聚落村邑国城，或住或行，如是观看，于后渐渐至莲花城。入彼城内，见城庄严，殊特妙好，不可思议，如上所说，即生是念：『何故今者此莲花城，如是庄严不可思议？或当有人欲于此城作无遮会，或复祭祀诸星宿天，或作吉祥，或作福业，或是时节婆罗门会，或当是此城内人民，闻我名声，多解多知，谓言我来于此，欲共诸婆罗门，问难论义，而复无有一人念我，或复恭敬礼拜于我？』时我即问彼一人言：『仁者！此城何故庄严如是微妙？』」

「尔时，彼人即报我言：『大智童子！汝可不闻，然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不久欲来此莲华城，说法教化。为是事故，我王降怨，约令人民，各使庄严。时诸人等，欲造福业，布设如是种种杂饰，拟欲供养然灯如来。』阿难！我时生念：『如我法中，有此言说，若人具足三十二相，彼人即有二种果报：若在家者，必定得作转轮圣王；若舍出家，修学圣道，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称远闻，威德自在。此是无疑。』阿难！我于尔时，更生是念：『我今先应向此停住，供养礼拜然灯世尊，求于未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别报梵志师恩。』我又生念：『将何等物，供养于佛？以何事业，种诸善根？』尔时，我心作是思惟：『诸佛世尊，不尚钱财以为供养，唯法供养，圣所称誉。我未有法义无空见，今可买觅上妙好华，持以奉献，愿未来世得作于佛。』我时即至一鬘师家，语彼人言：『仁者可卖此花与我？』尔时，彼人报于我言：『仁者童子！汝可不闻？降怨大王出勅告下，所有华鬘悉不听卖与于他人。何以故？王欲自取持

供养佛。』我闻彼人如是语已，复更至于余鬻师店，求索华买，彼还答我如前不异。如是处处买华不得，于街巷里，私窃访求，见一青衣取水婢子，名曰贤者，密将七茎优钵罗华，内于瓶中，从前而来。我见彼已，心生欢喜，即语之言：『汝将此华，欲作何事？我今与汝五百金钱，汝可与我瓶内七茎优钵罗华。』彼女复言：『仁者童子，汝可不闻？然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今欲入城受此地主降怨王请。王于佛所，生尊重心，复欲建立诸功德故，宣令国内十二由旬，所有香油华鬻之属，不听一人私窃盗卖，若有卖者，唯王得买自将供养。以我比舍有一鬻师，名曰怨讎，彼有一女，私从我边取五百钱，即盗与我此七茎华。我既违禁，得于此华，自欲供养然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实不可得。』时我复更语彼女言：『善女所说因缘，我今已知。汝可取我五百金钱，与我五茎优钵罗华，两茎还汝。』尔时，彼女即答我言：『仁者童子！汝取此华，欲作何用？』我时报言：『如来出世，难见^难逢，今既遭遇，欲买此华上然灯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种诸善根，为未来世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彼女复语我言：『我观童子，内外形容，身心勇猛爱法精进，汝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摩那婆！汝若许我未得圣道，于其中间，生生世世，为汝作妻；若汝得道，我当剃除出家学道，求阿罗汉，为汝弟子，修沙门行。若如是者，我今与汝此五茎华，不者不与。』我时复更语彼女言：『善女！我今此身是婆罗门，种姓清静，通达四种毘陀之论，我毘陀中作如是说：「若人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菩萨行，彼人应于一切众生，生怜愍心、安乐之心，所来求者不应恡惜，乃至身命亦须施人，况复所爱妇儿妻子，及余财物，不得恡贪。善女！我今发愿求于菩提，为欲安乐诸众生故，怜愍救济一切众生，或有人来索我妻子，我以布施，汝爱恋心若作障碍，则我割舍心愿不成，复于汝边，得无量罪。汝若作愿，能于彼时，一切所有资财宝物，我布施时不作难者，我当许汝为我作妻。」』尔时，彼女即语我言：『摩那婆！假使有人，来向汝边，乞我身者，我亦不生恡贪之心，况复男女及余财物？』我语彼女：『必能如是，如汝所愿，许当来世与我作妻。』是时彼女从我边受五百金钱，即授五茎优钵罗华，持以与我；『其余两茎，为我布施，与汝同作未来因缘。』复语我言：『汝欲种植善根之处，将此二华散于其上，当愿共汝生生同处莫相舍离。』

「时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从外来入莲华城中。我时赍此七茎莲花，遥见佛来，渐渐至近，覩彼佛身，端政可憇，清静光明，照耀于世，调伏诸根，其心寂定，安住不动，六根澄静若琉璃池，进止威仪犹

如象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诸天大众，前后围绕，各散无量天诸杂华，及天无量栴檀末香，优钵罗华、波头摩花、拘勿头花、分陀利花，于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上尊重供养。时降怨王备从羽仪四种兵众，出彼城门，迎然灯佛。尔时，彼处聚集无量无边异类人及非人、天龙八部诸鬼神等，所将香末种种杂花，以散佛上，无有一华堕落于地，并在然灯如来顶上虚空之中，成大宝盖，佛行随行，佛住随住，我时见彼然灯如来，生信敬心，生殷重心，生敬心已，将此七茎优钵罗花，散于佛上，发此愿言：

『若我来世得作佛时，如今然灯如来得法，及于大众无有异者，所散之华，住虚空中，花叶向下，花茎向上，当佛顶上，成于华盖，随佛行住。』我见如是神通德力，倍复生于信敬之心。

「阿难！时彼无量无边人众，各将无价妙好衣裳，布于道上，所谓微细迦尸迦衣，细白[迭*毛]衣，细白摩衣，微妙细软拘周摩衣，及妙缯彩憍奢耶被，为欲供养然灯佛故，覆地令满。阿难！我于是时，见彼无量无边人众，将无价衣悉皆覆地。时，我身上唯一鹿皮，我将鹿皮布于地上，而我鹿皮覆地之处，为彼人众恶骂瞋嫌，拙我鹿皮远掷他处。我生此念：『呜呼！世尊然灯如来！可不怜愍慈念我耶？』生此念已，佛知我心，怜愍我故。

「时然灯佛以神通力，变一方地，如稀土泥。时彼人众见此路泥，各各避行，无有一人入于泥者。我时行见速往泥所，见彼泥已，即生此念：『如是世尊！云何令践此泥中行？若泥中行泥污佛脚，我今乃可将臭肉身于此泥上作大桥梁，令佛世尊履我身过。』我时即铺所有鹿皮，解发布散，覆面而伏，为佛作桥，一切人民未得践过，唯佛最初蹈我发上，如是供养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故。复生是念：『愿此然灯如来世尊，及声闻众，足蹈我身及头发上，渡于此泥。』复发此愿：『愿未来世得作佛时，如今然灯如来无异，如是威德，如是势力，作天人师。又愿我今尽此身命，若然灯佛不授我记，我终不起于此泥中。』当是童子布身发时，是时大地六种震动，所谓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

受决定记品下

「尔时，然灯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知于我心，与大比丘百千人俱，及彼天龙千万亿众，左右围绕来向我所，足蹈我身及螺发上，安庠而行如大龙王，观看左右告诸比丘：『汝等比丘！不得共我同路而行，是摩那婆身及螺发，无有一人堪可蹈者。此人身发，唯除如来，乃堪践耳。何以故？此是菩萨身及发分。』时然灯佛即语我言：『善哉善哉！汝摩那婆！发广大心誓愿如海，汝所求者，为诸众生作利益故，为诸众生作安乐故。摩那婆！汝既求此如是大愿，利益安乐一切世间，怜愍无量无边众故，能为天人作引导故，发大精进勇猛之心。

「『乃能满足如是等法，志求金刚，不惜身命，是故汝今以身荷负如来而行。汝于当来，乃至不得悭惜身命，何况余财？汝摩那婆！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是初相，汝能发起如是弘愿，汝一切舍所有之物。汝摩那婆！所行布施，不得求于未来世报，唯求出世无上菩提。勿生贪心，见他资财不得夺取，汝持戒勿令缺犯，不得秽浊，不应取相，勿自誉赞诽谤他人及毁自身。汝当忍辱，设有他来打骂禁系杀害之者，皆须忍受，乃至节节支解于汝身体之时，汝于如是怨讎等边，应当忍辱生慈悲心。不得杀生，不得劫夺他身命财，于他财物常远舍离，于自营求亦当知足。莫近他人妇女妻妾，于自所有，亦须不贪。远离妄语，乃至命尽，不得向他非实而说。不得鬪乱，亲者令疎，见破坏人，恒教和合。不得恶口，常以美言。不得绮语，必有利益，时语法语。汝行正见，一切邪道皆当舍离。汝摩那婆！若能荷担如是诸事，汝所求愿无不具足。汝应于彼一切众生，生一子想哀愍众生，调伏心口，莫作谄曲，应当供养尊重之人，汝莫傲慢，令心放逸。常须寂定三昧正受，观无我法，勿断未来菩提种性。汝当如是利益众生，安乐一切。摩那婆！汝若能办如是等事，口可自唱称言我能。』时我尔时，即白佛言：『世尊！我能。』

「时，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既知我心，实时微笑。彼佛有一侍者比丘，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长跪合掌白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微笑？』时然灯佛，告比丘言：『比丘！汝见是摩那婆，持七茎花，供养于我，伏身被发，泥上作桥，令我践渡。以是事故，此摩那婆，过于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

藐三佛陀，十号具足，如我无异。』阿难！我于是时，闻然灯佛为我授于决定记已，身心轻便，不觉自腾于虚空中，高七多罗树，以清净心，合十指掌，向佛作礼。阿难！我于彼时，遍身喜悦，不能自胜。阿难！时然灯佛即告我言：『摩那婆！汝可观于东方世界。』时，我即观见彼东方恒河沙等刹土诸佛，皆悉为我授决定记：『汝摩那婆！于未来世，过僧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十号具足。』如此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阿难！我于尔时，从空而下，安立住地，顶礼然灯世尊佛足，却住一面，即生此念：『我今可于然灯佛边求索出家。』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受具足戒，我于佛边修行梵行。』佛语我言：『汝摩那婆！今正是时。』即得出家，剃除须发；除须发已，无量诸天，取于我发，为供养故，十亿诸天，共得一发。阿难！自我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来，不见一众生不供养诸佛而得安乐者，无有是处。阿难！我于彼时，犹尚具足诸烦恼缚，贪欲瞋恚愚痴未尽，无量百千亿诸众生，取于我发，各持供养而得解脱；况复今日，离欲瞋痴，而于我边，作诸功德，不得解脱，无有是处。是故阿难！一切众生，应当发心供养如来。

「阿难！我从彼来，在烦恼中行菩萨行，不舍精进勇猛之心，常行布施，常作功德。我以如是诸善业故，于彼无量百千世中，得作梵王、作于帝释，或作百千转轮圣王，以彼善根因缘力故，今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得转无上最妙法轮。阿难！我以福德智慧力故，现今所有一切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沙门智人，信受我语，依我法行。阿难！汝观我语终无二言，如然灯佛授我决记，教示于我，我依修行，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假使天落地， 此大地变坏，
一切诸众生， 犹得常住身。
须弥山王崩， 大海水干竭，
阿难汝当知， 诸佛无二言。」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阿难：「诸佛世尊，常有此行，假使光明无量无边，为诸众生，住持一寻；从是一寻，为诸众生，复现无量无边光明。何以故？畏诸众生不知昼夜，一月半月一年半年，春夏秋冬四时八节，恐其忘

失。阿难！彼然灯佛十号具足，明照业成，常光无暗，是故彼佛，号曰然灯，常有光明照耀天下，自余因缘，如上所说。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胜一切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以金华散彼佛上，发如是言：『愿我未来，得微妙身，具足相法，如今世尊。』尔时彼佛知于我心，实时微笑。侍者比丘，整衣白佛，乃至佛告彼侍者言：『比丘！汝见是人将于金花散我上不？』时彼比丘答言：『我见。』佛告比丘：『是人过于一亿劫后，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阿难！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勇猛之心，倍更增长，修余福业。我以如是善因缘故，无量世中，生梵天上及于帝释、转轮圣王。又作一王，名曰善见。彼王城廓却敌门楼，宫室殿堂，纯是黄金，园苑树林，泉流池沼，皆金校饰。彼业因缘，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无上清净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莲花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将银华，散彼佛上，发如是愿。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汝见是人将于银花供养我不？』比丘言：『见。』佛告比丘：『是人未来过十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于彼时，闻授记已，不舍精进勇猛之心，倍更增长，作诸功德。我以如是善果报故，无量世中，作梵天王及于帝释、转轮圣王。又我过去，曾作一王，名大善见，所居之城，名拘尸那，彼城楼榭，却敌窗牖，皆为白银之所成就，园苑树林，泉池诸水，悉是白银，庄严校饰，乃至彼业因缘报故，今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往昔以来，有如是法，凡诸菩萨初生之时，东西南北各行七步，无人执持。阿难！彼莲花上佛初生时，两足蹈地，其地处处皆生莲花，面行七步，东西南北所践之处，悉有莲花，故号此佛为莲花上。当于彼时，无量无边百千万众，天、龙、夜叉、干闥婆、阿修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时大唱，处处出声，发如是言：『此大菩萨，名莲华上。』因于天人唱此声故，彼佛世尊，号莲花上。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最上行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尔时，我将一把金粟，散彼佛上，乃至彼佛语侍者言：『是人过于一千劫后，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闻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善业。彼功德果报因缘故，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

又复曾作一转轮王，名曰顶生。我于彼时，宫殿之内，经由七日，雨金粟雨，没于人膝，纵广弥漫。以是善业因缘力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阿难！彼最上行如来，欲至聚落城邑乞食，足步虚空，去地六尺。是时天、龙、人非人等，高声唱言：『此佛世尊，名最上行。』以是因缘，号是如来为最上行。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上名称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时布施彼佛一室及比丘僧，而乞愿言，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是人于后满五百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业因缘故，经无量世，作梵释天、转轮圣王。又是报故，我时作一转轮圣王，名曰善见。时，天帝释毘首羯磨，下来为我化作一殿，名一切胜。以是善业果报因缘，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与我同号，种姓父母，名字寿命，一切悉同我。将一掬苏摩那华，散彼佛上(迦叶遗师说言，将金一掬)，发如是愿，乃至彼佛语侍者言：『是人于后满一百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善业因缘力故，以三十七助菩提分法，庄严我身，令我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曰帝沙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将一掬碎末栴檀，散彼佛上，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是人过于九十五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善业因缘力故，我得名为最上戒行清净具足；以是善业果报因缘，我得名为最上智见功德具足(迦叶遗师如是说言，我以善业因缘力故，得于最上戒行功德，名称远闻，乃至得于最上智见，功德远闻)，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时彼佛在杂宝窟内，我见彼佛，心生欢喜，合十指掌，翘于一脚，七日七夜，而将此偈赞叹彼佛，而说偈言：

「『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阿难！我以此偈叹彼佛已，发如是愿，乃至彼佛语侍者言：『是人过于九十四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善业因缘力故，我得四种辩才具足，无有一人能共我论降伏我者，我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见真理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于尔时，将种种花，散彼佛上(迦叶遗师说言，彼佛号曰见一切理)，乃至彼佛语侍者言：『是人过于九十三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因缘，我今获得最上之名具持戒行，乃至得名解脱知见一切具足，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毗婆尸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于尔时，将一掬小豆，散彼佛上，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是人过于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十号具足。』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善业因缘力故，我又曾作一转轮王，名为顶生，得四天下，复得帝释半座而坐。以是果报，今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曰尸弃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于彼时，将无价衣，覆彼佛上及声闻众，发如是愿，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是人过于三十一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勇猛之心，常行布施，造作福业。我以如是善业因缘，无量世中，作大梵王及天帝释、转轮圣王，今日复得种种衣服，所谓迦尸迦衣、乌摩妙衣、劫波妙衣、憍奢耶衣、拘沈婆衣，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毘舍浮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于尔时，将好种种百味饮食，布施彼佛及声闻众，发如是愿，乃至彼佛告侍者言：『是人过于三十劫后，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授记已，不舍精进勇猛之心，常行布施，造作福业。我

以如是善根因缘，无量世中，作大梵王，或作帝释、转轮圣王，今得种种百味饮食，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无上清净法轮。

「阿难！我念往昔，于拘娄孙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边，行于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阿难！我念往昔，于迦那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边，行于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阿难！我念往昔，于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边，行于梵行，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阿难！我念往昔，于弥勒菩萨边，赍持种种微妙四事供养之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自恣奉献，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阿难！我念往昔，将无量种供养之具，所至到处，即持供养过去无量诸佛菩萨及声闻众，种诸善根，求未来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阿难！往昔过百阿僧祇劫，是时有佛，出现于世，号曰然灯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过百亿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一切胜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过五百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最上名称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过一百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九十四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九十三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曰见义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九十一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毘婆尸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如是次第，三十一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号曰尸弃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同是劫中，又有一佛，复出于世，号曰神闻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阿难！此贤劫初，第一拘娄孙驮如来，出现于世。

「第二拘那含牟尼如来，出现于世。第三迦叶如来，出现于世。

「第四我身释迦牟尼如来，今现在世。

「阿难！彼然灯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一切胜佛，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莲华上佛，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最上行佛，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德上名称佛，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帝沙如来，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弗沙如来，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见真义佛，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毘婆尸佛，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尸弃如来，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神闻如来，出现于世，生大刹利王家。

「拘娄孙驮佛，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拘那含牟尼佛，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迦叶如来，出现于世，生大婆罗门家。

「阿难！我今在于刹利种姓大王家生，出现世间。

「阿难！然灯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寿命八百四千万亿岁，住世利益诸世间故(尼沙塞师如是说。迦叶遗师复言，然灯如来寿命一劫住世，及声闻众利益诸世间故)。

「阿难！一切胜如来，住世八万亿岁，利益一切诸世间故(尼沙塞师如是说。迦叶遗师复言，一切胜如来住世一劫，利益世间故)。

「莲华上佛，住世八万岁，为利益故。

「最上行佛，住世八万岁，为利益故。

「上名称佛，住世六万岁，为利益故。

「释迦牟尼佛，住世八万岁，为利益故。

「帝沙如来，住世六万岁，为利益故。

「弗沙如来，住世五万岁，为利益故。

「见真义佛，住世四万岁，为利益故。

「毘婆尸佛，住世八万岁，为利益故。

「神闻如来，住世六万岁，为利益故。

「拘娄孙驮佛，住世四万岁，为利益故。

「拘那含牟尼佛，住世三万岁，为利益故。

「迦叶如来，住世二万岁，为利益故。

「阿难！我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住世八十岁，为利益故。而说偈言：

「『有佛以神通， 住世受供养，
 或神通及业， 尽已入涅槃。』

「阿难！然灯如来，有于二百五十万亿声闻弟子大众集会，如来灭后，法住于世，经七万岁。末后十年，诸比丘等，不生敬信，无惭愧心，营理世务，乐于诸业，所有持疑，不相咨问，各恃己能，互生憍慢，恒聚非法。诸恶知识不善之人，以为朋友，共相狎习，围绕游从。是等痴人，行不纯故，使彼如来佛法僧宝，速疾隐没不现世间，所有经书，悉皆灭尽。

「一切胜佛，有万四千声闻弟子大众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于少时。

「莲华上佛，有七万众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十万岁。

「上行如来，有六万众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七万七千岁。

「德上名称佛，有二万众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五百岁。

「释迦牟尼佛，有于一千二百五十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五百岁，像法住世，亦五百岁。

「帝沙如来，有六万亿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二万岁。

「弗沙如来，有无量亿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像法，乃至法住，乃至法灭。

「见一切义佛，有三十二亿那由他众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暂时，不久住世。

「毘婆尸佛，三会说法，度声闻众：第一大会，一百六十八百千人；第二大会，有十万人；第三大会，八百千人。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二万岁。

「神闻如来，唯有二会，度声闻众：第一会度有七万人，第二会度有六万人。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六万岁。

「拘娄孙驮佛，有四万众声闻弟子，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五百岁。

「拘那含牟尼佛，有三百万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二十九日。

「迦叶如来，有二万众声闻集会，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于七日。

「阿难！我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有一千二百五十声闻集会，我灭度后，正法住世，有五百岁，像法住世，亦五百岁。今当略说优陀那偈，而说偈言：

「『说施及年数， 种姓并寿命，
 声闻众集会， 正法与像法。
 彼等诸世尊， 住世般涅槃，
 释种大师子， 总说悉已讫。』」

佛本行集经贤劫王种品第三上

尔时，佛在王舍大城竹林精舍迦兰陀鸟所居之处，与大比丘五百人俱。尔时，世尊依诸佛法，乃至说于清净梵行，告诸比丘：「汝诸比丘！谛听谛受！如世尊教。」

诸比丘言：「我等欢喜信心奉持。」

佛告比丘：「此贤劫初，地建立已，有一最尊豪胜富贵大首领人转轮王种，名众集置。既安置已，时诸大众白地主言：『我大地主，当为我等，治罚恶人，赏于良善。仁者当分稻田与我，我各种之；我等种已，当各割分，奉输仁者。』时彼地主，受大众请，即为如法依平捡按，恶者治罚，善者赏之。人得稻田，各加守护，佃熟已后，随分受之。」

佛告比丘：「时彼大众，如是集会和合，共推扶彼仁者，持为地主，以为大众商量举故，故号彼为大众平章。又彼地主，为诸大众如法治化，令众欢喜同心爱乐，得共和合，各各处分，故名为王。又复守护一切稻田，熟取众人，稻田分故，名刹利王。刹利王者，名为田主。汝等当知！以是因缘，劫最初时，大众所立王种是也。」

佛告比丘：「时彼大众所立之王，后生一子，名曰真实，为转轮王，王四天下，作大地主，七宝自然，千子具足，备三十二大丈夫相，威德勇猛，能摧怨贼。彼王治化，在世之时，大地及海，无有荆棘丘陵高下，五谷丰熟，人民安乐，无诸恐怖及以艰难，不用兵戈，诸方自伏，如法治化。」

「诸比丘！彼真实王，千子之内，有一长子，名曰意喜，亦名自用，此子亦作转轮圣王，如上所说，七宝千子，乃至大地，如法治化。」

「诸比丘！彼自用王，千子之内，有一长子，名曰智者，众人号之，名为受戒。彼智者王，亦绍父位，作转轮王，如上所说，七宝千子，乃至大地，如法治化。

「诸比丘！彼智者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曰顶生，亦绍父位，作转轮王，如上所说，乃至大地，如法治化。

「诸比丘！彼顶生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为大海，亦绍父位，作转轮王，如上所说。诸比丘！彼大海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为具足，众人又唤，名之为敷，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具足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为养育，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养育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曰福车，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福车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曰解脱，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解脱王，千子之内，最初长子，名善解脱，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善解脱王，有子名曰逍遥，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逍遥王有子，名大逍遥，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大逍遥王有子，名曰照曜，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照曜王有子，名大照曜，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贤劫王种品下

「诸比丘！彼大照耀王有子，还名意慧，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意慧王有子，名曰善喜，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善喜王有子，名曰满足，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满足王有子，名大满足，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大满足王有子，还名养育，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养育王有子，还名福车，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福车王有子，名人首领，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人首领王有子，名曰火质，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火质王有子，名曰光炎，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光焰王有子，名善譬冠，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善譬冠王有子，名曰空冠，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空冠王有子，名曰善见，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善见王有子，名大善见，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大善见王有子，名曰须弥，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诸比丘！彼须弥王有子，名大须弥，次绍王位，如上所说。

「转轮圣王，统四天下海等大地，具足七宝，乃至如法治化人民。诸比丘！如是等王，皆是过去转轮圣王，具足修习无量福业，深种善根，以是果报，并得食于此四天下一切大地，受诸福乐，寿命难量，不可算计。诸比丘！汝等当知！我今更说彼转轮王，种姓苗裔，世世相承，并余小王，子孙继袭，住处名字，次第少多，为汝略说彼等氏族，汝等善听！

「诸比丘！大须弥王，治化已来，世世相承，子子孙孙，有一百一小转轮王，悉皆住在褒多那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彼诸王内，最后一王，名师

子乘。师子乘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六十一小转轮王， 悉皆住在波罗[木*奈]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曰女乘。 彼女乘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五十六小转轮王， 悉皆住在阿踰闍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严炽生。 严炽生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合有一千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迦毘梨耶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曰梵德。 彼梵德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阿私帝那富罗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为象将。 彼象将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德叉尸罗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号名为护。 而彼护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一千二百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奢耶那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能降伏。 能降伏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合有九十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迦那鸠闍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为胜将。 彼胜将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二千五百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于瞻波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曰龙天。 彼龙天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于王舍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为作闍。 彼作闍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皆悉住在拘尸那竭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大自在天。 彼大自在天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悉皆住在庵婆罗劫波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还名大自在天。 彼大自在天王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悉皆住在檀多富罗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 最后一王， 名曰善意。 彼善意王， 世世相承， 子子孙孙， 有二十五小转轮王， 悉皆住在多摩婆颇梨多城， 治化人民， 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最后一王，名无忧鬘。彼无忧鬘王，世世相承，子子孙孙，八万四千小转轮王，皆悉住在寐(亡私反)洹(他梨反)罗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最后一王，名毗纽天。彼毗纽天王，世世相承，子子孙孙，一百一王，皆悉住在毗褒多那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最后一王，还名大自在天。彼大自在天王，世世相承，子子孙孙，合有八万四千诸王，还在于彼寐(亡私反)洹(他梨反)罗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

「彼诸王内，最后一王，名曰鱼王。比丘！当知诸如是等小转轮王，悉有福德，皆种善根，具足受于世间福报，无与等者，其化所被，大地及海一切诸山，悉皆统摄。诸比丘！彼转轮王，各各皆有粟散诸王，我今说之。

「诸比丘！鱼王有子，名曰真生。彼真生王父祖已来，修习善根，得绍继王，福报尽故，便失王位。时人见彼王化失道无有福德，共相谓言：『此王人中最好贫劣，人中单薄，人中可愍，人中可掘。』是故世人皆号之为可掘之王。掘王有子，名为平等行王，平等行王子名闇火，闇火王子名为焰炽，焰炽王子名为善譬，善譬王子名为虚空，虚空王子名为戒行，戒行王子名为无忧，无忧王子名为离忧，离忧王子名为除忧，除忧王子名为胜将，胜将王子名为大将，大将王子名为胎生，胎生王子名为明星，明星王子名为方主，方主王子号名为尘，彼尘王子名为善意，善意王子名为善住，善住王子名为欢喜，欢喜王子名为大力，大力王子名为大光，大光王子名大名称，大名称王子名为十车，十车王子名二十车，二十车王子名为妙车，妙车王子名为步车，步车王子名为十弓，十弓王子名为百弓，百弓王子名二十弓，二十弓王子名妙色弓，妙色弓王子名为罪弓，罪弓王子名为海将，海将王子名为难胜，难胜王子名为茅草，茅草王子名大茅草。大茅草王，世世相承，子子孙孙，苗裔合有一百八王，还住在彼褒多那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

「彼一百八，最在后王大茅草者，其王无子，作如是念：『上世已来，我之种姓，粟散诸王，见白头须生白发时，各以诸子，灌顶为王，别取胜上最好一州，以用布施；剃除须发，舍于王位，出家修道。我今无儿，当以谁继嗣我王后？谁堪增长我之种姓？或复我今断诸王种？』复生此念：『我今若不出家修道，则断一切诸贤圣种。』思惟是已，时，大茅草即以王位，付诸大臣。大众围绕，送王出城，剃除须发，服出家衣。王出家已，持戒清静，专心勇猛，成就四禅，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寿命极长。至年衰老，肉消背

曲，虽复柱杖，不能远行。时彼王仙，诸弟子等，欲往东西，求觅饮食，取好软草，安置笼里，用盛王仙，悬树枝上。何以故？畏诸虫兽来触王仙。时诸弟子，乞食去后，有一猎师，游行山野，遥见王仙，谓是白鸟，遂即射之。时彼王仙，既被射已，有两涸血出堕于地，即便命终。彼诸弟子，乞食来还，见彼王仙被射命终，复见有血两涸在地，即下彼笼，将王置地，集聚柴木，焚烧王尸，收骨为塔，复将种种杂妙香华，供养彼塔，尊重赞叹，承事毕了。尔时，彼地有两涸血，即便生出二苜蓿，芽渐渐高大，至时蔗熟，日炙开剖，其一茎蔗，出一童子，更一茎蔗，出一童女，端政可憇，世无有双。时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时，不生儿子，今此两童，是王仙种。养护看视，报诸臣知。时，诸大臣闻已欢喜，往至彼林，迎二童子，将还入宫，召唤解相大婆罗门，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师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苜蓿开而出生故，一名善生；又以其从苜蓿出故，第二复名苜蓿生；又以日炙苜蓿出故，亦名日种。彼女因缘一种无异故，名善贤，复名水波。』时彼诸臣取苜蓿种所生童子，幼少年时，即灌其顶，立以为王；其善贤女，至年长大，堪能伏事，即拜为王第一之妃。

「时苜蓿王，有第二妃，绝妙端政，生于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众，四名别成。其善贤妃，唯生一子，名为长寿，端政可憇，世间少双，然其骨相，不堪作王。时善贤妃，如是思惟：『苜蓿种王，有此四子，炬面等辈，兄弟群强，我今唯有此之一子，虽极端正世无有双，然其相分，不堪为主。作何方便，令我此子得绍王位？』复作此念：『是苜蓿王，今于我边，无量敬爱，深心染着，纵情荡意。我今可更穷极妇人庄饰之法，所谓净洁摩拭身体，香汤沐浴，使气芬芳，发涂泽兰，面着脂粉，花鬘璎珞，种种庄严，令苜蓿王心于我边重生耽湏爱恋娱乐。若得如心，我于屏处，当乞求愿。』思惟是已，如上所说，庄严自身，令极殊绝，至于王边。王见妃来，生重爱敬，纵逸其心。妃见王生如是心已，二人眠卧，妃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今从王，乞求一愿，愿王与我。』王言：『大妃！随意不逆，从心所欲，我当与妃。』时妃复更重咨王言：『大王自在若与我愿，不得变悔，若变悔者，我不须此。』王语妃言：『我一与妃心之所愿，后若悔者，当令我头破作七分。』妃言：『大王！王之四子，炬面等辈，愿摈出国，遣我生子长寿为王。』时苜蓿王，即语妃言：『我此四子，无有过失，不横求财，无有罪患，岂可无辜枉得馱遣远摈他土？于我治化国境之内，有何非祥不听其住？』妃又白言：『王已先誓，语若悔者头破七分。』王告妃言：『我如前言与妃所愿，妃若知时，任随妃意。』时苜蓿王，过此夜后，至明清旦，集

聚四子，而告勅言：『汝四童子！今可出去我治化内，不得居住，远向他国。』

「时四童子，胡跪合掌，白父王言：『大王！当知我等四人，无有罪恶，无诸过咎，不作非法取他钱财，又复不造其余恶业，云何父王，忽然摈我出于国界？』王勅子言：『我知汝等实无过失，不横取财，如上所说，此非我意，駟摈于汝。此是善贤大妃之意。彼妃乞愿，我不违彼，令汝出国。』时四王子所生之母，闻昔蔗王，欲摈其子令出国界，闻已速疾往至王所。至王所已，白言大王：『闻王欲逐我之四子，令出国界，为实尔不？』王言：『实遣。』诸妃各复白于王言：『善哉！大王！我等各求乞随儿去。』

「王报诸妃：『随汝意去。』时诸妃妹复白王言：『我姊[外*男]甥，今既出国，我亦乞去。』王各报言：『任随汝意。』时诸大臣公卿辅相，亦白王言：『王今斥遣此四王子，令出国者，我等诸臣，亦求随去。』王言：『任意。』时王典当诸象马臣，亦求随从，王言：『随意。』复有弓将弩将狄将、诸典当羊畜牧等将、诸臣之子，又复诸余主藏兵将、游军壮士善射之将，奴婢仆使及其子等，闻昔蔗王欲逐四子，令出国界，俱白王言：『我等并求随从王子东西而去。』王言：『随意。』又复国内竹匠，皮匠，瓦师，砖师，造屋木师，造酒食师，剃须发师，染洗衣师，屠儿，按摩，治病，合药，钓鱼等师，闻王欲駟四子出国：『审如是不？』王言：『实尔。』『我等求去。』王言：『随意。』时昔蔗王，勅诸王子，作如是言：『汝等王子！从今已去，若欲婚姻，不得余处取他外族，还于自家姓内而取，莫令昔蔗种姓断绝。』时，诸王子白父王言：『如大王勅。』

「彼诸王子，受父教已，各各自将所生之母，并姨姊妹、奴婢资财、诸驮乘等，即向北方到雪山下，经少时住，有一大河，名婆耆罗洑，渡于彼河，上雪山顶，游涉久停。时四王子，在彼山顶，射猎捕诸禽兽而食，渐渐前行，至山南面，见川宽平，无诸坑坎堆阜陵谷丘壑沟渠、荆棘尘埃及沙砾等，其地唯生软细青草，清静可爱，树林花果，蔚茂敷荣，犹如黑云，光泽儵铄。林木遍满，其间少空，所谓娑罗树、多罗树、那多摩罗树、阿说他树、尼拘陀树、优昙婆罗树、千年枣树、迦梨罗树等，垂诸枝柯，各相荫映。又有种种诸杂妙花，所谓阿提目多华、瞻波华、阿输迦华、波多罗花、婆利师迦华、拘兰那华、拘毘陀罗花、檀奴沙迦梨迦花、目真邻陀华、苏摩那等，一切诸华，或有已开，或有未开，或初欲开，或开已落。复有无量众杂果树，

所谓庵婆罗果、阎浮果、陵拘阁果、波那婆果、镇头迦果、呵梨勒果、毘醯勒果、阿摩勒等，种种诸果，或始结子，或子欲熟，或子已熟，堪可食噉。

〔复有无量诸杂野兽，所谓伊泥耶兽，麀鹿水牛，那罗迦兽，野牛白象，及师子等。复有无量种种飞鸟，所谓鹦鹉，及拘翅罗、鸚鵡孔雀、迦陵频伽、命命鷓鴣、山鸡白鹤、遮摩迦鸟，及兰摩等一切杂鸟。复有无量诸水，陂池其池，各有种种杂花，所谓优钵罗华、波头摩花、拘勿头华、分陀利华，悉满诸池池岸四边。复有诸华，垂覆池上，其水清静，无有浊秽，湛然弥满，不深不浅，易度易行，周匝四边，种种诸树。池内复有种种诸虫，所谓鱼鳖鼃鼃龟鳖螺蚌，一切水性。复有小鸟，所谓鳧鴈鹅鸭、白鹭鸕鶿及鸳鸯等，一切诸鸟。然其彼处，旧有一仙，在中居止，名迦毘罗。彼诸王子，见是处已，共相谓言：『可于此间造城治化。』〕

〔尔时王子既安住已，忆父王语，于自姓中，求觅婚姻，不能得妇，各纳姨母及其姊妹，共为夫妻。依于妇礼，一欲随从父王教令，二恐释种杂乱相生。尔时，日种昔蔗之王，召一国师大婆罗门，来谓之言：『大婆罗门！我四王子，今在何处？』国师答言：『大王！当知王之四子，已各自将母姨姊妹驮乘人物，远出国外，向于北方，乃至已生端政男女。』时昔蔗王，为自所爱诸王子故，心思欲见，意情欢喜，而发是言：『彼诸王子，能立国计，大好治化。』彼等王子，是故立姓，称为释迦。以释迦住大树蓊蔚枝条之下，是故名为奢夷耆耶。以其本于迦毘罗仙处所住故，因城立名，故名迦毘罗婆苏都。

〔时昔蔗王三子没后，唯一子在，名尼拘罗(隋言别成)，为王住在迦毘罗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其尼拘罗王，生于一子，名曰拘卢，还在父王迦毘罗城，治化而住。其拘卢王，复生一子，名瞿拘卢，亦在父城，为王治化。其瞿拘卢王，复生一子，名师子颊，还在父城，治化人民。师子颊王，生于四子：第一名曰阅头檀王(隋言净饭)，第二名为输拘卢檀那(隋言白饭)，第三名为途卢檀那(隋言斛饭)，第四名为阿弥都檀那(隋言甘露饭)，复有一女，名甘露味。师子颊王，最初长子阅头檀者，次绍王位，还在父城，治化人民，受于福乐。

〔时迦毘罗，相去不远，复有一城，名曰天臂。彼天臂城，有一释种，豪贵长者，名为善觉，大富多财，积诸珍宝，资产丰饶，具足威德，称意自然，无所乏少，舍宅犹如毘沙门王宫殿无异。彼释长者，生于八女：一名为意，

二名无比意，三名大意，四名无边意，五名髻意，六名黑牛，七名瘦牛，八名摩诃波阁波提(隋言大慧亦云梵天)。而此梵天，于诸女中，年最幼小，初生之日，为诸能相婆罗门师，观占其体，云：『此女嫁若生儿者，必当得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然，千子具足，乃至不用鞭杖治民。』时善觉女，年渐长成，堪欲行嫁。白净王闻自国境内有一释氏，甚大豪富，生于八女，端政少双，乃至相师占观其女，当生贵子。时，净饭王闻是语已，作如是言：『我今当索是女作妃，令我昔蔗转轮圣王苗裔不绝(此是律家作如是说。又言大慧是菩萨母者，此依阿波陀那经文。又言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如阿波陀那经说。捡诸经文，此义是实)。』

「时，净饭王即遣使人，往诣善觉大长者家，求索大慧，为我作于波阁波提(波阁波提者隋言生活本)。尔时，善觉语彼使言：『善使仁者，为我咨启大王是言：「我有八女，一名为意，乃至第八名为大慧。何故大王求最小者？大王且可待我处分七女竟已，当与大王大慧作妃。」』时，净饭王复更遣使语长者言：『我今不得待汝一一嫁七女讫，然后取于大慧作妃，汝八头女，我尽皆取。』时，善觉释报大王言：『若如是者，依大王命，随意将去。』时，净饭王即遣使人，一时迎取八女向宫。至于宫已，即纳二女，自用为妃，其二女者，第一名为意，及以第八名大慧者。自余六女，分与三弟，一人与二并妻为妃。时净饭王纳意姊妹，内于宫中，纵情嬉戏，欢娱受乐，依诸王法，治化四方。

佛本行集经上托兜率品第四上

「尔时，护明菩萨大士，从于迦叶佛世尊所护持禁戒，梵行清静，命终之后，正念往生兜率陀天。何以故？或有众生，命终之日，为于风刀，节节支解，受于楚痛，或气欲尽，喘息不安，以是因缘，受大苦恼，失于本心，忘其宿行，不能专正寂定其心。菩萨不然，命欲终日，正心思惟，缘其前世托生处所，有如是等希奇之法。又诸菩萨，复有一法，命终之后，必生天上，或高或下，不定一天；而其一生补处菩萨，多必往生兜率陀天，心生欢喜，智慧满足。何以故？在下诸天，多有放逸，上界诸天，禅定力多，寂定软弱，不求于生，以受乐故，又复不为一切众生生慈悲故。菩萨不然，但为教化诸众生故，生兜率天。下界诸天为听法故，上兜率天，听受于法；上界诸天复为法故，亦有下来兜率陀天，听受于法。

「然此菩萨，亦生兜率，其兜率陀所居诸天，即唤菩萨，名为护明，以是因缘，号为护明。诸天展转，称唤护明，其声上彻至净居天，及到阿迦腻咤天顶。时诸天等，皆同唱言：『护明菩萨，已来生于兜率天中。』此声下至三十三天，乃至达到四天王天，并复彻诸阿修罗宫，各共相谓：『护明菩萨，已得上生兜率陀天。』极下至于阿修罗宫，最上到彼阿迦尼咤，皆悉来集兜率陀天，聚于护明菩萨宫所，听受于法。护明菩萨既生兜率，其兜率陀诸天宫殿，光明照耀自然庄严，更复出于无量无边庄严之事，皆由护明菩萨功德威神力故。大梵天王及大威德阿修罗等，皆悉集来兜率天中，前后围绕护明菩萨。复有无量无边众生，托生兜率，得见最胜最妙五欲，心迷忘失，不忆本行及以先业。护明菩萨生兜率天，设见最胜最妙五欲，心不迷惑，不曾忘失，正念本缘，乃至为化诸众生故，住兜率天，天数寿命，满四千岁，为彼诸天，说法教化，显示法相，令心欢喜。自余众生生彼天者，或以往昔不清净业故生其中，或复横死不满天寿。护明菩萨过去修行清净业因，复为教化诸众生故，尽兜率天所有寿命，是故称言希有希有不可思议，又复得于不思议法，护明菩萨尽彼天年。」

「尔时，护明菩萨大士天寿满已，自然而有五衰相现。何等为五？一者头上花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衣裳垢腻，四者身失威光，五者不乐本座。时兜率天，见彼护明衰相现已，出大音声，呜呼呜呼！共相谓言：『苦哉苦哉！护明菩萨不久应当舍离于此兜率天宫，退失威神。我等今者何可得住？』是时，彼处兜率天众，唯闻哭声，诸天宫殿声响相接，此声乃至上色界顶首陀会天，阿迦腻咤诸天众等，各相谓言：『呜呼哀哉！护明菩萨今已现于五种衰相，不久坠落，从兜率下。』及修罗宫，呜呼之声，其音遍满，处处唯闻，不久堕落。是时诸天，闻此声已，阿迦腻咤、他化自在色欲天等，并各下来至兜率天，夜摩诸天、四天王天，闻此声已，皆悉集聚上兜率天。如是，乃至龙王、夜叉、干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陀罗、摩睺罗伽、鸠盘荼、罗刹等地居诸天，属色欲界诸天摄者，皆悉飞腾上兜率天，集聚一处，共相谓言：『我等今见护明天子，欲从兜率下生人间，其兜率天衰相现时，即人间数有十二年。』时，首陀会一切诸天，作如是念：『我昔曾见补处菩萨兜率天下生人间时，与此无异。彼等诸天，今见护明菩萨大士五衰相现，必定知下于阎浮提。』即发大声，唱如是言：『人等庄严于此刹土，菩萨大士不久从彼兜率天来下生此处，扫治扫治，佛欲下生。』是时，此间阎浮提地，有五百辟支佛，在一林中，修道居住。时彼五百辟支佛，闻此声已，飞

腾虚空，相共往诣波罗[木*奈]城。至彼处已，各各示现五种神通，踊身虚空，出于烟焰，次第说偈，舍于寿命，入般涅槃。

「尔时护明菩萨大士，见彼天众及梵释天、护世、诸龙、毘舍闍等，观察彼众，心意泰然，不恐不惊，不疑不畏，出柔软语，而告之言：『汝诸仁者！各各当知！如我今见有此五种衰相出时，不久从于兜率天下生于人间。』时梵释等诸天报言：『尊者护明！如尊所见，五种衰相出现之者，尊必不久当下兜率生于人间，尊可忆念昔本行愿。』时彼无量百千天众，发是语已，遍体战栗，身毛皆竖，心大惊怖，合十指掌，顶礼护明。」

「尔时，护明告彼众言：『我今必下，决定无疑。时今已至，是故汝等应念无常，当想未来恐怖之事，汝等善观身体秽污，心强爱着，以是诸欲共相缠绕，于生死中，不得出离。如是臭形，甚可厌恶。汝等一切，合十指掌，观我身体，及诸众生，相与未能免脱此法。是故汝等为我莫愁，为我莫苦。』彼诸天言：『尊者护明！唯愿尊者慈悲普覆，亦莫更生其余诸心，但念往昔本誓因缘，亿劫生身，尊亦曾受天人业果。往昔所造善业因缘，忆念彼施善根法行，于诸众生，生慈悲心。』护明菩萨，报诸天言：『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于世间中及以生处，但令是有，但令是生，不免分离，况复于我？又诸众生，皆悉无常，恩爱别离，云何得脱？』」

「是时，诸天复更白言：『希有希有！尊者护明！难可思议，能于无常境界之中，临舍寿时，心得辩才，一种达解，无有别异。尊者护明！又复一切自余诸天，见此五种衰相现时，心即忧愁，失于正念。』护明菩萨复更重告诸天众言：『一生补处诸菩萨等，善根增长，知诸有处，于功德中寂定其心，苦来逼切不生诸恼，乃至不随诸苦而行，能于一切诸众生边，起大慈悲。』时诸天言：『如是如是！尊者护明！一切众生，于彼人间，种诸善根，生此天宫，此处福尽，还即退下。』」

「护明菩萨复告天言：『我以是故，见人天中有是过失。我今从此下生人间，为诸世间一切众生，灭尽诸苦。』是时彼中，有一天女，爱乐恋着护明菩萨，复更别告一天女言：『我等可至阎浮提中观我大家护明菩萨，于何处生？』彼天女言：『我今亦乐于阎浮提。何以故？我之大家欲生彼处，是故我亦愿在彼间。』时二天女，复相谓言：『我亦不为此大家故，愿往生彼。何以故？我此大家往阎浮提，则有无量无边众生种诸善根，于中信受，而行教化，复有无量无边众生，修诸福业，来生此处。』」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上托兜率品下

「尔时，兜率天众之中，有一天子，名曰金团，往昔已来，数曾下到阎浮提地。护明知已，告金团言：『金团天子！汝数下至阎浮提中，汝应知彼城邑聚落诸王种族。一生菩萨，当生何家？』金团天子报言：『尊者！我甚知之，尊者善听，我今当说。』护明言：『善。』金团说言：『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菩提道场处所，在彼阎浮摩伽陀国境界之内，是昔诸王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尊者护明！彼中有河名为恒河，其河南岸，有于一山，是旧仙人所居停处，然其彼处名毘闍罗，亦名般荼婆毘富罗，耆闍崛山，共相围绕，以为眷属。彼山牢固，其色犹如绿摩尼宝，中有聚落，名曰山饶。去山不远，有一大城，名为王舍。其城往昔有一王仙，名优荼波梨，种姓以来常为王治，妃是善见大王之族，为大夫人，其子为王，名婆奚迦，今现治在摩伽陀国，继彼优荼王仙之后。尊者护明！往生阎浮，堪为彼王作于长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虽有此理，但彼王种，父母不净，其城处边，地势堆阜，高下不平，纯是沟坑，土沙砾石，荆棘诸草，少有泉池、诸河流、树木苑囿、花果园林。是故汝今，可更别观余刹利种。』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彼迦尸国波罗奈城，善光王仙有子，名为善丈夫王，彼王堪为尊者作父。』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迦尸国善丈夫王，有四种法，染着邪见。是故汝今可更别观其余王种，堪我生处。』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憍萨罗国舍婆提城，彼城有王，名歧(居移反)罗耶，是憍萨罗大国之主，其身巨力，多有人民，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彼国主憍萨罗王，是摩登伽苗裔种类，父母不净杂秽而生，兼上世来非是王种，小心下贱，意气不高；又其家中，资财薄少，虽有七宝，金银琉璃玛瑙真珠，不能具足。是故汝今别更为我观诸刹利堪我生处。』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彼跋蹉国拘睢弥城，王名千胜，其王有子，名为百胜。彼王多有象马七珍、四兵具足。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跋蹉王，母不贤良，从他丈夫，生于是子，非正王种；然其彼王，亦长宣说断见之事。是故汝更观余刹利，我何处生。』」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此金刚国，有一城邑，名毘耶离，谷米丰饶，无有饥馑，人民安乐，国土庄严，譬如天宫，一种无异。彼城国王，树王之子，种姓清静，无可秽嫌。彼国王宫库藏之内，多有金银珍宝等物，一切具足，无所乏少。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实然，毘耶离主，上世已来，真是王种；但彼国人，心性刚强，各各自用，称我是王，憍慢炽盛，放逸自高，不共其余异类相杂，又无尊卑大小礼节，自言我解，自言我知，虽复有王，不肯承事，云自法是，不从他求。是故汝今更观余处刹利王种，我生何家。』」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彼摩波盘提国，有优阁耶那城，明灯王子，名为满足，居住彼城。其王身体，大有威力，多诸左右，能破一切敌国怨家。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彼国王，无有一法可轨之行，严酷暴恶，不信因果。是故汝今可更别观余王种姓，任我生处。』」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彼阎浮提摩头罗城，有一大王，名曰善臂，其子称为自在健将。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彼国王邪见家生，以如是故，一生补处菩萨大士，不得生彼邪见之家。是故汝今可更别观余王种姓，我何处生。』」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此白象城，般纽王种，勇健威猛，可憍端正，世无有双，能破强邻一切怨敌。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般纽王，种姓清静，为彼杂类之所扰乱。何以故？彼王长子，名踰地师絺罗，是于梵天法王之子；第二名为毘摩斯那风神王子，第三名为頽纯那者，是帝释子；复有二子，别母而生，一名那拘罗，二名娑呵提婆，此二子者，是星宿天阿输那子。是故汝今可更别观余王种姓，我何处生。』」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尊者护明！彼阎浮提寐洩罗城，寐洩罗种，王名善友，多饶象马车乘牛羊，一切资生，悉皆具足，无量众宝，库藏丰盈，金银

真珠，未尝乏少，彼王有友常乐勤修法行之事。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实然，其善友王，虽有如是具足之法，但彼国王年老衰迈，更不复能营理国务，又其王今多饶诸子。是故汝今可更别观余王种类，我何处生。』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此等并是中国之王，复更别有边地之国邪见诸王。毘纽海洲，有一国主，婆罗门种，治化在于毘纽之上，名月支王；父母种姓清净具足，兼解祭祀诸天之法，四毘陀论，皆悉了知。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此理虽然，但我下生，出家成道，要须刹利，不欲生彼婆罗门家。是故汝今唯觅刹利，我生何处。』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我于阎浮一切诸国，处处聚落，处处诸王，处处村舍，处处城邑，处处刹利，各住诸城，而是刹利，造种种业。我为尊者，经历已来，生于无量疲极苦恼，心迷意乱，更不复能观看余处；设复观察，口亦不能如是宣说。』护明菩萨报金团言：『实如汝语，然汝要须为我选觅一刹帝力清净之家，堪我生处。』

「金团天子复作是言：『我为尊者，苦恼愁忧，处处观察，忽然忘失一刹利家。』护明菩萨问金团言：『其名云何？』金团白言：『有一刹利，元本已来，从于大众，平量安立，世世转轮圣王之种，乃至昔蔗苗裔已来，子孙相承，在彼迦毘罗婆苏都释种所生，其王名为师子颊王，其子名为输头檀王；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有大名称。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善哉善哉！金团天子！汝善观察诸王种家，我亦念在于此家生，我今深心如汝所说。金团当知！我定往生彼家作子。金团！往昔一生补处菩萨，所托家者，有六十种功德具足，满于彼家。何等六十？彼家本来清净好种(一)。一切诸圣恒观彼家(二)。彼家不行一切恶事(三)。彼家所生悉皆清净(四)。彼家种姓真正无杂(五)。彼家体胤嫡嫡相承，无有断绝(六)。彼家昔来不断王种(七)。彼家所生一切诸王，皆是往昔深种善根(八)。生彼家者，常为诸圣之所赞叹(九)。彼家生者，具大威德(十)。彼家多有端正妇女(十一)。彼家多有智慧男儿(十二)。彼家所生，心性调顺(十三)。彼家所生，无有戏调(十四)。彼家生者，无所可畏(十五)。彼家生者，不曾怯弱(十六)。彼家生者，聪明多智(十七)。彼家生者，多解工巧(十八)。彼家生者，皆畏过罪(十九)。彼家所生，不与世间工巧杂合，亦不贪财以为活命(二十)。彼家所生，常存朋友(二十一)。彼家所生，不以杀害诸虫诸兽以自活命(二十二)。彼家种姓恒知恩义(二十三)。彼家种族能修苦行(二十四)。彼家所生，不随他转(二十五)。彼家所生，不曾怀恨(二十六)。

彼家所生，不结痴心(二十七)。彼家生者，不以怖畏随顺于他(二十八)。彼家生者，畏杀害他(二十九)。彼家生者，无有罪患(三十)。彼家生者，乞食得多(三十一)。至彼家者，无空发遣(三十二)。彼家刚强难可降伏(三十三)。彼家法则恒出礼律(三十四)。彼家常乐布施众生(三十五)。彼家建立因果勤劬(三十六)。彼家所生，世间勇健(三十七)。彼家恒常供养一切诸仙诸圣(三十八)。彼家恒常供养神灵(三十九)。彼家恒常供养诸天(四十)。彼家恒常供养大人(四十一)。彼家历世无有怨讎(四十二)。彼家名声威振十方(四十三)。彼家，一切诸家为最(四十四)。彼家生者，上世已来悉是圣种(四十五)。彼家生者，于圣种中最为第一(四十六)。彼家生者，恒是转轮圣王之种(四十七)。彼家生者，是大威德人之种姓(四十八)。彼家生者，多有无量眷属围绕(四十九)。彼家生者，所有眷属不可破坏(五十)。彼家生者，所有眷属胜一切人(五十一)。彼家生者，悉孝养母(五十二)。彼家生者，皆孝顺父(五十三)。彼家生者，悉皆供养一切沙门(五十四)。彼家生者，悉皆供养诸婆罗门(五十五)。彼家生者，丰饶五谷，仓库盈溢(五十六)。彼家生者，多有金银车璩玛瑙，一切资财无所乏少(五十七)。彼家生者，多畜奴婢象马牛羊，一切具足(五十八)。彼家生者，不曾事他(五十九)。彼家生者，如是一切众事具足，于世间中无所乏少(六十)。

「『金团天子！凡是一生补处菩萨，处于母胎，彼母若有三十二种相具足者，乃能堪受菩萨在胎。何等名为三十二事？一彼母人，正德而生。二彼母人，支体具足。三彼母人，德行无缺。四彼母人，所生得处。五彼母人，为行庶几。六彼母人，种类清静。七彼母人，端正无比。八彼母人，名字德称。九彼母人，身体形容，上下相称。十彼母人，未曾产生。十一彼母有大功德。十二彼母恒念乐事。十三彼母心常随顺一切善事。十四彼母无有邪心。十五彼母身口及心自然调伏。十六彼母心无所畏。十七彼母多闻总持。十八彼母极女工巧。十九彼母心无谄曲。二十彼母心无诳诈。二十一者彼母人，心无有瞋恚。二十二者彼母人，心无有嫉妬。二十三者彼母人，心无有慳悒。二十四者彼母人，心无有急速。二十五者彼母人，心难可回转。二十六者彼母人，体有至德相。二十七者彼母人，心能怀忍辱。二十八者彼母人，心有惭有愧。二十九者彼母人，行薄淫怒痴。三十者彼母人，行无女家过。三十一者彼母人，行孝顺向夫。三十二者彼母出生一切诸德，一切诸行皆悉具足。如是母人，乃能堪受一生补处后身菩萨。菩萨欲入母胎之时，取鬼宿日，然后乃入于母胎中，其受一生补处菩萨胎母已前，其母必须受八关斋，然后菩萨入于彼胎。』

「护明菩萨复作是言：『我今受有不为世间一切钱财五欲快乐故，下人间受此一生，唯欲安乐诸众生故，哀愍苦恼诸众生故。』」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告于其余一天女言：『我等大家护明菩萨，必下人间；我等此宫违离护明菩萨大士！云何令我心乐此处？』第二天女，即报之言：『奈何奈何！我等今者，共作何事，令于我等得往人间，善观彼家护明菩萨所生之处？』第三复有一天女言：『愿我等今舍此天寿，令我等往彼处受生。何以故？我等亦愿至于彼处，共我护明菩萨同生。』第四复有一天女言：『汝等相与莫生悔心。何以故？我等大家护明菩萨，尚舍天寿生于人间，况复我等？』更复有一天女称言：『尊者护明！今者下生于阎浮提，唯愿大士！莫忘我等。』时护明菩萨告于彼等诸天女言：『汝等莫大生于苦恼，我前已为汝等说于一切有处，皆悉无常，如芭蕉茎，无有坚实；如借物用，必须还他，非我已有；犹如阳焰幻化水泡。一切有处，皆是诳惑；愚痴之人，谓言常生。』」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怅快心愁，口复唱言：『观此菩萨所说生处，无常不真，咄哉我等！何假须乐于此生处？我等今见护明菩萨，如是功德具足之体，生兜率天，此兜率宫，如是福聚，如是端正，如是微妙，如是庄严。护明菩萨舍离下生，咄哉我等！云何独在此无常境？』」

「尔时，复有第二天子，答彼第一初天子言：『善哉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而作偈言：

「『我此护明大菩萨， 往昔在于诸有中，
常舍极所爱妇儿， 奴仆象马财珍宝，
或复割截身骨肉， 头目髓脑血皮肤，
如是来索悉不违， 或百或千皆施与。』」

「尔时，众中复有天子，而说偈言：

「『咄哉我等身， 在此天宫生，
常恐今当堕， 人怖死亦然。
何有生法中， 福业不尽者，
诸是无常界， 众生悉命终。』」

「护明菩萨告诸天言：『汝等天人！须知一切世间别离生死为本，汝等为我莫苦忧愁。何以故？我往昔来不造凡业，今欲令我久住世间，终不可得。我于过去佛法僧边，种诸善业，常发道心，乞求大愿；今得善报，当成菩提，汝应欢喜，何得苦恼？』时彼诸天闻是语已，各相谓言：『汝等诸天！熟视护明菩萨大士，而此护明菩萨大士，今者不久下于人间。』口复唱言：『尊者护明！尊者不久生于人间，此兜率宫，所有威德，及诸天福，尊悉将去。尊受人间，末后有身，我等诸天，云何奉事？』护明菩萨告彼一切诸天众言：『我前所生五种衰相，汝等复说无常因缘，如是法门，汝等常须系念在心，勿令忘失。我今此处下生人间，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无上最妙法轮。汝等诸天！可各愿下人间受身，生彼处已，汝等当得解脱一切诸烦恼苦。』」

「尔时，护明菩萨观生家已，时兜率陀有一天宫，名曰高幢，纵广正等，六十由旬，菩萨时时上彼宫中，为兜率天，说于法要。是时菩萨，上于彼宫，安坐讫已，告于兜率诸天子言：『汝等诸天！应来聚集。我身不久，下于人间，我今欲说一法明门，名入诸法相方便门，留教化汝，最后汝等忆念我故，汝等若闻此法门者，应生欢喜。』时，兜率陀诸天大众，闻于菩萨如此语已，及天玉女一切眷属，皆来聚集，上于彼宫。护明菩萨见彼天众聚会毕已，欲为说法，实时更化作一天宫，在彼高幢本天宫上，高大广阔，覆四天下，可憇微妙，端正少双，威德巍巍，众宝庄饰，一切欲界天宫殿中，无匹喻者。色界诸天见彼化殿，于自宫殿，生如是心，如塚墓想。时护明菩萨，已于过去，行于实行，种诸善根，成就福聚，功德具足，所成庄严，师子高座，升上而坐。护明菩萨在彼师子高座之上，无量诸宝庄严间错，无量无边种种天衣而敷彼座，种种妙香以熏彼座，无量无边宝炉烧香，出于种种微妙香花散其地上。高座周匝，有诸珍宝百千万亿，庄严放光显耀彼宫。彼宫上下宝网罗覆，于彼罗网多悬金铃。彼诸金铃出声微妙。彼大宝宫复出无量种种光明。彼宝宫殿，千万幡盖，种种妙色，映覆于上。彼大宫殿，垂诸旒苏，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天玉女，各持种种七宝音声，作乐赞叹，说于菩萨往昔无量无边功德。护世四王百千万亿，在于左右守护彼宫；千万帝释礼拜彼宫；千万梵天恭敬彼宫；又诸菩萨百千万亿那由他众，护持彼宫；十方诸佛，有于万亿那由他数，护念彼宫。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所修行行诸波罗蜜，福报成就，因缘具足，日夜增长，无量功德，悉皆庄严，如是如是，难说难说。」

「彼大微妙师子高座，菩萨坐上，告于一切诸天众言：『汝等诸天！今此一百八法明门，一生补处菩萨大士，在兜率宫，欲下托生于人间者，于天众前，要须宣畅说此一百八法明门，留与诸天，以作忆念，然后下生。汝等诸天！今可至心谛听谛受，我今说之。一百八法明门者何？

「『正信，是法明门，不破坚牢心故。

「『净心，是法明门，无浊秽故。

「『欢喜，是法明门，安隐心故。

「『爱乐，是法明门，令心清净故。

「『身行净行，是法明门，三业净故。

「『口行净行，是法明门，断四恶故。

「『意行净行，是法明门，断三毒故。

「『念佛，是法明门，观佛清净故。

「『念法，是法明门，观法清净故。

「『念僧，是法明门，得道坚牢故。

「『念施，是法明门，不望果报故。

「『念戒，是法明门，一切愿具足故。

「『念天，是法明门，发广大心故。

「『慈，是法明门，一切生处善根摄胜故。

「『悲，是法明门，不杀害众生故。

「『喜，是法明门，舍一切不喜事故。

「『舍，是法明门，厌离五欲故。

「『无常观，是法明门，观三界欲故。

- 「『苦观，是法明门，断一切愿故。」
- 「『无我观，是法明门，不染着我故。」
- 「『寂定观，是法明门，不扰乱心意故。」
- 「『惭愧，是法明门，内心寂定故。」
- 「『羞耻，是法明门，外恶灭故。」
- 「『实，是法明门，不诳天人故。」
- 「『真，是法明门，不诳自身故。」
- 「『法行，是法明门，随顺法行故。」
- 「『三归，是法明门，净三恶道故。」
- 「『知恩，是法明门，不舍善根故。」
- 「『报恩，是法明门，不欺负他故。」
- 「『不自欺，是法明门，不自誉故。」
- 「『为众生，是法明门，不毁谤他故。」
- 「『为法，是法明门，如法而行故。」
- 「『知时，是法明门，不轻言说故。」
- 「『摄我慢，是法明门，智慧满足故。」
- 「『不生恶心，是法明门，自护护他故。」
- 「『无障碍，是法明门，心无疑惑故。」
- 「『信解，是法明门，决了第一义故。」
- 「『不净观，是法明门，舍欲染心故。」
- 「『不诤鬪，是法明门，断瞋讼故。」

- 「『不痴，是法明门，断杀生故。」
- 「『乐法义，是法明门，求法义故。」
- 「『爱法明，是法明门，得法明门故。」
- 「『求多闻，是法明门，正观法相故。」
- 「『正方便，是法明门，具正行故。」
- 「『知名色，是法明门，除诸障碍故。」
- 「『除因见，是法明门，得解脱故。」
- 「『无怨亲心，是法明门，于怨亲中，生平等故。」
- 「『阴方便，是法明门，知诸苦故。诸大平等，是法明门，断于一切和合法故。」
- 「『诸入，是法明门，修正道故。」
- 「『无生忍，是法明门，证灭谛故。」
- 「『身念处，是法明门，诸法寂静故。」
- 「『受念处，是法明门，断一切诸受故。」
- 「『心念处，是法明门，观心如幻化故。」
- 「『法念处，是法明门，智慧无翳故。」
- 「『四正勤，是法明门，断一切恶成诸善故。」
- 「『四如意足，是法明门，身心轻故。」
- 「『信根，是法明门，不随他语故。」
- 「『精进根，是法明门，善得诸智故。」
- 「『念根，是法明门，善作诸业故。」

- 「『定根，是法明门，心清净故。」
- 「『慧根，是法明门，现见诸法故。」
- 「『信力，是法明门，过诸魔力故。」
- 「『精进力，是法明门，不退转故。」
- 「『念力，是法明门，不共他故。」
- 「『定力，是法明门，断一切念故。」
- 「『慧力，是法明门，离二边故。」
- 「『念觉分，是法明门，如诸法智故。」
- 「『择法觉分，是法明门，照明一切诸法故。」
- 「『精进觉分，是法明门，善知觉故。」
- 「『喜觉分，是法明门，得诸定故。」
- 「『除觉分，是法明门，所作已办故。」
- 「『定觉分，是法明门，知一切法平等故。」
- 「『舍觉分，是法明门，厌离一切生故。」
- 「『正见，是法明门，得漏尽圣道故。」
- 「『正分别，是法明门，断一切分别无分别故。」
- 「『正语，是法明门，一切名字音声语言，知如响故。」
- 「『正业，是法明门，无业无报故。」
- 「『正命，是法明门，除灭一切恶道故。」
- 「『正行，是法明门，至彼岸故。」
- 「『正念，是法明门，不思念一切法故。」

- 「『正定，是法明门，得无散乱三昧故。」
- 「『菩提心，是法明门，不断三宝故。」
- 「『依倚，是法明门，不乐小乘故。」
- 「『正信，是法明门，得最胜佛法故。」
- 「『增进，是法明门，成就一切诸善根法故。」
- 「『檀度，是法明门，念念成就，相好庄严佛土教化慳贪诸众生故。」
- 「『戒度，是法明门，远离恶道诸难教化破戒诸众生故。」
- 「『忍度，是法明门，舍一切瞋恚我慢谄曲调戏，教化如是诸恶众生故。」
- 「『精进度，是法明门，悉得一切诸善法，教化懈怠诸众生故。」
- 「『禅度，是法明门，成就一切禅定及诸神通，教化散乱诸众生故。」
- 「『智度，是法明门，断无明黑暗及着诸见，教化愚痴诸众生故。」
- 「『方便，是法明门，随众生所见威仪，而示现教化，成就一切诸佛法故。」
- 「『四摄法，是法明门，摄受一切众生，得菩提已，施一切众生法故。」
- 「『教化众生，是法明门，自不受乐，不疲倦故。」
- 「『摄受正法，是法明门，断一切众生诸烦恼故。」
- 「『福聚，是法明门，利益一切诸众生故。」
- 「『修禅，是法明门，满足十力故。」
- 「『寂定，是法明门，成就如来三昧具足故。」
- 「『慧见，是法明门，智慧成就满足故。」
- 「『入无碍辩，是法明门，得法眼成就故。」
- 「『入一切行，是法明门，得佛眼成就故。」

「『成就陀罗尼，是法明门，闻一切诸佛法，能受持故。」

「『得无碍辩，是法明门，令一切众生皆欢喜故。」

「『顺忍，是法明门，顺一切诸佛法故。」

「『得无生法忍，是法明门，得受记故。」

「『不退转地，是法明门，具足往昔诸佛法故。」

「『从一地至一地智，是法明门，灌顶成就一切智故。」

「『灌顶地，是法明门，从生出家，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尔时，护明菩萨说是语已，告彼一切诸天众言：『诸天当知！此是一百八法明门，留与诸天。汝等受持，心常忆念，勿令忘失。』」

佛本行集经卷第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七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俯降王宫品第五

「尔时，护明菩萨冬分过已，至于最胜春初之时，一切树木诸华开敷，天气澄清，温凉调适，百草新出，滑泽和柔，滋茂光鲜，遍满于地正取鬼宿星合之时，为彼诸天，说于法要，悉令其心，爱乐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诫劝诸天，使行此法，教令厌离一切有为生老病死求无上法。」

「是时，护明菩萨大士观彼天众，如师子王欲下生时，其心安隐，不惊不怖，不畏不乱，复更重告诸天众言：『汝等诸天一切当知！此我最后受后边身。』是时菩萨，正念一心，从兜率下。如余诸天，舍天寿时，离五欲故，生大忧苦，忘失正念；菩萨下时，则不如是，菩萨下时，具足一切不可思议希有之法。护明菩萨从天下时，时彼诸天忆菩萨故，一时号哭：『呜呼苦哉！呜呼苦哉！我等既失护明菩萨，我从今去，永更不复得闻正法，减损我」

等功德之利，生死根本今益增长。』时净居天告彼一切诸天众言：『汝等今见护明菩萨欲下生时，莫生忧恼。何以故？彼下生时，必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还来至此天宫，为汝说法。犹如往昔毘婆尸佛、尸弃如来、毘舍浮佛、迦罗迦孙驮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如来，彼等诸佛，皆从此去，怜愍汝故，悉各还来，到此天宫，为汝说法，摄受汝等。今此护明菩萨大士，还如是来摄化于汝，如前不异。』

「尔时，护明菩萨大士于夜下生，当欲降神入于摩耶夫人胎时，时彼摩耶当其夜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我从今夜，欲受八禁清净斋戒，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无义语。又愿，不贪，不瞋恚，不愚痴，不生邪见。我当正见，诸如是等禁戒斋法，我当受持。我今系念，恒常勤行，于诸众生，当起慈心。』

「时，净饭王即报摩耶大夫人言：『如夫人心，所爱乐者，随意而行；我今亦舍国王之位，随汝所行。』而有偈说：

「『王见菩萨母， 从座恭敬起，
 如母如姊妹， 心不行欲想。』

「时，护明菩萨一心正念，从兜率下，托净饭王最大夫人摩耶右胁，安庠而入。护明菩萨正念正知，从兜率下入母胎时，是时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一切世间光明普照，复世界外黑闇之处，日月如是，有大势力、有大威神，如是幽隐光明不照，德不能及此菩萨光，悉能达照。彼处所有一切众生，各相谓言：『云何此间忽有众生？』是时此地，六种震动，所谓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如是乃至起觉、吼等，十八种相悉皆普现。次复，有千须弥山王，皆悉震动，千尼民陀罗山王、千持威德山王、千佉罗伽陀山王、千毘那耶迦山王、千马头山王、千弥尼陀罗山王、千善见山王、千铁围山王、千大铁围山王，如是等山，悉皆震动。并及一切诸余小山，涌没低昂，嵬[山/罪]峨嵯，出大烟气、四千大海，及余诸池，浩汗奔涛，洪波沸涌。其四大河，恒河，辛头，斯多，博叉，及余诸水，皆悉逆流。一切丛林，一切树木，一切药草，一切时苗，皆悉肥浓，长养滋茂。其下乃至阿鼻泥梨苦恼众生，皆蒙快乐。

「以是因缘，菩萨从于兜率初下，放大光照一切世间，幽昏黑闇悉令明着，欲为后时成佛道已，以四真谛智慧光明，普照一切愚暝众生，作先瑞相。菩萨初从兜率下时，大地六种十八相动，及诸山王，出大烟气，四千大海，涌

沸涛波。是故如来为未来世诸恶众生，没在烦恼垢浊淤泥；佛成道已，欲拔出置于涅槃岸。

「菩萨初从兜率下时，一切诸水，皆悉逆流，是故如来，为未来世诸恶众生，随顺没溺烦恼流者；佛成道已，说法度脱一切众生，令其反本逆生死流。菩萨初从兜率下时，悉能增长一切树木药草丛林，皆令肥腻滋茂之者。为未来世诸恶众生，未种善根，令种善根，已种善根，令得解脱。」

「菩萨初从兜率下时，乃至阿鼻地狱众生，皆受快乐；佛成道已，令诸众生，解脱苦恼，受于快乐。以是因缘，于先示现是等瑞相。」

「又复菩萨兜率下时，右肋入胎，自余众生，从产门入。佛得成道，为诸众生，说清净法，回邪入正，此是于先示现瑞相。」

「菩萨正念，从兜率下，托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是时大妃，于睡眠中，梦见有一六牙白象，其头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装牙，乘空而下，入于右肋。夫人梦已，明旦即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我于昨夜，作如是梦，当入于我右肋之时，我受快乐，昔所未有，从今日后，我实不用世间快乐。此梦瑞相，谁占梦师，能为我解？』」

「时，净饭王召一宫监内侍女人，而告之言：『汝速疾来至外宣勅，语我国师大那摩子，令急追唤八婆罗门大占梦师，所谓祭德、鬼宿德、自在德、毘纽德、梵德等，并老迦叶三子速来。』时彼使人，白于王言：『如大王勅，不敢违逆。』是时使人奉大王命至宫门前，大声唱言：『谁在门前，颇有入宫婆罗门不？』时彼门前，有一当直婆罗门子，姓婆陀氏，名罗耶那(隋言屋室)，报于宫监内使人言：『我在于此。』其使人言：『大王有勅，遣唤八大诸婆罗门能占梦者，所谓祭德、迦叶子等。』其使传告，乃至国师大那摩子承彼屋室使人之言，即便召唤八大占梦婆罗门师，及大那摩国师之子，同入宫中。时，净饭王告诸占梦婆罗门等，作如是言：『昨夜夫人，有此异梦，是何瑞相？有何征感？』时彼占梦婆罗门等，闻王语已，善知诸相、善占梦祥，即具咨白净饭王言：『大王善听所梦瑞相，我当具说。如我所见，往昔神仙诸天经书典籍所载。』而说偈言：

「『若母人梦见， 日天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必作转轮王。
 若母人梦见， 月天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诸王中最胜。
若母人梦见， 白象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三界无极尊。
能利诸众生， 怨亲悉平等，
度脱千万众， 于深烦恼海。』

「尔时，占梦婆罗门师白大王言：『夫人所梦，其相甚善！大王今者当自庆幸，夫人所产必生圣子，彼于后时，必成佛道，名闻远至。』时，净饭王闻诸占梦婆罗门师说此颂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不能自胜。时王备办无量肴膳，百味饮食，啜[口*束]舐啜，诸饼果等，种种施設，彼婆罗门，自恣而噉。饭食讫已，时净饭王复将无量钱财宝物，以用布施。

「时，净饭王闻此相师占观妃梦，云是吉祥瑞相之后，即于其国迦毘罗城四门之外，并衢道头街巷阡陌有人行处，安大无遮义会之所，人来须者尽皆布施，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香与香，须鬘与鬘，涂香末香、衣服床敷毡褥、房舍屋宅、牛羊象马及车乘等，是人须者皆悉与之。作如是等种种布施，悉为资益于菩萨故，设是供养。

「尔时，彼处有一仙人，名阿私陀，能立外道种种诸义，以舍五欲，有大威神，有大德力，具足五通，常能到于三十三天集会之所，自在能入。彼仙多住南天竺国遮盘低城聚落，名恒河怛，去彼不远，有一丛林，名曰增长，是时仙人，在彼林中，修学仙道。摩伽陀国，一切人民，咸皆谓：『此阿私陀仙，是阿罗汉。』摩伽陀国一切人民，贵敬彼仙，尊重承事。时彼仙人，有所知解，悉以教人，自知见已，教他令见。时彼聚落，有一童子，名那罗陀。彼那罗陀，年渐长大，至于八岁，其母将付阿私陀仙，令作弟子。时彼童子，供养恭敬尊重师事阿私陀仙，尽弟子礼，无暂休息。时彼仙人在增长林，昼夜精进，摄心坐禅，及那罗陀童子一处；其那罗陀侍者童子，在仙人后侍立，执拂馱逐蚊虻。

「菩萨从于兜率陀天，正念下至净饭王宫，夫人右肋入于胎时，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复此大地具足六种十八相动。时阿私陀见未曾有希奇之事，异种光明，复见此地六种震动，心大惊怖，毛孔悉竖，自心念言：『今有何缘，此大地动？有何果报？』时彼仙人，少时思惟，默然而住，正念正定思惟知己，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不能自胜，作是唱言：『希有大圣不可思议，世间当出大富伽罗。』

「菩萨初从兜率下时，入母右肋，受胎讫已。时有一天，名曰速往，至诸地狱大声唱言：『汝诸人辈，一切当知，菩萨今从兜率天下入于母胎，是故汝等，速发誓愿，愿生人间。』地狱众生闻此语已，所有众生，往昔已来，曾种善根，复造杂业，以恶强故，堕于地狱，彼等各各面相覩见，厌离地狱，复得光明，身心安乐，复得闻于速往世间诸天之声。舍地狱身，即生人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诸众生等，往昔已来种善根者，皆来于此迦毘罗城，四面托生。

「菩萨入于母胎讫已，时天帝释及四天王，提头赖咤及毘留勒叉、毘留博叉、毘沙门等，各相谓言：『仁者当知！菩萨已从兜率天下入在母胎，我等今须拥护守视，莫令其余或人非人，恼乱菩萨，或觅其便。今此菩萨，唯是极大威德，诸天乃能守护，非是世间人所能守。』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有此四种护持，具足无缺，此是于先守护瑞相。

「世有众生，入母胎时不能正念，或住母胎亦复不能专心正念，或复生时亦不正念。或有众生，入母胎时能专正念，住于胎中亦能正念，出胎之时亦能正念。或有众生，入胎正念，住胎正念，出胎之时不能正念。菩萨入胎心亦正念，住胎正念，出胎正念，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说法教化，无忘无失，知于众生机根而说，此是往昔希有瑞相。菩萨在于母胎之时，常住右肋，不曾移动。自余众生，以不定故，或至右肋，或至左肋，以是因缘，其母患痛，受无量苦。菩萨在胎，处于右肋，不转不动，起立坐卧，不损母胎，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行菩提法，悉得成就，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不惊不怖，得大无畏，恶物不染，所有不净，涕唾脓血，黄白痰癩，不能秽污。自余众生，在母胎时，种种不净。如琉璃宝，以天衣裹，置不净处，亦不染污；如是如是，菩萨在胎，一切不净不污不染，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于一切法不染不着，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于母胎之时，其菩萨母，受大快乐，身不疲乏。自余众生，入于母胎，或复九月，或复十月，母受负重，身体不安。菩萨在胎，母若行坐若眠若起，皆得安乐，身不受苦，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得诸通及一切智，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母受禁戒，心常奉持戒行而行。自余众生在母胎时，母行杂行。菩萨在胎，母持禁戒，不行杂行，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

已，及声闻众，最胜持戒，于世间中出大名闻：『沙门瞿昙，持戒无比，持戒分胜。』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母不生欲染之想，不为欲火之所恼乱，时菩萨母，恒行梵行。自余众生，入母胎时，不久其母，欲心炽盛，倍多于前。菩萨在胎，其菩萨母，于自夫边，犹尚厌离，不行淫欲，何况余人？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眼根善伏，善藏善护，善覆善熏，复能因此如上所知，为他说法。如是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乃至善熏，复能如是，令他断故，修习说法，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不贪异味。自余众生，在母胎时，其母贪嗜，不知厌足。菩萨在胎，其菩萨母，不患寒热及以饥渴，不恼其身，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知四种食，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志习庶几，乐熹行檀。自余众生，在母胎时，其母慳贪，不熹布施，恣惜财物。

「菩萨在胎，其母意乐行于布施，心意开解，居自家内，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说不慳法，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常行慈悲，能于一切诸众生边，但是有识有命之类，悉皆愍念。自余众生，在于母胎，其母不仁，威德少故，行诸不善，恶口骂詈。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恒于一切诸众生边，作大利益安乐之心，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能于一切诸众生边，行平等心，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如前端政，种种相貌，悉皆可喜。自余众生，在于母胎，其母损瘦，体不洪满，气力羸弱，倍于常人。菩萨在胎，其母常生欢喜之心，戒行威德，身色最胜，最妙最尊，此是菩萨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见身巍巍，不可瞻仰，体黄金色，众相庄严，此是往昔于先瑞相。

「菩萨在胎，其母欲观于菩萨时，即见菩萨在于胎中，身体洪满，诸根具足。譬如明镜鉴于面像，其母见已，欢喜踊跃，充遍于体，不能自胜。自余众生，在于母胎，被歌罗逻及阿浮陀之所覆蔽，而不能现。菩萨初入母胎之时，身体充满，五支五根，皆悉具足，此是菩萨未曾有法。

「菩萨在胎，其菩萨母，所见众生，若男若女，被鬼所持，若得见于菩萨母者，一切魍魎，一切鬼神，皆悉远离，还得本心。若体旧有诸余杂病，或痿黄病，或风癫病，或痰癩病，或等分病，或余诸病，所谓白癩，丁疮，恶肿疥瘙，消瘦癰疽，癰痿癭肿，寒热，眼耳鼻舌，咽喉及头，一切诸病所侵恼者，彼等众生，来至摩耶大夫人边，其大夫人，右手摩顶，摩其顶已皆得安乐，诸病悉除。若有重病，不能来见摩耶夫人；摩耶夫人或取草叶，或取树叶，或取草茎，右手摩捋，送彼病人，其病人得此等诸物，或食或触，或置身上，即得断除一切诸病，便受安乐，身体轻便。菩萨在胎，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威神德力，未曾有法。」

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第六上

「尔时，菩萨圣母摩耶，怀孕菩萨，将满十月，垂欲生时，时彼摩耶大夫人父，善觉长者，即遣使人，诣迦毘罗净饭王所(摩诃僧祇师云，摩耶夫人父名善觉)，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怀藏圣胎，威德既大，若彼产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终。我意欲迎我女摩耶还来我家，安止住于岚毘尼中，共相娱乐，尽父子情。唯愿大王！莫生留难，乞垂哀遣，放来我家，于此生产，平安讫已，即奉送还。』」

「时，净饭王闻善觉使作是言已，即勅有司，其迦毘罗城，及提婆陀诃，两间之中，平治道路，除却一切荆棘沙砾粪秽土埽，香汤洒地，持于种种杂妙花香，散于其地。又复光饰摩耶夫人，以诸种香、诸种花鬘、诸种璎珞，庄严其身，备诸音声，作唱伎乐。持大王力、大王威风，从诸宫内一切嫔女，欲向其父善觉之家，于先遣使，往彼报知，令来迎接。是时摩耶大夫人身安然端坐大白象上，时象背上诸天，化作微妙宝帐，摩耶夫人坐宝帐里，诣其父家，到于提婆陀诃城内。是时摩耶夫人，初始欲向提婆陀诃城时，时净饭王办具一万大力香象，皆被金鞍，七宝校饰，庄严其身，并悉精丽，备拟以送摩耶夫人；复有一万善好良马，皆紺青色，头黑如乌，皆悉被鬃，尾垂着地，真金秋辔，鞍镫留羈，悉亦金饰，一切杂宝，庄严其身；复有一万妙好宝车，并驾四马，其车周匝张悬幡盖，及众宝铃，铿锵相和。如是办具，皆随摩耶夫人之后。复有二万劲勇力士，一人当千，威猛捷健，端政绝殊，能破强怨，身着铠甲，手执弓箭，刀杖鬪轮，及诸戟稍，种种战具，随夫人后。复更别有一万宝车，十千妃嫔，皆坐其上，持诸璎珞种种衣服，庄严其身，左右围遶摩耶夫人。时，净饭王重更切勅宫监大臣，好加防卫，不听非司其余浪人逼近摩耶夫人之车，及诸妃嫔勿令杂合，唯遣童女，牵车进奉。」

如是次第，摩耶夫人，象乘处中，一万宝车，各各一妃，坐于其上，左右围遶，前后导从，摩耶夫人最为上首。其外复有一万香象，一万力士皆服铠甲，随从夫人左右前后，卤簿而行，皆各坐于香象之上。又复一万步行力士亦着铠甲，手执种种戟稍诸仗，翼卫夫人，如是庄严摩耶夫人，诣向父所。无量象马，皆悉嘶鸣。又有无量龙头大鼓，无量小鼓，种种乐器，出微妙音，无量庄严，无量威德，向于提婆陀诃之城。

「时彼善觉大臣长者，共自眷属，从城而出，逆前迎女摩耶夫人，又持无量庄严之具，引夫人前。是时善觉大臣，有妻名岚毘尼，彼妇咨白夫善觉言：『大圣释子！若当知时，诸释种族，各皆自有园果树林，遨游观瞻，至于其中，自相娱乐。我大圣子！今可造作清净园林，我等当共圣子娱乐，受于欢乐。』时善觉释摩耶大妃夫人之父，于迦毘罗，及提婆陀诃，两城之间，近自境内，为妇造作一大园林，以善觉妇名岚毘尼，为彼造立此园林故，以是因缘，即名之为岚毘尼园。彼园树木，蓊鬱扶疎，世间无比，其中多有种种花树种种果树，以为庄严。复有种种渠流池沼，种种杂树，无量无边，摩尼诸宝，遍满园苑。

「尔时，善觉释种大臣，于彼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时，共女摩耶相随，向彼岚毘尼园，欲往观看大吉祥地。到彼园已，摩耶夫人从宝车下，先以种种微妙璎珞庄严其身，复以种种杂好熏香用以涂拭。众多婣女，伎乐音声，前后围遶，安庠徐步，处处观看，从于此林，复向彼树，如是次第，周匝而行。然其园中，别有一树，名波罗叉，其树安住，上下正等，枝叶垂布，半绿半青，翠紫相晖，如孔雀项，又甚柔软如迦邻提衣，其花香妙，闻者欢喜。摩耶夫人，安庠渐次，至彼树下。

「是时，彼树以于菩萨威德力故，枝自然曲，柔软低垂，摩耶夫人即举右手，犹如空中出妙色虹，安庠频申，执波罗叉垂曲树枝，仰观虚空。时菩萨母摩耶夫人，立地以手攀波罗叉树枝之时，时有二万诸天玉女，往诣摩耶大夫人所，周匝围遶，合十指掌，共白摩耶大夫人言：

「『夫人今生子，能断生死轮，
上下天人师，决定无有二。
彼是诸天胎，能拔众生苦，
夫人莫辞倦，我等共扶持。』

「尔时，菩萨见于其母摩耶夫人，立地以手攀树枝时，在胎正念，从座而起。自余一切诸众生母，欲生子时，身体遍痛，以痛因缘，受大苦恼，数坐数起，不能自安。其菩萨母，熙怡坦然，安静欢喜，身受大乐。是时摩耶立地以手执波罗叉树枝讫已，即生菩萨，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无乏无疲，不劳不倦，能拔一切烦恼诸根，割断一切诸烦恼结，犹如截于多罗树头，毕竟不生，无相无形，无后生法，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又复一切诸众生等，生苦逼故，在于胎内，处处移动。菩萨不然，从右肋入，还住右肋，在于胎内不曾移动，及欲出时，从右肋生，不为众苦之所逼切，是故菩萨此事希奇，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尽其后际，修行梵行，永无有畏，常得快乐，无复诸苦，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从母胎右肋正念生时，放大光明，实时一切诸天及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一切世间，悉皆遍照，乃至各各共相谓言：『云何此处，忽有众生？』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裂破无明黑闇之网，能出明净大智慧光，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从右肋出已，正心忆念，时菩萨母身体安常，不伤不损，无疮无痛，菩萨母身，如本不异。菩萨生时，种种资益，以是因缘，母无患苦，身口及心，无有一恼。譬如有一大身众生，有大威德，有大气力，卧于地上，宛转自扑，其地不损，若减若破。如是菩萨，在母右肋正念生时，其菩萨母，如是因缘，无疮无损。是时彼处，有一妇人，合掌咨白菩萨母言：『大德夫人！生儿之时，身体得无痛苦已不？』菩萨母言：『以是大人威神力故，令我身体不觉痛痒，我今身体无缺无减。』以是因缘，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行于梵行，不缺不减，具足不少，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从母胎出时，无苦无恼，安庠而起，一切诸秽，不能污染，或屎或尿，黄白痰癢，或脓或血，皆不秽着。自余众生，出母胎时，诸恶杂秽。

「菩萨不尔，不同于彼诸众生类，一切诸秽，皆不染着，正心正念，安庠而起，从胎出生。譬如如意琉璃之宝，用于迦尸迦衣裹时，各不相染。如是如是，菩萨在于母胎之时，一心正念，安庠而起，清净出生，无一切秽，乃至脓血屎尿臭处，不秽不染，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

已，在于世间，住于世间，世所有法，世间秽浊，不污不染，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从母胎出时，时天帝释将天细妙憍尸迦衣，裹于自手，于先承接，擎菩萨身，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创为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于先劝请如来说法，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从右肋生时，四大天王抱持菩萨，将向母前示其母言：『世大夫人！今可欢喜。』夫人生子，既得人身，诸天犹尚欢喜赞叹！况复于人？是故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无量众多，一切比丘及比丘尼，诸优婆塞及优婆夷，皆向如来，听受于法，依如来教，不违不背，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生已，立在于地，仰观于母右肋之时，口作是言：『我此身形，从今日后，不复更受，于母肋中，不入胎卧，此是于我最末后身，我当作佛。』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口作是言：『我今生分一切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佛本行集经卷第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八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树下诞生品下

「菩萨生已，无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步步举足出大莲华。行七步已，观视四方，目未曾瞬，口自出言，先观东方，不如彼小婴孩之言，依自句偈，正语正言：『世间之中，我为最胜，我从今日，生分已尽。』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余方悉然，初生之时，无人扶持，于四方面各行七步。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得七助道菩提法分，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生已，观视四方。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具足而得四无畏法，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生已，口自唱言：『我于世间，最为殊胜。』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一切世间，诸天及人，悉皆尊重，恭敬承事，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生已，口自唱言：『我断生死，是最后边。』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一如语行，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生已，诸眷属等求觅于水，东西南北皆悉驰走，终不能得。即于彼园菩萨母前，忽然自涌出二池水，一冷一暖，菩萨母取此二池水，随意而用。又虚空中，二水注下，一冷一暖，取此水洗浴菩萨身，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得奢摩他、毘婆舍那，远离欲事不假劳苦，求其资财一切自然，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时诸天等持于金床与菩萨坐，坐已，菩萨澡浴其身。虽是人身，诸天扶持，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得彼四种莲华之座，扶持如来，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放大光明，障蔽一切所有光明，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无有一人能如法论胜如来者，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身放光明，障蔽日光犹如昼星，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于诸声闻弟子众边，自在获得最上供养、最上名闻，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一切树木、一切药草随时开敷，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有诸众生，未得信解即得信解，已信解者复得增长，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上界诸天，持其白伞，真金为柄，大如车轮，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以不瞋故，而得解脱，离欲饶益，不劳勤苦，而获资财，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上虚空中，一切诸天，各持白拂，悉用众宝，以为其柄，拂菩萨上。

「菩萨初生，虚空清静，无有烟云，无有尘雾，但闻雷声。

「菩萨初生，于上空中，无诸云雾，有微细雨清净香水，具八功德，令诸众生，皆受快乐。

「菩萨初生，四方空中，起微妙风，清凉无恼，一切八方，清净光泽，无有烟云尘埃翳障。

「菩萨初生，于上空中，无有人作，自然而出妙梵音声。

「菩萨初生，于上空中，自出种种诸天音乐，种种歌声，雨种种花，种种诸香，日光虽曝，不能令萎，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如来得成于佛道已，为诸世间，以诸智慧，现大神变，清净诸通，世间无比，如来为首，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菩萨初生，于上虚空，一切诸天，各持无量优钵罗花、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诸如是等种种杂华，复持杂种微妙诸香，复持种种众宝花鬘，散菩萨上，散已更散，如是相续。

「菩萨初生时，有五百诸天玉女，持诸天华所熏之油，诣向菩萨母前而立，安慰问讯，发如是言：『善生菩萨，无疲倦耶？』

「菩萨初生时，有五百诸天玉女，持天涂香，诣向菩萨母前而立，安慰问讯，作如是言：『善生菩萨，无疲倦耶？』

「菩萨初生时，有五百诸天玉女，持天种种宝微妙衣，诣向菩萨母前而立，安慰问讯，作如是言：『善生菩萨，无疲倦耶？』

「菩萨初生时，有五百诸天玉女，持天种种杂宝璎珞，诣向菩萨母前而立，安慰问讯，作如是言：『善生菩萨，无疲倦耶？』

「菩萨初生时，有五百诸天玉女，持天种种微妙音声，诣向菩萨母前而立，安慰问讯，作如是言：『善生菩萨，无疲倦耶？』

「菩萨初生时，此大地具十八相、六种震动，一切众生皆受快乐。当于彼时，无一众生而生欲心，无复瞋恚及以愚痴，无慢无怖，无一众生造恶业者。一切病者皆悉得愈，饥者得食，渴者得饮，皆令饱满，无所乏少。惛醉众生皆得醒寤，狂者得正，盲者得视，聋者得闻，不完具者皆得具足。贫者

得财，牢狱系闭皆得解脱，地狱众生皆得休息，畜生众生除诸恐怖，饿鬼众生皆得充足。菩萨初从右肋生时，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希奇之事，未曾有法。

佛本行集经从园还城品第七上

「尔时，有一大臣国师，姓婆私咤，名摩诃那摩，共诸国师婆罗门等，俱共往诣岚毘尼园，至彼园已，在门外立。时婆私咤，语诸国师婆罗门言：『汝观于此大地，何故如是震动？譬如乘船在于水上，日月覆蔽，失本光仪，状如昼星，纔有形影；一切树木，随时开敷。于上空中，清静皦洁，无诸云翳，但闻雷声。又虚空中，澄静朗曜，而有殊妙微细香雨，功德具足，自然而含八种之味。又从八方，起微妙风，其风清凉，冷暖调适，一切诸方悉皆清静，无有烟云尘雾黯黩。又虚空中，无有人唱，自然而闻深梵之声。复虚空中，闻于种种诸天音乐，复闻天歌天赞天咏，雨天香华，日光虽曝，不能令萎。』

「时一国师报彼大臣婆私咤言：『此事虽然，不足为怪。何以故？地性如是，有何不祥？』又一人言：『今此大地六种震动，虚空敞晃，隐蔽日光，犹如从来昼看星宿，复雨天花，众光虽照不能令异，甚为希奇。』

「其婆私咤共彼国师议是事时，时彼园中有一女人，从岚毘尼疾走而出，来到门外。时彼女人至门外已，见婆私咤及以国师，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语婆私咤及国师言：『诸释种子！汝可速往至大王所。』是时大臣及国师等，见彼女人作如是言，兼复欢喜，不能自胜。问彼女言：『汝令我等至大王所，当何闻彻？为奏欢喜疑怪恐怖不祥事乎？』彼女报言：『汝释种子！我今白汝一大庆幸欢喜之事。』其摩诃那及国师等，问彼女言：『有何喜庆？』彼女答言：『国大夫人产一童子，端正可爱，世间少双，然此童子，直是真天，所以处处，散于天花，放天光明。』时大臣等，闻是语已，心大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是时大臣，即解众宝妙好璎珞，赐彼女人，为闻如是欢喜事故，解赐已后更复思惟：『今此女人，是王宫内时幸之人。王见是女，极大爱敬。我今解身璎珞赐与，后脱为患。』即还收取，取已转持施彼国师，舍已祝愿，作如是言：『今以璎珞施于国师，所有功德，回施彼女。以何因缘？闻喜事故。』

「时彼大臣摩诃那摩语于国师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汝今可还向大王所，奏是喜事。』时大摩那，发遣于彼婆罗门已，更复重问彼女人言：『汝先语我国大夫人产童子者，是天似天，放天光明，汝复更见有何异相？』时彼女

人，答大臣言：『唯愿善听！彼童子者，相貌过人，有大威德，致令摩耶国大夫人立地之时，童子自然从右肋出，国大夫人胸肋腰身不破不缺。童子生时，一切诸天从于虚空，持好细妙迦尸迦衣，周匝遍裹于童子身，持向母前，作如是语：「国大夫人，当自庆幸，倍生欢喜。何以故？今大夫人！孕育圣子。」当是童子初欲出时，仰观母肋，而说是言：「我从今日，不复更受母人之胎，此即是我最后边身。从是已去，我当作佛。」即立于地，无人扶持即行七步，足所履处皆生莲华，一切四方，正眼观视，目不暂瞬，不惊不怖。正立东面，言辞辩净，字句圆满非如孩童，而说是言：「于诸世间，我为最胜，我当济拔一切生死烦恼根本。」童子在彼所立地处，以是童子身清净故，从虚空中，二水注下，一暖一冷，复持金床，令童子坐，澡浴其身。童子生已，身放光明，障蔽日月，上界诸天，持其白盖，真金为柄，大如车轮，住虚空中。又有诸天，手持白拂，众宝为柄，摇童子上。又虚空中，一切音乐，不鼓自鸣，复闻无量无边微妙歌咏之声。又雨香花，处处遍满，日光虽照，鲜洁如常，不能令异。』

「尔时，大臣摩诃那摩闻此语已，即自思惟：『希有希有！于此恶时，而感大士出兴于世。我今应当自往净饭大王之所，奏闻如是希有之事。』

「时彼大臣取善调马，行疾如风，驾馭宝车，从岚毘尼园门外发，径至于彼迦毘罗城，未见于王，在先挝打欢喜之鼓，尽其身力，而扣击之。

「时，净饭王坐宝殿上，辅相弼谐，治理国政，群臣卿士百辟官僚，或后或前左右围绕，皆悉闻彼欢喜鼓声。时王惊问诸群臣言：『卿诸臣等！是谁忽然敢能击我昔蔗种门欢喜之鼓，尽其力打，出是大声？』时守门臣，前白王言：『大王！当知，王之大臣婆私咤，姓摩诃那摩，驾四马车，迅疾如风，从岚毘尼园外来。忽跳下车，尽其身力，即击大王欢喜之鼓，更无言语，直云我今欲见大王。』时净饭王语诸臣言：『有何喜事？宜速唤彼婆私咤姓释种大臣摩诃那摩来，急到我前。』臣奉王勅，白言大王：『谨依教命。』星速往唤彼释大臣摩诃那摩，勒令急疾到于王所。

「时，摩诃那摩闻王勅已，即至王前，高声唱言：『愿王常胜，愿王常尊，今奉此言，增益身力。』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告大那摩释种大臣，作如是言：『汝释大臣！何故忿遽速疾而来，尽于身力，打欢喜鼓？』时彼大臣摩诃那摩，即报王言：『彼天臂城岚毘尼园，大王夫人在中游戏，于彼树下生一童子，身黄金色，其状似天，乃至端政，放天光明。』

「时，净饭王复更重问：『审实相好，其事云何？』时彼大臣，复报王言：『夫人立地，乃至右肋，不裂不坏。童子生已，自立于地，诸天各持迦尸迦衣遍裹其身，仰观母肋，口如是言：「我当作佛，拔断生死苦恼根本。」」澡洗放光障蔽日月，树木药草依时开华，虚空诸天，持白盖拂摇童子上。虚空雷声，微细天雨，凉风四来，不见其形，梵响乐音，不鼓自唱，华照不萎。如上所说，一一次第，具咨白王。大王！当知，我见是等希有之事，是故我今以欢喜，缘击欢喜鼓，敢遍告知。』时彼大臣，复持诸天供养余华，敬奉大王，如是备说。

「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告大臣言：『汝既持是欢喜之事，白我令知，如汝深心，欲求何愿？我当尽与，随意不违。』其婆私咤大臣答言：『臣蒙王恩，无所乏少。』时，净饭王复告大臣：『法当乞愿，必当相与。』大臣复更重白王言：『愿王欢喜，臣蒙王恩，无所乏少。』

「时，净饭王复告大臣：『汝今不应违于王勅，要须乞愿，我当与汝。』时婆私咤大臣白言：『大王！若当必定欢喜，乞臣愿者，唯愿大王，听臣奉事太子左右，随时给侍。所以者何？此之童子，今既生已，必定还续昔蔗日种，转轮圣王苗裔不绝。』时净饭王报大臣言：『善知时者，随意所乐。』

「时，净饭王告诸臣言：『汝等大臣！应当如彼婆私咤臣之所典掌国法吉祥，次第具录，勿令缺减。』时净饭王告大那摩释大臣言：『大臣！汝来，我国既生如是太子，今当为是胜上太子，作于生法。』时，净饭王大威神力，以王威神，诸臣百官左右围绕，犹如半月左右侍立，及摩诃那摩诸大臣等，发向于彼岚毘尼园，欲迎菩萨。至其中路，时净饭王告摩诃那摩及大臣言：『汝等大臣！我闻生子，复见如是希有之事、未曾有法，岂不欢喜？覆自忧愁？』摩诃那摩大臣复言大王：『要当欢喜自庆，不须怀愁。何以故？天人所生，有如是法不可思议大希有事。大王可不闻，往昔有一婆罗门，名多虱咤迦华生，彼生已后不从人学，自然能解四种毘陀。又复大王可不闻，于往昔有一顶生之王，从父顶生，生已还如孩童一种，渐渐长大王四天下。

「『又复大王可不闻，于往昔有一王，名毘迦，从父掌生，非母腹出。

「『又复大王可不闻，于往昔有一王，名留婆，从父髀生。

「『又复大王可不闻，于往昔有王，名迦[车*(虫/月)]婆，从父臂生。

「『又复大王可不闻，于大王先祖，从昔以来名昔蔗王，从昔蔗生。是等诸王，虽生人间，不可思议。』

「时，净饭王复更语于摩诃那摩释大臣言：『汝大那摩！彼等诸王皆是大明，有大威德，此不方彼。』摩诃那摩以欢喜心，复白王言：『大王！当知，此太子者，必定胜彼一切诸王。』净饭王言：『有何胜相？』摩诃那摩大臣答言：『彼等辈生，此太子生，臣比较量，知相大胜。』王复语言：『汝勿戏调。所以者何？凡人父者，可不欲子最胜于他。或多见闻，或广知解，或善修行，或备礼义，或明治道，或勤精进，有如是者心则欢喜。』时净饭王说是语已，渐渐至彼岚毘尼园。至彼园已，在大门外，即遣使人白夫人言：『夫人福德，善生圣种，夫人宜于太子生处，作吉祥事，敷设庄严，速令讫了。吾欲面亲观视太子。是子在胎，吾虽覩见于先种种希奇瑞相未曾有法，但我今心爱念子故，自欲往看。』是时摩耶国大夫人，为于童子，备办种种世所应为吉庆之礼，皆悉讫了，即遣使人奉报王言：『大王知时，应入是园。』时有女人见净饭王已入园内，抱持菩萨，将诣王所，作如是言：『童子今可敬礼父王。』王言：『不然！先遣礼我师婆罗门，然后见我。』是时，女人抱持菩萨，先将往诣婆罗门所。是时国师婆罗门等，见菩萨已，白净饭王，因呪愿言：『唯愿大王！常尊常胜，如见子胜，愿王释种，芽叶常兴，大王此子，必当得作转轮圣王。』

「时，净饭王复问国师婆罗门言：『所以知然？』是时国师复白王言：『如我所见毘陀罗论所说诸相，合此子法，是事真实。』时净饭王复问国师婆罗门言：『若如是者，我之释氏，转轮圣王，昔蔗之种，必当增长。何以故？今世诸王，于其福德，苦行精勤皆悉缺减，若今生是童子，有于此等福力，如昔劫初诸王福德大力勇健相具足者，是则我家必当兴盛，还如劫初诸转轮王。』

「时，菩萨母摩耶夫人，见净饭王并及国师婆罗门等，面色熙怡，即便咨白净饭王言：『大王！示我转轮圣王相貌云何？善哉？为我略说其要，令我心喜。』时净饭王问于国师婆罗门言：『仁者大师！愿为解释转轮圣王形状相貌。』时彼国师及婆罗门报净饭王及夫人言：『唯愿大王！谛听我说。我从先圣诸论相传，说转轮王所有自在功德悉具，若转轮王，治化人民，彼转轮王，必能飞腾虚空，而行住于地上。若时亢旱，随念即雨。若王界内，有于瞋恚诸恶众生，更迭相嫌心怀恨者，以转轮王威德力故，国内众生各各欢喜。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所谓金轮、神珠、象、马、玉女、主藏、典兵臣

等，是名七宝。转轮圣王，寿命长远，终无横死，少病少恼，身体端严，世间无比。于其境内，一切人民，爱敬是王，犹如一子；转轮圣王，爱护人民，过于赤子。』时净饭王复白国师婆罗门言：『大婆罗门！如仁所说，夫为转轮圣王之者，皆有是事，然非我耶？』

「时，菩萨母摩耶夫人，复更重白净饭王言：『大王！是事未足为怪。所以者何？此童子者，今日生于昔蔗种姓刹利家故。』时净饭王复作是言：『希有之事，转轮圣王生于人间，但彼转轮圣王威德，如是大受果报胜业，我心生怪。往昔一切转轮圣王，无有如是诸奇特相，所谓昔蔗日种生王、尼拘罗王、憍拘罗王、瞿瞿罗王，或复我父师子颊王及以我身，无有如是奇特之相。其事云何？复有何因？』是时国师及婆罗门，复更咨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有前有后，未足为怪。大王可不闻，于往昔有一国王，名耶耶坻，一切功德悉皆具足，父名婆流。其有一子，名为不流。不流有子，名屯头摩啰。屯头摩啰有子，名迦叉福。迦叉福有子，名阿啰祇不。阿啰祇不有子，名曼帝隶耶尼。曼帝隶耶尼有子，名因罗婆毘罗。因罗婆毘罗有子，名头疏般那。如是等王具大威德，然不得作转轮圣王。彼等最后头疏般那，生于一子名婆罗陀。其婆罗陀，方始得作转轮圣王。往昔劫初有刹利种，名摩诃三摩多，从天而下，然不得作转轮圣王。其后次第展转相承，到于顶生转轮圣王，王领乃至三十三天，祖父子孙苗裔继续，犹自退减，不得作于转轮圣王。』时，净饭王复作是言：『大婆罗门！此言为善。何以故？我亦欲得我子如此，亦愿我子如汝彼言。』

「时，净饭王自心思惟：『我今若将童子入城，作何辇舆？』时，净饭王生是心已，是时工巧毘首羯磨，实时化作七宝辇舆，自然而成，不由人作，端严微妙，殊特少双。时净饭王即出严勅，勒令修理迦毘罗城，洒扫耘除一切荆棘、沙砾疆石、粪秽土埕，恶露不馨悉令净洁。其迦毘罗种种庄严，犹干闥城一种无异。其城所有种种杂戏，一切乐人，能歌能舞，巧为幻化，或有弄珠，或能出水，或庄严身以为妇女，如是种种变化所能，彼等一切皆悉云集。时，彼大众或有踊身掷在虚空，或复腾铃，或复打鼓，或着屣履，或缘竿头，或复倒行，首下足上，或复反掷，犹如旋轮。或悬虚空上绳而走，或复盘槃，或复跳(调音)刀，诸如是等无量无边，种种戏笑，种种示现，或有扬声，大叫大唤，或复吹指，或弄衣裳。

「尔时，护世四大天王，各变其身作婆罗门，悉并幼年，端政可喜，头为螺髻，躬担菩萨宝舆而行。是时释天亦隐本形，化作童年婆罗门子，端政如

前，头旋螺髻，身着黄衣，用其左手，执金澡瓶。复以右手擎持宝机，在菩萨前，断于人行，口发是言：『卿诸人辈！宜各避道。最胜众生，今欲入城(上来四句梵本再称以明心重)。』

「尔时，色界大梵天王述往昔偈，赞菩萨言：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复然，
 世间所有我尽观， 一切更无如佛者。』

「尔时，菩萨从天臂城岚毘尼园，初欲入于迦毘罗时，一切诸天，洒扫道路。复有五千诸天玉女，各各手内执一金瓶，盛满香水，以用洒地，在菩萨前，次第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持诸天微妙扫帚，在菩萨前，扫地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持诸天杂宝香炉，焚烧种种微妙之香，在菩萨前，供养菩萨，引道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持金宝瓶，盛满妙香，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执持天妙多罗树叶之扇，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执持孔雀王尾，用以为拂，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执持多罗树叶所作筌提，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手执诸天胡床，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五千诸余天女，各执金铃，时时摇动，扬声大唱吉祥之音，在菩萨前，引道而行。

「复有二万五千香象，悉金秋辔，金为鞍鞵，皆被金甲，一切校饰，悉是纯金，其庄具上，复笼金网，在菩萨后，次第而行。

「复有宝马，其数二万，悉皆青色，头黑如乌，鬃披垂地，一切秋辔，鞍鞵镫具，纯金庄严，天金罗网，以覆其上，随菩萨后，次第而行。

「复有二万众宝妙车，驾以驷马，幡盖庄严，天金罗网，以覆其上，在菩萨后，次第而行。

「复有四万步兵壮士，皆悉勇健，各敌于千，并好丈夫，有大筋力，能破怨隙，身被甲铠，手执弓刀，或把铁轮，或持戟槊，如是次第，在菩萨后，翊从而行。

「复有无量无边色界最大威德诸天众等，在于菩萨右厢而行。

「复有无量无边欲界最大威德诸天众等，在于菩萨左厢而行。

「复有无量无边龙王、夜叉、捷阇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鳩盘荼、罗刹、毘舍遮等，出现半身，各各执持众杂妙华，满虚空中，随菩萨行。

「复有无量无数无边亿百千万诸天神王，欢喜踊跃，皆悉遍满，不能自胜，扬声叫唤，或复吹指，或舞或歌，发殊异音，或弄衣裳，或弄手足，作诸戏乐。或持种种末香涂香，花鬘瓔珞，蔓陀罗等，种种诸华，各自手擎在菩萨上，于虚空中行散菩萨，散已复散一切诸天，以是菩萨威德力故，不闻人气，一切诸人，虽覩天色亦不惊嗟，复不放逸。

「尔时，一切释种眷属，将四种兵车兵马兵象兵步兵，围遶菩萨，或前或后，或左或右，从菩萨行，充塞遍满迦毘罗城。其净饭王持大王力、大王威德，击无量鼓，大鼓小鼓，复吹无量无边螺贝，诸如是等无量无边，种种异类，杂妙音声，娱乐菩萨，导引将入迦毘罗城。

「时，迦毘罗去城不远，有一天祠，神名增长，彼神舍边，常有无量诸释种族，童男童女跪拜乞愿，恒得称心。时，净饭王将菩萨还，至彼天舍，告诸臣言：『今我童子，可令礼拜是大天神。』尔时，乳母抱持菩萨，诣彼天祠。时更别有一女天神，名曰无畏，彼女天像，从其自堂下迎菩萨，合掌恭敬，头面顶礼于菩萨足，语乳母言：『是胜众生，莫生侵毁(此上两句梵本重称)。不应令彼跪拜于我，我应礼彼。何以故？彼所礼者能令人头破七分。』

佛本行集经卷第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九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从园还城品下

「尔时迦毘罗城，有诸释种五百大臣，皆悉是于菩萨眷属，还复造立五百精舍，拟菩萨坐。当于菩萨初入城时，各各立在自家门前，以欢喜心，合掌恭敬而作是言：『愿天中天，入我精舍；愿大船师，入我精舍；愿身金色清净众生，入我精舍；愿施一切欢喜心者，入我精舍；愿名远闻、无毁缺者，入我精舍；愿德最尊、无等等者，入我精舍。』时净饭王为如是等五百亲眷，生怜愍故，将于菩萨，次第巡历，入其精舍，悉皆周遍，然后始将入于自宫。

「尔时菩萨当生之日，即有五百诸释种子，同日而生，菩萨巍巍，最为初首。

「复有五百诸释种女，亦同日生，耶输陀罗而为上首。

「复有五百诸释奴仆，亦同日生净饭王宫，车匿为首。

「复有五百释种婢媵，亦同日生净饭王宫，侍卫太子。

「复有五百鲜白马驹，亦同日生净饭王厩，捷陟为首。

「复有五百大香象王，色白如雪，齐有六牙，在王宫门，忽然而现。

「复有五百大巨伏藏，周匝四面，绕迦毘罗，自然而现。

「复有五百妙好园林，流泉浴池，种种花果，皆悉遍满，并现在于迦毘罗城，四面周匝，悉是太子威德力故。

「复有五百大商贾主，积诸钱财，多饶珍宝，相随来诣迦毘罗城。

「复有五百微妙伞盖、五百金瓶，并是五百粟散诸王，遣使送来，上净饭王，作如是言：『今以是物，奉献大王，庆贺太子。』」

「复有五千诸婆罗门及刹利种大富长者，各持己女，将来奉上于净饭王。时，净饭王凡所须者，皆悉备具。」

「时，净饭王自心思惟：『我生太子，今作何名？』复更思惟：『彼生之日一切众事，皆悉自成，今我可为太子立名，名为成利。』时，净饭王即开藏出百亿两金，供养成利，为立名字。是故偈言：

「『如是王宫内， 众事悉丰饶，
 今作太子名， 应当名成利。』」

佛本行集经相师占看品第八上

「时，净饭王即召相师解占观者，呼使前来，令看太子，作如是言：『汝诸相师婆罗门等，占是太子，在我族中，为好为恶？汝等好看吉凶之相。』」

「是时诸相师婆罗门等，闻王勅已，一心瞻仰太子形容，各依先圣所有诸论，共相量宜。量宜讫已，白于王言：『大王！今者大得众利。何以故？此太子者，有大威德，是大众生，今生王家。大王！当知，此太子身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凡有一人具三十二丈夫相者，于世间中，则有二种果报不差，更无余异。何等为二？一若在家受世乐者，则得作于转轮圣王，王四天下，护持大地，七宝具足，乃至不用刀杖化人，自然如法，遍于海内。若舍王位，出家学道，得成如来。应。正遍知，名称远闻，充满世界。』」

「时，净饭王闻是记已，复更重问婆罗门言：『太子何处是大丈夫三十二相？』婆罗门言：『三十二种大人相者：一者太子足下安立，皆悉平满。二者太子双足下，有千辐轮相，端正处中，可喜清净。三者太子手指纤长。四者太子足跟圆好。五者太子足趺高隆。六者太子手足柔软。七者太子手足指间具足罗网。八者太子踰如鹿王。九者太子正立不曲二手过膝。十者太子阴马藏相。十一太子皮肤一孔一毛旋生。十二太子身毛上靡。十三太子皮肤细软如兜罗绵。十四太子身毛金色。十五太子身体淳净。十六太子口中深好可喜方正。十七太子颊车方正，如师子王。十八太子两胫广阔。十九太子身体上下纵横正等，如尼拘树。二十太子七处满好。二十一者具四十齿。二十二者诸齿齐密。二十三者齿不疎缺不齧不齩。二十四者四牙白净。二十五者身体清净纯黄金色。二十六者声如梵王。二十七者舌广长大柔软红薄。二十八者所食之物皆为上味。二十九者眼目紺青。其三十者太子眉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具足柔软清净光鲜。三十二者顶上肉髻高广平

好。大王！此是太子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如是具足。若有一人具足此等丈夫相者，是人所得二种果报，在家出家如上所说。』

「时，净饭王闻诸相师说是语已，心大欢喜，遍体踊跃，不能自胜，即出种种百味饮食，设彼相师婆罗门等，令其自恣随意饱满。复以种种杂妙衣服，种种诸宝及余资财，而布施之。时，净饭王于迦毘罗大城之内，四衢道头及诸街巷，处处遍满，立无遮会，凡所须物，皆悉给与，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香与香，须床敷与床敷，须房舍与房舍，须资财与资财，须馱乘与馱乘，所有功德，皆悉回施，并为资益于太子身。」

「是时菩萨，在天臂城岚毘尼园，从于母胎初出生时，正忆正念，放大光明，遍满世界，又此大地，六种震动，备十八相。尔时，地居诸天诸仙，见此瑞已，欢喜遍身，不自胜持，扬声叫唤，发大语言：『今日阎浮岚毘尼中菩萨出生，为于一切天人世间作大安乐，为诸无明黑闇众生作大光照。』时四天王，闻彼地居诸天诸仙发大声已，其四天王所在诸天，传闻此语，复大欢喜，发大音声，戏弄衣裳，作如是言：『今于人中，菩萨出生，为诸世间，安乐明故。』三十三天，闻四天王叫唤音声，亦大欢喜。如是乃至须夜摩天从忉利闻，至兜率陀从夜摩闻，化乐天从兜率闻，他化自在从化乐闻，展转复至色界梵天从他化闻，梵众天从梵天处闻，梵辅天从梵众天闻，大梵天从梵辅天闻，光天从彼大梵天闻，少光从彼光天处闻，无量光天从少光闻，光音天从无量光闻，净天从彼光音天闻，少净天从净天处闻，无量净天从少净，闻遍净天从无量净闻，广天从彼遍净天闻。从于广天至少广天，从少广天至无量广，从无量广至广果天，从广果天至于热天，从于热天至无热天，从无热天至无比天，从无比天至善现天，从善现天如是次第，一刹那顷，乃至到于阿迦尼咤。一切诸天，各各唱言：『今日菩萨，生于世间，为于天人作大安乐，为于黑暗盲冥众生作大灯明。』」

「尔时，有一阿私陀仙，在三十三天上安居，见彼诸天，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或弄衣裳，扬声如前。见已即问彼诸天言：『仁者大德！三十三天今以何故，欢喜踊跃，遍满身中，不能自胜，复大叫唤，手弄衣冠？』说是语已，三十三天报彼仙人阿私陀言：『阿私陀仙大德不闻，今人世间阎浮提地，当于北方雪山之下，有释种城，名迦毘罗。彼城有王，名为净饭。彼王最大夫人生子，极大端正，可喜绝殊，身色黄金，头如伞盖，鼻高圆直，两臂下垂，形体端严，六根具足，处处皆充，如铸金挺，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备八十种微妙之好。大仙！彼之菩萨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决」

定转于无上清净法轮。而彼菩萨能于一切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诸世间中，自证诸通。证诸通已，阐扬正法，其法秘密，初中后善，义味深妙，具足说于清净梵行。彼说法时，所有一切诸众生等，以闻法故，有生法者，断绝生法；受老法者，断其老法；受病法者，得断病法；受死法者，得断死法；忧愁苦恼，悉得断除，灭其根本。』阿私陀仙从彼三十三天闻已，心生重信，即于彼天，隐身来下，现增长林。

「尔时，复有说如是言：南天竺地，有一城名优禅耶尼，去城不远，山名频陀，于其中间，更有一山，名阿私陀。是时仙人，于彼山居，以彼山故，即称仙人，名阿私陀。其仙人从忉利天下，在彼山时，阿私陀仙将一侍者，名那罗陀，从彼山中，隐身来此迦毘罗城，去城不远下而立住，作是思惟：

『我昔于此迦毘罗城，闻众国师及婆罗门云：「净饭王生菩萨子，彼是天人及我等师，不得轻忽。」若我今于迦毘罗城，现神通入，无有此理。何以故？迦毘罗城，不同往昔。今日若往，应当更现其余异相。我应敬彼如事尊神，我宁步行，入彼城内。』时阿私陀及其侍者那罗陀身徒步共入迦毘罗城，从小巷里，私窃欲向净饭王所，到宫门前。时迦毘罗人民稠闹，处处遍满，间无有空，为菩萨故，作大庄严。

「时诸大众，见彼仙人步行而来，入迦毘罗，复从小巷，趣向净饭大王宫门，见已无量无边人民，云雨而集随逐仙人，心生惊愕，怪不敢问。以何义故？仙人致此。时彼大众，城内人民，或在自家门前而立，或在窗边，或倚构栏，或在台头，或在屋上，观彼仙人，各相谓言：『往昔此仙，来入迦毘罗婆城时，乘大神通腾空而行，到于净饭大王宫中。今日步行而来入城，我等不知。以何义故，步涉而来？』

「时阿私陀至净饭王宫门前已，语当门人，作如是言：『我婆罗门，久来耆耄，犹如祖父，今日步行，翻似年少二十小儿，及那罗陀童子而来，其那罗陀，年始八岁，汝可为我白净饭王。』时守门者，语仙人言：『如尊者教，我当奉咨。』即入宫门，渐渐而行，到于王前，具以白王。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心大敬仰，欢喜无量，即从座起，语彼通事守门人言：『汝急疾引仙人将来，勿使淹迟。』时守门者还仙人所，而作是言：『大仙知时，宜速入宫。』时阿私陀闻彼语已，即共侍者那罗陀入净饭王宫。时，净饭王遥在殿，见阿私陀仙渐渐而行将至王所，是时大王即从座起，诣仙人所，承事迎接，扶持其腋，将好最胜最妙第一希有宝座，安置令坐，坐已礼拜，口唱是

言：『我今恭敬礼拜尊者。』是时仙人，口即祝愿净饭王言：『唯愿大王！常得安乐。』

「时，净饭王白仙人言：『尊者何求故屈到此？为须衣耶？为须食乎？为复求须其余诸事？须者但道，我悉备具，必与不违。』时阿私陀，咨白王言：『大王！当知，今我来者，无所乏少，不求衣食，一切诸事，悉所不须。然我今者故从远来，欲见大王最胜童子。大王慈恩，愿当示我善胜童子。』是时童子，在于宝座，睡卧眠寢。净饭王语阿私陀言：『尊者大仙！少时留心，童子今眠，犹未觉寤，愿待须臾。』时阿私陀即白王言：『大王！莫说如是语言，称童子睡。何以故？我等虽寤，犹如睡人。大王！童子久来断除，无复眠睡，昼夜恒为诸众生等，得安乐故、大利益故，而入禅定。』

「时，净饭王知童子眠寤时欲至，即入宫内，勅令庄严宫舍殿堂，净水洒地，扫除粪秽，香水重洒，花散其上，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杂妙香。复悬种种缯彩幡盖，垂诸旒苏，竖大宝幢。复悬无量真珠璎珞真珠罗网，种种宝铃，垂覆其上，悬众杂宝，犹如日月星宿之光。复挂种种妙宝衣裳，喻如飞天，手持花璎。复悬杂色朱紫红黄种种众~~髒~~。诸如是等，校饰精丽庄严宫中，如干闥城一种无异。复召释种内外眷属，最大最胜威德尊者，令来入宫，使共摩耶夫人一处。是时摩耶诣童子所，至已持手抱童子头，令向仙人拟如礼拜仙人之足；是时童子威德力故，其身自转，足向仙人。时，净饭王更复共扶回童子头，令拜仙人；童子力故，足还自转，向彼仙人。时，净饭王复回童子，头向仙人，还复转足，如是至三。其阿私陀遥见童子，是时童子，放常光明照触大地，童子威德，端正可喜，色纯黄金，头如宝盖，鼻直而圆，修臂下垂，支节正等，无缺无减，具足庄严。

「时阿私陀即从座起，白于王言：『大王！莫将童子圣头回向于我。何以故？彼头不合顶礼我足，我头应当顶礼彼足。』复唱是言：『希有希有！大人出世，最大希有，大人出世！我本从天所闻之者，即此童子！真实定是，如彼不异。』时阿私陀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着地，伸其两手，抱持童子，安其顶上，还复本座。本座坐已，还下童子，置于膝上。是时摩耶国大夫人即白大仙阿私陀言：『仁者尊师！当令童子礼大仙足。』阿私陀仙报夫人言：『国大夫人！莫作是语。今是童子，不应礼我；我及一切诸天世人，应当接足礼拜童子。』

「时净饭王即持种种杂妙珍宝，以用嚩施阿私陀仙。时阿私陀，持自澡罐，以水洗手，受此施物，受已即持回奉童子。时净饭王白阿私陀大仙人言：『尊者大仙！我以此物，施于尊者，唯愿纳受。』仙人报言：『大王施我，我今回施最胜童子。』净饭王言：『我知大仙福田胜故，供养大师。』阿私陀仙，复报王言：『我今见是胜因缘故，回施童子。』净饭王言：『大圣尊仙！我今不解尊师此意。』仙人复言：『大王！当知，我今身心，深自归伏于此童子。』净饭王言：『何因何缘？愿为解释。』时阿私陀即报王言：『大王谛心，善听是义，我当为王说其本末。大王！当知，我昔在于忉利天上，安居行道，忽见忉利一切诸天，欢喜踊跃，充遍其身，不能自胜，舞弄衣冠，跳踯悦豫。我时于彼，即便问言：「诸天仁者！何因何缘，欢喜腾跃，不能自胜，执持衣冠，舞弄踯躅？」作是语已，忉利诸天即答我言：「大德仙人！汝今知不？于下世间北方地内雪山之下，有释种城，名迦毘罗，彼城有王，名为净饭。彼王最大第一夫人，产一童子，端正可喜，人所乐见。身黄金色，头圆鼻直，足满臂长，犹如金像，备具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好，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转无上清净法轮。今此童子，相貌具足，决是无疑。今此童子，以自神力，能知此世及以过去未来世等，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一切世间，自证知己，分别法相，乃至略说种种苦恼，可解脱者令得解脱。」大王我于彼时，闻是语已故，来至此观看童子。』时，净饭王报仙人言：『若如是者，大怜愍我，大饶益我，无覆忧愁。更有何法，过四种行，四行过已，能胜能最。今此童子，既人所生，能于未来，得无上道。』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当知，彼等一切诸婆罗门，在在处处，云何得胜而证知耶？』时，净饭王复更咨白于仙人言：『我今在于大仙之前，愿为解说，令我乐闻。』时阿私陀答言：『大王！如我相传婆罗门家，四毘陀经说，往昔有一婆罗门名曰羖羊，复有婆罗门名拔迦利，复有婆罗门名拔伽婆，复有婆罗门名末檀地，复有婆罗门名迦咤啰唎，复有婆罗门名般适尸弃，彼等皆得阿修罗王算计之法，得胜得上。复有仙人名阿帝力耶，复有一王名钵啰摩檀那，复有一王名阇那迦，此等诸人，皆得除灭身苦方便。大王！当知，如是如是，今此童子，虽生人间，而过于人，得胜人法。大王！往昔复有一王名婆伽罗，大海奔涛，波浪如山，甚难得渡，非祖非父，彼身能渡。大王！诸如是等，虽生人间，有大威德，以威德故，过诸天人。』

「时净饭王报仙人言：『若如尊师所宣说者，我无有疑，但我爱子，其心狭劣，故生惊恐。』阿私陀仙复语王言：『大王所有心狐疑者，今可咨问，悉

为决之。』时净饭王白言：『大师我实怀疑，如彼往昔，有调浮王、多罗求王、知离婆王、达离波王，诸如是等，不曾得见、不曾得知。我此童子，云何得知得见此事？愿说因缘。』时阿私陀复报王言：『大王！我亦知王有是疑惑，不得言无。何以故？大王但闻他所说事，以意消息，筹量取之，用自决疑；凡其前后，所作诸王，未必一向有于证验。大王！彼等诸王，子及父祖，胜劣不同，是故，大王！不可种姓独取其胜，不可以家独取其胜，不可以先生故而胜、后为不如；或有后出而胜先生。大王！譬如天晓之时，先现明相，然后出日。论其明相，未能照明，其日后出，普光大地，破一切闇，无有遗余。大王！世间如是如是，或时生子胜父胜祖。』

「时，净饭王白仙人言：『大德尊师！善以譬喻证明于事，慰解于我，令得决疑，心大安隐。大仙尊师！善摄受我。』时阿私陀复白王言：『大王！当知，我齿衰迈，余残无几。今此童子，幼稚少年，春秋方盛，长大成就，当向山林出家学道；恨我朽耄，不覩慈颜。』时，净饭王白仙人言：『大仙尊师！今是童子，决出家耶？』阿私陀仙报于王言：『大王今者不须疑虑。』时净饭王回头顾视看国师面，时阿私陀问于王言：『大王内心欲作何语？』净饭王言：『大德尊仙！此我国师婆罗门等，曾语我言：「今此童子，必定得作转轮圣王。」』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如我意者，终不虚妄，我今所语，诚实至真。』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复更白言：『大仙尊师！若审然者，乃令我心，更大忧愁，切割我心，肝肠恼沸。』时阿私陀复报王言：『大王智慧，勿作是言。大王往昔高曾祖父，以行福业功德缘故，得度众生到于彼岸，如是匠导，托作王儿，不但独为治化人民，令得安乐而为王子。』时净饭王复白仙言：『大师！我意亦然，思惟如是。今此童子，种我王世，荷负重担，代我所忧，我至老年，出家入山，当修古道。』

「时净饭王复白仙言：『大师！我意欲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及今幼年，勿使舍我。』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我实不能专正决定说是方便，令作障碍。』

「时净饭王复语仙人，作如是言：『大师善听！我今当作种种方便，设方便已，不令我子，从今幼稚，及到盛年，不听暂离，舍我出家。』阿私陀仙即问王言：『大王今者因何事故，说如是语？』时净饭王报彼仙人阿私陀言：『尊师当知！如我国内，所有相师婆罗门等，皆语我言：「若是童子，在家当作转轮圣王。」以是因缘，我如是语。』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当知，彼等相师，皆大妄语。何以故？如是胜相，非是转轮圣王之相。今此童

子，有百善相，八十随形，挺特殊好，分明炳着，皆悉具足。』时净饭王问仙人言：『大师何等是此童子八十随形之好？』时阿私陀具白王言：

「『大王当知，今此童子两手掌内有金刚文。

「『大王！今是童子诸指爪甲薄而且软。

「『大王！今是童子诸指爪甲其色赤红犹如铜鍱。

「『大王！今是童子诸指爪甲悉皆润泽。

「『大王！今是童子诸指妙色。

「『大王！今是童子诸指皆佣。

「『大王！今是童子踝骨不现。

「『大王！今是童子两膝团圆有大光液。

「『大王！今是童子进止雍容安详徐步。

「『大王！是童子行如师子王。

「『大王！是童子行犹如牛王。

「『大王！是童子行犹如鹅王。

「『大王！是童子行安详徐步犹如耳瑯。

「『大王！是童子行安庠如住。

「『大王！是童子身形体挺直。

「『大王！是童子身形体柔软。

「『大王！是童子身形体滑泽。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上充。

「『大王！是童子身出妙熏香。

-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无上。」
-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整肃。」
- 「『大王！是童子身支节分解，各自分明。」
-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显现如大梵王。」
-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无戾。」
- 「『大王！是童子身肤体清静无有黑[黑*干](古汗切)。」
- 「『大王！是童子身无有诸病。」
- 「『大王！是童子身圆满正等。」
- 「『大王！是童子身七处齐满。」
- 「『大王！是童子身具足诸好。」
- 「『大王！是童子身遍体端正。」
- 「『大王！是童子身行处淳净。」
- 「『大王！是童子身最胜无垢诸毛清静。」
- 「『大王！是童子身无有垢障能出净光。」
- 「『大王！是童子身常光一寻。」
- 「『大王！是童子腰犹如弓弣(百雅切)。」
- 「『大王！是童子腹无有破坏(谓其皮不皱褊等)。」
- 「『大王！是童子脐深隐妙好。」
- 「『大王！是童子脐团圆不散。」
- 「『大王！是童子脐犹如车轮。」
- 「『大王！是童子脐分明右旋。」

「『大王！是童子手不羸不涩。

「『大王！是童子手如兜罗绵。

「『大王！是童子手掌心之中文理画深。

「『大王！是童子手文理册画柔软光泽。

「『大王！是童子手文不破散。

「『大王！是童子手所有册文分明次第。

「『大王！是童子手两腕阔大。

「『大王！是童子头犹如踝骨。

「『大王！是童子口唇色犹如频婆罗果。

「『大王！是童子面颜貌寂静。

「『大王！是童子舌薄而且长如赤铜色。

「『大王！是童子声深而清亮。

佛本行集经卷第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相师占看品下

「『大王！是童子音言语哀美清扬远震。

「『大王！是童子口四牙广大。

「『大王！是童子牙悉皆锋利。

- 「『大王！是童子牙不缺不破。
- 「『大王！是童子鼻，端立圆直如鸚鵡鸟。
- 「『大王！是童子眉齐平而密。
- 「『大王！是童子耳穿环垂垂。
- 「『大王！是童子耳不乖不戾。
- 「『大王！是童子耳不羸不涩。
- 「『大王！是童子眼无有缺减。
- 「『大王！是童子眼无有伤损。
- 「『大王！是童子身诸根寂定。
- 「『大王！是童子面额最胜上。
- 「『大王！是童子发纯紺青色。
- 「『大王！是童子头发色润泽。
- 「『大王！是童子发不羸不涩。
- 「『大王！是童子发不稠而厚。
- 「『大王！是童子发齐而细密。
- 「『大王！是童子发不缺不破。
- 「『大王！是童子发拳卷而旋。
- 「『大王！是童子发圆而右旋状如万字。
- 「『大王！是童子头其上肉髻犹如山顶。
- 「『大王！是童子头颅颞坚[革*印]。
- 「『大王！是童子顶若人非人不可破坏。

「『大王！是童子顶巍巍甚高无人能见(本阙三好)。

「『大王！若有一人，身体具足三十二大丈夫之相，复有如是八十种好，彼人一向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转于无上最妙法轮。』

「尔时，尊者阿私陀仙为王说已，作是思惟：『今此童子，几时出家，得成佛道，转于最上胜妙法轮？』彼作如是思惟之时，自心生智，即能知见，从今已去三十五年，此之童子，必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无上最胜法轮。时彼仙人，因此系念思惟之时，复自见己诸根纯熟，覆自呵责，如是叹言：『呜呼呜呼！我今在于如是童子法教之外，不值此时。』如是观已，悲号啼哭，歔歔哽咽，泪流满面。时，净饭王见阿私陀仙人如是啼哭懊恼，不能自胜，王亦悲哀，失声而哭；摩耶夫人既见是已，亦复流泪，哽塞呜咽。彼诸释种大臣眷属，皆各号咷，失声叫吼；宫内大小，亦悉悲啼，流涕如雨。时，净饭王涕泪交横潸然满面，白阿私陀大仙人言：『大德尊师！此之童子初欲生时，即有五百释种童子同日而生，略说乃至五百童女同日而生，五百奴仆、五百婢媵、五百马驹，五百白象皆悉六牙，一时同日，集宫门外。五百伏藏，自然涌出；五百园林，在迦毘罗城之四面，自然而现；五百商主，从诸方来迦毘罗城，五百伞盖、五百金瓶，外方诸王，邻境珠珍，悉来送我，复跪拜我。复有一万天诸童女，并在长者及婆罗门刹利家生。大仙尊师！童子生日，我一切利，皆悉得成，我心愿者，皆满具足。我唤国内诸善解相婆罗门等明吉凶者，悉皆召集。彼等见此童子形容，皆大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唯独尊师，今见童子，何故悲啼？何故流泪？而令我等眷属狐疑。大师！为我辩说此由，为我童子，有于灾祸不祥事乎？为自身崇？为从外来？』

「时阿私陀见净饭王，涕泪交脸愁忧怅快，而白王言：『大王今者莫愁莫忧。所以者何？我今非是见于童子有灾有变，亦不见有诸余苦恼，不见身内及外不祥。大王！当知，今此童子长寿巍巍，有大威德，端正可喜，黄白金容，顶如伞盖，鼻若截筒，身体洪满，支节自称，犹如金像。身有三十二丈夫相，大王！此之童子兼有八十微妙种好，大王！如是诸相，非是转轮圣王之种。大王！如是相者，皆是诸佛菩萨之相。大王！是故我见童子，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无上清净法轮，为彼诸天世间人等说法，安乐一切众生。而彼法宝，初中后善，乃至说于清净梵行，若于是边听受法已，应生众生即断生法，应老众生即断老法，应病断病，应死断死，忧悲苦恼一

切众生，皆蒙解脱。大王！我今自恨，年耆根熟，衰朽老迈，当于尔时，不得覩见，失此大利，是故我今悲惋自伤；非彼不吉。』即为大王而说偈言：

「『自恨我有大颠倒， 不值此当得道时，
空过一生无所闻， 岂非是我失大利。
我今年老根纯熟， 死时将至不复奢，
念此生分得遭逢， 所以一喜一忧惧。
大王释种方兴盛， 诞此童子福德人，
一切诸苦逼世间， 此悉能令得安乐。』

「『大王！无量无边诸众生等，为贪恚痴诸烦恼时，此当能灭，能与微妙甘露法水；无量无边诸恶众生，已入邪见旷野泽中，不见正道迷惑之时，此当能与淳直涅盘平坦好道；无量无边诸苦众生，闭在烦恼牢狱之中，此当能解一切业缚；无量无边愚暝众生，长夜昏闇覆翳重盲，此当为生大智慧眼；无量无边染着众生，以被烦恼毒箭所射，此当拔济令免其苦。我今年垂，身心退败，慨恨彼时不见此法，是以啼泣。大王！如优昙花，无量无边亿千万年，时一出现；诸佛如是，无量无边千万亿劫，出世甚难。大王！今此童子，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转于无上法轮。我自伤过不值此时，今当背彼，是故悲泣。大王！彼等众生，大得财利，大得福业，若能见此大圣童子在彼地方菩提树下，坐降四魔，能得覩者，彼等众生，大得善利，大得度脱。大王！若能见此大圣童子得菩提已，渐渐至于波罗[木*奈]国，当转无上最妙法轮，一切众生，大获胜果。大王！此之童子，庄严清净是阎浮提，诸圣沙门，皆悉教令得阿罗汉，作其弟子。是故我啼。大王！彼等众生，善得人身，善来此世，大得财利，大种福业。又复得见童子，至于三十三天诸天围遶，乘七宝梯，而下彼处，无量无边众生，礼拜大王，王今亦善得此人身，大得财利及以法利。若王当见自子得道，于天人中说是妙法，获证无疑。』

佛本行集经私陀问瑞品第九

「时，净饭王从彼仙人阿私陀边闻此语已，生大欢喜，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右膝着地，合十指掌，向于仙人，欢喜倍常，得未曾有。遍身毛竖，顶礼其足，却住一面，将二十具上妙衣裳，布施仙人。时阿私陀，于所施衣二十具中，唯受一具称己用者而为受之，受一具已，自余诸衣，还持回施于净饭王，而作是言：『大王！当知，我出家人，婆罗门种，无多威德，少欲无

求，应须知足。大王！国主赐赉处宽，财物有限，当任意用，自他已然。大王！童子在于母胎，希有之事，理应无边。生育已前，所有瑞相，唯愿大王为我尽说。我得闻已，是大布施，令我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此则是我大得财宝。』时，净饭王白仙人言：『圣师谛听！专心谛受，我为圣师次第而说，童子在胎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及童子生所有异相，我悉说之。大仙尊师！我念一时童子之母，在于楼上卧妙床敷，睡眠之中，安庠觉起，而语我言：「大王听我梦所见事，今向王说。我于昨夜，梦见有一白象六牙，身鲜头赤，七支拄地，形体端严然其六牙，皆是金装，飞行虚空，从北方来，入我右肋。入已我身即受快乐，快乐希有，于世间中无物可喻，耳不曾闻，又快乐来，于世间事我心不乐，亦不更愿共于大王一处受乐，一切五欲皆悉愿舍。」』

「『大仙尊师！我于彼时，即广召唤诸婆罗门有能占相，善谳先典，依经据书，而教变出，即语之言：「我大夫人！夜所梦见，事相如前，果报云何？为我解说。」是时一切诸婆罗门，即依先书诸圣所说，占此梦相，而白我言：「大王！今可特意欢喜，是梦大善，大有吉祥。此大夫人，必生童子，于世间中，大得名闻，天下最尊，无有双正。」时我闻是诸婆罗门如是语已，设大美食，持好财宝，布施彼等，而发遣之。我于彼时，在此城内，所有街陌，四衢道头，或复坊巷，随有处立大无遮会，所有财宝，皆悉布施，须食与食，乃至资生五行调度，皆令满足，愿此功德，回施童子，庄严其身。」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有四天王来至我家，在于四方，各严守护童子之母。」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童子之母受大快乐，身体敷愉，无疲无倦。」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母常持戒，诸根调伏，无有瞋恨。」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童子之母，无有欲心，亦不曾为欲心所恼，身口唯行清净梵行。」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童子之母，不患寒热，不苦饥渴。」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其母庶几所有钱财珍奇宝物人所须者，恣意与之，心生欢喜，不生慳悒。」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其母恒行慈悲，怜愍于一切命。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童子之母，端正可喜，世无有双，先时光泽，倍更增进转胜于前。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其母欲观童子之时，即见童子在于胎内，身体洪满，诸根完具，可喜端正，犹如净镜见其面像。母见此已，生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诸有病人，来欲到于童子母所。其童子母，以手摩触，或以草叶，或持树叶，送于彼边。彼等众生，皆得安乐，身体无患，无诸苦恼。大师！童子在胎，有如是等无量种种希奇之事未曾有法。

「『复次大师！时童子母摩耶夫人父善觉释，遣使语我：「大王知时，我女怀孕，此胜众生，威德甚大，若彼出已，我女不久，必取命终。我意今者欲唤自女来向我园岚毘尼中，共我相娱受于快乐，亦望是处得保吉祥。唯愿大王！善好发遣。」我闻彼使如是语已，实时宣告严驾发遣摩耶夫人，乃至从此迦毘罗城，到彼天臂两城中间，耘除一切荆棘砂砾、种种粪秽，皆令清净。香汤洒地，持诸妙花而散其上。饰童子母，以诸妙香诸种花鬘庄严其身，作诸音乐，持王势力，持王威神，及其宫内，一切嫔女，前后围遶，乘大白象，归向善觉天臂城中。其童子母摩耶夫人，遥见迎来，即持种种无量无边庄严之具，相随共入岚毘尼园，逍遥娱乐。时童子母摩耶夫人，从白象下，宫内嫔女，左右围遶，前后侍卫，安庠进入岚毘尼园，观视林树。从此树下，如是次第，到波罗叉树下之时，伸举右手，攀彼树枝，安庠而息。是时童子，见于其母摩耶夫人手攀枝已，从彼胎中，一心正念，安庠徐起，从右肋出；其母右肋，亦无疼痛，亦无患难，不劈不裂。是时童子，右肋生时，身放大光，照耀世间。大师！是名童子在母胎内初生之时，有如是等希奇之事未曾有法。

「『复次大师！童子在胎，不忧不愁，从其胎内，安庠徐起，身体鲜净，不为种种涕唾痰癢、屎尿淤血之所秽污。

「『复次大师！童子初从胎内出时，一切诸天，以迦尸迦，缠裹其身，怀抱执持，将向母前，而语母言：「大德夫人！今应欢喜，夫人今日，生于圣子，天人中尊。」

「『复次大师！童子初生，无人扶持，住立于地，各行七步，凡所履处，皆生莲花。顾视四方，目不曾瞬，不畏不惊，住于东面，不似孩童呱呱然啼叫，言音周正，巧妙辞章，而说是言：「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胜，我今当断生老死根。」」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即于是处，忽有二池，一暖一冷，随童子母，恣意取用。上界虚空，复流二水，冷暖如前，洗浴童子。」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有真金榻，坐童子身，令童子浴。」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身放光明，翳障一切诸宝火焰一切光明。」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身放光明，蔽日月光，状如星宿。」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一切树木，随时敷荣，花果茂盛，非时诸树亦复开鲜。」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虚空诸天，持其白盖，真金为柄，覆童子上。」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虚空诸天，复持白拂，摩尼为柄，拂童子上。」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虚空清静，无云无雾及诸烟尘，但闻雷声。」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虚空无云，而下细雨，清静妙水，八味具足。」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一切诸方，凉风忽起，其风调适，不为恼患，诸方清静，无有烟云及诸氛翳。」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于上空中，出大梵声，非人所作，自然而响。」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于童子上，自然而有无量音声，非人所作。复闻无量歌乐之声，复雨无量种种花香，日光所照，常鲜不异。」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于上虚空，一切诸天，雨于种种天诸妙花，优钵罗花、分陀利花、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复持无量种种末香，复持无量种种殊妙最胜华鬘，散童子上，散已更散。」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自然忽有无量无边诸天玉女，持种种香及种种油，涂香末香，天妙衣服，种种天乐，或歌或舞，出种种声，渐渐而行，诣向摩耶童子母前，而问讯言：「善生童子！得无疲倦。」」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于此大地，六种震动，十八相具。」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三千大千一切世界诸众生等，一时受乐。」

「『复次大师！童子生时，我得成就一切大利种种吉祥，随我心愿，莫不具足。」

「『复次大师！彼时我臣婆私咤子摩诃那摩，来向我边，而语我言：「唯愿大王！常尊常胜，国大夫人，产生清静最胜童子。」」

「『次有人来，复语我言：「唯愿大王！常胜一切，家室隆盛，于诸释种眷属之中，复各生于五百童子。」」

「『次有人来，复语我言：「唯愿大王！常满一切，今日释种眷属之中，复各生于五百童女。」」

「『次有人来，复语我言：「乃至宫中，一时产生五百奴仆。」」

「『次有人来，复语我言：「乃至产生五百婢媵。」」

「『次有人来，复语我言：「乃至产生五百马驹。」」

「『次有人来，乃至自然五百香象，身白如雪，齐有六牙，在宫门外。」

「『次有人来，乃至五百金藏隐伏，自然显现。」

「『次有人来，乃至此处，迦毘罗城，自然而有五百园林，忽尔出现。」

「『次有人来，乃至他方五百商主，多赍财宝，来至于此迦毘罗城。」

「『次有人来，乃至将于五百白盖，五百金瓶，粟散诸王，送来奉献，并复遣人，咨白我言：「我等皆待大王教命，依勅而行。」」

「『次有人来，而语我言：「愿王常胜，有万童女，在于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家生。」大师！我于尔时，如是思惟：「我作何乘，将我童子安隐还向迦毘

罗城？」是时空中，有一天舆，七宝所成，非人工造，忽然而现，端正可喜，种种庄严。

「『大师！我于彼时，作是思惟：「谁负此舆？」是时四方自然而有四天子来，来已各各担负宝舆，离地不远，乘空而行。我于尔时，将是童子入于宫殿，覆复思惟：「今我童子，作何名也？」我更思惟：「其生之日，我一切利，自然而成。」我时知己，便作名字，号悉达多。

「『大师！尔时我复于此城内，诸有相师，能占吉凶，一切召唤，示此童子，令其观看：「汝等一切诸婆罗门，为我好观此之童子，有何相貌？复有何怪？」而相师等，闻我语已，共瞻童子，各各相议，而报我言：「大王！汝得大利，如是童子，有大威德，生大王家，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若当有人具足如是丈夫相者，此人则有二种之行：若其在家，必定当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具足，乃至不用一切兵戈，如法治化；若其舍家修学圣道，必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名闻遍满一切世间。」

「『大师！我于尔时，将百味食，设彼一切诸婆罗门，皆悉充足，自恣布施种种衣服。

「『大师！我于彼时，在此城内，所有街巷，四衢道头，皆行布施，须食与食，资财五行，皆持施与，乃至所得诸功德者，回施童子，为供养故。大师！童子在胎初生之时，有如是等种种瑞相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诸如是等在胎生法，我今具白大师令知。今奉大师，如是布施，唯愿大师！领受欢喜。』

「尔时尊者阿私陀仙，从童子父净饭王边，闻此微妙诸瑞相等，生大欢喜，不能自胜。从座而起辞王出宫，步至门外，即以右手，执那罗陀童子左臂，从门隐身，腾虚而行，向南天竺，下阿盘提聚落之时，阿私陀仙语那罗陀童子，作是言：『汝那罗陀童子当知！有佛出现于今世间，汝当彼边，出家学道，修习梵行，久远之时，大得利益，大得安乐。』时阿私陀，覆复思惟：『我灭度后，所有利养，世间名闻，一切皆是那罗童子悉收敛得。是故此之那罗童子，因利养故，世名闻故，尽其道行，不得精进，不得正念，不得信行，于三宝边不能分别，此是佛陀，此是达摩，此是僧伽，是故名闻损彼自身。』

「尔时，尊者阿私陀仙更复思惟：『是净饭王悉达童子，在何国地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在何处转于清净无上法轮？』如是少时思惟讫已，内心明见，知是童子其后于彼摩伽陀国，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波罗[木*奈]国，转于法轮。『我于今者，当应将此那罗童子诣波罗[木*奈]，造一精舍，安置立已，昼日三时，暗夜三时，向彼为其说佛名号，汝那罗陀，佛出于世！汝那罗陀，佛出于世！如是三称，汝应彼边，出家修道，勤行梵行，汝当后时，有大利益，得大安乐。』时阿私陀，作是念已，将那罗陀向波罗[木*奈]，为造精舍，安置立已，昼夜六时，作是唱言：『汝那罗陀，佛兴于世！』昼夜六时，如是三唱：『汝当出家，乃至后时，得大安乐。』时阿私陀如是方便，住世无量而取寿终。」

「时阿私陀命终之后，其那罗陀侍者童子，于世间中，得大利养，得大名闻。时那罗陀，着世利养，贪名闻故，心不自定，不能增进，以求利养，不知足故，不能自念，不能自信，不能分别，此是佛耶？此是法耶？此是僧耶？彼阿私陀命终之后，时净饭王语诸国师婆罗门言：『大师当知！今此太子，既生王宫，不久必当行于圣行，证得圣道，犹如尊者大阿私陀仙人授记。此言真实，恐当不虚，必应如是。大师！我王种族，若为嗣立，当大损减。』其婆罗门诸国师，报净饭王言：『大王！今者莫作是念，如我授记，此之太子，必当定作转轮圣王。如我等语，终无有异。』」

「时净饭王语国师言：『仁等大师！汝于今者非阿私陀圣师之言，此语虚谬。』时彼国师婆罗门等，更报王言：『彼仙人语，若其不虚，言是实者，大王！今应须作方便，及年少时，增益世事，当观太子，着于何者？渐渐更加，如是则彼自爱家居，不向山林，修于苦行。』」

「时，净饭王复问国师婆罗门言：『此事云何？』时国师等复白王言：『大王！当知，往古诸仙，或饮风露，或食花果，或食根药，着树皮衣，少欲知足。彼等诸仙，犹爱俗事，一着于世，尚生放逸。况复太子，日日习近，一切诸根，自然染着。以王势力具足功德，住在家内，能舍出家，无有是处。』时净饭王复作是言：『此事如是，如大师语，世间亦有方便之事，如大师说。但彼大仙阿私陀说，必不虚言，是故我心常生疑惑。』时净饭王思惟如是未来之事，心疑犹豫，即集群臣诸释种族，而告之言：『我勅汝等！若见太子增长之时，莫向彼前说阿私陀授记之事。所以者何？太子若闻如此语者，其喜不舍菩提之心。』」

「时，净饭王复更重告诸臣等言：『卿诸臣等！为我太子，国内所有禁系囚徒，皆悉放赦，令得解脱，乃至一切诸禽兽等，亦并放舍。』复告国师婆罗门言：『大师！若知所有精进婆罗门等，或百或千，聚集之处，随意所须，悉皆布施。所有天祠及神庙堂，皆令修治，依法祭祀，为我太子，令得大福。』尔时国师婆罗门等，即依王命，四方召得三万二千诸婆罗门，日别令入净饭王宫，所有资财，悉持布施，满七日夜，所有功德，回施太子，愿令增进。而有偈说：

「『净饭王心大欢喜，	以生福德太子故，
一切群臣皆聚集，	天下囚系普放恩，
诞育既称适本心，	殷重欲为作生法。
持彼百千乳牛犊，	皆金装角银饰蹄，
年齿悉壮毛色鲜，	各各从犊随其后，
肤体充肥多乳汁，	一头一捋得十斗，
更有无量种珍奇，	钱财谷帛诸杂物，
为令太子增益故，	布施于彼婆罗门。』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姨母养育品第十

「尔时太子既以诞生，适满七日，其太子母摩耶夫人，更不能得诸天威力，复不能得太子在胎所受快乐，以力薄故，其形羸瘦，遂便命终。

「（或有师言：『摩耶夫人，寿命算数，唯在七日，是故命终。虽然但往昔来常有是法，其菩萨生满七日已，而菩萨母皆取命终。何以故？以诸菩萨幼年出家，母见是事，其心碎裂，即便命终。』）

「（萨婆多师复作是言：『其菩萨母，见所生子，身体洪满，端正可憇，于世少双，既覩如是希奇之事未曾有法，欢喜踊跃，遍满身中，以不胜故，即便命终。』）

「尔时，摩耶国大夫人命终之后，即便往生忉利天上。生彼天已，即有胜妙无量无边诸天婁女，左右围绕，前后翼从，各各持于无量无边供养之具、曼陀罗等，诣菩萨所，处处遍散。为欲供养于菩萨故，从虚空下，渐渐而坠到于人间净饭王宫。到王宫已，语净饭王，而作是言：『大王！当知，我得善利，善生人间，我于往昔，胎怀于彼清净众生大王童子，满足十月受于快乐，今我生于三十三天，还受快乐如前不异，彼乐此乐，一种无殊。大王！从今已往，愿莫为我受大忧苦。从今已去，我更不生。』时彼摩耶，即以天身而说偈言：

「『一切怨亲平等心， 精进勇猛无暂息，
善思真如实谛理， 念无错乱有始终。
形体炳着真金容， 诸根寂静善调御，
我子巧能说诸法， 善行顶礼最胜尊。』

「尔时摩耶说此偈已，即便隐身忽然不现，还彼天宫。

「时，净饭王见其摩耶国大夫人命终之后，即便唤召诸释种亲年德长者，皆令云集，而告之言：『汝等眷属并是国亲，今是童子婴孩失母，乳哺之寄将付嘱谁，教令养育使得存活？谁能依时看视瞻护？谁能至心令善增长？谁能怜愍，爱如己生，携抱捧持？以慈心故，功德心故，欢喜心故。』时有五百释种新妇，彼等新妇各各唱言：『我能养育，我能瞻看。』时释种族语彼妇言：『汝等一切，年少盛壮，意耽色欲，汝等不能依时养育，亦复不能依法慈怜；唯此摩诃波阇波提，亲是童子真正姨母，是故堪能将息养育童子之身，亦复堪能奉事大王。』彼诸释种一切和合，劝彼摩诃波阇波提，为母养育。

「时，净饭王即将太子，付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以是太子亲姨母故，而告之言：『善来夫人！如是童子，应当养育，善须护持，应令增长，依时洗浴。』又别简取三十二女，令助养育，以八女人拟抱太子，以八女人洗浴太子，以八女人令乳太子，以八女人令其戏弄。

「其净饭王，产生二子；一者太子，字悉达多；二名难陀。

「其白饭王，亦有二子：第一名难提迦，第二名为婆提唎迦。

「其斛饭王，亦有二子：第一名阿难多，第二名为提婆达多。

「甘露饭王，亦有二子：第一名为阿尼卢豆，第二名为摩诃那摩。

「净饭王妹，名阿弥多质多[口*逻](隋言甘露味)，生于一子，名为底沙。

「是时摩诃波阇波提，太子姨母，白净饭王作如是言：『谨依王勅，不敢乖违。』时波阇波提依于王命，养育太子。譬如日月，从初一日，至十五日，清静圆满，养育太子，亦复如是，渐渐增长。又复譬如尼拘陀树，得种好地，而渐增长，后成大树，太子如是，日日增长。从其太子出生已来，净饭王家，日日增长一切财利，金银珍宝，二足四足，无所乏少，而说偈言：

「五谷及财宝， 金银诸衣服，
或造或不造， 自然得充足。
童子及慈母， 奶酪酥常丰，
慈母少乳者， 悉皆得盈溢。」

「时，净饭王所有怨讎，自然皆悉生平等心，平等心已，渐生亲厚。既生亲厚，共王同心，即便牢固，一心一意，同愿同行，风雨随时，无诸灾雹，亦无扰乱。少种多收，彼诸苗稼，一切药草，树木园林，随色长色，诸香丰足，随味具味，依限成熟，终不过时，皆是太子威德力故。一切城内，所怀妊者，安隐得生。又诸人民，无众疫横，亦无夭死，以此太子威德力故。侧近所有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各各自守，不相求及，无此求彼，彼当与我，设令因事，所须少多，贷换假借，彼应多与，不生是念，须若干者，即与若干。城内人民，各各相尊，孝养父母，敬事师长，以是太子威德力故。亦如往昔，如法行行，一切诸王，人民士庶，皆依法行，悉持十善，具足而行，国内无怖，五谷丰登，远离饥俭。如是如是，净饭王国，一切境内，无有饥俭，亦无惊怖。五谷丰饶，一切人民，如法而行，种种布施，作诸功德。造诸园林，造诸大义井泉池渠，皆悉自现。天舍庙堂，曹局省府，皆亦自然。人无枉横，一切人民，皆并欢喜，犹如天上，无有差殊。以于太子威德力故，如是诸事，莫不成就。如偈所说：

「『人民顺尊教， 不慳亦不惜，
无不如法行， 慈心不起杀。
饥渴既得解， 饮食皆充足，
一切悉欢喜， 并受如天乐。』」

「时，净饭王过轸宿辰，取角宿日，为太子作众宝璎珞，所谓手腕指胫，钏钁首饰，杂宝胜妙，华鬘颈系。种种璎珞，珠玑印文，指环臂璩腰佩，金缕为带，金铃宝网，种种摩尼，为庄严具，靴履革屣，杂宝庄严，其天宝冠，最胜殊妙。复有五百释种诸亲，为于太子，各造一具，杂妙璎珞，如上庄严，作已将诣净饭王所，而白王言：『善哉大王！我等所造，此妙璎珞，七日七夜，唯愿大王！以此璎珞，庄严太子，当令我等不空疲劳。』时，净饭王于其晨朝鬼宿之日，共一国师婆罗门，名优陀耶那，是优陀夷比丘之父，并及五百诸婆罗门，皆唱是言：『甚大吉祥。』共将太子，至彼一园，名曰无垢清净庄严。往昔已来，贵之如塔。时彼园内，复有无量无边百千一切众生，男子妇人，童男童女，相唤云会，集聚彼园，欲观太子。复更别驾一乘大车，载置种种璎珞金银饮食衣服，悉令充备，于迦毘罗城内，街术四衢道头，及诸小巷，诸如是处，设大布施，高声唱言：『凡所须者，皆悉给与。』如是驾在太子前行。复有八千杂种音乐，作种种声，虚空自雨无量无边杂妙花雨。复有无量百千诸女，皆以种种诸宝璎珞，庄饰其身，在于阁上，或在高台，或在却敌，或在城头，及女墙边，或城楼上，或窗牖中，或居堂脊，或立屋头，手执诸华，观看太子，以花逆散于太子前。复有八千诸天宝女，手执扫箒，身体庄严，在太子先，耘除道路。一切释种眷属诸亲，并悉在于净饭王侧及太子前，次第而行。

「是时摩诃波阁波提，怀抱太子，安置膝上，坐辇乘中。如是种种无量无边庄严备已，将引太子，往诣彼园。尔时，国师优陀夷父，共彼五百诸婆罗门，人人各以无量无边吉祥之言，称赞太子。持诸璎珞，系太子身。系璎珞已，太子身相，皆悉隐障，彼之璎珞，并各昏暗，无复精光，犹如聚墨，不能照耀，无复光显。譬如无价阎浮檀金，欲于其边安置丸炭。如是如是，彼诸璎珞，系太子已，犹如昼萤，不能自现，所有璎珞，至太子身，不显不现，不照不曜，亦复如是。时彼人众，见此太子，有如是等希奇之事未曾有法，各各唱言：『呜呼呜呼！希有希有！』各各欢笑，人人拍手，歌舞叫啸，掷弄衣裳。

「时彼园内，有一天神，名曰离垢，然彼天神，在于虚空，隐身不现，而说偈言：

「『假使此大地， 及城邑聚落，
 山河诸树木， 皆成阎浮金。
 佛一毛孔光， 具足威德相，

翳彼如聚墨， 百福庄严满。
璎珞光相灭， 若人具诸相，
第一胜报果， 不须璎珞严。』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即持种种无量天花，散太子上，还其本宫。

「尔时，释种诸亲族等，即持无价碎末栴檀及细磨者，杂色牙席，杂种诸药具满诸器，持与太子，令庄严身。复持鹿车，真金为舆，种种船舫，诸杂野兽，乃至马驹，杂宝所作，具施太子，恣令嬉戏。具足八年，如是欢乐，娱乐太子，增长养育。然其不似世之婴孩流涕不净，无诸粪秽，亦不呱啼呻吟嘔缩，不饥不渴，诸母养育常生欢喜。

「时，净饭王作是思惟：『今我太子，端正少双，未知其力，竟复何如？今可试看验其强弱。』尔时，大王即共无量释种童子，同坐饮食，持一纯金雕镂之钵，盛欢喜丸，具足充满，复以真金作诸环锁，置诸一切众童子前，教令争食。又复聚于诸小白象，令与童子共相竞食，语诸一切众童子言：『汝等当知！如是白象，将夺汝食。』时诸童子断众白象争力不如，遂令象食，然后始语太子令知：『太子！汝食今被他夺。』是时太子，即以两手执彼金钵，出少身力而坏彼锁，令象却顿不如太子。

「时，净饭王复为太子，多集羝羊安置宫内，为令太子生欢喜故。真金为鞍，杂宝庄饰，种种璎珞，以严其身，金罗网覆。是时太子，乘彼羊车，至于园林。及其亲叔，甘露饭等，自余诸释，各为诸子庄诸羝羊，具足如前。彼诸童子，亦乘羊车随意游戏。

佛本行集经习学技艺品第十一

「时，净饭王知其太子年已八岁，即会百官群臣宰相，而告之言：『卿等当知！今我化内，谁最有智？谁具技能，种种悉通，堪为太子作于师匠，教使学书及余诸论？』时诸臣等，即报王言：『大王！当知，今有毘奢婆蜜多罗，善知诸论，最胜最妙，如是大师，堪教太子种种书论。』时，净饭王即遣使人召彼毘奢婆蜜多罗，而告之言：『尊者大师！汝能为我，教此太子一切技艺诸书论不？』时蜜多罗报言：『大王！谨依王命，我今堪能。』时净饭王心生欢喜，即占好日善宿吉时，共大释种耆旧有德，令其庄饰一切礼仪，种种所须悉令充备。复严五百诸释种童，前后左右周匝围绕，更复别有无量无边童男童女，随从太子，将升学堂。

「时彼大师毘奢蜜多，遥见太子威德力大，不能自禁，遂使其身，从座忽起，屈身顶礼于太子足，礼拜起已，四面顾视生大羞惭。时蜜多罗，生惭愧已，于虚空中，有一天子，名曰净妙，从兜率宫，共于无量无边最大诸天神王，恒常守护是太子者，在彼虚空，隐身不现而说偈言：

「『世间诸技艺， 及余诸经论，
 此人悉能知， 亦能教示他。
 是胜众生者， 随顺世间故，
 往昔久习来， 今示从师学。
 出世所有智， 诸谛及诸力，
 因缘所生法， 生已及灭无。
 一念知彼等， 名色现不现，
 犹尚能证知， 况复诸文字。』

「尔时天子说此偈已，以种种华，散太子上，即还本宫。时，净饭王即持种种无价珍宝，以用布施诸婆罗门，复持种种百味饮食，施設众座诸婆罗门，将是太子，付彼大师毘奢蜜多，留诸乳母，令侍太子，即还王宫。

「尔时，太子既初就学，将好最妙牛头栴檀，作于书板，纯用七宝庄严四缘，以天种种殊特妙香涂其背上，执持至于毘奢蜜多阿闍梨前，而作是言：『尊者闍梨，教我何书(元少一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佉卢虱咤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莲花)、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伽罗书(隋言吉祥)、耶寐(亡毘反)尼书(隋言大秦国书)、鸯瞿梨书(隋言指书)、耶那尼迦书(隋言馱乘)、娑伽婆书(隋言犍牛)、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毘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毘荼国书(隋云南天竺)、脂罗低书(隋言裸形人)、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伽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算计)、阿婆勿陀书(隋言覆)、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毘耶寐奢罗书(隋言杂)、陀罗多书(乌场边山)、西瞿耶尼书(无隋言)、珂沙书(疏勒)、脂那国书(大隋)、摩那书(斗升)、未荼叉罗书(中字)、毘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花)、提婆书(天)、那伽书(龙)、夜叉书(无隋语)、干闥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娄罗书(金翅鸟)、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伽书(大蛇)、弥伽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乌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鬻多罗拘卢书(须弥北)、逋娄婆毘提呵书(须弥东)、乌差波书(举)、膩差波书(掷)、娑伽罗书(海)、跋闍罗书(金刚)、梨伽波罗低梨伽书(往复)、毘弃(音牒)多书(食残)、阿[少/兔]浮多书(未曾有)、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伽那那跋多书(算转)、优差波跋多书(举转)、尼差波跋多

书(掷转)、波陀梨佉书(足)、毘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句)、耶婆陀输多罗书(增十句已上)、未荼婆晒尼书(中流)、梨沙耶娑多波侈比多书(诸仙苦行)、陀罗尼卑叉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叉尼书(观虚空)、萨菴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果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娄多书(一切种音)。』

「尔时太子说是书已，复咨蜜多阿阇梨言：『此书凡有六十四种，未审尊欲教我何书？』是时毘奢婆蜜多罗，闻于太子说是书已，内心欢喜，悦豫熙怡，密怀私惭，折伏贡高我慢之心，向于太子，而说偈言：

「『希有清静智慧人， 善顺于诸世间法，
自己该通一切论， 复更来入我学堂。
如是书名我未知， 其今悉皆诵持得，
是为天人大尊导， 今复更欲觅于师。』

「尔时，复有五百释种诸臣童子，俱共太子，齐入学堂学书唱字，以是太子威德力故，复有诸天神力加故，诸音响中出种种声。

「唱阿字时，诸行无常，出如是声。

「唱伊字时，一切诸根门户闭塞，出如是声。

「唱优字时，心得寂定，出如是声。

「唱[嘌-示+土]字时，诸六入道皆证知故，出如是声。

「唱呜字时，当得渡于大烦恼海，出如是声。

「唱迦字时，当受诸有业报所作，出如是声。

「唱佉字时，教拔一切烦恼根本，出如是声。

「唱伽字时，十二因缘甚深难越，出如是声。

「唱[口*恒]字时，诸无明盖覆翳甚厚，当净除灭，出如是声。

「唱俄字时，如来当得成佛道已，至余诸方，恐怖众生施与无畏，出如是声。

「唱遮字时，应当证知四真圣谛，出如是声。

「唱车字时，今者应当所有谄曲邪惑意迷皆悉除灭，出如是声。

「唱阁字时，应当超越出生死海，出如是声。

「唱社字时，魔烦恼幢当碎破倒，出如是声。

「唱若字时，当令四众皆顺教行，出如是声。

「唱咤字时，其诸凡夫一切众生，处处畏敬此言无常，出如是声。

「唱咤字时，应当忆念此之咤字，若根纯熟不闻诸法即得证知，出如是声。

「唱荼字时，应当得彼四如意足即能飞行，出如是声。

「唱[口*荼]字时，作合欢华如[口*荼]言语，散唱诸行及十二缘生灭之法无常显现，出如是声。

「唱拏字时，其得道人受利养时，无一微尘等诸烦恼而不散灭，堪应他供，出如是声。

「唱多字时，当向苦行，出如是声。

「唱他字时，一切众生其心若斧，诸尘境界犹如竹木，当作是观，出如是声。

「唱陀字时，当行布施行诸苦行即得和合，出如是声。

「唱咄字时，当有法声，出如是声。

「唱哪字时，当须用彼食饮活命，出如是声。

「唱簸字时，真如实谛，出如是声。

「唱颇字时，当得成道证于妙果，出如是声。

「唱婆字时，解一切缚，出如是声。

「唱嚧字时，说世间后更不受有，出如是声。

「唱摩字时，说诸生死一切恐怖最为可畏，出如是声。

「唱耶字时，开穿一切诸法之门为人演说，出如是声。

「唱啰字时，当有三宝，出如是声。

「唱逻字时，断诸爱枝，出如是声。

「唱婆字时，断一切身根本种子，出如是声。

「唱[口*奢]字时，得奢摩他、毘婆舍那，出如是声。

「唱沙字时，当知六界，出如是声。

「唱娑字时，当得诸智，出如是声。

「唱喞字时，当打一切诸烦恼却，出如是声。

「尔时，彼诸五百童子，作如是唱诸字门时，以是太子威德力故，兼复诸天护持所加，出于如是微密秘奥诸法门声。

「时，净饭王又复集聚群臣议言：『卿诸臣等！一切谁知，何处有师，最便武技善巧军戎兵仗智略，堪教于我悉达太子？』时诸臣等，奉报王言：『大王！当知，此处有释，名为善觉，其善觉子，麤提提婆(隋言忍天)，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十九种，善巧善妙，技术精微，所作轻便，劲捷剿勇。二十九者，所谓腾象跨车，跳坎越马，射妙走疾，志猛性刚，身体轻便，所为谛审，善能调习，捉象搭钩，巧解安施，掷象羸索，又工将养，饮饲畜生，处分指撝，善总兵马，谙练曲直，斜正山川，手握拳牢，脚踏地稳，梳头结髻，靳固甚牢，能破能开，能劈能斩，射不虚落，挽[革*印]无双，遥闻响声，射即悬着，所放之处，箭入甚深，黠慧聪明，辞清辩捷，谋谟策算，巧解多知，讨古论今，方便善诈。诸如是等，所有兵家秘要神能，悉皆通达，唯应是彼乃可堪教大王太子一切戎技。』

「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心大欢喜，即勅诸臣，令唤忍天。其忍天至，王勅之言：『麤提提婆！汝能教我悉达太子戎仗智不？』是时忍天，即白王言：『臣甚能教。』王复勅言：『汝若知时，好教我子，令得成就。』时，净饭王为于太子，欲游戏故，造一园苑，名曰勤劬。是时太子，入彼苑内，游戏欢娱，或令按摩。时彼五百诸释种臣，悉为其儿，各造园苑，拟以戏笑，按摩遨游。时忍提婆，将引太子入勤劬园，教戎仗智；彼诸释种，各各自入其

园苑中，游戏学习。时忍提婆，将其数种兵戎器仗，欲教太子。太子见已，悉皆弃舍，即语忍天，作如是言：『汝教其余诸释种子，我自解此，不须更学。』时忍提婆，即以教于其余释种此戎仗智。而彼学已，不久人人悉得成就二十九种，并皆通达。所谓腾跳白象车马，乃至挽强，于一切处，皆成就得最第一智，轻便最能，聪明智慧。又如是等诸王技中，最善最胜，所谓书算，解诸计数，雕刻印文，宫商律吕，舞歌戏笑，[马*((乖-北+(人*人))/山)](士洽反)[齿*咸](鱼洽反)漫谈，或造诸珍，瓌奇异宝，染衣出色，图畫草叶，种种诸事，和合熏香，或弄手笔，草正诸书，能制文章，又复能于白象背上，能回能转，旋鞍骗(芳面反)马，所有象驼，头项尾脚，种种诸技，并悉便能。又于车边，亦善巧弄，出诸异法，刀槊弓箭，身中得悉，意气容与，相扑拗腕，掬力称斤，按摩筑挤(耻皆反)，拗胫搦臂。能掷能走，乃至不空，及闻声射，入[革*印]挽强，箭连如雨。太子于此，一切诸技，皆悉弃舍，更不肯学，云：『我自解，何假须教？』复欲教习诸王要法，所谓天文祭祀占察，悬射前事，谬语巧诵，知诸兽音，达于声论，造作诸技，因伎报答，呪术杂事，十余种名，治化古先，一切书典，教于太子，及自他释亦如是教。又复世人，积年累月所学问者，或成不成，彼等众技，一切诸论，太子能于四年之中，及余释种，皆悉学得通达无碍，一切自在。是时忍天，即为太子，而说偈言：

「『汝于年幼时，安庠而学问，
不用多功力，须臾而自解。
于少日月学，胜他多年岁，
所得诸技艺，成就悉过人。』」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二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游戏观瞩品第十二

「尔时，太子生长王宫，孩童之时，游戏未学，年满八岁，出合诣师，入于学堂。从毘奢蜜及忍天所，二大尊边，受读诸书，并一切论，兵戎杂术，经

历四年，至十二时，种种技能，遍皆涉猎。既通达已，随顺世间，悦目适心，纵情放荡，驰逐声色。曾于一时，在勤劬园，遨游射戏，自余五百诸释种童，亦各在其自己园内，优游嬉戏。时有群鴈，行飞虚空，是时童子提婆达多，弯弓而射，即着一鴈。其鴈被射，带箭遂堕悉达园中。时太子见彼鴈带箭被伤堕地，见已两手安徐捧取，取已加跌，安鴈膝上，以妙滑泽柔润水波，万字轮文，福德之手，细软犹如芭蕉嫩叶，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于其疮。是时提婆达多童子，遣使人来语太子言：『我射一鴈，堕汝园中，宜速付来，不得留彼。』是时太子，报使人言：『鴈若命终，即当还汝；若不死者，终不可得。』时提婆达多，复更重遣使人语言：『若死若活，决须相还，我手于先，善巧射得，遇堕落彼，云何忽留？』太子报言：『我已于先摄受此鴈。所以然者，自我发于菩提心来，我皆摄受一切众生，况复此鴈而不属我。』以是因缘，即便相竞，集聚诸释宿老智人，判决此事。是时有一净居诸天，变身化作老宿长者，入释会所，而作是言：『谁养育者？即是摄受。射着之者，即是放舍。』时彼诸释宿老诸人，一时印可，高声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达多童子，共于太子，最初构结怨讎因缘。

「复有一时，其净饭王，共多释种诸童子辈，并将太子，出外野游，观看田种。时彼地内所有作人，赤体辛勤而事耕垦，以牛縻系，彼犁[辐-田+回]端，牛若行迟时时摇掣，日长天热，喘吓汗流，人牛并皆困乏饥渴。又复身体羸瘦连骸，而彼犁伤土墾之下，皆有虫出。人犁过后，时诸鸟雀，竞飞下来，食此虫豸。太子覩兹犁牛疲顿，兼被鞭撻，犁[辐-田+回]研领，鞅绳勒咽，血出下流，伤破皮肉。复见犁人，被日炙背，裸露赤体，尘土垒身，鸟鸟飞来，争拾虫食。太子见已，起大忧愁。譬如有人见家亲族被系缚时，生大忧愁，太子怜愍彼诸众等，亦复如是。见是事已，起大慈悲，即从马王捷陟上下，下已安庠经行，思念诸众生等，有如是事，即复唱言：『呜呼呜呼！世间众生，极受诸苦，所谓生老及以病死，兼复受于种种苦恼，展转其中，不能得离。云何不求舍是诸苦？云何不求厌苦寂智？云何不念免脱生老病死苦因？我今于何得空闲处，思惟如是诸苦恼事？』

「时净饭王观田作已，共诸童子还入一园。是时太子，安庠瞩目，处处经行，欲求寂静。忽见一处有阎浮树，条干滑泽，端正可怜，鬱蓊扶疎，人所乐见。见已即语诸左右言：『汝等诸人！各远离我，我欲私行。』是时太子，发遣左右，悉令散已，渐至树下。到树下已，即于草上，加跌而坐，谛心思惟众生有于生老病死种种诸苦，发起慈悲，即得心定。彼时即便离于诸

欲，弃舍一切诸不善法。思惟境界，分别境界，欲界漏尽，即得初禅。『我身亦自有如是法，未免此法，未度此轮。』当思惟时，有五神仙，飞腾虚空，自在而行，有大威德、有大势力，具足巧通毘陀之论，善解诸术，从南向北，经彼园林阎浮树上，而欲飞过，即不能去。各相谓言：『我等往昔，去来自恣穿过须弥，出诸神通，种种示现，乃至到于毘沙门宫大天王所，或至阿罗迦盘多城，亦能穿过彼城，多有种种夜叉诸恶神等，我亦曾经彼上飞过。而此树端，我亦曾经无量过度，不曾有碍，不失神通。今日以谁威德力故，令于我等退失神通，不能得过？』彼等仙人，即观其树，遂见太子，在树阴下，加趺而坐，威光巍巍，显赫难观。彼等见已，作是思惟：『此坐是谁？将非是彼大梵天王世间之主，或复是彼吃萨那天欲界之主，或天帝释，或毘沙门大库藏主，或月天子，或日天子，或复是于转轮圣王，或此坐者，得非是佛出现世乎？然今此人，威德甚大。』

「尔时，彼林守护之神，告诸仙言：『诸仙人辈，此非大梵世间天主，非吃萨那欲界之主，亦非天帝及毘沙门库藏之主，亦复非是日月天子；此之太子，名悉达多，是净饭王，释种童子。诸仙当知！大梵天王，所有威德，其吃萨那天主、帝释、毘沙门王库藏之主，月天日天、转轮圣王，诸威德等，比悉达多太子所有一毫威德，彼诸威德，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是故汝等，至此树林，欲上飞过，神通有限，不能得度。』时彼诸仙，闻护林神如是语已，从虚空下，住太子前，各各说偈，赞叹太子。时一仙人，而说偈言：

「『世间烦恼火炽然， 此能出生法池水，
 既得如是微妙法， 灭彼烦恼火烬无。』」

「复有一仙而说偈言：

「『世间愚痴甚黑暗， 此能出生智慧光，
 既得如是微妙法， 照彼昏盲一切世。』」

「复有一仙而说偈言：

「『忧恼旷野大泽中， 此大驮乘能胜致，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度三有诸众生。』」

「复有一仙而说偈言：

「『一切世间烦恼缠， 此能方便令解脱，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脱一切诸结羈。』

「复有一仙而说偈言：

「『世间所有生死痼， 此大医师能救疗，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治一切生死疣。』

「时诸仙人，各各说偈叹太子已，接足顶礼，右绕三匝，飞腾虚空，相随而去。时，净饭王须臾之间，不见太子，心内即生不喜不乐，而问人言：『我之太子，今在何处(此上两句梵本重称)？忽然不见。』是时诸臣，东西南北，交横驰走，寻觅太子，莫知所在。时一大臣，遥见太子，在彼阎浮树阴之下，思惟坐禅，复见一切树影悉移，唯阎浮阴独覆太子。时彼大臣，见于太子有是希奇难思议事，即大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急疾奔驰，走诣王所，至已长跪，依所见事，即说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于， 阎浮树阴下端坐，
 加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耀如日山。
 此实真是大丈夫， 树影卓然不移动，
 唯愿大王自观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犹大梵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释，
 威神巍巍光显赫， 遍照于彼诸树林。』

「时净饭王闻已，即诣阎浮树所，遥见太子在彼树间结加趺坐，譬如黑夜视山顶头，大聚火光出猛明炎，盛德显著炳照巍巍，如重云间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净灯。时王见已，生大希有奇特之心，遍体战惶，身毛悉竖，即头顶礼于太子足，欢喜踊跃，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我此太子大有威德。』说偈赞曰：

「『如夜大火聚山顶， 似秋明月敞云间，
 今见太子坐思惟， 不觉毛张身战栗。』

「时净饭王说偈赞已，更复顶礼于太子足，重说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顶礼千辐胜妙足，
 从生已来至今日， 忽复得见坐思惟。』

「时有擎挟筌蹄小儿，随从大王，啾唧戏笑。有一大臣咄彼小儿，作如是言：『汝小儿辈！幸勿唱叫。』时诸小儿报彼臣言：『何故不听我等喧适？』尔时，大臣即以偈颂答彼一切诸小儿言：

「『日光虽极热猛盛，不能回彼树阴凉，
复有最妙一寻光，盛德世间无有匹。
思惟端坐于树下，不动不摇如须弥，
悉达太子内深心，乐此树阴当不舍。』」

佛本行集经揠术争婚品第十三上

「尔时太子渐向长成，至年十九，时净饭王为于太子，造三时殿：一者暖殿，以拟隆冬；第二殿凉，拟于夏暑；其第三殿，用拟春秋二时寢息。拟冬坐者殿一向暖，拟夏坐者殿一向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其殿调适，温和处平，不寒不热。复于宫内后园之中，堰水流渠，造作池沼，栽蒔种种众杂名花，所谓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物头华、分陀利华，为于太子，作喜乐故。复有无量无边诸人，各自职司侍卫太子，或复有人，按摩太子；或复有人，柔软太子；或复有人，以诸香油，涂茶太子；或复有人，洗浴之时，揩拭太子；或复有人，澡浴之时，供香汤者；或有染发梳头髻者；或复有人，执镜照者；或执涂香，或执眼药，或复有执熏衣香者；或执牛黄，或执华鬘，或复有执种种杂色微妙衣服，立太子前，常拟供奉。太子著者，其衣悉是迦尸迦衣，执已曲躬，须者即进。其太子父输头檀王所著衣里若迦尸迦，外表则用其余诸物，太子不然，所服之衣，内外悉用迦尸迦。作太子左右及执作人、僮仆男女、诸后从等，皆悉餽以粳粮之饭，杂肉蜜酱，或臠或羹。太子一身，别置妙好香美粳粮，精细拣择，羹臠杂奠，百味兰肴，种种珍羞，及诸饼果。如是无量，日别恒常，昼夜修营，各皆新造，以拟太子。又持白盖，覆太子上，或畏夜戏零露风霜，或复昼游尘埃日照。

「时净饭王既见太子年渐向大，心中复忆阿私陀仙授记之语，集诸耆旧释种大臣，而作是言：『汝等亲族！曾闻知不？我此太子，初生之时，召诸解相及婆罗门阿私陀等，皆记之言：「其若在家，定当得作转轮圣王，若舍出家，必得成就于无上道。」而我等今作何方便，令此童子得不出家？』诸释亲族即报王言：『大王！今当速为太子别造宫室，令诸婣女娱乐嬉戏，是则太子不舍出家。』而有偈说：

「『阿私陀所记， 决定无移动，
诸释劝立殿， 望使不出家。』

「『如是方便，我等释种，可得兴盛，能令一切恭敬尊重，不为粟散诸王所欺。』时净饭王复语释种诸亲族言：『汝等当观，谁释女堪与我太子悉达为妃？』尔时，五百诸释种族，各各唱言：『我女堪为太子作妃(上两句梵本悉再称，今略)。』

「时净饭王复自思惟：『若我今日，不共太子如是筹量，忽取他女与其作妃，脱不称可则成违负；若我今共太子语论，太子意深，终不肯道。我今狐疑，作何方便？』复更思惟：『我今可以种种杂宝，作无忧器，持与太子，令太子用施诸女人，密遣使覘观察其意，看于太子眼目瞻瞩在于谁边，我即媵取，与其作妃。』

「时净饭王即遣造作杂宝玩弄无忧之器，所谓金银种种杂饰，造已即于迦毘罗城，振铎唱言：『从今已去，至七日来，我太子欲见于释种一切诸女，见已欲施一切杂宝种种玩弄无忧之器，城内所有一切诸女，悉可来集于我宫门。』

「尔时，太子六日已过，至第七日，于先出在王宫门前，据筌蹄坐。是时城内一切诸女，皆以种种杂宝璎珞，各严其身，来集宫门，欲见太子，复欲受取种种诸宝无忧之器。是时太子见诸女来，即持种种宝器，施与彼等诸女，从四方来见太子者。以是太子威德大故，诸女不能正看太子，但取宝器，各各低头速疾而过。宝器尽已，最后有一婆私咤族释种大臣摩诃那摩，其女名为耶输陀罗，前后侍从众多婢媵，围遶而来。遥见太子，峨峨注睛，举目雅步，瞻观直眄，目不斜[门@视]，渐进前趋，来近太子。如旧相识，曾无愧颜，即白太子，作如是言：『太子！今可与我杂宝无忧器来。』太子报言：『汝来既迟，皆悉施尽。』彼女复更白太子言：『我有何过？汝今欺我不与宝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后来，自不及耳。』是时太子指边有一所著印环，价直百千，从指脱与耶输陀罗。耶输陀罗白太子言：『我于汝边可止直于尔许物耶？』太子报言：『我之所著，自余璎珞，任意所取。』彼女白言：『我今岂可剥脱太子？只可庄严于太子身。』语于太子，作是言已，心不喜欢，即回还去。」

尔时，世尊成道已后，尊者优陀夷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在王宫时，将身一切无价璎珞，脱持施与耶输陀罗，不能令彼心生欢喜？」

佛告尊者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至心谛听！我当说之。耶输陀罗非但今世与其瓔珞令不欢喜，其往昔来，曾因少缘生瞋恨故，虽复多种珍宝布施，犹不欢喜。」

优陀夷言：「甚奇世尊！此事云何？愿为我说。」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我念往昔无量世时，迦尸国内波罗[木*奈]城，时有一王，信邪倒见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愆，父王駮摈令出国界，渐渐行至一天寺中，共妇相随居停而住。时彼王子所将食粮，皆悉罄尽，王子游猎，杀捕诸虫以用活命。所猎之处，见一鼯虫，趁而杀之，即剥其皮，内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尽。是时王子语其妇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妇即便取水。妇去已后，王子饥急，不能忍耐，即食鼯肉，一切悉尽，不留片残。时王子妇取水回还，问其夫言：『此中鼯肉，今在何处？』王子报言：『鼯忽然活，今已走去。』其妇不信：『何忽如是？鼯煮已熟，云何能走？』妇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饥急食尽，诳我言走。』情怀瞋恨，心常不欢。于后数年，其父命终，时诸大臣即迎王子，灌顶为主。既作王讫，所得众宝，及诸奇珍，种种衣裳，无价之物，皆悉与妃。其妃虽纳，而面颜色，不悦如前。尔时，彼王语其妃言：『我一切宝，无价之物，以持赐妃，何故颜色，而不欢悦，如前不异？』时其夫人即说偈颂，以报王言：

「『最胜大王听， 往昔游猎时，
 执箭或持刀， 射杀野鼯死，
 剥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残， 而诳我言走。』」

告优陀夷：「此汝当知！尔时王者，我身是也；其王后者，今日耶输陀罗是也。我于尔时，少许犯触，续于后时，多以财宝，与望和适，而其怀恨，犹不喜欢。今日亦然，虽将无量诸种钱帛，亦不能令其心欢喜。」

「时净饭王所遣密使察太子者，一心覩于太子眼目其所瞻瞩，共于诸女相当语对，而彼密使委悉皆知。知己实时往诣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有释大臣摩诃那摩，其女后来太子共语，数番往复，兼且微笑，停住少时，调戏言语。太子彼女二颜俱悦，彼此答对，四目相当。』时净饭王闻彼密观如是语已，心内思惟：『太子意欲得彼女耶？』」

「时净饭王看好吉宿良善之日，即唤国师婆罗门来，使向释种摩诃那摩大臣之家，而作是言：『知卿有女，今可与我太子作妃。』是时国师闻王语已，即诣释种摩诃那摩大臣之家，作如是言：『摩诃那摩王勅如是。』时释大臣报国师言：『我释迦法，相承如是，若有技能胜一切者，于彼人边即嫁女与；若无技能，不得与女。大王太子生长深宫，耽媮嬉戏，未曾学习，无有技能，弓射天文，兵书戎仗，一切战鬪，掬力拳搥，悉未工闲，我何故今无艺人边而嫁女与？』」

「是时国师闻是语已，还至王所，将如是语，具白于王。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心怀愁恼，如是思惟：『摩诃那摩此语如法，向我实论无一虚妄。』虽作是念，而王内心，怅怏默然迷闷而住，其状如似坐禅思惟。太子是时，见父王面，失于容色，怅怏不欢，犹如坐禅思惟一种，见是事已，渐至王所，而问王言：『未审父王！以何缘故，如是愁恼，独坐思惟？』作是语已，时净饭王答太子言：『子不须问我如此事。』太子再问，父王重止。太子如是三问：『父王大王！要须报我所以，解我心疑。』时净饭王三见太子问如是事，即向太子如前所说。太子知己，问父王言：『父王颇知，父王城内，有人能出与我共试技艺已不？』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即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即更重审问于太子，作如是言：『善哉太子！汝实能掬诸技艺不？』太子答言：『大王善听！我今实能。大王！但当速集诸释一切童子，共我掬试诸有技艺。』」

「时净饭王勅迦毘罗城内，街巷四衢道头，悉教振铎大声唱令：『从今以去，计至七日，我之储宫悉达太子，今欲出其所有诸技，若有解者，悉令聚集，共掬试看。』时六日过，至第七日，五百释种诸童子等，悉达为首，并皆聚集。聚集讫已，相共出城，至一宽地，是诸童子，出技能处。时释大臣即好庄严耶输陀罗，为上胜塚，作如是言：『谁能善通一切技艺，最胜上者，即以此女与其作妻。』时净饭王共诸释种耆旧长德，于先而至，复有无量无边杂姓男子女人童男童女，皆悉聚集，诣彼试场宽地之所，欲观太子，及诸释种一切童子，掬试技能，谁最为胜？」

「是时有诸释种童子文学快者，先共太子试于手笔，时有释种，相共谓言：『今者宜令毘奢蜜多为作试师。』即语之言：『汝可观察诸童子内手笔谁胜，或复快书疾书善书、解多种书。』尔时，毘奢蜜多大师先知太子于诸书中最胜最上，熙怡微笑而说偈言：

「『一切人间及天上，
所有文字诸书典，
我身及以汝等辈，
人间悉解我试来，
干闥修罗迦楼罗，
太子遍历皆通达。
不知如此书籍名，
定知其胜汝不如。』」

「尔时彼等释种徒众，详共齐白净饭王言：『我今已知，大王太子于书典中，最为胜上。算计须试，得知谁明？』是时众中有一最大算计之师，名頡谁那，一切算计最为第一。时释众唤頡谁那来，将往试验，语言：『尊者！汝好观看诸童子中，是谁算计为最第一？』时太子算，令一释种明了童子对下算筹，而不能供；更二童子下，犹不供；三童子下，亦不能供；乃至一十童子俱下，而亦不供；二十三十、四五十、一百共下，而亦不供；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一时尽下，犹尚不供。是时太子，作如是言：『汝等今算，我当为下。』时一释种童子唱算，太子为下，不能算得。太子复言：『二人双计。』复不能及。太子复言：『乃至一百，一时共计。』犹不能及。太子复言：『汝等何假如是相竞，但此等辈，一切一时各自计唱，我当为下。』时诸释种五百童子，一时俱唱，太子为其一时齐下，如上所数，从于一起，乃至尽数，太子不错，亦复不乱，安庠审谛，次第而下。彼等一切诸释童子，尽力共算，不能及逮悉达太子万分之一。时頡谁那国大算师，心密惊怪，极生欢喜，而说偈言：

「『善哉捷利深忆持，
五百释童称解算，
如是智慧正念心，
是等算师计天下，
汝等默然且禁声，
其既解知如是术，
分明唱下无有错，
一时共对不能当。
算计疾速甚深奥，
巨海滂数悉应知。
不须与彼相掬竞，
应得共我相较量。』」

「时彼释众一切皆生希有之心，从坐而起，合十指掌，顶礼太子，谓悉达多：『太子大胜，真实大胜。』同声复白净饭王言：『善哉大王！大得善利！善生人间。大王今生如是聪睿大福德子、智慧之子。』舌根如是，轻便啖滑，成就口业。时净饭王熙怡微笑，语太子言：『善哉太子！汝今能共此頡谁那大算之师，计算世间方便智能，得相入不？』是时太子答父王言：

『大王我能。』时净饭王语太子言：『汝若能者，当自知时。』时頡谁那大计算师语太子言：『仁者太子！汝知亿上算数已不？』太子答言：『我甚知之。』时頡谁那算师复言：『汝知云何？为我说之。』太子答言：『凡入亿

中算计数者，汝等谛听！我今说之。一百百千，是名拘致(隋数千万)，其百拘致名阿由多(隋数十亿)，百阿由多名那由他(隋数千亿)，百那由他名波罗由他(隋数十万亿)，百波罗由他名[口*恒]迦罗(隋数千万亿)，百[口*恒]迦罗名频婆罗(隋数十兆)，百频婆罗名阿刍婆(隋数千兆)，百阿刍婆名毘婆娑(隋数十万兆)，百毘婆娑名鬻曾伽(隋数千万兆)，百鬻曾伽名婆诃那(隋数十京)，百婆诃那名那伽婆罗(隋数千京)，百那伽婆罗名帝致婆罗(隋数十万京)，百帝致婆罗名卑婆娑他那波若帝(隋数千万京)，百卑婆娑他那波若帝名酰兜奚罗(隋数十姪)，百酰兜奚罗名迦罗逋多(隋数千姪)，百迦罗逋多名酰都因陀罗陀(隋数十万姪)，百酰都因陀罗陀名三蔓多罗婆(隋数千万姪)，百三蔓多罗婆名伽那那伽尼多(隋数十秭)，百伽那那伽尼多名尼摩罗阇(隋数千秭)，百尼摩罗阇名目陀婆罗(隋数十万秭)，百目陀婆罗名阿伽目陀(隋数千万秭)，百阿伽目陀名萨婆婆罗(隋数十壤)，百萨婆婆罗名毘萨阇波帝(隋数千壤)，百毘萨阇波帝名萨婆萨若(隋数十万壤)，百萨婆萨若名毘浮登伽摩(隋数千万壤)，百毘浮登伽摩名婆罗极叉(隋数十沟)，入于如是算计之数，其须弥山若欲算知斤两铢分，悉可得知。自此已上，复有一算，名陀婆阇伽尼民那，此之已上，复有算计，名奢盘尼，此尼已上，复有算名波罗那陀，此上复有算名伊咤，此上复有算名迦楼沙咤啤多，此上复有算名萨婆尼差波。至于此计恒河沙等，一切算数，总览尽收。此上复有算计数，名阿伽娑婆，此数数于一恒河沙亿百千万恒河沙数，计取悉皆总入于此。而于此上，复更有计，名波罗摩[少/兔]毘婆奢。』

「时頽谁那大计算师语太子言：『如是已知；其入微尘数算之计，更复云何？今亦须知。』太子答言：『汝等谛听！我今说之。凡七微尘成一窻尘，合七窻尘成一兔尘，合七兔尘成一羊尘，合七羊尘成一牛尘，合七牛尘成一虬，合于七虬成一虱，合于七虱成一芥子，合七芥子成一大麦，合七大麦成一指节，累七指节成于半尺，合两半尺成于一尺，二尺一肘，四肘一弓，五弓一杖，其二十杖名为一息，其八十息名拘卢奢，八拘卢奢名一由旬。于此众中有谁能知，几许微尘成一由旬(依隋数计得三百八十四里一百三千步)？』时頽谁那大算计师报太子言：『大德仁者！我尚不知如是之数，我今闻说，犹生迷闷，况复自余少智少闻愚痴之人？虽然，唯愿太子为我等说，几许微尘成一由旬？』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三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揲术争婚品下

「尔时，太子报頡谁那大算师言：『汝等谛听！其一由旬，微尘多少，渐渐积满一阿耨婆，如是更复一那由他，更复二十亿那由他百千，复六十亿百千，复三十二亿，复五百千，复一百千。如是等数，微尘多少，总计足满此一由旬。如是次第，展转而数由旬大小。此阎浮提，纵广正等，七千由旬；西瞿耶尼，八千由旬；东弗婆提，九千由旬；北鬱单越，十千由旬。是一三千大千世界由旬之数。纵广如是，次第大小，依此由旬，如是计取，若干百由旬，若干千由旬，若干百千由旬，其一由旬，复有若干微尘之数，总计可得。所以者何？此之计数，过一切数，故名算计，不可数得、不可计知，诸微尘等，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之者。』

「时頡谁那大算计师，及诸释种一切宗族，生大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身上唯留一个单衣，余衣悉解，以施太子。复脱无量无边璎珞，散施太子，而赞叹言：『善哉善哉！太子甚深，快知快解。如是次第，于算计中，太子复胜。所谓书数智计渊玄，太子无比。』彼等诸释，而作是言：『我等已知，今此太子，于书算中，最胜无比。其次戎仗兵法须试，是谁最胜？是谁最胜？』

「尔时彼诸释种宗族，推其姓中一大臣名娑呵提婆，置为证察，而白之言：『大德和上！愿好用心，观何童子武技之中谁最胜妙？所谓不空，及闻声等，射远射刚，挽强牵臂。』

「尔时戏场为阿难陀童子，置立安施铁鼓，去于射所二拘卢奢，以为其表；提婆达多童子所射，安置铁鼓四拘卢奢；乃至为于难陀童子，安置铁鼓六拘卢奢；为于大臣婆私咤氏摩诃那摩，安置铁鼓八拘卢奢。如是次第，自余童子，各各相去，随远及近，安置射表；为于悉达太子，安置十拘卢奢，牢刚铁鼓以为射表。

「时阿难陀弯弓射彼二拘卢奢所置铁鼓纔得中及，以外更远则不能过。提婆达多童子所射四拘卢奢安置之鼓，射而即着，更不能过。

「摩诃那摩大臣所射八拘卢奢铁鼓得着，远不能过。是诸释子，各各所立铁鼓远近悉皆射着，其分已外不能越过。」

「尔时次第至悉达多太子欲射，有司进上所奉之弓，太子暂欲以手施张，按弓强弱，拼弦牢靳，其弓及弦应时碎断。悉达太子即便问言：『此之城内，谁有好弓，堪我牵挽，禁我气力？』时净饭王心怀欢喜，即报言：『有。』太子问言：『大王言有，今在何处？』王报太子：『汝之祖父，名师子颊，彼有一弓，见在天寺，常以香花，而供养之。然其彼弓，一切城内释种眷属，乃至不能施张彼弓，况复牵挽？』太子语言：『大王！速疾遣取弓来。』是时使人，将彼弓来，既至众中先持授于一切释种诸童子辈，所执之者，不能施张，况复欲挽？其后次将付与摩诃那摩大臣，时彼大臣尽其所有一切身力，不能施张彼弓之弦，况复牵挽？然后乃将奉进太子。太子执已，安坐不摇，微用少力，不动身体，左手执弓，右手捋弦，以指纒挽，而拼作声。彼声遍满迦毘罗城，城内所有一切人民，悉皆恐怖，各各问言：『此是何声？』或复有人，从他闻言：『悉达太子取其祖父师子颊王所用之弓，而暂施张牵挽作声。为此因缘，净饭大王将于无量无边诸物，用供太子。』是时太子施张彼弓右手执箭，出现如是微妙身力，牵挽彼箭，平胸而射，过阿难陀及提婆达乃至大臣摩诃那摩三人等鼓，其箭射速十拘卢奢所安置处，皆悉洞过，没于虚空。尔时，诸天在于虚空，而说偈言：

「『如是最胜善地中， 坐于往昔诸佛座，
摩伽陀国人民众， 今覩利箭善胜弓。
六度成就智慧力， 降伏一切诸怨敌，
天魔烦恼及阴等， 当得常乐我净因。
不退菩提真实道， 永断生死苦根栽，
病老忧畏悉蠲除， 证彼涅槃微妙智。』」

「尔时诸天说是偈已，各将种种天妙杂花，散太子上，散已忽然没身不现。是时太子所射之箭，天主帝释从虚空中，秉执将向三十三天。至天上已，为此箭故，于彼天中，建立箭节，常以吉日，诸天聚集，以诸香华，供养此箭。乃至至今，诸天犹有此箭节日。」

「尔时释种诸眷属等，复作是言：『悉达太子射技最远，已胜众人。今更须试射[革*印]之物，是谁能过？』是时彼地，相去不远，自然而有多罗树行。其中或有诸释童子用一箭射，即穿过于一多罗树，或有穿过二多罗树，或三

或四及过五者；是时太子，执箭一射，即便穿过七多罗树，彼箭穿七多罗树已，箭便堕地碎为百段。时诸释种，复更别立铁猪之形，其内或有释种童子，执箭射一铁猪形过，或二三四及过五者；太子执箭一射，便穿七铁猪过。七猪过已，彼箭入地，至于黄泉，其箭所穿，入地之处，即成一井，于今人民，常称箭井。时诸释族，复更立于七口铁瓮，满中盛水，其中或有释种童子，熟烧箭镞极令猛赤，而用射于一铁瓮彻，或二或三止至四五；太子执彼烧热赤箭，一射便过七铁水瓮，去瓮不远，即有一大娑罗树林，其箭过已，悉烧彼林，一时荡尽。时诸释族复作是言：『射[革*印]技能，太子已胜。今复试斫，须一下断。』其中或有诸释种子，手执利剑，一下斫一多罗树断，或二或三，乃至四五；太子之手执于剑已，一下斫七多罗树断，而彼七根多罗之树，虽复被斫，其树不倒。彼诸释种作如是言：『太子不能斫一树彻。』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即便化作大猛威风，吹彼树倒。其次难陀，将一束竹来太子前，其内密置按摩所用铁棒着中，以奉太子。太子见此一束之竹，不谓其间有于铁棒，不用多力，左手执剑，一下斫断，譬如壮士手执利刀斫一茎竹，或斫一箭。如是如是，太子斫彼按摩铁棒，谓言竹束，左手执剑，不用多力，一下斩斫，随时彻过。时诸释种复作是言：『已试斩斫，太子最胜。今复更须作诸象技跳掷上下，谁复为能？』其中复有诸释童子，从象鼻前，跳上象背；或有童子，从脚跳上；或有童子，从尾跳上。其跳上时，或手执持龕大铁棒，或执铁轮，或执铁排，或执戟槊，或执长刀；左执跳上，上已右接，即以掷地。太子跳时偕立却走，脚踏象牙，上于象顶，左手执持种种诸器，或棒或轮，或排或槊，及以长刀，左执右掷，右执左掷，而投于地。诸释种族，既不能及，复作是言：『今须马上，更共相试。』其中或有释种童子，手执槊腾或执箭跳，从于一马，骑第二马，盘槊弄刀；或复以箭，射于指环，或有遇中，或不著者；或有释子，跳过二马，骑第三马，乃至射着及以不着；或跳三马，跳已即便骑第四马，射着不着；或跳四马，骑第五马，及着不着。太子是时，手执于槊，或执弓箭，跳过六马，骑第七马，箭射乃至头发毛端，皆悉得着。如是次第，或于车上，示现轻便，或现筋陡。

「如是种种，或试音声，或试歌舞，或试相嘲，或试漫话戏谑言谈，或试染衣，或造珍宝及真珠等，或画草叶，和合杂香，博弈擣菹，围碁双六，握槊投壶，掷绝跳坑，种种诸技，皆悉备现。如是技能，所试之者，而一切处，太子皆胜。时诸释种复作是言：『我等今知，悉达太子，一切技能，悉皆精胜。今须相扑，得知谁能。』是时太子却坐一面，其诸释种一切童子，双双

而出，各各相扑，如是次第，三十二[番*去]。诸童子等，相扑各休，却住一面。次阿难陀忽前着来，对于太子，欲共相扑，太子始欲手执难陀，太子身力及威德力，而彼不禁，即便倒地。其后次至提婆达多童子前行，以贡高心我慢之心，不曾比数悉达太子，欲共太子掬竞威力，欲共太子一种齐等，挺身起出，巡彼戏场，面向太子，疾走而来，欲扑太子。

「尔时太子不急不缓，安详用心，右手执持提婆达多童子而行，擎举其身，足不着地，三绕试场，三于空旋。为欲降伏其贡高故，不生害心，起于慈悲，安徐而扑卧于地上，使其身体不损不伤。太子复言：『咄汝等辈！不假人人共我相扑，饶汝一切一时尽来共我相扑。』尔时彼诸释种童子，一切皆起僇慢之心，并各奔来，走向太子而欲扑之。是诸童子各以手触，彼等以是太子身力复威德力，各各不禁，皆悉倒地。尔时，彼释一切，皆生奇特之心，各相谓言：『希有希有！从生已来不曾学习，今日乃出于如是等种种诸技。』时彼场内所有人民，观看之者，悉唱呼呼叫唤之声，或出种种诸异音声，弄珠璎珞及衣服等。于上虚空无量诸天，同以一音而说偈言：

「『十方一切世界中，
 悉皆力敌如调达，
 大人威德力无边，
 圣者威神力广大，
 假使不动须弥山，
 并及十方诸山等，
 铁等强[革*印]金刚珠，
 大智力能末如粉，
 所有勇健诸力士，
 不及太子圣一毛。
 暂以手触皆倒地，
 汝等云何欲比方？
 大小铁围甚牢固，
 一触能碎如微尘。
 及以诸余一切宝，
 况复扑此少力人？』

「尔时诸天说此偈已，将种种华散太子上，于虚空中隐身不现。如是次第，悉达太子一切处胜。时净饭王知其太子所有技能，皆悉胜彼一切诸人，自眼既见，心复证知，踊跃喜欢遍满其体，心意适悦，不能自胜。以尊上心，勅唤白象璎珞庄严办具悉竟，而作是言：『我息太子，乘此白象，将入城内。』彼大白象，拟太子乘，从城门出。是时提婆达多童子城外而入，见此白象，而问人言：『此象谁许？欲将何处？』其人报言：『欲将出城拟悉达乘，欲入城内。』时提婆达多以释意气种姓尊豪，我慢兴盛，倚身力强，纵逸放荡，无诸忌惮，兼复妬嫉，于彼象前，少许地走，便以左手，执于象鼻，右手筑额，一下倒地，宛转三匝，遂即命终。白象卧地，塞彼城门众人往来，不通出入道路填咽。调达过已，于后又复有童子至，名曰难陀，相续

而来，欲入城内。见此白象卧在城门，死已大身塞于道路，诸人民过不能得行。即问诸人：『谁作是事？』人辈答言：『此大白象，为于提婆达多所杀，左手执鼻，右手筑额，一下倒地，三旋命终。』难陀思惟：『提婆达多童子试其自身之力，以杀白象，但此象身，极大极羸，污泥城门，妨人出入。』即以右手，执彼象尾，牵取离门，可七步许。其难陀后次太子来，欲入城内，见此白象在于城门，见已借问诸行人言：『谁杀是象？』众人报言：『提婆达多一筑而杀。』太子即言：『提婆达多此为不善，何故杀也？』太子复问：『谁牵离门？』众人复言：『难陀童子以其右手，执彼象尾，而牵离门，至于七步。』太子复言：『善哉难陀！作事善也。』太子思惟：『彼等二人虽能示现其自气力，但此象身，甚大羸壮，于后坏烂，臭熏此城。』作于如是思惟讫已，左手举象，以右手承，从于空中，掷置城外，越七重墙，度七重堑，既掷过已，离城可有一拘卢奢，而象坠地，即成大坑。乃至今者，诸人相传，谄于此处为象堕坑，即此是也。尔时，无量无边百千诸众生等，一时唱言：『希有希有！如是之事，甚大可怪！』各各皆唱：『善哉善哉！大人学士！希有希奇！未曾闻见。』而说偈言：

「『调达筑杀白象已， 难陀七步牵离门，
太子手擎在虚空， 如以土块掷城外。』」

「尔时大臣摩诃那摩，见于太子一切技艺、胜妙智能最为上首，而作是言：『唯愿太子！受我忏悔。我于先时，谓言太子不解多种技巧艺能，令我心疑不嫁女与。我今已知，愿受我女，用以为妃。』尔时，太子占良善日及吉宿时，称自家资而办具度，持大王势、将大王威，而用迎纳耶输陀罗，以诸瓔珞，庄严其身。又复共于五百嫫女，相随而往，迎取入宫，共相娱乐，受五欲乐。是故偈言：

「『耶输陀罗大臣女， 名闻盖国远近知，
占卜吉日取为妃， 迎将来入宫殿内。
太子共其受欲乐， 欢娱纵逸不知厌，
犹如天主憍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戏。』」

尔时，世尊得成道已，尊者优陀夷白佛言：「世尊如来！云何往昔之时，初欲纳于耶输陀罗，不以其生大家故取，不以种姓大故而取，不以富贵多财故取，不以端正华色故取，唯出技艺，而取得彼耶输陀罗，用以为妃？」

是时佛答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至心善听。非但今日耶输陀罗我取之时，不以大姓尊豪故取，乃至不为端正故取，唯用技艺而取得之，往昔亦然。」

优陀夷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说之。」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我念往昔，过于无量无边世时，波罗[木*奈]城有一工巧铁作之师，其有一女，端严可喜，身体正等，面目广平，世所少双，多人敬爱。尔时，彼国波罗[木*奈]城，有一长者，其子可喜端正，如前所说无异。而于一时，其长者子，见彼工巧铁师之女，在于楼上窻内现面，向外观看。彼长者子，见此女已，即生爱心。彼长者子，私心之中，记此女已，速往归家，告其父母，作如是言：『某工巧家，有于一女，我意贪爱，欲取为妻。』彼子父母报其儿言：『汝今不须取此工巧铁师之女污辱我门，我当别觅长者之女，或大臣女，或居士女，与汝为妻。』彼长者子作如是言：『我永不用余人之女以为我妻，我意唯欲取此工巧铁师之女，我若不得此女为妻，必自害身终不用活。』时长长者子父母心愁，畏儿没命，即唤于彼工巧铁师，来至其家，而语之言：『汝所有女，今可嫁与我子为妻。』工巧铁师作如是言：『我今不与非工巧者共作婚姻。』其长者子父母答言：『仁者何用工巧之人共作婚为？莫愁汝女饥寒辛苦不丰衣食。』铁师复言：『虽知如是，但我今觅同类之人，若解工巧，我与彼女；假令无大资财之具，但取彼有工巧之技，随家所办，我即当与。』时长长者子父母，闻彼如是言已，即语其子，如前所说。时长长者子，既共彼女心意相当，兼复足解工巧之事，精心细意，快便作针，即于别时，造作多针，以油脂洗，善好明净，作一大束，置竹筒中，诣向工巧铁师之家。到近巷已，在于道头，唱此偈颂，以卖其针偈言：

「『不涩滑泽铁， 光明洗清静，
巧人所造作， 谁能买此针？』」

「尔时，彼家工巧之女，在于楼上窻门之内，闻长者子说偈卖针，闻已即复以此偈，答长者子言：

「『咄哉狂颠人， 汝甚无心意，
忽来铁师舍， 而唱欲卖针。』」

「时，长者子更复说偈，报彼女言：

「『可喜端正女，
性是巧智人，
汝父若知我，
必将汝妻我，
我实非颠狂，
善能造针作。
妙解如是事，
兼送无量财。』」

「尔时，铁师工巧之女，闻长者子如是语已，速疾而往其父母前，作如是言：『愿耶娘听外有一人，如上说偈。』向父母陈，善解造针，高声唱说。时彼工巧铁师父母，即唤于彼长者子来，入至家内，而问之言：『善哉童子！汝实善解造作针乎？』童子报言：『我甚能为。』铁师复言：『出汝针来，我试观看。』时长者子，从竹筒里拔出一针，示彼铁师，『此是。汝看。』时彼铁师既见针已，作如是言：『善哉童子！汝巧作针，大能穿孔。』时彼童子语铁师言：『此针非是竹筒所出，别更复有胜于此者。』更出一针示彼铁师，铁师看已，复赞叹言：『大能善穿。』童子复言：『非此为好，更有胜者。』第三别复更出一针，以示铁师，铁师如前美言称赞：『善能善穿。』童子复言：『此亦未精，更有胜者。』第四更出一针以示，铁师看已，复赞叹言：『大能造作，大能钻孔。』童子复言：『此犹未善。』更出一针示现，铁师看已复言：『善作善穿。』童子复言：『此非巧者。』第六复出一针以示，铁师复言：『此实最胜，最妙善穿。』时长者子，还取彼针，置于手上，一一次第，下着水中，而针悉浮。时彼铁师，覩是希有未曾见事，欢喜踊跃，向长者子而说偈言：

「『我未曾闻见，
今以欢喜心，
能造如是针，
嫁女与于汝。』」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优陀夷！欲知尔时长者子者，今我身是；工巧之女，今耶输陀罗是。当于尔时，我取于彼以为妻时，不以大家，不以种姓，乃至不以端正故取，但以工巧试验故得。今亦复然，耶输陀罗不以种姓端正故得，乃至以于工巧而得。」

佛本行集经常饰纳妃品第十四上

「尔时，释种所有童子，皆悉端正，殊妙可喜，世间少双，多为众人之所乐见，并皆先通一切诸技，无有能胜。所谓书画算计造印，及闻声着诸神射等，一切悉解，捷利巧智，聪明黠慧。彼童子内，其悉达多最为初首，第二难陀，第三即是提婆达多，唯除于此童子三人，余更无胜。」

「时迦毗罗城内，有一释种大臣，姓檀荼氏，名曰波尼。彼臣大富，钱帛丰饶，资财备具，如法而得，不违理求。五谷七珍，积如山岳，二足四足，象马牛羊，奴婢仆僮，作使受雇，众事自满，皆悉充盈。复更别有无量无边金银、琉璃、摩尼、真珠、车璩、码瑙、珊瑚、虎珀，如是等宝，须者称心，无所乏少。彼之大臣家内，犹如毗沙门宫，无有异也。时彼波尼有于一女，名瞿多弥，彼女端正，可喜少双，不短不长，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伟不纤，处在幼年，为国内宝。时净饭王闻其化内有释大臣檀荼波尼有如是女，闻已选择良善宿日，即唤国师诸婆罗门，使向波尼大臣之家，作如是言：

『闻汝有女，名瞿多弥，彼女今可与我太子悉达为妃。』其难陀父复闻大臣檀荼波尼有女，欲为悉达太子求娉为妃，闻已亦遣使人，语彼檀荼大臣，作如是言：『汝瞿多弥！可与我子难陀作妻，若不与者我必损汝。』提婆达多复闻檀荼波尼大臣有女，欲为悉达太子求娉作妃，彼亦遣使，语檀荼言：

『汝瞿多弥！今可媒嫁与我作妻，若不与我，我当为汝生于大祸。』

「尔时，檀荼波尼大臣如是思惟：『此等三人释种童子，皆悉端正，可喜无双，一切技能并各具足，悉达太子最为第一，其次难陀复为第二，提婆达多即是第三。我唯一女，今若偏与悉达太子，彼二童子必当为我作大怨讎；若与难陀，则为悉达及以提婆作于嫌隙；若与提婆达多童子，则为悉达及以难陀构造怨恶。』是时檀荼波尼大臣如是不悦，忧恼怀愁，颜色不怡，思惟而坐，自念：『我今作何方便？』时瞿多弥见父如是默然而坐，至其父边而作是言：『阿爷今者何故不乐忧愁而坐？』作是语已，其父报女瞿多弥言：

『汝瞿多弥！莫问此事，非尔所知。』其女第二复问父言，其父又报非尔所闻。第三复问，又报如前。乃至第四其女重问：『阿爷必定须语女知，不得藏隐。』尔时，檀荼波尼大臣以女殷勤顾问不已，第四乃报其女是言：『汝瞿多弥！三问于我，汝今谛听，我当说之。今净饭王遣使语我：「知汝有女，名瞿多弥，可嫁与我太子为妃。」难陀童子复遣使来，索瞿多弥持欲作妇：「若不与我，必当损汝。」提婆达多亦遣使人索瞿多弥欲得作妇：「若不与我，要当生祸。」彼三使人如是索汝，我闻愁闷，作是思惟：「与一太子，则二童子与我作怨。」是故我今怏怏不乐，怀愁而坐。』时瞿多弥语其父言：『阿爷莫愁！我当自作智慧方便，必使一人我为作主。事理虽然，阿爷但且放女宽恣，我当自嫁。』

「尔时，檀荼波尼大臣闻瞿多弥作是言已，即奏王知，然后乃于迦毗罗城四衢道头，振铃告白：『一切远近，从今日后，至第七日，释种有女，名瞿多弥，当求自嫁。谁欲取者，过六日后，至第七日，当共集聚。』闻此语已，

至第七日，五百释种诸童子辈，悉达为首，皆悉在于宫门集聚。时净饭王将诸耆旧释种大臣，复有无量无边人众，若男若女、童男童女，并皆集聚在王宫门。是时悉达所有左右，自余童子，所有左右皆共观看，瞿多弥女取谁作夫？

「尔时，释氏女瞿多弥六日已过，至第七日，于晨朝时，澡浴清淨，将好种种微妙之香，用涂其身，着于种种杂色衣服，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复着种种香华之鬘，多将侍从左右围遶。复有乳母及诸宫监，部领导引，前后遮拥，渐至宫门，安庠而行，入宫门内。彼诸释种童子，难陀、提婆达多，最为上首，皆于晨朝，香汤沐浴，以种种香，用涂其身，如前所说庄严之事。唯除悉达不庄严身，服于常服，唯着耳珰，头上三重，细金华鬘。时瞿多弥有一乳母，语瞿多弥作如是言：『女欲取谁以为夫主？』其瞿多弥次第观看五百童子，报乳母言：『阿母当知！此诸童子极大璎珞庄严其身，犹如妇女，我女人意情下所见，此相怯弱，非是男儿大丈夫相，此是妇女媚惑之饰，男儿不假庄严其身。丈夫相者自有服饰，悉达太子自身威光，不以璎珞庄严其身，非假外物用为容饰，自有内润丈夫之相，是故我心乐彼悉达以为我夫。』时瞿多弥右手执持须摩那鬘，遍历大众，向悉达所，到已立住，将此华鬘系悉达颈，擗已抱项，而作是言：『悉达太子！我今取汝以为我夫。』悉达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时，悉达还复将一须摩那鬘，系于彼女瞿多弥颈，作如是语：『我今取汝用以为妃，汝今应当作于我妃。』」

「时，净饭王见于如是希有之事，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时其众中。所有人民，或有心中爱悉达者，彼等一切高声唱唤，跳踯蹀转，大叫大呼，大欢大喜，舞弄珠玑衣冠服饰。自余诸释五百童子，及其左右，彼等眷属，所围遶者，面失颜色，惨惨无光，皆悉不欢，低头赧愧，各怀怅怏，四散而还。是时悉达称意所有珍宝资财，众杂广营种种礼事，莫不办具，复以种种妙好璎珞，庄严显饰瞿多弥身，即遣使将五百娼女，围遶引入宫内，为妃娱乐，受于五欲之乐。」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四

常饰纳妃品下

尔时，世尊于后最初得成道已，时优陀夷即白佛言：「未审世尊！往昔之时与瞿多弥释种之女，有何因缘？乃能令彼舍余童子，直取如来，用以为夫，而心娱乐。云何得尔？」

时佛告彼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至心谛听。其瞿多弥释种之女，非但今世嫌余释童而乐于我，过去世时亦复如是，不用彼等诸释童子，取我为夫。」

时，优陀夷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为我说。此事云何？我今乐闻。」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杂类无量无边诸兽群游，各各相随，任取所食。时彼兽中有一特虎，端正少双，于诸兽中无比类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鲜，为于无量诸兽求觅欲取为对，各各皆言：『汝属我来！汝属我来！』复有诸兽，自相谓言：『汝等且待！莫共相争，听彼特虎自选取谁，即为作偶，彼兽即是我等之王。』时，诸兽中有一牛王，向于特虎而说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粪， 持用涂地为清净，
是故端正贤特虎， 应当取我以为夫。』」

「是时，特虎向彼牛王说偈答言：

「『汝项斛领甚高大， 止堪驾车及挽犁，
云何将是丑身形， 忽欲为我作夫主。』」

「是时，复有一大白象向于特虎而说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战鬪用我无不胜，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时，特虎复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见闻师子王， 胆慑惊怖驰奔走，
遗失屎尿狼藉去， 云何堪得为我夫？』」

「尔时，彼中有一师子诸兽之王，向彼犍虎而说偈言：

「『汝今观我此形容， 前分阔大后纤细，
在于山中自恣活， 复能存恤余众生。
我是一切诸兽王， 无有更能胜我者，
若有见我及闻声， 诸兽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壮， 威神甚大不可论，
是故贤虎汝当知， 乃可为我作于妇。』」

「时，彼犍虎向师子王而说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体形容极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当顶戴而奉承。』」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汝优陀夷！应当悟解，彼时师子诸兽王者，即我身是；时彼犍虎，今瞿多弥释女是也；时彼诸兽，现今五百释童子是。当于彼时，其瞿多弥已嫌诸兽，意不愿乐，闻我说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舍诸释种五百童子，既嫌薄己，取我为夫。

「时，净饭王为其太子立三等宫，以拟安置于太子故，第一宫内，所有婣女，当于初夜，侍卫太子。第二宫内，其诸婣女，于夜半时，供承太子。第三宫内，诸婣女辈，于后夜时，侍奉太子。其第一宫，耶输陀罗最为上首，二万婣女，围绕侍立。

「第二宫中，摩奴陀罗(隋言意持)而为上首。

「(诸师复言：『此意持妃，唯闻其名，不见现在及往缘事。』)」

「第三宫内，即瞿多弥而为上首。如是次第，侍御太子，诸婣女等，合有六万。

「(复有师言：『侍太子者，诸婣女等，合有十万，以为三宫；二万悉是释刹利种，所余八万并是众杂异姓诸女。』)」

「时，净饭王念阿私陀仙人所说，故于宫内复更别造一大好殿，犹如秋云璵璠光润，作事微妙实难思议，顺一切时而受快乐，钩兰阁道一切正等，无有偏颇。何以故？恐畏太子处处游行，见诸浊秽。复教宫内，色别置立诸杂音

声，各各千数，其中所谓一千箜篌，一千具箏，一千五弦，一千小鼓，一千具筑，一千张琴，一千琵琶，一千细鼓，一千大鼓，一千具笛，一千具笙，一千铜钹，一千具箫，一千箏策，一千具箎，一千具螺，诸如是等，一切音声，种别一千，一千种歌，一千种舞，其手及声，常于宫内昼夜不绝，犹大云内，出于隐隐甚深之声。如是太子在于最妙最胜嫒女百千之中，前后围绕，受诸快乐，恭敬侍养，一切皆以种种瓔珞，庄严其身。复以金钏七宝瓔环串于手臂，而作音声，犹如帝释，受诸玉女，娱乐歌舞，最胜最妙，语言姿媚，相嘱相笑，相抱相鸣，相观相眄。或倾侧顾，或斜项看，工解颦眉，巧闲顿[目*夹]，五色绮靡，四目[女*便]娟，能令太子欢娱受乐，不须远涉出宫外游，如帝释天玉女娱乐。如是如是，太子在于女宝之中，受诸欢乐，乃至其中诸嫒女等，巧解五欲，常能沃弱，令太子欢，不听更出至于宫外。

「时，净饭王为增太子诸功德故，建立苦行，断于一切诸邪恶法，行一切善，布施诸物，造众福业，备行苦行，以此善根回资太子，为令增长诸功德故，愿莫出家。是故偈言：

「『大王增长太子故， 复以私陀授记因，
 苦行调伏舍诸非， 恒共智臣坐思念。』

「如是次第，太子在于父王宫内，唯独自一人具足五欲，娱乐逍遥，嬉戏自恣，足满十年，不曾外出。

「尔时，南方摩伽陀国，有一大王，姓臈连尼，名频婆娑罗，畏惧怨敌，内心恒愁，集聚群臣，常相议论，作如是语：『汝等诸臣！出入去来，观境内外，莫使更有一人胜我，若胜我者，恐彼人来，夺我王位。』时诸臣等即差两人，令巡境界。时彼二人闻王勅已，历自境内及邻界首，周匝欲还，闻有人言：『从此已北，有一最大高峻雪山，彼山麓下有别种姓，称为释迦。族内初新产一童子，其人端正，善得生地，兼彼姓氏，第一特尊，眷属豪强，众事具足，身有三十二丈夫相，亦复备于八十种好。彼生之日，有诸解相婆罗门等，以授其记：「今此童子，身体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炳着分明。其若在家，必定得作转轮圣王，统四天下，十善化民，七宝充备，不用兵仗，自然归降；若舍出家，当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乃至说于清净梵行。」』

「时彼使人履涉回还，即向其王频婆娑罗，白于是事，乃至梵行，如上所说。『是故大王！及其幼年，速当起兵灭彼童子，莫令于后来夺我等大王之

位。』作是语已，摩伽陀王频婆娑罗，即告于彼二使人言：『卿等二人莫作是说！何以故？若如汝言，脱彼童子必定得作转轮圣王，如法治化，我当敬奉伏接随从，依彼威神，我等受乐，安隐治化；若彼舍家得作佛者，慈悲怜愍，度脱众生，我等为其作于声闻受法弟子。今观如是二种果报福德因缘，不可兴心加害于彼。』

「时，净饭王于其太子所住宫院，周匝别更造立子城，唯置一门名为野兽，彼门下关安施机发，开闭之时，有五百人扶持拥卫，方得开阖，其门声动闻半由旬。次第二重中院宫舍，亦开一门，其关键钥，皆安机发，开闭之时，有三百人，其声闻彻一拘卢奢。次至内宫太子坐殿，复有一门，键钥累关亦安机发，开闭擎接有二百人，御备转严，非人间比，其声闻及半拘卢奢。彼之三门，内外悉罗壮士防守，身着铠甲精锐牢强，手并执持种种戎具，所谓弓箭、钺斧长刀、剑戟三叉、铁槌铁棒、鬪轮槊矛，禁卫宫闱。如是警严，恐畏太子舍离椒房，踰越出家逃窜山藪。」

佛本行集经空声劝厌品第十五

「尔时，虚空有一天子，名曰作瓶，彼天见是太子，十年在于宫内受五欲乐，作是思惟：『此之护明菩萨大士，纵极多时在彼宫内受诸五欲，莫为贪着是五欲故，心醉荒迷情放盈溢。百年迅速，时不待人，护明菩萨今须觉察，早应捐弃舍俗出家。我若不先为彼作于厌离之相，则彼耽湎，未有醒寤发出家心。我今应当赞助其事，为成就故。』作瓶天子，即于夜半，而说偈言：

「『身自被缚欲解他，	譬若盲人引群瞽，
己身解脱乃免彼，	犹如有目能导人。
善哉仁今年盛时，	宜速出家令愿满，
应当利益天人等。	五欲行者不可厌，
没溺六尘境舍难，	唯有出世行大智，
乃能厌离此五欲，	是故仁今可捐弃。
众生多有烦恼患，	仁当为作大医师，
说妙种种法药王，	速疾将向涅槃岸。
无明黑暗所障蔽，	诸见罗网种种缠，
速然智慧大灯明，	早使天人得净眼。』

「尔时，空中作瓶天子说此偈已，威神感动发劝因缘，复以太子宿世善根福德力故，令彼宫内嫫女伎儿所作音声歌曲，不顺五欲之事，唯传涅槃住持信解微妙之声，自然而述说于偈言：

「『世间事无常，	犹如云出电，
尊者今时至，	应舍家出家。
一切行无常，	如瓦坏瓶器，
如借他物用，	如积干土城，
不久便破坏，	犹如夏泥壁，
如河两岸沙，	缘生不能久。
犹如灯出炎，	生已速还灭，
如风无暂住，	急疾不曾停。
恒常无真实，	犹如芭蕉心，
幻化诳人意，	空拳诱小儿。
一切诸行者，	皆悉因缘生，
各各有缘因，	愚痴辈不觉。
犹如人索绳，	手木成因缘，
如因子生芽，	离子芽不生。
二相离不成，	复非常无常，
诸行因痴生，	彼不住无明。
无明亦非彼，	本性来空寂，
生灭无体故，	如印成印文。
非彼非离彼，	诸行亦如是，
眼不离于色，	识眼色因生。
此三不相离，	三亦不真实，
空净不净法，	眼等分别生，
此颠倒分别，	皆悉由识生。
若有巧智人，	推求识所生，
知彼无去来，	知我如幻化，
如两木出火，	第三因于手，
若无此三因，	则不得火用。
若智推求者，	彼亦无去来，
诸方寻求已，	不见火来去。
阴入诸界等，	因贪痴业生，

和合因众生，
咽喉唇口舌，
字非是咽喉，
彼等和合故，
语言不在智，
生处及灭处，
所观悉空寂，
因木因诸弦，
箜篌而出声，
若有智慧人，
诸方求觅已，
因及有缘者，
有谛了之人，
阴入及诸界，
求一切处我，
如是诸法相，
往昔已证知，
颠倒分别故，
应起慈悲云，
仁昔于亿劫，
我得无上道，
尊者念往昔，
以将圣财摄，
仁昔持净戒，
愿开甘露门，
忆念往昔行，
善开解脱路，
往昔修忍辱，
建立忍辱故，
念此往行故，
教住于忍辱，
仁者行精进，
在于烦恼海，
念于往昔愿，
真如无众生。
而出诸文字，
亦非离彼等，
出语随于智。
亦复无色形，
智人求不得。
语言如响声，
人智三合故，
彼声三处无。
求彼声来去，
去来不可得，
诸行如是生。
空观应如是，
内外悉皆寂。
如虚空无形，
仁于定光佛，
今为天人说。
欲等火焚烧，
施甘露法雨。
念施及持戒，
圣财分诸世。
圣财施贫穷，
调御莫悭惜。
穷急不偷财，
为诸众生说。
当闭地狱门，
戒行心愿成。
闻他毁骂等，
观诸行悉空。
世间瞋恚多，
莫舍彼愿力。
当得我净智，
度众到彼岸。
拔众四苦河，

出大精进力，	度脱厄难等。
往昔修习禅，	为断诸烦恼，
诸根不调者，	教令调伏故。
仁念于往昔，	愍众在烦恼，
寂静诸慧等，	调伏彼诸根。
仁昔修智慧，	愿破烦恼暗，
愍众在无明，	开示真如眼。
仁念于往昔，	众生烦恼瞋，
开无浊秽明，	仁最胜智慧，
应愍诸众生，	方便教令出。
三界生老病火炽，	饥渴热炎不曾休，
应当为世作大桥，	济渡令归到彼岸。
众生流转烦恼海，	犹如蜂在竹孔间，
三有循复若秋云，	上下往还无止息。
亦如戏场诸幻化，	又似山川逝水流，
众生老病死亦然，	或生天人三恶道。
诸有欲痴不自在，	展转五道无觉知，
犹如陶师旋火轮，	处处五欲自缠缚，
犹如飞鸟犯罗网，	亦如猎师布羸胶，
贪他财宝无厌足，	如鱼吞饵遇钓钩。
诤竞忿怒结怨讎，	烦恼染着受诸苦，
五欲过患如利刀，	亦如妙器盛毒药，
应当弃舍如粪秽。	贪着爱恋失正心，
是因诸有相续生，	增长欲垢不曾断，
六尘境界炎炽盛，	犹如干草猛火烧，
速起舍离早出家。	智人观察诸欲境，
可畏犹如猛火坑，	亦如魁脍屠刀机，
亦如深泥忽溺人，	利刃蜜涂将舌舐，
如触蛇头及搅屏。	圣人观欲亦复然，
如箭如槊如剑戟，	如毒射肉难可食。
一切怨讎欲为首，	五欲功德如水月，
如影亦如山谷响，	亦如戏场众幻师，
犹如梦里见喜事。	智人见欲亦复然，
境界诸尘悉空诳，	怖畏不能得自在，

譬如阳炎无有实，
此事皆从分别生，
凡人处世年少时，
及至年老头须白，
富贵饶财多放逸，
于后失财贫穷苦，
如树多饶华果故，
人喜布施亦复然，
其人财尽年老至，
色美财多气力充，
财尽行乞人不喜，
如雹折树无人爱。
汝当速出求正觉，
老病瘦损诸人辈，
衰老身力无精进，
老夺好色生恶色，
老坏华色为悴色，
老夺威势到命终，
汝见世间百病已，
犹如冬天风雪雨，
世间老病多种至，
老至令人尽仓库，
死命鬼夺人气去，
死命令人恩爱离，
欲共恩爱之人合，
死至令人不自由，
人到彼世无有伴，
死命鬼饮无量众，
若金翅鸟噉大龙，
如是苦恼逼切已，
念彼愿力今时至，
忆往昔行檀，
寂静禅智等，
时至今愿满，

亦如水上聚浮沤，
智人应观如是等。
端正可喜着诸欲，
为众弃薄如枯河。
如是之人多乐欲，
以不自在舍于欲。
众人竞来欲采摘，
为他归投无厌足，
从他乞求不喜见，
人喜爱见聚集乐，
年过腰脊手执杖，
如是可畏衰老法，
自证已后为人说。
如摩楼迦绕大树，
干枯犹如朽烂木。
怡悦颜面皮肤皱，
欲乐夺乐令无乐，
众病至如鹿投弃，
速说解脱方便处。
摧折树木软枝柯，
诸根损瘦亦复然。
世间欺苦莫过老。
如日没山不复现，
使人憎嫉不喜会，
忽失如叶堕大水。
命去如水漂一草，
随其业缘而受有。
犹如摩竭吞海舟，
如猛火烧干草泽。
大士往昔起弘誓，
舍欲应当速出家。
戒忍及精进，
为他不为自。
速出复脱他，

仁昔施诸珍，
恒立无遮会，
乞子与其子，
求女与他女，
乞资财不违。
名为大闻德，
名尼民陀罗，
复名为师子，
布施千种财。
名常思诸法，
名为真实行，
往昔有大王，
复有一王子，
庶几大威德，
仁昔一大王，
复名健猛将，
次名求善言，
次名调伏根，
法行大精进，
仁昔作大王，
其次名胜行，
其次名方主，
次名迦尸王，
如是诸大王，
种种珍宝货，
仁彼世财施，
仁昔于过去，
彼诸佛世尊，
无量供养具，
求道不休息，
今正是其时，
仁昔初覩佛，
持毘奢迦华，
往昔有一佛，
金银及瓔珞。
随他所须愿，
索孙即与孙。
乞位舍王位，
仁昔作一王，
复一大德王，
复名阿私陀，
此等诸王辈，
昔复有大王，
复一大德王，
此等思惟法。
精进名闻月，
名曰福业光，
得至知恩义。
名为月色仙，
次名实增长，
次名有善意，
如是等诸王，
仁往昔作来。
名为月光者，
其次名连兔，
其次名健施，
次名宝髻王，
即仁是非异。
来乞皆随与，
今劝舍法财。
见佛如恒沙，
仁悉曾供养。
布施无慳悋，
众生解脱故。
速出莫住家。
名曰不空见，
喜心供养彼。
名毘卢遮那，

一时欢喜视。
名曰微妙音，
供养彼世尊。
名曰白栴檀，
暗然一草茎。
名曰连兔者，
一掬末香散。
说法唱善哉，
仁称说无量，
其次覩一佛，
仁见赞叹彼。
名曰炽盛分，
观察彼佛身，
供养于彼佛。
勿令心忘失。
名曰光相幢，
用供养彼佛。
号名曰智幢，
以供养彼佛。
名曰调伏车，
于前立赞叹。
前然无量灯，
佛名一切胜，
次见大海佛，
至莲花藏佛，
师子两佛边，
于娑罗王佛，
到敷华佛前，
耶输陀佛所，
实见佛覩已，
昔佛名智山，
有佛名龙德，
高飞空行佛，
次佛名帝沙，
往昔有一佛，
将一呵梨勒，
往昔有一佛。
立于彼佛前，
往昔有一佛，
欲入大城时，
次佛名法主，
闻法言快谈，
尊应当供养。
名曰普示现，
其次有一佛，
仁以欢喜故，
又将金华鬘，
今可忆念彼，
其次有一佛，
持一掬小豆，
往昔有一佛，
仁持输迦华，
次复有一佛，
仁见彼佛已，
次佛名宝胜，
施妙无量乐。
曾施真珠璎。
布施诸莲华。
布施大帐盖。
曾施软草铺。
布施诸所须。
布施微妙乳。
施拘陀罗华。
欢喜布施食。
屈身礼彼佛。
施彼佛己子。
曾施旃檀末。
珠宝及赤花，

曾供养彼佛。
持瞻卜香华，
曾见光王佛，
昔见释迦文，
而供养彼佛。
见已喜赞叹。
广大日天面，
供养彼世尊。
号名为胜尊，
庄严彼佛上。
名曰龙胜者，
富沙如来边，
药师王佛边，
佛名大牟尼，
世尊胜功德，
有佛名迦叶，
昔佛名解脱，
宝相佛世尊，
阿耨婆诸佛，
世间王尊佛，
尸弃佛世尊，
有佛名难降，
大然尊佛边，
莲花上佛前，
法幢如来上，
然灯世尊边，
如是等诸佛，
难说不思议，
仁并曾供养，
最妙供养具，
无有疲倦心。
思惟往诸佛，
生慈解脱故，
尊于过世时，
见大庄严佛，
而供养彼佛。
持众宝供养。
持妙多银花，
其次帝释相，
昔有佛名曰，
多持众花严，
其次复有佛，
持妙多银华，
往昔有如来，
然灯照彼佛。
曾施白[迭*毛]敷。
持宝盖供养。
复有师子相，
持宝网供养。
杂音声供养。
供养杂末香。
天华而供养。
劝请坐像舆。
供养以华鬘。
舍王位布施。
一切香供养。
布施自身体。
布施诸瓔珞。
散诸妙花香。
五青莲奉施。
自余无有量，
往昔诸世中，
复持无量种，
供彼过去佛，
今念彼供养，
为诸众生辈，
觉悟莫恋家。
在然灯佛所，

供养彼佛已，速得上无生，
及获五神通，复证顺法忍。
于后仁尊者，供养佛胜前，
僧祇数僧祇，如是诸劫数，
彼诸劫皆尽，诸佛亦灭度。
仁往昔诸身，彼世中所受，
种族及名字，亦皆悉灭无。
诸行法非常，世间相不定，
速舍空诳境，疾宜早出城。
生老病死随，难当甚可畏，
犹如劫火起，炎炽烧世间。
无常火亦然，烧尽一切世，
如是诸苦逼，云何可暂停？
应观诸众生，没在烦恼暗，
愚痴无慧眼，不能自觉知。
发大精进心，令功德圆满，
为诸众生辈，速出莫住家。』

「时彼宫内诸婬女等，作音声时，其音声内，皆出如是诸法之声，欲令太子厌离世间心生觉悟。」

佛本行集经出逢老人品第十六

「尔时，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园林，观看好恶发厌心故，渐教舍离于彼宫中。是时宫中，所有婬女，作诸音声歌唱，疲极自然次第，更复赞叹园林功德，其音称言：『圣子谛听！园林之地，甚可爱乐，所谓其地，布青软草，树木可喜，枝叶扶踈，华果敷荣，蓊鬱滋茂。复有诸鸟，所谓种种鸿鹤孔雀、鸚鵡鷓鴣，及拘翅罗鸳鸯等鸟，出于如是微妙之声。』」

「尔时太子闻是声已，发出游心，即唤驭者而谓之言：『汝善驭者！今可速疾严饰庄校贤直好车，我今欲向于彼园林观看善地。』是时驭者闻此语已，白太子言：『谨依命教，不敢有违。』是时驭者，速疾即奏净饭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欲出向园林观看善地。』时净饭王出勅，宣令迦毘罗城一切内外，悉遣洒扫，清净庄严，除却土堆砂砾瓦石，秽浊粪聚皆使端平，以妙香汤洒散地上灭诸尘埃，又以香泥用涂其地；复持种种香华，散上于诸街

巷，处处皆烧杂妙好香。其诸街巷，四衢道头，置满瓶水，安诸杂华，以芭蕉树，处处庄严。于诸树间，悬杂色幡。复于树上，或以宝物，或以繒彩，作盖作幢，用庄严树。树间复悬真珠璎珞七宝罗网而覆其上，其罗网目节节复悬金银宝铃，和风吹动出微妙声。或以七宝，作日月像及诸天形，各持璎珞，厕罗网间。于罗网间，又复更悬白猫牛尾及杂毳等。时净饭王如是教勅，杂妙庄严迦毘罗城，精丽犹如干闥婆城，一种无异。庄严城已，复饰园林，除却沙石及诸粪秽，乃至交络悬众宝铃，如上所说。其诸树中，有男名者，以男璎珞而庄严之，若女名者，以女璎珞而庄严之。复教打鼓振铃，遍告城内人言：『汝等悉皆除却道上，或老或病，或复死亡、盲聋瘖哑、六根残缺不具足者，悉令驱逐。但是心意所不好喜，及非吉祥，并令除擗，勿使太子于路见之。』是时驭者庄饰车乘，驾善调马，悉严备已，白太子言：『圣子当知！今已驾被车马讫了，正是行时，可乘而出观看善地。』

「尔时，太子从座而起，至辇乘所，登上宝车上已，秉持大王威神，巍巍神力，从城东门，引导而出，欲向园林观看福地。是时作瓶天子于街巷前，正当太子，变身化作一老弊人，伛偻低头，口齿疎缺，须鬓如霜，形容黑皱，肤色黧黹，曲脊傍行，唯骨与皮，无有肌肉，咽下宽缓，如牛垂[古*页]，身体萎摧。唯仰杖力，上气苦嗽，喘息声羸，喉内吼鸣，犹如挽锯，四支战挑，行步不安，或倒或扶，取杖为正，如是相貌，在太子前，顺路而行。太子见彼老人身体如是战栗，不祥衰相如上所说，于太子先，困苦匍匐。太子见已，即问驭者：『此是何人？身体皱赭，肉少皮宽，眼赤涕流，极大丑陋独尔鄙恶，不似余人，兼其头颅，发稀脱落；如我所见，余人不然。又复眼深，与众特异，口齿缺破，无可观瞻。』即向驭者，而说偈言：

「『善驭驾乘汝今听，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体不正头发稀， 为生来然为老至？』

「尔时驭者因被作瓶天子神力，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如此人者，世名为老。』太子复问于驭者言：『世间之中，何者名老？』驭者即事报太子言：『凡名老者，此人于衰耄所逼，诸根渐败，无所觉知，气力绵微，身体羸瘦，既到苦处，被亲族驱无所能故，不知依怙；兼且此人，亦不能久，非朝即夕，其命将终。以是因缘故名老坏。』即为太子，而说偈言：

「『此老名为大苦恼， 劫夺美色及娱乐，
 诸根毁坏失所念， 支节举动不随心。』

「尔时太子闻此偈已，问驭者言：『此人为是独一家法使其如是？为当一切诸世间相悉皆如斯？』是时驭者报太子言：『圣子！当知，此人非独自一家法使其如斯，但是一切世间众生，皆有是法。』太子复问彼驭者言：『我今此身，亦当如是受老法耶？』驭者答言：『如是如是，大圣太子！贵贱虽殊，凡是有生，悉皆未过如是老法，即今人身具有如是老弊之相，但未现耳。』太子复问于驭者言：『若我此身，不离是老法，未过有是丑陋衰恶相者，我今不假向彼园林邀游戏笑，宜速回驾还入宫中，我当思惟作何方便得免斯苦。』是时驭者答太子言：『如圣子勅，我不敢违。』即回车乘，还入于城。是时太子至其宫内，坐本座上，正念思惟：『我亦当老，老法未过；云何纵逸，自放身心？』

「时净饭王问驭者言：『汝善驭者！今从太子，从宫内出，至于园中，游戏观看，恣情极目，欢乐以不？』其驭者跪报于王言：『大王！当知太子出游，至于半道，勒驾回还，不到园苑。』时净饭王问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园林，中道而返？』驭者答言：『大王！当知太子欲向园林游戏，始至半路，忽于道傍，见一老人，乃至身体，战栗拄杖，或倒或起，不能正行。太子如是见彼人已，即勅回车，还入宫内，加跌而坐，正念思惟。』时，净饭王即心念言：『希有希有！此之形相，阿私陀仙授记语言，必定真实，决恐太子舍家出家。我今宜应更为太子增益五欲，若其广见五欲之事，充足心眼，染着情迷，不舍出家，称适我意。』时，净饭王即为悉达，加足种种五欲诸事，悉令增广，使太子心，着于爱乐，不听出家。而有偈说：

「『彼宫内中多受乐， 欲出游戏见老人，
还入宫内心忧愁， 呜呼我未脱此老。
父王闻此语言已， 心思畏子舍出家，
增益五欲及宫人， 令着恩爱绍王位。』

「尔时，太子在于宫内，充足五欲娱乐游戏，无有疑难，尊重贵胜，唯独一人。」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五

净饭王梦品第十七

「尔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欲令太子发出家心，即于其夜，与净饭王七种梦相。时，净饭王眠卧床上，于睡梦里，见如是相：第一所谓梦见，有一大帝释幢，其幢周匝，有于无量无边人，举从迦毘罗城东门出。第二所谓梦见，太子乘十大象，驾馭众车，从迦毘罗城南门出。第三所谓梦见，太子驾驷马车，端坐其上，从迦毘罗城西门出。第四所谓梦见，杂宝庄严一轮，从迦毘罗城北门出。第五所谓梦见，太子在迦毘罗城之中央大街衢内，手执一槌，挝打大鼓。第六梦见，此迦毘罗城之处中，有一高楼，太子坐上，四面散掷无量诸宝，而其四方，复有无量无边亿数诸众生来，将此宝去。第七梦见，此迦毘罗城外不远，有于六人，举声大哭，号咷流泪，各以两手，自拔头发，宛转于地。

「时，净饭王于梦里见如是之相，心大惶怖，恐畏毛竖，遍体战栗，惊悸疑怪，忽然而寤。觉已即唤所当宫内诸大臣来，而勅彼等作如是言：『卿等知不？我于今夜，梦见如是大恐怖事，七种次第如前所列，皆悉说之。』复勅语言：『汝等善持此等诸梦，莫令忘失。明日坐殿，可于众内奏我令知。』而诸臣等闻王勅已，即白王言：『谨如王勅，实不敢违。』天晓王坐，即于众中，具以夜梦，咨奏王知。时，净饭王闻臣白已，即召国内善解占梦诸婆罗门而告之言：『汝等大智！解我所梦，有何果报？我梦如是，如前所说。』彼等大智诸婆罗门，闻王勅已，各共思惟，量宜可否，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我等未曾闻如是梦，我等闻已，心意迷荒，不知此梦有何果报？』时净饭王闻诸占梦婆罗门等作如是语，心复忧愁，作如是念：『或我太子，不得作于转轮圣王，莫复得已而还坠落转轮王位？今我心内，极大忧愁，谁能决我如此疑结？』

「尔时，作瓶天子在于净居宫殿之内，遥见净饭大王如是忧愁不乐，见已忽然从彼天宫，隐身而来，化作一梵婆罗门身，头有螺髻，以鬘为冠，智慧聪明，端正盛少，着黑鹿皮，以为衣服，立在净饭王宫门外，唱如是言：『我能善解净饭王梦，决断所疑。』时，当门人闻婆罗门作此语已，速疾往诣净饭王所，长跪咨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门外有一婆罗门立，口称是言：『我善能解一切诸梦。』』时，净饭王即便勅唤此婆罗门，令入宫中，入已欢喜，即宣勅问彼婆罗门，作如是言：『汝巧智慧大婆罗门！今知己不？我

于昨夕夜半之时，见如是等七种梦相。第一见有一帝释幢，无量无边，百千人民，左右围遶，共举此幢，从迦毘罗城东门出，乃至去此迦毘罗城，道里不远，见有六人，举声大哭，以手拔发。我今恐怖，心意回遑，梦相既然，未知善恶。汝可为我一解之。』时，净饭王作是说已，默然而住，听其解释。

「尔时，作瓶天子即白王言：『大王！当知王所梦见，一帝释幢，有于无量无边人民，左右围绕，共举此幢，从城东门而将出者，此是大王悉达太子，与于无量百千诸天，左右围遶，当舍太子，从宫舍内，踰城出家；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见，太子乘十香象，驾馭众车，从城南门而出行者，彼出家已，即便证得于萨婆若及以十力；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见，太子乘驷马车，从城西门而出行者，彼出家已，证萨婆若，具足而得四无所畏；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梦，杂宝庄严一轮，从城北门而出行者，彼出家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于天人前转于无上微妙法轮；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梦，太子在迦毘罗城之中央四衢道内，手执一搥，击大鼓者，彼出家已，证得菩提，转法轮时，诸天各各扬声唱言，其音上彻乃至梵天，传相告知，响遍色界；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梦，太子在迦毘罗城之处中楼上而坐，四面散掷种种宝者，彼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诸天人八部众前，当散如是众妙法宝，谓四念处，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道，种种诸法；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又复大王所梦，去此迦毘罗城，其外不远，见有六人，举声大哭，手拔发者，太子出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而于彼时有诸六师，其心应当生大忧恼，所谓富兰那迦叶、摩婆迦罗瞿奢子、阿耆那只奢甘婆罗、波罗浮多迦咤耶那、那闍夷裨耶私致只子、尼干陀若低子等；此梦是彼于先瑞相。』

「尔时，作瓶天子为净饭王解说梦已，白大王言：『大王！宜应心生欢喜，勿怀恐怖忧畏不乐。何以故？此梦吉祥，获善果报，须自庆幸，慎莫有虑。』如是安慰净饭王已，忽然不现。

「时，净饭王闻婆罗门如是解梦说，云吉祥善果报已，即为太子，更重增加五欲之具，令太子心染着爱恋，望不出家。尔时太子在于宫内，恣意而受五欲之事，不可思议。

佛本行集经道见病人品第十八

「尔时，作瓶天子复更思惟：『此之护明菩萨大士，在彼宫内，着于五欲，放逸情荡，已经多时。世间无常，盛年易失，护明菩萨应当早舍宫内出家。我今可先为其作相，劝请觉悟，令速厌离。』如是念已，作瓶天子神通力故，亦是护明菩萨大士宿福因缘，坐于宫内，忽然发心，欲出园林观看游戏。

「尔时，太子召唤驭者而告之言：『谓善驭者！汝可速疾庄严好车，我欲出城向于园苑，游戏悦目观看丛林。』是时驭者白太子言：『如圣子勅，我不敢违。』驭者既闻太子如是教令语已，即往奏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欲出向园林观看善地。』时，净饭王出勅宣令国内人民，悉使庄严扫洒清静迦毘罗城，并遣除却一切诸草沙砾荆棘朽木、土堆粪秽臭处，皆令平坦。乃至园内，所有女名树木之者，还令以女璎珞之具而庄严之，男名树木，以男璎珞，而用校饰。乃至道上，于太子前，或老或病，不听出现，莫使太子见已生于厌离之想。是时驭者庄校车已，进太子言：『已严车讫，唯愿圣子！善自知时。』是时太子，即乘宝车，乘已执持大王威神巍巍盛德，从城南门，渐渐而出，欲向园林观瞩嬉戏。

「尔时，作瓶天子即于太子前路，化作一病人，连骸困苦，水注腹肿，受大苦恼，身体羸瘦，臂胫纤细，痿黄少色，喘气微弱，命在须臾。卧粪秽中，宛转呻唤，不能起举，欲语开口，纔得出声，唱云叩头，乞扶我坐。是时太子，见彼病人，乃至口言唱扶我起。太子见彼病人已，问驭者言：

『谓善驭者！此是何人？腹肚极大，犹如大釜，喘息之时，身遍战栗，臂胫纤软，身体羸羸，痿黄无色，或复唱言：「呜呼阿娘！」或复称言：「呜呼阿爷！」悲切酸楚，不忍见闻，依托他身，方能起止。』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驭者报于太子言：『愿圣子听！此名病人。』太子复问彼驭者言：『称病人者，此是何名？』驭者报言：『大圣太子！此人身体，不善安隐，

威德已尽，困笃无力，死时欲至，无处归依；父母并亡，无处告诉。已无归依，无告诉故，此人不久，自应命终。欲得求活，极大困苦，必当不济；望觅差日，无有是处，唯待时耳。大圣太子！以是因缘故名病也。』而有偈说：

「『太子问于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驭者奉报于太子， 四大不调故病生。』」

「太子复问于驭者言：『此人为当独一家法？为当一切世间众生悉有是法？』驭者报言：『此之病法，非独一家，一切天人众生杂类，皆悉未免。』太子复言：『我亦此病，未过未脱，会当似彼成如此事，呜呼可畏！』太子即告其驭者言：『谓汝驭者！若我此身，不脱是病，具兹病法，难得度者，我今不假至彼园林游戏受乐，可回车驾还入宫中，我当思惟。』驭者答言：『如太子勅。』是时驭者，既受教已，回车向宫。是时太子，还入宫内，端坐思惟：『我亦当病，病法未现，岂得纵情？』」

「时，净饭王问驭者言：『太子游园，受欢乐不？』驭者报言：『大王！当知太子欲向城外出游观看池沼，而于半路见一病人，乃至口言愿扶我起。见已即勅，回车而还。宫中静坐，思惟系念。』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心内思忆阿私陀仙授记之语，决定真实。『太子莫复舍家出家，我今可为太子更加五欲之事，增长太子，令着五欲，不舍出家。』时，净饭王即益太子五欲之具，复倍增长。而有偈说：

「『太子久住宫合中， 欲出向园受五欲，
 路见一瘦羸病者， 便生厌离欲想回。
 端坐思惟老患因， 我今未超何得乐？
 色声香味等诸触， 最妙最胜不可厌，
 大士昔行善业缘， 今受极乐无有比。』」

「如是次第，太子在于宫内之时，具足而受五欲功德，昼夜无绝。」

佛本行集经路逢死尸品第十九

「尔时，作瓶天子复于一时发如是念：『此之护明菩萨大士，在于宫内，极意欢娱。今时已至，护明菩萨宜早出家。我今可为彼大士故，劝请令出厌离五欲，舍家出家。』是时，作瓶天子心欲劝发于护明故，作意令从宫内而出」

向彼园林观看善地。是时太子告驭者言：『谓善驭者！汝可速驾驷马宝车，我欲出城诣园游戏。』是时驭者闻太子命，即疾往奏净饭王言：『大王！当知太子欲出观看园林。』时，净饭王勅令庄严迦毘罗城，扫洒街巷，荆棘沙砾朽木、土堆粪秽瓦石，皆悉净除。乃至园内，所有诸树，是女名者女璎珞严，男名字者，男璎珞饰。复振铃铎，唱如是言：『莫令更有一人不祥，在太子前，或老或病，乃至太子眼见之后，生于厌离。』是时驭者，即为太子严备好车，讫已进上白太子言：『圣子！善听！庄挾车讫，唯愿知时。』太子坐车，威神大德，从城西门出，向于外观看园林。时作瓶天子于太子前，化作一尸，卧在床上，众人舁行。复以种种妙色刍衣张施其上，作于斗帐。别有无量无边姻亲，左右前后围遶哭泣，或有散发，或有捶胸，或复拍头交横两臂，或复二手取于尘土持盆面头，或出种种悲咽音声，泪下如雨，大叫号恸，酸哽难闻。太子覩之，心怀惨惻，问驭者言：『谓善驭者！此是阿谁卧之床上？以种种华，庄严围遶，乃至杂色，刍摩衣服，作于斗帐，人舁而行，大众周匝，称冤叫哭。』说偈问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问善驭者此是谁？
卧于床上四人舁， 诸亲围遶叫唤哭。』」

「尔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令善驭者报太子言：『大圣太子！此名死尸。』太子复问善驭者言：『死尸是何？』驭者报言：『大圣太子！此人已舍世间之命，无有威德，今同石木，犹如墙壁，无有别异。捐弃一切亲族知识，唯独精神，自向彼世。从今已后，不复更见，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如是眷属，生死别离，更无重见，故名死尸。』向于太子而说偈言：

「『已舍心意等诸根， 尸骸无识如木石，
诸亲号咷暂围遶， 恩爱于此长别离。』」

「太子复问善驭者言：『谓善驭者！我亦有此死法以不？又此死法，我已超未？』驭者报言：『大圣太子！太子尊身，于此死法，亦未免脱。世间一切，若天若人，所有亲族眷属识知，各各有是别离之事，彼不见此，此不见彼。』而说偈言：

「『一切众生此尽业， 天人贵贱平等均，
虽处善恶诸世间， 无常至时无有异。』」

「尔时太子闻说此已，报驭者言：『若我此身，同有是死，死法未过，又我即今不得见天及以天中所有眷属，彼等又亦不见于我，我今何假向彼园林游戏快乐？可速回车还入宫内，我当思惟。』是时驭者，闻太子命如是言已，即回车驾，还向宫中。尔时太子至宫内已，端坐思惟：『我当必死，既未能得超越死法。』系念默然，思惟如是：『世间果报，会归无常。』而太子初欲入宫时，有一无智愚痴相师，立在大王宫门之外，熟视瞻仰太子面颜上下形容丈夫之相，大声唱言：『汝诸人辈一切当知！从今日后，至七日内，此之太子，七宝自然成就来应。』时净饭王问驭者言：『汝善驭者！引导太子，至园林中，颇得称心，受欢乐不？』驭者长跪奉报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出，不至园林。』时，净饭王问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园林？』驭者白言：『大王！善听！太子出宫，于其中道，见一死人卧在床上，四人扛^昇，乃至亲属，围遶哭泣，见已即回还入宫内，思惟不乐。』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心内思惟：『阿私陀仙所记必实。太子莫复舍我出家，我今可更增益太子五欲之事，令其染着，勿使出家。』时，净饭王与其太子，增加服玩种种充足。而有偈说：

「『无量劫海功德行， 太子以见命终人，
心大怅快怀忧愁， 还入宫内思当死。
昔置此城宫殿妙， 太子年盛极端严，
五欲称心甚自娱， 犹在千日欢喜苑。』

「如是次第，太子在于宫内，具足而受五欲，恣意欢喜。

佛本行集经耶输陀罗梦品第二十上

「尔时，作瓶天子见太子出观死尸，回厌离世间五欲之事，还宫内坐，经六日后，复更如是。重思惟言：『此之护明菩萨大士，以着五欲，心迷放逸，不肯弃捐。今时已至，护明菩萨应须速疾舍离出家，我今可为作劝请缘。』时，作瓶天子为发太子出家心故，亦是作瓶天子宿福因缘感动，自令太子兴意，欲向园林内游。

「尔时，太子召唤驭者而勅之言：『谓善驭者！急严驾乘，我欲入园。』驭者受命，即往启奏净饭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欲出向园林游戏观看。』时，净饭王勅令清静种种庄严迦毘罗城，如前不异，乃至振铎，告城内言：『莫使一人在太子前，老病及死，六根不具，令太子见，生厌离心。』驭者受教，进好贤车，太子知时，即坐车上，威德尊重，从城北门引驾而去。

「尔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去车不远，于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须发，着僧伽梨，偏袒右肩，手执锡杖，左掌擎钵，在路而行。太子见已，问驭者言：『谓善驭者！此是何人？在于我前，威仪整肃，行步徐庠，直视一寻，不观左右，执心持行，不似余人；剃发剪髭，衣色纯赤，以树皮染，不同白衣，钵色紺光，犹如石黛。』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彼驭者白太子言：『大圣太子！此人名为出家之人。』太子复问彼驭者言：『称出家者，此行何行？』驭者报言：『大圣太子！此人恒常行善法行，远离非行，善平等行，善布施行，善调诸根，善伏自身，善与无畏，能于一切诸众生边生大慈悲，善不恐怖于诸众生，善不杀害于诸众生，善能护念于诸众生。太子！以如是故，名为出家。』太子复问彼驭者言：『汝善驭者！此人善能造作诸业。何以故？言法行者，此是善行，乃至善能不害众生。是故汝今将车向彼出家人边。』驭者承命，白太子言：『如太子勅。』即引车向出家人所。是时太子至已咨问彼出家人，作如是言：『尊者大士！汝是何人？』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彼出家剃发之人，报太子言：『太子！我今名为出家之人。』太子复问：『仁者！何故名出家人？』彼复报言：『太子！我见一切世间诸行，尽是无常。观如是已，舍于一切世俗众事，远离亲族，求解脱故，舍家出家，作是思惟：「行何方便，能活诸命？此事知足，善行法行，乃至善能不行杀害一切诸命。」太子！以如是故我名出家。』太子又言：『仁者所为此业大善，汝若能观一切诸行是无常法，能知如是，乃至善与一切众生无怖畏者，乃至心能不起杀害于诸众生，又能活命施其安隐。』而有偈言：

「『观见世间是灭法，
怨亲已作平等心，
随依山林及树下，
舍于一切诸有为，
欲求无尽涅盘处，
世间不行欲等事。
或复冢间露地居，
谛观真如乞食活。』

「尔时太子为敬法故，从车而下，徒步向彼出家人所，头面顶礼彼出家人，三匝围遶，还上车坐，即勅驭者，回还宫中。是时宫内，有一妇人，名曰鹿女，遥见太子归来入宫，因于欲心而说偈言：

「『净饭大王受快乐，
宫内嫖女极姝妍，
摩诃波闍无忧愁，
谁能当此圣子处？』

「尔时太子闻此所说偈颂声已，遍体战栗，泪下如雨，心内爱乐涅槃之处，清净诸根，趣向涅槃，而作是言：『我今应当取彼涅槃，我今应当证彼涅槃，我今应当行彼涅槃，我今应当住彼涅槃。』」

「尔时净饭王在宫殿内，诸臣百官左右围遶，太子忽然入到王边，合十指掌，曲躬而立，白父王言：『唯愿大王！今可听我，我欲出家，志求涅槃。大王！当知一切众生，皆有别离。』」时，净饭王闻其太子作是言已，如象摇树，遍体战动，支节怡解，泪下盈目，语声呜咽，报太子言：『我子太子！此意且停，子今非是此出家时。我亦曾经年少之时，诸根动时，而亦未见世间众患，不行法行，又亦未曾见诸恶欲，而行苦行。子起是心，甚不堪忍。我子童子！年少之时，心意未定，诸根未伏，而欲住彼阿兰若时，不堪苦行。我子童子！待我年老，我若时至，欲行法行，我当舍国付子王位，而入空闲，行于苦行。我子童子！若子反逆，不顺我心，违我语言，行于法行；子于现世，得不善法，以违尊语。是故我子！此精进心，且急舍离，住于宫中，安意家内，行于俗法。我子童子！凡世间人，先须受于五欲之乐，然后发意，向出家心。』太子报言：『大王！今者不可得障子出家心。何以故？譬如有人，从彼焚烧炽然猛焰火宅之中欲走出者，此是健人，不可遮断。大王！诸有生者，会有别离。若人觉知世间之中，皆有别离而不能捐别离法者，此非善利。又如有人，作事不成，死时将至，而不疾为，此非善智。』即为父王，而说偈言：

「『若覩一切决无常， 诸有之法终散坏，
 宁忍世间诸亲别， 死命欲至事须成。』」

「时净饭王更复殷懃重语太子：『我子童子！决定不得舍我出家。』」又诸大臣，依昔世论，各以所见，谏太子言：『大圣太子！可不闻乎？劫初已来，韦陀论中，昔诸王辈，年少之时，各在自境，如法治化，至年老时，嫡胄相承，各将世子，以绍王位，然后向山，修行法行。以是义故，大圣太子！不得独违先王之法。』」时，净饭王闻诸大臣作是语已，泪下如雨，一心谛观太子之面，眼睛不瞬。是时太子，心内狐疑，忧愁不乐，还入宫中。太子至宫，诸嫔女等，遥见太子，皆悉欢喜，从坐而起，或手合掌，或面娇姿，或舞或歌，或身承奉。见太子坐，各以欲心，娼态炽盛，围遶太子，相共娱乐，如自在天在于宫内，威德巍巍，众相显赫，欢乐亦然。

「尔时，太子以共同生诸相诸好，一齐等者，恒常庄严，日夜游戏。又见太子如是诸相显烂炳着，心生如是希有之想，此是月天自下于地。彼等婬女，见于太子如是相貌，极起~~羨~~心，或复扬眉，或有目视，或口警语，或手相招，以是太子威神力故，令其欲心不能炽盛，复不能笑，太子亦从父王边出。时，净饭王即唤驭者，而告之言：『谓善驭者！太子不至彼园林乎？』驭者报言：『大王！当知！太子欲向彼园林中，于其半道，见有一人，剃除须发，身服染衣，执杖持钵，见彼人已，回车入宫，端坐思惟。』」

「尔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如是思惟：『大仙私陀言不虚妄，定恐太子舍家出家，我今更可增益五欲，令其染着勿使出家。』时，净饭王更加五欲，教住宫内，心受快乐，不许出家，重说偈言：

「『太子道见出家人，	身体着衣树皮染，
覩已志求无上道，	深心唯乐在出家。
观老病死苦无边，	又见出家乞食活，
厌离世间舍三患，	慕乐解脱求无为。
生老病死诸疮疣，	太子欲离彼等苦，
道上见彼出家者，	心生大喜此是真。
欲舍贪等诸患根，	我应剃除入山藪，
太子欲求至真法，	见彼沙门大喜欢。
乘善驷马调御车，	欲出三界故观苑，
半路见彼舍俗服，	心喜此是上菩提。』」

「尔时，净饭王，更为太子，广设五欲所有功德，事事加益，悉使增多。复于旧宫城郭之外，四面周匝，守护牢防，别更筑于崇巨高垒，遶于旧院，坑塹极深，其墉堞头，安置种种七宝罗网，罗网节目悉悬鸣铃，宫合门扉，严加禁卫。晨夕出入开阖之时，使有大声，闻彻四远门外。复置无量兵车象马，及人团队相捉，皆被鞍甲，悉使精牢。其次，复于宫院之外，安置无量百千壮士，形容端正，可喜无双，悉能破他所有怨敌。身带甲冑，手执三叉弓箭长刀戟稍镗棒，诸如是等种种武仗，防护太子，内外城门。复教宫内，严加约勅，诸婬女等，昼夜莫停，奏诸音乐，显现一切娱乐之事。所有女人幻惑之能，悉皆显现，以欲枷缚，使着欲心，勿舍出家。」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耶输陀罗梦品下

「尔时，国师有子一子，名优陀夷(隋言聪辩)，聪明智慧，众论辩巧。时净饭王即遣唤彼优陀夷来，来已王语作如是言：『汝优陀夷！黠慧多智，今可往侍悉达太子，以方便力，教我太子，令心安隐，爱乐宫中，勿使厌离舍欲出家。』时净饭王更复召唤一切释种眷属聚集，而语之言：『汝等宗族！我意疑虑，悉达决定不住家居。汝等今者佐助于我，作何方便令其不离？』时诸释种报大王言：『我等详共守护太子，其有何力能强出家？』」

「尔时，净饭王及诸释种，于迦毘罗城东门外，安置五百勇健童子，善能用兵，巧解神射，多有方便，悉皆大力，犹如壮士，力敌少双；一一童子，有五百车而自围遶；一一车边，复有五百劲捷壮夫，各各围遶。如是次第，南西北门，亦复如是，乃至各有五百人防，如上所说。复有宿老诸释大臣，悉皆各住十字街巷四衢道头，递共守护悉达太子。时，净饭王别置五百最胜壮健诸释侍官，其身悉皆带持铠甲，乘象乘马，四面围遶净饭王宫，各各在于合门内外，通夜持更。」

「尔时，国大夫人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在于宫内，集聚嫖女而语之言：『汝等当知！从今已去昼夜莫睡，将诸明宝，置高幢上，勿令夜暗。又复处处别然苏油香灯蜡烛，恒教覆火，勿使灭无。诸门管钥，好牢关闭，非时不得令人横开。身体庄严，皆着璎珞，各各连手，犹如钩锁相捉而住，围遶太子，莫听浪行。若执弓刀，或持叉棒，或拄戟槊，如是坐立，或执或对，种种器仗，昼夜用心，勿令不觉太子行动。彼若出家，我宫空虚，无可娱乐。』」

「时，优陀夷国师之子，侍卫太子，入储宫内，见于太子住在殿中思惟而坐，宫内嫖女皆悉默然。见如是已，语彼诸女，作如是言：『汝等一切巧解谈论，语言戏谑，善承人意，变戚为欢，端正可怜，世间无比，各各自有如是[仁-二+(敲-高)]能，今日云何默然而住？可忘失耶如是功能？应当如彼北鬱单越国土所作庄严之事。又复汝等！堪为北方毘沙门天护世大王而作妃后，况复人间宫内不堪？汝等嫖女！岂可令此太子离欲？若如汝等！犹能令于真正圣人教行五欲，况复今日不能令此释迦太子染着世间？汝等嫖女！能作美

言，回怒令喜，巧取他心，妇人之身，所有方便，幻惑之术，假使女人亦能行欲，况复男儿不着汝等？若世间人，得共汝等同于一处，能不行欲，终无是处。』而说偈言：

「『汝等婬女辈，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善示汝境界。
假使离欲人，真正诸仙等，
得见于汝者，必应生欲心。
况复此太子，观汝等娱乐，
不能行五欲，终无有是处。』

「如是汝等！自境界中巧解方便，我见汝等，具足皆有如是方便，而遂不能令王太子于汝等边欲心染着，我甚不悦。汝等更可人人加意，出巧方便，而令悉达太子见已，于汝等边别生欲心，勿令厌离。汝等婬女！可不闻乎？昔迦尸国有一仙人，名提波耶那(隋言埏上生)，被孙陀梨淫女诳惑。而彼仙人如天无异，诸天犹尚不能奈何？被孙陀梨淫女惑故，随彼步行，来入城中。又复，往昔有一仙人，名为独角仙人之子，生小已来，未经欲事。当于彼时，有一淫女，名曰商多(隋言寂定)，诳惑彼仙，遂令失禅及五神通。又复昔有仙人，名曰毘商蜜多(隋言化支)，多时苦行，经于十年，无所噉食。当于彼时，有一淫女，名弥迦那(隋言一者)，极大端正，彼仙亦复被其诳惑。诸如是等大神仙人，多有被于诸淫妇女之所诳惑，牵取教行世欲之事，况复今日悉达太子，盛壮少年，身体柔软。大王之子善解诸事，汝等至心承事供奉，令于汝等生染着心，勿使其断王之体胤。

「彼等婬女，于国师子优陀夷边闻是语已，向于太子，示现种种巧媚幻惑，令生增上胜妙欲心。或有婬女示现舞形，或有婬女出微妙声唱颂歌赞，或作音乐，或出可笑奇异面形，或造百种语言辞句。或复有于太子之前示现透迤巧妙行步，或复有将杂异种种妙好鲜华以奉太子，或作种种百和之香涂太子身，或于口中吹指造作种种鸟声，或复咨白作如是言：『圣种王子！愿听我等所作种种世俗欲情语言谄调。』而王太子，在于宫内，闻如是等诸种欲戏，作是思惟：『世间之中，被于苦逼，所谓生老及病死等，恼患既然，不知厌离舍彼等苦，求归依处。我今云何巧作方便，能舍此等世间诸苦生老病死？』又复彼等诸婬女辈，多种示现歌舞音声，或复种种诸妙欲事，而彼悉达太子见已，不生希有恋着之心。时宫女中，有一婬女，自手将一末利华

鬘，前出系于太子颈下。而太子眼熟视不瞬，观彼女人，即还自解末利华鬘，解已手持从窗牖中掷弃于外。

「时国师子优陀夷见太子端坐正念思惟，不着世间有为境界，又不染爱妙色声香，如是见已，其优陀夷，聪明智慧，巧解种种殊方善论，谏太子言：

『大圣太子！我被大王勅来至此友娱太子，我今咨白，愿太子听，我以太子于世事中心意不动。』而说偈言：

「『我略说友相， 恶谏善劝行，
 厄难相救济， 是名真善友。』

「时，优陀夷说此偈已，复作是言：『大圣太子！我今既是圣子之友，诸事好恶，须共平量；见异默然，而欲舍我，不名为友。是故我今欲向太子有所咨白，依如友心，唯愿领纳。太子！当今盛壮年少，我今观看太子之心，不作善事，而欲舍离诸婬女等，嫌恨其边，有何可恶？凡系缚心，随顺是也，爱着之情，欲态为本，妇女之体，唯以丈夫敬重为欢。若太子心，必不爱着五欲之事，世间富贵荣华是难，但当以口美言善语，慰喻宫人，令其意悦。』而说偈言：

「『妇人敬是乐， 敬为乐最上，
 无敬唯有色， 如树无有花。』

「尔时，太子从国师子优陀夷边闻是语已，即作种种善巧语言哀愍之声，犹如云阴隐隐雷震微妙之声，犹如善美和合音声柔软，报答优陀夷言：『汝优陀夷！我亦知汝，为我良朋，为我善友，好心开发，谏晓我意。我今亦知汝意向我亲密厚重，我今亦不违逆汝心。汝今见我有如是过，我今顺汝，但我非是不知世间五欲之乐，我观世谛一切诸事，了达分明，我以世间无常败坏，以是义故，此处可畏，心意不乐。』而说偈言：

「『世荣虽快乐， 有生老病死，
 此四种若无， 我心谁不乐？』

「是时，太子说是偈已，复更重语优陀夷言：『汝优陀夷！当观于此诸婬女等，既被老夺盛壮色已，各各相覩，意不喜乐，况有痴人，欲于是处生爱乐心？』而说偈言：

「『生老病死法，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乐心，共鸟兽无异。』

「尔时，太子共国师子优陀夷等，往复来去言论之时，日遂至没。太子既见日光没已，便入宫中，共诸婬女，行于五欲快乐欢喜，相共聚集，围遶而住。其太子妃耶输陀罗，即于是夜便觉有娠。又当其夜，太子姨母，憍昙姓氏摩诃波阁波提，眠中梦见一白牛王，在于城中，扬声吼唤，安庠而行，无有一人能当彼前而作障碍。又复其夜，净饭大王，亦梦城内处中，竖立一帝释幢，以多杂种众宝庄严，复持种种瓔珞，按饰壮丽，犹如须弥山王，从地踊出，在于虚空。彼帝释幢，其中又复出大光明，四方皆悉周匝照耀，又复四方兴起大云，俱来至于帝释幢上，降注大雨，霏霏灌洗彼帝释幢。又于空中，雨于种种无量无边妙华之雨。其帝释幢，周匝复有无量种种微妙音声，不作自鸣。更复有一鲜白伞盖，众宝为竿，黄金为子，端正可喜，自然覆于帝释幢上。四方复有四大天王及诸眷属，来向城中，开门将彼帝释幢出。

「尔时，其夜耶输陀罗，疲极睡眠，无所知晓，卧梦覩见，有二十种可畏之事，心战身动，恐怖不安，疑怪惊惶，忽然而寤。时太子问耶输陀言：『汝耶输陀！何故如是惊怖战悸，气喘心忪，忽尔而起。何故如是？汝耶输陀！今者又不在尸陀林，又复不为诸尸所绕，亦不在山，不居旷野，今此城内，无量无边，兵仗守护，在于王宫，此处深牢，不惧野兽，亦复不虑盗贼来惊，此中安乐，是无畏处。我今见汝耶输陀罗，心大惊怖，心大忧愁，心生疑畏，忽然觉寤。此事何因？』

「尔时，太子妃耶输陀泪下如雨，恐怖悲咽，报太子言：『大圣太子！我于今夜，梦见如是二十种变，唯愿谛听，我当说之。

「『圣子！我向梦见，一切大地，周匝震动。

「『圣子！次复，梦见有帝释幢崩倒于地。

「『圣子！次复，梦见虚空日月，及诸星宿，悉皆堕落。

「『圣子！次复，梦见有一最大鲜洁伞盖，是我从来依荫之处，守护我者、怜愍我者，而彼婢生车匿之子，忽以壮力，夺我将行。

「『圣子！次复，梦见我头发髻，为彼诸宝所庄严者，刀截而去。

「『圣子！次复，梦见我身体上所有璎珞，为水所漂。

「『圣子！次复，梦见我之身形微妙端正，忽成丑陋。

「『圣子！次复，梦见我身体上所有手足，自然堕落。

「『圣子！次复，梦见我此身形忽然赤露。

「『圣子！次复，梦见我之从来常所坐床，我坐之时，承事圣子，彼床忽然自蹈于地。

「『圣子！次复，梦见我常所共圣子眠卧受乐之床，彼床四脚并皆摧折。

「『圣子！次复，梦见有一众宝所成大山，纤利四楞无量高峻，被火所烧，崩颓堕地。

「『圣子！次复，梦见净饭大王宫内，有一微妙之树，被风吹倒。

「『圣子！次复，梦见朗月圆团众星围遶，在此宫中，忽然而没。

「『圣子！次复，梦见净日照明，千光围遶，在此宫内，忽然而没。彼隐没后，世间黑暗，无有光明。

「『圣子！次复，梦见此宫城内，有一火炬，出向城外。

「『圣子！次复，梦见此城从来所护之神，遍体种种璎珞庄严，可喜端正。彼忽悲啼，举声大哭，住在门外。

「『圣子！次复，梦见迦毘罗城，忽为旷野，可畏如夜，心无处乐。

「『圣子！次复，梦见迦毘罗城所有诸池，水悉皆浊，所有树林，华果枝叶并皆堕落，遍散于地，无可观瞻。

「『圣子！次复，梦见所有**壮**士，手执刀杖，身着甲铎，周匝四方，交横驰走。圣子！我见如是二十种梦，心大恐怖，惊疑不安，此何征祥？为凶为吉？是何果报？为复我身寿命欲尽？为共圣子恩爱别离？是故我今心如撞[打+鸟]，战动忙怕，不能自持，于睡眠中，忽然惊起。』

「尔时太子闻此语已，自心思惟：『我今不久，舍世出家，是故今此耶输陀罗，见于如是大恐怖梦。』是时太子即报其妃耶输陀言：『妃耶输陀！汝虽见彼一千帝释幢崩倒卧地，于汝何伤？设复见于一千日月及诸星辰，堕落于地，汝亦何苦？虽见千伞，婢生车匿力揭将行，既是梦夺非关白日，汝心何乱？不假忧愁，汝善大妃！莫惊莫怖！莫作分别。世间法中，自有如是虚妄之梦，不须怀愁，但当安隐依常眠睡。汝善大妃！年时嫩少，身体柔软，为尔忧惧，恐畏疲劳。』耶输陀罗以受乐身未曾经苦，既闻太子如是语已，还卧而眠。太子为欲安恤慰喻耶输陀故，以五欲乐，共相娱乐，更同睡眠。

「尔时，太子其夜自复见五大梦：第一梦见，席此大地持用作榻，以须弥山安为头枕；东方大海，安左手臂；西方大海，安右手臂；南方大海，安置两足。

「第二梦见，有一草茎，名曰建立，从脐而出，其头上至阿迦腻吒。

「第三梦见，有四飞鸟，作种种色，从四方来，在于太子两足之下，自然变成，纯一白色。

「第四梦见，有四白兽，头皆黑色，从足已上，乃至膝头，舐太子脚。

「第五梦见，有一粪山，高大峻广，太子自身，在彼山上，周匝经行，不为彼粪之所污染。

佛本行集经舍宫出家品第二十一上

「尔时，太子在于宫内，夜睡眠时，有一宿卫守宫之臣，告诸一切持更人言：『汝诸人辈！行更之时，宜各如是唤金毘罗(金毘罗者隋言可畏)，或唤目帝罗(目帝罗者隋言解脱)，或唤鸯伽那(鸯伽那者隋言落里)。汝等人辈！在此已不？』彼等报言：『我等在此。』是时大臣复更语彼诸人辈言：『汝等并宜用心持更，汝等并宜用心持更。今夜已深，所有诸类，或住水中，或居陆地，或在树上，或处窟间，或山谷傍，或屋舍里，皆悉疲乏，染着睡眠。汝等诸人！今夜持更，悉执器仗，共守门合，应须警慎，好加制持；自余当铺持更之人，莫令睡眠。大王严重，有如是勅。何以故？恐畏太子舍此城邑剃发出家，若保宫内，此圣太子，必当得作转轮圣王，统四天下。大仙国师，如是授记。』作是语时，初夜已过，至于半夜，漏刻之人，大唱而言：『我圣大家！恒常尊胜。愿我大家！长命吉安。』初分已过，次入中夜，漏刻未

半，尔时色界、净居诸天下来至于迦毘罗城。是时城内，所有人民，皆悉迷闷，沉重睡眠，净饭王身，并诸左右，及太子厩当马诸臣，宫人嫔女，皆悉迷惑，疲乏重眠。

「是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法行，来至宫内，以神通力，令诸嫔女身体服饰纵横不正，或复褰袒，不能收敛其中。或有诸嫔女辈，或以手柱颐颌而眠；或有嫔女，掷却箜篌，置于一边，而身倚卧；或有嫔女，以其两臂，抱鼓而眠；或以两手，内着窓中，而其半身，露出而睡，其中或有，各以两臂相抱而眠；或有嫔女，目睫不交，睛瞳眈眈，熟视而睡；或有嫔女，倚诸璎珞，垂簪而眠。或有宫人，形容端正，从来俯仰，具知羞惭，一切功能，皆悉备足，今以重睡因缘所缠，放气出声，大小麤细，臭处蓬勃，都不觉知。或有脱身诸璎珞具，或有掷却诸杂华鬘，或弃衣裳张目而眠，犹如死尸一种无异，傍人观看，不作活想。或有仰卧，长展手脚，张口而眠；或有乱掷手脚，一边交横而眠；或有拳缩手臂胯髀缭紮而眠；或有立地倚壁而眠，身体掉动，犹如醉人。或有覆头鼾睡而眠；或有蹲坐缩项而眠；或有面孔青白失色极丑而眠。或有嫔女以细腰鼓，悬于项上，络腋而眠；或有嫔女以于箜篌搭项而眠，或有嫔女齧齿[齿*吉][齿*吉]鸣唤而眠；或有垂头调语而眠；或有伏面犹如冢间死尸而眠；或有失于大小便利不净而眠。

「尔时，太子忽然而寤，覩其宫内，蜡烛及灯，或如拳麤，或如臂大，显赫朗耀，极甚光明，见诸宫人如是睡卧，或执铜钹笙瑟笳箫、琴筑琵琶竽笛螺贝，口出白沫，鼻涕涎流，见如是等种种相貌，见已太子作是思惟：『妇人形容，止如是耳，不净恶露，有何可贪？外饰粉脂，璎珞衣服，华鬘钗钏，假庄严身，痴人不知，横被诳惑，于色境界，妄生欲心。若有智人，正念观察妇人身体，体性如是空无有主，犹如梦幻，是中应无有人可得放逸生贪，以邪念故，无明所缚。』而说偈言：

「『世间不净众惑迷， 无过妇人之体性，
 衣服璎珞庄严故， 愚痴是边生欲贪。
 有人能作如是观， 如幻如梦非真实，
 速舍无明勿放逸， 必得解脱功德身。』

「尔时太子更复专念，如是思惟：『咄哉世间！有是大患。咄哉可畏！有何可贪？』以慈哀心，愍众生故，举声大哭。『此处系缚，愚痴之人，犹如屠儿割断诸命；此处不净，愚痴之人妄生爱乐，如画瓶中盛满粪屎；此处虚

假，愚痴之人埋没沈滞，犹如弱泥溺于诸象；此处臭秽，愚痴之人以为香美，犹如猪在厕溷之中；此处空诳，愚痴之人横生染着，犹如狗抱无肉骨头；此处损害，愚痴之人争竞投入，犹如飞蛾奔赴灯烛；此处有毒，愚痴之人贪着爱好，犹如鱼鳖吞食饵钩；此处萎黄，愚痴之人乐着亲近，如湿生华离水日曝；此处危脆，愚痴之人行来履涉，犹如老牛入在深泥；此处悬峻，愚痴之人坠堕没陷，犹如盲者落大峻崖；此处循环，愚痴之人流转生死，犹如瓦匠旋器之轮；此处缠绵，愚痴之人被其系缚，如犬着枷不得自在；此处无润，愚痴之人被炙干枯，犹如夏天盛热旱草；此处衰耗，愚痴之人日就消灭，犹如月亏渐将至末；此处无利，愚痴之人善根用尽，犹如博戏输他钱财。』

「尔时太子如是观察诸婬女身，复更思惟：『我今分明见如是相，应当欢喜，勇猛勤劬，发精进心，增长福德，起弘誓愿，济拔世间，无救众生为作救护，无养育者为作归依，无舍众生为作室宅。今所办事已现我前，不久决当得果斯志，何以故？此诸婬女，皆舍羞惭，着重眠睡。』

「尔时，作瓶天子于夜半时，既见太子睡眠已觉，安庠而至，向太子所，白太子言：『太子！往昔成就具足真实之事。又复太子！昔在人间，发如是心：「愿我舍身，生兜率天。」太子！彼愿时节已过；又复昔时，在兜率天，愿生人间，受于母胎，彼愿成满；在胎之时，愿早生出，彼愿亦毕；生已增长，在于宫中，童子受乐，游戏自在，彼愿又过；弱冠之时，欲得精勤，学诸技艺，彼愿已成；壮年纵心，欲受世乐，彼愿现验。不宜久耽，今日一切诸天诸人，愿令太子舍离出家，修学圣道。』

「尔时太子闻彼作瓶天子如是语已，即自着其八千亿斤金价众宝所作革屣，串于脚已，欲起回顾，观其所坐，合榻宝床，而发如是大语言云：『此是我身，最后受于五欲之处，从今已后，当更不受。此是我身，最后受于五欲之处，从今已后，当更不受。』

「尔时，太子举右手褰众宝所成罗网帟帐，从宫中出，安庠徐步，始行少地，在于殿内东面而立，合十指掌，至心念于一切诸佛。念已举头，仰瞻虚空及诸星宿。

「尔时护世四大天王及天帝释，知于太子出家时至，各随其力，办具欲来。尔时，提头赖咤天王，主领所部干闥婆等一切眷属，百千万众前后导从，作

诸音乐，从东方来，三匝围遶迦毗罗城，下于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

「尔时，毗留勒叉天王，主领所部鸠盘荼等一切眷属，百千万众前后导从，手执宝瓶，盛满种种微妙香汤，从南方来，三匝围遶迦毗罗城，下于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

「尔时，毘留博叉天王，主领所部诸龙王等一切眷属，百千万众前后导从，手执种种妙真珠贯，复持种种诸杂珍宝，兼起种种香云华云及以宝云，复起微妙柔软香风，从西方来，三匝围遶迦毘罗城，下于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

「尔时，毘沙门天王，主领所部诸夜叉等一切眷属，百千万众前后导从，手执火珠，或执灯烛，或执火炬，炽盛猛炎，身着铠甲，或执弓箭刀箭槊器仗及铍戟等，从北方来，三匝围遶迦毘罗城，下于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

「尔时天主释提桓因，与其眷属一切诸天，百千万众前后导从，将天华鬘末香涂香，或复执持幡幢宝盖，或执种种诸妙璎珞，从彼三十三天而来，三匝围遶迦毘罗城，却住上方，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

「尔时，太子观见诸方，仰瞻虚空及诸星宿，并覩护世四大天王，以诸上妙种种璎珞庄严身体，头戴天冠，次第而行，安庠徐步，共干闥婆及鸠盘荼，一切诸龙并夜叉等，百千眷属左右围遶，各从其方东南西北，而来至此，依方面住。复见天主释提桓因，将领百千诸天眷属，前后阂塞，在于虚空，周匝集聚。复见鬼星已与月合，时诸天等唱大声言：『大圣太子！鬼宿已合，今时至矣，欲求胜法，莫住于此。人王师子，时至速疾，弃舍出家。』诸天如是，更复佐助，赞唱此言：『速出莫住。』

「尔时太子仰瞻虚空，如是思惟：『今中夜静，鬼宿已合，诸天大众，地及虚空，并皆佐助，决定我今时至不虚，宜出家也。』太子如是心思惟已，即唤同日所生奴子车匿告言：『车匿！汝速疾来，莫违于我，急被带我同日所生马王干涉，将前着来，勿令我家所有眷属一释种子闻彼马声。』是时车匿闻于太子如是言已，仰瞻虚空，如是思惟：『今始中夜。』心即生疑，遍体战栗，身毛皆竖，悚惧不安，白太子言：『大圣太子！云何中夜遣我被带干涉马王？有何恐怖？有何怨敌？有何急疾？或复城外，或今城内，有好恶

耶？』是时太子语车匿言：『谓汝车匿！我今急疾，恐怖怨敌，被诸苦逼，汝那得知？但速被带我同日生马王干涉，时疾将来。』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七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舍宫出家品下

「尔时，车匿既闻太子如是语已，自心思惟：『圣子今者，决欲出家，不肯住也。』如是念已，故发大声大言大语，问太子言，望使宫人觉知：『太子圣子！恒常知诸时节所作之事，常依顺时，今是何时，而唤索马？圣子若欲往诣园林观看善地游戏之者，此非其时，何用马为？圣子今日无有怨讎，复无违逆反叛之人，四方安静，复无有人扰攘离乱，边壤一切无有逃亡，外方邻邦亦无侵夺，欲共圣子鬪战之者，圣子覆盖一切大地，唯一无二，今何假须马王干涉？圣子今日此处宫内，诸嫔女等共相围遶，欢娱受乐，犹如天主欢喜园中，释提桓因，共诸天女，周匝围遶；圣子亦然，在此宫内，宝床上坐，何用于马？但愿安心，于此百千嫔女之中，听作音声娱乐而住。』是时车匿，口如是言，又复以手，拔诸嫔女头发令寤，又以脚踏彼嫔女身，但彼嫔女不觉不知，以上诸天神通力故。尔时，太子心内生疑畏众人觉，私密细声，以于此偈告车匿言：

「『同生车匿汝当知，	我观宫内如冢墓，
亦似蛆虫穴无异，	如与罗刹同共居，
东西南北狼籍眠，	又类受胎初泡水。
车匿我见五欲苦，	心意不愿在此宫，
若游诸方我不喜，	以见老病及死尸。
车匿速将干涉来，	我今决欲出家去。』

「尔时，车匿闻于太子如是言已，犹如猛兽着于毒箭，生大苦恼，大声而哭，白太子言：『圣子！今可舍诸尊乎？』太子报言：『善生车匿！我今欲

求胜上之处，宁舍现前诸尊亲族，勿令未来我及眷属入于死命鬼口之中。』更为车匿而说偈言：

「『我当求于涅槃故， 宁舍亲族向出家，
 未来死鬼劫夺人， 命一入口悉食尽。』」

「尔时，车匿重闻太子如是言已，复更殷懃白太子言：『大圣太子！一切世人谓言：「太子决定得作大转轮王。」云何欲舍？』太子又断车匿此言：『咄汝车匿！莫如是语！我昔在于兜率天上，胜于此处，曾作天王，悉领于彼三十三天，我于是时，犹不乐于彼处之乐。何以故？以见生死无常患故，况复今日此人间乎？少时在于此人境界，多有患浊，处此王位，虽复治世，暂时自在，而不得离病死之怖。但世间中，有死命鬼治世之处，彼之诸王即不能得自在安乐。』车匿复更报太子言：『大圣太子！虽复太子不用世位，但净饭王今已年老，太子盛壮，勿令大王心生苦恼。』太子报言：『善生车匿！我今于此大父王边，心生爱敬，如父爱我，我倍爱父，大王奇特，敬爱亲族，我亦不欲舍诸亲族，我于亲眷亦复不作诸余异心。但我大畏，大怖大惊，诸有之中受生死苦，今日欲求解脱法故，而暂舍离所爱重亲，当来世中能愍救护诸眷属故，又未来世不相离故。』」

「尔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心决定耶？要须舍俗求出家乎？』太子报言：『善生车匿！我已立要。』车匿又言：『为何事故？』太子答言：『我见世间无常过故，意欲专求彼胜处耳。』车匿复问：『以何缘故，觅彼胜处？』太子答言：『若使世间，无生无死，无老无病，无爱别离，无怨憎会，得王位已，受诸功德，无有无常，境界真实，一生人中，无有浊秽；若如是者，可令我于此处心乐。汝善车匿！莫违我心，我已勅汝，急速被带我同日生马王干涉。』车匿白言：『如太子勅，不敢有违。』其车匿闻太子如是勅语言已，亦识太子深心之意，亦复先知净饭王勅严制禁重，但以诸天神力加故，发心欲取干涉将来太子之前。而有偈说：

「『车匿以天神力加， 忍违大王勅命制，
 兼以菩萨昔愿满， 发意遂取马庄严。』」

「尔时车匿即至厩中，于槽枥上，搦取干涉，即以纯金，作迦毘遮，七宝庄严，串于马口。牵出离槽，别系余橛，刮刷其背，先以柔软轻细之物屣于脊上，以金所成七宝庄严鞍鞵而被，上覆金网。如是具足被带马已，即牵将向太子之前。是时干涉同生马王，遥见太子身力壮故，遍体欢喜，出大鸣声。」

时，其干涉马王吼唤出声之时，闻半由旬；时首陀会一切诸天，以神力故，令此马声隐没不闻，恐畏有人障碍太子不得出家。

「是时太子，欢喜踊跃遍满其体，即以右手，柔软网幔，手指犹如莲花叶赤色如紫矿，摩拭马王脊背之上而勅语言：『汝同日生干涉马王！我今欲求甘露之法，汝须努力，如是善行，勿令有人作我障碍。汝善干涉！鬪战之时，尚出死力，欲胜他故，今日与我，善为佐助，求出世乐。世间之乐，暂时欢喜，不久还失，生大烦恼。为法出力，此事甚难，我今欲为一切世间求解脱故，出家修道。汝善努力，出勇猛筋，捷疾而行。我今出家，为诸世间及汝等辈作大利益。』」

「尔时，太子正念立地，发大弘愿，作如是言：『此我最后在家乘也，我从今去，更不复乘如是之乘。』发誓愿已控[革*必]，即乘干涉马上，乘已重语干涉马言：『汝干涉马！努力负我，最后负荷，我今为诸天人间作利益故，发心出家。』太子亦坐干涉马王鞍上之时，一切无量阿修罗众，迦娄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罗刹众，毘舍遮、地居诸天及首陀会，乃至阿迦膩咤天等，随逐干涉马王而行。是时诸天手持白盖，复以种种诸宝庄严盖柄周匝，以诸众宝真珠罗网，悬于其上，其网目间，悉悬金铃，擎持以覆太子之上。是时太子乘干涉马，渐向宫门。干涉行时，蹄足声闻一俱卢奢，首陀会天以神通力，隐彼鸣声不令远闻，畏有障碍太子出家。

「是时太子出家之时，其虚空中有一夜叉，名曰钵足，彼钵足等诸夜叉众，在虚空中，各以手承马之四足，安徐而行。太子初欲发足出家，有一天子，唱如是言：『愿善吉利大法船师，今欲度脱无量众生于烦恼海。』复有一天，唱如是言：『愿无障碍大圣世尊，今欲出家渡生死海。』」

「是时，太子语车匿言：『善生车匿！汝今可在前而行，示现我道。』出宫内门，彼门关闭，欲开之时，其声闻于一拘卢奢。非人至门开彼关闭，其开之时，首陀会天以神通力，隐蔽彼声不令人闻，恐畏太子出家之时有诸障碍。是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宫门已开。』太子报言：『门已开也，决定我心所愿求利，必当得成，无有疑虑。』」

「尔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希有甚奇！此之宫门，以前开时，大用气力而方得开，圣子今者至已即开。』大圣太子亦至门边，譬如猛风吹彼云队开散两边。是时太子，从内宫门出于外已，作是唱言：『此我最后出于宫门，从今已去，当更不出。』」

「尔时太子从宫出已，安庠而至毘耶啰门，其门边有一夜叉将，名曰善入，共其五百夜叉眷属，既见太子安庠徐步向门而来，见已各各共相谓言：『今此悉达大圣太子，夜半非时来向门下，我等今者欲为彼不？』时夜叉众各相谓言：『我等可为太子开门，随彼称意东西行动，脱彼如心，所愿成就，得甘露道。既自证已，复为天人世间，当得作大利益。』是时善入夜叉之将，急疾开彼毘耶啰门。其门已前开闭之时，其声鸣彻，至半由旬。时净居天，以神通力隐蔽门声，不使诸人得闻其响，恐为太子作出家障。

「太子从此迦毘罗城毘耶啰门初出之时，彼门所有守门诸将，或有执捉关钥之者，彼等诸人，或着睡眠，不觉太子出彼宫时；或复是彼诸夜叉神之所迷惑，或是诸天神力迷惑，所有最慎，善持更人，彼等一切悉重睡眠，不觉人出。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见于太子初出家时，为欲恐怖于太子故，以神通力，化作诸声，所谓虚空出现大云，云中复更出大雷声，及霹雳声。更复化作诸大水河，吹于大石，出没奔流。太子之前，复作大山，其山高峻，现大崖岸。又复化作大猛火聚，炎赫炽然。

「尔时净居诸天，以神通力，隐彼大云，雷电霹雳一切诸声，及彼大山、河石、高峻崖岸、猛火，皆令不现。将彼魔王波旬，掷着无量百千由旬之外，勿使障碍太子出家。

「尔时太子从城门出，至外边已，回身观看迦毘罗城，出师子吼唱如是言：『我今宁自掷弃身形，堕大石崖，饮诸毒药，而取命终，亦不饮食；若我未得随心愿求度脱众生于生死海，我终不入迦毘罗城。』其诸天闻太子如是师子吼声，皆悉随喜。

「尔时，太子出此师子吼声之时，所有守护迦毘罗城诸鬼神等，或守城门，或守墙壁，或守敌楼，皆悉大唱如是之言：『如是如是！愿如太子所出师子无畏吼声，成就满足。』以欢喜心，各举两手，语太子言：『大勇健儿！出已回观迦毘罗城。』

「是时太子闻此言已，不惊不怖，以欢喜心，身毛皆竖，更作是言：『此城我今终不回入，若我得于甘露之句诸圣所叹，已断生死烦恼之流，证涅槃道，然后乃入。』太子城外出此师子吼言要誓，证彼真实真如菩提，然后还

来入城教化，出此声处，在后诸人造作于塔，名曰太子出师子吼。而彼处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树，彼树有神，其神以偈语太子言：

「『若人欲伐于树木， 要必当尽其根本，
 如斫物头须断绝， 渡水宜令达彼岸，
 言语一竟不得虚， 作怨亦讫莫复喜。』」

「尔时，太子以偈报彼护树神言：

「『雪山处所可动移， 海水或使其枯竭，
 虚空可令崩落地， 我吐言语终不虚。』」

「尔时，净居诸天而说偈言：

「『此处今出大药王， 当治众生烦恼毒，
 若有被爱箭所射， 此匠今悉能拔除。
 此处今出大医尊， 善治一切众生患，
 若人有老病死疹， 此设疗治悉能愈。
 此处今出大智炬， 烛彼颠倒痴众生，
 所在愚瞋黑闇中， 即皆覩见大光照。
 此处今出大显赫， 能为世间作大明，
 以智圆满慧眼光， 普照十方诸境界。
 此处今出大船师， 当度未度众生类，
 牢装方便智舟舩， 济度无量亿天人。
 此处今出大商主， 欲教一切度大磧，
 所有迷惑无量众， 示导令从正路行。
 此处今出是大王， 世间法王无上王，
 建立法幢大法相， 令知是法及非法。
 此处今出是大导， 能伏一切诸世间，
 其未调伏诸天人， 一切当能善调伏。
 此处今出是大主， 出世法主无上主，
 当转微妙大法轮， 摧伏一切诸外道。
 此处今出是大觉， 当觉世间未觉者，
 其有被诸烦恼缠， 能断一切缚令脱。
 此处今出大帝幢， 当雨无边大法雨，
 十力具足世无双， 能降一切诸外道。』」

此处今乘大白象，得度无明远广碛，
执持利智金刚杵，当破外道一切邪。
此处今出大梵王，怜愍世间一切众，
为利愚駮众生辈，当鸣大法钟螺鼓。
此处今出是大龙，当雨世间大法雨，
润益三界诸众生，除其热恼诸邪病。』

「尔时净居诸天说此偈已，即口称言：『南无尊者大丈夫身。』礼拜太子，随太子行。时净居天各随先业果报所得微妙之身，威德勇猛，志力精进，难作已作，为于太子，放身光明，灭除暗暝，显示道路，譬如重云日从中出放大光明，如是如是。净居诸天从其身体放诸光明，为于太子，示现道路，亦复如是。」

「尔时欲界诸天子等，皆各化作端正可喜摩那婆身，在太子前引导太子平坦道路。」

「大梵天王共诸梵众眷属围遶，在于太子右边而行。」

「忉利天王共诸释众三十三天眷属围遶，在于太子左边而行。」

「四大天王各以种种微妙璎珞，庄严其身，以妙天冠庄严其首，垂诸璎珞，复共无量干闥婆众、鸠盘荼众、诸龙夜叉，无量百千，左右围遶。身带种种坚牢铠甲，手执弓箭，或执利剑，或执长刀，或执铁棒，或执矛戟，或执三叉，执槊执钩，擎持排楯，在太子前，引导而行，语太子言：『大圣太子！从于此道，速行莫住。』上虚空中，复有无量无边诸天百千亿众，欢喜踊跃，遍满其身，不能自胜。将天水陆所生之花，散太子上，并及旃檀、诸妙沈水、多伽罗等天诸末香，自余更有种种杂香，散太子上，复有涂香末香烧香，太子行时，各各手持散太子上，以用供养于太子故。」

「尔时，太子宫内所有婬女睡寤，忽然唱言：『不见太子！不见太子！』耶输陀罗既覩卧床独自一身，不见太子，而大唱叫作如是言：『呜呼呜呼！我等今被圣子诳逗。』即大叫唤，以身投地，把撮尘土，以散头上，又举两手，自拔发毛，拗折打破身诸璎珞，以扑于地，以手指爪[爬-巴+国]裂四支、身体皮肉，所著衣服，皆悉掣毁。举声大哭，出于种种酸楚痛言，又以诸余种种苦恼，逼切萦缠自身支体。」

「尔时，宫内嫖女侍人奏净饭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今夜睡寤不见太子。』其当马人既失干涉，亦复咨奏净饭王言：『大王当知，今夜厩上亦复不见马王干涉。』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大声叫唤而口唱言：『呜呼呜呼！我所爱子。』如是唱已，闷绝倒地，傍臣手持梅檀冷水以洒其上，少时还稣，复其本心。然后召唤防守城将而勅之言：『卿等速疾庄严四兵善着铠甲，速求太子，令知所在。』时彼防卫守城将军，闻王如是严重勅已，从宫内出，遍告诸余大征将言：『汝等诸将各各当知！净饭大王有如是勅：「所在境界，百官大臣，其有受食我封禄者，或有依我而活命者，如是人辈皆悉集聚，速疾分头行求太子。若得见者，善言慰喻，勿听住彼山林溪谷，迎将回还。」』」

「尔时，百官诸群臣等，闻彼防卫守城将军如是言已，实时各于迦毘罗城内外衢道，振铃告言：『汝等一切所有臣民，食于净饭大王国土封禄之者，及依大王而活命者，诸臣百官悉皆速出迦毘罗城，为求太子。若得见者，慰喻教回，还入宫中。』」

「尔时，释种诸臣百官，并及一切迦毘罗城所居人民，其有食禄及不食者，皆从城出，行求太子。」

「尔时，守城大臣，遍告所行诸人如是言已，渐次至于太子当马大臣之家，告彼当马臣如是言：『净饭王勅，速求太子，出城而行。』彼大臣言：『我当太子所居之处，而不得行。』时彼守城大臣，重更语如是言：『净饭大王如是严勅：「所有太子侍卫左右，悉皆禁缚。」』彼当马臣如是报言：『仁者若欲缚于我者，且先自缚汝之所有眷属妻儿兄弟姊妹姑姨舅氏，合皆禁缚。』时彼城内大众人民，皆悉出求太子而行。」

「尔时，太子以诸天神威力障故，求觅太子，不能得见。」

佛本行集经剃发染衣品第二十二上

「尔时，太子从迦毘罗城门出已，勅其车匿作如是言：『谓汝车匿！我今语汝，汝于我前，引导直向罗摩村行。』是时车匿白太子言：『如太子勅，不敢有违。』引前直向罗摩村边，其马干涉，轻便行疾，举足安隐，从夜半行，至明星出，行十二由旬。」

「（摩诃僧祇师如是言：『马半夜行十二由旬。』或复诸师作如是言：『从夜半起，至明星出，行百由旬。』）」

「至一聚落，名弥尼迦，至日出时，到跋伽婆仙人居处。到彼处已，问车匿言：『谓汝车匿！此何处所？』尔时车匿报太子言：『大圣太子！此之处所，去罗摩村，势不遥远。』」

「尔时太子见此树林，乃往仙人所居之处，并诸鸟兽，流水井泉，池渠河等，知其车匿及马干涉行来已乏，告车匿言：『汝善车匿！今若知时，宜于此处，停下歇息。』是时太子从其马王干涉而下，口如是称大弘誓愿：『此今是我最后所乘所下处也，此今是我最后所乘所下处也。』是时太子下干涉讫，以美言语慰喻车匿，作如是言：『车匿！世有仆使，其心虽复孝向大家，而无自由。复有仆使，心虽自由，而无孝顺。复有仆使，心不孝顺，兼且无力。复有仆使，而心孝顺，复有大力。善生车匿！如汝今日希有希得，恭敬孝顺，好心向我，复有大力。车匿！我今向汝，亦大欢喜，以如是业，汝于我边，心大孝顺，大爱敬我，如是爱我。汝今事我，不求利故。凡世间事富贵之人，还有爱着而求事他；汝今事我，其义不然；世又有人，见富贵时而欲事他，为求物故，亦见贫贱即复偕舍；汝今不然。』而说偈言：

「『畜儿为立家， 事父答养育，
 为利营田作， 皆以求报为。』」

「尔时车匿闻此偈已，问太子言：『大圣太子！凡是奴仆向富贵人，所有诸事欲发心作，不能一一借问所以。但我今日，既见圣子来入此山，是故敢欲咨问圣子，以何缘故，发如是心而来至此？』是时太子，报车匿言：『汝善车匿！我欲语汝，汝今亦复何须用知？』车匿复言：『大圣太子！我虽是贱，交与圣子同日而生，是圣子奴，随顺圣子，不违逆意。』是时太子语车匿言：『汝善车匿！我今语汝，汝能作不？』其车匿言：『大圣太子！我今既是圣子奴仆，亲事圣子，何敢不作？』」

「太子复言：『汝善车匿！我今弃舍圣王之位，不以其余畏怖他故，唯求解脱，离系缚故。车匿！我今不取如是王位，而心欢喜。车匿！一切王位，是大恐怖。我今内心，如是明见。车匿！我见出家有如是利，故割断彼，来入山林，莫复更为生死所拘，我今欲求解脱生死。汝善车匿！今可回还，将马干涉归向王宫，我今出家，心意已决。』而说偈言：

「『不复更假多言语， 识知我意爱汝心，
我以割舍亲爱来， 汝今速将干涉去。』」

「尔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凡人出家，见四种事，然后舍离。云何为四？或身年老，或复带病，或时孤独，或无资财。而圣子今此四种中，现无有一。又复圣子初生之时，一切解相婆罗门等，有能占观诸巧智人，多读经书善解众论，昔曾授记：「如此童子，必当得作转轮圣王，统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宝。彼七宝者，所谓轮宝、珠宝、象宝、马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如是复生一千圣子，悉皆勇健，能破他怨。彼转轮王统此大地一切海等，如法降伏，而得治化。」圣子若得金轮宝时，此宝天成非人所作，端正可喜，于虚空中，在前而行，王当乘空，逐彼宝轮，诸亲族等，左右围遶，从空飞行，是时身当转轮王位，受大功德。是时，圣子！以明月珠摩尼之宝，于夜暗时，照七由旬，其地周匝，而得光明。是时圣子！如是无量，受王位乐。大圣太子！仁今若乘白象之时，其象七支，皆拄于地，其六白牙，皆悉以金装按镂饰，被金鞍鞮秋[革*必]隐起，以金璎珞严服其上，复以罗网而弥覆之，具足神通，飞腾自在，乘是象已，亦堪能行遍此大地。圣子是时，受彼王位，甚大快乐。」

「『又复圣子！若当来世，乘彼马王，而其马王，遍体绀青，头乌黑色，鬃尾甚长，被金鞍鞮，镂宝秋[革*必]，纯金璎珞，庄严其身，以金网罗弥覆其上。彼马神通，自在无碍，善能飞跃虚空而行，若欲行时，圣子乘上，行此大地，周匝能遍。圣子尔时，受是王位，甚大快乐。」

「『又复圣子！若当来世，得女宝时，眼目端正，面首可怜，行步安庠最胜最妙，犹天玉女，当自出现。圣子尔时，具足而受，自恣五欲，转轮王位甚大丰乐。」

「『又复圣子！若当来世，得主藏宝，彼主藏臣，得天眼故，能从地出金银藏等一切诸宝，将与圣子。尔时，当受五欲具足功德。」

「『又复圣子！若当来世，得主兵宝，其主兵臣，善巧多智，聪明利根闲解便能领四兵众，一念之顷，知太子心，皆悉能令着于铠甲，一切具足，无所乏少，部分将往诣圣子边，随意而用。圣子尔时，受其王位，甚大快乐。」

「『又复圣子！若当来世，具得如是七种之宝，当于尔时，此间大地并诸四海，一切山河及林泉等，无有不属。其诸怨敌，一切天下，悉来归降，既降

伏周，无处有畏，无处有疑。一切人民，悉各丰足，无有不宾，险难之处，亦不须用，刀杖兵戈，如法而行，既如法行，治化天下。尔时太子，受圣王位，快乐无极。』

「尔时，太子闻如是等诸语言已，还复报问于车匿言：『汝善车匿！其相师等，诸婆罗门，唯有如是授于我记，为复更有余授记乎？』是时车匿报太子言：『更有其余别授记事。』太子问言：『是何授记？』车匿答言：『彼诸相师婆罗门等，复授记言：「此之童子，若舍王位而出家者，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即转无上微妙法轮。」』

「尔时，太子语车匿言：『谓汝车匿！慎莫妄语，应须真实。当于彼时，阿私陀仙一向授记，此之童子，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向授记，我当转于无上法轮。』是时车匿，闻是语已，心惊战怖身毛遍竖，白太子言：『大圣太子！能忆如是授记语乎？此记释等诸眷属辈，私窃而闻，勿令圣子得知此记，恐畏圣子发菩提心。』是时太子语车匿言：『车匿！我昔从彼兜率天下，入于母胎，及在胎中，所有诸事，我心忆持，犹尚不忘，况复生已授我记忘，终无是理。车匿！诸天复语我如是言：「仁者太子！速疾出家，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决定转于无上法轮。」车匿！是故我知决定当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当转无上法轮。车匿！我今实言向汝而说，车匿！我今宁被刀割身肉，宁食毒死，宁入大火，宁投大崖，宁自到死，我今终不未得免离生死之法而还向家。何以故？如是世间五欲境界，皆悉无常，不久停住，是破坏法。』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八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剃发染衣品下

「尔时，太子以手从其天冠头髻解天无价摩尼之宝，付与车匿，作如是言：『车匿！我今与汝此摩尼宝，汝将此宝还于我父净饭大王，至王边已，无量顶礼。汝知我意，我付嘱汝，汝当信我，我今令汝将此宝还，至父王边，启

白令除一切愁苦。复好为我咨启父王，作如是言：「我今不以被人所欺，而忽舍离父王足下，又亦不以瞋恨心故，亦复不为求觅资财，又亦不以少封禄故，亦不欲求生于天上；唯见一切诸众生等在不正路，迷惑黑暗邪径而行；欲作光明，欲除如是生死之法，欲求利益世间之句无愁忧处，欲断无常有漏之行，求出家耳。大慈父王，见我如是乐出家故，不应忧愁。」』而说偈言：

「『假使恩爱久共处， 时至会必有别离，
 见此无常须臾间， 是故我今求解脱。』」

「尔时太子说此偈已，作如是言：『我今欲离此忧苦故，弃舍出家，是故咨启我父大王不须愁忧。若世有人，缘忧愁故，为于五欲而缚著者，彼等诸人应须忧愁。所以者何？世多有人，父生于子，为求财故，所以养育；报于父母，施法财者，世子难有。若父王意，作如是心，我子今者，非出家时。唯愿父王！莫如是念，凡求法者，无有时节。所以者何？人居世间，命无限齐，知如是者，是故智人决须舍求胜上行处，此是我心决定之语。譬如有人共死命怨同居一室，言我寿长，无有是处。车匿！汝至我父净饭王边，作如是等多种语言，令王意定。汝至彼处，善作如是方便慰喻，莫令忆我。车匿！虽然，我复语汝，若至我父净饭王边，但说于我恶逆之事，无德行处，太子如是，无有恩义，无爱着心，莫说于我孝顺之处。所以者何？已舍爱故，即舍一切忆念忧愁。』」

「尔时，车匿闻于太子作如是等诸语言已，遍体热恼，满面泪流，合十指掌，向于太子，而作是言：『大圣太子！如太子教。但前所言，于诸亲族及父王边，大生忧愁，我意不喜，心情断绝。如大象王没在深泥，不能自出。闻是语已，谁不泪流？』复作是言：『精进之心，余人闻说，犹尚大惊，况我车匿小来，共于圣子，同日一时，俱长爱敬之心，相乐不已。』」而说偈言：

「『假使用铁持作心， 以闻如是言誓语，
 人谁不心酸楚毒， 况我爱恋同日生。』」

「尔时车匿说是偈已，白圣子言：『我将马王与圣子乘，以彼诸天神通力故，强令我心遣被与来，非我自意。我今云何能断圣子是出家事？我今既是同日生奴，及此马王一种无异，岂能违离圣子须臾独还宫也？终无是处。圣子！亦不合放于我干涉向家，而复令我传此忧悲爱别之语，向大父王说如是

事。而圣子今亦不合背舍老父王而自出家，彼法非是，更无有法，绝妙越殊过是尊者，能胜孝养所生父母，亦不应舍乳哺姨母摩诃波阁波提。以是而论，圣子亦成无恩义人，而不忆旧育养之时。圣子！正妃耶输陀罗，贞洁之女，诸德具足，亦复不合弃舍相离。虽然若圣子今舍离一切释种亲族，我今既是同日生奴，亦不合放。但是圣子足躅之地，我常随顺，不得背舍。大圣太子！是故我今意中，不忍将此炽然忧悲之火所烧心情，回向于城，而放圣子，独在此处空闲林野，令我自返脱至城邑，净饭大王责我何言？又复圣子既不还家，我独去时，圣子所有朋友识知，并及宫内嫫女妃后，问我何言？圣子复语我作是言：「汝今将我恶辞毁辱非法之事，向眷属说，令我眷属遗忘于我，憎恶于我。」而我何敢妄说于此毁辱之言？我心可不自惭自羞自愧自耻，我之心意及以口舌，若为欲说圣子恶言，虽我妄言欲说圣子，谁当信我妄言之事？圣子！譬如有人，说彼月天种种恶事毁辱之言，叵有人闻如此事者，能信以不？但圣子今恒常习行慈悲之心，圣子嘱托此言不善。圣子既行大慈悲行，恒常美言慰喻众生，今舍诸亲，此是非善。是故善哉圣子！回心向家受乐。』

「尔时，太子见其车匿如是忧悲苦恼之语，闻已复报彼车匿言：『车匿！汝今应须舍别离苦，莫作忧恼。何以故？一切众生，有生有老，悉有别离。车匿！一切众生所有爱着染惑之心，其在胎内养育之者，皆悉是虚，会有别离，彼非是我，我非是彼。』而说偈言：

「『譬如大树众鸟群，	各从诸方来共宿，
后日别飞各自去，	众生离别亦复然。
犹如盛夏起大云，	暂聚以复还离散，
众生离别法皆尔，	须臾聚合复分离。
既相随来生此间，	今者各各还归本，
勿言我与汝有异，	剩作彼此去住情。
一切去来无所依，	但随众生有爱着，
强作分别自他意。	犹如树木枝叶茎，
各各别有色形容，	此缘本来无染污，
况复无常众生类。	譬如树蔓生果蓏，
随其熟时则堕落，	人命修短亦如是，
长年促寿死终无。	往昔一切诸仙人，
恒说如是无常事，	设使寿命八大劫，
至于无常败坏时，	必死更无有疑虑。

犹如诸方各自来， 至河同共欲饮水，
或复上船渡彼岸， 既至岸上还复分。
父母生子亦复然， 并及眷属诸朋党，
少小虽同在一处， 长大须臾各别离。
虽复业果同共家， 其受苦乐报不等，
及至无常事催促， 各各相舍无亲踈。』

「尔时太子说此偈已，告车匿言：『善生车匿！是故汝今莫恼自心，决定还去。所以者何？汝今止为爱着大家，不能舍者，汝若到家，还来觅我。若汝回至迦毘罗城，见我亲族为我愁者，汝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眷属！于太子边，宜应割舍爱着之心。何以故？我今知彼有要誓言。」』尔时，太子即说此偈，嘱车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支节筋脉皮，
一切磨灭尽消亡， 或复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舍此重担， 越渡诸苦达本源，
未证解脱坐道场， 终不虚尔还相见。』

「尔时，车匿既闻太子说此偈已，即以自身四布于地，持其两手前着抱于太子两足，而作是言：『善哉圣子！今乞欢喜，莫作如是苦切誓言。大圣太子！我有何力，有何神德，能令圣子回还本宫？但我从此独自向家，圣子眷属必当打我，或复圣子父王净饭，并及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必应问我：「我妙梵声，聪慧之子，汝今将向何处掷来？」』尔时，太子报车匿言：『车匿！莫作是言！莫作是言！我之父母及诸眷属，见汝从此独自回还，终不打汝。所以者何？我眷属等，一切悉皆爱念于汝。车匿！速起速起。上来所论，有如此法，世若有人，将所爱人言语意气向彼道时，必得赏赐。汝决定须速还至家，我之父王见汝还已，心得稣醒。然我父王，见我舍家闻道出家，大生苦逼。父王之身及诸眷属，一切号咷，悲咽哭泣，城内大小，一切人民，为于我故，生重苦恼，彼等若得见汝还者，心少喜欢。』

「尔时车匿从地而起，合十指掌，泪下如流，举声大哭，白太子言：『以如是故，我今欲将圣子还家，勿令大王种姓断绝。』是时车匿从地起已，马王干涉前膝胡跪，出舌舐于太子二足，两眼流泪。是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此马虽复是畜生身，犹尚慈悲垂泪而泣，况复圣子诸眷属心，当见何

殃？唯愿圣子！正观于此干涉马王，今见圣子不欲还家，是以胡跪屈前两膝，开口出舌舐圣子足，以慈哀心，二目泪下。』

「尔时，太子以诸功德万字庄严千辐相轮，犹如芭蕉，内心柔软，金色右掌网缦手指，摩其马王干涉顶上，而语之言：『干涉！汝今具作马事，以得度于大负重任，从今已后，汝干涉马，还家自养。此今是我最后从家骑乘之务，行大远路，赖汝今日得济于我。干涉！汝今莫生忧恼，莫泣莫悲，汝所载我当得大报，我今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后证时，当将甘露分布与汝。』而有偈说：

「『太子以右罗网指，	万字千辐轮相现，
金色柔软清净手，	用摩马王干涉头。
犹如两人对语言，	汝同日生马干涉，
莫过悲啼生懊恼，	汝作马功已讫了。
我若当证甘露味，	所可负载于我者，
分别密教甚深法，	报答于彼终不虚。』

「尔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今日已得广大王位，圣子具足一切诸相玉女之宝，所庄严宫普皆显，现自余多种五欲之事，最胜最妙，人间难办，今已得之。何故圣子舍此妙乐，爱于诸兽百鸟充满旷野之内？又复是处多有恶贼恐怖之事，独行独坐，远离诸乐，云何悦心？』太子报言：『汝善车匿！所语不虚。其理虽然，汝今谛听，我为汝说。世间五欲，会归无常，非究竟法，不合心安，若得还失，速疾如流，不暂停住，如草上露，不久消散；犹如空拳，诳于小儿；如芭蕉心，无有真实；如秋云起，乍布还收；如闪电光，忽出还灭；如水上沫，无有常定；如热阳炎，诳惑于人。』而说偈言：

「『诸五欲之事，	犹如魁脍机，
如刀刃涂蜜，	如借他器用，
如新死哭泣，	如梦见快乐，
寤后觅还无，	犹如划贯人，
如树果子熟，	不久当堕地，
如恶人刀仗，	杀怨无慈心，
犹如割肉脔，	当受大苦恼，
如执大火炬，	不慎而烧身。

妙色人天果，久长受乐已，
心无有厌离，已得复能求，
犹如人热渴，更复饮咸水，
求诸五欲等，不厌离亦然。
是故若智人，欲离诸五欲，
犹如毒蛇头，若求长寿命，
远离如毒药，亦如大火聚，
若有智慧人，应当远舍离。
诸有生死者，一切不坚实，
念念不暂停，世法应如是。
寿命无自由，决至向死鬼，
如是思量已，莫住于世间。』

「尔时太子说此偈已，告车匿言：『车匿！五欲之事，有如是等多种过患。车匿！王位亦然，以种种苦众患杂乱。我见如是可畏相故，宁住于此旷野之中，共诸飞禽走兽盗贼恐怖之处，独起独行，远离欲乐。我意乐此，彼非所愿。车匿！汝闻我作如是语已，莫复违我此之大事。车匿！我于如是法行之内，当开法眼，汝须随喜，不应障我。』是时车匿白太子言：『大圣太子！太子若定作是心者，我今不敢违圣子勅，如圣子教，我还向家。』」

「尔时太子赞车匿言：『善哉善哉！大善车匿！汝今如是，顺从我意，获大善利，汝作事善。』是时太子，身上所有诸宝璎珞皆悉自解，口作如是大弘愿言：『此是我今最后在家庄严身饰，此是我今最后在家庄严身饰。』解已手持将付车匿，付车匿已，复作是言：『车匿！汝将此等诸宝璎珞，归付与我诸眷属等。』是时车匿即取彼等诸宝璎珞，受已更问于太子言：『圣子！若我至家，将此璎珞，付于圣子诸眷属时，脱彼眷属问于我言：「车匿！汝今何故？将我太子，送至他国，而舍独来？车匿！悉达太子复更嘱托我等何事？」彼等若问我如是事，当作何报？』太子又言：『车匿！汝若至家，为我顶礼父王净饭并及姨母摩诃波阇波提，自余尊者一切眷属，悉皆问讯。车匿！为我咨启净饭大王，作如是言：「我今实知父王恩深，但我为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所以违离；若得证已，即当还家奉见大王。」又别为我，咨白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国大夫人：「勿为我故生大忧愁，圣子必得成大善利，回还共母，欢喜相见。」又我宫内一切婬女及诸亲族，时年童子并余释种，作如是言：「我今欲破无明暗网，当得智明；得智明已，我当回还入迦毘罗。」』」

「尔时太子，从车匿边，索取摩尼杂饰庄严七宝把刀，自以右手执于彼刀，从鞘拔出，即以左手，揽捉绀青优钵罗色螺髻之发，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掷置空中。时天帝释，以希有心，生大欢喜，捧太子髻不令堕地，以天妙衣承受接取。尔时诸天，以彼胜上天诸供具而供养之。」

「尔时，净居诸天大众，去于太子不近不远，有一华鬘，名须曼那。其须曼那华，下化作一净发师，执利剃刀，去于太子不远而立。太子见已，作如是言：『谓净发师！汝能为我净发以不？』其净发师报太子言：『我甚能为。』太子报言：『汝若能者，今可知时。』」

「尔时，彼化净发之师，即以利刀，剃于太子无见顶相绀螺髻发。当剃头时，帝释天王生希有心，所落之发不令一毛坠堕于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受已将向三十三天而供养之。从此已来，令诸天上因立节名，供养菩萨发髻冠节，至今不断。」

「尔时，太子自解其身一切璎珞及以天冠，剃去发须，剪落既讫，观于体上犹有天衣，见已念言：『此衣非是出家之服，出家之人，在于山间，谁能与我袈裟色衣？如出家法，居在山林，须如法衣。』时净居天，知太子心如是念已，应时化作猎师之形，身着袈裟染色之衣，手执弓箭，渐渐来至太子之前，相去不远，默然而住。」

「是时太子，见彼猎师身着袈裟手执弓箭，见已即语，作如是言：『山野仁者！汝能与我此之袈裟色衣已不？汝若与我，我当与汝迦尸迦衣，此衣价直百千亿金，复为种种栴檀香等之所熏修。汝何用是羸弊衣服袈裟色为？可取如是迦尸迦衣。』而说偈言：

「『此是解脱圣人衣， 若执弓箭不合着，
汝发欢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博天衣。』」

「尔时猎师报菩萨言：『善哉仁者！我今与汝，实不吝惜。』是时化人，即与菩萨袈裟之衣，从菩萨取迦尸迦衣，价数直于百千金者，复以种种栴檀所熏。菩萨尔时，心大欢喜受袈裟衣，深自庆幸，即脱身上迦尸迦衣与彼猎师。时净居天所化之人，从菩萨边取迦尸迦微妙衣已，即于其地以神通飞上虚空中，如一念顷还至梵天，为欲供养彼妙衣故，于菩萨前，以天神通乘空而行。菩萨见已，生大欢喜，希有胜上奇特之心，于此袈裟染色衣边，复更倍生殷重至到欢喜之心。」

「尔时菩萨以剃头乞，身得袈裟染色衣着，形容改变，既严整乞，口发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是时菩萨遣车匿还，泪流满面以送车匿。分别乞了，独一无二，体上既披袈裟色服，安庠徐步向跋伽婆仙人居处。是时车匿，曲躬顶礼菩萨两足，围遶菩萨三匝而回。车匿既见菩萨割意，不肯还家，兼其身体着袈裟衣，头无天冠须发悉剪，身体复无诸宝璎珞并及微妙迦尸迦衣，如是一切种种悉无，既遥见已，上举两手，大叫尽声，号天而哭，投身扑地，心意闷绝，良久乃稣。稣已还起，谛观立地，视菩萨行，更复举声，称冤而哭，以其两手，抱干涉项，悲咽哽塞，大声呼嗟。良久哭已，观见菩萨，心意不回，无可冀望，将诸璎珞及以衣裳，并牵马王干涉，回返欲向家归，此是身还，实非心舍。其行道路，或时思惟，或举声哭，或复闷绝，躡倒于地，或处直立，不能前行。或处思慕，不乐而坐，车匿如是心怀愁恼，多种自现诸苦相已，渐渐次到迦毘罗城。其干涉马，数数回头观看菩萨，作声鸣唤，逐车匿后，泪下而行。其马已前，多足气力，欢喜纵逸，以见菩萨舍家出家剃须发故，苦逼忧愁，恒常懊恼，身形羸瘦，气力消尽。假使是马璎珞庄严，以心离别于菩萨故，无有威神、无有威德，回顾数观，占看菩萨，而作大声，泪下满面，悲鸣而行。在于路上，不食水草，以饥渴逼，行步羸弱，威力威神悉皆减损，不复能行。其眼中泪，恒常不干。菩萨初骑，所发到处止半夜行，今以苦逼身羸弱故，回还八日始得至家。而有偈言：

「『菩萨初出半夜行， 车匿辞别牵干涉，
 以苦逼切失威势， 回还八日乃到家。』

佛本行集经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上

「尔时，车匿将马干涉辞别太子，回还归至迦毘罗城。当初入时，譬如有人入于空宅，其迦毘罗城之内，四面周匝，或复园林，或复泉池，或复渠河或复苑囿，以太子舍行出家故，无有威神，凋悴枯竭。其迦毘罗城内，所居人民大小，遥见车匿将领马王干涉还归，不见太子，以不见故，悉随车匿及干涉后，次第而行，咨车匿言：『悉达太子，今在何处？』是时车匿，流泪满面，哭泣哽咽，不能得言。时彼城内一切人民，悲泣啼哭，随逐车匿及干涉，行则随行，心生疑惑而问车匿，作如是言：『其王子者，今在何处？于我国内生大欢喜，今汝何处舍离而来？』是时车匿，随行随报彼诸人言：『我实不敢舍背圣子，而彼圣子，捐弃自宫，舍俗衣形，并发遣我及马干涉，令使来还，太子独自在山出家。』是时城内一切人民，闻此语已，心生

奇特希有之事，而赞助言：『未曾有法。』各各对面，共相谓言：『悉达太子，难行能行。』时彼城内一切人民，口虽如是称说彼言，而其泪下犹如流水，复各呵身，作如是言：『咄我今者可共随其相逐出家，至于彼处，看人师子徒步行者，我今宁应至彼随行，勿令一日离别圣子而存活命。所以者何？此城今无彼圣子故，无有威神、无有势力，此城以无于太子故寂寞，今与旷野无异；彼所居处，以有太子威神力故，山泽丛林，还成聚落。』而有偈说：

「『城内人民闻此言， 口称希有如是事，
 此无悉达成旷野， 彼有太子如国城。』」

「尔时，马王干涉鸣唤，城内所有一切人民，悉在自家，各闻其声闻已，一切所有人民，及两宫内诸婬女等，作如是心，谓言太子回还入城。是时人民及以宫内所有婬女，或开窗牖，或拨门帘，以欢喜心，遥望太子。时彼人民及宫婬女，唯见马王及以车匿离别太子独自而来，见已各还闭窗门户，退入家内，称冤大哭。时，净饭王以爱苦恼逼切身故，思惟欲见悉达太子，即入斋堂，洁戒净心，修持苦行，忧愁怅快，内心日夜求守一切诸天诸神，复作种种方便因缘，欲求见子以慰心故。尔时车匿，苦恼忧悲，泪下如雨，手执干涉，并及太子缘身璎珞无价宝冠，擎持将入净饭王宫，譬如王子于战鬪场被怨敌杀，其从左右将马璎珞入于王宫，如是如是。其奴车匿，离别太子，将马服玩，雨泪而入大王宫中，亦复如是。车匿入时，其马干涉，在净饭王宫门之外，欲入门内观瞻太子，左右行动坐卧之处，不见太子，泪下如流，爬地大鸣，譬如有人于大众中说苦恼事。时，净饭王宫内所有种种诸鸟，孔雀鸚鵡、鸚鵡命命、俱翅罗等种种诸鸟，闻干涉声，亦谓言是太子归家，彼等欢喜，各自出声和雅而鸣。如是干涉，作于声已，所有大王厩内余马，闻干涉声，亦谓太子归来向家，一切欢喜，皆悉鸣唤。其净饭王，宫内婬女众多百千，摩诃波阁波提等，复有太子宫内婬女六万余人，及其大妃耶输陀罗等，念太子故，大生忧恼，尘泪满面，各任本容，不复洗梳，身体衣裳，皆悉垢腻，舍诸一切妙好璎珞，忧愁怅快，心意不安，或哭或啼，或思惟坐。闻干涉鸣，各相谓言：『如是干涉，作是鸣声，决定是我太子归家，无有疑也。』彼等既闻干涉声已，心大欢喜，渴仰欲见于太子故。摩诃波阁波提、耶输陀罗等多千婬女，各于自房，或在楼上，或在殿中，或在室内，欲见太子，渴仰忽起，急走集聚，向于车匿及干涉边。彼诸婬女，唯见车匿及马干涉离别太子而来向宫，彼既见已，各举两手，叫唤大哭，流泪满面，口唱太子种种诸德。而有偈说：

「『彼等嫫女心苦切，
忽覩车匿马空回，
解绝璎珞妙衣服，
各举两手无承望，
渴仰欲见太子还，
泪下满面叫唤哭。
散被头发身瘦羸，
啼号不眠彻天晓。』」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车匿等还品中

「尔时，摩诃波阁波提及瞿多弥，既见太子髻里明珠，伞盖横刀，并摩尼宝庄严蝇拂，自余璎珞，干涉马王及车匿等，如是见已，心大惊怖，各举两手，搥拍身体，忧愁而问于车匿言：『今我所爱子悉达多，留在何处？汝自回还。』车匿报言：『国大皇后！悉达太子，弃舍五欲，为求道故，出家入山，远离亲族，剃发染衣，思惟苦行。』是时摩诃波阁波提，闻于车匿如是语已，譬如犝牛失其犝子，悲泣号哭，不能自胜。其摩诃波阁波提，从车匿闻太子之语，亦复如是，即举两手，心惊怖裂，口大唱言：『呜呼我子！呜呼我子！』流泪满面，遍体战栗，忽然闷绝，身躃倒仆，宛转土中，如鱼出水在于陆地跳踉苦恼。摩诃波阁波提，亦复如是，躃地宛转，呜噎而语，问车匿言：『车匿！我今不见自身有过及心口失，负持于汝，汝今何故，忽将我子，掷弃旷野，犹如摆木？汝将我子，置彼林内，令共种种诸恶虫兽恐怖之中，独自而住，汝弃舍来，不怜我子，而身背乎？』车匿报言：『国大夫人！奴身不敢弃舍太子。夫人！太子自弃舍奴。太子付我干涉马王及诸璎珞，教来回还，速疾向家，畏大夫人心生忧愁，令得安隐无恼患故。』时彼宫中诸嫫女等，各各啼哭而口唱言：『呜呼阿爷！』或复唱言：『呜呼兄弟！』或复唱言：『呜呼大家！』或复唱言：『呜呼我夫！』以此种种爱恋酸言，欲染根本叫唤苦身。或有嫫女转目而哭，或有嫫女相视而哭，或有嫫女回身而哭，或有嫫女举头而哭，或有相观面目而哭，或有两手拍肚而哭，或有两手抚心而哭，或以两臂相交而哭，或举两手拍头而哭，或以灰土盆头而哭，或有散发覆面而哭，或拔鬓发低头而哭，或举两手仰天而哭。或有嫫女，以悲苦故，东西南北，交横驰走，犹如野鹿被毒箭射；或有嫫女，以衣

覆面叫唤而哭；或有嫒女，遍体战栗，犹如风吹芭蕉树叶，低昂而哭；或有倒地闷绝不知，少有余命，纔出声哭；或有嫒女，如鱼出水掷置陆地宛转而卧，微有喘息劣余残命，绵愒而哭；或有嫒女，犹如掘树倒卧在地宛转而哭。诸如是等，种种苦恼，以逼切身，号哭太子。

「是时，车匿及马干涉，并彼无量百千嫒女，哭泣之声，不可得闻。摩诃波阁波提，流泪闷绝，小稣即便大哭太子，口唱是言：『呜呼我子！呜呼我子！汝身本时，以种种香摩涂拂拭，威神大德而用庄严；今者云何在于山谷，为诸蚊虻细小毒虫啖[口*束]汝身，能忍此苦，住于旷野？呜呼我子！汝身恒以迦尸迦衣熏香所覆；今者云何羸涩臭衣，能忍着身？呜呼我子！汝在家时，清静妙香百味所作，种种羹臠洁白之食，自余恶杂不曾向口；今者云何忍食羸涩冷淡食饮，或饭或麩，或饼或浆，云何空飡此能得下？呜呼我子！在于宫内，细滑床敷，柔软毡褥，或覆天衣，或复两边挟置倚枕，或卧或偃，随意自在；今者云何在赤露地，或棘针丛羸草之上，忍得卧眠？呜呼我子！在家之时，或有奴婢，或有左右，恒常供承，哀愍之心，或有倚身，或有胡跪，或有立地，向汝面观，而得奉事，无所乏少；今者云何瞋恚之人，或有贫穷，或有憔悴，向汝无慈，汝何能观，取其意气？呜呼我子！在于家内，以妙华色，可喜端正，嫒女群队，左右围遶，而受快乐；汝今云何在于山旷，犹如野兽，恒常恐怖，独坐独行，心乃娱乐？呜呼我子！善生罗网，所覆长直，脚指柔软，脚踝踰胫，犹如鹿王，掌底柔软，如莲华叶，二轮庄严，分明显著；今汝云何如是脚迹，徒跣躅地，或有棘针，或有沙砾，或时冰冻，或时炎埃，何忍东西，将此行涉？』

「是时，摩诃波阁波提作如是等无量无边诸种语言哭太子已，心薄稣醒，得复本念，从地而起，问车匿言：『车匿！此事已然，我子悉达，行路之时向汝何嘱？车匿！我子所有柔软青色绀黑头发，复谁割也？车匿！我子头发，今在何处？』车匿报言：『国大夫人妃子悉达嘱语我言：「车匿！汝至我家，为我殷懃再拜问讯我母摩诃波阁波提，若再拜已，作如是言：『咨启大母，愿莫大愁，莫生苦恼，莫忆于我；子不久得如心所愿，得即回还，奉覲大母。』』其圣子手，自拔于刀，左执头髻，右手持刀，而自割截，掷于虚空，诸天接管，将还天宫，为供养故。』是时摩诃波阁波提，既闻车匿作是语已，复更重哭太子发髻，『呜呼我子！头发甚长，柔软螺髻，极能端正，一一毛孔，一毛旋生，不乱不断，堪着王冠受于王位，汝今何忍割截抛弃？呜呼我子！两臂甚长，行步庠序，如师子王；两目圆满，犹如牛王；身体金色，胸膈宽大，声音隐隐，如鼓如雷。如是人者，何堪出家居在山野？今我

此地，无有福相，若是人者，行如法行，此地倒已，复不能起，为世作主。我愿一切有德之人，诸功德具，值于法王出现于世，令诸大众安隐快乐。』而有偈说：

「『必其此地无有福， 不应生是智慧人，
 既现如是功德身， 应当为世作圣主。』」

「尔时，耶输陀罗大声叫哭，一瞋一骂，杂种语音，呵责车匿，作如是言：『车匿！我妇女人，年少夜半，睡眠沉重，无所觉知，汝今把我心中所爱如意圣夫，将何处置？车匿！去此近远，我之圣主善大丈夫，并汝及马，三平等行，车匿干涉，唯二独来，在于我前，不见我心所爱圣主，是故我今身心战栗。车匿！汝非善人，不润益我。车匿！我今要言，假使酷暴极瞋怨家，犹尚不能如是损害，似汝今日蹶顿于我。车匿！如汝是我所归依者，应覆护我，应养育我，汝今云何，见我夜半昏乱睡眠，汝私窃偷将我圣主，向何处着？车匿！即汝今是最大怨讎，所作之事，今已讫了，汝复何须懊恼啼哭？汝宜拭面，何用强悲，虚沥目泪？车匿！汝不善业，今作已竟，不假须哀。车匿！以汝为我圣夫善友，禁节入出，可行则行，不可则制；今反相从，令我圣主，随意而出。车匿！用汝何为？汝今作是不善事已，应须欢喜，我知汝今大获果报，大得福利。车匿！凡世间人，宁取有智以为怨家，不将愚痴共作朋友。车匿！汝虽于我夫处为友，而汝作事不曾思惟。所以者何？车匿！汝于我家，今已造作不利益事，汝今应当生大庆幸。车匿！此诸宫殿，高峻庄严，犹如云队，复以种种瓔珞厕填，财宝充满，今为汝故，悉皆空虚。』即向车匿，而说偈言：

「『凡人宁近智慧怨， 莫取愚痴作朋友，
 由汝作事不思审， 令我合家苦恼煎。』」

「尔时，耶输陀罗说是偈已，重语车匿，作如是言：『车匿！我今何得心不忧愁？向者我夫，若当相对，今日此等诸嫫女辈，色白如雪，唇赤如朱，可憙少双，端正第一。解身瓔珞，脱妙衣裳，应须共同受诸欲乐。谁知一朝忽成孤寡，以无主故，眼泪昼夜，恒如水流，啼哭呼号，常无断绝。车匿！又此干涉，与我长夜恒作怨憎，不为利益，见我夜半睡眠不知，负我心中所爱之主，从城而出。此马作业，极深不善，何故今者在于我前，苦痛而鸣，令声遍满大王宫内？其先将我圣子出时，此不善马，何故默然，饮气而行？若初去时，如是鸣唤，彼时即应闻其声响，诸人睡觉，我今亦应不见如此大苦

恼事。此不善马，假使箭射穿穴其身，或以杖杀，应不合出行向山林。是故此马，不为我作于利益，正以畏惧，少鞭杖故，将我内心所爱最上圣主丈夫，出向山藪。我今此宫，以无主故，堂殿房室，聚落城隍，国邑街衢，楼阁窗牖，门合栏楯，曲尺琅玕，半月殿形，微妙殊胜，最上华丽，今悉空虚，为此马王恶干涉故，令我皇闺犹如旷野，举目洒地无处可贪。』耶输陀罗作如是多种苦切痛楚悲泣酸哽言时，不可闻见，迷闷暂停。其车匿闻耶输陀罗作是言已，低头屏息，合十指掌，垂泪大哭，报圣子妃耶输陀罗，作如是言：『妃今不应呵责干涉，亦复不合瞋骂于我。我无过失，我及干涉，实无罪咎。妃之圣夫，初始去夜，我作多种众诸障碍，所谓唱叫。我于尔时，大声唤妃，以种种语，作如是言：「大妃速起！大妃速寤！今夜此宫，妃所爱夫，欲将于我及干涉去。」手执头发，一一出示耶输陀罗，「此之头发，尔时我拔某嫫女取，此是某甲嫫女头发，此是某乙嫫女头发。」各各称名，而告语彼。尔时不觉，自余嫫女一切悉然。此干涉马，圣子去时亦作障碍，一千余遍出声鸣唤，以蹄躅地，前却不行。又以颌车，张鼻震吼。此马鸣时，其声所闻至半由旬，其蹄声闻一拘卢舍。我于尔时，唱语妃言：「妃之所爱，今夜去矣。」妃及其余诸嫫女等，自不觉知如是等声，又是诸天神力，隐没不令得闻。大妃须知！我及干涉，实不敢将圣子去也。如是测度知妃圣主取我语不？圣子若依我语而行，终无是事。』即向于妃，而说偈言：

「『我今不忍眼泪流， 合掌低头更咨白，
 妃实不合呵责马， 并及我边不得瞋。』

「『大妃！我昔亦知净饭大王旧有严勅，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护太子。我虽先知有如是教，但不自由，诸天力强，迷我心意，所欲作事，不得从心。圣子所行，并天神力，唱宜出家。』

「『尔时心念，城门自开，彼诸宫门从来各有多千人众，心不放逸守护诸门。彼等皆着睡眠不觉。圣子初出宫门之时，如日初升，放大净光，破一切暗。我于尔时，自知此是诸天所作。大妃！我于尔时，圣子出城，行路之时，我最在前，徒步而走。我于尔时，身不知乏，大妃！此干涉马，行于路时，脚不躅地，犹如有人舁而将行，其作声时，亦不远闻。大妃！我于尔时，私心思念，亦知此是诸天所作。』

「『大妃！我于尔时，圣子如法，乐沙门衣袈裟色服，从他乞取，其自身衣解付与他，髻发割截，掷虚空中而不落地，诸天接取。我于尔时，心念知是

诸天所作。大妃！以如是故，妃今不应于我辈边生于瞋恨。所以者何？不由我故，亦不关马，将圣子出。』

「尔时，大妃耶输陀罗卧于地上，少时思惟，以种种语，悲啼号哭，作如是言：『呜呼我主！何故今者我如法行，孝顺向夫，舍我而去？向彼欲求于法行者，彼无正法，以其不能随法行故。呜呼我主！可不闻彼往昔诸王，欲向山林求法之时，将妇及儿相随而去。彼等诸王，无妨圣道，亦得成就。呜呼我主！彼岂不知有如是法？诸人犹尚共妇剃头，出家修道，精勤苦行，将于好马，祭祀诸天，作无遮会，于未来世，二人同受上妙果报。若知韦陀论中说法，何故今者独于我边，作法慳惜不共行法？咄咄空往，徒生人中。若知世间共于妇人有关爱情，云何舍弃？欲生于彼三十三天，贪于玉女，我意今见如是之事，彼天玉女，有何可贪？有何端正？有何五欲欢乐事情？若其不贪于彼快乐，舍此王位威神功德，及与我等诸嫔女辈，既舍弃已，出家而入空闲山林，欲行苦行，我今不取天上果报，亦不羨天玉女之身，我心知足，我有是力，我在于此，不用生天，但于此处，修行苦行，乞如是愿：「若在人间，若在天上，唯愿伏事如汝之主，彼心决定，如是刚[革*印]若舍我等，入于空山闲静林野，我心亦然，坚固不转，如石无异，最牢最实。」若如我今无夫之妇，以见自主从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单独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说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刚， 如铁共石无有异，
主舍入山宫内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尔时，耶输陀罗如是因缘，为于太子，苦恼逼切而心迷闷，忽然躡地。须臾还起，或时举声，悲哀号哭，或时默住，低头思惟，或时忽惊，狂言漫语：『彼之我夫，今何方去？彼我圣主，今何处停？使我孤茕独居宫内，弃我捐我，舍背我行，我从今日不得圣子，不卧本床，亦复不以香汤澡浴，亦复更不庄严自身，不揩摩拭，不脂粉涂，又更不着杂色衣服。从今已后，不着杂种诸瓔珞具，不以香华熏佩于身，不食美食，不饮美浆，一切酒等，悉皆不饮，常食胜食，今更不食。头上素发，更不严治，虽在于家，恒常作于山林之想，而行苦行，乃至不见彼之最上胜大丈夫，我见一切诸园林池泉水殿堂，悉满尘土，犹如旷野，一种无异。以迦毘罗圣子无故，一切宫舍，一切楼观，悉无精光，犹如沙碛。』以此忧愁苦恼心故，不能自持失于正念，无复愧耻，无复羞惭，其耶输陀罗卧在地上，作于如是苦恼宛转狂语之时，宫内所有诸嫔女等，悉皆同声，叫唤大哭流泪满面。而有偈说：

「『如是苦恼逼切彼， 婁女及妃耶输陀，
 各各相观眼泪流， 犹如盛夏降大雨。』」

「尔时，车匿见耶输陀罗作于如是诸苦恼已，谏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恼，莫大悲苦，应须暂停，莫忆圣子。圣子出时，虽在人间，与天无异，威神气力，与天不殊。圣子出时，诸天围遶，右边则是诸梵天王及梵眷属，左边帝释及诸三十三天眷属，其东方有提头赖咤干闥婆王，其南方有毘娄勒叉、鳩盘荼王，其西方有毘娄博叉及诸龙王，其北方有毘沙门天领诸夜叉，左右围遶。其身悉着金刚铠甲，或执弓箭，或执戟槊，或复在于圣子之前，示现道路，或复在后防卫圣子，或在于左，或复在右随从而行。其虚空中，常有无量诸天玉女百千万众，悉大欢喜，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天杂华，散圣子上，散已复散。是时圣子，见于彼等诸天玉女，内心亦复不喜不乐、不爱不瞋、不取不触，其圣子情，如是不着彼等所用。国母大妃！圣子出时，诸天如是，示现神通，所有诸事，供养圣子，我今难可一一具说。』说是语已，时第二妃瞿姨圣女，譬如大树枝折下垂，不能自举。瞿姨圣女，为于太子，受大苦恼，其心烦毒，为彼忧愁，热火所烧，遍体战栗，卧于地上，宛转大哭，口唱是言：『呜呼我主！心常欢喜。呜呼我主！面如满月。呜呼我主！端正少双。呜呼我主！最上最胜，诸相具足。呜呼我主！清静之身，世间无比，支节不缺，次第善生，犹如金像。呜呼我主！功德最胜。呜呼我主！大慈大悲，天人所供。呜呼我主！勇健多力，如那罗延，无有怨敌，能降伏彼。呜呼我主！梵音微妙，出声犹若迦陵频伽。呜呼我主！名称远闻。呜呼我主！百种庄严福德之聚，于天人世，无与等齐。呜呼我主！功德圆满，诸仙见者，悉皆喜欢。呜呼我主！名闻上下四方四维，悉皆尊遍供养之聚，如智慧林。呜呼我主！于世间中，舌味最上。呜呼我主！口唇红赤，如频婆果。呜呼我主！双目绀焰，如青莲花。呜呼我主！口四十齿，清静洁白，如乳如练，如雪如霜。呜呼我主！鼻高隆直，犹铸金挺。呜呼我主！眉间白毫，正住清静。呜呼我主！两髀团厚，宽广齐平，腰细纤长，犹如弓弣，手足柔软。呜呼我主！髀胫臂肘，犹如象鼻，手足正等，爪皆红赤。呜呼我主！此之瓔珞，看日所作，吉星吉宿，大净饭王造作之时，生大欢喜；今者何故，乃得别离？我今亦复不意见于此等瓔珞。』时瞿多弥，以苦恼心，数数恐怖，数数惊惶，犹如野鹿被他駢逐落于围内，手执刀槊，或复弓箭，用射其身，受大苦痛，东西驰走，观察四方，无能救护，可令免脱。时瞿多弥，心亦复然，语言不正，在于宫内自讨殿中，东西南北，求觅不得，悲泣叫声，泪流满面，无有救护，受大苦恼，复大唱言：『圣子在

此！此处犹如忉利天宫，一种无异，诸物具足，亦如帝释威德巍巍，光明炽盛；今悉失尽，今以圣子忽然无故，其城犹如尸陀之林，或如山泽，或如旷野。我在于此宫殿之中，共于圣子，受无比乐，生大欢喜，无有厌离；今圣子无，意不乐着，譬如鱼鳖出于水中居在陆地，无有暂乐，何况意乐？我亦如是，圣子无故，有何乐心？犹如过春诸蜂无乐，以华无故，不着彼林，不贪彼树；我今亦然，无圣子故，此之室内，有何欢乐？呜呼我主！坐起之处，恒作音声，宫中嫖女，以欢喜心，作大歌舞；今此宫殿一种不殊，而今于我忽生忧苦，心意不欢，何况伎乐？呜呼我主！身着微妙种种香华，璎珞自严涂香末香，随时供足，无所乏少，应正受乐，称心欢喜，云何忽然弃舍而去？譬如虚空起大云队，闪电雷鸣放大雹雨，忽然不现；圣子亦然，次受王位，应须受乐，无所短乏，弃舍而去。必我往昔，精妙施已，心还生悔，以心悔故，今得是报，虽受果报无量深善，忽然复失，以悔业故，今成寡身，我今薄福，失于如是最上胜人。咄此恩爱，会无多时，须臾便失，犹如戏场，作大欢乐，忽然还散。现事如此，又传闻道，往昔王仙，修习寂静，制伏诸根，证于禅定，至彼空林，断一切杀，身专苦行，食诸妙药及于甘果，隐处山藪，共妇相随而行梵行；今彼何缘，独向山野而自精勤？』

「时，瞿多弥抱干陟头，举声大哭，『呜呼干陟！无慈之马，共汝一时同生圣子，今在何处？汝复何故，夜半将去，不语我知？』呵责车匿，而作是言：『咄汝车匿！特无慈心，我既睡眠，何故不唤？此既是我心中所爱，今忽舍去，汝以何故，不语我知？令我久长独眠独坐，真实大苦。咄汝车匿！为我论说，圣子去时，云何而行？复谁将引？在于此宫，是谁导出？行向何方？今至何所？』妃瞿多弥如是呵叱责车匿已，复更和软语车匿言：『事既以然，汝善车匿！汝亲送来，知圣子处，汝将我等，往诣彼所，我等身当随于圣子，修习苦行，专精求道，还望来生，共于圣子，同生天上。』」

「尔时，车匿闻瞿多弥如是种种瞋喜言已，心生怅快，倍更忧恼，苦痛炽盛，逼切其身，泪流满面，强自抑忍，安庠慰喻瞿多弥心，作如是言：『愿妃善听！但莫忧愁！亦复不须如是哭泣，计应不久得见圣子。所以者何？当于圣子遣我还时，而语我言：「汝车匿去！至于宫内，为我问讯一切眷属，并我妃等及诸释种童子知亲，我故遣汝回还向宫，慰喻彼等，为我语彼，作如是言：『我今已除贪恚痴网，不久当成智能等觉，成已即许回返还入迦毘罗城。』』我知圣子，决得利智，称心等愿，回还不疑，定知如是最胜众生，不虚妄语。』」

「时，净饭王如是苦恼，于其宫里祭祀诸天，所作已办，遥闻太子宫合之内大叫哭声，王便从自宫殿而出。是时车匿，即将太子瓔珞伞盖并马干涉，牵诣王前，一一显示，承太子命，殷重嘱故，头面顶礼净饭王足，涕泪交流，呜咽满面，依具奏知。

「时，净饭王见其太子诸宝瓔珞，并及伞盖马干涉等，兼复闻于太子所嘱恩慈言语，不觉忽然大叫唱呼，失声大哭，作如是言：『呜呼我子！中心所爱，谁期如是？』时净饭王念太子故，忧苦切身，迷闷倒地，无所醒觉。而有偈说：

「『王闻菩萨誓愿重， 及见车匿干涉还，
 忽然迷闷自扑身， 犹如帝释喜幢折。』

「尔时，净饭王宫所有释种诸亲族等，见净饭王身扑倒地，彼等皆悉大生忧苦，心无暂乐，各自举声，号咷而哭，口唱种种悲苦之言，大叫大呼，如上所说。时迦毘罗城内，所有人民大小，以其别离圣太子故，各各称冤，大声而哭，思念太子。如是次第，诸眷属等，齐共慰喻于净饭王。

「时，净饭王忆太子故，忧恼之心不能暂舍，诸亲族等，或有言说开解王者，或有扶王令起坐者。而王虽坐，少时还倒，闷绝不醒，或时暂稣，啼泪满面，而勅车匿，作如是言：『汝之车匿！何故不遣太子还宫？』时其车匿，即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亦大作殷懃方便，欲令圣子降意归还，但圣子心无所染着于世间中所有俗法，一切弃舍，无有乐心，即语我言：「汝莫谏我，我今不用一切五欲，弃舍一切眷属国城，唯乐山林泉流静处。」』

「时，净饭王重闻车匿作是语已，兼见太子诸瓔珞具在于地上，身即顶礼，满面泪流，大声而哭，语车匿言：『我今力穷，无复意气，手足悉折，犹如杌株。我今别离此爱子故，如树无枝，唯根櫟在，于外诸国，今见轻欺。又我单身，无所能作，如树被雹，为诸小儿之所戏弄。呜呼我子！最上最胜，微妙丈夫，可喜形容，端正无匹，柔软童子，违离心愿，何故出家，弃舍五欲心所乐者偕我而去？呜呼我子！诸相具足，百福庄严，一一相中，皆并悉备。呜呼我子！身体诸好，皆悉遍满。呜呼我子！伺诸媠女睡眠不觉，忽然而出。呜呼我子！昔在宫内，我无一愁。呜呼我子！诸王家胜。呜呼我子！上世以来，恒在诸王上族中生。呜呼我子！何故忽舍王位出家？呜呼我子！恒为多人之所喜见，若男若女、老妪丈夫，眼瞻视时，无不欢悦。呜呼我子！善巧多智。呜呼我子！弃舍四方及诸七宝一切眷属，独自出家。呜呼我

子！犹如白象破大树木，背宫出家。呜呼我子！汝出宫时，所有城门，难开难闭，设开闭时，其声远彻，云何今者使我不闻？决当诸天隐蔽彼响。呜呼我子！今此处所迦毘罗城，诸释种子无所可望，以汝悉达舍出家故。呜呼我子！迦毘罗城诸释种子，所有资财，金银珍宝，谷麦仓库，自余钱物，能得弃舍，犹如涕唾背而出家。呜呼我子！我以为汝造诸时殿，春夏秋冬，汝今云何弃舍而行，娱乐旷野无人之处，唯与诸兽，山林为乐？呜呼我子！昔者诸仙二种授记，以是因缘，我昔欢喜，遍满其身，不能自胜。我于尔时，不觉顶礼儿之二足。呜呼我子！汝今出家，护城诸神，悉皆弃舍此城而去。呜呼我子！面圆如月。呜呼我子！牙齿白净，目如牛王。呜呼我子！昔闻汝语，心生喜欢，今日忆想，反成忧苦。呜呼我子！恒以妙好多伽罗香、栴檀沈水、牛头栴檀，用涂其身，种种瓔珞，所庄严身，末香熏香，烧香所熏，柔软之体，今忽不见。呜呼我子！爱恋之心，彻我皮肉筋脉骨髓，而在中住，今忽舍出，入山林间。』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车匿等还品下

「时净饭王复作是言：『我今心愿所有四方护世神王，护诸众生，今为我子，成利益故，恒相佐助。天上帝释，千眼天主，舍脂之夫，大力天王，及诸天众，左右围遶，愿为我子，所有心求，愿作佐助。又世诸神，风神水神、火神地神，四方四维，彼等诸神，皆作佐助。汝最胜者，无上丈夫，何故弃舍四大天下？彼之我子，今捐家出，志慕无上极妙圣果，其所欲求，愿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使早证明。』其净饭王，卧于地上，以种种语，呵责干涉，作如是言：『汝不善马，从来多种，为我所作，爱乐之事；今日何缘，忽不饶益，如是损害于释种家？我之太子，恒常爱汝，与我心合，常作欢喜，汝今如是，汝须覆灭。汝可将我向太子处，我共爱子，共行苦行，我今离别所爱子故，命在须臾，不久存活。』而说偈言：

「『干陟汝马速疾行， 将我诣彼还回返，
 我无子故命难活， 如重病人不得医。』」

「时净饭王说是语已，因爱子故，苦切所逼，卧在于地，作如是等受苦恼事，举声大哭，乍扑乍起，言音哽咽。」

「尔时，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见净饭王，宛转于地，左倒右扶，心大愁毒，悲苦缠迫，意不暂欢，身心一时生大热恼。其等欲开解王意故，故现颜色，自无忧愁，共白王言：『大王！今者宜可舍诸忧愁苦恼，定于自心，须作健想，不应如是闷绝自扑，犹如凡人涕泣流泪。所以者何？大王！当知！如昔过去，多有诸王，弃舍王位，如萎华鬘，背而入山。又复大王，太子悉达宿缘当受如是业报。大王！今者应忆往昔阿私陀仙预授其记，白大王言：「彼童子者，不可拘以人天果报，并及转轮圣王之位，而期待之，使令贪爱暂住于世。」大王！今者若决定欲唤太子还，但勅我等二人令去，当随王命终不敢违。』」

「时净饭王即报之言：『汝等二人，若知时者，可速疾往至太子边，若不尔者，我今身命无有吉祥，为诸苦恼之所缠逼。』是时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闻净饭王如是勅已，即共发行，诣太子所，而说偈言：

「『太子应受如是业， 王当念昔私陀言，
 记彼不贪天转轮， 宁乐人间五欲乐。』」

「时彼大臣及国师等，说是语已，相与俱行，其马干陟，处处闻于如上苦切呵责言已，意甚忧愁，生大热恼。以热恼故，无暂时欢；心既不欢，即便命尽。命尽之后，应时上生三十三天。既生彼天，后知如来得成道已，即从彼天，舍来下生中天竺国于那波城，其城有一婆罗门种，具行六法，即为彼家，而作子息，乃至渐大，至如来边。如来知彼往昔之时作于马身，命终生天，时佛即说彼马因缘，既闻法已，漏尽解脱，入般涅槃。」

佛本行集经观诸异道品第二十四

「尔时，太子自手执刀，割于头髻，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实时无量百千诸天，生大欢喜，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喜欢心，齐出声叫，大歌大啸，弄诸衣裳，口大唱言：『悉达太子！今已出家。悉达太子！今已出家。其定当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一切生法众生，当得解脱于彼生法，乃至应受苦恼别离诸众生等，悉得解脱于此系缚。』

「尔时，菩萨割髻之处，其后起塔名割髻塔；菩萨身着袈裟之处，后起塔称受袈裟塔；车匿干涉，辞别回还向宫之处，后起塔名车匿干涉回还之塔。菩萨行路，谛视徐行，有人借问，默然不答。彼等人民，各相语言：『此仙人者，必释种子。』因此得名释迦牟尼。」

「尔时，菩萨自心发起如是思惟：『我今既已，舍于王位，捐自眷属境界国城，不可生悔，此事成已，是灭相法。』如是念已，心转勇猛。」

「尔时，菩萨从彼阿尼弥迦聚落，渐渐欲向于毘耶离中，路有一仙人居处，彼旧仙人名跋伽婆(隋言瓦师)。菩萨入彼仙人处时，光明显赫，照彼山林，菩萨既除诸瓔珞具，并舍一切迦尸迦衣，直是身威犹尚出光，耀彼山林诸仙人眼。而有偈说：

「『菩萨象王师子行， 除舍妙衣及瓔珞，
 直着袈裟龕法服， 身犹威耀彼诸仙。』」

「时其林内，所有持行婆罗门仙，行住坐卧，或手执持，随威仪住。彼等一切，向菩萨面，起恭敬心，爱乐尊重，或复生疑瞻仰菩萨。然彼林内，有诸耆旧婆罗门仙，或取华果药木草根，其余他行，未集聚者，彼等未见不生疑心，但遥遥闻菩萨之声，既闻声已，心惊速疾来还林中本所住处。应所作者更不复作，应所取者更亦不取，其余华果及药草根，设已取者亦悉舍之，但心速欲来菩萨前。」

「时彼林内，所有诸鸟，所谓鸿鹤鹅鸭鸚鵡、鸚鵒鸳鸯、命命孔雀，及迦陵伽、俱翅罗等一切诸鸟，彼诸鸟等，见于菩萨入林中已，各各自出和雅之音，作微妙声。又彼林中，所有虫兽，其等一切，悉舍水草，不食不饮，欢喜来向于菩萨前。」

「是时彼林诸婆罗门，为祭祀故，[(壳-一)/牛]诸牝牛，取于乳汁。彼等牝牛，虽复捋乞，而其乳汁，犹更如初，自然流下。」

「时，彼一切诸婆罗门，各相谓言：『曾闻有八婆娑婆天，此人莫非是于其一？』或复有言：『诸婆宿天，此是其一。何以故？自从其来，入此林中，此林放光，皆悉明耀，如日初出照于世间。』而说偈言：

「『或八婆娑此是一， 或二娄宿中一天，
 若不此林何故光， 譬如世间日初照。』」

「尔时，彼等诸婆罗门，修习仙法居彼林者，随林所出供养之具，将如是等诸供养具，请于菩萨，各各一心，齐顶礼足，同共白言：『善来圣者！我等诸仙，欲请圣者住于此处，此处所有华果树林药草根叶流泉冷水，随时堪可纳受充用。此是古仙之所居处，欲求解脱，易得安心，此处空闲，经行寂静。』」

「尔时菩萨以微妙语，辞采音句，美丽可观，声隐隐深，犹如雷鼓，随所堪受，问讯相酬。是时诸仙众中有一婆罗门仙，善巧居林苦行之法，彼见菩萨好容仪已，别更告一婆罗门言：『仁者知不？此天童子，洞识人心，善解方便。何以故？凡世间人，各相谓言：「我生诸子，应当养育，诸子长成，则能为我，兴立家计，贩卖求财，造作生活。我于当时，求智求道，若负他债，悉偿令了。」如是思惟，诸恩爱故，养育诸子。此则不然，为他求道，不计自死，不求自利。』」

「时彼众中，复更别有一婆罗门，告彼已前婆罗门言：『仁者仁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世间之人不自觉知，不自辨了，常不知足，但言我今须如是辨，明日复须作如是辨，我行法时，犹尚未至。如是一切诸世间人，以迷惑故，既不辨于此世自利，然未来世亦复不得成就诸利。』」

「尔时菩萨从兜率天下来之时，入释种胎，欲受生日。彼时先于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处，自然涌出二金色树。时彼二树，高峻长大，而彼二树，当于菩萨出家之夜，忽然没地，一时不现。其跋伽婆仙人，见彼二树同夜没不现已，心大忧恼，怅快低头，思惟念言：『必我衰时，相貌所至，或复更有恶相来耶？』菩萨见彼跋伽仙人如是忧愁低头怅快，心不欢乐，渐至彼边，而白仙言：『尊者！何故颜色忧愁，低头而坐？』」

「时彼仙人报菩萨言：『天善童子！此我居处，往昔以来，有二金树，从地涌出，彼树高峻，严丽可观。我见彼树，今忽不现，以其没故，我今忧愁，心意不乐，如是低头，思惟坐耳。』菩萨即问彼仙人言：『尊者！彼等二树出来几时？』仙人答言：『到今已来，二十九年。』菩萨又问：『彼树灭没尔来几时？』仙人报言：『昨夜半时，始没不现。』菩萨即语彼仙人言：『彼二树者，是我福力果报故生，若我当作转轮圣王，我于此处，作一善地

园林之所；我今既其舍离出家，以是义故，彼树昨夜，没而不现。以是因缘，尊者！勿复自生忧愁。』

「尔时，菩萨为于彼等一切诸仙，左右围遶，于前行至彼所居处，随意游行，观看种种坐起安禅苦行精进求道之处。时彼林内，有一仙人，恒修苦行，在菩萨后，随逐而行。

「尔时菩萨入彼林中，至于仙人居坐处已，东西南北，观看彼中，行住坐卧，苦行居所，欲求彼等最胜处故，问于彼等诸仙人言：『我今始入，求道未久，是故我欲借问诸仙！唯愿如法为我解说。汝此法行，我曾未知。汝等示现，为我宣说，我得闻已，如法奉行。此处求利真实行者，如于汝等所有苦行，我亦依行。』彼等诸仙答菩萨言：『仁问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我等为仁次第解释。凡行苦行，此之众内，或有食菜，或有食蕒，或食尼拘陀树枝者，或食头拘罗树枝者，或食迦尼迦罗枝者，或复止食一树之枝。或食牛粪，或食麻滓杂果藕根，或食杂种诸树软枝，或复饮水而用活命。或如蜚螾而自活命，或复有如麀鹿食草而以活命。或有立地而用称心，或有坐地而称消适，或食四口食而活命。或复有持麻作衣者，或黑羊毛而作衣者，或草作衣，或以野蚕绵作于衣，或龙须草以用作衣，或以莎草持作于衣，或鹿皮作，或以故破皮作衣者，或乱发作，或毛[毳-炎+旁]作，或以死人幡作于衣，或粪扫衣。或复裸形卧棘刺上，或卧板上，或卧株上，或卧杵上。或复住于尸陀林中，或住蚁垤犹如蛇居，或住露地，或复入水。或复事火，或逐日转。或举两手，安然立住，或地蹲坐，或不洗梳，身盆尘土。或复[肆-聿+累]髻，或拔头发，或拔髭髻。然我等辈，以如是行，自住持己，次或观时，思惟而行。或复愿欲求生天上，或复有欲求生人间，以苦行故，然后其身，始得安乐。所以者何？求法甚难，要修苦行，以为根本。』而说偈言：

「『如是修习苦行时，自有三十三天报，
苦行精进后得乐，是故苦为诸乐因。』

「尔时，菩萨虽闻诸仙如是苦行，而眼未见其法极处，心不喜欢，而知此言未是真善，还缓声报彼仙人言：『我今观看，汝法虽有，然苦须灭，而后果报，更无所去，唯当生天。又其一切诸天宫殿，所有果报，是无常法，以行如上少果报故，如是苦行，既须捐舍所爱亲族，复去世间一切诸乐，行于苦行远离诸乐，以求乐故，乃更入于大牢狱中。』而说偈言：

「『汝舍爱亲及世乐， 行于苦行欲生天，
虽复谓言此出升， 不觉未来还入狱。』」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复作是言：『若当有人为苦逼身，怖求胜处欲生天上，以天中受五欲乐故，不知厌离，于未来世，不免烦恼之所患害。彼等仙人！以苦行故，还求大苦，是诸众生，命终之时，见大怖故，求后好生，以求生故，还复不离于彼无常。所以者何？何处世间，有诸恐怖，还复染着彼之处所，以于此世苦切逼故，求欲生天受于乐故，怖望渴仰，愿求生彼，所作未办，还复堕于无利益处，而亦不求厌离苦行，亦不求离苦身之法，欲觅胜处过天上乐。若有智人，离此五欲，渐渐须觅胜上之处，如足步前，以证胜处，更须求过彼最胜处。若其苦身以得法者，此苦身法是名非法。若苦身故天上得乐，是因行法得于非法。但此身动，由心故行，是故应当先调于心，莫苦其身。』」而说偈言：

「『此身动时由心转， 应先调心莫苦身，
身如木石无所知， 何故随心而困体？』」

「尔时菩萨复作是言：『若前所说，因于断食当得福者，其野兽等应得大福。又复贫人，以其先业果报微浅，不深植故资财乏少，犹如世间无功德人，常求地上一切神祇功德之水，以澡浴身，望应得于如心所愿，其事不然。』」

「尔时，彼诸苦行师等白菩萨言：『明智仁者！仁于此处，见何等患？』菩萨答彼苦行师言：『汝今行此苦行之事，后日还来入此有处。』其苦行师，复更详共问菩萨言：『我此处有如是法行。』菩萨报言：『云何得知如此苦行还入有处？汝等此行，非究竟入、非无畏处。』」

「时苦行师复更重白于菩萨言：『大德仁者！唯愿仁者莫作如是说。我今此居，所行道路，是无畏处，有大功德，若人依此道路行者，舍此恶形，得胜妙身。』」

「菩萨报言：『虽舍恶形后得妙身，而实未是离有之法。因今苦身，得于后身，然彼后身，亦未离苦。所以者何？虽复行于多种苦行，望欲求乐而不离苦。』其苦行师，复更执理，白菩萨言：『仁者不然，不以苦行后还得苦，但以我等苦此身故，后世决定得于快乐。』菩萨复答：『如此之言亦是无

智。何以故？譬如有人，欲求于利，不知其内而有失。以知失故，欲求利者，此非智人。』

「尔时，彼有一婆罗门，在于众中高声唱言：『希有希有！此之王子，是真实智。譬如有人，得美饮食，而和杂毒，谁乐欲噉？如是此事，后虽得乐，而未离于有为生老病死之法，此岂非是还求后生？』

「尔时菩萨复作是言：『苦苦世间，憎死命鬼，复求后生，此大痴騃。』苦行师言：『善哉王子！仁慎莫深谛观此行，此行过去无量功德，共行此行，此之居处，往昔无量诸王仙等，百千万亿，行此苦行，而共求于后世之乐。』菩萨又言：『如汝今言千万岁者，希有大痴！呜呼妄语！此处大德，以苦行故，分别境界，求后世乐，于未来世，受生死有，不曾知足，于烦恼中，不作所作，展转其中，以其世间求于乐故，反多得苦。』

「时，苦行师复作是言：『仁者王子！此境界主，寐(亡私反)洩(陀利反)罗城，其王欲作无遮之会，祭祀诸天，杀害众生，其数不少，求后受乐。』菩萨复言：『凡以杀害而得法者，可名行乎？』其苦行师，又复白言：『我相承来，祭祀诸天法用如是。』菩萨报言：『何有苦他名为法也？有尘全身，还将尘拭，能得净乎？有血涂身，还以水洗，岂能得净？有行非法，当得于法，无有是处。』苦行师言：『实有是处。』菩萨又言：『有何因缘？』苦行师言：『依韦陀论，往仙所说。』菩萨又言：『此是何义？』苦行师言：『若有诸人，祭祀诸天，是名为法。』

「菩萨又言：『我且问汝世间近法，若人杀羊，祭祀天已，得如法者，何故不杀所爱亲族而祭祀天？是故我知杀羊祭祀，无有功德。汝行杂法，意欲如是。』

「尔时，菩萨遥见去此坐处不远，有一丛树，如尸陀林，菩萨见已，告彼苦行诸师等言：『尊者但看彼地处所，名何苦行？而彼林下，或有死尸，诸鸟所食；或有死尸，白骨而聚，今者现见。或有死尸，以火焚烧，成一聚骨；或有死尸，悬着树上；或有死尸，被其眷属之所杀害，庄严其座，依法而葬，后生惭愧。或有死尸，眷属围遶，相送来向尸陀林中，安置于地讫还归舍。』其苦行师，又复更言：『仁者王子！然其彼处尸陀林者，四辈共同，无有简选，平等施身，福德之地，名为旷野。此处地方，布施身者，不用苦力，速生天上，求世胜处，速得受乐。或有仁者，投身绝崖，或烧或施，而生天上。』

「菩萨复言：『若当如是修行行者，后求富贵，呜呼大痴！呜呼无常！而求后世，多有怨讎，求后富贵，呜呼大苦！还求大苦！彼等痴愚，无智之人，入大火聚，入大蛇口。』菩萨如是辩才之舌，向诸仙人，说解脱言，作微妙语，如是说时，日将向没。

「是时菩萨，还彼仙人所居之处，一夜停宿，后日天晓，更余处行。彼等诸仙，随菩萨后，次第而行。

「尔时，菩萨少时行已，见彼诸仙随后而行。菩萨见已，即便依一树下而坐，彼等诸仙，围遶菩萨，或坐或立。

「是时彼诸众仙之中，最老仙人，向于菩萨，生希有心，而白之言：『仁者王子！自汝来至我所住处，时彼地方而自庄严。仁者出已，彼处如今即成旷野，以是义故，唯愿仁者！莫舍于我所坐之处。何以故？凡人欲得疾生天上，在此福地而修行者，不久即生，向于天上。是故仁者！不应舍此如是微妙先圣所行清静之所而行余处。』而说偈言：

「『仁来我林威德严， 今去忽然成旷野，
 是故不应相弃背， 如人爱命莫舍身。』

「尔时，诸仙说是偈已，即更白言：『仁者王子！今在此处，得不见于无有恩义鄙恶人乎？或见堕于杂行之人，或复见于不净行人？若不如是，仁者何故不乐于我所居停处？我等诸仙，欲随仁者作于善友，随顺不逆，奉教随行，欲共仁者求胜妙处，假使岁星共仁者居，犹得胜处，何况我等苦行诸仙。』

「尔时菩萨，得彼诸仙上首请欲同求解脱，见其意已，即说自心本所誓愿，兼复赞叹彼等苦行一切诸仙，而语之言：『仁者诸仙！今者已得无碍之辩，而身久来习行如法，内心净故，能于未曾所识人边，生大殷重敬念之心。今若欲舍，犹如亲爱，乃生大愁。其事虽然，但仁者辈所求之法，为生天果，我不然也。我今乃欲志求解脱，不欲取有。我之意愿，决定如是。我心既观如是相已，见于汝等所居之处，心不愿乐，一欲求还，一欲求去，此二甚远。然我亦非不乐此处，又亦不复憎疾他人，亦非见于他人过咎，而不住此舍背行也。然汝等辈！皆住于法，随昔仙圣有所言说，汝等一切，皆悉已得大仙之法。』是时彼等诸仙人，见菩萨所求解脱胜上，于菩萨所更生殷重爱敬心想。

「尔时，彼众其中有一梵志仙人，恒卧灰中，或编椽上，身着死尸，粪扫衣服，耳目青黄，鼻长身白，手执军持。闻菩萨说如是语已，向菩萨面，欢喜以报叹菩萨言：『仁者所语，极大微妙，最上誓愿。汝今乃能年少之时，未受五欲，见诸过患，若不渴仰欲生天者，岂能得知天上后患，如是观已而求解脱，彼人不久，便得解脱。若当仁者，有如是意，决定欲求彼解脱者，汝今宜应速疾而行。去此不远，有一仙人住止之所，名曰穿藏，彼有一仙，名阿罗逻，彼仙已得决定正智清净之眼。仁者可至彼边咨问，应闻至真方便行路。仁者若闻此之方便，必至彼真，如我意观仁者所见，必过于彼。如今仁者，心想及身，一切相貌，决定当度诸智彼岸，胜于往昔诸仙人等未曾证者，今悉得之。』」

「尔时，菩萨报彼梵志仙人等言：『愿如仁者所述可也。』」

「是时菩萨舍彼仙人殷懃劝请，背之而行，意欲向于阿罗逻所。而有偈说：

「『摩诃释种圣王子， 善巧美语慰诸仙，
 决欲前向罗逻边， 所有诸仙还自住。』」

佛本行集经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上

「尔时，国师大婆罗门及一大臣，二人齐共受净饭王悲哀沥泪啼号勅已，即便整备贤善好车驾驭而立，奉承大王威德势力，从所住城迦毘罗出，出已寻逐菩萨足迹，速疾而行，渐渐至于彼跋伽婆仙人住处。其跋伽婆，遥见使来渐将向近，即起前迎，而口唱言：『善来仁者！云何忽屈来到此间？愿且消息，少时停止，此草铺上解歇暂坐，我当具办甘果冷水，随意饮食。』时二使人，即便顶礼彼跋伽婆仙人之足，礼已却退坐于一面，坐安隐已，其跋伽婆，种种慰劳王二使人。

「尔时，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语而问之言：『大仙尊师！我等今被彼甘蔗种大净饭王勅命而来，我身即是彼王大臣。』指国师示：『此是彼王国之尊师大婆罗门。彼甘蔗王，有一太子，字悉达多。以畏生老病死之故，欲求解脱，舍宫入山，传闻道其已至此处，我等求彼故来至此。』作是语已，跋伽婆仙即便报彼二使人言：『实有此事，然其修臂功德具足胜上丈夫，曾至此处，至此处已，而问于我所修行法，我依实说，彼既知己即云：「此虽胜于人间，其后还来入生死中，非是究竟解脱之处。」嫌故舍去，欲求出离解脱生死，今者进向于阿罗逻仙人居所。』而说偈言：

「『修臂丈夫功德具， 至此闻我法非真，
 欲求至极大涅槃， 背我今向阿蓝所。』」

「尔时二使，大臣、国师婆罗门等，闻跋伽婆仙人语已，以至孝心于净饭王殷重敬故，不觉疲乏，无有懈勑，不食甘果，不饮水浆，依跋伽婆仙人之语，即共相寻向菩萨所。彼等渐至到菩萨边，遥见菩萨在于林中，于一树下，铺草而坐，除其一切诸宝瓔珞，身体放光，巍巍显赫，而自庄严。譬重云中，忽然日出，照耀天下，满林树间。见已相与从车而下，安庠徒步，向菩萨边，至已顶礼于菩萨足，口同唱言：『唯愿圣子！一切常胜。』更自前立，近菩萨边。」

「尔时菩萨慰劳彼等，随于彼等所能堪受，劳谢语言而慰问已。菩萨命令相近而坐，二使坐已，白菩萨言：『大智太子！圣子之父，净饭大王，以心爱敬于圣子故，大受苦恼。所以者何？当于圣子出宫之日，大王闻已，立地自扑，迷闷而绝，全不觉醒，以水洒喷，良久乃稣。既复本心，流泪满面，忆念圣子，其状如是。今遣我等，来圣子边，唯愿圣子！正心专听王如是勅：「我以知汝正意乐法，我以知汝不住我宫，必应出家求无上道。其理虽然，但今非是汝入山时。我既见汝非时入山，是故我今忧愁苦毒，全身被然，犹如猛火焚烧大林。汝今且可割意，还来入于我宫，暂舍于汝爱法之心，受我爱重。若如此者，是汝法行。若汝不还至我目下，今我受苦如是增长。譬如大河，长远流注，于一时顷，两岸崩颓，其水被填，忽然断绝。又如猛风吹大云阵，譬如热天火烧干草，譬如旱月煎涸诸泉，譬如雹摧盛春苗稼。善子！我今心亦如是，以为忆念恩爱汝故，心大沸恼，煎烧破碎。是故汝且回还向宫，享受王位，治化天下，于后若见有善恶事，当任汝心，入山求法。』」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王使往还品下

「『时，净饭王复如是言：「我智慧子！汝今虽于诸亲族边无爱恋心，但取我意，还来向家，勿令我今为于汝故，忧愁懊恼，取于命终。善子！凡人行法行者，皆于一切诸众生边生慈悲心，如是乃得名为法行，岂但独自身入深山，始名法行？所以者何？我昔曾闻，往古已来，或有诸人，在自己家，不脱璎珞种种严身，长养须发，具足功德，求解脱故，在于家内，亦能得于解脱之法。凡是修习解脱行法，唯须智慧及以精进，如此即是解脱正因。汝今违我而入山者，如此乃是避于五欲惊畏之法。然其彼等诸人在家，以诸璎珞庄严自身，得解脱者，今当为汝，略而说之。昔有仁者，名曰随常，仁者力金刚，仁者多有，仁者流行，仁者大富，仁者边天，又复有于毘提诃国王，名能生耶耶底王(隋言行行)，仁者净仙，又罗摩王(隋言作喜)，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在家诸王，悉得解脱。汝今须知，在于家中求解脱法，亦能令得，未必出家。是故汝可速来还家，满二种愿：一汝得受五欲之乐；二令我心常得欢喜。凡世间人，受王位者，若令心得如愿功能，是名真王。我今能为汝满此愿，王位难舍，我为汝故，此难舍事能舍与汝灌于汝顶。汝若建立如是因缘，则我欢喜，便即辞退，舍世出家，入山求道。』』而说偈言：

「『王位亲密实难捐， 今悉割断持付汝，
见汝堪治世间故， 我生欢喜即入山。』

「尔时，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宣净饭王如是口勅所说之偈，悉具委曲咨菩萨已，复更别以三种事意，谏菩萨言：『大智圣子！此是圣子父王净饭，流泪呜咽，向我等勅酸切之语。是故圣子！今闻父王如是苦勅，堪应供养恭敬父勅，不得违逆。圣子父王，今以没溺大深苦河，无人能拔出于智岸，唯有圣子，能作救护，堪拔彼苦。犹如堕于最极深水，唯大船师乃能拔出。如是如是，圣子父王，今以没深大苦恼海，更无有人能拔出者，唯圣子耳。又复圣子，小婴孩时，增长养育，唯憍昙弥，兼其复是圣子姨母，莫令孤寡，使其命终。今为忆念于圣子故，受大苦恼，譬如犝牛失犝子故，悲唤而鸣。如是如是，彼憍昙弥，以眼不见于圣子故，悲苦呜咽，常恒啼哭，是故圣子，不应舍离。复以往昔养育之恩，犹如彼牛爱恋其子，并及宫内妇女眷属，亦然受苦。又迦毘罗城内，一切释种男女人民大小，为爱圣子心煎迫故，被苦恼火之所烧然。是故圣子！今可还家见于彼等，譬如大地被焚烧时，在上诸天，降大甘雨，灭彼焦热苦剧之火。』

「尔时，菩萨闻父王使如是语已，少时思惟，以调身心口喘气已，报使人言：『我亦久知，人父向子皆有爱心，我知我父净饭大王，向于我边极大怜

念忆恋着心。我今但以怖畏世间生老病死，自身见没，岂能救沈？欲求度脱，故舍离彼诸眷属耳。谁复乐舍此之亲爱，可不欲得恒相见也？若世间中无爱别离，谁不乐世？虽复久住共诸亲聚，会当别离，是故我今舍于一切所爱亲族及以父母，志求菩提。若汝所言，因爱我故，致令父王生大苦恼。我闻此言，实不恋着如是恩爱。所以者何？譬如有人，于睡眠中，梦见亲爱聚集合会，觉还别离，若是凡人，不解方便，心生苦恼，此是无识愚痴众生。若有智人，能自思念，亲爱合会，犹如路行，道上结伴，相与共行，随逐近远，到所至处，各散还本。以是事故，亲爱眷属，聚集有离，何须愁恼？又前世时，曾为眷属，舍己来此；此处眷属，舍至后世；后世舍己，复至后世；如是展转，更互相舍，此诸眷属，爱恋之心，从何处来？去至何处？凡世间人，从初受胎，至一切处，如是念念刹那时间，悉皆有于死命鬼逐。如此何者？是时非时。今乃语我：「我子即今非是入山求道之时。」何况在家受五欲时？若当问我时非时者，今当略之。所以者何？彼死命鬼，于一切时，摄诸众生，无不摄时，是故我今欲求离彼生老病死，以如是故，无时非时。』

「菩萨复言：『若当我父，唤子但来，我必与子灌顶王位。我父必有大弘愿心，如是难事易能与我，可惜于道令我不修。但我不欲受此王位，亲爱系缚非解脱道。譬如患人不思美食，云何智人贪是世乐？其无智想愚痴之身，大有苦恼故，乃能受此王位耳。既居王位，放逸自在，耽荒酒色不能舍离，譬如金屋猛火炽然，譬如美浆和诸毒药，譬如花沼而有蛟龙。如是如是，王位快乐，意所娱乐，诸患随逐，不觉不知。以是因缘，我今不乐，亦非是法。』而说偈言：

「『譬如金屋火炽盛， 如食甘美毒药和，
 如满池花有蛟龙， 王位受乐后大苦。』

「尔时菩萨说是偈已，复作是言：『以如是故，往昔诸王得王位已，年少之时治化受乐，后至老年厌离五欲，弃舍宫殿便入山林。凡人宁当在于山林，食草活命，不居宫殿受五欲乐，如养黑蛇，后受其殃。初受乐时，不知患害，后时瞋发，遂便螫人。宁舍居家，入于山林，莫舍山林，还入家居。何以故？为于先圣所讥嫌故。我今既得生于善家，应修善法，莫如痴人行不善法，自纵恣心。既剃须发，着袈裟衣，止住山林，修道学问。而彼于后，舍袈裟衣，不怀惭愧，是名无羞愚痴之人。或为贪故，或为瞋故，或为痴故，或为畏他，如是反退。我今不羨天帝释宫，况复还欲入自己宅？譬如有人已

得美食，食讫已后，吐变此食弃之于地，复欲还吃，可得以不？如是如是，若人舍彼五欲出家，或为诸缘，还欲入家，亦复如是。譬如有人已离火宅，还欲入来。如是如是，已见俗患，舍白衣形，入山修道，回还亦尔。』而说偈言：

「『如人舍于火宅走， 后时忽复更回还，
 既见俗患离出家， 从林反归亦如是。』」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告二使言：『汝等前称父王所说，往昔诸王在家修法得解脱者，此事不然。何以故？此之二事，因缘相乖，甚大悬远。所以者何？求解脱人，其心寂定，微妙之处，乃得居停。若在宫中，五欲情荡，出外治民，须行鞭捶瞋责罪罚，于是心中，求解脱者，无有是处。若人意乐无为寂静，彼则不贪世间王位，设在位时，应须舍离；若乐王位，其人心意，不能寂静。若乐寂定，复贪世务，此二相乖，天地悬远，譬如水火不得共居。如是如是，求解脱法，复着五欲，终无是处。是故我今决定知彼往昔诸王，舍王位已然后乃得寂定之法。若居王位教化之时，其智未成，且学用心治理民耳，不必专求解脱之法。其事虽然，彼等诸王，各随其意，或求解脱，或受五欲；我今不然，不学彼等，亦复不曾发如此心。我今已断住家欲锁，得于解脱，不复贪着世间五欲，岂得还家？』」

「时，二使人闻于菩萨如是等说无染着言，专正决定至真之语，更复详共白菩萨言：『大圣王子！今者誓愿，求无上法，此是真实，非无道理。但如此行，今未是时。所以者何？圣子父王，今受如是忧愁苦恼，是故圣子！违背此心，非是正法。』」而说偈言：

「『今求法藏实是利， 虽有正理未合时，
 父王愁毒切割心， 孝德既乖是何道？』」

「尔时二使说此偈已，重白圣子，作如是言：『大圣王子！如我所见，此意非是细观法行，于世财利及以五欲，非巧方便。所以者何？圣子今者未曾见因，云何求果？现得果报，而便舍背，方求未来。大圣王子！凡是世间一切书典，各各皆自有于悉檀，或有人言：「有未来世。」或有人言：「无未来世。」然此义中，人多有疑。是故圣子！以得果报现在且受，若无来世，何须精勤求彼解脱？』」

「『复有人言：「决定世间，有善有恶，未来世受。」以是义故，精勤修行，求解脱道，是名为痴。若使诸根，决定破坏，亲爱别离，怨憎聚会，境界相合，自然舍离，生老病死，何假须作勤劬方便？当知此义无有实也。又在胎时，手足胸背，腹肚发爪，诸节支脉，自然而成。或复有人，得成身已，还复破坏，或有人言：「既破坏已，还自然成。」故先典中，有如是语：「棘针头尖，是谁磨造？鸟兽色杂，是谁画之？此义自然，无人所作，亦复不可欲得即成，世间诸物，不得随心即使回转。」而有偈说：

「『棘刺头尖是谁磨？ 鸟兽杂色复谁画？
 各随其业展转变， 世间无有造作人。』

「『复有人言：「世间作者，一切皆由自在天作，若自然者，人亦何须勤劬作业？可不是因流转自来，及其去时，还是彼因流转自去。」

「『复有人言：「以分别故，则我相生，故受于有，有尽亦然；若受有时，不假勤求，自然而受；若有尽时，自然而尽，亦不假灭。」

「『复有人言：「世间欲受人身之时，其父不负他人之债，则便得生，生天生仙，一切悉然。若此三处，不负债者，此人不用勤劬，而求自然，而得彼处解脱如是。」次第诸经典中，各各悉檀自说如是，各得解脱。其有智人，精勤欲求胜处之时，必损其心。是故我知圣子，若欲求解脱者，依理依法，应如是求解脱之路，如古书典悉檀所说。若如是者，必定当得，无有疑也。圣子慈父净饭大王，为圣子故，受爱心苦，当得除愈。圣子今者还宫之时，意中若见宫殿，患厌此事，亦复不须思惟。何以故？昔诸王仙，弃舍家已，至山林中，后还回向自家宫中。言彼王者各有名号。所谓庵婆梨沙王(隋言虚空箭)，舍离家已，在山林中，诸臣百官，开谏晓喻，左右前后，围遶而还。其罗摩王(隋言能喜)，既见大地，被诸恶人之所毁败，各各相夺，迭相杀害，心不忍看，从山出来，如法拥护。又复往昔毘耶离城，有一大王，名徒卢摩(隋言树)，亦从山林下来本国，护持世间。往昔又有一梵仙王，名娑枳(居岐反)梨低(隋言离言)，又罗枳提婆王(隋言喜天)，达摩耶舍王(隋言法称)，诸如是等梵仙诸王，无量无边，各舍山林，还来本宫，绥抚大地。是故圣子！闻此往昔诸王本事，今若还宫，无有患苦。』而说偈言：

「『如是名称诸王等， 各舍婬女入山林，
 后并弃山还本宫， 圣子今回有何过。』

「尔时，菩萨闻彼二使如是语已，告彼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言：『有无之义，疑与不疑，我自知耳。但此二义，所有真理，隐之与显，我忍受之。其传闻者，既无因缘，何由可信？若有智人，应不依他虚说而行，犹如盲人，欲行道路，既无导者，不见真实，云何得行？心自不决，若善非善，彼盲痴人，假令净法心见不净，以无智故。我今宁发精进之心，而虽未得，甘从果报长受苦恼，实不忍在五欲淤泥迷没沈溺，为于诸圣之所讥诃，暂受快乐。又汝等言，往昔已来，虚空箭王，及能作喜，并从山林，还入家者。彼等诸王，我不取于解脱法中用为证明。何以故？彼等诸王，以其所学，尽神通故，别更无有苦行之法，是故彼等回反还宫。汝等今者莫作是心，我当立誓，假使日月堕落于地，此雪山王移离本所，我若未得正法之宝，贪世事故，以凡夫身还入本宫，无有是处。我今宁入炽盛猛炎大热火坑，不得自利而还入宫，无有是处。』

「尔时菩萨作是誓已，从座而起，舍弃此林，背彼二人，独自而行。时彼二使，闻于菩萨如是言已，复见决定舍诸亲族，发如是愿，知必不回，举身自扑，从地而起，流泪满面，大声而哭，随菩萨行，欲近菩萨。是时菩萨，威德甚大，彼等二人，不能得逼，犹如日光，耀彼等目，不能覩见菩萨之身。

「尔时，使人复更重咨菩萨是言：『唯愿圣子！莫作如是刚[革*印]志意，愿定我等恋慕之心，我等爱心既未除断，不忍舍弃圣子而去。』彼等二人，爱菩萨故，兼复重意向净饭王，以是因缘，随菩萨后东西而行，或住或看，或行或走。时彼二人，更复别教四人，隐身随菩萨后，左右而行。『汝等人辈！莫离圣子，看至何处。』如是教已，时彼二人，心中愁毒，受大苦恼，啼哭叫唤，各相问言：『我等今者云何至城，见大王面？大王心情，为圣子故，大受苦恼，我等此言，云何得奏？若至王边，复作何语，能解王心？』而有偈说：

「『彼等二使知圣子， 决定不还至自宫，
 别遣四人逐后行， 自回见王云何说。』

佛本行集经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上

「尔时，菩萨舍其父王大臣使人，并及国师婆罗门时，两俱流泪，既分别已渐渐前行，安庠而向毘舍离城。未至彼城，于其中路，有一仙人，修道之所，名阿罗逻，姓迦蓝氏。时彼仙人，有一弟子，遥见菩萨，向已而来，见已生大希有之心，从生未曾覩见斯事。见已速疾走向其师所坐之处，至已向

彼诸同学等摩那婆边，大声唱唤彼等姓名，各各自言仁者跋伽婆！仁者弥多罗摩！仁者设摩！诸如是类摩那婆等，皆悉告言：『汝等今者可各喜欢，心应舍离祭祀之法，今此处所有远方客大德仁来，应须迎接。然此仁者，已能厌离诸结烦恼，欲求最上至真解脱，即是释主净饭王子！诸相端严，犹如金柱，身光明曜，巍巍堂堂，修臂下垂，手过于膝，足趺下蹈，千辐之轮，行步安庠，如牛王视，圆光威德，犹如日轮，身若黄金，衣袈裟服。我等福利，最上之尊，渐渐自来，向我等边。我等今者应须办具，随力所有供养承事，勿令亏少，恭敬尊重，顶戴奉迎。』尔时，彼摩那婆即以偈颂叹菩萨言：

「『安庠善巧能行步， 顾盼犹若大牛王，
 众相满足庄严身， 一切诸毛皆上靡，
 足下圆轮具千辐， 眉间宛转妙白毫，
 修臂洪直自在垂， 此是人中大师子。』」

「尔时，彼摩那婆口说此偈叹菩萨已，重告彼诸摩那婆言：『汝等一切诸摩那婆！可共相随，向于师所，咨白此事。』是时彼诸摩那婆等，即便相随，往诣其师阿罗逻边，到已委具咨白于师如前等事，言语既讫。

「尔时，菩萨安庠而行，忽然来至阿罗逻边。其阿罗逻仙人，遥见菩萨，近来见已，不觉大声告言：『善来圣子！』菩萨前至阿罗逻所，二人对面，相共问讯：『少病少恼，安隐已不？』相慰问讫，其阿罗逻请菩萨坐草铺之上。而有偈说：

「『二人相见大喜欢， 各各问讯少病恼，
 相对语言时未几， 清净草座即便铺。』」

「尔时，菩萨坐草铺已，其阿罗逻谛心观察菩萨之身，上下观已，生大欢喜希有之事，即对菩萨，以美音辞，往来谈说，称赞菩萨，作如是言：『仁者瞿昙！我久承闻，仁者丈夫！能舍王位，踰城出家，割绝亲爱染秽罗网。譬如大象断牢铁锁，或[革*印]皮绳顿绝之后，自在走出，随心所行。如是如是，仁者今日，乃能猛心，舍宫入山，于一切处，知足少欲，大有智慧。仁者瞿昙！既得如是希有之事，世间富贵，果报功能，得已能弃，剃落山林，此实难办。往昔诸王，虽得王位果报具足，备受五欲，至年老时，唤于世子，付嘱王位，灌顶为王，于后方舍宫内而出，至于山林，行求于道。彼不为难，亦非希有。如我所见，仁今年少，不受五欲，舍是富贵功德之事，能

办是心，来此求道，既得如是不可思议大圣王位，最胜境界，正盛年时，能敛心意，不着诸欲，志求解脱，不被缚着，不为诸根境界所染，能知有中一切诸患，不被诸有之所缠绕。何以故？往昔有王，名曰顶生，彼王已得统四天下，犹不知足，腾上至彼三十三天，得于帝释半座而坐，以其内心不知足故，五欲境界便即失尽，堕落于地。

「『复有一王，名那睺沙，亦得王领于四天下，还复上至三十三天，治化诸天，犹尚不足，亦失王位，堕落于地。诸如是类，罗摩王、陀卢呼弥王、阿沙罗咤迦王等，又多有诸转轮圣王，以得王位不知足故，皆失境界，富贵王位悉皆灭尽。世间无人得境界已，心知足者，犹如大火得薪炽盛。』其阿罗逻作是语已，菩萨报言：『仁者大仙！我见世间如是相已，复覩一切，犹如芭蕉，心内不牢，后还破坏。以得境界，恐不知足，不求自利，厌离欲事。我知是已，寻求正路，处处游行，犹如有人行于旷野，失伴迷路，心惑诸方，不得导师，以求导故，处处游行，今我亦然。』」

「尔时菩萨作是语已，时，阿罗逻更复咨白于菩萨言：『仁者瞿昙！我久见于大士心相，仁于解脱，堪作大器。』」

「尔时，众中有一摩那婆，是阿罗逻仙人弟子，合掌白师，叹于菩萨作如是言：『希有此人，不可思议，能办此心。往昔诸王，年少之时，坐于宫内，当受五欲，于后得年头白老时，各唤太子，付嘱王位，灌顶为王，于后舍家，而入山林，行行修道，而得王仙。此者不然，盛年少壮，正是快意受五欲时，少病少恼，气力充足，头发乌黑，身体柔软，勇猛具足，无所乏少。父王年老，不贪王位，厌离世间，不贪果报，而能出家，入山求道。』」

「时阿罗逻白菩萨言：『仁者发心，欲求何事？欲办何道？乃能发心，来于此处。』菩萨报言：『尊者大师！我以见此世间众生，以为生老病死缠缚，不能自出，今发如是精勤之心。』时阿罗逻复作是言：『仁者瞿昙！乃能生于如是慧眼，发如是想，此义真实。所以者何？』而说偈言：

「『一切法胜唯有行， 清净寂定不过心，
 染着恩爱最怨家， 诸有恐怖是老死。』」

「尔时阿蓝说是语已，而彼众有一摩那婆，是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今舍亲爱眷属，背而来此，有何心意？』菩萨报言：『世界所有集聚合会，决有别离。我知如是，故发此意，欲求至真。』」

「时阿罗逻仙人重更白菩萨言：『仁者今已得于解脱。所以者何？众生所没，此泥难渡，世间所缚，此牢强绳，仁者已能独办此心，我当说此解脱法门。所谓爱心，仁须远离，言爱心者，是世间中大恶蛟龙，于心水内，居止停住，失一切利。以如是故，我今观知世间之人，非是正行，其能取于正行之法，唯有智人，远离爱染，应须发心，断见有相，作于无相。』」

「菩萨答言：『大仙尊者！我受是语，如尊所言。』阿罗逻仙复问菩萨：『仁云何受？』菩萨报言：『世间之人，以作相缚。其相缚者，凡是父母，生子养育，为立家故，养育儿息，有能增长成就我家，以是缘故，父母养子；若无因缘，自许眷属，犹不亲近，况复他人？凡亲近人，贪求利故，而昵于人，终无处觅。』阿罗逻仙复更赞言：『善哉仁者！仁今已知世间诸法，瞿昙沙门！乃尔明证一切诸智。』」

「时，彼众有一摩那婆，亦是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瞿昙！仁今已得是最上乐。何以故？能渐离于一切爱相，即得世间诸无恼法。所以者何？我见世间，少有人能不怜妇儿，不求财物，不举两手，哭于世间。多见有人，以不少欲，不知厌足，爱惜资财，常起贪心，染着世利，家家尽皆举手大哭。』而说偈言：

「『世间罕见知足人， 少欲无求不受苦，
 所有哭泣恩爱者， 多是贪着聚资财。』」

「时阿罗逻白菩萨言：『希有仁者瞿昙！如是广大智慧，是故仁今办是勇猛，制伏诸根，不令增长于诸欲染，勿为所牵。』是时菩萨，问于尊者阿罗逻言：『大仙尊者！诸根何故如是不定？欲降伏者，方便云何？唯愿尊者！为我解说。』其阿罗逻仙人报言：『沙门大士！凡人在世，欲厌离生，我今当为大士略说方便之相。大士谛听。』而有偈说：

「『大尊仙人阿罗逻， 发遣菩萨神智心，
 于自己论悉檀中， 分别要略而宣说。』」

「『瞿昙大士！凡欲除于诸根体相，及根境界，应须如是思量分别。何以故？是诸根等，一切境界，既分别知，悉须捐舍。乃至诸根境界之内，有诸爱染，彼爱所染，即能令着。以此着故，则令众生沉没世间，不能得出诸凡夫人，受于贪爱系缚等苦，一切皆由境界故，得如是等事。大士当知！何因缘尔？』而说偈言：

「『山羊被杀因作声， 飞蛾投灯由火色，
 水鱼悬钩为吞饵， 世人趣死以境牵。』

「尔时，菩萨闻此偈已，复更问言：『尊者今说调伏诸根方便相貌，共因缘生，体性虚空，诳惑无实，犹如火坑，犹如梦幻，如草上露。我今心想，以如是知。』

「时，阿罗逻仙人复问菩萨大士：『仁何故言，诸境界内，无利益想？』菩萨报言：『凡人欲依诸境界住受果报者，犹如有人造立屋舍，欲蔽日光，或避风雨。如人以渴故求于水，又如人饥故求觅食，如人垢秽欲洗浴身，如人露形求衣覆体，如人困乏故求乘骑，欲得除寒故求于暖，欲得除热故求于凉，欲去疲劳故坐床铺。如是等事，诸所求者，皆为以苦来逼身故，所以推求。如似病人，为患重故，方觅良医。世间之人，一切悉皆如是悵望。』

「时，阿罗逻赞言：『瞿昙！希有此心。大德！云何于世间中，能作如是速疾，即生无常之想？希有希有！能见真实。大德利根，聪敏易悟，若能如是明了见者，是名真见；若异见者，是名诳惑。如仁所言，为饥求食，避藏风雨，以此寒热暂易夺故，世间人心即生乐想。』又复叹言：『仁者瞿昙！真是法桥，任持大器，我虽传闻，先观弟子，堪受法不？若能堪受，然后为说种种诸论。如我所见，仁者今日，则不复然，俯仰云为，深得进止，不假须观，如我论中，有真实义，尽为仁说。』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仙如是语已，生大欢喜，而重问言：『尊者大仙！今日未知我之孝心，忽为我作如是妙说，我知是相，虽未即益，今已得利。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欲见于色，而得光明，如人远行须得善导，如度彼岸须得船师，尊者今日显示我心，亦复如是。唯愿尊者！更为我说尊者所知，云何度脱生老病死？』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问阿罗逻品下

「尔时，尊者阿罗逻仙人善知菩萨心有至德，更述已论决定悉檀而说偈言：

「『瞿昙沙门善谛听， 我论中说总悉檀，
 如今虽在烦恼中， 如后自然还解脱。』

「尔时阿罗逻说是偈已，作如是言：『凡众生者，此有二义：一者本性，二者变化，合此二种，总名众生。言本性者，即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谓地大水火风空，我及无相，名本体性。言变化者，诸根境界，手足语言，动转来去，及以心识，此名变化。若知如是诸境界者，名知境界，言能知彼诸境界者，是我能知，思惟我者，是智人说。』而说偈言：

「『若有能识诸根尘，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说思惟知。』

「尔时，阿罗逻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人即是迦毘罗仙，及其弟子，以自度量此意境界，波阇波提仙人之子，名曰深意，所见亦然。如人数数生老病死，受诸苦毒，深谛知己，为他解说。念其远离，思惟此理，应当了知一切无相。』又复说言：『因烦恼者，所谓无智，爱着诸业。如是等业，属烦恼因。此烦恼因，则有四种，此人不能解脱生死，以其未离诸烦恼故。四种云何？一者无信，二者着我，三者有疑，四者无定。以有余残，则无方便，深着世间，恒常堕落。以如是故，处处受生。

「『言无信者，常行颠倒，应如是知，而反不知，是名无信。

「『言着我者，云此是我，称彼非我，我如是说，我如是受，我行我住。我相我身，如是名我，不自觉知，是名著我。

「『言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一物。犹如泥团，是名为疑。

「『言无定者，如是如是，是是亦然，非是亦然，心意觉想一切诸业，是众是我，是彼是此，是名无定。

「『又余残者，未知胜处，未觉始觉，未证自性，始证知故，是名余残。

「『又复，说言无方便者，即是无智，以无智故，不解方便，无方便故，不能显示。以是义故，名无方便。

「『又染著者，谓无智人，见闻触觉，即生染着。或时意着身着语着，或意业着一切境界，应不着处而惑着之，是名为着。

「『又，堕落者，我是彼处，彼处是我，若有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堕落。以是因缘，堕于烦恼，是名无德，是名无智。是名五处，苦恼无乐，此无乐处。所谓黑暗、愚痴、大痴，有二杂住，是名五处。言黑暗者，所谓懒惰；言愚痴者，所谓生死；言大痴者，所谓行欲。所以者何？此处假使有大德人，犹尚迷惑，不知醒悟，故名大痴。二杂住者，所谓瞋恚；复二杂住，所谓懈怠。无明众生，不如是修，迷没染着此五处所，住于烦恼苦海之中，顺生死流。我见我闻，我证我作，我教他作，我如是至，以如是心如是意故，轮回没溺于烦恼海。如是四种，缠绕裹结于烦恼中，言无因果。大德瞿昙！仁应当知如是诸事。』而说偈言：

「『若人欲得正见知， 四禅清净解脱处，
心若觉了彼智已， 知诸真圣及非真。
如上分别应当宣， 是故名为四禅解，
能舍诸行及无行， 此即知无字句名。
以是彼处大梵天， 说于世间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当得生于梵宫。』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如是语已，复更重问：『其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处，及以梵行修行，当行行处行法，尊者为我，一切解说。』

「尔时，阿罗逻依已总论义例宗体，一切皆向菩萨而说：『仁者瞿昙！凡欲修行，应舍宫宅，依出家仪，乞食活命，发弘大誓，修持戒行，住于知足。随所堪办衣食卧具，闲静住处，独行独坐。如诸论中，智所知见，贪欲瞋恚，愚痴过咎，见已远离，厌恶诸欲，受最快乐，调伏诸根，入于禅定。当于尔时，远离诸欲，远离诸患，空闲之处，生离分别，即得初禅。得初禅已，还复思惟，如是分别，渐渐得乐，既得乐已，住是寂定。还依因此寂定之力，意重厌离，欲瞋恚等，既数厌离，心转喜欢，既加喜欢，增长于智，是时即得生大梵宫。生彼处已，还更如是思惟分别，此乱我智，还复弃舍，既弃舍已，得第二禅，生大欢喜。得欢喜已，见心被大欢喜所逼，转求胜上，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见受乐处，至彼处已，厌离喜乐。既离喜乐，即得三禅。到三禅中，即转胜下遍净诸天，一向受乐。若能如是得乐已舍，不受不着，即远离诸苦乐之处，得第四禅。既离苦乐及攀缘心，一切皆舍。

「『复有人，以自慢心故，求解脱相，欲得出过四禅果报，故内思惟此四禅法，广果天中所受果报，此是羸智思惟观之。又如是言，彼人思惟如是事已，从三昧起，见其身色有诸过患，欲舍色身求上胜智，故发是心。彼人如是舍诸禅已，进求胜处，而发此心，如前所说，舍诸欲事，如是舍离羸色身故，发厌离心。彼时即得身中所有虚空无边分别，于此一切色相，又色相内，及树木等，所有诸物悉皆分别，无边虚空，得如是等一切色处，明了分别，无边空已，即证胜处。而有偈说：

「『如是微妙大梵处， 一切无相常无言，
智人说彼解脱因， 即此名为涅槃果。』

「尔时阿罗逻说是语已，白菩萨言：『仁者瞿昙！此即是我解脱之处，及其方便，我今为仁显示已讫。仁若心意喜乐此法，如我所说，仁可领受。』而说偈言：

「『如是清净解脱法， 我今知己复广宣，
仁者心意若喜欢， 唯愿依此领纳受。』

「时，阿罗逻复更说言：『乃往昔时，耆沙仙人(隋言求胜)、毘踰阇那仙人(隋言离别老)、波罗奢罗仙人(隋言他箭)等，及余诸仙，皆共称说是解脱法，亦复同乘此解脱法而得解脱。仁者既是大智丈夫，堪行此法；行此法已，能得善处解脱报果。』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仙人所说梵行之法，受持而行，欲沙门行，求沙门果，故行此法，即便证知。而菩萨从阿罗逻口下，闻说法已，信行此法，不违不背，亦复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思惟此法增进，更发坚固智心，求于胜处。既见胜处，亦不生慢讥毁彼仙，但自思惟：『非独阿罗逻有此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独阿罗逻有精进行，正念三昧，及诸智等，我亦有之，乃至智等，我今可求如阿罗逻所知证法，已向他说分别显示，及作胜处。』

「尔时，菩萨于阿罗逻所说法行，皆悉证已，知见而行。然菩萨闻彼等诸法，无多勤劳，须臾时顷而尽得之，如行能说宣通显示，一种无异。尔时，菩萨即更前至阿罗逻边，作如是言：『尊者阿罗逻！尊能如是自证法智，向他人说，所谓求生无想之处。』作是语已，时阿罗逻报菩萨言：『长老瞿昙！如是法智，我自证已，向他显说，宣通开示。』

「菩萨复言：『我从尊者，闻此法已，如尊所说，我信知行已证此法。若有智者知行境界，亦应不舍如此之法。但我所见，此法虽妙，未尽究竟。所以者何？我意如是观察思惟，此法犹有变动之时，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己此智，虽是无智，更欲生别其余诸法。然尊者说，虽言我得清净解脱，若分别观是因缘法，遇缘还生非真解脱，犹如种子非时而种，藏在地中，若未顺时，无有水雨，芽则不生；若依时种，润泽调适，诸缘具足和合则生。今此亦然，但以无智，着于爱业，如是等法，舍已分别，言我解脱，但有着我，皆悉须舍。即便舍是无智爱等业无合处，此等舍已，虽得胜前，未至真处，但行分别有我之处。彼等微细三事会有，以彼微细诸烦恼故，复更别有不用之处，寿命长远，分别故言我得解脱。』而说偈言：

「『因诸过患微细故， 所以受不用处身，
 寿命劫数既久长， 便即说我得解脱。』

「菩萨复言：『如尊前说，我已舍我，既自称言我已舍我，是则不名真实舍我。若依分别，未解脱者，彼不可言无有患累。以是当知，有患累处，亦不可言得于解脱无我之处，有我之患，不可作异。犹火色热，热不离色，色不离热，此二各体以先无故，合若有者，无有是处。如我既然，一切诸患悉皆如是。此解脱已，至于彼处，还复被缚，为以于智取境界故。彼灭色已，但有于识，彼知我识，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解脱。是我悉檀，境界大小，如是知彼，还得如是，求胜处所。以是义故，何须分别？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舍。既各重重，有于智故，故我思惟，悉须放舍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说偈言：

「『重重次第悉皆捐， 是乃名为舍境界，
 一切根尘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尔时，阿罗逻徒众之中，有一弟子，白菩萨言：『大德瞿昙！今来至此，我等住处，悉成好器，又复得于八种自在。』菩萨报言：『此处云何得有自在？』

「时，阿罗逻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于诸事中，能作决定，不共他人，无有等侣，内身自证寂定得故，乃生欢喜。』菩萨报言：『此事不然。』

「阿罗逻言：『其义云何？』菩萨即言：『如是如是。』阿罗逻言：『仁者但说，莫秘此语。』菩萨报言：『若依尊者说言，此行无有回也。』阿罗逻言：『仁者何故立于此问？何处有疑？』菩萨报言：『我今心已厌离生故，欲问真正。』」

「阿罗逻言：『仁者瞿昙！欲得闻者，我当为说。凡欲开化于世间者，即我是也，唯有名字，不生不老，不退不还，无边无中，无前无后，是名为我。自在能入，轮转在于生死之内，亦不暂住，彼法非法，彼天彼人及诸有趣，彼能远行，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转去来，能作生死，亦能变化，自在最胜，最妙最大，能作世主，摄化一切。』」

「菩萨问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阿罗逻言：『我观仁者，所问音声，必欲不受如此之义，或当仁者意不贪乐？』菩萨报言：『我无有患。』阿罗逻言：『大德瞿昙！勿作疑心，随意所乐，但自论说所向之义，善思惟入，以自明照，若自见知，不被他诳，不受他教，不随他义，如是证者，名得自利，余人不能。若不定心，随诸论师而取义意，其智减损。仁者闻已，真正思惟，各各读诵，观察深义，审自证知。知已有疑，随意问我，我当为说。』」

「菩萨复问：『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在者，于是义中，我心有疑。』阿罗逻言：『如仁者意，此义不然。』菩萨复言：『我如是见。』阿罗逻言：『何因如是？』菩萨复言：『此缘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作此世者，则不得依次第相生现见来者，其烦恼轮，不应如是次第而转，亦应众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应一众生不得杂患，应诸世人供养自在，如父如母，自余诸天不得供养。其贫穷人，应不说彼所有毁辱善恶之业，悉应在彼。应诸众生无处依着，应无处求，应无所作。世人应不如是思惟自在有也，自在无也。世人如是分别有无、应作不作诸业，应得自然果报。彼自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间亦应共受此业，一切亦应俱名自在。若彼无因作自在者，无处无人非不自在，彼若非是自在建立，亦不名有，岂可得言自在建立。』其阿罗逻赞菩萨言：『大德瞿昙！智能深远，善能显示，承受诸论，总言总体，悉以智力，分别能知。是故平等见诸悉檀真实之路，愿为我说，莫辞疲劳，慳惜法宝。』」

「菩萨复言：『我今应当供养尊者。』阿罗逻言：『师有多种，仁者供养，何由可遍？然今仁者，既为上首，亦可堪能供养彼等。』菩萨复言：『尊者

但当为我解说如此等义。』阿罗逻言：『彼等实胜，于一切世间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自思惟，为业在前，为身在前？』菩萨报言：『此义云何？』阿罗逻言：『此是大患。所以者何？若业在前非身先者，应不受身，身应无业，业自不生，谁造此业？若身在前非业先者，应无有业；若无有业，何故复有众生受身？谁复有能开化世者？彼应不损，一定常存。三界所缚，是诸众生生本，应生自身。若不能自在者，其一切人，所爱乐身，应自具办。若自具者，于一切处，应当自有。』菩萨报言：『我如患人求医师疗，我今亦复不难此义。』

「尔时，众中有一苦行，是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善哉瞿昙！尊师语言，唯愿仁者！莫难其义，如此之义，计不须争。若其争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如尊师说。』菩萨报言：『我不难也，但欲问彼相承所来须知其义。』彼仙人言：『随此因缘，仁者受持，取其真义；若欲生疑，心中诤论，是大非法，未来得罪。』时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说偈言：

「『凡人听受咨禀时，	心意不乱义乃定，
若当持疑怀谄曲，	是则争竞觅人非。
二彼求过即成怨，	两怨相争口言恶，
智者欲断口业过，	说理不作相竞心。
论议求胜是名贪，	争名伏他使人耻，
多言显过此大患，	谄意听义成自憍。
慢心瞋恚其罪增，	各说是非相毁訾，
应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竞故是大怨。』

「尔时菩萨闻是偈已，语彼仙言：『实有如此，相争竞过，非道言无。但我欲寻本来相承成就之事，非故穷尽。』说是语已，时彼仙人心犹不忍，阿罗逻言：『大德瞿昙！解脱道路，仁者憎乎？如此事缘，非本来也。』菩萨报言：『若欲求彼解脱之时，须如是求。』

「尔时，阿罗逻仙人弟子复作是言：『沙门瞿昙！仁者离此，欲求解脱，徒损身耳。』菩萨报言：『人求世间无常乐故，犹尚有乏，况复欲求不还解脱？』时阿罗逻仙人弟子，复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还来，可常行也。』菩萨报言：『今行之处，既是意乐，今至彼处，当复何还？』阿罗逻言：『莫行至彼，莫还来此，可不得乎？』菩萨报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说，后受于有，何故复言更不还也？』阿罗逻言：『实然仁者！此大希有，而彼

真如寂静之体，无始无终，无有边际，无初无后，不定其行，不可尽形。然无相师禅定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

「菩萨复言：『我今更问大仙尊者，若劫尽时，此诸大地，及以丛林，须弥山等，帝释宫殿，悉被劫火之所焚烧。尔时彼天，复在何处？是谁字谁？云何语言？功德果报，云何而住？又劫尽时，诸物皆尽，彼何不烧？』

「尔时，罗逻默然微笑。时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智慧，今既最胜。仁者可不自知过去一切诸仙得正道也，所谓尊者波罗奢罗仙人、颇罗堕仙人、阿须梨耶仙人、跋陀那仙人、迦妬婆陀那仙人、陀那达多仙人、达利多耶那仙人、般遮罗波帝仙人、阿沙陀仙人、跋摩达多仙人、那侯沙王子耶耶坻仙人、韶波梨仙人、波罗婆遮那仙人、脾提阿仙人、阁那迦仙人、阿盘低国罗低提婆仙人、阁祁沙毘耶仙人、提毘罗仙人、毘陀呵毘耶仙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那仙人、泥沙多那耶仙人、耶若多那仙人、尼耶薄都仙人、呵梨低仙人、跋阁罗婆睺仙人，诸如是等一切仙人，皆入日光而取正路。』

「尔时，菩萨报彼仙言：『今者既云入于日光求解脱者，此义是何？我今应当礼彼诸有，我实不用如是自在。』是时菩萨作是语已，内自思惟：『阿罗逻法，非是究竟。』心不喜欢。时阿罗逻仙人弟子，量度既知菩萨心已，即从座起，白菩萨言：『仁者今于此法已外，意欲更求胜解脱也。』菩萨报言：『我意愿当证如是法，无地无水、无火无风，及无虚空，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相，无安无畏、无死无病、无老无生，无有非无有、无常非无常，非语言说，无有边际。』而说偈言：

「『本无生老病死过， 并及地水火风空，
湛然三世无师教， 常净自然证解脱。』

「尔时，罗逻仙人闻是语已，白菩萨言：『仁者瞿昙！我今所有自证之法，以向他人宣扬显说。仁者今亦自证此法，向他人说，我所解法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众师，仁者亦堪如是之师。瞿昙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领此大众，教化显示。』是时罗逻虽名为师，但取菩萨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与菩萨，供养菩萨，随于菩萨意所堪须供养之具，生大欢喜，最胜最妙，心意熙怡，遍满其体，不能自胜。

「尔时菩萨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至涅槃，亦复不能远离诸欲、越度烦恼，不能寂定尽于诸漏而得神通，又复不能自觉觉他作沙门行，

不能灭除诸恶烦恼。所以者何？行于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诸业，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极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舍罗逻而行。而有偈言：

「『菩萨思惟此诸法，其心不甚大欢喜，
知非究竟好出升，即背罗逻而行去。』」

「尔时，罗逻仙人徒众，即共菩萨，分别相辞，作如是言：『唯愿仁者！行行之处，常得吉祥。』」

佛本行集经答罗摩子品第二十七

「尔时，于此阎浮提地，复更别有一大导师，名曰罗摩。其命已终，彼徒众主，即摩长子，名曰优陀罗罗摩子，主领彼众。其优陀罗，常为彼众，说生非想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兰若林中而住。是时菩萨，遥闻其名胜前罗逻所说之法，闻已思惟：『我今应当至优陀罗罗摩子边，行于梵行。』」

「尔时，菩萨从阿罗逻居处而出，安庠而行，渡于恒河，借问既知，即到其所，而白之言：『仁者优陀！我于仁边，欲受教诲，行于梵行。』时优陀罗告菩萨言：『大德瞿昙！如我所观见于瞿昙，既是智人，堪受我法，而行梵行。若欲受法行梵行时，须顺我法清净业果，而得行报。』」

「尔时，菩萨于优陀罗罗摩子边受法行行，求沙门法，沙门事故，恭敬合掌白言：『仁者！未审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为我解说。』其优陀罗告菩萨言：『大德瞿昙！凡取于相及非相者，此是大患，大痲大疮，大痴大闇，若细思惟，即得受彼微妙有体，能作如是次第解者，此名寂定，微妙最胜最上解脱。其解脱果，谓至非想非非想处，我行于此最胜妙法。』其优陀罗又复更言：『于此非想非非想处，过去之世，无胜寂定，现在既无，当来亦无，此行最胜最妙最上，我行此行。』」

「尔时菩萨闻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证此法。是时菩萨，从于彼边随口所出，闻已心信，随顺彼语，而作是念：『如此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知，实语无虚，我今所可，见即能见，知即得知。』复语于彼优陀罗言：『非但仁者，昔父罗摩，独有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彼独有精进正念禅定智慧，我今亦有乃至智慧。我于今者，行彼法行，学于罗摩，自证法已，为他显说，知彼法故，见彼法故，更欲求胜。』」

「尔时菩萨证是法已，白优陀罗摩子言：『仁者父昔于此非想非非想处，自证知见，向他说耶？』优陀罗言：『大德瞿昙！我父如是。』菩萨报言：『仁者优陀！我今已通，证知奉行。』其优陀罗白菩萨言：『大德瞿昙！若其然者，仁与我父罗摩无异。大德瞿昙！仁今若知此等诸法已奉行者，可如我父罗摩仙人，领此大众，教示宣通。』时优陀罗，既自修行，梵行不阙，但取菩萨同行建立。菩萨若同，法智增上，供养最胜供养菩萨，心生欢喜，不能自胜。

「尔时，菩萨语优陀罗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能究竟解脱诸欲，灭于烦恼，寂定一心，尽诸结漏，及诸神通，成沙门行，到大涅槃。此法还回入于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处，报尽还回入于烦恼。』作是语已，其优陀罗白菩萨言：『大德瞿昙！可不闻知？我父罗摩，虽证此法，而一切处不觉不知，已生非想非非想故，而还来入于生死者，无有是处。不取后生，亦复不见生之处所。』其优陀罗，虽得如是寂静之法奢摩他行，而不办求最上胜法，唯口称言：『我父罗摩，作如是说。』菩萨如是思惟：『此法非是究竟，我今不应专著此法。』舍优陀罗，即便背行。而有偈说：

「『菩萨思惟观此法， 罗摩往昔虽复行，
 既非解脱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舍去。』

佛本行集经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上

「尔时，菩萨从优陀罗摩子处辞别而行，安庠渐至向般荼婆山(隋言黄白色)。到彼山已，于山麓间，求平整处，于一树下加趺而坐，端身住心，正念不动。譬如有人，头上火燃，急疾速灭，而掷于地，是时菩萨，心求断除烦恼边际，亦复如是。尔时，菩萨内心如是思惟筹量：『我于何时，当得散此大烦恼聚？我于何时，当得破此大愚痴藏，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诸众生没在生死，复于何时，悉令解脱？』如是念已，威德俨然。时彼山中，多有杂人或取草柴，拾干牛粪，或复捕猎，耕垦作田，或放牧人，及行道路。彼等诸人，遥见菩萨在般荼婆山树下坐，犹如杂宝妙金象光，见已各生希有之想，共相谓言：『汝诸仁者！此非常人，从何方来，到于是处？』或言此是般荼山神，或言此是般荼婆山所居仙人，或言此是何处神明，或言此是毘富罗山所护之神，或言此是耆闍崛山守护之神，或言此是大地之神，从地涌出。或复有言：『此是虚空上界天子来下于此，我等如是心各怀疑。何

以故？此神身体，光明炽盛，威德巍巍，遍照此山，犹如日月光明遍照，诸娑罗树，花悉开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不能显现如是之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劝受世利品中

「尔时，菩萨过是夜已，于晨朝时，正着衣服，从般荼山，安庠而行，至王舍城，为乞食故。观诸阴等苦空无常，欲求无余大涅槃故，视地一寻，调伏诸根，所染着处，皆悉除断，不令点污。复作是念：『我今乞食，无有钵器，若我得食，于何处盛？』是时菩萨，左右前后求器未得。忽见一处有大花池，见已即语傍一人言：『仁者！汝可乞我此中池莲藕叶。』彼人闻已，即便入池，取彼藕叶，以奉菩萨。是时菩萨，受彼藕叶，向城乞食。时王舍城，内外人民，观见菩萨如是详审，复见菩萨威神巍巍，见已各生大希有心，共相谓言：『此是三目大自在天，来至于此。』其中或有远行诸人，欲营事故，至于他方，彼等既见菩萨，还回向菩萨所。或复有人，欲造作事，中道既见菩萨形容，便舍其业，来向菩萨。若有坐人，见菩萨已，不觉自起，速疾来诣向菩萨所。或复有人，合十指掌，恭敬一心，向菩萨者。或复以头礼菩萨者，或复有以微妙音声白菩萨言：『善来善来！』时王舍城，所有人民见菩萨者，无有一人不生欢喜爱乐之心。其王舍城，或多舌人，乱言绮语，彼等诸人，在菩萨前，默然而住，随菩萨行。又王舍城，周匝四方，或男或女，丈夫妇人，欲营余者，悉舍来看，生希有心，观看菩萨，眼目不瞬。所观菩萨，支节面额，眉目肩项，手足行步，于一一处，各皆爱乐，不能更观其余处相。

「尔时，菩萨盛壮少年，可喜端正，兴乐花艳，花色之时舍宫出家，眉间毫相，宛转右旋，眉细修扬，目宽长广，威德遍满。其体光明，巍巍堂堂，普照远近，手足罗网，皆悉普缦。其二十指，善能治化一切天人，菩萨威神世间无比。而有偈说：

「『菩萨行于道路上，
但覩身之一分光，
双眉细扬若初月，
身体常放大光明，
观者以见微妙色，
看此殊妙相庄严，
所有一切诸看人，
见已即便生爱着。
两目青绀似牛王，
诸手足指有罗网。
众人不觉随后行，
各各心生大欢喜。』

「尔时，王舍守护城神，见于菩萨有是威仪，心生惊怖，战栗不安，谓言：『此是何处大神？欲来夺我此间坐处。』

「尔时，菩萨以彼无量无边人众左右围遶，或后或前，诸人观看，安庠徐步，渐渐而行，向王舍城，欲乞于食。举动俯仰，进止雍容，蹶足前趋，不迟不疾，专注平视，敛摄诸根，臂肘佣齐，衣被整肃，擎莲荷器，其叶不萎。寂定一心，人见欢喜，最上最胜，得奢摩他柔软调和。如制伏象，无有浊秽；犹清净池，离身一寻，常光明照；如娑罗树众花开敷；若金象形从地涌出，具足圆满诸相庄严；如夜虚空众星围遶，菩萨日月朗于世间。

「时，王舍城有诸人辈，彼等皆悉生大欢喜发希有心，见菩萨行于街巷里，城内商贾估贩交关，一切自停，不复市买。若在店舍醉乱心迷，悉得醒酥，不复饮酒，各舍一切燕会音声，奔走皆来向菩萨所。或复随逐左右而观，或复在前回顾而视，或复在后顺菩萨行。其王舍城，无量无边诸妇女等，或倚门侧，或立窻间，或在楼中，或居屋上，旧作生活，今悉不为，并废事缘，遥观菩萨。家家出户，各各喜欢，共相谓言：『今此是谁？从何来到？是谁种族？其名字谁？如是端正，可喜行动，我等昔来，未曾得见。或复沙门？或婆罗门？相貌如是，容止异常。』称叹之声，遍城内外。

「尔时，摩伽陀国王舍城主，姓施尼氏，名频头娑罗。未作王时，曾乞五愿：一者愿我年少之时，早得王位。二者若得王位已后，愿我化内，有佛世尊，出现天下。三者若佛出现世时，愿我自身承事供养。四者若得承事已后，唯愿为我如应说法。五者佛若为我说法，我闻法已，愿莫谤毁，得证法已，依而奉行。

「尔时，频头娑罗王在高楼上，与诸大臣围遶而坐，遥见菩萨，为诸大众前后导从，安庠而行，入王舍城。频头娑罗，既覩菩萨，心生大疑，即从楼下出宫门外。见菩萨身，威仪举动，端正无匹，乃至犹如夜空众星，为诸观者之所爱乐。如摩尼宝，内外光明表里洞彻，菩萨之身，亦复如是，威德炽

盛，照耀巍巍。时频头王见于菩萨如是相已，勅诸臣言：『我生已来，未曾见人如是形貌，身色面目，顶额广平，皎洁分明，显赫照耀，如莲花叶在于水中，而不为水之所点着。是身威德，毛悉右旋，眉间毫相，如琉璃净，亦如白珂亦如泡乳，色炎光具如满月轮。其二足趺，蹈地千辐，步举文现，迹不差移，不怖不惊，不战不栗，智慧安静，犹如须弥。从何所来，忽然至此？汝诸臣下，应当观看，此谁种姓？谁之儿子？何国土生？名字何等？端正可喜，历此游行。』

「尔时彼诸大臣众等，或有说言：『此是天王。』或言：『帝释。』或复有言：『是大龙王。』或复有言：『毘摩质多阿修罗王。』或复有言：『此是婆梨阿修罗王。』或复有言：『是毘沙门护世神王。』或复有言：『此是日天。』或言：『月天。』或复有言：『大自在天。』或复有言：『此是梵天。』

「复更别有余诸占相婆罗门言：『大王！当知，如我等论先后所说，此人必成转轮圣王。何以故？今此大士，身体遍满一切诸相。』

「尔时，诸臣大众之中别有一臣，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实有斯事。所以者何？去此不远，十由旬外，正在北方雪山之下，有一种姓，称为释氏。然彼释氏，有一国界，名曰迦毘罗婆苏都。彼国土中，有一王治，名为净饭，是释种王。彼王生子，字悉达多，既释种生，姓瞿昙氏。其彼太子，初生之日，父王即便召集解相婆罗门等，遣占相之。时诸相师既占看讫，白大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具二种相，若在家者，必当成就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守护大地，乃至如法治化世间；若舍王位，必定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名遍十方。」大王！当知，此必是彼太子无疑。所以者何？其人现今，剃除须发，身黄金色，着袈裟衣，舍国出家，游行到此。』而说偈言：

「『彼国相师说此言， 不居王位定作佛，
 斯决是彼释种子， 出家苦行求菩提。』

「尔时大臣说是语已，是时其王频头娑罗，内心思惟：『如我往昔曾发誓愿，若如是者，我愿得成。』时频头王，勅二臣言：『卿若知者，速往彼看此出家人居停何方？在于何地？汝等验已，速报我知，然后我当自至于彼观看供养，咨受未闻。』

「时彼二臣奉王勅已，即便相共随逐菩萨所向而行，不暂舍离。

「尔时，菩萨在王舍城乞食之时，见彼大众处处充满，内心思惟：『如是方便，此诸大众，无有归依，无救无护，常为生老病死所缠，不畏不惊，不怖不恐，亦复不知求究竟道，无有导师。愚迷昏闇，没溺烦恼，痴无有智，日日减损，染着诸阴，苦空无常，不知厌离。』

「尔时，菩萨作是念已，起慈悲心，倍更增加精进勇猛，折伏其意，作是念言：『我今当作一切世间归依之处，我当救护苦恼世间，当为世间说于生老病死尽处。』

「尔时，菩萨举目唯观前一犁轭，默然谛视，徐徐动步，齐整容仪，遍王舍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从王舍城庠序而出，渐渐至彼般荼婆山。其山麓下，有一泉池，坐彼水边，正念安置，随得麤细，如法噉之。食讫敛衣，洗于手足，即便进上般荼顶头上已，向于山南观看，求觅林树，妙好枝条，翦斫扶踈，饶诸鸟兽飞走游戏，花果泉流。择好树间，安施草铺，向于东面，端身正心，结累加趺，俨然而坐，犹如师子入孔穴中，不畏不惊。着袈裟服，其光显赫，巍巍堂堂，炽盛照曜，如日初出。而有偈说：

「『彼山翦斫饶树林， 鸟兽相娱受诸乐，
身披袈裟人月者， 光明炽盛如日初。』

「尔时，菩萨坐彼树下，如是思惟：『我此处学，更无有人，无富伽罗，无众生，无寿者，无命者，无禅兜，无摩[少/兔]阁，无摩那婆，无养育者。此之五阴，一切皆空，无命无识，一切诸法，唯有假名，名众生耳。』

「尔时，频头娑罗王所使二臣，随逐菩萨，恒不舍离，其一臣，去菩萨不远，于前而坐；一臣速还摩伽陀国频头王边。到已长跪，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彼出家人，从王舍城乞饭食讫，到般荼山，乃至端身，南面而坐，如前所说。大王！今者若欲观者，宜须疾往。』

「尔时，频头娑罗王闻其使人如是语已，即便装束贤善好车，坐于其上，严驾而往，向般荼婆。时频头王既至彼山，遥见菩萨可喜端正，心甚爱乐，乃至犹如夜空众星，如暗山头大猛火聚，如大云里出闪电光。摩伽陀王见于菩萨在彼树下，亦复如是。见已生大希有之心，欢喜遍体，身毛皆竖，下乘徒

步，诣菩萨边，到已问讯，白菩萨言：『少病少恼，四大安乎？』而有偈说：

「『王见菩萨如帝释，身光明曜心喜欢，
问讯起居四大和，少病少恼身无患。』」

「尔时，菩萨以微妙口和软语言，如梵天音，辩才字句，不染不着，告摩伽王频头娑罗，慰劳问讯，作如是言：『善治大王！大吉大祥！从何远来？可坐憩息。营求何事而诣此乎？』」

「尔时频头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进菩萨前，在一石上安隐而坐，王欲度量菩萨意故，白菩萨言：『仁者今若不辞疲劳，我欲咨问心内所疑，唯愿仁者，为我决断。』即便问言：『仁者何也？为天为龙？为梵为释？为人为神？』」

「尔时，菩萨以无憍慢贪欲恚心，除断一切烦恼诸刺，不谄曲语，报摩伽陀频头王言：『大王！当知，我非天也，非龙非梵，我是于人。大王！我以求寂静故，所以出家。』时摩伽王频头娑罗，白菩萨言：『仁者比丘！我今见仁，甚大欢喜，是故我今欲有发问，我为爱敬于仁者故，欲说一言，唯愿听受。所以者何？仁今壮少，正在盛年，端正无双，身体微妙，堪当嬉戏游纵之时；今者何为发如是意，行作沙门，厌离王宫，空山独坐？又仁者身，如是相貌，止可合涂赤栴檀香，不应着此袈裟之服。仁之二手，乃可指划治化世间，百味盈前，随时饮噉，岂可执器从他乞行？』而说偈言：

「『仁身合涂赤檀末，不应服此弊袈裟，
手指正可搗世间，岂宜从他乞食活。』」

「时，频头王说是语已，白菩萨言：『仁今若为爱敬父故，不取王位，舍出家者，我今请仁在我境界，受于五欲种种所须，当随仁意。须财与财，及诸婣女。若佐助我，我当与仁，分国半治，可居我境，受我王位，我承事仁，不令乏少。何以故？仁者沙门！身体柔软，不应住于空闲兰若，若坐草铺，在于地上，损仁者身，恐畏成病。但经少时，仁父衰败，还可自受本国王位。是故仁今若爱念我、怜愍我者，受我王位，住我境中。如其仁者，称大种姓，嫌我境狭，土地秽杂，我及群臣，诸百官等，更别为仁开拓他国，使令宽广，与仁共治。又我愿得仁者贵族，共作因缘，亲厚眷属。愿不生疑，谓为非实。』而说偈言：

「『仁者若称大种姓， 嫌我境狭不肯停，
 我共诸臣及百官， 当更吞并令宽广。』」

「时，摩伽王说是语已，更复重白于菩萨言：『我于仁边，有爱敬心、尊重之心，仁者今既乞食活身，但当努力发宽广意，受法受财，受五欲乐。所以者何？受此三种，在于宫中，观诸嫔女，欢娱受乐，亦能令人得现世报，未来亦然。若人不受此三种法，但舍一事，彼人现世，或复未来，终不能得具足果报；设其受之，必有缺减。是故仁者！若弘广心，所以应须具足受此三种之乐，受三乐故，用年少时，端正果报，受法受财，及受诸欲。世间丈夫，受欲之时，生子继立，此是大财。是故仁者，勿令空过。』」

「『又复，仁者！如是臂膊，堪牵弓弩，莫令徒损，如斯一世。』」

「『又复，往昔顶生之王，以勇健故，王四天下及忉利宫。如是仁者，堪当此事。所以者何？我今亦为怜愍一切诸众生故，如是劝请，我亦不为自王位故，劝请仁者。我今见仁，身体端正，悲酸流泪，情怀不忍，为是倍更生希有心，所以殷懃如是苦请。仁今盛年，且行世欲，待后衰老，可行法时，乃可舍家。』」

「『又复，仁者！先祖以来，自种姓内，到年老时，乃依国法，以王化事，付其太子，或复大臣，方始舍位，出家入山。』」

「『又复，仁者！往昔诸仙，作如是说，凡年少时，先行欲事，中年求财，以自养活，至老耄时，乃可弃捐修学于法，如是乃能建立一切。又人年少，不行诸欲，不求觅财，此是身怨，亦名为贼，毁败诸根，难得摄受。』」

「『又复，仁者！假使年少，欲求法时，但为诸根，牵着五欲，至于老时，内心思惟，断绝众事，能摄诸根，心生惭愧，意得寂静。』」

「『又复，仁者！世间少年，正放逸时，不见远道，多有过失。至中年时，血气渐弱，放逸已过。譬如人行度于旷野，止而叹息，言我已越此之处所。是故仁今正年少时，正放逸时，随意多少，愿且受欲。』」

「『又复，仁者！年少之时，诸根难回，仁者若欲行于法事，爱乐法者，依仁家法，祭祀诸天，因祭祀故，亦得生天。在于家内，庄严自身，金银诸宝，校饰两臂，众宝放光，犹如明灯。』」

「『又复，仁者！往昔诸王，头戴宝冠，严饰身体，常在家内，祭祀诸天，行于法行，立无遮会，或有入山，行大仙行，而求解脱。仁者今既学于彼等，顺时而行。』其摩伽王，如是种种譬喻语言，方便欲将劝请菩萨。

「尔时，菩萨闻摩伽王如此语已，不怖不惊，不怪不异，犹如山王，身心不动，寂然安住，守摄诸根，不生余意，三业清净，报彼王言。而有偈说：

「『摩伽陀王谏菩萨， 犹诸朋友利相教，
 菩萨清净三业行， 如花不着水报彼。』

「『摩伽大王！吐辞不善，此说犹如无智人语，不称天下王法之言。王若于我，有真正心，此语实诚，非深利益，亦非愍我，于我甚损。世有恶人，无有慈心，犹如富贵怯弱之人，若欲利益于世间者，应当教示如彼往昔相承来事，是名朋友，是名增长。凡人若见至于厄难，不相舍离，三业等同，是名知识，我意如是。富贵之时，谁不能作朋友知识？若人得财，依法处分，不令散失，是名知识。是人久后，能用财宝，教授之时，彼不取语，或以先业，自失于财，后不生悔。王若与我为知识意、爱敬我者，显示是事，我或叹王，或不叹王。』尔时，菩萨作是语已，更复为王，说如是言：『大王！当知，我今求道，止为怖畏生老病死，以是义故，欲求解脱，故受此形。亲族眷属，实可爱恋，可敬难舍，流泪满面，啼泣懊恼，或为我故，舍于命者。我已弃背，来至此处，然其世间五欲之事，贪惜染着，多因不善。』

「『又复，大王！我今实不畏彼毒蛇，亦复不畏天雷霹雳，亦复不畏于猛火炎被大风吹烧野泽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大王！当知，诸欲无常，犹如劫贼，盗诸功德，虚空无真，犹如幻化，现于世间，观看谓实，体是诳惑；世人不知，强以心着，况复正行其五欲者？』

「尔时，菩萨即说偈言：

「『五欲无常害功德， 六尘空幻损众生，
 世间果报本诳人， 智者谁能暂停住？
 愚痴天上不满意， 况复人间得称心？
 欲秽染着不觉知， 犹如猛火然干草。
 往昔顶生圣王主， 降伏四域飞金轮，
 复得帝释半座居， 忽起贪心便堕落。』

假令尽王此大地， 心犹更欲摄他方，
世人嗜欲不知厌， 如巨海纳诸流水。』

「尔时菩萨说此语已，复更告言：『大王！当知，往昔有一转轮圣王，其王名曰那睺沙王，统四天下，及忉利天，化总天人，犹不知足。以是义故，还堕世间。」

「『又复伊罗转轮圣王，亦复如是，王四天下及忉利天，不知足故，而取命终。」

「『又复，婆梨阿修罗王，既得王位，因共帝释鬪战不如，遂被侵夺。帝释得已，又复转为彼那睺沙转轮王夺。那睺沙王既获得已，还复更被天帝释夺。如是天人境界翻覆，并皆无常，谁功德胜？至于彼边，若有智人，能作如是思惟观察，无常境界，变易须臾，云何可信？唯有山林居住诸仙，食诸药草根果花叶，身着树皮，或复衣诸死兽毛革，形体尪羸，唯皮骨在，欲得度脱出离世间一切诸苦，希求解脱涅槃无为。若纵五欲之所缠逼，坠堕还来，有智之人，谁乐贪此？若着五欲，如自求怨。』

「尔时菩萨更说偈言：

「『居住山谷诸仙辈， 食果饮水衣树皮，
虽复[肆-聿+累]髻身体羸， 规求解脱离欲故。
彼等不能自制伏， 犹被五欲之所牵，
如是无常诸欲怨， 有智之人不应着。』

「尔时菩萨说是语已，复更告言：『大王！当知，欲界之内，欲取味故而作和合，得彼已后，而不知足。若无智者，现受诸欲，不知足故受大苦恼，复于来世更受其殃。是故智人，不取欲想。是以智者，见有人行黑业法者受于大苦，欲自安隐，莫作莫乐一切诸欲，应须舍离。若有集会，即知离别。纵欲恣情，则心放逸，放逸若增，便造不善，不善成就，即堕泥犁。过去世时作大苦行，现得诸欲，得诸欲后，勤劬保持，不能守护，还当失落。」

「『又复，大王！如是诸欲，若有智者，作是思惟：「世间人天，犹如假借，既非常物，何故心贪？此之天人一切果报，如草上露，如毒蛇头，如彼空林死尸骸骨。又如妇女，初胎肉抻，如梦如幻，犹如火聚。如是种种，多诸患殃，恒为一切苦恼逼迫，智人应不爱乐着心。」

「『又复，大王！如诸论说，乃往昔时寐梯罗城，于彼城内有一瞽王，其王名曰提头赖咤。王虽无目，多育诸子，满一百人，并有才智。王弟别复有子五人，伯叔弟兄足一百五。其父各没，争作国王，以欲报缘，相杀害尽。

「『又复，大王！如檀荼迦空旷野泽被火烧时，其颯谁那，杀诸杂类。

「『又复如彼须弥山下，有阿修罗，然其兄弟，各为贪故爱一玉女，二人相争而自鬪战，伤害俱死。

「『又如世间屠脍之所，竖立诸木，悬于杂类诸畜生形而行宰戮。诸欲如是，智者云何而心贪乐？便说偈言：

「『往昔修罗两兄弟， 为一玉女自相残，
 骨肉怜爱染着憎， 智人观知不贪欲。』

「菩萨又言：『大王！当知，或复有人，为五欲故，或欲生天，或生人间。既得生已，着五欲故，投身透水，或复赴火。如是无常，诳惑境界，为五欲故，自求怨讎，何意恋乐？』又说偈言：

「『痴人爱欲故贫穷， 系缚伤杀受诸苦，
 意望此欲成众事， 不觉力尽后世殃。』

「菩萨复言：『摩伽陀王！我知五欲如是种种多诸过患，王今不可以是五欲而劝于我。我今欲行无畏道路，王若是我真好善友，应当数数劝谏于我，作如是言：「仁之所发弘誓大愿，愿早成就，速离烦恼。」何以故？我既不被他人趣逐，而入山林，亦复不为怨敌所駮，亦非他夺王位而走，又亦不求往昔古仙而欲还退，是故我今不取王语。

「『又复，大王！若有人执瞋毒蛇头，既放弃已，复还欲捉可有得不？如猛火炬，以烧手放，放已更捉？如是如是，我已舍彼五欲出家，今复还取，亦复如是。

「『又复，大王！譬如明眼有目之人，岂可羨于盲瞎人不？譬如解脱无事之人，岂可羨于牢狱系缚有事人不？譬如饶财巨富之人，岂可羨于贫穷饥冻乞索人不？譬如明了黠慧之人，岂可羨于狂颠人不？然其彼等，犹有可羨，我今已离如是五欲，无一可贪。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住我境界，受我五欲，随意娱乐，我与多财并及婬女。大王！当知，我今不取世间五欲，如上所说一切诸事。」

「『又复，大王！我在本宫，多饶五欲，已能弃舍六万婬女，出家入山。大王！当知，诸欲如是，有于无量无边患害，牵人直向大地狱中，余报复来畜生饿鬼，现身又离一切善根，不为圣人之所赞美。」

「『又复，大王！世间诸欲，犹如浮云，无有暂住；如猛风起，须臾不停；如山水流，奔涛迅急。」

「『又复，大王！若人愚痴，耽染五欲，不知本际，沈沦生死，被烦恼缚，不能得解，如远行人，困苦疲极，乃饮咸水，更增其渴。如是如是，受五欲人，不知其患，亦复如是。」

「『又复，大王！我今要说，若当有人，得天五欲及以人间上妙五欲，清净具足。是等诸欲，一人得已，不知厌足，更复增长，诸处寻求。」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共我治化摩伽陀国，我当减半分治天下；或复说言，受我王位，我悉舍与，我亦承事，或复兴兵，开拓境土，使令清净宽广庄严。」

「『又复，大王！我今已舍彼四天下，一切丰足，无所乏少，旧有七宝，弃舍出家。我今岂更为此一国细小王位，而贪^羨乎？」

「『又复，大王！譬如大海娑伽龙王果报，既得大海水停以为宫殿，宽博具足，七宝庄严，岂可复贪牛蹄水耶？大王！当知，如是如是，我今既已发勇猛心，舍四天下七宝宫观，染衣剃发，出家入山，今若还贪世间王位，亦复如是。』」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劝受世利品下

「尔时，菩萨又告王言：『如王前说，仁者比丘，身体柔软，莫住兰若空闲林中，眠卧坐止草铺之上。大王当知，我在自宫，以妙种种诸宝为床，偃亚而坐，既厌离已，弃舍出家。所以者何？大王须识，此身危脆，败坏无常，非牢固形，是破散法，随有地处，舍之而行。犹如泥抔，一种无异。又复，大王！若有智人，既掷死尸，可还拾不？若欲更收，终无是处。」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若于我边，生怜愍者，应须随喜，而忽嫌我乞食活命，此事不然。大王！当知，慈爱我者，莫作是心。何以故？我今欲过生老病死苦患之海，行行入道，是故作此比丘之形，为求寂灭安乐处故，要须受此毁好服形，又未来世，欲除一切诸过患故。大王！当知，若复有人，于现在世，受彼五欲功德果报，深着于爱。彼等诸人，事须怜愍。若当有人，于现世中，不得寂定安乐之心，其未来生，决受诸苦。彼等众生，心须怜愍。」

「『又复，大王！我今惊畏烦恼之苦，故舍出家，欲求寂定涅槃真实。假使我得帝释天宫，意亦不乐，况复人间羸弊果报？』而说偈言：

「『我被烦恼箭所射， 欲求寂灭膏药涂，
 设使得天帝释宫， 意犹不贪况王位。』

「菩萨复言：『大王！当知，如王前言，凡天下人，在于世间，一切须取三时利者，如我意观，此则非是真利益言。所以者何？求财得多，会必有尽，求欲转欲，无厌足时。若言求法，此是真利，利有深浅，要必须求，求之则有功能五种。』而说偈言：

「『若无生老病死患， 此是真实大丈夫，
 求财嗜欲悉世情， 我舍二求唯取法。』

「菩萨复言：『大王！当知，如王前言，但且治民，取于王位，乃至未老正少年时，且可受彼五欲法者，此亦不然。何以故？若少年时，是常住者，一切众生应无有老，在在处处，应不为彼死命之鬼念念所牵。以诸众生，寿命无定，是故智人，若求寂定解脱法者，不可得取世间王位五欲之乐。是故一切，若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复老年，但须速求应所办者，早令得办，欲求解脱，或求于禅，莫使淹迟，宜速疾作。」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须依家法，作于祭祀，及行布施，随意规求彼未来世诸果报者，大王！当知，我今不取如是之乐。若苦来逼，为切故求而得乐者，此非真乐。凡夫求于后世果报，祭祀诸天并及火神，必须杀害他众生命，此则非理。所以者何？若人行慈，应不损害他身命根，假使祭祀一切诸天及于火神，杀害众生，得彼常乐定果报者，犹尚不可杀害于命而用祭祀；况复一切所得果报，皆是无常，破坏尽灭，非牢固法。」

「『又复，大王！凡人欲行解脱法者，无有别利，或无行行，或无持戒，或无禅定，犹尚不可损害他命，而求未来利益果报。又诸凡夫在于世间，以杀生故，假使得于安乐果者，此亦不善。所以者何？以无慈故，况复未来望得善报，终无是处。』而说偈言：

「『假使人生在世间， 杀害他命以得乐，
智者称说此非善， 况复来世求人天？』」

「尔时，摩伽陀国频头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便生希有奇特之心。在菩萨前，以慈悲故，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沙门瞿昙！大有难行苦行之德，于世间中，能舍诸欲。仁者比丘！从于何方忽然而来？何聚落生？是何种姓？父母何处？自名字谁？』作是语已，至心谛听。」

「尔时，菩萨正心直视，温和言气而报王言：『大王！当知，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大聚落，名曰释种。彼有一城，名为迦毘罗婆苏都(隋言黄头居处)，彼城有一释种之王，号名净饭，是我之父，我是其子，母名摩耶(隋言幻)，我名悉达(隋言成利)。』」

「时频头王闻此语已，泣涕悲啼，经少时顷，拭面泪已，白菩萨言：『希有比丘，既生如是大种姓家，云何在此林内独行？诸兽猛恶，可畏可怖，此林不善，独自娱乐，无有伴侣，云何得住坐起自安？』」

「尔时菩萨报频头言：『大王！当知，我今不畏，诸恶禽兽，亦复不惊不怖不怯，设欲来者，亦复不能动我一毛。大王！当知，我今唯畏生老病死之所逼切，故来在此诸恶兽中惊畏林内，独一无二伴而自娱乐。」

「『大王！当知，老最可畏。所以者何？老来逼时，能夺年少，盛壮将去，摧折身形，腰脊伛偻，不能行步，犹如枯树，谁喜乐看？此最可畏。」

「『又复，大王！其病来者，是名可畏。所以者何？平健之时，不知不觉，一朝痛切，宛转呻吟，花色充鲜，忽然悴减，烦冤楚毒，眠坐不安，当于是时，谁能代者？卧在床枕，势不从心。以是因缘，病最可畏。」

「『又复，大王！死最可畏。所以者何？死来之日，减我寿命，忽撮将去，虽复力能统四天下，金轮摧伏，七宝导前，利刃强兵，不能遮制、争夺可得。以是义故，死最怖人。』」

「尔时，频头娑罗王复更重问于菩萨言：『大圣太子！仁今求何？』菩萨报言：『摩伽大王！我今求者，唯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当转无上法轮，是故求耳。』」

「时，频头王白菩萨言：『大圣太子！如我所见，仁心勇猛，勤劬精进，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无有疑，又决能转无上法轮。善哉太子！我今见仁。善哉太子！我闻仁名。善哉太子！仁善出家。仁释种子，我从今日，当常承事。大圣太子！我今请仁，恒常日日，来至我宫，愿数见我，仁之所须四种事者，我当供养不令乏少。』时，频头王作是语已，菩萨报言：『大王！当知，我今不久，从此移去，更诣余方。』」

「时频头王闻是语已，合十指掌，白菩萨言：『大圣太子！仁心所求，唯愿莫有诸魔障碍，所规获者愿早成办。仁释种子！愿仁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我于仁边，恭敬供养，见仁身已，即当为仁作于声闻如法弟子。』即便说偈而赞叹言：

「『我频头王合掌赞， 唯愿太子道速成，
 若所作办忆今言， 为诸众生赐怜愍。』」

「尔时，菩萨闻此语已，即报王言：『善哉大王！愿如王言，所作誓愿，彼此俱善。』时频头王合十指掌，一心顶礼白菩萨言：『善哉太子！今可为我受于忏悔。我以无智，恼乱大圣。太子离欲，以为不净，我心染欲，以欲为净。唯愿恕量，除我此罪。』」

「尔时，菩萨熙怡微笑，报频头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如是如是。我以受王清净忏悔，愿王安乐，少病少恼，谨慎身心，更莫放逸，恒行善法，舍离非法。若如是者，王得安隐，多受吉利。』是时菩萨，慰喻频头娑罗王心，法义说故，令其欢喜，劝请教示，显说宣扬，从座而起，渐行余处。」

「时频头王，即前顶礼菩萨二足，围遶三匝，立地而住，面向菩萨，观嘱少时，即从彼处，回还到宫。而有偈说：

「『菩萨印可频头说， 我得成道当度王。
 思惟大圣行喜欢， 不觉从山还本国。』

佛本行集经精进苦行品第二十九上

「尔时菩萨从般荼婆山林而出，安庠徒步向伽耶城，既到彼已，登上伽耶尸梨沙山(隋言象头)，欲摄身心，灭除诸恶。上彼山已，选平整处，在一树下，铺草而坐。是时菩萨，内心思惟三种譬喻，悉是世间希有之事，未曾闻说、未曾覩见、未曾证知。何等为三？一者所谓『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虽复身体不行于欲，而其彼等所有欲中，一切心意，欲爱欲恼欲热欲着，而灭不尽，未得正定，犹有我相，自度一身；彼等沙门及婆罗门，恒受苦恼，意不喜者，心不乐处，不能知见，又复不得上仁之法，亦不能证无畏之处。然其彼等，虽无我相，不独度身，不受苦恼。虽不受意，不喜不乐，而犹不能知见证法及无畏处。

「『譬如有人取生湿木并及湿粪，置于水上，就中攒火。有人故从彼岸而来，就其乞火。然如是人，从生湿木湿粪水上，出力攒火，有能得火与彼人不？若能得者，终无是处。火既不出，彼人从求于何而得？如是如是，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虽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见证法。』此即是初第一譬喻，世未曾有亦未曾闻。

「尔时，菩萨复更第二思惟念言：『若诸沙门，及婆罗门，虽禁制身不行于欲，彼等所有欲中，意贪热恼及着，而灭不尽，未得正定，犹有我相，自度一身，徒受苦恼，不喜不乐，不能知见证上仁法无畏之处。又复彼等，虽无我相，不独度身，不受苦恼，及不受心，意不喜乐，不能知见证上仁法及无畏处。譬如有人，取生湿木，置于地上，欲攒出火。亦复有人，来从乞火，向其此人。从生湿木，攒欲求火，能得于火与彼人不？若能得者，无有是处。如是如是，是诸沙门、婆罗门等，虽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见证法。』此第二喻，世未闻有。

「尔时，菩萨复更第三思惟念言：『若诸沙门及婆罗门，虽禁节身不行于欲，彼等所有欲中，意爱恼热及着，灭尽正定，此等沙门婆罗门等，虽得自利及以利他，心中喜乐，能知能见得上仁法证无畏处。譬如有人，取干燥木

及以干粪，置于地上，欲攢出火。亦复有人，还从此岸，向其乞火。而其是人，用少功夫，即便得火，持与彼人。如是如是，若有沙门及婆罗门，离欲而行，彼等设有欲中意爱恼热皆灭，乃至得彼上仁之法，证无畏处。』此是菩萨第三譬喻，自意念生，悉是世间未曾闻见。

「尔时菩萨从彼伽耶尸梨沙山下，来摩伽陀聚落内，次第而行，借问人言：『此处有何功德可行？有何非法宜须除断？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辞。』如是前行至伽耶南，有一聚落，其聚落名优娄频螺。及至彼处，日以食时。菩萨着衣入彼聚落，诣一陶家，从乞瓦器，得已手持，历彼聚落，次第乞食，到一村主长者之家，然其长者，名难提迦(隋言自喜)。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其难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名须阇多(隋言善生)，彼女端正，可喜无双，为诸世人之所乐见。其善生女遥见菩萨手持瓦器默然立住，欲乞求食，善生见已，从其二乳，自然汁出。时善生女，问菩萨言：『最胜仁者！仁是谁子？是何种姓？名字云何？父母何处？今欲何求？仁者云何，有何神异？今我一见，使我两乳汁自然流。』

「尔时菩萨报言：『善姊！我名悉达，此名是我父母所立，我今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当转无上法轮。』时善生女闻是语已，从菩萨手而取瓦器，入自家中，满盛香美甘味饮食，并及种种饼果羹臠，溢瓦器中，即出胡跪，奉授菩萨，口作是言：『最胜仁者！我愿恒常供养仁者，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四事所须，悉令充足。唯愿仁者！慈悲纳受。我观仁者父母立名，复见仁者精进勇猛至意专心，必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转于无上法轮，真实不疑。仁者若成菩提道时，当来我家受我供养，度脱于我，当与仁作声闻弟子。』是时菩萨报言：『善姊！当如所愿。』既受食已，即便舍行。

「尔时，菩萨从善生女乞得食已，于空静处，如法而食。食已经行，渐到一处，地方平整，清净可喜，心乐欲观，树林蓊鬱，枝条繁茂，多饶花果，清净流渠，香美诸水，河池泉沼，映发交横，种种丰饶，无所乏少。彼等诸水，不浅不深，澄清皎洁，易度易取，其内无有毒恶诸虫，周匝具足妙好禽兽。去离聚落，不近不遥，往来乞求，无疲无乏。其间道陌，土地坦平，不下不高，易行易涉。若当有人欲求无上最胜利益，易得易成，速办速证，兼绝蚊虻，及诸虫蝎，又不喧闹，昼少行人往来扰乱，夜断音响，安静清闲，冷暖调和，风雨顺节，堪可修道禅定修心。又往昔时有一王仙，名曰伽耶(隋言象)，在中停止，是彼王仙旧城居处。

「尔时菩萨见此地已，如是思惟：『此中地势，快好方平，暂覩即便为人所乐，乃至堪可修道行禅。若有丈夫欲求无上最胜之利、断诸恶者，此地足堪安止而住。我今既欲摧伏诸恶、修诸善根，宜应停止，坐于此处，以求菩提，必令成就。』」

「菩萨如是心思惟已，即便取草铺坐此地，欲修习禅。既坐定已，心如是念：『令诸众生求解脱者，悉行种种众杂苦行。所谓或有诸众生辈，悬住二手，以舍世间一切诸事，有为法故。彼等如是苦行之人，或乞食时，不从缸口内受于食；或有不从小口钵内受取于食；或有不从两羊之间受取于食；或有不从人粪秽间受取于食；或有不从柱杖人边受取于食；或不从执刀杖人边受其施食；如是确间，及知妇人不净来时，不从受食；或见妇人怀妊之时，亦复不从其边受食；或知人家有不净业，不从受食；或有不从酒醉人边受取其食；或有两人吃食之时，亦复不从其边受食。受食之时，有狗来前，亦不受食；又受食时，其上或有蚊虻等来，不净秽恶，亦不从受；或复有人，唱呼而唤，来与汝食，亦不从受；有人唱云，汝住与食，亦不从受；或人唱言，我作食施，汝当待取，亦不从受；有人故为造作于食，亦不从受。

「『或复有人，祭祀诸天残余之食，亦不从受；食内若有沙糖石蜜，亦不从受；有苏油等，亦不从受；食内或有奶酪等物，亦不从受；食内若有鱼杂肉等，亦不从受；或食内有兴渠臭熏诸辛味等，亦不从受。或复止受一家之食齐一口止；或受二家，至两口止；乃至或受七家之食，还复食于七口而止；或复一日止一时食；或复一日两时而食；或一日半始吃于食；或经三日乃吃一食。或时一日少许而食；或时两日，亦少许食；乃至七日，亦少许食。或唯食菜；或唯食稗；或复唯食树嫩枝条；或唯食酪；或复唯食迦尼迦罗树之枝柯；或复有时纯食羊粪；或复有时纯食牛粪，或乌麻滓；或食果子；或食诸种一切草根；或食藕根；或食种种草嫩枝条。

「『或复有唯空饮于水而以活命；或有随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或复有学野兽食草以活于命。或时立地卓然而住；或复有坐一定不移；或复四支柱着于地，以口受食。或有唯着纯草之衣。

「『或复有唯着冢间弊衣；或复有着种种草衣；或复有着僬奢耶衣；或以白桃皮作衣者；或以龙须而作衣者；或复有用诸畜生皮而作衣者；或复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或有以诸毛[旁*毛](博荡反)作衣；或有破诸畜生之皮为条作衣；或复有以粪扫作衣。

「『或有裸形。或卧棘上；或卧板上；或复有卧摩尼之上；或卧椽上；或卧冢间；或蚁垤内，犹如蛇居；或露地卧。或复事水；或复事火；或逐日转；或有举其两臂而住；或有蹲坐；或复有用沙土烟尘以涂全身正立而住；或不梳洗头首面目，发如螺髻拳挛而住；或复拔发；或拔髭须。

「『或复有事泉池井河渠源诸神，地神树神林神山神石神，夜叉、罗刹、罗睺(隋言语言)阿修罗王、婆梨(隋言钩)阿修罗王、毘摩质多罗(隋言妙机)睽婆利等阿修罗王；或事岁星；或有事医药王仙人；或事婆罗堕仙人者；或复有事瞿昙仙人；或事毘沙门天王者；或复有事童子之天，或自在天，或复事日，或复事月；或复有事那罗延天，或帝释天，或事梵天，或事护世四大诸天。如是各事，令欢喜已，从乞求愿，称愿得已，各求解脱。』菩萨既观彼等如是邪求解脱，见已发心，欲行可畏极苦之行，而有偈说：

「『菩萨既至尼连河， 以清净心岸边坐，
为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耶？』

「尔时，菩萨如是观察专正思惟，坐讫合口，以齿相柱，舌筑上腭，一念摄心。如是系念，调伏身意，以齿舌腭，摄心系念，修习之时，腋下汗流。菩萨既见汗如是流，更复重发勇猛精进，心无所著，不错不乱，住寂静心，一定不动，如是最上苦身意口，悉皆不动。是时复作如是念言：『我今可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喘息及以鼻气，悉皆除灭。口鼻灭已，实时便从两耳孔中，出大风声，其风声气，犹如攪酥在大瓮里，摇搅于酪，出大音声。如是如是，菩萨闭其口鼻之气不使出时，于两耳孔出风气声，亦复如是。菩萨复念：『我今已发精进之心，无处染着，舍于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胜难行。』重复思惟：『我可更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既寂定身及口意已，还止口鼻及耳喘息，一切皆杜。既口鼻耳悉寂定已，内风壮大，不得出故，气冲于顶。譬如勇健，最大力人，取好利斧，打棒他脑。如是如是，菩萨从其口鼻及耳闭气不出，内风壮故，打脑之声，亦复如是。菩萨复念：『我今已发精进之心，无处染着，舍于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胜苦行。』思惟是已，即便更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鼻耳及顶喘息，一切皆停，不令其出，乃至遮止，不得出故，内风强盛，在两肋间，回转鼓动。譬如屠儿或屠儿子，善解杀牛，而彼

屠等，或执利剑，或捉利刀，而破牛肚，或复破肋。如是如是，菩萨乃至内风强故，两肋间转穿破之声，亦复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发精进之心，最胜苦行，『我今还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鼻耳闭气不出，内风强故，令身热恼。譬如最大二壮力士，取一弱人，各执一臂，将其向彼大火聚上，或恼或炙。如是如是，菩萨以内气不出故，身受热恼，亦复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发精进之心，一切无着，已舍懈怠，得于正念，心不散乱，一切寂静，身口及意，并得正受，如是胜妙，最上苦行。」

「尔时上界有诸天来，见于菩萨如是苦行，各相谓言：『今此悉达大智太子，已取命终。』而彼众中，复更别有其余天子，共相谓言：『此之悉达太子，现今其命未终，始欲取尽。』或复更有诸天子言：『此之悉达大圣太子，现亦不死，后亦不终。何以故？此之太子，是阿罗汉。凡罗汉者，有如是行，不须怪之。』」

「尔时菩萨在彼兰若，所用心处作苦行时，即得成于最大苦行。是时菩萨坐处，四面周匝，所有邻比聚落诸人，皆来见于菩萨如是苦行，作如是言：『此沙门既行大苦行，是故立名言大沙门。』大沙门名，起于彼唱，以是义故，有此名称。」

「尔时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世间或有沙门或婆罗门，制限食故而建立行，各守清淨。彼等或复唯食于麦，或食煮麦，或食麦屑，或以麦作种种诸食，而以活命。如是更复或食乌麻，或食粳米，或食小豆，或食大豆，乃至或食纯大豆饭，或大豆汁，或大豆屑，或以大豆作种种食，持用活命。或有沙门及婆罗门，断一切食，建立净行。我今亦可断一切食而行苦行。』菩萨如是内心思惟。」

「尔时，彼处忽有诸天隐身不现，来菩萨所，白菩萨言：『大圣仁者！愿莫如是思惟此念，欲得全断一切不食。所以者何？仁今若欲断一切食而行行者，我等诸天，各将一切天味，下来入于仁者毛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又复，仁者！不损害身。』」

「尔时菩萨闻此语已，如是思惟：『我今既语一切人言，我全不啖一切诸食。而今诸天自隐其身，将天味来入我毛孔，令我活命。此则是我最大妄」

语，诳惑一切。』如是念已，告彼天言：『汝等诸天！虽有此心，是事不然。』

「尔时菩萨断彼诸天如是意已，日别止食一粒乌麻，或一粳米，小豆大豆，菘豆赤豆，大麦小麦，如是日日各别一粒。是时菩萨复更思惟：『我今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饮，而活于命，或小豆臛，赤豆、豌豆、菘豆臛等。』

「尔时，去彼聚落不远，其中有一最大种姓婆罗门，名斯那耶那(隋言将兵将)。彼婆罗门，从摩伽国频头王边，得一聚落，以为封邑，其邑即与优娄频伽聚落相近。彼婆罗门得封邑已，还立字名斯那耶那。复更别有一婆罗门，名曰提婆(隋言天)，彼婆罗门生地在他迦毘罗城，经营一事，渐渐行至斯那耶那村邑而住，少日为客。是时提婆婆罗门，更经营别事，因行渐至菩萨住林。时其提婆婆罗门，见菩萨在林行大苦行，见已即识，作如是言：『此是我国悉达太子，乃能如是行大苦行。』彼见菩萨，如是苦行，心大欢喜。

「尔时，菩萨见彼提婆婆罗门，心向于菩萨，生欢喜已，即告提婆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汝能为我办少许食，活我已不？若小豆臛，大豆、菘豆、赤豆等羹，而我食之，持用活命。』彼婆罗门，心狭劣故，少见少知，无广大意，欲行布施，述可此语，报菩萨言：『大圣太子！如是之食，我能办之。』彼婆罗门，于六年中，日别如上所须之食，以供菩萨。菩萨日日受取此食，依法而食，以活身命。尔时菩萨，但以手掌日别从受，随得少许而食活命，或小豆臛及赤豆等。是时菩萨，受食既少，随掌所容，如上所说，诸豆汁食，菩萨如是食彼食已，身体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无气力，手脚不随。如是如是，菩萨支节连骸亦然。菩萨如斯减少食饮，精勤苦行，身体皮肤，皆悉皱赭。譬如苦瓠，未好成熟，割断其蒂，置于日中，被炙萎黄，其色以熟，肌枯皮皱，片片自离，如枯头骨。如是如是，菩萨髑髅，犹是无异。菩萨既以少进食故，其两眼睛深远陷入，犹井底水，望见星宿。如是如是，菩萨两眼，覩之纔现，亦复如是。又复菩萨以少食故，其两肋肋，离离相远，唯有皮裹，譬如牛舍，或复羊舍，上着椽木。时彼聚落，所有羊子牛子马子，行于彼林，见于菩萨如是苦行，见已各各生大欢喜发希有心，恒常承事供养菩萨。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五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精进苦行品下

「尔时，净饭大王盛春时至，游戏观看，见诸园林新出枝叶，种种杂卉众花开敷，清净庄严，遍满其内。水中鹅鴈鸿鹄鸳鸯，充溢诸池。树上复有鸚鵡鸚鵡，及拘翅罗，或诸孔雀，迦罗频伽命命鸟等，自相娱乐，或复命唤作微妙声。时，净饭王闻是声已，长歎叹息，扞泪而言：『呜呼我儿悉达太子，忽然舍我，奄经六年。既其出家，令我不见，咄哉我今独用此活，知复何为？我今不见子悉达故，在于此处，诸婬女中，左右围绕，虽复昼夜作诸音声，箜篌琵琶琴瑟鼓吹种种音乐，我今受此上妙五欲，我子云何独自在彼山林旷野无人众内，为于种种野兽围绕，虎狼师子及白象等一切诸兽，或复诸兽各以爪牙，自相残害，齧嗽而食。汝在彼处，谁复得知？或死或生，寂无消息。』其净饭王心地如是，忆念愁忧，苦恼不乐。

「尔时，菩萨在彼优娄频螺聚落，行苦行时，羸瘦困弊，欲起行动，力不胜身，立便倒地。尔时，彼处地居诸天，见此事已谓言：『菩萨身命将终。』心内忧愁，传相告语：『悉达太子，今忽命终。』时彼地居诸天众中，有一天子，速疾往诣净饭王所，既到彼已，白净饭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大王太子悉达仁者，舍四天下并及七宝，出家入山，苦行之时，今已命终。』其天众中，复更别有一地居天，速往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当知，王子悉达虽未命终，但其余命不过七日。』

「尔时，净饭大王既闻诸天如此语已，为念子故，忧愁苦恼，逼切于心，而大唱言：『呜呼我子！何故独于空林而死？虽得人身不受五欲，复不证于无上法味。』作是语已，身心迷乱闷绝躃地。时净饭王诸释种族，悉闻此声，闻已悉各奔集往诣净饭王宫，到已安慰净饭王心，作如是言：『大王莫作如是苦恼。又复大王现今身体极甚羸瘦，莫因此事而取命终。』净饭王言：『今日此处迦毘罗城，是我亲族眷属品类，凡有几数，居住此城？』

「尔时，彼等一切释种即白王言：『大王！当知，今释总数，一切凡有九万九千。』时，净饭王复作是言：『汝等眷属！若欲令我命全活者，速疾示我悉达太子所居停处。』是时一切诸释种等，咸共报言：『大王！当知，大王乃可捉此大地及诸山林铁围山等、大海须弥，以一手擎，擲于他方，斯有是

理。欲令悉达烦恼未尽，若当一切天上世间人物聚集，欲将太子来向家者，终无是处。』尔时，释氏国师之子，名优陀夷，白净饭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我今能往悉达太子出家之处，慰喻其意，将回向宫。』其净饭王闻是语已，即便报彼国师子言：『善优陀夷！汝能诣向太子边者，或复太子取于汝语，归来向家，汝共一处，速疾还来。若其太子不肯来时，汝永一形，莫见我面。所以者何？汝发此言，虽解我意，若子不来，我见汝面，以承望故，更倍增长我之忧愁。』

「尔时，国师子优陀夷严驾，即从迦毘罗出，径往向彼优娄频螺聚落之所尼连河边。既到彼已，其优陀夷，初先遥见憍陈如等五人在彼，见已即问憍陈如言：『仁憍陈如！悉达太子今在何处？』时憍陈如即便报彼优陀夷言：『悉达太子今已入林，修行苦行。』时，优陀夷复重问言：『其亲侍者名字是谁？』时憍陈如即报之言：『汝优陀夷！若欲知者，其人名为阿奢踰时(隋言调马)。』

「时，优陀夷即便进语阿奢踰时，作如是言：『阿奢踰时，汝今往诣于太子所，如我所语，为我通道：「仁父有使来到于此，欲得相见。」』时调马报优陀夷言：『我实不敢向太子边通达此语。所以者何？太子苦行已过六年，自出家来，不曾将面向于生地，对迦毘罗城邑而坐。何以故？厌生患故。汝优陀夷！自可入林面见太子，对论父王所使言语。』

「时优陀夷自入林中，见于菩萨卧于地上，从头至足皆被尘坌，无有威光与地同色，身体瘦削，无复肌肤，唯有骨皮裹身而已。眼深却陷，如井底星，遍体屈折，节节离解。其优陀夷见于菩萨如是身形，即举两手，而大唱叫，称唤号哭：『呜呼呜呼！我释种子，今日忽至如是厄难，本时如是端正可意如是妙色，今成此身，与土无异，既复不得解脱安乐，徒劳损害如是妙身。』

「尔时，菩萨闻优陀夷号叫声已，即便问言：『此为是谁？内心乃尔忧愁懊恼，如火所烧啼哭而语。』时优婆夷报菩萨言：『大圣太子！我是太子本国国师之子，名为优陀夷者，即我身是。太子之父净饭大王，使我来此参迎太子。』菩萨报言：『汝优陀夷！我今不用此烦恼使，我唯欲得涅槃之使，不欲父王此生死使。』

「时，优陀夷复更咨请于菩萨言：『大圣太子！仁今建立何等誓愿乃尔牢固？』菩萨即报优陀夷言：『唯愿我身在于此地破碎，犹如乌麻白粉及以微

尘，若我不得自利利人，其精进心终不舍而懈怠。我今身心誓愿如是。』时优陀夷白菩萨言：『大圣太子！我从太子父王之前，受是誓言，令我决定共于太子相随入城。今日太子，若有如是殷重誓愿，倘或未得自利利人，而取命尽，我当云何敢舍太子，违本誓愿，将面空入迦毘罗城？』

「尔时菩萨复更重语优陀夷言：『汝优陀夷！我今在此苦行之处，倘我未得成就自利，于其中道而命终者，汝优陀夷！取我尸灵，从本出门，扶舁将入迦毘罗城。汝复为我，语彼一切迦毘罗城内外人民，作如是言：「此即是彼精进之人，无异语者，立于誓愿，正意正心，骸骨之体。」汝优陀夷！更复为我答我父王所问讯语，汝咨我父，作如是言：「大王！当知，王子已发勤精进故，今已舍命，非因懈怠，如实语者，今既舍命，非是虚诞。」汝优陀夷！我今虽然，但我在此林中，夜梦如是无量诸天，隐身来于我边，顶礼我足，而白我言：「悉达太子汝今应当生大欢喜，从今已去，至七日内，汝必克成最大利益。」汝优陀夷！我得此梦，终不空也。汝优陀夷！今可还家，我不用汝与我作友。』

「尔时，优陀夷既闻菩萨如是誓已，于菩萨所，无复望心，即从菩萨坐处林中，独自而出。出已还至迦毘罗城，见净饭王，到已即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王子悉达，平安勇猛，存活不死。』净饭王言：『若我太子，安隐不死，我更何愁？』闻此语已，心大欢喜。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欲为菩萨生扰乱故，于彼六年苦行之内，恒常密近菩萨左右，伺求其便，微毫过失而不能得。即说偈言：

「『阿兰若处既精好，	树木丛林甚可观，
优娄频螺聚落东，	尼连禅河岸邻侧，
彼处选择得地已，	誓愿牢固结加趺，
发大精进勇猛心，	我今决定得解脱。
魔王波旬来诣彼，	诈以美语而白言：
「唯愿仁者寿命长，	命长乃能得行法，
命长方得于自利，	自利已后无悔心。
仁今身体甚尪羸，	定取命尽当不久，
真实仁今千分死，	福德恹或一分存，
但多布施承事天，	于诸火神修祭祀，
如此或得大功德，	用学禅定作何为？

求胜出家道甚难，
魔王如是向菩萨，
菩萨时以微妙言，
「波旬不善汝放逸，
汝之于此福德心，
若欲求于福德者，
我观死苦犹若生，
若诸众生皆灭没，
今架欲海建大桥，
所以风灾起天下，
况此身内津血间，
脂髓润泽于先竭，
肉消皮立气力微，
增长一切精进者，
我今欲行是行时，
所以不惜此身命，
我心今有此至诚，
世间未见有人辈，
我宁为死夺命休，
丈夫宁当鬪战死，
健儿既能降伏他，
唯健能破诸怨敌，
汝军第一是欲贪，
第三饥渴寒热等，
第五即彼睡及眠，
第七是于狐疑惑，
竞利及争名第九，
自誉矜高第十一，
波旬汝等眷属然，
其有堕此恶行者，
汝军恒常行世间，
我今见汝彼军马，
悉能降伏使无余，
犹如水破坏瓶器，

调伏自心亦不易。」
种种诸语而称扬，
音声巧密报于彼：
求自利故行世间，
终无微尘等求觅。
岂可发吐如是言？
实无一念怖于尽，
我心终不暂时回，
精勤勇猛修梵行。
尚能干竭一切流，
其汁宁得不枯涸，
然后皮肉方乃干，
心意乃可得寂定，
唯有入于三昧门。
望得至彼胜觉处，
汝须知我内净心。
智慧庄严甚牢固，
堪能断我此精进。
不用长年在家活，
终不命在为他降。
降已更复何所畏，
我当不久降汝魔。
第二名为不欢喜，
爱着是名第四军，
惊怖恐畏是第六，
瞋恚忿怒第八军，
愚痴无知是第十，
十二恒常毁他人。
军马悉皆行黑暗，
是彼沙门婆罗门，
迷惑一切天人类。
以妙智慧严胜兵，
尽破于汝大军众，
消散汝军亦复然。

我心正念安如山， 智慧方便皆成就，
无放逸心而行行， 汝何能得我瑕疵。」』

「尔时，菩萨复作如是思惟念言：『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过去世时，求自利故，受于大苦，或心不喜，或复身心悉皆不喜，如是所受，彼诸沙门及婆罗门，不过此苦。如我今求自利益故，今受于此身意及心不喜等苦，若复来世有诸沙门及婆罗门，为自利故，所受身心一切苦时，不过于此。如我今求自利益故身心受苦，唯未证得上人之法，未得知见，未证增益，更复何道而取菩提？』菩萨更复如是思惟：『我念昔在父王宫内，观作田时，值一凉冷阎浮树荫，我见彼已，坐彼荫下，舍离一切诸欲染心，厌薄一切不善之法，起分别心，乐于寂定而生喜乐，证得初禅。我今可还念彼禅定，此路应向菩提之道。』菩萨如是思惟念已，如法正观，一心而入彼之寂定，望因此道至于菩提。即说偈言：

「『此法既非是离欲， 亦复非正趣菩提，
 又非解脱之胜因， 但是身心之苦本。
 若我于今欲修学， 应当如昔观作田，
 坐彼阎浮树下荫， 离染获证四禅定。』

「尔时，菩萨复作如是思惟念言：『彼之乐者，唯远诸欲及不善法，我今岂可不知彼乐，我今乃可证彼乐故，为欲成就一切知见。』菩萨更复如是思惟：『我欲成就知见乐者，应得生乐，但我羸瘦无有气力，岂可以身瘦无力故，能得彼乐？我今可为身求力故，而食麤食，或复煮豆，或饼或粳，或油或酥而涂此身，然后求于暖水澡浴。』

「尔时菩萨语彼侍者婆罗门言：『提婆仁者！我从今更不用如前饮食活命，我意欲求胜于此食，食以活命。或饮食粳饼煮豆等，或酥油脂欲涂此身，及暖水浴。汝能为我办此事不？』是时提婆白菩萨言：『我今无有如是诸事，又我家贫，不能堪办此等诸物，兼复我今若即与仁，亦未卒得，仁但立誓，我当为仁方便求觅。』菩萨问言：『汝今令我作于何誓？』是时提婆白菩萨言：『若仁苦行乞了之时，得心愿满，仁于彼时，仁分法分，复至我家，当受我食。』菩萨报言：『如汝所愿。』

「尔时提婆婆罗门，闻菩萨如是印可其已，即便奉辞菩萨而去，还诣向彼斯那耶那婆罗门家，到已语彼婆罗门言：『仁者庶几复乐法行，今此聚落相去

不远，有一沙门行大苦行，彼不食来年月淹久，今欲求食，或饭粝饼酥脂蜜等，或复煮豆及涂身油，并须澡浴，仁者今可与彼办之。』

「尔时，军将斯那耶那婆罗门家，有于二女，一名难陀(隋言喜)，二名婆罗(隋言力)。然彼二女，极大端正，可喜无比，世间少双。彼之二女，往昔曾闻，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一释种聚落处所，名曰迦毘罗婆苏都，彼城之内，有一释王，名为净饭，彼王第一最大夫人，名为摩耶，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极甚端正，可憇绝殊，容貌非常，身黄金色，头顶上圆，犹如伞盖，鼻如鸚鵡，臂长至膝，一切身体，悉皆正等。诸根充备，犹如金象，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庄严其身，周匝而满八十种好。时彼太子，既诞生已，将向相师婆罗门所占看，其记云：『此太子若在家者，必当得作转轮圣王，治四天下作大地主，是时具得七宝，正法治化世间；若舍出家，必成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名称远闻。』彼二女闻如此语已，早曾咨父，作如是言：『今者既闻，如是释种，其子端正，可憇无双，彼太子可作我夫主。』

「尔时，军将斯那耶那，从彼提婆婆罗门边，传闻菩萨此消息已，语二女言：『汝姊妹等，心愿应成。所以者何？汝等今速往诣于彼最大沙门苦行之处。何以故？汝至彼已，请彼沙门布施及食，尊重供养，奉油并酥以用涂身，然后别供暖水澡浴。如是因缘，后应得成汝等心愿。』

「尔时，军将二女闻父如是勅已，将于家常所有之食及油酥等，至于菩萨苦行之处。到已顶礼于菩萨足，将所贲食，奉上菩萨，作如是言：『大善尊者！愿食于我此所奉食。』

「尔时菩萨从彼二女受于食已，随意而食，取酥及油，涂摩其身，然后暖水以用澡浴。是时菩萨，以彼油酥，用涂摩身，各随毛孔，悉入其体。譬如土聚，或复踈沙泻酥及油，悉皆浸入，并不复现。如是如是，菩萨身体，所涂酥油，皆悉入尽，并不复现。菩萨是时犹未得复本形身相。

「尔时菩萨饭食已讫，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藉此功德，欲求何愿？』时彼二女白菩萨言：『大善尊者！我等昔闻有一释种，生一太子，可憇端正，世所无双，我愿彼人作于我夫。』菩萨报言：『汝姊妹等！我即是彼释种太子，我从今去，愿不更受五欲之乐，我于当来，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欲转于无上法轮。』

「是时彼女姊妹二人闻此语已，白菩萨言：『大圣仁者！此事若然，仁者必定得成于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当至我等之家，愿见我等，我等当为尊者作于声闻弟子。』」

「菩萨复报彼二女言：『如是如是，如汝姊妹二人所愿。』从此已去，彼之二女日别送食以与菩萨，并将酥油，先以涂摩菩萨之身，然后别将暖水洗浴菩萨身体，乃至渐渐，令菩萨复本身饰相。」

「尔时菩萨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从今已去，莫作别意，将息身法，但送我食。何以故？我从今后，我若当共女人身根两相触者，无有是处。我意不乐，我意不然。』」

「是时有一牧羊之子见于菩萨，以苦行故，身大瘦损，彼羊子见菩萨如是大精勤苦，向于菩萨心生欢喜，即便长跪白菩萨言：『大圣尊者！我今意欲承事尊者供养尊重，未审尊者纳受已不？』菩萨报言：『若知时者，汝欲所作，如是早办。』时彼羊子，即为菩萨，涂摩身体，将羊乳汁，奉上菩萨，以用为食。又为菩萨折尼拘陀大树之枝，插于地上，作于荫凉。时，彼所折尼拘陀枝，因以菩萨威神力故，即从地生，更着枝柯叶花子等，皆悉具足。时人见之，唤彼树为羊子所种尼拘陀树。」

「尔时菩萨食麤食时，彼五仙人共相谓言：『悉达太子，今已失禅，复其本性，何况不失于持戒也？此今成是懈怠之人，不得寂定，心生愤乱。』彼等如是平量讫已，于菩萨边生疲倦心、诽谤之心，舍离菩萨而别他行。渐至向于波罗[木*奈]国，入鹿野园，而修禅定。而有偈说：

「『彼等苦行五仙人， 见于菩萨噉麤食，
谓言无有禅定行， 放逸自养五大身。』」

佛本行集经向菩提树品第三十上

「尔时，菩萨欲求于彼麤食之时，止欲令身少得气力。当于是时，而彼善生村主之女，从初始见菩萨已来，起于彼日，为菩萨作布施熟食并及器皿，若布施他。或复于前，未至日中，若见沙门若婆罗门乞食来者，所乞熟食并及食器，而悉布施，复心口念如是之愿：『藉此施食所有功德，回施于彼释种太子所苦行者，愿令成就早得诸通，愿速成就菩提妙果，愿令苦行如心所愿，悉具足满。』如是布施行食并器经过六年。」

「尔时，菩萨六年既满，至春二月十六日时，内心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不应将如是食已，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更从阿谁边求美好之食？谁能与我如彼美食，令我食已，即便证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菩萨心作于如是思惟之时，有一天子知菩萨心如是思惟，速往诣于善生村主二女之边，至彼处已，即告之言：『汝善生女！汝若知时，菩萨今欲求好美食，菩萨今须最上美食，食美食已，然后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等今可为彼备办足十六分妙好乳糜。』」

「是时善生村主二女，闻于彼天如是告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速疾集聚一千牝牛，而[(壳-一)/牛]乳取，转更将饮五百牝牛，更别日[(壳-一)/牛]此五百牛，转持乳将饮于二百五十牝牛，后日[(壳-一)/牛]此二百五十牝牛之乳，还更饮百二十五牛，后日[(壳-一)/牛]此一百二十五牝牛乳，饮六十牛，后日[(壳-一)/牛]此六十牛乳，饮三十牛，后日[(壳-一)/牛]此三十牛乳，饮十五牛，后日[(壳-一)/牛]此十五牛乳，着于一分净好粳米，为于菩萨煮上乳糜。其彼二女煮乳糜时，现种种相。或复出于满花瓶相，或现功德河水渊相，或时现于万字之相，或现功德千辐轮相，或复现于斛领牛相，或现象王龙王之相，或现鱼相，或时复现大丈夫相，或复现于帝释形相，或时有现梵王形相。或复现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罗树，须臾还下；或现乳糜向上，高至一多罗树，讫已还下；或现出高一丈夫状，还入彼器，无有一滴离于彼器而落余处。煮乳糜时，别有一善解海算数占相师，来至彼之处，见其乳糜出现如是诸种相貌，善占观已，作如是语：『希有希有！是谁得此乳糜而食？彼人食已，不久而证甘露妙药。』」

「尔时菩萨至于二月二十三日，于晨朝时，齐整着衣，欲向优娄频伽聚落而行乞食，渐渐至于难提迦村。至彼村已，在村主家大门之外默然而立，欲求食故。是时善生村主之女，见于菩萨在其门边默然求食，见已即便取一金钵，盛贮安置和蜜乳糜，满其钵中，自手执持，向菩萨前，到已即住白菩萨言：『唯愿尊者！受我此钵和蜜乳糜，怜愍我故。』」

「尔时菩萨见彼乳糜调和于蜜，内心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得好封疮之药，是故我今应须强发精进之行，欲证甘露及正法故。又我久来失此法体及是法行，今日应须生道路故，我今发是誓愿之相，我办是意，如我今日此所和蜜功德乳糜，依时奉持持食之食，依法食已，我应须度死命鬼界，伏彼死命鬼军之众，度于彼岸。』」

「菩萨如是思惟念已，受彼乳糜，而问善生村主女言：『姊善仁者！我若食此乳糜讫后，将此钵器，付嘱与谁？』善生女言：『付与仁者！』菩萨复言：『我如是器，无有用处。』善生女言：『仁者随意思念所作，又我从来布施他食，恒常备办并器布施。』」

「尔时，菩萨受彼食已，从于优娄频伽聚落正念而出，安庠渐至尼连河岸。到已即便持所得食，安置一边清净之地，脱衣入彼河中澡浴，除身热气。菩萨澡浴身体之时，虚空诸天，以天种种微妙香末和彼水雨，种种杂下雨于水上。」

「尔时彼处尼连禅河，以诸末香种种众花弥满水上，合杂而流。是时菩萨，于彼水中既澡浴已，取其袈裟，于水中濯出拭晒干，着于体上，欲渡彼水，波流湍疾，身体尪羸，不能得越，兼复六年精勤苦行，身力劣弱，不能得济彼河之岸。」

「尔时，彼河有一大树名频伽那(隋言今者)，彼树之神，名柯俱婆(隋言小峯)，住依彼树。时彼树神，以诸瓔珞庄严之臂，引向菩萨。是时菩萨，执树神手，得渡彼河。菩萨所浴河内香水，一切诸天各各分取，将还宫殿，以此功德吉祥水故，将洒自宫。」

「尔时，彼河尼连禅主有一龙女，名尼连茶耶(隋言不寡)，从地踊出，手执庄严天妙笏提，奉献菩萨。菩萨受已，即坐其上。坐其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献乳糜，如意饱食，悉皆净尽。菩萨既食彼乳糜已，缘过去世行檀福报业力熏故，身体相好，平复如旧，端正可喜，圆满具足，无有缺减。」

「尔时菩萨食彼糜讫，以金钵器，弃掷河中。时海龙王，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复为菩萨难现世故，执彼金器，拟欲供养，将向自宫。是时天主释提桓因，即化其身作金翅鸟，金刚宝[口*(佳/乃)]，从海龙边夺取金钵，向忉利宫三十三天，恒自供养。于今彼处三十三天立节，名为供养菩萨金钵器节，从彼已来，至今不断。」

「尔时菩萨食糜已讫，从坐而起，安庠渐渐向菩提树，彼之笏提其龙王女，还自收摄，将归自宫，为供养故。而有偈说：

「『菩萨如法食乳糜， 是彼善生女所献，
食讫欢喜向道树， 决定欲证取菩提。』」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向菩提树品中

「尔时，菩萨于河澡浴，食乳糜休身体光仪，平复如本，威力自在。安庠面向菩提树时，作是行步，犹如往昔诸菩萨行，所谓渐渐调柔，行步意喜，来者随施，行步安住。犹如须弥山王，巍巍而行，无恐畏行，不浊乱行，心知足行，不急疾行，不迟缓行，不蹶失行。两足周正不相揩行，不相逼行，不星速行，不摇身行，安隐而行，清静而行，精妙而行，无患害行，师子王行，大龙王行，大牛王行。如鴈王行，如象王行，不恇怯行，无疑滞行，无怪悞行，广宽博行，那罗延行，不触地行，千辐相轮下地而行，以脚足指网纒所罗，甲如赤铜色泽而行，行步振遍大地而行，行步犹如大山谷响出声而行。行步之时，有坑坎处皆悉平正，自然而行；地上所有土沙砾石，皆除而行；以足网纒放光明，触罪类众生，安住不动，善行而行；行步清静，生妙莲花，躡彼莲花台上而行；以往昔行净善行故，而得此行。往昔诸佛，坐于师子高座之上，承行而行；心意牢固，如金刚行；闭塞一切诸趣稠林，堂堂而行；能为一切诸趣众生，生安乐行。摧折一切魔幢而行；破坏一切魔力而行；埶压一切魔气而行；打碎一切魔威而行；减削一切魔业而行；消散一切魔众而行；堕落一切魔势而行；捐舍一切魔行而行；杀害一切魔军而行；割断一切魔网而行。伏诸非法一切邪众，如法摄受外道而行；照朗烦恼翳暗而行；散助烦恼朋友而行；威力覆蔽释天梵天、大自在天护世诸天，无畏而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唯自一人，独尊而行；不从他学，而自证道，分明而行；欲证一切种智而行；正念正意，知足正行行行而行；欲灭生老病死而行；欲趣向彼常乐我净微妙最胜无畏之处，欲入涅槃城门而行。有如是行，菩萨而行，面正向彼菩提之树，直视而行。

「尔时，菩萨复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至此菩提道场，欲作何座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自觉知应坐草上。是时净居诸天子等，白菩萨言：『如是如是。大圣仁者！所有过去诸佛如来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皆悉坐于铺草之上而取正觉。』

「尔时，菩萨复作如是思惟：『谁能与我如是之草？』心思惟已，左右前后四顾观看。是时忉利帝释天王，以天智知菩萨心已，即化其身为刈草人，去于菩萨不近不远，右边而立，刈取于草。其草青绿，颜色犹如孔雀王项，柔软滑泽，而手触时，犹如微细迦尸迦衣，其状如是，色妙而香，右旋宛转。

「尔时，菩萨见于彼人去已不远，在右边刈如是等草，见已渐渐至彼人边，到已宽缓问彼人言：『贤善仁者！汝名字何？』彼人报言：『我名吉利。』菩萨既闻彼人名已，如是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亦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于我前，我今决当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菩萨如是心思惟已，更出如是美妙音响，语彼人言：『其语犹如过去一切诸菩萨等微妙音声，所谓实语，不虚发言用真正言，出清亮声，润泽之声，妙声，喜声，闻承奉声，闻不违声，闻流靡声，化声，导声，不蹇吃声，不缩呻声，不羸涩声，不双破声，软滑泽声，甜淡美声，分明的的遥入耳声，闻心口意皆悉喜声。闻已除灭欲痴瞋恚鬪诤忿怒，皆悉令得清净之声，闻如迦罗频伽鸟声，命命鸟声，雷隐隐声。如诸音乐歌赞咏声，深远高声，无障碍声，非鼻出声，清净之声，真正之声，实语之声。如梵天声，如海波声，如山崩声，震动之声。如诸天王所赞叹声，诸阿修罗歌咏美声，深难得底断魔力声，降伏一切诸外道声。师子之声，驶风之声，象王之声，如云磨声，能至十方佛刹土声，告诸所化众生之声。不急疾声，不迟缓声，不停住声，不缺减声，不浊秽声，合一切声，入诸声声。解脱之声，无系缚声，无染着声，合语义声，依时语声，不过时声，巧能宣说八千万亿法门之声。无壅塞声，不止息声，能辩一切诸声之声。随心能满一切愿声，能生一切安乐之声，示现一切解脱之声，流通一切诸道路声。众中说时，不出众外，令诸大众欢喜之声；声出之时，顺于一切诸佛法声。』

「菩萨以此如是众声，告语于彼刈草之人，作如是言：『仁者！汝能与我草不？』其化人报言：『我能与。』是时帝释所化作人，即便刈草，以奉菩萨。其草净妙，菩萨即取彼草一把，手自执持。当菩萨取彼草之时，其地即便六种震动。是时菩萨，将于此草，安庠面向菩提树下。

「尔时菩萨持草行时，中路忽有五百青雀，从十方来，右绕菩萨三匝讫已，随菩萨行。又复五百拘翅罗鸟，四方而来，如前围遶；又复五百孔雀而来，乃至略说，五百白鹅，五百鸿鹤，五百白鸥，五百迦罗频伽之鸟，并其五百

命命之鸟，五百白象，皆悉六牙。五百白马，头耳乌黑，鬃尾悉朱，长而披散五百牛王，并皆斛领，犹如黑云。

「是时复有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种种诸妙瓔珞庄严其身，五百天子，五百天女，五百宝瓶，以诸香花，满于其中。又盛种种诸妙香水，无人执持自然空行。

「又世间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皆从四方，云雨而来各在菩萨右边，围遶经三匝已，随菩萨行。

「又世间中，所有树木，一切药草，菩萨行时，从根悉伏，向于菩萨。

「又复四方微妙凉冷调和之风，吹诸翳障，皆悉清淨，无云无雾，无烟无尘。

「上虚空中，复有无量千万诸天，菩萨当向菩提树时，悉随而行，皆各一时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歌唱叫唤，或口呼啸，作种种声，弄其天衣及宝瓔珞。又复出声，作如是言：『今此阎浮，有佛世尊出现于世。』

「复有无量净居诸天，来在菩萨左右前后，顶礼菩萨如是白言：『大圣尊者！仁昔长夜，恒常乞愿，今日所愿以得成就，世间所有一切诸天，堪为仁作吉祥之事。能与仁作吉祥之相，又复能成仁心愿者，彼等悉来在菩萨前。』菩萨面向菩提树时，相随之进，菩萨欲至菩提树下，是时其地六种震动。

「又复，菩萨行步之时，如师子步，如龙王步，如牛王步、白鴈王步，如象王步，无怖畏行，无障碍行，无染着行，除灭一切毛不竖行，无人降伏往昔善行，禅定真正最胜而行，最上最妙伏诸怨行，断绝一切不利益行。欲取无上法宝故行，取无上乐摄受故行，欲取最上寂定故行。行步之时，地上所有一切众生，闻地动声，地居诸天、阿修罗等，一切诸龙，诸干闥婆，一切诸鸟，四足人等，皆悉闻彼震动之声，心生疑怪，处处观看有何异事有何因缘，大地如是涌没摇动？

「尔时，彼地有一龙王，名曰迦荼(隋言黑色)，其龙长寿，经历劫数，曾见往昔多诸佛来。又龙日月，昼夜甚长，睡眠未久，见大地动，复闻震声，即便惊寤。寤已忽起，速疾从自宫殿而出。出外观看四方之时，迦荼龙王观四方已，见自居处相去不远，有一菩萨安庠而行。时彼龙王，见此菩萨，预先瑞

相，犹如过去诸大菩萨发心欲向菩提树下一种无异。见是相已更无疑心，决定知此菩萨大士，当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生大欢喜，即便说偈，一心合掌，而赞叹言：

「『威德巍巍大仁者，	如我曾见过去时，
有诸菩萨来此中，	仁今亦然无有异，
今见仁者到斯处，	决定作佛必无疑。
世尊徒步甚安庠，	先举右脚而行动，
观于诸方心谛视，	应当定作佛世尊。
仁今从此吉祥边，	乞一把草手持执，
正面趣向于道树，	决定今作三佛陀。
诸方四面凉冷风，	犹如牛王作声向，
又有诸鸟来翼从，	前后左右四面围，
世间黑闇昼夜昏，	无明愚痴之所覆，
仁圣成就丈夫已，	必出大光普照明。
又复灵异诸兽来，	百千万众前后遶，
如彼轮回右旋转，	仁今决定作世尊。
又复象马诸畜生，	并诸幢鬘等来至，
星速急疾向菩萨，	决知当作佛世尊。
又复一切净居天，	持其清净庄严体，
曲躬顶礼于仁者，	知仁决作佛世尊。
仁今将此有漏心，	又为一切烦恼逼，
今得除灭彼结惑，	必成无上胜菩提。
仁今具足微妙法，	甚深难测不思議，
证已俯仰行步宽，	是故我心无疑滞。
仁今种种皆如法，	所说最上更无过，
一切天人无等伦，	是故我心无疑滞。』

「尔时，黑色龙王将如是偈叹菩萨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合十指掌，在菩萨前，顶礼菩萨。是时菩萨语龙王言：『大善龙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今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言：

「『大善龙王如汝言，	此为增益我精进，
我今必成无上道，	一切世间无等双。

如余所见相庄严， 大吉祥瑞为我助，
我今于此烦恼海， 必度彼岸无有疑。』

「尔时，黑色龙王有一龙妃，名曰金光，而彼龙妃复与无量诸龙女等，左右围遶，其手各执诸妙香花末香涂香、杂色衣服宝幢幡盖种种璎珞，作天音乐。其乐音中，各作种种歌赞咏声，而叹菩萨。随菩萨行，歌音声中，出如是偈，颂菩萨言：

「『世尊身意卓不移， 无惊无怖而定住，
欢喜踊跃离诸欲， 瞋痴悉舍无处贪，
尊能为世作医师， 是故我今头顶礼。
世间诸使烦恼厚， 无能解脱离彼缠，
诸根自伏复伏他， 能拔众生诸毒箭，
无归护处能归护， 世间幽瞑作导师，
三界灯明仁独尊， 是故我等今顶礼。
世尊无人能伏得， 以尽贪瞋及无明，
离诸烦恼欲染情， 是故我今头顶礼。
烦恼刺入众生意， 无有人能拔出之，
世尊今作大医师， 能治彼等大苦恼。
无依止者作依止， 无导师处作导师，
黑暗遍于三界中， 世尊光明普能照。
如我今见诸天众， 持妙香花满虚空，
舞弄璎珞皆散衣， 我见如是预相已，
斟量斯事无虚谬， 仁今作佛心喜欢。
速往菩提德树边， 降伏彼等四魔众，
搥裂烦恼[革*印]罗网， 疾成无上寂涅槃。
犹如往昔诸智人， 到于此处取正觉，
仁者今已来至此， 我知作佛定无疑。
世尊昔在因地时， 行行劫数千万亿，
精苦勤劬不暂息， 望取正觉证真如。
今时已至愿莫停， 速诣于道树下坐，
正心依彼树王者， 决证菩提无有疑。』

「尔时菩萨闻是偈已，安庠而行，向菩提树，于其中间，心如是念：『此欲界内，是彼魔王波旬为主自在统领，我今应当语彼令知，若不告彼而取证于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我则不成名为大觉。所以者何？为欲降伏魔波旬故，摄受彼故，亦兼摄受降伏一切欲界诸天。彼之魔众，魔宫殿中，复有无量无边诸魔眷属诸天，已于往昔，种诸善根。若闻我作师子吼声，若见我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则彼悉来向于我边，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菩萨思惟是已，从于眉间白毫相中，放一光明，名能降伏散魔军众。放此光已，应时即至魔之宫殿，翳彼一切诸魔旧宫本业之光。又复斯光傍遍三千大千世界，作大光明，一切皆满。时菩萨放彼光明中，魔王波旬，自然而闻如是偈声：

「『世间有一大众生，	经历多劫行行满，
净饭大王之太子，	弃舍王位而出家。
彼欲开发甘露门，	今来趣向菩提树，
汝身若有大气力，	可诣树下共试看。
其今已达彼岸边，	复欲度他令到彼，
菩萨既以自觉了，	今复更欲觉于他。
又自得彼寂定禅，	更欲教人令寂静，
既自行无系缚路，	欲教他趣解脱城。
破散三恶悉使空，	充溢人天道令满，
示现禅定五通力，	安置令知甘露宫。
其今不久证大明，	必当虚空汝境界，
愚痴黑暗瞋恚侣，	损汝朋党悉无余。
既被摧碎走无方，	当尔时心作何计？
彼若证于甘露法，	常乐我净湛然安。』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从光明中闻是偈已，于睡眠中，心忽惊动，自然梦见，三十二种，不吉祥相。何等名为三十二梦？

「所谓梦见其诸天界自许宫殿，悉皆黑暗，无有光明。

「见自宫中，有诸沙砾粪秽盈满。

「见自身体，恐怖不乐，无有心情。

「见其自身，诸方驰走。

「见其自身，头上天冠忽然堕落，遗失革屣，徒跣而行。

「见自咽喉，唇腭干燥，身体寒热。

「见自园中，所有树木，枝叶花果，悉皆干枯。

「见诸池泉，所有诸花，皆悉枯竭。

「见自园中，所有诸鸟，鸚鵡鸚鵒、孔雀鸳鸯、鸿鹤鸬鹚，及拘翅罗命命鸟等，翎羽衣毛，悉皆毳落。

「见其宫内，所有音声乐器之具，螺鼓琴瑟箜篌笙簧，所有一切，五种音声，悉皆破折，断坏故败，狼藉在地。

「见其从来所爱左右，皆悉自然远离其身，忧愁困苦，却住一面，独卧地上。

「见其端正可喜玉女，赤露拳挛，自举两手，以拔头发，卧于地上。

「见诸魔子巧智辩者，悉皆趣向菩提树下，顶礼于彼菩萨之足。

「见其四个所爱之女，各举两手，大声号哭，作如是言：『呜呼呜呼！阿耶阿耶！』

「见其自身所著衣裳，垢膩不净。

「见其自身，为诸尘土之所坌秽，周遍满体。

「见其自身，忽然瘦劣，无有精光。

「见自宫殿，城壁户牖，楼榭窗门，却敌雀堞天井，皆悉崩颓落坏。

「见其所有诸大兵将，夜叉罗刹，或鳩盘荼，或复龙王，彼等悉皆垂于两手，或时举臂，拍头捶胸，各各受于极大苦恼。

「见其所有一切欲界诸天主等，四镇天王、帝释、夜摩、兜率、化乐、他化自在，皆悉号哭，沥泪满面，走向菩萨，观菩萨面，立菩萨前。

「见其在于鬪场之内，刀仗矢刃，自许左右及眷属等，悉舍魔王，诸方驰走。

「见其从来吉祥之餅，皆崩破坏。

「见那罗陀天仙，口唱不吉祥事。

「见有一神，名为欢喜，当门作声，如是唱说，称不欢喜。

「见虚空中，尘雾烟云，悉皆遍满。

「见守魔宫功德大神，举声大哭。

「见其从来自在之处，成不自在。

「见自朋友，悉成怨讎。

「见诸魔宫，或成黑暗，或复失火，悉皆烧尽。

「见其一切诸魔宫殿，震动不安。

「见其所有树木丛林，或被斫，或自倒地。

「见其所有思念判事，或作方计，竟日筹量，不得一口，唯有乱心。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见如是等三十二梦不祥相已，从睡而寤，遍体战栗，心意不安，内怀恐惧。普唤一切魔家眷属，皆令集聚，及其宫内，左右侍臣，并大兵将，当诸城门守护之人，向说夜梦所见之事。『汝等诸人！我昨夜梦见诸变怪，如前所说。我见如是不祥梦已，甚大恐怖，身心不安，以是生疑，忽然睡觉。我应不久必失此处，恐畏更有或大威德福力之人，来生此处，替代于我。』而说偈言：

「『昨夜光明自然现，	光明中说此偈言，
释种太子今出家，	三十二相庄严体，
出家苦行六年满，	今渐来向道树间，
自觉觉他以菩提，	汝若有力共彼试。
彼种善根劫千亿，	今得菩提证正真，
破汝境界悉当空，	汝若不能折伏彼，

彼证甘露身常住， 欲破汝等此魔宫。
是故我告汝诸魔， 若有强力早向彼，
沙门独自在树下， 速疾破彼莫令全，
汝等若取我爱言， 为我办具四兵众。
世间多有辟支佛， 彼今出已令涅槃，
望我独自作法王， 不令断绝如来种。』

「尔时魔王波旬长子，名曰商主，时彼商主，即便以偈，白其父言：

「『父王何故面无色， 心战身体无威光，
看此形相似大惊， 未审曾见闻何事？
唯愿向子等实说， 如所闻见一一论。』

「时，魔波旬还以偈告其子商主，作如是言：

「『子汝今当善谛听， 昨夜我梦甚异常，
若我众中具说之， 大众闻皆绝倒地。』

「时，魔波旬长子商主，复更以偈报其父言：

「『大众倒地不敢辞， 入阵若退是大苦，
若梦见有如是相， 宁住莫鬪被他追。』

「时，魔波旬复还以偈告其子言：

「『丈夫发意取鬪胜， 可以不胜即鬪休，
彼独沙门何所能， 我到树下当起走。』

「是时，商主复更以偈白其父言：

「『有力众力弱力人， 独一智慧胜他鬪，
萤火虫满三千界， 一日出世悉能遮。
若人自慢心不思， 贡高欺他不广问，
诸智人来相开谏， 若不取语此难治。』

「尔时，菩萨向善提树，未至彼处，其间见一庵罗之树，谓言此是菩提之树。菩萨至彼树下欲坐，意中以为菩提之树，是时彼地，以菩萨身威德力故，重不能禁，欲陷向下。

「尔时菩萨如是思惟：『世有二人行坐之处，其地陷没。何等为二？一者断绝诸善根尽，二者福德诸善甚多计。我即今应非是断善根尽人，此或应非菩提树下。』」

「尔时色界净居诸天，为幟帜真菩提树故，悬妙缯幡置于其上，又复彼中所有诸树，枝干悉倾向菩提树。是时菩萨即知此是真菩提树，便舍于前旧庵罗树，回步安庠，渐渐而向菩提树边。」

「尔时，菩萨当向菩提树下行时，有一夜叉名曰香兽，守护于彼菩提之树，去树不远停止其中。见菩萨来，得急即告更一同伴，名为赤眼，别夜叉言：『仁者汝来！我今语汝，汝须知觉，汝速为我，往欲界主魔王边咨道如斯语：「昔拘留孙，及拘那含，并迦叶等，诸大仙圣，于此地中所居之处成大等觉。今复更有精进之人，功德圆满，菩提行备，以具足得三十二相，侵于魔王境界所住。是彼释种净饭王子，名悉达多，已舍苦行，得于正念，来至于此最胜地处，而欲居停。愿大王知时。」』赤眼闻香兽夜叉如此语已，速往诣于魔波旬所，既到彼已，如上所语，悉具说之。」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从彼赤眼夜叉边闻如此语已，即便召唤他化自在一切诸天，化乐、兜率、三十三天、四天王等，并地居天，诸龙、夜叉，诸干闥婆，及阿修罗、紧陀罗、摩睺罗伽、鳩盘荼、罗刹、毘舍遮等，一切大众，而勅之言：『汝等悉集！听我处分。有一释迦种姓之子，欲取菩提。我等相共至于彼处，断其如此勇猛之心，勿令取证。』」

「尔时魔王长子商主，白其父王魔波旬言：『父王如是，子心不乐。何以故？而今父王欲共悉达菩萨大士而作怨讎，唯恐后时，父王内心悔无所及。』作是语已，时魔波旬告子商主，作如是言：『咄汝小儿！愚暗浅短，未曾知我变化神通，未曾覩我自在威力。』」

「尔时商主白其父言：『父王当知！我非父王愚痴之儿，亦非不知父王神通威力自在，但父王今未知悉达菩萨神通，未见悉达菩萨德力。其事虽然，但愿父王！至于彼边，应当自见应当自知彼之神通。』」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不取其子商主之言，闻已忽然装束四种精锐兵众，悉令聚集，带甲持仗，譬如大力最猛健将，率领可畏杂种军众人，覩之时能令毛竖，世未曾见又未曾闻。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天神鬼兵，所谓一身能现多种百千面孔，其一一面能出无量种种蛇身，手脚缭戾，形容可畏。皆执弓箭

槊矛槌棒斧凿刀剑、最胜金刚诸器仗等，或复身体头目手足众杂异形，或复顶上大火炽然，或于肚边出极猛火，或复语言羸涩叫唤，或执犁木，或持杵等如是诸物。眼孔可畏，或眼睛眯，视[盼-八]高低。或口喎斜而复多齿。其舌广大，现多种形，或舌下垂，或舌拳缩，犹如礪石。或眼放光，犹如黑蛇其中毒满，或有颈项缠绕诸蛇，或有手执蟒蛇而食，犹金翅鸟从海取龙而噉食之。或复手执人肉骨血头目支节而噉食之，或手执人五脏肠肚粪秽而食。或有青眼如师子王，喧张可畏。或眼凹凸，开合放光，或复骑于猛火大山，乘空而来。或两肩头擎于焰火，炽燃如山。或于地上，两手拔树合根，担来其中。或有耳如羸羊，或如簸箕，或如蚌蛤，或如象耳，或如猪耳，或垂朵耳。或复有肚如病水人，脚胫细弱，身体羸瘦。或鼻匾[匚@虎]，或腹如瓮，足如覆钵，身体皮干，犹如曝脯，其肉枯燥，血脉干竭。或复割截手足而悬，或复斫头而手中执。或身出血，更互相饮，饮已复吐，或吐白沫，或饮融铜，或吞铁丸。或刖手足肘膝而行，或唯骨身无有皮肉。或作猪形，或驴骡形象形马形、骆驼牛羊羸羝[尸@((二*人)/?)]兕、水牛狐兔牦牛馵驢、摩竭鲸鹵、师子虎狼熊罴禽[狂-王+百]、猕猴豺豹野干狸狗。诸如是等，种种形容，作大恐怖，作大可畏，如是军众悉皆整备，俨然承奉，待命即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七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向菩提树品下

「尔时，魔王即告赤眼夜叉之使，作如是言：『谓汝赤眼，汝今见此军众以不？有谁輒欲侵我境界。』是时赤眼夜叉之使，即白其王魔波旬言：『大王！当知此是释种净饭王子，名悉达多，从彼善生村主女前，犹如牛王，作大音声，向于吉利刈草人边，乞得一把。有一树名羸羊多罗尼拘陀树，渐渐而来，复有五百青雀围遶，以初春月所出可爱一切树木，悉着花果，枝柯自垂，无识诸树，犹尚倾头，低而供养，震动大地，欲向于彼菩提树下。』

「尔时，波旬既见菩萨欲向于彼菩提树下，作是思惟：『愿此释种，向余树下，铺草而坐，莫向于此菩提树坐。』其心如是思惟念已，告彼一切夜叉众

言：『汝等一切诸夜叉辈，宜减少许夜叉之众，速往诣彼菩提树下伏藏而住，慎莫使此释种之子趣向于彼菩提树间。』其夜叉等白魔王言：『谨依大王严命所勅。』是时夜叉即便抽减少许人众，去彼菩提树下不远，伏藏而住。其彼魔家诸夜叉众，遥见菩萨欲来向于菩提树时，身体赫奕，犹如金山照耀放光，不可譬喻。其夜叉众，既覩见已，即说偈言：

「『此必千光新日出， 威德照耀如金山，
 怜愍一切诸天人， 渐到树王如师子。』」

「时彼树林所守护神，即以偈颂报答于彼诸夜叉言：

「『世尊千劫功德圆， 备满六度施戒忍，
 精进禅定及智慧， 具足一切诸庄严。
 今渐来至向树王， 欲证无上菩提道，
 诸天及人八部众， 思惟如是悉随行。』」

「尔时，彼诸魔家眷属夜叉众等，闻此偈已，皆悉离彼菩提树侧，星散而走。是时菩萨渐渐来到十六种相功德具满地分之处。何等名为十六种相？所谓彼地劫烧之时，最后燃尽，劫初立时，最在先成。

「又复，彼地所出诸草，最胜最妙。所谓优波罗、波头摩、拘勿头、分陀利，充足不少。

「又复，彼地于阎浮提，最在于中。

「又复，彼地不居顽钝愚痴众生，唯住圣种大福德人之所行坐。

「又复，彼地无诸坑坎，四面空宽，平整之处。

「又复，彼地不下不高，清净洪满，犹如手掌。

「又复，彼地多有诸花，优波罗、波头摩、拘勿头、分陀利，自然生长。

「又复，彼地悉为一切圣人通知。

「又复，彼地自然显现。

「又复，彼地于一切时，恒居圣人，不曾空阙。

「又复，彼地终无有人能得降伏。

「又复，彼地名称远闻，所谓师子最高之座。

「又复，彼地其有心觅，过不能得，所谓若魔魔家眷属。

「又复，彼地于一切地，最在中齐。

「又复，彼地金刚所成。

「又复，彼地所生诸草，正高四指，柔软青绿，如孔雀项。触时犹如迦尸迦衣，颜色微妙，可熹端正，香气芬芳，头悉右旋。往昔有诸转轮圣王，悉皆知闻此可爱乐希有之事，是故恒来往彼观看此之地处。

「尔时，菩萨临欲至彼菩提树侧，是时其地，自然扫除，清净严丽，香汁涂洒，可熹端正，令心乐观，又无一切砂砾瓦石、蒺[荊/梨]棘刺、诸恶草等。是时菩萨，初执草行用于左手，后至树下，即以右手柔软五指，罗网庄严，赤色犹如燕脂所涂，从左手取彼一把草，安稳欲置菩提树下。东面持草，掷于地上，根即向树。菩萨心发如是之愿：『我今于此处所坐已，越烦恼海，度至彼岸。』时菩萨掷彼一把草至地，犹如饼中置华，或如河漩，或如万字。

「尔时菩萨见自所执草漫掷地自然不乱，有如是等吉祥之相，口作是言：『如我今日所掷之草，应乱不乱，此吉祥相，表我在于乱世间中，必定当证不乱之法。』菩萨如是掷草铺已，是时彼地六种震动。

「时，欲界主魔王波旬至菩萨所，而作是言：『谓刹利子！汝今不合在此树下铺草而坐。何以故？其此树下，于夜半中，多有无量毘舍遮鬼及富多那夜叉罗刹，数数恒来噉食人肉。今此树北，别有一林，是大仙人所居停处，彼之处所，名曰优婆频螺聚落，可熹端正，人所乐观，汝释子宜至于彼地随意而坐。』

「尔时菩萨报彼魔王作如是言：『汝魔波旬！可不知耶？我在于山阿兰若处空闲泽中，或在树下，或在冢间，或居林内，夜半安然，心无所畏。又复我今亦非无智，亦复非是无方便力，非如凡人至于此地。但我久知，往昔诸佛，在此树下无畏之处，得成圣道。以如是义，我故来此。』

「尔时，别更有一夜叉，在于魔王波旬右立，时彼夜叉语菩萨言：『汝释种子！今何苦用此树下坐？自外四边，大有余树，汝可速疾移他处去。』时菩萨报彼夜叉言：『我有心愿，于余树下，不能得成；所愿唯在于此树下，决定当成，余处不得。』」

「时，彼夜叉白其魔王作如是言：『大王！今闻彼言以不？更作何事能得彼去？』魔波旬报彼夜叉言：『我今唯应种种方便，作勤劬心断彼，不听于此处坐。』」

「尔时，菩萨见魔波旬作如是言，铺草而坐，内心思惟，发如是愿：『我今坐彼往昔过去诸佛所坐金刚之处，坐已当伏魔王波旬。我今此处坐已，断灭欲瞋恚痴诸烦恼等。我今此处坐已，当证微妙甘露清凉之法。』」

「尔时，菩萨所铺之草，其根向内、头皆向外，铺已右遶彼菩提树三匝讫竟，加趺而坐，身心端直，如蛇缠身，卓然不动。口三唱言：『我证甘露！我证甘露！我今定当证得甘露。』而菩萨心，发于如是弘誓之愿：『我坐此处，一切诸漏若不除尽，若一切心不得解脱，我终不从此坐而起。』有偈说言：

「『菩萨树下加趺坐， 如以大蛇自缠身，
发于如是弘誓心， 事若不成不起坐。』」

「尔时，魔王波旬，从彼地所隐身不现，经少时间，即化其身，头发解乱，尘土满身。着羸褐衣，口唇干燥，状若饥渴，手中执持一大束书，速疾而来，向菩萨所，立菩萨前，将所持书，掷与菩萨，口如是言：『此一封书是汝释种摩那摩许，遣我送来；此一封是尼娄驮许，此一封是难提迦许，此一封是拔提伽许，此一封书是难陀许，此一封是阿难陀许；自外诸书各各是彼诸释种子，寄与汝来。』时，一书上伪抄不实虚妄言辞，作如是语：『提婆达多！今在于此迦毘罗城，以受王位，入汝宫内，尽皆纳受汝之妃后，取于汝父净饭大王，系牢狱中，自余叔父白饭、斛饭并甘露饭，一切宿老诸释种王，尽皆驱逐，遣出城外。汝见此书，速疾须来，汝用住彼阿兰若为？』」

「尔时菩萨闻是语已，心发如是三种思惟：『因婬女故发于欲心，而我妃后，提婆达多实能纳也。因提婆达起鬪诤心，彼实能夺我之国土父王位乎？因释种故生杀害心，彼等何故各自惜身，不护我父？』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世间境界，悉皆无常，秽污不净，念念生灭，无暂住时。思惟一切，皆悉

是于破坏之法，生已即灭。』如是思惟，便断欲心，发出家心，息诤鬪心，起慈愍心，断杀害心，生悲哀心。『如是等事，我久弃吐。』思惟是已，即发舍心。

佛本行集经魔怖菩萨品第三十一上

「尔时，菩萨在于菩提树下坐已。时菩提树所守护神，生大欢喜，心意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解其身所有璎珞，并散头髻，速疾而向于菩萨所，以最胜妙吉祥之事，赞美菩萨。内心殷重，发大希奇，悉命诸亲及其眷属，守护菩萨，恭敬俨然。」

「尔时，彼处四面林木，无问大小所有树神，各从其树出身，来到护菩提树神边问言：『大善树神！今在于汝树下坐者，此是何人？我等由来，未曾闻见，最妙最胜，身为一切诸相庄严，如天中天。』作是语已，其护菩提树神，告彼诸树神言：『汝诸神辈当知！此是净饭王子，甘蔗种姓，往昔劫初，大众推举，所置立王，世世相承，至今已来，此是其胤。』时诸树神，复语菩提守护神言：『菩提树神！汝今真得最大利益大善福业，令汝居处，得有如是胜上众生三界之尊胜妙众生，此之众生，如优昙花难现于世。』」

「尔时，彼等一切树神，各将沈水牛头栴檀诸末香等，又复种种妙好香花，散菩萨上，散已复散，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举手低头，合十指掌，向菩萨礼，口中各复如是唱言：『众生最首，唯愿仁者早成此誓速证菩提。』次复，四天所居诸天，及四天王，次有无量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乐、他化自在天等，无量无边一切诸天，及诸梵天，各将种种天上妙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天拘勿头，及波头摩、分陀利等，复持种种末香涂香，如雨而散菩提树上。其菩提树，犹如车轮，周匝遍满一由旬内，种种香花，积至于膝。」

「尔时，菩萨坐彼菩提树下之时，无一虬蜉蚊子作声，况复大兽？一切诸鸟，亦不作声，假使有风，一切诸树，亦不倾动。当于菩萨坐彼菩提树下之时，净居诸天，心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顶礼菩萨，心内各作如是愿言：『众生最首，愿仁此心，早得圆满，速成菩提。』」

「尔时，菩萨坐彼菩提树下之时，发是要誓：『我不成道，不起此座。』是时魔王波旬，内心生大恐怖，即作是言：『应此刹利释种之子，欲得除灭我之境界，欲得令我出此境界。若彼胜我在于我前，必教诸人令得涅槃，为诸

人说涅槃方便，使我境界当成虚空。而彼即今未得净眼，在我境界，我今须作勤劬方便，令其所行退失起走。』而说偈言：

「『彼今若得成菩提， 便广为他说正法，
 即当损耗我境界； 众人既得正路开，
 自然使我境界空， 境空我则成寡妇。
 其今未得清净眼， 乃复住我境界中，
 我应速疾往彼边， 先作障碍破其事，
 犹如河水来未至， 逆须预造作桥梁。』

「尔时，魔王波旬具足满一千子，于其中间，助菩萨者有五百子，商主为首，在魔波旬右边而坐。其中助魔波旬之者亦有五百，第一头首名为恶口，在魔波旬左边而坐。时，魔波旬告其诸子作如是言：『汝等诸子！我今共汝，进退筹量，欲取汝等子别意智，共作何计，若为力能降伏菩萨？』尔时，右边长子商主，说偈白父魔波旬言：

「『若人敢触大睡蛇， 复能盘回狂醉象，
 曾共严炽兽王鬪， 是乃能伏彼沙门。』

「尔时，魔王波旬左边次子恶口，复为其父而说偈言：

「『若人见我心破伤， 诸树拔根即倒地，
 况彼沙门若覩我， 而不一气远走藏？』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为妙鸣，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若人浮渡于大海， 还欲饮海悉令干，
 父王此事不足惊， 若见菩萨面可怪。』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为百鬪，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身膊上百臂生， 一臂能射三百箭，
 父王但去莫愁恼， 我独能破彼沙门。』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为善觉，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若其有力如象马， 或复毘纽及金刚，
 人藏宿业忍辱威， 彼等诸力不能及。』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曰严威，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于虚空雨水火， 至彼能破比丘身，
 令彼身如一聚灰， 若猛火焰烧干草。』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为善目，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若使最胜须弥崩， 一切天宫殿尽坏，
 大海诸水皆枯涸， 日月从空悉坠来，
 能使日光冷如水， 天宫堕落到于地，
 菩萨树下一坐已， 未成正觉终不移。』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曰报怨，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指能执持日月， 虚空星宿及诸辰，
 捉搦彼等一切天， 四海水入手掌内，
 况此沙门一释子， 即今捻掷海外边，
 但速遣此诸军兵， 疾向于彼沙门所。』

「尔时，右边复一魔子，名为德信，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日月运移不求朋， 轮王应化无等侶，
 诸圣菩萨不假众， 独自能破大魔军。』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求过失，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战鬪器仗不过刀， 身着铠甲心无怯，
 如是兵马必能杀， 父王莫畏彼沙门。』

「尔时，右边复一魔子，名为福德瓔珞庄严，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彼身[革*印]如那罗延， 难可破坏四帝体，
 忍辱铠甲三脱刀， 执智慧箭降我等。』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曰不回，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如好干草火立燃， 善解神射箭克中，
 霹雳拟山便突过， 释子见我手必降。』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曰法身，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有人以彩空中画， 作诸众生同一心，
月天风神罗网缠， 菩萨道场不能动。』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恒作罪，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饮毒消如人食， 指触器仗悉成灰，
若不碎彼身如尘， 终不畜于此二手。』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为成利，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三千世界毒满中， 世尊观之无怖畏，
三毒可畏彼灭尽， 我等还宫用鬪为？』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曰贪戏，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将音声过万亿， 严饰玉女数百千，
于彼幻惑乱其心， 令失寂禅受诸欲。』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为法戏，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彼以禅定法为戏， 常入解脱甘露游，
用诸摄乐拔众殃， 不持五欲以为适。』

「尔时，左边复一魔子，名曰捷疾，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力捷疾搦日月， 亦能截断劲火风，
撮取沙门置父前， 如碎麦芒被吹散。』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师子吼，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旷泽无量野干鸣， 乃未闻大师子吼，
诸兽若闻师子吼， 四散奔驰走百方。
如是我等一切魔， 未闻法王大声唱，
各说其意不肯止， 至于彼边当自休。』

「尔时，左边有一魔子，名曰恶思，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今恶思愿得彼， 其可不见此魔军，
 彼心真痴无意怀， 云何不走起疾避？』」

「尔时，右边有一魔子，名曰善思，即复以偈白其父言：

「『彼亦非是痴无力， 汝等自短乏人情，
 今汝未知彼善权， 后当以智降伏汝。
 汝等魔子恒沙众， 如是才辩满三千，
 不能损彼一毛头， 况复杀害能令起？
 汝等净心向彼处， 口言赞叹身曲躬，
 莫作怨恶残自兵， 彼当必成三界主。』」

「如是乃至一千魔子，于其中间，或有助白，或有助黑，各自随心说其意见。

「尔时，魔王波旬，有一最大兵臣，名曰贤将。时，魔波旬语彼兵臣大贤将言：『汝贤将来！随我而行。今此有一释种之子，其欲成就无上菩提，我今共汝，至于彼处，断其道法，勿听得证无上菩提。』时贤兵将，即便以偈白其大王魔波旬曰：

「『王所统领四天王， 阿修罗王紧陀罗，
 迦娄罗摩睺罗伽， 头戴十指归依彼。
 况复一切诸梵世， 光音广果及净居，
 地住欲界色界天， 悉皆向彼顶礼足。
 又王诸子智慧胜， 勇力世间无比伦，
 心内恒常礼彼尊。 王军八十由旬满，
 夜叉罗刹并诸鬼， 虽住地上在王前，
 心恒念彼无过人， 十指合掌头顶礼。
 魔军千万见彼圣， 私以香花遥散之，
 我见此类相分明， 菩萨必胜魔军众。
 魔家兵马所住处， 多有鸛鷓鸨鸣，
 或复泉鸚乌鹊声， 驴狐诸畜恶听响。
 我见彼菩提树下， 吉祥诸鸟种种音，
 鳧鴝鸳鸯俱翅罗， 鸚鵡鸚鵡孔雀鸟，
 围遶彼圣音微妙， 如是胜相彼必强。
 又魔军众所住营， 常雨砂石埃尘土，

菩提树下圣坐处，
魔众住处地不平，
疆石荆棘饶粪秽，
金银七宝以庄严，
智慧人辈若有意，
如是庄严遍世间，
大王若不随臣谏，
如是仙人不可杌，
往昔王触诸仙故，
过去有一梵德王，
王有妙园杂花果，
多年彼园草不生，
世间所有多苦行，
诸王来悉顶礼足，
王昔应闻维陀论，
彼人求道故出家，
得成无上正真道，
普照十方亿刹中；
岂可不能降伏得？
如彼头顶至极天，
应当成彼微妙果，
犹如须弥及铁围，
夜叉罗刹诸林木，
无疑此大福德聚，
历劫以来修此行，
如象踰破诸瓦坏，
如日翳覆诸萤火，
师子独散诸兽虫，
菩萨熏修善根力，

天降种种妙香花。
高下坑坎多埳埠，
菩提树下地周围，
见有如是等类相，
见此相已应回还。
必当成就无上道，
如梦所见当不虚。
应回兵众向本处，
呪焚国土悉成灰。
违犯毘耶婆仙意，
呪咀出火悉烧燃，
况复树木花果等。
断诸恶修梵行时，
我等今可还归本。
人有三十二相明，
必断诸缠罗网结，
眉间即放白毫光，
况复此魔军众等，
王若欲鬪不得胜。
诸天千万不能覩，
世间未闻今得闻。
日月帝释梵天王，
皆向菩提树屈身。
施戒忍进禅智力，
今决退散我魔军。
如诸兽王师子吼，
世尊破魔亦复然。
毒蛇一螫杀多众，
独自能破我诸魔。』

「尔时，魔王波旬从大臣边闻此偈已，心生恐怖，热恼不安，身心忧愁，苦恼不乐，惭耻羞愧，不知所为。然其内心，犹怀我慢，不肯回还，亦不逃走。复更语余诸军众言：『汝等齐意，莫惊莫怖！莫畏莫走！此乃是我试彼

心看。我今美言，更慰喻彼，看其起离菩提树不？莫使如是众生之宝，忽值大殃。』

「尔时，魔王长子商主白其父言：『魔主大王！我意不愿父王共彼释迦种子作于怨讎。何以故？若有百千万亿魔众，手执刀剑，来此释边，欲作障碍，终不能作，况复父王，独自一身？父王！但观此释种子，在于此间菩提树下师子座坐，不惊不怖。父王！观此释迦种子，不摇不动。』

「『又复，虚空无量天众，十指合掌，顶礼于彼；如是诸天，顶礼供养赞叹之时，不曾欢悦。其见父王恶心恶意，欲来屠杀，亦不瞋怒。父王！当知，假使有人，将诸妙色能画虚空；设使彼大须弥山王，有一人指能擎将行；此事亦可，或复有人，浮渡大海，得至彼岸；亦可有人最大风神四方吹时，忽然缚着；亦可取彼日月星宿，下置于地；亦可一切诸众生等，合作一心；亦可一切诸众生等，移置诸处；终不可得此释种子降伏于魔。』

「时，魔波旬以偈告其长子商主，作如是言：

「『汝真我怨非是子， 更莫将面向我看，
 汝心今既着沙门， 汝宜向彼释子所。』

「尔时，魔王波旬不取长子商主咨谏，告其诸女，作如是言：『汝等诸女！各各相共听用我言，汝宜至彼释种子边，试观其心，有欲情不？』其诸魔女，听父勅已，相与安庠向菩萨所。到彼处已，去离菩萨，不近不远，示现种种妇女媚惑谄曲之事。所谓覆头，或复露头，或复半面，或出全面，或作微笑示现白齿，数数顾盼观瞻菩萨。或复以头顶礼菩萨，或仰其头观菩萨面，或复低头覆面观地，或动双眉，或开闭眼，或解散髻，以手梳发。或抱两臂，或举两手，示现腋下，或复以手执弄乳房。或露胸背，现腹臆间。或复以手拍于脐上，或复数数解脱衣裳，或复数数还系衣服，或复数数褰拔内衣，露现尻髀。或解璎珞，掷着于地，或解耳珰，或复还着，或弄婴儿，或弄诸鸟，或复行步，顾盼左右。或复嘖呻长嘘叹息，或以脚指傍画于地，或歌或舞，或动腰身，或作意气，或复忆念旧时所行恩爱欲事喜笑眠卧恣态之时。或复现作童女之身，或时现作妇女之身，或复现作新嫁女身，或现中年妇女之身，作如是等示现妇人谄媚惑着种种之事。复将香花，散菩萨上，复以种种五欲之事，劝请菩萨，观看其面，观其心情，为有欲心姿态以不？彼今复以欲心，观察我等以不？或无欲心观我以不？彼等魔女，见于菩萨，深心寂定，本来清静，无浊无垢，面目清静，犹如满月从于罗睺阿修罗王手中

所出，清淨无垢；如日初升，光焰显赫；如融金铤，清淨无染；犹如莲花从水中出而不染着；如火光焰；如须弥山，确然不动；如铁围山，**峻**嶒高峻。善摄诸根，调伏心意，彼等既见菩萨如是，皆生惭愧羞耻之心。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八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魔怖菩萨品中

「尔时，彼等魔诸女辈，善解妇女妖幻之事，更复别为余诳惑法，媚乱菩萨，而说偈言：

「『初春佳丽好时节，	果木林树悉开花，
如此美景可欢娱。	仁色丰盈甚端正，
现今幼年情逸荡，	正是丈夫行乐时，
欲求菩提道甚难，	仁可回心受世乐。
宜观我等天女辈，	可喜形貌柔软身，
以诸瓔珞自庄严，	谁今能得如是体？
仁感得已何不受？	我身香洁如莲花，
世间如此福德人，	何故舍之而不用？
头发光明紺青色，	恒以杂种香泽熏，
奇异摩尼为宝鬘，	作花持以插其上。
我等额广头圆满，	眉目平正甚修扬，
清淨等彼青莲花，	其鼻皆如鸚鵡鸟，
口唇明曜赤朱色，	或如频婆罗果形，
亦似珊瑚及胭脂，	齿如珂贝甚白淨，
舌薄犹如莲花叶，	语言歌咏出妙音，
犹如紧陀罗女声，	两乳百媚皆精妙，
又复犹如石榴果，	腰软纤细如弓弣，
脊膂宽博润而平，	犹如象王头顶额，
双髀软白洪端直，	其状犹若象鼻佣，

两胫正等纤而圆，
足下平满不斜凹，
我等身体可喜容，
技能一切皆备足，
复巧歌舞悦众心，
悉各羨我生欲意，
仁今见我何不贪？
舍离弃之远逃走，
仁之心意亦复然，
寂定安禅不取我。
何故不受世乐情，

清静犹如鹿王[蹲-酋+(十/田/厶)]，
赤白犹彼莲花辉。
如是众相庄严具，
快解作诸种音声，
诸天见我皆欢喜，
我等非是不乐仁，
又如人覩金宝藏，
不知财物是乐因，
不识五欲之快乐，
或可仁者是大痴，
涅盘道路甚悬远。』

「尔时，菩萨谛心熟视诸魔女目不暂舍，正念微笑敛摄诸根定，其身体无愧无惭不急不缓，端直安住犹如须弥心意不倾。自余方便智慧之门，往昔已曾摄伏一切诸烦恼患，哀愍言音过于梵响，犹如迦罗频伽鸟声，以偈语彼诸魔女言：

「『彼诸世间五欲等，
由烦恼故失神通，
众生受之不知足，
如猛火坑毒药函，
既饮甘露智慧水，
当说微密教法门，
终不可能得此道。
是则名为大愚痴，
况复能利于一切，
世间五欲烧众生，
五欲犹如水泡沫，
虚假诳惑于凡夫，
犹如童蒙小儿辈，
迷惑愚痴无智人，
观已便生欲心想。
臭秽丑陋剧痛疮，
唇口耳鼻及眼等，
腰骺脊背及尻臀，

多苦多过众恼缠，
无明陷坠堕黑闇。
我久舍离诸烦牢，
往昔已来早辞避。
自心觉了欲觉他，
若今受此秽欲事，
若人增长贪爱心，
既自不能得自利，
是故我今心不耽。
犹如劫火灾万物，
亦如幻焰无一真，
智者谁应乐此事？
戏于自许粪秽中，
见着种种诸瓔珞，
头发根本从脑生，
牙齿增长犹饮出，
一切皆如水上泡，
臭处不净从血有，

腹肚屎尿之囊袋，
是业皆从爱所生。
愚痴受乐亦如是。
分别是等众患殃，
身体日夜常流血，
两髀两胫双脚跌，
我观汝等今如此，
一切悉从因缘生，
五欲能失诸圣道，
五欲犹如大火坑，
如瞋蛇头不可触。
强作净想横生贪，
与诸妇人作奴仆。
及离智慧寂定禅，
舍诸妙法取欲戏，
是等诸幻我见来，
欲求毕竟自在乐，
我以解脱彼世间，
汝等魔女若满此，
我心终不分别之，
我久已除瞋恚恨，
诸佛大智圣世尊，

不净诸物满其间，
譬如造轮为碾础，
若有一切诸智人，
此处不受如斯乐。
臭处不意以眼看，
筋骨相缚而立住。
如幻如化如梦为，
五欲无有真实德，
牵人将入恶道中，
亦如杂毒满诸器，
此处愚痴多被迷，
五欲如受雇客作，
舍彼净戒行道心，
住于愤乱喧闹里，
彼人堕地狱不疑。
以是意中不贪乐，
亦教他人令共同，
如虚空风不可缚。
世间一切诸众生，
暂共汝等行五欲。
愚痴贪欲一切无，
心无有碍如空体。』

「尔时，魔王波旬女等，善解女人幻惑之法，更加情态，益显娇姿，庄严其身，亦现美妙音辞巧便，来媚菩萨。而有偈说：

「『魔王波旬有三女，
在诸女中最尊豪，
速疾往诣菩萨所，
使身犹如弱树枝，
在于菩萨前向立，
仁善释子当作王，
此盛上春妙时节，
犹如诸鸟自相娱，
时至且可共受乐，
可爱可喜喜见俦，
魔王教令善严饰，
现诸幻惑作娇姿，
婀娜随风而摇动。
歌舞口唱如是言：
云何坐彼大树下？
男女合会生喜欢，
欲心一发难止息，
何故守心不观我？

我等今者复以来，
彼圣犹如日初出，
其心不动如须弥，
行步安庠若师子，
世间众生不思量，
既起鬪诤便言讼。
常为如此苦恼煎。
捐弃出家而远离，
我今时节已现前，
先须降伏彼魔众，
其魔波旬诸女等，
「仁者面目如净花，
但且受于世王位，
若卧若坐及起行，
菩提极果甚难得，
解脱正路行涉难，
是时菩萨复报彼：
于天人中自在尊，
具足十力无所畏，
诸学无学弟子群，
口常作如是赞叹，
我当为彼说法时，
是故我于世间内，
魔女复白菩萨言：
衰朽年老时未至，
必其羸瘦不能堪，
我等华容悉三五，
五欲嬉戏最[女*便]妍，
仁今若不见容受，
菩萨复更为说言：
努力远离于诸难，
能舍世间苦难时，
及今老病死未至，

宜应同行称心适。」
亿劫行诸行积功，
妙音清澈犹雷响，
语言利益多所成，
恒为诸欲起鬪诤，
如是无智等诸人，
智人知之不随顺，
处于山林以自娱。
欲证常住甘露法，
然后当成十力尊。
更白菩萨如是言：
愿听我等诸语说，
自在最胜上尊豪，
作妙音声无断绝，
况复诸佛智慧身，
仁见有谁往能到？」
「我当决定作法王，
转妙法轮无有上，
在于三界独巍巍，
千亿万数围绕我，
大圣出兴除世疑。
游行处处随心意，
不乐一切五欲欢。」
「仁今少壮甚可惜，
色力强盛且恣情，
乃可舍此身端正。
正是仁者好良朋，
何故乃然厌离我？
我等随逐终不辞。」
「今日既得人身体，
勤求入彼甘露门，
则离人天一切难。
诸恶鬪诤复不兴，

我等速疾应当行，
常住寂然无畏所，
早离于斯诸难处，
是彼真实涅槃城。」』

「尔时，魔女复说偈言：

「『仁在天中如释天，
焰摩兜率及化乐，
具足翫好无所亏，
左右端正诸天女，
他化自在并魔宫，
但受五欲莫寂灭。』

「尔时，菩萨以偈报言：

「『五欲如霜不久住，
汝女可畏如蛇瞋，
悉属魔王不自在，
亦如秋云雨暂时，
帝释夜摩兜率等，
欲事百怨何可贪。』

「尔时，魔女复说偈言：

「『仁可不见树木花，
地生青色柔软草，
紧陀诸天作伎声，
诸蜂诸鸟杂音响，
复出种种诸妙林，
如是妙时可受乐。』

「尔时，菩萨以偈报言：

「『树木依时着花果，
日炙至时地自干，
蜂鸟饥渴取气香，
昔佛甘露不可尽。』

「尔时，魔女复说偈言：

「『仁者面色犹初月，
口齿洁白清浄牙，
况复世间仁已得，
观我颜貌似莲花，
如此妙女天中少，
身心柔顺不相违。』

「尔时，菩萨以偈报言：

「『我观汝体不净流，
不牢诸恶遍身满，
我求世间最上难，
彼见六十四种巧，
诸虫周匝千万孔，
生老病死恒相随。
真正不退智人道。』
手动璎珞鑲耳珰，

被欲箭射微笑言：	『圣子云何不颠倒？』
『诸有见患大仁者，	见美五欲犹毒饼，
利刃涂蜜截舌伤，	欲如蛇头火坑弃，
如人师子行风动，	树木山壁悉崩倾，
我今威德离欲中，	弃舍汝等犹如彼。』
其诸魔女出百伎，	佞惑菩萨不动移，
菩萨如象师子王，	犹如须弥住无动，
彼等诱诳既不得，	心生惭愧各低头，
恭敬欢喜赞叹言：	『尊面净如莲花洁，
亦如醍醐及秋月，	巍巍光照若金山，
心所求者愿当成，	自度度他千万众。』

「尔时波旬诸魔女等，力既不能幻惑菩萨，心生愧耻，各自羞惭，相与曲躬，礼菩萨足，围遶三匝，辞退而行，安庠还向魔波旬边，到已即白父如是言：『父王！不应举意向于彼众生所造作怨讎。何以故？我等昔来不曾见有如是众生，在欲界中，作是姿态媚惑之事，显示于彼，不暂移动。又复我等作欲事时，必得枯干一切人意，犹如旱时诸草木等，必令焦灭，犹如春时酥置日下自然融消。今此丈夫，何缘独尔？是故父王！唯愿莫共彼作怨讎。』即向其父，而说偈言：

「『彼形过于瞻卜色，	无边威德胜名闻，
不动犹如大山王，	顶礼已讫今来至，
我当委具说其事。	彼眼色如优钵罗，
微笑观我心不移，	面貌清净视无瞬，
不瞋不恨无欲想。	观我等如幻化为，
假使须弥倒地崩，	星宿日月悉堕落，
大海枯涸水灭尽，	彼见欲患心不回。
语言微妙令人欢，	观我慈悲无欲想，
见我无有瞋恚意，	思惟我体不似痴，
察我意行及身体，	审谛思惟妇女患，
是故心不行五欲。	离欲无欲谁能知？
非是人天所度量。	我等现示妇女谄，
彼心若有欲心者，	心意消灭如干柴，
而观我等心不欲，	犹如山王安止住，
百福庄严功德智，	具满檀度戒行圆，

千亿劫行梵行来，
我等顶礼彼金色，
必当证正觉菩提。
此阵难击我难胜，
父王但观虚空中，
种种瓔珞庄严体，
曼陀罗花等雨云，
十方诸佛皆遣使，
有识众类悉皆来，
须弥山神并帝释，
是故父王非是时，
清净众生大威德，
决定无疑降我魔，
我等不愿为怨结，
欲降伏彼亦大难。
菩萨多众他方至，
恭敬重心礼彼尊。
作妙偈颂叹于彼，
持杂种妙甘露飡，
无情诸山及杂树，
顶礼向于功德林。
我等宜应还本处。』

「尔时，魔王即说偈言：

「『凡人渡河到彼岸，
若作怨结须竟头，
欲得掘物必断根，
诸所为事不可悔。』

「时，魔波旬不纳长子商主劝言，亦复不受己之诸女咨谏之语，身即自往菩提树所，到菩萨边。到已即白菩萨是言：『汝释沙门！今何求故，来在于此多毒恶龙云雨野兽、可畏可惊黑夜处所，独自入斯林树下坐？汝之比丘，可不畏彼一切诸怨贼盗之人？』

「时菩萨报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今欲求寂灭涅槃，往昔诸佛所行之处，最上无畏诸有尽处，以求是故，独自在此阿兰若中树下而坐。』

「尔时，魔王即便以偈白菩萨言：

「『沙门汝独在兰若，
具足方便老仙人，
况汝年少时盛壮，
苦行所希者甚难，
禅定失已并皆退，
求此胜妙何因由？』

「尔时，菩萨复以偈报魔波旬言：

「『往古诸仙苦行者，
彼福报善力不强，
波旬我若不证道，
精进勇猛未甚深，
我昔持戒誓牢固，
终不舍于此树林。』

「尔时，魔王复说偈言：

「『我于欲界最为尊， 帝释护世皆由我，
 修罗紧那龙王等， 阿鼻以来皆我民，
 汝亦在于我界中， 速起自忆离此树。』

「尔时，菩萨复以偈报魔波旬言：

「『汝于欲界虽自由， 决定法界无自在，
 唯知地狱饿鬼等。 然我今非三有人，
 得道必破汝魔宫， 当令汝后失自在。』

「时，魔波旬复语菩萨作如是言：『释子！汝速起离此处，定当必得转轮圣王，治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宝，乃至统领一切山川。释子！汝可不忆往昔实语诸仙如是言耶？记汝当王。宜速起作自在世主。若起作者，所谓威德最上无比如法，住于治化之中，得一切国，所有人民，皆来渴仰，恭敬供养。又汝释子！身体柔软，小来长养于深宫中，今此旷野林内少人，多有诸兽凶猛可畏，独自无伴，恐损汝身，我恒忧愁。释子！汝今疾离此处，还向本宫，难得已得，五欲微妙，悦目适心，慎莫不受。汝今虽欲求彼难得无上之道，释子未知，然其菩提甚成难得，徒疲劳耳。』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时，菩萨报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汝今不须作如是语。何以故？我意不乐五欲之事。魔王波旬！我久已知五欲诸患，一耽五欲，不可知足，暂时受乐，不得久停。无常苦空无我不固，犹草上露，如蛇舌头可畏难触，犹如骨聚疽恶不净，犹如肉片，诸兽共贪，相争相杀。犹如树上成熟之果，不久着枝。如梦如泡，如幻如焰，无有真实。如羊粪中所覆之火，忽然烧人。魔王波旬！我今欲证无为之处。波旬！汝知我既已舍四天下中丰乐之处及以七宝。又魔波旬！譬如有人，以食妙馐还复吐却，后更欲食，无有是处。如是如是，我今已舍如上果报，此是难事，如彼人吐既不更食，我岂还宫？魔王波旬！我今不久，定取菩提，当得作佛，尽于生老病死等患。波旬！汝还本所来处，不用住此，汝多漫言，无利益言，愚痴人言。』

「时，魔波旬复更如是思惟念言：『此人不可以五欲事诳之可得；我今当更设余方便，以美言辞，慰喻彼心，而遣其去。』时，魔波旬如是念已，白菩萨言：『仁甘蔗种沙门释子，速起速起。仁自小来未见战鬪，战鬪刀兵，甚可怖畏。仁者！但行自家王法，此阵敌事，非仁所堪。又仁莫其他作怨讎，

若结怨嫌长夜瞋恚欲痴贪等浊秽心识，不可解脱色受想行识等诸阴。仁速疾回此不善心不正见身。沙门释子！仁至家中作无遮会，别以王法，降伏世间，治化天下，受金轮位，莫恋嫪此为战鬪伤。仁还自宫是大威势福德之子，如此王路，可喜端正，往昔诸王所共叹美，国土广大，统四天下，一切充足，诸事不少。仁既生在大王深宫，今日剃发作比丘身，不合如此作于乞士。仁复何用为沙门形，贫穷活命？王种释子！我怜愍仁故作是语，亦不强遣起离于此，但意不忍使仁作恶。』而说偈言：

「『死命可畏刹利种， 宜舍解脱还本宫，
立义弓箭治世间， 今受乐后生天上。
此路得名遍一切， 往昔诸王皆共行，
仁今既生王种中， 不合沙门乞活命。』

「时魔波旬如是言已，菩萨谛视，确然不从，既不动身，亦不移坐，心自如是思惟念言：『呜呼波旬！汝觅自利，非是为我。』如是念已，语波旬言：『魔王波旬！我今已坐金刚牢固，结加趺坐，甚难破坏，为欲证彼甘露法故。魔王波旬！汝欲所作，随意即作，所能堪办，随意即办。』时，魔波旬瞋发懊恼，语菩萨言：『谓释比丘！汝今何故独坐在此兰若树下？』魔出如是虚吼之声，『汝意云何我安坐也？或言犹如坐于城内，自言牢防四壁围遶。今汝比丘！可不见我所率领来，四种兵众，象马车步，诸杂军等，幡旗麾纛，羽盖旌旗，多诸夜叉，悉食人肉，善解神射，各把[革*印]弓，执持利箭槊矛钩戟刀棒、金刚鬪轮斧钺种种诸仗，驾千万亿象驮马车，放大吼声，虚空充塞。其外复有无量诸龙，各各皆乘大黑云队，放闪电雹，雾霏乱下。』

「时，魔波旬从其腰间，拔一利剑，手执速疾，走向菩萨，口唱是言：『谓释比丘！我今此剑，截汝身体，犹如壮士斫于竹束。』而说偈言：

「『我此宝剑甚刚利， 今在手中汝好看，
沙门汝若不急奔， 当斫汝身如竹束。』

「尔时，菩萨报魔王言：

「『一切魔王满此地， 手悉执刃若须弥，
彼等不动我一毛， 况能割截我身体。』

魔王汝若有大力， 今我欲证取菩提，
汝若能障我不听， 速作莫住随汝意。』

「尔时菩萨说是偈已，复语魔王作如是言：『汝魔波旬！若诸众生，有千万亿，悉如汝身，尽力来此，作我障碍，欲妨菩提，令我不得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者，我终不起离于此处余树下坐。』」

「时，魔波旬语菩萨言：『释种比丘！汝昔在于优娄频螺聚落处所尼连河边，发精进心，六年苦行，不惜身命，犹不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不得最上解脱。况乃今舍彼精进意，退失禅定，生懈怠心，而承望得？』」

「时菩萨报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初发精进之心故，坐彼间阿兰若处，调伏自心，我今成就精进勇猛；又昔六年苦行之时，快生疲倦，今日不然。汝魔波旬！今谏于我如是之事，非是怜愍；若有怜愍，岂如是言？汝既已发如是之心，我今定当自得解脱，又令他人当得解脱。魔王波旬！我决证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当得彼微妙解脱。』」

「时，魔波旬既闻菩萨如是语已，心大忧愁，悉舍一切勤劬之力，复如是念：『我今美言美语慰喻，不可令起此道树下。其发誓重，既不可以好言令动，今宜严勒恐怖诃责战鬪割截，令其心惊急起而走。』」

「时魔波旬如是念已，语菩萨言：『汝释比丘！我既语汝真正之言，汝不取我如是好谏，不速起走向他方者，汝必痴也，汝之今日必见不善。』」

「时菩萨语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在于母胎之时，汝等犹尚不能与我作诸障碍，况复今日。魔王波旬！汝速还去向所来处。从昔已来，既不畏汝，今亦无畏。』尔时，菩萨向魔波旬，而说偈言：

「『虚空刀杖雨我身， 寸寸节节割我体，
我若不渡生死海， 此菩提树终不移。』」

「时，魔波旬语菩萨言：『汝释比丘！今若然者，由汝未见魔之军众。所以者何？我之魔军，身着牢固刚[革*印]铠甲，手执种种兵戎器仗，雨汝身上。当于尔时，汝释比丘！自应速起离此树下，来到我所，必当口唱如是言语：「魔王汝可与我归依。」汝之比丘！未觉未知我作神通，是故汝坐彼师子座，作师子吼。汝释比丘！但早速起，何须今日口自虚唱作师子吼？』而说偈言：

「『我有兵马象等军，善解鬪战诸神将，
身带铠甲手执仗，今汝有命可速驰，
于后求我护甚难，我虽欲救不可得。』」

「尔时菩萨语波旬言：『魔王波旬！四大海水，及此大地，可移余处；日月星宿，可从空中堕落于地；须弥大山，可作百段；亦可大地及须弥山举将上天；亦可大地及须弥山覆令颠倒；可以干土壅恒河水不听其流。我今此心，不可遮制，不可移转离于此处。何以故？魔王波旬！如我往昔修行行时，如我身力禅定戒行种种诸力，如是波旬！若天若龙无有过者、无有胜者，我以往昔行菩提行，亿百千劫，成就满足。』时菩萨向魔王波旬而说偈言：

「『净居诸天是我众，智力为箭方便弓，
我今降伏汝不难，犹如醉象蹋枯竹。』」

「时，魔波旬从菩萨闻如是语已，瞋恚增上，瞋已复瞋遍满其体，普唤夜叉罗刹等言：『谓大善将、乱众、赤眼！汝等速来！将诸山石树木、弓箭刀剑、金刚杵棒槌矛戟槊铁钺种种器仗，雨于刹利释子头上，悉令堕落如霰而下。』尔时，夜叉大善将等，闻魔波旬如是言已，即便庄束四种兵众，悉着铠甲，将诸器仗，速疾而来。无量千万夜叉罗刹，及毘舍遮、鸠盘荼等，种种形容、种种状貌、种种颜色、种种执持，变现可畏，颠倒身首，异种叫呼，可恶声气。或有象面，或有马头，或骆驼首，牛及水牛，或驴或狗，或羊猪狼，师子虎豹，豺熊罍兕，犀牛水獭，牦牛猕猴，狐狸野干，猫兔麀鹿，如是等形，及诸鸟面。复有摩竭龟鱼等首，或有蛇头诸杂虫身，象头马身，马头象身，驼头牛身，牛头驼身，或水牛头，驴骡之身，或复驴头水牛之身，狗头猪身，猪头狗身。或羖羊头豺狼之身，或豺狼头羖羊之身，或师子头虎豹之身，或虎豹头师子之身，或狸猫头熊罍之身，或熊罍头狸猫之身，或犀牛头水獭之身，或水獭头犀牛之身，或牦牛头猕猴之身，或猕猴头牦牛之身，或有猿头野干之身，或野干头猿猴之身，猫头鸟身，鸟头猫身，或摩竭头龟鳖之身，或龟鳖头摩竭之身，鱼头蛇身，蛇头鱼身，畜头人身，人头畜身。

「或复无头唯空有身，或有半面，或复半身，或有二头，唯止一身。或复一身而有三头，或复一身而有多头。或复有头而无有面，或复有面而无有头，或复半头而无有面，或复半面而无有头，或复二头而无有面，或复无面而有三头，或复多头而全无面。

「或全无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复无耳，或复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复无手，或复无臂，或复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复无脚，或唯一脚二脚三脚，乃至多脚，及无足等。

「或头颠倒，或复挈头，或头向下，脚向于上，手足颠倒，割截而悬。或眼颠倒，或眼凸出，青碧可畏，或有赤眼，或眼出光，或转动眼。或有耳聾，或复有耳犹如山羊，或耳如驴，或树为耳，或猕猴耳，或有鱼耳，或多种耳而是人身。或鼻[月*扁][月*弟]而身羸丑，或复悬口，或复悬舌，或舌羸大，或舌放光。或复牙齿极甚长大，身体短促，或复牙齿出入参差，或复牙齿犹如刀剑，或复舌头如刀剑形。或悬腹肚，或复无肚，或复被发，或复无膝，或膝如珣，或无有髀，脚如覆钵，或如碓臼。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九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魔怖菩萨品下

「尔时，魔众如是异形，或乘白象，或复骑马，或乘骆驼水牛犀牛诸车乘等，四面云集。或似修罗类迦娄罗，或复有如摩睺罗伽，及鸠盘荼、罗刹、夜叉，并毘舍遮伺命鬼等，或复身体羸瘦长大，犹如饿鬼。或有多种异状形容，或有面孔威德甚大，或头如索，或有大头，或有小面或有皱面，或有异形，令人见者丧失威色。或见夺人魂魄精神，或面色青，或复身体色如赤铜，或复头赤身体青色，或复头黄身如烟色，或头似烟，其身黄色，赤头黑身，黑头赤身，白头绿身，绿头白身。或头左白而右边绿，或右边白而左边绿，或复身体头面左右一切皆然。

「或复全身唯现骸骨，或头髑髅，身肉肥满，或头面肉，身露骨骸；或人手足畜生之身，或畜生脚而作人身。或有身毛悉如针刺，或有身毛犹如猪鬃，或有身毛类于驴鬃，或毛如黑猕猴鼠狼，或有身毛出于光焰。或毛乱生，或毛逆上，或有头髻，或秃无发。或着赤衣，腰带杂色。或复头上。戴髑髅鬘，或一头上发杂灰色，青黄赤白烟熏之色髑髅为冠，如是形状云集而来。

或手执持佉咤傍伽(隋言床四分之一取床髀之一并脚)，或有腰带悬于诸铃，动作大声，而其手中执人髑髅。或人骸骨以为花鬘，或复手执死人手足，或复执铃手摇令鸣，或有身体长大犹如一多罗树，手中执矛或剑或刀箭稍弓弩，或手执戟，或把三叉，或棒或轮，长刀利斧，或持铁杵，头出猛焰，铁槌白棒擎石如山。

「或着青衣黄赤白黑杂皮之衣，或有赤体以蛇缠身，或从眼耳鼻出诸蛇，其蛇黑色，以手执取，于菩萨前而口噉食。或食人肉，或有饮血。或身体上出[火*蓬][火*孛]烟，口出火炬，或诸毛孔出一切火，或腭出火迸散于地。

「或于虚空出大黑云，或虚空中，飞风散雨，出大闪电，震动雷声。空中下雹，雨诸山石，或下碎石，霹雳大树。或有节节自支解身。或复张弓，或复拍手吓呼，欲令生于恐怕。或作大声，口叫唤言：『速起驰走！莫住此处！』或复化作老妇女身，举其两手大声而哭：『呜呼我子！呜呼兄弟！』或复大笑，或复周障，东西南北急疾奔走。或复背走，还向前来，或忽然起，或忽然飞，于虚空中游戏自在。或复攀树悬身而行，或舞剑跳，或弄槊戏长刀三叉斧钺戟等，手脚不住。或如盛夏牛王唱吼，或复作声，如尸婆兽。或复空中，作如是声呵呵[口*私][口*私]，咻咻嘶嘶(许岐反)，[口*祁](居祁反)[口*梨][口*祁][口*梨]，口如是啸，兼复弄衣。如是兵众，夜叉罗刹，及鸠盘荼、毘舍遮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闳塞填噎菩提树前。南至于海，遍满魔军，其间无有针鼻空地。变状可畏，欲搦菩萨，欲杀菩萨。唯待魔王波旬一勅，其等正向魔王面观。诸如是等一切鬼神，逼菩提树饥渴疲乏，而意专欲杀害菩萨。

「其菩提树，东西及北三面，无量净居诸天遍满停住。复有无量色界诸天，合十指掌顶礼菩萨，口如是言：『诸仁者看！是今应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有诸天作如是唱：『刹利大姓！甘蔗种子！速离此处，此处恐惧，有如是等种种器仗，损害汝身。』

「尔时，菩萨报彼等言：『我今不久定破彼辈悉令离散，犹如风吹[迭*毛]上细花。』彼等一切诸魔鬼众如是集时，其夜正半，虚空无明，虽复有月及以众星，光并不现，甚大黑闇，假令有眼亦无所覩，唯见大火起疾猛风声大可畏，大地震动四海悉沸。而说偈言：

「『四大海沸地震动， 十方火焰闻恶声，
 虚空星月翳不明， 夜半黑闇无所见。』

「时彼众中，有一龙王名曰持地，彼龙内心欲菩萨胜，于魔王边生瞋恨心，以恶意故，怒其两眼视魔波旬，口吐恶气触魔王身，展转不安。

「尔时，上界净居诸天欲菩萨胜，于魔王边生慈愍心，以漏尽故无复瞋心。是时彼处所有诸天，其有信敬于菩萨者，在菩提树，见是魔众遍满于地扰乱菩萨，见已皆悉在虚空中，口各唱言：『呜呼呜呼！』而有偈说：

「『菩提树下集诸天， 见魔众欲害菩萨，
信法世间解脱故， 口大唱言呜呼声。』

「尔时菩萨唯思念法，心不扰乱，亦复不作余异意情。时菩萨语魔波旬言：『欲界天子！我身既是刹利族姓，我之种类不曾妄语，唯有实誓；汝何所作可速疾为，莫久停住。』时魔波旬语菩萨言：『如汝所语，我今欲得破碎汝身，作于百段。为汝在前，欲共我鬪？为复令我在前害汝？』时菩萨语魔波旬言：『我无弓箭及以刀杖可斫射汝，其事虽然，但我即今必先降汝，讫当作佛。』尔时，魔王波旬即勅自军众言：『汝等各自尽身力用勇猛，莫住恐怖，于此释种之子，现大变动恐怖之事。』时其魔众，既得勅已，白魔王言：『如大天勅，我等不违。』即便各各出自身力，示现可畏恐菩萨故。是魔众中或有诸鬼，口吐长舌，摇动颐颌，牙齿甚利，欲齧菩萨；其眼团圆，犹如师子，其耳拳曲，犹如铁钩，欲伤菩萨状甚可畏。走向菩萨，作是恐怖，或有张口仰立直视欲吞菩萨。而有偈说：

「『魔众如是可畏来， 彼圣卓然不惊动，
如大智见小儿戏， 菩萨观魔亦复然。』

「时，彼众中更有一鬼，生瞋恨心，将一长刀，向菩萨掷，而刀自粘彼手不脱。或有擎山及将大石向菩萨掷，彼山及石，还粘其手，皆不堕地。或在虚空，将山将石，将树将槌、斧钺戟戈，向菩萨掷，复有住在虚空不下；或有下来自然碎末，百段分散，堕于余处；或在空里犹如日天。雨大火雨，炽然云下，而彼火雨，菩萨力故，即皆变成赤拘勿头华雨而下。或复来有在菩萨前，口吐诸蛇令螫菩萨，彼等诸蛇，至地痴住，如被呪禁，不能摇动。

「或作大云，放于闪电及震大雷，雨雹及石，在于菩提树上而放，彼等雨以菩萨力故，至地变成种种华雨。或持弓箭向菩萨射，其箭悉还着弦不落。或有一时放五百箭，彼等箭还住空不下。或执长刀，举向菩萨而疾走来，然其未至于菩萨边，而自蹈面覆倒地上。是时有一罗刹之女，其身黑闇手执髑

髅，欲来幻感动菩萨心，疾走而来，欲近菩萨，从其发处，展转团圞，不能前进到菩萨边。

「或有两眼放大炽盛猛焰火光，欲烧菩萨，疾走来近至菩萨边，忽然不见菩萨之身。或复有鬼，将重大石，疾向菩萨，彼所来方走不能至菩提树下，极乏困苦。而有偈说：

「『魔军身意悉乱迷， 种种方便欲害圣，
 不能惊动彼坐处， 以有誓愿智力强。』

「或复有作师子吼声，或作虎狼熊罴豺豹诸野兽声，而彼辈声，若有闻者，无量众生皆悉恐怖。或有诸鬼作如是声：『诛杀诛杀此释种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擎扑擎扑此刹利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打杀打杀此沙门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伤害伤害此瞿昙种。』或有诸鬼作如是声：『割截割截此甘蔗种。』或有诸鬼作如是声：『碎末碎末此刹利种。』或有诸鬼作如是声：『破散破散此释种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摧坏摧坏此刹利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速灭速灭此沙门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节解节解此瞿昙子。』或有诸鬼作如是声：『随意随意逐便所作。』或有诸鬼，作如是声：『任情任情，速作莫住。』如是喧动不可得听，此声闻时，空可倒地，一切大地可段段分。闻此声时，所有野兽皆大唱唤，四散驰走，一切诸鸟，在所闻此声吼之时，皆悉从树自扑落地。时彼魔众一切诸鬼，或有作于哂哂声者，或复有作[口*祁](居祁反)梨声者，或作啸声，或言斫斫，或言断断，或言杀杀，或言割割，或言破破，或言节节，或言解解，如是恶声，不可胜数。

「其魔波旬即拔利剑，手执前趋，欲吓菩萨疾走而进，口中唱言：『汝释比丘！若安此座敢不起者，我必害汝。』而彼魔王，东西交过，欲近菩萨，不能得前。

「是时魔王长子商主，即以两手，抱魔王取，口如是言：『父王父王！愿莫愿莫！父王会自不能得杀悉达释子，亦不能动此之坐处，兼得无量无边过罪。』时，魔波旬不受其子商主之谏，向菩萨走，不肯还反。

「尔时，有一净居天子，在虚空中隐身不现，见魔波旬以散乱心走恼菩萨，天以定心，出微妙音，语波旬言：『汝魔波旬！不自限量，汝今不应扰乱此

圣。汝速疾舍幻惑恶心，还本境界，汝终不能摇动此圣。所以者何？犹如猛风不动须弥。』时净居天，向魔波旬而说偈言：

「『宁令火失于热性，	水失润泽住不流，
地失牢固不胜持，	风失吹动怙然静，
此无量劫行功业，	终不舍此誓愿心。
见世困苦厄众生，	慳贪欲痴重病患，
发慈悲愍是等故，	欲以智药显圣医。
汝今何故作艰难？	一切人多堕邪道，
彼今欲开正见眼，	此是大圣解脱王，
此是导失道商人。	无明众生堕黑闇，
此欲然于智灯照，	此圣欲入涅槃城，
秉炬欲破世间昏。	忍辱枝榦心根[革*印]，
信念花叶意茎固，	智树能与法果资，
汝今不应拔使倾。	又汝今被痴绳缚，
彼欲解脱汝等结，	岂可于彼生恶心？
彼求解脱欲教他，	汝作障碍徒疲乏。
众生没大烦恼海，	世间谁解作舡师？
彼欲建立大桥梁，	汝今何故兴此恶？
其昔劫修诸道行，	彼等果熟是今时，
是故此树下结跏，	犹如往昔诸先圣。』

「时，魔波旬从彼净居诸天边，闻如是语已，起增上慢，倍生瞋心，复速疾走向菩萨所，欲害菩萨。

「尔时，彼处护菩提树，有八天神：一名功德，二名增长，三名无畏，四名巧辩，五名威德，六名大力，七名实语，八名善会。彼等八神，仰瞻菩萨，目睫不交，一时同以十六种相，赞叹菩萨，作如是言：

「『仁今最胜清净众生，光明照耀，犹如天上日月在空。

「『仁今挺特清净众生，显赫焰炽，犹如空里日天初出。

「『仁今皎洁清净众生，众相开敷，如绿池内红莲花发。

「『仁今无畏清净众生，奋迅自在，如师子王处大林内。

「『仁今安静清静众生，不惊动，如须弥山王出住海中。」
「『仁今清静周匝，显现峙立，犹如大铁围山牢固不动。」
「『仁今沉重审谛众生众德备具，犹如大海众宝充满。」
「『仁今含容意度宽广，日日增长，犹如虚空无有边际。」
「『仁今敦厚无诸邪曲心意正定，犹如大地养育众生。」
「『仁今心意无有垢浊具足，犹如阿耨达池清静之水备八功德。」
「『仁今断除一切诸结心意无染，犹如大风不着诸世。」
「『仁今巍巍难可观覩面目，犹如猛火炽盛，远离一切诸烦恼热。」
「『仁今勇健刚[革*印]众生，大力如彼那罗延天无人能伏。」
「『仁今精进历劫熏修心意难回，犹如帝释放金刚杵。」
「『仁今已得第一善利，最为一切众生上首具足十力，不久当成无上菩提。』」

「尔时，守护彼菩提树诸神王，以十六种相赞叹菩萨，章句如是(本闕一赞)。」

「尔时，色界净居诸天，复共同以十六种相，毁辱魔王，挫其势力。何等十六？」

「『波旬！汝今无有威势，犹如僇人被健儿伏妄言我胜。」
「『波旬！汝今一身独自无有伴侣，犹如旷野被放逐人。」
「『波旬！汝今一切军众，诸力摧折，如负重乏羸瘦老牛。」
「『波旬！汝今愚盲秽恶无有清静，如夜射箭堕不净地。」
「『波旬！汝今犹跛瞎驴东西浪行，落邪岭道如迷商人。」
「『波旬！汝今眷属离散，身无精光，犹如负草贫穷乞儿。」

「『波旬！汝今威德实衰，无处依止，强作姦猾，犹如痴人，无有羞耻。」

「『波旬！汝今造业不净多有垢腻，如无恩义孝德之人。」

「『波旬！汝今被他駟趁，犹如野干被师子逐不得自在。」

「『波旬！汝今一切军众，不久退散，犹如猛风吹诸飞鸟。」

「『波旬！汝今愚惑昏闇，不知时节，如死日到孤独贫儿。」

「『波旬！汝今眷属退败，犹如散药从于踈漏有孔器出。」

「『波旬！汝今不久当被禁制治罚，犹如解理趁逐愚人。」

「『波旬！汝今须臾被断一切身力，犹如罪人被他割截手足异处(本阙二相)。』」

「时首陀会一切诸天，以如是等十六种相，毁魔波旬，摧其力已。时护菩提树之八神，还复共以十六种相，重毁波旬。何等十六？」

「『波旬！汝今不久之间，被菩萨降，犹如健儿被他贼杀(一)。」

「『波旬！汝今被菩萨扑，犹如怯弱羸瘦之人，为大力士之所搥打(二)。」

「『波旬！汝今被菩萨光之所覆蔽，犹如日出障翳于彼小萤火虫(三)。」

「『波旬！汝今被菩萨威自然退散，犹如一把碎末麦[麸-夫+(厶/月)]被大风吹(四)。」

「『波旬！汝今被菩萨怖失脚驰走，犹如小兽被师子追(五)。」

「『波旬！汝今被菩萨拔，如娑罗树为猛风吹合根倒地(六)。」

「『波旬！汝今被菩萨破，如怨贼城为大力王之所摧灭(七)。」

「『波旬！汝今被菩萨竭，如牛迹水为盛旱日之所干涸(八)。」

「『波旬！汝今被菩萨退低头直走，如得罪人为他所杀忽然得脱(九)。」

「『波旬！汝今被菩萨扰，如野泽内遭大猛火飞鸟乱惊(十)。」

「『波旬！汝今被菩萨伏心内忧愁，如无法行忽失权势下代国王(十一)。」

「『波旬！汝今不久当被菩萨剥脱，犹如无翅老病鸿鹤(十二)。」

「『波旬！汝今不久当被菩萨减削，如行旷野无粮食人(十三)。」

「『波旬！汝今不久当被菩萨劫夺，如人失船没于大海(十四)。」

「『波旬！汝今被菩萨焦，如劫尽时一切稠林树木烬灭(十五)。」

「『波旬！汝今不久当被菩萨崩倒，犹如金刚打坏石山(十六)。」』

「是等天神，以十六种毁魔波旬。其魔波旬，闻诸天神如是毁辱劝谏之时，向菩萨走，欲杀害故，违失劝谏，被诸天神之所毁辱，犹不解心，不还本宫，更复增忿勅兵众言：『汝等速起！急疾打散撮此仙人，莫与其命。是人今既自度彼岸，于我界内，复教无量无边众生，出我之境，我不放汝，若汝自知得脱我手，唯汝沙门！速起驰走，远离于此菩提树下，则命久活，不遭困苦。』

「尔时，菩萨报波旬言：『若当使此须弥山王崩离本处，一切众生悉无复有，一切星宿及以日月坠落堕地，大海干竭。我今已坐菩提树下，不可移动。』魔复更瞋，出麤恶言：『汝等捉此瞿昙释子，擎将飞行，且缓莫杀，速疾将向我微妙宫，五缚枷锁，手着杻械，遣守我门，令我数见如是困苦多种厄难，犹如恶奴。』

「尔时，菩萨报波旬言：『可此虚空将于妙色画杂种形，或复虚空及诸星宿并日月天，堕落于地。汝等诸魔满足三千，恐怖于我，乃至树下，魔欲吓我，无有是处。』

佛本行集经菩萨降魔品第三十二上

「尔时魔众尽其威力，胁菩提树，不能惊动菩萨一毛。有偈说言：

「『天魔军众忽然集，	处处打鼓震地噪，
吹螺及贝诸种声，	唱言：「子欲作何事？
今见此魔大军众，	何不起走离此中？
汝今妙色如铸金，	面目清净天人仰，
如是身体不久坏，	此大魔众难可当。」

但看地上及虚空，
必欲共鬪恐不如，
梵音迦罗频伽声，
「愚痴欲恼虚空体，
能以金刚破山王，
或猛瞋龙持手执，
魔众愤怒放火山，
镕铜赫赤星散注，
或骆驼马白象头，
或瞋蛇龙吐气舌，
杂雨土石雹金刚，
槩矛长刀三叉戟，
落地打碎树枝条，
或有百臂射百箭，
或棒铁丸如须弥，
倒地劈裂彻泉下，
或在左右及足边，
忽然还复口大笑。
菩萨见如幻化为，
彼见犹如水中月，
非我非命非众生，
内外因缘各自有，
我作如此语非虚，
如我今见于彼等，
诸法体性及我身，

诸种变现皆充满，
其若瞋忿或损身。」
告诸夜叉罗刹等：
今来怖我亦复然，
或用口吹竭大海，
如是彼能动我心。」
拔树并根历乱掷，
或有手把恶毒蛇，
或猫野干猕猴首，
或复霹雳闪电飞，
或注铁丸诸器仗，
或现金刚齿毒蛇，
种种兵甲大叫吼，
蛇口吐猛焰火光，
或出可畏炽火雨，
或有窜身前后围，
颠倒手脚放烟火，
如是可畏诸魔军，
如是魔力应夺命，
亦复非真男女形，
眼耳鼻口身意等，
是诸法尔造无人，
不信当更作言誓，
欲得恐怖于我来，
一切悉空无有实。』

「是时魔军夜叉众等，以诸形貌种种身体，如是恐怖菩萨之时，菩萨尔时，不惊不怖，不动不摇。而彼魔王波旬，更复增瞋恚心，内怀愁忧，遍满其体不能自安。而有偈说：

「『魔家眷属大可畏， 各作种种恐怖形，
见彼菩萨不惊惶， 波旬心愁剧瞋恨。』

「尔时，菩萨作是思惟：『此魔波旬，不受他谏，造种种事而不自知，我今可以如法语言断其一切诸恶法行。』菩萨如是心思惟已，语魔波旬作如是

言：『魔王波旬！汝善谛听。我本来此，菩提树下，创初之时，将一把草，铺已而坐。所以者何？恐畏后时共魔波旬成于怨讎，鬪诤相竞恶口骂詈。汝魔波旬！造诸恶行，无有善心，我今欲断汝魔波旬一切怨讎，欲灭汝等一切恶业。汝魔波旬！若欲生于怨恨之心，作如是念：「何故菩萨坐此树下，将草作铺，着粪扫衣？」汝心如是妬嫉此事。汝魔波旬！且定汝意，我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取如是等一切诸事，付嘱于汝，愿汝回心生大欢喜。魔王波旬！汝今心中亦有言誓：「我等必当恐怖菩萨，令舍此座起走勿停。」然我复有弘大誓愿：「我今此身坐于此座，设有因缘，于此坐处，身体碎坏犹如微尘，寿命磨灭，若我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我身终不起于此处。」魔王波旬！如是次第，我等当观，是谁勇猛誓愿力强？有能在先成就此愿，或我或魔及汝军众？若我福业善根力强，我应成此誓愿不虚。』是时菩萨向魔波旬而说偈言：

「『汝昔施一无遮会， 今得如是大威权，
 我于无量亿僧祇， 为诸众生种种施。』

「尔时，魔王波旬复向菩萨而说偈言：

「『我昔祭祀无遮会， 汝今验我既非虚，
 汝若干劫布施行， 谁信此言欲降我。』

「魔王波旬说此偈已，是时菩萨，不畏不惊，不怯不弱，专注不乱。以柔软心，舍诸恐怖，身毛和靡，视瞬安庠，伸其右手，指甲红色，犹如赤铜。兼以种种诸相庄严具足，无量千万亿劫，诸行功德善根所生，举手摩头。手摩头已，复摩脚踏，摩脚踏已，以慈愍心，犹如龙王，欲视举头。既举头已，善观魔众，观魔众已，以千万种功德右手指于大地，而说偈言：

「『此地能生一切物， 无有相为平等行，
 此证明我终不虚， 唯愿现前真实说。』

「尔时，菩萨手指此地作是言已，是时此地所负地神，以诸珍宝，而自庄校，所谓上妙天冠耳珰手鐏臂钏及指环等，种种璎珞庄严于身，复以种种香华满盛七宝瓶内，两手捧持，去菩萨坐不近不远，从于地下忽然涌出，示现半身，曲躬恭敬向于菩萨，白菩萨言：『最大丈夫！我证明汝，我知于汝。往昔世时，千亿万劫，施无遮会。』作是语已，是时其地遍及三千大千世

界，六种震动，作大音声，犹如打于摩伽陀国铜钟之声，震遍吼等，如前所说，具十八相。

「尔时，彼魔一切军众及魔波旬，如是集聚，皆悉退散，势屈不如，各各奔逃，破其阵场，自然恐怖，不能安心，失脚东西南北驰走。当是之时，或复白象顿蹶而倒，或马乏卧，或车脚折，狼藉纵横。或军迷荒不能摇动，或复弩槊弓箭长刀羸索、剑轮三叉戟翼小斧钺鉄，从于手中自然落地。又复种种牢固铠甲，自碎摧坏去离于身。如是四方争竞藏窜，或覆其面，踣地而眠，或仰倒地，乍左乍右，宛转尸移。或走投山，或入地穴，或有倚树，或入闇林，或有回心归依菩萨，请乞救护养育于我，其有依倚于菩萨者，不失本心。时其波旬，闻大地声，心大恐怖，闷绝躑地，不知东西于上空中，唯闻是声：『打某撮某，捉某斫某，杀某断某，黑闇之行，悉令灭尽，莫放波旬。』」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菩萨降魔品下

「尔时，彼处别有地神，将于一瓶凉冷之水，洒魔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速疾急起！走向自宫，今为汝故，当有种种器仗，欲来害于汝身，节节解汝。』而彼魔众，本时所作，杂类形容，殊异身体，变现而来，执持种种兵戈器械，如是怖已，不能复形。还如是归，至本来处，各相迷失，经由七日，于后或有得相见者，或不相见，其相见者，各相借问。或复哭母，或复哭父，或兄或弟，或姊或妹，互相谓言：『我等今者值此大厄，是我等殃，我等今得本命而还，深是我等不可思议。』而有偈说：

「『菩萨右手百福严， 诸指网罗赤红甲，
掌内千辐轮相炳， 阎浮金光妙色充。
以手安庠摩头趺， 如是掌下似云电，
口言：「大地汝明我， 往昔无数劫修行，

所有来乞曾不违，
梵天帝释并日月，
如我苦行求菩提，
禅定智慧等六度，
如是次第助道因，
十方我作诸功德，
汝魔万分无一毫。」
其地震声若钟响，
魔覩倒地闷不稣，
虽降面失于光色，
椎胸大哭唱叫声，
东西南北纵横走，
象马车兵力悉摧，
自然惊怖悉星散，
如鸟在泽被火飞，
两两相求不知道，
设得相见迭相嫌，
彼诸魔众无亿数，
如是苦经七日中，
我等心今大欢喜。
慈心将冷水一瓶，
「速起莫住随心去，
后值厄难当分甘。」
摩睺罗伽及毘舍，
魔王率将树下来，
端正容颜诸相满，
心不惊动犹须弥，
诸法无异无分别，
法相如是正思惟，
若有我心彼闻见，
痴人作是着我时，
释迦牟尼大尊者，
十二因缘相续生，

水火风神皆验实，
十方诸佛悉鉴知，
布施持戒精进忍，
及四无量诸神通，
一切熏修尽皆证，
般遮于瑟及檀那，
是时以手指此地，
六种涌没海波涛，
或有空音唱缚撮，
自知不及菩萨威，
身体疲乏无归处，
心迷闷绝无有情，
鸠盘毘舍遮罗刹，
退走求道各回遑。
父母兄弟姊妹女，
各问汝今何处停。
俱云厄至恐失命，
忽然消灭似散云。
后遇相逢唱言活，
时彼菩提树大神，
洒于魔上作是说：
汝今若不取我言，
夜叉罗刹鸠盘等，
世间所有可畏形，
欲望恐怖于菩萨。
功德具如千日光，
观彼魔众如幻化，
如星如露如浮云，
安心善住结加坐，
如是邪念则生贪，
以心念故见恐怖。
观于诸法平等如，
心意境界空无实。

见谄曲魔不惊动， 乏顿无利身体疲，
木石刀杖悉弃捐， 眷属驰走无依怙。』

「尔时，魔王波旬长子名曰商主，即以头顶礼菩萨足，乞求忏悔，口唱是言：『大善圣子！愿听我父发露辞谢，凡愚浅短，犹如小儿，无有智慧。我今忽来恼乱圣子，将诸魔众，现种种相恐怖圣子。我于已前，曾咨父言，以忠正心：「虽有智人善解诸术，犹尚不能降伏于彼悉达太子，况复我等？」但愿圣子！恕亮我父。我父无智，不识道理，如是恐怖大圣王子，当何取生？大圣王子！愿仁所誓，早获成就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所有一切诸天，向于菩萨生信行者，若虚空中及在地上，或复诸方，彼等悉大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欢喜心，口唱是言：『唎唎[口*禰][口*禰]梨梨。』其声遍满四方虚空，震叫响彻弄诸衣服，『呜呼希有菩萨！今已降伏诸魔及魔军众。』以作天乐，以作天歌，赞叹菩萨。复将天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优钵罗花、拘勿头花、钵头摩花、分陀利花，以天栴檀细末之香，散菩萨上。散已复散，雨而更雨。有偈说言：

「『菩萨既降伏魔王， 此之大地六种动，
 众生没在无明暗， 大圣神光普照明。
 天地开朗日月辉， 犹如妇女庄严面，
 虚空下种种花雨， 曼陀罗等及余花。』

「尔时，复有无量无边诸余天等，千万亿数，娑婆世主、大梵天王及帝释等，皆大欢喜，乃至遍体，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顶礼菩萨，口作是言：『今此圣者！必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时其处菩提树下相去不远，有一龙王名曰迦罗，即便以偈叹菩萨言：

「『如我昔覩佛日兴， 还如此处菩提树，
 作大神通希有事， 善巧方便降魔王。
 世尊今者亦复然， 铺草结加安隐坐，
 心不攀缘正意住， 曾无一念暂时惊，
 如是勇猛大精进， 决定最胜牟尼佛。
 而此大地六种动， 其响震吼如钟声，
 东西南北涌复潜， 不久必成大胜觉。
 虚空闕塞诸天众， 百千万亿那由他，

唱声微妙心喜欢，
诸天万亿不可数，
如是预相无有边，
千万那由他天众，
此之先应难具言，
天诸童子亿千万，
于仁者上雨花云，
周匝菩提树林木，
此诸瑞相非一条，
仁既降伏天魔众，
悉以慈力摄化周，
迦罗龙王叹佛已，
仁今必作大妙圣。
各弄衣服满虚空，
仁今作佛成大圣。
在空顶礼合掌恭，
仁今作佛大尊觉。
喜欢手执妙天花，
仁今作佛世尊胜。
枝头皆向尊屈低，
仁今作佛大尊极。
可畏音响及殊形，
仁今作佛大尊称。』
心生快乐大喜欢。

佛本行集经成无上道品第三十三

「尔时，菩萨既已降伏一切魔怨，拔诸毒刺建立胜幢，坐金刚座已，灭一切诸世间内诤鬪之心。灭诤鬪已，内外调伏，心清净行，为令一切世间众生作利益故，为令一切世间众生得安乐故，为令一切诸恶众生发慈心故，为断一切诸恶众生结垢行故。自己灭除睡眠缠盖，心得清净，光明现前，正念圆满，亦教众生，令断一切睡眠覆障。自己断除一切调戏，得清净心，无有浊乱，亦教众生，令灭一切调戏之心，使得清净。自断一切疑悔之心，离暗弊行，于诸善恶一切法中，无有疑滞，得清净心。

「尔时，菩萨得断如是五种心已，烦恼渐薄。所以者何？此等五法，能为智慧作覆障故，能为智慧作不佐助，遮于涅槃微妙善路。如是一切悉皆弃舍，离诸欲心及不善法，分别内外，思惟观察，一心寂定，欲证喜乐入于初禅法中而行。

「尔时，菩萨如是思惟：『我今已证初增上心，现得安乐微妙之法，心不放逸，应当正念舍离聚落，依阿兰若所行法者，尽令得之。』是时菩萨，欲舍一切诸分别观，清净内心，一无分别，从三昧生欢喜乐已，证第二禅法中而行。

「尔时，菩萨复如是念：『我今已生此二增心，乃至舍离一切诸恶，成众行已入二禅。』时菩萨厌离欢喜，舍行清净，正念正慧，身受安乐，如圣所叹，舍于诸恶。已得安乐，如是增上，证第三禅法中而行。

「尔时，菩萨复如是念：『此我第三增益之心，乃至在于兰若行者。』是时菩萨，欲舍乐欲舍苦，如前所舍分别苦乐，无苦无乐，悉舍正念清净，证第四禅法中而行。

「尔时，菩萨复更思惟：『此我增心，第四现见法安乐行，已得证知，心不放逸。善男子！应正念一心，在阿兰若寂静而行。』

「尔时，菩萨如是一心，清净无垢，无障无翳，一切苦患悉皆除灭，调和柔软可作诸业，已住决定。其夜初更欲成身通，受于种种神通境界，所谓一身能作多身，复合多身还作一身，作一身已，于虚空中，上没下出，下没上出，隐显自在，横遍亦然。穿过山崖石壁无碍，应念而行，入壁便出，出已还入。譬如雾中，没已即现，现已还没。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出没虚空，犹如飞鸟。或放烟熏，或出光焰，如大火聚。日月威德最大巍巍，能以手掌而扞摸之，现长大身乃至梵天。譬如工巧，巧师弟子，取清净金，作诸器皿，随意即成。亦分别知彼价贵贱。如工瓦师，瓦师弟子，成就泥团，置于轮上，欲作何器，即便得成，亦知其价，如善木师，木师弟子，伐取树木，不腐不枯，欲作何器，即能得成，亦知其价。如象牙师，牙师弟子，得好象牙，欲作何器即能作成，亦知其价。如是如是，菩萨亦然，如是成就清净之心，无浊秽心，无隔碍心，无患累心，柔和软心，成就业心，真寂定心。于夜初更，修习造作种种神通，成就智心，出现种种神通境界，所谓一身作于多身，略说乃至身至梵天。菩萨心得如是寂定，如是清净，如是无垢，如是无翳，除灭一切烦恼患累。造诸业已，心得寂灭。

「尔时，菩萨还于是夜初更之中，更欲证知宿命神通，成就心行，欲于自心知他人心中种种念数。所谓受身一生之处，二生之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一千一万，无量亿万，半劫小劫，中劫大劫，无量小劫，中劫大劫。我昔某处，我名字某，如是姓族，如是种类，如是饮食，如是受乐，如是寿命，如是死已生于彼处，彼生复死。

「尔时，菩萨以如是相如是行知种种宿世，自身既尔，他身亦然。又复自知种种宿命，譬如有人，从自聚落出已，至于他聚落，行于其道路，知何处坐，知何处行，知何处眠，知何处言，知何处默。至此聚落，知彼聚落其间近远行路之时，何处而行，何处而坐，乃至何处眠卧言默，至彼聚落，还已聚落。复如是念，思惟悉知，从此聚落，经若干时，至彼聚落。复于某处若干时住，若干时行，若干时坐，若干时语，若干时默，过若干时，复至某

邑。复知彼处，若干时行坐起眠卧语默停泊，乃至到于已聚落已，悉如是知。菩萨亦然。如是定心清净之心，无垢秽心，如是软心，无患恼心，可作业心，于彼初夜初更之中，得宿命智，正念证知，心成就行。

「尔时，菩萨既思惟知自身生处及他生处，所谓一生国土之处，乃至无量无边亿劫所生之处。是时菩萨，如相如教，次第闻说如知自身所生之处，及以他身种种生处亦复忆念。

「菩萨忆念如是生已，能于处处诸众生类，受诸生中，得慈念心，此我亲旧，此我外人，舍此亲已，复生某处，此世彼世，流转不息。犹如风车，犹如芭蕉，决定无实，烦恼无常，此义决定，心如是知。

「尔时，菩萨如是定心，如是清净，如是无垢，如是无恼，如是柔软，可作静业，于彼夜半，欲得成就证知天眼，而发是心：『彼以天眼善清净故，过于人耳。』闻种种声，所谓或闻地狱之声，或畜生声，天声人声，远声近声。譬如聚落城邑国土，或复市中，其间有人，登上高堂，或复楼上，于彼中住。复有一人，以清净耳，闻种种声，所谓或闻吹蠡贝声，或大鼓声，或小鼓声，细腰鼓声，或箜篌声，或琵琶声，箫笛笙瑟种种音声。或闻歌声，或闻舞声，或闻笑声，或闻哭声，或闻妇女声，或丈夫声，或童子声，或童女声。如是如是，菩萨如是寂定其心，清净无垢，无恼无浊，柔软作业，于彼夜半，闻种种声，乃至一切地狱等声。

「尔时，菩萨寂定清净，无垢无恼，于彼夜半，成就欲证彼天眼时过于人眼，遍见一切，或复命终堕落众生，或生众生，上界众生，下界众生，端正众生，丑陋众生，或堕恶道一切众生，或生善道一切众生。行者住者，或造业者，如所造业，悉皆以眼，通能达见。复知如是众生所作身业不净，意业不净，毁谤师僧，或着邪见，以邪见故，造是恶业，以是因缘，舍此身命，生于恶道地狱之中，受诸苦恼。如是众生，以口业故，受于种种诸恶道苦。是等众生，口业不净造恶口业，一切具足，以是因缘，生于畜生，受诸苦恼。是等众生，行身恶业，具身恶业，以是因缘，造意恶业，具意恶业，乃至毁谤一切诸圣，若干邪见，以邪见故，邪见因缘，命终舍身，堕于饿鬼，受饿鬼苦。如是众生，行身净业，口清净业，不毁诸圣，以行正见造正见业，以是因缘，命终舍身，生于天上。若干众生，以造清净身行口行，一切具足，不犯不缺，不谤诸圣，以有正见，如是正见业因缘故，命终舍身，生于人间。如是菩萨，以天眼净过于诸人，见诸众生，或堕落时，或受生时，

上界众生，中下众生，端正丑陋，或身有香，或身患臭，或至恶道，或至善道，如所造业，真实皆知。譬如有人，于国城邑聚落市间喧闹之处，升上大台高楼中坐，以净天眼见于诸人，或东方来，或西方来，或西向东，或东向西，或南向北，或北向南，或从南来，或从北来，或来或去，或住或坐，展转其间，或有逆行，或有顺行。如是如是，菩萨如是寂定清静，无垢无恼，柔软作业，于彼夜半，乃至见于诸众生等随业受报，若善若恶。而有偈说：

「『地狱受业苦极殃， 畜生各各相噉食，
 饿鬼恒常患饥渴， 人间困厄求资财，
 天上报尽爱别离， 此苦最重无方喻，
 展转一切众生类， 处处无有欢乐时。
 此名死命鬼深渊， 亦是烦恼海根底，
 众生没溺无出处， 轮转此彼来去行。
 如是观察五道中， 以于天眼遍能见，
 烦恼始终无有实， 犹如叶叶破芭蕉。』」

「尔时，菩萨如是寂心，如是净心，无垢之心，如是远离一切诸恶，心调柔软，可作于业，已得寂定。还于彼时，后夜将尽，心欲证知如意通故，而自发起，既发知己，复知他意，从何处生，思惟何事，一切遍至，如实通知。若有众生，发于欲心，欲行欲事，如是真知。若离欲心，远离于欲，如实证知。若瞋恚心，瞋恚发起，真实通知。厌离瞋心，远离瞋恚，如实通知。若有痴心，痴心发起，真实通知。厌离痴心，远离痴已，如实通知。如是略说，爱心离爱，乃至有为无为，下等上流，静乱广狭大小，有边无边，有上无上，得定无定，解脱无脱，如实通知。譬如丈夫，或复女妇，正少年时，常喜严身，庄严身已，或时净镜，或净水中，观于自面相皆见尽。如是如是，菩萨如是寂定其心，如是清静，如是无垢，如是无恼，柔软调和，可作于业，已得寂定，还彼后夜，以清静心，欲得证取宿命智通，如是自心他心亦然。从何发心，何处起心，心心遍尽，如实通知。若有欲心。若离欲心，如实通知。乃至解脱，不解脱心，如是通知。

「而菩萨得如是定心清静之心，无垢秽心，离一切恶，柔软之心可作于业，已得寂静。还彼后夜，欲得证知漏尽神通，内发智心，彼如是念：『此诸众生，没烦恼海，所谓数数生老病死，从此命终，至于彼处，受后生时，还得如是一切众苦，不能知离此等众苦，所谓生老病死等苦。』如是思惟：『我

今当作何等方便，云何得离此等诸苦？作何业行，云何舍离生老病死，度至彼岸？』而说偈言：

「『世间生死没溺海， 数数死已复受生，
 为此老病众苦缠， 愚迷不能得出离。』」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复更思惟：『此老病死，从何而来？何因缘有此老病死？』菩萨如是思惟念时，知老病死因生故有，此老病死，以有生故，老病死随。

「菩萨复更思惟：『此生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是生？』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有故故有是生。

「菩萨复更思惟：『此有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此有？』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取故故有是有。

「菩萨复更思惟：『是取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是取？』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爱故故有是取。

「菩萨复更思惟：『是爱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是爱？』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受故故有是爱。

「菩萨复更思惟：『此受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此受？』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触故故有此受。

「菩萨复更思惟：『是触从何而有？何因缘故得有是触？』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六入故有此触。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此之六入从何而有？何因缘故有此六入？』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名色故有六入。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此之名色何因缘有？从何而生？』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于识故有名色。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此之识者何因缘有？从何而生？』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诸行故有此识。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此之诸行何因缘有？从何而生？』菩萨如是思惟念已，知因无明故有诸行。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缘无明故故有诸行，缘诸行故故有于识，缘于识故故有名色，缘名色故故有六入，缘六入故故有于触，缘于触故故有于受，缘于受故故有于爱，缘于爱故故有于取，缘于取故故有于有，缘于有故故有于生，缘于生故故有于老，缘于老故故有病死及以忧悲诸苦恼等。』如是诸苦，各相因生。菩萨未曾从他人闻，未曾自见，从法生眼、生智、生意、生慧、生明。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有何无故无病老死？有何灭故灭老病死？』菩萨如是思惟念知，以无生故无老病死，以灭生故灭老病死。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以何无故而无此生？以何灭故而灭此生？』菩萨如是思惟念知，以无有无则无此生，以灭有灭则灭此生。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以何无故乃至一切诸行悉无？以何灭故乃至一切诸行悉灭？』菩萨如是思惟念知，以无无明故诸行无，以灭无明故诸行灭。

「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以灭无明故诸行灭，诸行灭故识亦随灭，略说乃至生死忧悲苦恼皆灭。如是一切诸苦及集并皆悉灭。』

「菩萨如是昔未曾闻，如是法中，生眼、生智、生意、生明、生光、生慧。时菩萨得如是定心，如是清静，如是无垢，如是得离一切诸恼柔软之心，可作业心。既得静心，此是无明，真实而知，亦知无明因如是生，亦知无明缘如是灭，真实谛了，此是无明尽灭之相。已得正道，真实而知，乃至略说，是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等，如实而知。此是一切老病死集，此是一切老病死灭，此是一切老病死灭，灭已得道，如是悉知。此苦谛集，如实而知；此苦谛灭，如实而知；此是苦谛，灭已得道，如实而知。如是等漏，真实而知；如是漏集，如是漏灭，如是等漏，灭已得道，如实而知。此是欲漏，如实而知；此是有漏，此无明漏，如实而知。此处诸漏，悉灭无余，断绝诸有。

「譬如郭邑，或复城傍，或复聚落，相去不远有一水池，其水凉冷，甘美清静，间无秽浊，水常弥漫，共岸齐平。又岸四边，多有诸树，围遶庄严。池内复有种种诸虫或蚌或螺，鼃鼃龟鳖，多诸水性，或石或砂，或诸鱼鳍，鱗

魴鯉鱧，及摩竭鱼，在于水内，东西南北，交横驰走，求觅饮食，或有住者，或相趁逐。而有一人，以清净眼，在于岸上，洞彻分明，见于彼等一切诸虫，知此是蚌是螺是龟是鼉是鳖、是砂是石是鱼是虫摩竭鱼等，若干求食，若干蛰眠，若干东西南北驰走，若干相趁。如是如是，菩萨如是寂定于心，如是清净，如是无垢，如是无恼，如是柔软，可作诸业，已得寂静。此是无明，如实而知；此无明集，此无明灭，此是无明灭已得道，如实而知。乃至略说，此处诸漏，悉皆灭尽，无有遗余。

「尔时，菩萨如是知时，如是见时，心从欲漏而得解脱，心从有漏而得解脱，从无明漏而得解脱。既解脱已，生慧解脱，生已即知，我生已尽，梵行成立，所作已办，毕竟更不受后世生。其夜三分已过，第四于夜后分，明星将欲初出现时，夜尚寂静，一切众生行与不行，皆未觉寤。是时婆伽婆即生智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有偈说：

「『是夜四分三已过， 余后一分明将现，
 众类行不皆未动， 是时大圣无上尊，
 众苦灭已得菩提， 即名世间一切智。』

「尔时，婆伽婆得智见时，于此世间，梵宫魔宫，天人沙门，及婆罗门，世皆大明。小铁围山，并大铁围，其间从来恒常黑暗，未曾见光；此之日月，如是大德，如是光明，如是威力，遂不能令彼处光明照耀显赫。今者自然皆大开朗，悉覩光明，其间所有一切众生，各各相见，各各相知，各各相语：『此处亦复有众生乎？此处亦复有众生乎？』一切树木，即生花果，随熟堕地。世尊力故，虚空清净，无有尘雾，无有烟霞，忽自起云，降微细雨，以用洒地，复起凉风，冷暖调适，诸方澄净，显现分明。又虚空中，一切诸天，作天音乐，作天歌赞，而雨种种无量花雨，所谓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复雨天衣憍奢耶等，复雨金银琉璃等宝，复雨优钵罗、拘物头、分陀利，复雨种种末香涂香，散于佛上，散已复散，彼地周匝满一由旬，种种花雨，末香涂香，积至于膝。时此大地，六种震动，一切众生，一向皆受极妙快乐，诸苦不恼。当于彼时，无一众生有欲恼者，有瞋患者，有贪痴者，亦复不生贡高之心，我慢之心，无有恐怖，不作众罪，无有疾病，众患皆差，更不发动。饥渴众生，悉得饱满，酒醉众生，皆得醒悟，更不饮酒。颠狂众生，皆得本心，盲瞑众生，皆得见色，聋者闻声，身体诸根，不完具者，悉得具足。贫穷众生，皆得地藏，羸瘦众生，皆得肥满，牢狱系禁，悉皆得脱

枷鎖自然解散。地狱众生，悉免苦恼，畜生众生，恐怖皆灭，饿鬼众生，灭饥渴苦，悉得饱满。而有偈说：

「『尔时众生瞋等无， 灭众苦受大快乐，
 酒醉狂颠得本性， 一切怖者皆获安。』」

「尔时，世尊既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即作如是师子音吼，而说偈言：

「『往昔造作功德利， 心所念事皆得成，
 速疾证彼禅定心， 又复到于涅槃岸。
 所有一切诸怨敌， 欲界自在魔波旬，
 不能恼我悉归依。 以有福德智慧力，
 若能勇猛作精进， 求圣智者得不难，
 既得即尽诸苦边， 一切众罪皆除灭。』」

「尔时，如来初成佛已，最先说此口业之偈。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昔与魔竞品第三十四

「尔时，菩萨于彼初夜，以手指地，降伏魔众波旬眷属。是时此地六种震动，乃至大震，犹打铜钟。是时一切聚落城邑国土，所居有诸人众，彼等皆悉见大地动，闻震吼声，心并生疑，各各自往至相师边，或卜师边，天文师边，或仙人边，或至所解占仰师边，悉皆借问：『此事云何？何故大地如是震动？作此大声？魔与沙门，谁胜谁劣？汝等各自善能占仰，唯愿为我解说斯事。』尔时，彼等一切诸仙天文师等，各自报其所问人言：『摩伽陀国伽耶聚落，有两大力，相共角试，一求出世最大法王，一求世间非法之王，两竞争鬪，而于彼中，求法王者，扑于彼求非法王者。其事已讫，后夜中得成大法王，不久欲转无上法轮。』而有偈说：

「『一切诸人闻地动，各自往诣占师边，
 问其占仰师是言：「仁等世间圣知者，
 而此大地何故动？唯愿谛审善观占，
 速疾决我等此疑。」彼等一切诸师报：
 「法王非法王在彼，二人相竞鬪威神，
 各试德力谁为尊。摩伽陀国聚落内，
 菩萨天魔两相角，法行摧伏彼魔军，
 既降伏已得菩提，成佛法王独无畏。」』」

「尔时，如来于彼后夜明星出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时世间自然而有最大光明，地六种动。时彼光明及地动已，净饭王宫，睡眠惊寤，唤诸相师并婆罗门天文师等，而勅之言：『婆罗门辈！此事云何？为我解说。』作是语已，时诸占相天文师等，即白王言：『唯愿大王！且少时忍，我等占仰然后白王。』」

「尔时，佛母摩耶夫人，已得天身，作玉女形，从天上下，告净饭王及罗睺罗母耶输陀罗等，作如是言：『大王！当知，今夜王子悉达多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相故，大地震动。如来既成三菩提已，降伏众魔，无有怨敌，于世间中，无所可畏。』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心尚疑惑，如来得成三菩提不？尔时，世尊知彼诸天心之所念，飞腾虚空，为彼诸天，断疑心故，说于如是师子吼声：『我今已断诸欲爱结，已定欲心，干竭一切诸烦恼水，更不复流，不受后有，更不转入于烦恼内，度尽苦边，更无复余。』」

「尔时，彼等一切诸天闻此说已，心各思惟：『如来已得成三菩提。』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天妙花，涂香末香，天旃檀香，牛头旃檀细末之香，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散如来上，散已复散。其魔波旬，见诸天众将如是等供养之具供养如来，见已即对如来之前，相去不远，地上而坐，怅快不乐，心大忧愁，以一荻片而画于地，复如是念：『世实希有！难可思议！诸仙苦行，我能回转，其帝释等一切诸天，我能教发贪欲之心；云何今此沙门释种，一心三昧，经暂时间，使我军马皆悉降伏如是？』」

已后如来密教广行佛事说法之时，诸比丘等，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云何，以精进力，得三菩提，成七道分，满足法宝？」作是语已，佛即告彼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然我非但此之一世精进力故，得三菩提及七道分，我往昔时精进力故，得摩尼宝。」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我等，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有一商主，入海采宝，而于海内，得一贵重摩尼之宝，其价正直百千两金，得已忽然还堕海中。时彼商主，即持一杓，发大精进勇猛之心，抒大海水，欲令干竭求摩尼宝。时海神天，见于彼人杓抒海水将置陆地，见已即作如是念言：『此人愚痴，无有智慧，大海之水，无量无边，其人云何以杓欲抒置于陆地？』而彼海神，即说偈言：

「『世间多有众生辈，
我今见汝大愚痴，
八万四千由旬海，
困乏徒自丧一生，
所抒之水如毛滂，
汝今无智不思惟，
为贪财利种种为，
更无有人过汝者。
今欲以杓抒令干，
所抒未多命便尽。
此大海广而甚深，
耳瑯欲取须弥作。』」

「尔时，商主复向海神而说偈言：

「『天神此为不善言，
神但定意正观我，
仁住于此长夜停，
我誓精勤心不退，
我无价宝堕此中，
水若尽底还获宝，
乃欲遮我干竭海，
不久抒海当令空。
是故心应大忧恼，
必竭大海使令干。
是故要枯大海水，
得已当回归向家。』」

「时彼海神闻是语已，心生恐怖，作如是念：『此人如是精进勇猛，抒此海水，必当竭尽。』时彼海神如是念已，即还商主无价宝珠，还已而说如是偈言：

「『凡人须作勇猛心，
我见如是精进力，
负担苦疲莫辞倦，
失宝还得归向家。』」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精进处处得称心，
是故勤发勇猛意，
懒堕恒常见大苦，
智人以此成菩提。」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大商主者，即我身是。时彼商主入海，既得无价宝珠，得还复失，以勇猛心，求宝还得。今日亦然，以精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七觉分道。」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奇特！不可思议，一人独自能降是等一切魔众。」作是语已，即各默然。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非但今独自如是降伏众魔，过去世时，亦曾如是独自降伏彼等魔众。」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善听！我念往昔无量世时，有二兄弟鸚鵡之鸟，一名摩罗祁梨(隋言鬘山)，二名[月*(恭-共+(厶/大))]陀祁梨(隋言彼与山)。时二鸚鵡在于树上，忽然有鹰迅疾而来，撮一小者，将飞空行。尔时，彼兄即向其弟而说偈言：

「『独自一人亦得苦，	独自一人亦得乐，
汝啄彼鹰要害处，	其若苦困即放汝。
汝今身小我薄力，	唯汝精勤莫懒堕。』
其弟既闻兄语已，	欲出勇猛威力事，
尽身极力思量竟，	即便要处啄鹰身。
鹰患身体苦痛缠，	速疾即放鸚鵡鸟，
鹰以身体患痛故，	疾走处处求归依。
其巧鸚鵡鸟脱由，	以啄彼鹰最要节，
鹰困无有避藏处，	严炽鸚鵡鸟空行。
鹰见鸚鵡逐后飞，	舍离远走求活路，
尔时啄鹰鸚鵡者，	今即我身释迦是；
彼鹰即是魔波旬。	于时我唯独自身，
已能降伏彼令得，	况复于今功德备，
那得不伏彼魔王？	汝等比丘宜知此。」

尔时，诸比丘复白佛言：「世尊！云何魔王波旬数数欺诳如来，不能得着，而如来常免彼厄难？」作是语已，世尊复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当为汝说。我非但今被魔波旬所诳得脱，不曾被其之所恼乱；过去世时，魔王波旬诳惑于我，亦不能得娆乱于我。」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梨耶多(隋言度彼节)。时彼河岸有一人，是结花鬘师，其人有园，在彼河侧。而彼河内，时有一龟，从水而出，至花园中，求食而行，处处经历，蹋坏其花。时彼园主，见于彼龟处处求食践坏其花，是时园主即作方便，捕捉彼龟，捉已置于一筐篋中，将欲杀食。」

「尔时彼龟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脱此难？作何方便？作何巧智？』即发是心：『我今可诳此之园主。』作是念已，即向园主而说偈言：

「『我从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花洗我体，
 我身既有泥不净， 恐畏污汝篋及花。』」

「时彼园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龟！善言教我！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污我之花篋。』作是念已，即手执龟将向水所，欲洗龟身。是时彼人，即提龟出置于石上，抄水欲洗。是时彼龟，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时花鬘师见龟没水，作如是念：『奇哉是龟！乃能如是诳逗于我，我今还可诱诳是龟使令出水。』时花鬘师，即向彼龟，而说偈言：

「『贤龟谛听我作意， 汝今亲旧甚众多，
 我作花鬘系汝咽， 恣汝归家作喜乐。』」

「尔时彼龟作如是念：『此花鬘师，妄言诳我。彼花鬘师，母患着床，其姊采花，造鬘欲卖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诳我，欲食我故，诱我出耳。』是时彼龟，向花鬘师，而说偈言：

「『汝家造酒欲会亲， 广作种种诸味食，
 汝至家内作是语， 龟肉煮已脂糲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时入水龟者，我身是也；花鬘师者，魔波旬是。其于尔时，欲诳惑我而不能着，今复欲诳，何由可得？」

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实难思议。魔王波旬威势自在，统于欲界，种种诳惑，犹不能动此之坐处。」作是语已，尔时，佛告诸比丘言：

「汝诸比丘！今应当知，非但今日此魔波旬将其力势欲诳惑我；过去亦然，

不能诳惑得我之便。」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于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妇身正怀妊，忽然思欲猕猴心食。以是因缘，其身羸瘦，痿黄宛转，战栗不安。时彼特虬，见妇身体如是羸瘦无有颜色，见已问言：『贤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闻汝从我索食，何故如是？』时其特虬默然不报。其夫复问：『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妇报夫言：『汝若能与我随心愿，我当说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说？』夫复答言：『汝但说看，若可得理，我当方便会觅令得。』妇即语言：『我今意思猕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报言：『汝所须者，此事甚难。所以者何？我居止在大海水中，猕猴乃在山林树上，何由可得？』妇言：『奈何我今意思如此之食，若不能得如是物者，此胎必堕，我身不久恐取命终。』是时其夫复语妇言：『贤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则我与汝并皆庆快。』尔时，彼虬即从海出，至于岸上。去岸不远，有一大树，名优昙婆罗(隋言求愿)。时彼树有一大猕猴，在于树头，取果子食。是时彼虬既见猕猴在树上坐食于树子，见已渐渐到于树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语言问讯猕猴：『善哉善哉！婆私师咤，在此树上，作于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恼耶？求食易得，无疲倦不？』猕猴报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于苦恼。』虬复重更语猕猴言：『汝在此处，何所食噉？』猕猴报言：『我在优昙婆罗树上，食噉其子。』是时虬复语猕猴言：『我今见汝，甚大欢喜，遍满身体，不能自胜，我欲将汝作于善友，共相爱敬。汝取我语，何须住此？又复此树子少无多，云何乃能此处愿乐？汝可下来随逐于我，我当将汝渡海，彼岸别有大林，种种诸树花果丰饶。所谓庵婆果，阎浮果，梨拘阁果，颇那娑果，镇头迦果，无量树等。』猕猴问言：『我今云何得至彼处？海水深广，甚难越渡，我当云何堪能浮渡？』是时彼虬报猕猴言：『我背负汝，将渡彼岸，汝今但当从树下下来骑我背上。』

「尔时猕猴，心无定故，狭劣愚痴，少见少知，闻虬美言心生欢喜，从树而下，上虬背上，欲随虬去。其虬内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愿已成。』即欲相将至自居处，身及猕猴俱没于水。是时猕猴问彼虬言：『善友！何故忽没于水？』虬即报言：『汝不知也。』猕猴问言：『其事云何？欲何所为？』虬即报言：『我妇怀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缘，我将汝来。』

「尔时猕猴作如是念：『呜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灭。呜呼我今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难，不失身命？』复如是念：『我须诳虬。』作是念已，而语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着，不持将行。仁于当时，云何依实不语我知今须汝心？我于当时，即将相随。善友还回，放我取心，得已还来。』尔时，彼虬闻于猕猴如是语已，二俱还出。猕猴见虬欲出水岸，是时猕猴，努力奋迅，捷疾跳踯，出大筋力，从虬背上跳下，上彼优昙婆罗大树之上。其虬在下少时停待，见彼猕猴淹迟不下，而语之言：『亲密善友！汝速下来，共汝相随，至于我家。』猕猴嘿然，不肯下树。虬见猕猴经久不下，而说偈言：

「『善友猕猴得心已， 愿从树上速下来，
 我当送汝至彼林， 多饶种种诸果处。』」

「尔时，猕猴作是思惟：『此虬无智。』如是念已，即向彼虬而说偈言：

「『汝虬计狡虽能宽， 而心智虑甚狭劣，
 汝但审谛自思忖， 一切众类谁无心？
 彼林虽复子丰饶， 及诸庵罗等妙果，
 我今意实不在彼， 宁自食此优昙婆。』」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当知彼时大猕猴者，我身是也；彼时虬者，魔波旬是。于时犹尚诳惑于我，而不能得，今复欲将世间自在五欲之事，而来诱我，岂能动我此之坐处？」作是语已，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奇特世尊！实难思议。此事云何？魔王波旬，将此丑陋异类军众，至如来所，如来复能一一观知。」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比丘！当知，非但今日魔王波旬将此丑形大魔军众至于我边我亦观知。」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事云何愿为解说，我等乐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猎师，知有一林多饶诸鸟，数下彼处。其到彼已，作于草庵，将杂树枝，而覆其上，即入其中，隐身坐住。时彼诸鸟谓是树枝，飞下来栖于其庵上。时其猎师见鸟栖上，渐渐或射或搦而杀。时有一鸟，见此庵已，作如是念：『此之庵舍，处处移动，自余诸树，安定一住；此庵之下，必不空然。』如是知己，远离彼庵，不被猎师之所捉搦，而说偈言：

「『我见一切林诸树，
诸阿梨罗并阎浮，
安住停止于一处，
此树转易处处行，
若当其内有恶物，
心里既生大狐疑，
恐畏彼中杀害我。
已曾捆裂网走来，
阿说及于毘醯罗，
无脂罗波镇头树，
从生已来不动移。
其中必应不空立，
我应速疾舍此林。
或是恶行无慈愍，
又我往昔于他方，
智者既知应舍此。』」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彼飞鸟者，我身是也；其猎师者，魔波旬是。其于彼时，作可畏形，欲杀害我，我时观知；今复将此可畏丑陋魔之军众，来于我边，我亦久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世间若不深思惟，
云何能得上人法，
今我以胜思惟故，
从缚解脱得无为。」

佛本行集经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上

「尔时，世尊初始得成于菩提道，在树下坐，经七日夜，加趺不起，以念解脱快乐为食。尔时，世尊过七日已，一心正念，从三昧起，坐师子座，初夜正观十二因缘，下观至上，上观至下，善念善观，不失不异，因彼生此，因有于彼则复有此，所谓缘无明有诸行，缘诸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病死忧悲恼等苦生。尔时，世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
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
即知诸法因缘有。』」

「尔时，世尊还彼夜半，观十二缘，从始至终，逆观至心，善观善念，不失不乱。因无彼故则此自无，因灭彼故则此自灭，所谓无明灭即行灭，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一切悉灭。尔时，世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
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
即知诸法因缘灭。』」

「尔时，世尊还彼后夜，观十二缘，从始观终，从终观始，善观善念，不失不乱。所谓彼生已复生此，因有彼复有此，因无彼此亦无，彼灭已此亦灭。」

所谓因无明缘诸行，缘诸行已，乃至一切生老病死诸苦恼等，皆悉相生；彼无已此亦无，彼灭已此亦灭。尔时，世尊知此义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世间， 即见相生乃至灭，
 既散诸魔建立住， 若彼日天曜虚空。』」

「尔时，世尊从彼师子座上而起，离菩提树相去不远，还加趺坐，七日不动，以解脱行，用为安乐。七日谛观于菩提树，目不暂舍，复作是念：『我此处尽无边际苦，以舍重担。』尔时，世尊过七日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其后有人，在于如来观道树处起塔，名曰不瞬目塔。而说偈言：

「『于此道场尽诸苦， 复斯坐处观彼座，
 已渡诸愿至彼岸， 我于彼处证菩提。』」

「尔时，世尊从眼不瞬塔所起已，安庠渐至向摩梨支(隋言阳炎)经行之处。到经行已，加趺而坐，复经七日，受解脱乐。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尔时，迦罗龙王(隋言黑色)诣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宫殿，往昔已曾布施过去一切诸佛，诸佛受已，各住于此，怜愍我故。其诸佛者，所谓拘留孙世尊、拘那含牟尼世尊、迦叶世尊，今日世尊，善哉知时！怜愍我故，少时住此。所以者何？我已将此宫殿布施过去三佛，今日世尊，第四为我受此宫殿，即名四佛受我宫殿具足功德。』尔时，世尊即受迦罗龙王宫殿，受已入中，加趺而坐，复经七日，一定不起，受解脱乐。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告彼迦罗大龙王言：『汝龙王来从我边，受佛等三归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受大安乐。』时迦罗龙即白佛言：『谨随佛教，心不敢违，如世尊勅。』时，迦罗龙闻佛语已，合掌向佛，即从佛受三自归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于世间中，最初而得优婆塞名；于畜生中，再说三归，受三归已，所谓即是迦罗龙王。

「尔时，复更有一龙王，名目真邻陀，向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是时龙王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宫殿，往昔过去已曾布施一切诸佛，受已而住。所谓拘楼孙世尊、拘那含牟尼世尊、迦叶世尊！善哉！世尊！今亦为我受此宫殿，我得四佛三藐三佛陀受此宫殿，我获善利。』」

「尔时，世尊从彼目真邻陀龙王受宫殿已，加趺而坐，一坐经于七日不起，为欲受于解脱乐故。时彼七日虚空之中，兴云注雨，起大冷风，于七日内，雨不暂停，遂成寒冻。尔时，目真邻陀龙王从宫殿出，以其大身，七重围遶，拥蔽佛身，复以七头垂世尊上，作于大盖，巍然而住。心如是念：『莫令世尊身体，寒冷风湿尘坌，蚊虻诸虫，触世尊体。』」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见虚空中，无有云雾，以得清净，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尔时，目真邻陀龙王摄其龙身，七重遶已隐于龙形，化作年少婆罗门身，在于佛前，合十指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恐怖如来、娆乱如来故，以龙身遶佛七匝，又以七头覆世尊上，安然而住，但恐世尊身有寒冷风尘土坌水浆蚊虻触世尊体。世尊！我时思惟如是事已，覆世尊身。』尔时，世尊以是因缘，即便说偈自赞叹言：

「『知足寂定最安乐， 知足观诸法甚深，
 安乐不恼于世间， 亦复不杀害众类。
 若得世间安乐者， 远离一切诸欲贪，
 舍于我慢自矜高， 此乐最为胜妙乐。
 人间所有诸欲乐， 若能尽舍爱悉无，
 彼乐此乐等较量， 十六分中不及一。』」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告目真邻陀龙王言：『汝大龙王！来受三归并受五戒，汝当长夜得安乐故。』时真邻陀即白佛言：『如世尊教，不敢有违。』其真邻陀闻佛教已，即从佛受三自归依及受五戒。

「尔时，彼处有牧羊子，当于世尊为菩萨时，在彼苦行六年之中，以向世尊，净心供养，恭敬尊重，复将乳汁以奉世尊，兼复别折尼拘陀枝，为作荫凉。时彼树枝，即成大树。然其羊子，随此多少信心福业善根因缘，命终已后，即得生于三十三天，便成大德威力天子，神通自在。时彼天子生天上已，作是思惟：『今此果报，本因何业而得是身？』复作是念：『往昔世尊为菩萨时，我以身造作如是业，菩萨苦行，我奉乳汁，菩萨在彼，我将尼拘陀树一枝，插于地上，为于菩萨，作荫凉故。藉斯善业，我今得此微妙果报。』复如是念：『我以世尊为菩萨身亲供养故，得是果报；种彼树枝，以作荫凉，是故我今得是果报，兼得如是无碍神通。况复世尊今已得成无上菩提，今当为我还彼树下受彼树荫。』时彼天子，身出大色最胜光明，夜半一向照彼树所，以天光明，自照明已，诣向佛所，到于彼已，顶礼佛足，却住

一面。时彼天子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为我，受于彼树，随意安乐，**怜愍**我故。』

「尔时，世尊为欲**怜愍**彼天子故，受于往昔羊子所种尼拘陀树，受已树下加趺而坐。一坐便经七日不动，以解脱住，受安乐故。

「尔时，世尊以过于彼七日之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告天子言：『汝天子来！可从我边受三自归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得安乐故。』而彼天子，受三自归及五戒已，时彼世间，最初天中成优婆塞。以佛再过说于三归，谓羊子身布施于树及乳等故，得成天身。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二商奉食品下

「尔时，世尊从羊子种树林起已，安庠渐至一树林下，彼树林名差梨尼迦(隋言出乳汁林)。到彼林已，结加趺坐，经于七日，为欲受彼解脱乐故。尔时，世尊经七日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如是世尊，经七七日，以三昧力，相续而住。然彼善生村主之女，布施乳糜，一食已后更不别食，至今活命。

「尔时，彼处从北天竺，有二商主，一名帝(当梨反)梨富娑(隋言胡瓜)，二名跋梨迦(隋言金挺)。彼二商主，有多智慧，心细意正，彼二商主，从中天竺依土所出，种种货物，满五百车，大得宜利，从中欲还北天竺国，时彼路经差梨尼迦林外不远，次第而行。彼等商主，别有一具调伏之牛，恒在先行，若前所有恐怖之处，而彼一具调善之牛，如打橛缚馱不肯行。

「尔时，彼处差梨尼迦所护林神，彼神隐身，密捉持是二调牛住，不听前过。彼二商主，各持优钵罗花之茎，打二调牛，犹不肯行，其余所驾五百车牛，皆不肯动。其诸车轮，并不复转，其皮秋索，悉皆自断，其余辕轭轴辖轂辐箱辘、栏板鞅[革*玄]勾心，或折或破，或碎或裂，如是变怪种种不祥。

「尔时，帝梨跋梨迦等，心生恐怖，皆大忧恼，身诸毛孔，皆悉遍竖，各相谓言：『我等今者值何怪祸？遇何灾殃？』各各去车两三步地，头戴十指合掌顶礼一切诸天、一切诸神，至心而住，作如是言：『乞愿我等今者所有灾怪殃咎恐怖早灭，安隐吉利。』」

「尔时，彼林所守护神，现白色身，慰劳彼等诸商主言：『汝等商人！勿生恐怖！汝等此处，无一灾祸，无一诸殃，不须怖畏。诸商主等！此处唯有如来。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初始成佛无上菩提，今日在此林内而住。但是如来得道已来，经今足满四十九日，未曾得食。汝等商主！今若知时，可共往诣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最宜在前，将麩将酪蜜转奉彼，汝等当得长夜安隐安乐大利。』时二商主闻彼林神如是言已，即白神言：『如神所教，我等不违。』而彼二商，即各将麩酪蜜和转，共诸商人往诣佛所。既到彼已，时二商主，遥见世尊，可憙端正，世间无比，乃至犹如虚空众星，庄严身体诸相，见已心大敬重，清净信向至世尊前，到已即便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二商主，共白佛言：『世尊！愿为我等，受此清净麩酪蜜转，愍我等故。』」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往昔一切诸佛。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悉皆受持钵器以不？』尔时，世尊内生智见，即知过去一切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一切尽皆受持钵器。是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当以何器而受二商主食麩酪蜜转？世尊欲受。』发此心已，时四天王，各从四方，速疾共持四金钵器，往诣佛所，到已各各顶礼佛足，却住一面。而四天王，却住立已，将四金钵奉上世尊，作如是言：『唯愿世尊！用此钵器，受二商主麩酪蜜转，愍我等故，我等长夜当得大利大乐大安。』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畜此。彼四天王，舍四金钵，将四银钵奉上世尊，作如是言：『世尊！可于此器受食，略说乃至，为我当得大利大安。』世尊不受。如是更将四颇梨钵，而亦不受。如是更将四琉璃钵，而亦不受。如是更将四赤珠钵，而亦不受。次复，更将四玛瑙钵，而亦不受。次复，更将四车璩钵奉上世尊，如来亦复不为其受。尔时，北方毘沙门王，告于诸余三天王言：『我念往昔，青色诸天，将四石器，来奉我等，白我等言：「此石器内，仁等！可用受食而吃。」』」

「『尔时，别有一天子，名毘卢遮那，白我等言：「仁等天王！慎勿于此石器之内受食而吃，仁但受持相共供养，比之如塔。所以者何？当来有一如来

出世，其如来号释迦牟尼。仁等！宜将此四石钵，奉彼如来。」仁等天王！今是时至，可将石钵持奉世尊。』

「尔时，四镇四大天王，各各皆将诸亲眷属围遶，速至自宫殿中，各执石钵，端正可喜，其色绀青，犹如云队，盛以天花着满其内，将一切香用涂彼钵，复持一切诸妙音声供养彼钵，速诣佛所。到已共将四钵奉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此石钵，于此钵内，受二商主麩酪蜜转。愍我等故，各令我等长夜获得大利安乐。』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此四天王以信净心，奉我四钵，我亦不合受持四钵，若我今于一人边受，则三人心各各有恨；若二人边受于二钵，二人心恨；若三人边受于三钵，一人心恨；我今可总受此四钵，出神通力持作一钵。』尔时，世尊从于提头赖咤天王边受钵已，而说偈言：

「『施善世尊好钵盂， 汝决当成妙法器，
 既于我边奉净钵， 必增智慧正念心。』

「尔时，世尊从于毘留勒叉天王边受钵已，而说偈言：

「『我观真如谁施钵， 彼得正念增长心，
 有能养育世令安， 速成妙乐清净体。』

「尔时，世尊从于毘留博叉天王边受得钵已，而说偈言：

「『汝以净心施净钵， 清净实心奉如来，
 当来速得清净心， 人天世间得称意。』

「尔时，世尊从毘沙门大天王边受于钵已，而说偈言：

「『清净持戒佛世尊， 善伏诸根施全钵，
 不缺坏心殷重施， 汝当来世得净田。』

「尔时，世尊受四钵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左手受已，右手按下，神通力故，合成一钵，外有四唇。而说偈言：

「『我昔功德诸果满， 以发哀愍清净心，
 是故今四大天王， 清净牢固施我钵。』

「而有偈说：

「『当时世尊欲受食， 诸天四方持器来，
各以奉施佛如来， 受已神通作一钵。』

「尔时，世尊于新净洁天施钵内，从彼北天帝梨富娑并跋梨迦(前代译称提谓波利，此盖婆罗门楚夏耶，未知孰是？斯经二商主名非深失)二商主边，受于麩酪蜜和之抟，慈愍故受，如法而食。食已即告彼二商主及诸人言：『汝商主等！来从我受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当令汝等长夜安乐获大善利。』其二商主，及诸眷属，闻佛语已，即共白言：『如佛圣教，我等不违。』即便共受三自归依。彼二商主，于人世间，最初而得三归五戒优婆塞名，所谓帝梨富娑二商主等。尔时，世尊以二商主生随喜故，而说偈言：

「『所施色味具足圆， 受已方便离烦恼，
其中杂和多种物， 是故名为麩酪浆。
嗽讫身体润泽光， 面色辉花容貌显，
气力充实而得益， 除饥渴恼心获安。
如是浆施佛世尊， 令诸梵行得饱满，
我今所受已食足， 是二商主奉麩抟。
日种甘蔗族所生， 赞叹是人为最上，
以此布施功德故， 当到圣智极果中，
复得尽于诸漏边。 以因如是业行故，
后更转转无恐怖， 渐得脱于诸有缠，
既入无漏得清凉。 譬如良田善平正，
种子谷苗悉皆好， 风雨润泽复随时，
禾稼成长自丰饶。 如是皆由多种子，
生已渐渐增茂盛， 诸谷充溢倍多加，
所收之子不可量。 亦如成就诸戒行，
能广布施众饮食， 后得果报难可论，
以昔成利故使然。 若人欲求于后利，
望其转得饶益果， 唯有供养仁智尊，
当成果报妙菩提， 并得善逝世间解。
自己得心多种利， 复能向他作法饶，
彼得自益利众生， 是故名为大智者。
欲得自利利一切， 欲得求道导世间，

应于三宝佛法僧，发心当生正信行。
以信心故得果报，广大善达信行边，
即得戒行难思议，即得最胜无上道。
布施能得此胜报，观见世界真实如，
又得道智满足充，圣者能如是正见。
彼得是见名正念，散诸垢结等尘劳，
证得无畏大涅槃，解脱世间一切苦。
如是具足一切法，诸圣赞叹此最尊。
生老病死等既无，悲苦别离皆灭尽，
十力世尊叹此乐，当得不生死处常。』

「尔时，帝梨富娑二商主等，及诸商人，共白佛言：『世尊！我等诸人，今在道路，唯愿世尊！为我等故，作吉祥愿，当令我等无有障碍速疾而至自所居国。』尔时，世尊为二商主及诸商人，作吉祥愿，而说偈言：

「『愿令二足大吉利，一切四足亦大安，
行路至处多吉祥，所向诸方悉如意。
昼夜行坐皆庆适，日中所在亦多宜，
于一切处愿从心，商主商人并康健。
希望子故种田作，散子既竟望收多，
一切商人求利行，入海艰难采珍宝，
汝等承望故行路，愿所规获利速成。
我今得道快喜欢，汝随至方皆愿吉，
心所欲取一切利，如汝等愿速称心，
行向经历所至方，悉愿无有诸障碍。』

「尔时，商主同白佛言：『世尊！愿乞我等一物作念，若到本乡，不见世尊，当以彼物作塔礼拜，以表忆念大圣世尊，我等诸人，供养尊重，尽今形寿。』

「尔时世尊即与诸商佛身发爪以用作念，而告之言：『汝等商主！此之发爪，今持与汝，令汝作念，若见此物，与我无异。于后当更别有一石从空而下，至汝等处，汝等若见，当还起塔供养尊重。』

「尔时，帝梨二商主等，从于佛边受发爪已，作如是念：『此之发爪，乃是身上所弃之物，法非胜妙，不合尊重。』无供养心。

「尔时，世尊知彼一切商人心已，告彼等言：『汝等商主，莫作是念。我忆往昔，无量无边，不可计劫，有一世尊，出现于世，名曰然灯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我于彼时作一婆罗门摩那婆，具足解于四毘陀论。我于尔时，见彼世尊，入于一城，城名莲花。我于彼时，以五茎青优钵罗花，散彼佛上，即便发于菩提之心。时彼世尊，即授我记：「汝摩那婆！于未来世，时节过数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时于彼世尊法中，舍离居家，剃除须发，而便出家。我出家后，一切诸天，取于我发，一发即有十亿诸天，作分将行，而共供养。从彼已来，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观彼等众生，无一众生各在佛边而不皆得证涅槃者。我于彼时，既未免脱贪欲瞋痴，犹尚供养我之发爪，无量众生千万亿数而得涅槃，况复今日尽诸一切烦恼，结惑贪欲恚痴皆悉除灭，汝等何故不大尊重我此清净无染发爪？』

「尔时商主及诸人等，闻于世尊说是往昔因缘之事，即于发爪，生希有心，生大尊重恭敬之心，头顶一心，礼世尊足，围遶三匝，却步而行。有偈说言：

「『有众商人诸方过， 树神发觉告彼言，
 此有自利得世尊， 汝等顶礼布施食。』

「如是世尊，四十九日不得饮食，既始于彼商人等边得于此食。世尊食后，往昔业力，忽然患腹而不消化。

「尔时，山居有一药神，将彼新出微妙甘美呵梨勒菓，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若有患腹，此呵梨勒，最初新出微妙甘美，我今将来，奉上世尊。若佛知时，为我纳受此呵梨勒，受当食噉，慈愍我故。』世尊食此呵梨勒后，腹内有病即得除愈。

「尔时，世尊即便纳取彼呵梨勒，为彼药神生慈愍故，受已即告彼药神言：『来汝药神！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当受五戒，汝当长夜得作大利多得安乐。』彼药神闻佛此言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不违佛。』即受三归并及五戒。当于彼时，一切药神诸女天中，以再过受三自归依并及五戒，最初为首作优婆夷，所谓大药神围遶彼所居山女天药神。

「尔时，世尊从彼药神女天，受其所奉呵梨勒果即便噉食，食已取核，于彼地方，即便种彼呵梨勒核，以佛威神自在力故，即日即生，即成根茎，枝条大树，即出叶花，果实成熟。世尊腹内病即除愈，不复患苦。」

佛本行集经梵天劝请品第三十六上

「尔时，世尊从彼差梨尼迦林出，安庠还至菩提树下。时，彼国内若男若女，困笃着床，萎黄重病，不可疗治，难得差者，其人不久，欲取命终，然气未断，即送林中，以之为葬。而菩萨在苦行之时，于彼林内，有一妇女，名罗娑耶，气犹未断，对菩提树，相去不远，而其眷属，弃舍委地。而彼妇女，遥见菩萨在道树下修行苦行，见已内心生大敬信，生敬信已，从身脱衣，置于一边，白菩萨言：『大圣尊者！若仁从此苦行而起，得渡烦恼海之彼岸，满足自愿彼时脱恐身无衣服，可收取我此粪扫衣，随意所用，慈愍我故。』时彼妇女，经历时日，其命始终，以向菩萨，生正信故，气断之后，藉彼善根，即得上生三十三天，作天玉女，威德甚大，光相炳然，得成天身，神通自在。生彼天已，自发此念：『我何业果，令我如是成就此身？』而彼思念自识宿命，我于往昔，在人间时，作妇女身，以粪扫衣，布施世尊，随意所用，藉彼善业，我今成就如是果报。彼复更念：『世尊今既未受于我粪扫衣用，我犹尚得如是果报神通之力，况复世尊，纳我衣用，岂可不得胜此果报？』」

「尔时彼天，以玉女身，放胜光明，于夜半时，往诣佛所，其光遍照，彼林树间，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彼玉女天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取我所施粪扫之衣，随意所用，慈愍我故。』而世尊受彼粪扫衣，为玉女天，生慈愍故。如来受已，告彼天言：『来玉女天！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汝当长夜得大利益得大安乐。』彼玉女天闻佛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违。』即受三归并及五戒。时，玉女天见世尊受其粪扫衣，以是因缘，心大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彼玉女天，顶礼佛足，围三匝已，即从彼处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发如是心：『我今将此粪扫之衣，何处而洗？』发是心已，帝释天王为如来故，去林不远化出一河，其水清静，无有秽浊。帝释天王，于河岸边，更复化作三片大石，其第一石，拟世尊坐。其第二石，洗粪扫衣，帝释天王手自浇水。其第三石，洗衣讫已，拟曝使干。时晒衣石，以佛威神，从虚空飞往到北天竺，为彼帝梨富娑商主等作于塔，为供养故。」

「（摩诃僧祇师作此说：『如是次第第七七日诵。』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二七日。』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三七日。』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四七日。初一七日，谛心而在菩提树下，第二七日，渐次移在不瞬眼塔。』）」

「尔时，世尊从彼不瞬眼塔而起，起已至罗阇那树下，到树下已，经于七日，加趺而坐，受解脱乐，安禅不起。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是时帝梨富娑，并跋梨迦，二商主等，从迦浮咤城发，渐至佛所，至佛所已，乃至略说，围遶三匝，从佛而行。尔时，世尊从罗阇那树下起已，安庠渐至目真邻陀树下而坐，到已乃至当说偈言。

「尔时，世尊过彼七日，于晨朝时，着衣持钵，诣难提迦村主之家。到彼家已，却在一边，嘿然立住，为求食故。其村主女，既见世尊在门一边嘿然立住欲乞求食，见已即从世尊手内擎取于钵，将至家里，以好种种百味饮食，满置其中，出奉世尊，而作是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世尊受纳善生村主女人食已，即告女言：『来汝善生！受三归依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得大利益得大安乐。』其善生女闻佛语已，白言：『世尊！如世尊教，我不敢违。』即受三归并及五戒。是时善生，最初人间，再受三归及受五戒作优婆夷，所谓善生村主之女。是时世尊，从善生女受食，食已在彼菩提树下而坐，受解脱乐，复经七日。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渐至斯耶那耶婆罗门家，到已住在其门一边，嘿然求食。其斯耶那耶既见世尊在门外立嘿然求食，见已即从世尊乞钵执已，将入自家，以好种种百味饮食，种种羹臠，满和钵中，持将奉佛，复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而世尊从斯耶那耶婆罗门边受得食已，即告彼言：『来婆罗门！乃至应受三归五戒。』彼婆罗门，闻佛言已，如佛所教，而受三归乃至五戒。是时世尊，从斯耶那耶婆罗门所得饭食已，受持渐渐安庠行至曼他那塔(隋言搅酪木塔)，食讫，如法敛衣，还向菩提树下，加趺而坐，经于七日，乃至受于解脱之乐。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渐渐行诣斯耶那耶亲里眷属四姊妹边。四姊妹者，一名婆罗(隋言力)，二名摩低婆罗(隋言极力)，三名嵩陀梨(隋言端正女)，四名钳(姜严反)婆迦梨(隋言瓦师)。到彼等家，在一面立，嘿然而住，为乞食故。其四姊妹既见世尊嘿然立住，见已

即从世尊，乞钵入家，盛取百味饮食，色妙具足，种种羹臠，满置钵中，持以奉佛。复作是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等。』时世尊受彼四姊妹百种饮食，为慈愍故，受已即告彼姊妹言：『来汝姊妹！从我受持三归五戒，汝等当得长夜利益安隐乐故。』彼四姊妹，闻佛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等不违。』即便共受三归五戒。是时世尊，从彼姊妹受布施已，安庠渐到曼他那塔。到已随意如法饱食，还向菩提树下而坐，受解脱乐，经一七日。

「尔时，世尊七日已过，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渐至羊子所种尼拘陀树，未至树边，从菩提树其间半路，见有一个放牛妇人，搅酪出酥。尔时，世尊渐至于彼牧牛妇所，到已去彼妇人不远，嘿然而立，为求食故。时彼妇人既见世尊去其不远嘿然立住，见已即从世尊乞钵，满中盛酪，以奉世尊，而白佛言：『大圣尊者！受我此酪，为慈愍故。』是时世尊，从彼妇边受得酪已，告彼妇言：『来姊！汝受三归五戒，必当长夜大得利益获安乐故。』是时妇人，随佛教受三归五戒。是时世尊，随意饱食，洗钵讫已，渐至羊子前所种苢尼拘陀树其下而坐，受解脱乐，经一七日。尔时，世尊过彼七日，正念正见，从三昧起。是时忽有谄曲求过一婆罗门，来诣佛所，到已共佛慰喻问讯，说种种语，却住一面。而白佛言：『瞿昙沙门！云何名为婆罗门也？婆罗门者，作何法用？凡有几法？』如来知己，即出如是师子吼音，而说偈言：

「『除灭一切诸罪业， 是故名为婆罗门，
 清净无有谄曲心， 内外正定常安住。
 如法修行诸梵行， 口言心念亦复然，
 能于一切处无贪， 是名婆罗门种姓。』

「如是间中，凡八七日，前三七日，全不食噉。自余五七，方始求食。

「尔时，世尊坐一三昧，其三昧名遍观世间，而世尊以无上佛眼，观世间时，见于世间，或有众生，从地狱出，还堕地狱；或有众生，从地狱出，生畜生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于人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于天身。

「或有众生，从畜生脱，受地狱身；或有众生，从畜生脱，还生畜生；或有众生，从畜生脱，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畜生脱，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畜生脱，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饿鬼脱，堕于地狱；或有众生，从饿鬼脱，还受饿鬼；或有众生，从饿鬼脱，堕于畜生；或有众生，从饿鬼脱，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饿鬼脱，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于地狱；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畜生中；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于饿鬼；或有众生，从人间死，还受人身；或有众生，从人间死，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天上堕，生地狱中；或有众生，从天上堕，落畜生中；或有众生，从天上堕，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天上下，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天上死，还生天中。

「尔时，世尊见诸众生，着于诸见，或有众生，以于欲火，烧然其体，或瞋恚火，或愚痴火，热烧其体，着于欲事，欲事恼故，即生欢乐，瞋恚痴等，一切亦然。而世尊见诸众生等，为三毒火之所焚烧，即说如是师子吼言：『此世间中，诸众生辈，为有所缠，精勤造业，得于是形，身为大患。处处念着，所生邪意，即常增长，如所增长，即成此有。以有着故，于诸世间，有诸众生；以有着故，还思念有，即成于有。而其彼等一切众生，所有之处，即彼有处，受于有苦，若能灭于彼诸有苦，于此法入，学行梵行，是名梵行。若有沙门及婆罗门，以着有患，知出诸有，彼等皆名无着诸有，如是知己，能出诸有，我如是说。若复沙门及婆罗门，以有而说，欲脱诸有，彼等一切不名脱有，我如是说。如是之人，堕于邪道，名受大苦，我如是说。舍于世间一切邪道，尽彼一切诸苦业果，既尽诸苦，即名无有。此是世间，众生我见，各各皆以无明所欺，乐着诸有，着诸有已，即不能得解脱诸苦。若复有人，于一切处观察诸有，于一切处未远离有，而一切处并在于有，既住在有，是名无常，是名为苦，是名无实。于无实法，如是如是，如实正智，应当观知。若能如是正智观者，即尽诸有，及爱尽已，于无有处亦不心念，是则名为得灭。比丘既得灭已，即更不生于后世有，不受后身，即能降伏一切众魔，即得胜于一切鬪阵，即一切处得大利益，于诸有处，不念不思。』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三

梵天劝请品下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所证法，此法甚深，难见难知，如微尘等，不可觉察，无思量处，不思議道。我无有师，无巧智匠可能教我证于此法。但众生辈，着阿罗耶(隋言所著处)，乐阿罗耶，住阿罗耶，熹乐着处，心多贪故，此处难见，其处所谓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有处相生，此之处所，一切众生，不能覩见，唯佛能知。又一切处，疑道难舍，一切邪道，灭尽无余，爱之染处，尽皆离欲，寂灭涅槃。我今虽将如是等法向于他说，彼诸众生未证此法，徒令我劳虚费言说。』尔时世尊如是念已，为于此事，昔未曾闻，未从他得，未有人说，而心自辩，即说偈言：

「『我今辛苦证此法， 不可辄尔即应宣，
 诸欲痴瞋恚法缠， 一切众生有此难，
 唯应逆流细心智， 所可覩见如微尘，
 乐欲贪着难见知， 为彼无明闇覆故。』

「以如是故，如来见是甚深事已，其心欲乐阿兰若处，不欲向他说于此法。而有偈说：

「『见诸众生烦恼重， 邪道邪见过患多，
 解脱法者甚深难， 知故欲住阿兰若。』

「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在于梵宫，遥见世尊发如是心，知己即作如是思惟：『此世界中诸众生等，多坏多失，今日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既证如是无上法宝，获成办已，世间未知，而心忽然愿乐阿兰若，不欲说法。』时梵天王，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从大梵宫隐身来下，至世尊前，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世界一切众生，无有归依，善坏失尽；今者世尊，既得如是无上法宝真证，见已而心忽欲入阿兰若，不乐说法。我今劝请无上世尊，为诸众生，莫寂静住，唯愿世尊！慈悲说法，愿修伽陀，怜愍说法。现今多有诸众生辈，少于尘垢，诸根成熟，结使微薄，利根易化，不闻法故，自然损减。若当如来为说法要，使得证知世尊法相。』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说是语已，复更以偈重请佛言：

「『世尊今在摩伽国，
先开甘露妙法门，
如人不上须弥顶，
大圣菩提道已成，
引导群盲令离苦，
世尊疾舍此树间，
自得己利天人胜，
佛不增减诸善根，
如来世间无有比，
三界独步称世尊，
于苦世间作悲愍，
具诸德力无畏人，
众生久来被毒箭，
值遇世尊应拔除，
诸天及人生生世，
彼愿世尊今已成，
世尊如我今得见，
或他闻已及自闻，
假令父母男女等，
而不忧彼命终时，
彼等未知尊清净，
是故我今请世尊，
不闻正义无量劫，
如干土地得水浇，
诸佛无有悭惜法，
过去诸佛入涅槃，
尊今亦是祁罗种，
共彼诸佛无有殊，
开诸众生清净眼，
入于邪见荆棘林，
乘此路已得甘露。
余人济拔悉不能，
又能方便教发意，
共圣多劫不可期，

说于众生杂种因，
然后次第清净说。
岂能得见世界边？
速登法堂智眼照，
悲愍一切诸众生，
遍世游行广济度。
诸苦尽已得清凉，
到于清净法彼岸。
况欲胜上亦复无，
修罗非是山王匹。
仁今不可舍众生，
唯尊能度诸含识。
所谓天人等世间，
愿为彼作归依处。
发心欲听密法门，
速说莫令彼等退。
众生若当是事知，
即来顶礼世尊足。
死已骨散发纵横，
亦不回哭彼人辈。
从兜率天来下生，
多时失路今化取。
如羸瘦人得脂腴，
唯愿世尊降法雨。
三世诸圣乐行檀，
无不说是正真法。
能度无量诸众生，
教众善法今时至。
普令得见正道途，
应示纯直离险径，
世尊众瞽欲堕坑，
大险引导世尊是，
今时已至愿莫辞。
犹如优昙花难值，

诸佛出世既难遇， 今日忽遭大导师。
仁于精进力无边， 身体庄严众相具，
未说无有发心者， 金口终不出异言。
三世成就是事来， 所以今日自度讫，
度他须起精进力， 真实言誓宜及时。
世尊灭暗然诸明， 佛大法幢愿速竖，
时至妙言说正法， 师子吼如天鼓鸣。
我请如来置法船， 来世得导无量众，
世尊已渡烦恼海， 众生没溺须出之。
譬如人得伏藏财， 持以富他不独用，
世尊得法无尽藏， 愿为众生分别宣。』

「尔时，世尊闻梵天王劝请偈已，为众生故，起慈悲心，以佛眼观一切诸世。佛眼观已，见诸众生，生于世间，增长世间，或有利根或有钝根。诸众生等，或以成就易证于道，或有众生，见未来世一切过患，心生恐怖而不放逸，或当来世，亦可得道。譬如或有青优钵池，波头摩池，拘物头池，分陀利池，其内所有一切诸花，或优钵罗，及波头摩，并拘物头，分陀利等，已从地生而未出水，在于其间没而未现，应须养育，四大和合，然后出水；或有优钵、分陀利等，从池涌出共水齐平；或优钵罗、分陀利等，出水开敷，而不着水。如是如是，世尊佛眼观诸世间一切众生，生于世间，增长世间，或有利根，或有钝根，或有易化，或易得道。如是知己，向梵天王而说偈言：

「『大梵天王善谛听， 我今欲开甘露门，
若有听者欢喜来， 至心听我说法味。』

「尔时梵天闻此偈已，作是思惟：『如來世尊，当说此法，修伽陀当欲说此法。世尊怜愍，为我受请，欲说法故。』以是因缘，心生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顶礼佛足，围遶三匝，在于佛边，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今于先初说法处，谁能不违，一如我意，知我法体，而证知己，不恼于我？』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其优陀罗迦罗摩子，心应巧智，辨了聪明，长夜成就，其心虽复少有尘垢，诸使结薄，根熟智利。我今应当于优陀罗迦罗摩子对于其前，先为说法，我所说法，彼能速疾，证知我法。』

「世尊如是思惟念已，时有一天在于空中，隐身不现，来向佛所，而出声言：『迦罗摩子，其命终来已经七日。』」

「世尊更复内心智见优陀摩子，实命终来已经七日。」

「世尊复念：『优陀摩子，命终已后当生何处？』而世尊心复生智见，优陀摩子命终生于非非想天。」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非非想天寿命几许？有边际不？』是时世尊心生智见，非非想天寿命，八万四千大劫。」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优陀摩子，生非非想，彼寿终后，复生何处？』」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优陀罗迦罗摩子，今在非想。彼处命终，后还堕落生于此处，受飞狸身。而彼既得飞狸身已，若有众生，生于水中，或居陆地，或空飞行，常当杀害于彼生命。或复共彼诸众生等，行于欲事，报尽于后，饥饿而死。」

「尔时，世尊复心思惟：『其优陀罗迦罗摩子，舍飞狸已，复受何生？』」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优陀罗迦罗摩子，从飞狸身命终已后，生于地狱。」

「尔时，世尊心复如是思惟念言：『呜呼呜呼！汝优陀罗迦罗摩子，空然受身，失于大利，不得人间妙好善报。而优陀罗迦罗摩子，不得闻我如是善法。若优陀罗迦罗摩子，得闻如是诸善法者，即应速得证于此法。』」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为谁初说此法？我说法时，不违我法，不烦恼我，而能速疾证于我法？』」

「尔时，世尊内心如是思惟，而知其阿罗迦罗摩种，极巧智慧，聪明细心，长夜成就，虽少有垢，结薄利根。『我今应当诣于彼间阿罗迦罗摩种边，初说此法，彼若得闻我所说法，其必速疾应当证知。』」

「世尊如是思惟念已，时有一天，隐身不现，往世尊所，而出声言：『彼阿罗迦罗摩种姓，昨日命终。』」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阿罗迦罗摩种姓，昨日命终。」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阿罗逻种，从此命终，受何处生？』」

「尔时世尊内心生智，知阿罗逻此处命终，生不用处。」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不用处天，寿命多少？有于限量边际以不？』」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不用处寿命有边，六万三千大劫寿命。」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其阿罗逻不用处天命终已后，复何处生？』」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阿罗逻从不用处命终已后，还堕于此，处在边地不识法处，当得作王。」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其阿罗逻从无识法边地之王，命终已后，复受何生？』」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阿罗逻从边地王，其命终后，堕大地狱。」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呜呼呜呼！汝阿罗逻迦罗种姓，空受人身，大有所失，不得善利，而不闻我如是妙法；若彼得闻我是法者，即应速疾得证此法。』」

佛本行集经转妙法轮品第三十七上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诸世间中，有何众生，身口清静，少尘少垢，诸结使薄，根熟利智，而我今初说法之时，不恼于我，而能速疾证知我法，不妨废我转于法轮？』」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有五仙人，彼五仙者，昔日与我大有利益，我在苦行，承事于我。彼等五仙，并皆清静，少垢少尘，薄使利智，彼等堪能受我最初转于法轮所说妙法，应不违我。我今应诣彼五仙边，初为说法。』」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彼等五仙，今在何处？』是时世尊，以净天眼过于人眼，观彼五仙，今日在彼波罗[木*奈]城鹿野苑内，经历游行。」

「尔时，世尊从菩提树随多少时住已，渐向波罗[木*奈]国。而有偈言：

「『世尊欲说罗摩子， 发心观察其所生，
 知今命终在于天， 心念五仙欲至彼。』」

「尔时，魔王波旬见佛欲舍于此菩提树起，心生苦恼，速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莫离此处，安坐莫移，世尊在此，随意所行。』」

「尔时，世尊告波旬言：『魔王波旬！汝无惭愧，不知羞耻，汝于先时，欲恼乱我，我于尔时，具有贪欲瞋恚痴等一切未尽，汝来不能恼乱于我。况复今日，我已证得无上至真平等觉道，一切邪径尽皆舍离，得正解脱？』」

「尔时，世尊从道树下起已，安庠渐渐行到旃陀罗村(隋言严炽)；从旃陀罗，安庠行至纯(之询反)陀私洿(他梨反)罗聚落(隋言无角埳)中。于其路上，见有一乞婆罗门，名优波伽摩(隋言来事)，两逆相逢，彼见佛已，即白佛言：『仁者瞿昙！身体皮肤，快好清静，无有垢腻。仁者！面貌圆极庄严，诸根寂定。仁者瞿昙！师为是谁？从谁出家？意喜所乐，是于谁法？』尔时，世尊随行随说，以于此偈，答彼乞索婆罗门言：

「『我已降伏诸世间，	成就具足种种智，
于诸法中不染着，	永脱一切爱网罗，
能为他说诸神通，	是故名为一切智。
我今堪受世间供，	自在得成无上尊，
一切天人世界中，	唯我能降诸魔众。
我无有师内自觉，	世间更无与等双，
天人中唯我独尊，	身心清静得解脱。
一切通处皆通达，	所可证处已证知，
可安之处已得安，	故称我为世尊上。
犹如分陀利在水，	虽复处在于水中，
而不为水之所沾。	我在世间亦复尔，
不为一切世所污，	是故称我为佛陀。』」

「尔时，优波伽摩婆罗门复白佛言：『长老瞿昙！今欲何去？』世尊报彼婆罗门言：『我今欲向波罗[木*奈]国。』彼婆罗门复问佛言：『长老瞿昙！仁者至彼欲作何事？』世尊更复以偈答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我今欲转妙法轮，	故至于彼波罗捺，
幽暝众生悉令晓，	击敞甘露鼓之门。』」

「尔时，优波伽摩婆罗门复白佛言：『如我意见，长老瞿昙！自称身得阿罗汉者，伏诸烦恼，其义云何？』世尊复更以偈重答于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应当知我伏诸怨， 永尽一切诸有漏，
 世间诸恶法皆灭， 故我称为真正尊。』」

「而有偈说：

「『何怪得利自养育， 不能增长利益他，
 见众幽瞑不慈悲， 得道胜他共分用。
 自度彼岸覩没溺， 若不能拔非善人，
 自得地藏见贫穷， 而不施他是非智。
 手自执持甘露药， 见有病人不与治，
 可畏旷野得路行， 覩彼迷人应教示。
 如大闇灯作光明， 明盛不着在我心，
 佛亦如是作法光， 于此因缘亦不着。』」

「尔时，优波伽摩乞婆罗门口唱言谓：『长老瞿昙！』以手拍髀，下道避佛，向东而行。

「尔时，彼处有一天神，往昔旧与优波伽摩婆罗门身曾为亲旧，天神欲为优波伽摩乞婆罗门作利益故、作安乐故、于无畏处得解脱故，以偈告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今值无上天人师， 不识世尊至真觉，
 邪见赤体欲何去， 汝当受苦未期央。
 若逢如是调御师， 舍之不发供养者，
 手足与汝何功德， 应当于此生信心。』」

「尔时，世尊安庠渐行，从周兰那娑陀罗去(即是无角埵)至迦兰那富罗聚落(隋言耳城)；从迦兰那富罗聚落安庠而去，渐渐而至娑罗洩聚落(隋言调御城)；从娑罗洩聚落而去，至卢酰多柯苏兜聚落(隋言闭塞城)；从闭塞城至恒河岸。到河岸已，诣船师边，至已即语彼船师言：『善哉仁者！乞愿度我向于彼岸。』船师报言：『尊者！若当与我度价，然后我当度于尊者。』」

「尔时，世尊报船师言：『我今何处得有度价？但我除断一切财宝，设复见者，观如瓦石土块无殊，若当有人，割我一臂，又以栴檀涂我一臂，此二人

边，我心平等。我以是故，无有度价。』船师复言：『尊者！若能与我度价，我今即当度于尊者。所以者何？我唯因此，持用活命，畜养妇儿。』

「尔时，世尊以净天眼过于人眼，见有一群五百头鴈，从彼恒河南岸，飞空而来向北。世尊见已，即对船师，而说偈言：

「『诸鴈群党度恒河， 不曾问彼船师价，
 各运自身出己力， 飞空自在随所之。
 我今应当以神通， 腾虚翱翔犹彼鴈，
 若至恒河水南岸， 安隐定住若须弥。』

「时，彼船师见佛过已，心生大悔，如是思惟：『呜呼呜呼！我覩如是大圣福田，而不知施度至彼岸。呜呼呜呼！我失大利。』如是念已，闷绝倒地。而彼船师，少时迷荒，还得稣醒，从地而起，即便驰往摩伽陀主频头王边，奏如是事。

「尔时，摩伽陀王频头娑罗闻此事已，作如是言：『凡夫之人，云何可知此有神通，此无神通？是故汝等从今已去，凡是一切出家之人，来欲度者，莫问是非，但有来者，勿取度价，随意即度。』

「尔时，世尊飞度恒河，达到彼已，从于彼岸，复作神通，飞腾而向波罗[木*奈]城。是时彼处，有一龙池，时其龙王名曰商佉(隋言蠡)。世尊至彼池边而下。世尊足步所下之处，龙王起塔，其塔因称名弥迟伽(隋言土塔)。如来在彼经由一宿，待后食时。于待时处，复起一塔，其塔复名宿待时塔。而有偈说：

「『诸佛夜不入人间， 要待斋时而乞食，
 非时行者有大患， 是故众圣候于时。』

「尔时，世尊依三摩耶依摩伽陀斋欲到，时从西门入波罗[木*奈]城，次第乞食。于波罗[木*奈]乞食得已，从城东门安庠而出。既出城外，在一水边，端坐而食。食讫澡洗，北面而行，安庠渐至向鹿苑林。而有偈说：

「『鹿苑鸟兽众鸣声， 往昔诸圣所居处，
 世尊身放光明耀， 渐至彼苑如日天。』

「尔时，五仙遥见世尊渐至其边，见已各各共相谓言：『我等要誓，诸长老等，此之来者，是彼沙门瞿昙释种，向我边来。此懈怠人，丧失禅定，以懈怠故，全身缠缚。而我等辈，不须敬彼，不须礼彼，不须迎彼，不须与彼安置坐处。虽然，但且随其意乐，随其自坐。』唯憍陈如，独一人心不同此誓，而口不违，即便相对，而说偈言：

「『瞿昙懈怠今忽来， 我等五仙各相契，
 详共莫敬莫礼拜， 此人违誓不合迎。』

「尔时，世尊渐渐近彼五仙人边，既逼近已，而彼五仙，各各相与坐不能安，忽自违誓，各各欲起。譬如奢拘尼鸟，在铁网内，而外有人放于大火。其网热故，不能安住，欲飞欲跳。如是如是，彼五仙人见世尊已，不觉忽然从坐而起。时五仙内或有铺设安置坐者，或有持水欲拟洗足，或洗足石及革屣者，或复有将盛水盆来，或洗足已，将于木来拟安脚者，或有迎接三衣及钵，又口唱言：『善来长老瞿昙！安坐于此铺上。』而有偈说：

「『或迎取钵及三衣， 或复顶礼佛足下，
 或预铺设所坐处， 或持水器及澡瓶。』

「尔时，世尊随其铺设，安庠而坐。时佛坐已，作是思惟：『此等一切皆是痴人，各各虽发如是誓言，而自相违不依而住。』

「尔时五仙见佛坐已，而白佛言：『长老瞿昙！身色皮肤，快好清静，面目圆满又足光明，诸根寂定。长老瞿昙！必当值遇妙好甘露，或得清静甘露圣道。』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莫唤如来为长老也。所以者何？汝等仙人！当来长夜，应值苦患。何以故？我今已证甘露之法，我今已得甘露之道。汝随我教，汝听我言，我能教示于汝等辈。汝随我语，不得乖违，若依我教，清静而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正信舍家，剃除须发，出家欲求无上梵行，尽梵行源，现见诸法，自在神通，证得行行，自能唱我，已断生死，已立梵行，所作已办，更不复受于后世有。汝等各当如是自知。』而有偈言：

「『彼等五仙唤佛姓， 世尊恩愍教彼言：
 「汝等心意莫矜高， 舍于自慢恭敬我，

我慢无慢我平等， 我欲回汝等业因，
我已得佛为世尊， 为诸众生作利益。」』

「作是语已，其五仙人即白佛言：『长老瞿昙！昔行是行，昔求是道，昔行是苦，不曾得证上人之法，不共诸圣而同智见，不得增进；况复今日，成就懒惰，失于禅定，懈怠缠身？』

「尔时，世尊再过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莫作是言。如来非是懈怠之行，非是失禅，我亦非是懈怠缠身。汝等仙人！我今已成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今已证得彼甘露，知甘露道。汝等仙人！应受我教，听于我法。汝等今若受我教示，我能教诲于汝等辈。汝依我教，莫违我教，行我教法，乃至汝等，未来当得不受后有。』

「尔时五仙复白佛言：『长老瞿昙！昔如是行，如是求道，行如是苦，不证上法，不共诸圣而同智见，乃至懈怠，以缠自身。』

「尔时，世尊三过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自知我昔曾为人说妄言以不？』五仙人言：『不也。尊者！』

「尔时，世尊从口出舌，至二耳孔，至二鼻孔，以舌拄塞二鼻孔已，还复以舌，自舐于舌，遍覆其面，覆已还缩，依旧还置舌本居处安置已，告五仙人言：『汝等仙人！曾白眼见，或复耳闻，若人妄语，有如是舌神通力不？』彼等仙言：『不也。尊者！』『是故汝等，莫唤如来以为懈怠，如来亦非失于禅定，然我不以懈怠缠身。诸仙！当知我今已成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已证甘露，知甘露道，汝等受我教法示诲，听我教法，汝等依我教法而行，若不违背，其善男子及善女人，欲求解脱，舍家出家，乃至未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以如是教，诲彼五仙。彼仙所有外道之形、外道之意、外道之藏，皆悉灭隐不现，身上所著之服即成三衣，手执钵器，头发髭须，自然除落，犹如剃来经于七日，威仪即成，形容譬如百夏比丘，威仪行步，坐起举动，如是而住。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五比丘言：『汝等比丘！各各随分，观察东方。』时五比丘，欲观东方而见西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随分各各观察西方。』彼等比丘，欲观西方即见东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北方。』彼等比丘，欲观北方即见南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南

方。』即见北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上方。』即见下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下方。』彼等比丘，欲观下方即见上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随分各各，观察余方。』彼等比丘，欲观余方即见正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正方。』彼等比丘，欲观正方即见余方。尔时，世尊善能教诲彼五比丘，令其内心各生欢悦，使其获证，随顺正理，各各欢喜。时五比丘，心开意解，随顺世尊，咨承世尊，听世尊教，随世尊心，不违世尊所说教法，闻说谛受奉侍世尊，无暂时舍。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四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转妙法轮品下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往昔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何方所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于时，世尊发是心已，其地实时自然涌出，异于余方。』」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往昔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云何而转无上法轮？为当坐转，为当卧转？』于时，世尊发是心已，彼地方所，即现五百师子高座。世尊见此五百座已，即发敬心，以敬过去诸世尊故，三匝围绕三高座已，至第四座，即上其上，加趺而坐，譬如师子无所怖畏无所惊动。时憍陈如五比丘等，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即今悉有如许佛来同说法也，云何乃有若干高座？』尔时，佛告五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此贤劫中，有五百佛，出现于世，三佛已过入般涅槃，我今第四，出现于世。余者当来续复兴显。』」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过去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为转金轮，为转银轮，转颇梨轮，转琉璃轮？为当转于赤真珠轮，转玛瑙轮，转砗磲轮，转琥珀轮，转珊瑚轮，转七宝轮，为转木轮？』」

「尔时，世尊如是念时，于心内发自智见，知过去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依四圣谛，次第三转十二种相因缘，而转无上法轮。而世

间中，无有沙门及婆罗门，或天或魔，或梵世界，无一众生能作如是自在无畏转法轮者。

「尔时，世尊箕宿月初十五日内，十二日昃过半人影，当如是时，名毘阇耶(隋言难胜)，北面而坐，合于鬼宿及房宿时，转于无上清净法轮。一切世间，所有沙门，及婆罗门天魔梵等，无有能转如是法轮，以房宿日转轮，无碍说法，依世故以此日。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如是言音，所谓如来有此言音，善能教授，善能慰喻，能教不缺，能教恭敬，不曲不谄，不丽不羸，不绮不朴，柔顺调和。善能作业，不缓不急，无有妨碍，真正微妙，善巧分明，流靡甘美，悦可众情，无浊无垢，不可毁坏。无与等者，离染清净，久来常舍，不失不乏，无结无缚，解脱光洁，不贫不吃，亦不软弱。能为一切众生生乐，能与一切众生身体而作润泽，能发一切诸众生心，能断欲心，断瞋恚心，断愚痴心，能摄诸魔，能破诸罪，悉能降伏一切外道。

「世尊音响，善能教他，犹如鼓声，犹如梵声，犹如迦罗嚩伽鸟声。如帝释声，如海波声，如地动声，昆仑震声，孔雀鸟声，拘翅罗声，命命鸟声。如鴈王声，犹如鹤声，犹如师子猛兽王声，犹如箜篌琵琶、五弦箏笛等声，闻者能令一切欢喜。教诲分明，意喜乐闻，微妙甚深，无处乏少，能令众生造诸善根，闻者不空。字体分炳，文句显了，义业幽邃，法藏真实，合时合节，合三摩耶，不过时授，知诸根情，顺于法句，以诸种种布施庄严，持戒清净，忍辱含受，精进勇猛，诸禅寂定，奋迅神通，智慧分别，世间善恶，慈成就乐，悲无劳勸，喜欢舍离。建立三乘，绍三宝种，分别三聚，净三脱门，实语训诲，智人所叹，圣所可意，无量无边，犹如虚空，遍至一切，诸相具足。

「世尊如是声音，告诸五比丘言：『汝诸比丘！出家之人，恒常须舍世间二事。何等为二？一受欲乐，凡有行动，依于聚落，凡夫所叹，此须弃舍。第二舍者，自身所困，受苦之处，非圣所叹，不得自利，不得利他，此法须舍。』而说偈言：

「『自身损处速弃捐， 诸根境界悉须舍，
若能舍此二种法， 即得甘露正真道。』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我如是舍彼二边已，说有中路，我自证知，为开眼故，为作智故，为寂定故，为诸通故，为觉了故，为沙门故，为涅槃故，而得成就。汝等比丘！若欲得知出有中路，如我所证，为开眼故，为生智故，为寂定故，乃至涅槃八正圣道，所谓正见、正分别、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汝等比丘！此是中路，我已证知，为开眼故，为生智故，为寂定故，为发诸通，为觉了故，为沙门故，为涅槃故，当得成就。』而说偈言：

「『如是八种正路因， 除灭死生恐怖尽，
 既得除灭诸业已， 永更不受一切生。』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谛听！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得道圣谛，如此名为四种圣谛。

「『诸比丘！何等相名为苦圣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忧悲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此诸苦故，名苦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苦集圣谛？所谓此爱数数动心，发思欲事，处处思想，是则名为苦集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苦灭圣谛？所谓彼爱远离弃舍，悉除灭尽不留余残，心及心想一切寂定，是则名为苦灭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得道圣谛？逮得于此八正圣路，所谓正见、正分别、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名灭苦得道圣谛。

「『此苦圣谛，我往昔来，不从他闻，于诸法中，自生眼智，生意、生明、生誓愿、生智慧。此苦圣谛，须如是知。乃至未闻诸法之中，生眼智慧，彼苦圣谛已照知竟(梵本再迭，今略取要)。

「『如是苦集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法悉须灭之。如是乃至，苦集圣谛，已灭尽讫。

「『如是苦灭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灭谛今应须证。如是乃至生智慧已，苦灭圣谛，得证知尽。

「『如是苦集灭已得道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灭，知得道证，乃至生智慧，还彼苦灭，得道证竟(已上四章并皆迭道)。

「『诸比丘！乃至我此四种圣谛，如三转十二因缘，如实未证，我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可得言我觉了也。

「『诸比丘！我以此四圣谛三种转如实十二相证，然后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可言我觉了也。

「『诸比丘！我于尔时，生智生见，不散乱心，正得解脱。诸比丘！此我最后生，更不受有也。』

「佛说如是法相之时，长老憍陈如，即于彼坐，远尘离垢，除诸缠缚，净诸烦恼。于诸法中，得净眼智，所有集法，一切皆灭。知法灭已，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垢秽，无有黑缕，随所染处，而受其色。如是如是，彼憍陈如，即于坐处，诸垢皆除，烦恼尽灭，得法眼净，如实而知。是时彼会六万天子，远尘离垢，亦于诸法，得净眼智。

「尔时，世尊作师子吼，说是偈言：

「『不可言说法甚深， 真如寂静无名字，
最胜憍陈如先证， 我所求道得不空。』

「而有偈说：

「『如是甚深法说时， 最胜世尊慈悲行，
憍陈如得净法眼， 复有诸天亿万千。』

「尔时，所有地居诸天，闻世尊说如是法相，一时大唱，作如是言：『仁者各知！今日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往昔诸仙所居住处，转于无上微妙法轮。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梵若魔，实不能转如是法轮。』而说偈言：

「『善哉世尊真如见， 为众转甘露法轮，
持戒禅定辐辏釭， 惭愧精进轴铜毂。
甚深无异正真说， 建立是轮三界尊，
今在波罗[木*奈]城边， 鹿野苑中如是转。』

「尔时，彼处地居诸天唱是声已，其声上彻四天王天，四王闻已复传唱声，其声中作如是言说：『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若梵若魔，实无有人能然转者。』」

「四天王天作是声时忉利天闻，忉利天王如是作声夜摩天闻，夜摩作声兜率天闻，兜率作声化乐天闻，化乐作声他化天闻他化作声，梵天王闻。时梵天王即作是言：『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若有沙门，及婆罗门、一切魔梵，实不能转。』如是次第，经一念顷时上诸天，各各相告，其声遍满，如是乃至大梵天所。」

「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既闻声已，复发如是梵音唱言：『今日世尊．佛．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若有沙门，若婆罗门、天人魔梵，实无有人能作如是如法转者。』如是次第，至有顶天。」

「尔时世尊当转法轮，是时天人魔梵沙门，及婆罗门，一切世间，大光普照。其铁围山，大铁围山，其两山间，幽冥黑暗，所有众生，受极重苦；而此日月，如是光明，如是大德，如是神通，如是威力，如是自在，而于彼处，不能照耀、不能令光；佛威神故，彼处普照、其中众生，得光明故，各各相见，各各相知，各相谓言：『此处亦复有众生也(已上两句梵本再称)。』」

「尔时，世界土地所有一切树木，百卉药草，悉皆顺时，随其种类大小，各各自生茎叶花果，生已花自然来雨于佛上，为供养故。其虚空中清静，无有尘雾烟霞，暂起轻云，降微细雨，以洒于地，雨水清凉，具八功德。雨已还晴，复起微风，凉冷调适，四方皆净，显现分明，无有尘翳。上界虚空诸天聚集，作天音乐，唱天妙歌，雨天种种曼陀罗花，并及摩诃曼陀罗花。又雨诸天细妙之衣，雨天金银琉璃所作七宝莲花，复雨无量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下如来上；复雨无量种种杂香末香涂香，散如来上，散已复散。如来坐处，四面周匝方一由旬，其种种花悉皆遍满，间无空缺。复此大地，六种震动，动、遍动、等遍动，震、遍震、等遍震，涌、遍涌、等遍涌，吼、遍吼、等遍吼，觉、遍觉、等遍觉，一切众生一向悉皆受大快乐。于彼时中，无一众生有欲恼者、瞋恚恼者、愚痴恼者、我慢恼者、贡高恼者，不惊不怖，无一众生造作诸罪。若患众生，即得除差；饥渴众

生，即得饱满；酒醉众生，即得醒悟；颠狂众生，皆得本心。盲者得视，聋者得听；若有六根不完具者，悉得具足；贫冻裸露诸众生等，皆得富饶；羸瘦众生，皆得肥满；系闭众生，皆得解脱；枷锁杻械诸众生等，自然得出；地狱众生，即得灭恼；六畜众生，无有惊怖；饿鬼众生，饥渴得定。如是因缘，其憍陈如，得名证智。

「尔时，长老憍陈如身如实得见一切诸法，如实得知一切诸法，如实得证一切诸法，如实得度烦恼险路，度烦恼碛，度无疑处，心中决定无有滞碍，已得无畏，不从他学。时憍陈如，知彼法行，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入佛法，世尊度我，以为沙门，与具足戒，愿作比丘。』」

「尔时，佛告憍陈如言：『善来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尽苦边故。』是时长老憍陈如，身即便出家，成具足戒；余四比丘，各说法要，随机教授。而彼众中，有三比丘，乞食他行，唯二比丘，禀受教诲；其后三人，既将食来，合有六人，相共坐食。彼等已得如来说法教化承受，当是之时，次一长老，跋提梨迦(隋言小贤)，其次长老名婆沙波(隋言起气)，是等二人，即于坐中，远尘离垢，尽诸结惑，净烦恼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所有结惑，一切皆尽，识无常法，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黑缕，无有脂膩，随所欲染，正受其色。如是如是，而彼长老跋提梨迦，并及长老婆沙波等，在于彼坐，远尘离垢，得净法眼，略说乃至，即成出家，得具足戒。

「如是次第，彼后来人所乞食者，如法教化，如法摄受。世尊如法示现之时，彼之长老摩诃那摩(隋言大名)，并及长老阿奢踰时(隋言调马)，即于彼坐，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如是如是，长老大名、长老调马，即于彼坐，尽烦恼垢，如实证知。彼等自见得诸法相，度法相已，无复疑心，到无畏地，不从他闻。于佛法中，得知证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在于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与我具戒。』」

「尔时，佛告二比丘言：『汝等比丘！善来入我自说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苦边。』时二长老，即成出家，得具足戒。而有偈说：

「『小贤起气憍陈如， 摩诃那摩及调马，
 彼等初证知见此， 如来甘露鼓法门。』」

「尔时，世尊即告彼等五比丘言：『汝诸比丘！我日夜恒行正念故，正行行已，得于无上正真解脱，具足证知。汝等比丘！应当学我作如是念，行于正行，汝等亦当得此无上正真解脱，当证知耳。』」

「尔时，魔王波旬往诣佛世尊所，到佛所已，即以偈颂，而白佛言：

「『瞿昙以欲爱自缠， 一切天欲及人欲，
 今既入此大缠缚， 我决不放汝沙门。』」

「尔时，世尊思惟知是魔波旬说，世尊如是思惟知己，即还以偈答波旬言：

「『我以久脱诸爱缠， 天欲人欲悉并离，
 大缚我既得出讫， 况复汝先被我降。』」

「尔时，魔王波旬闻佛说此偈已默然而住，如是思惟：『沙门瞿昙！知我意行。沙门释子！见我心情』。即怀怅快，苦恼不乐，于彼地方，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五比丘言：『汝等比丘！若知诸色是无我者，是色则不作恼坏相，当不受苦，应如是见，应如是知。如是有色，以色无我，是故一切色能生恼，色能生苦。虽生苦恼，亦不可得色之定性。色既不定，亦不可愿色如是有，亦不可道愿如是无。其色既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汝等比丘！当知于识亦无有我，识若有我，此识应当不作于恼，不作于苦，以识体无不可得故。云何乃得作如是有？亦不可道愿如是无。以识无我，是故识能作恼作苦，以识本无，即不可愿识如是有、如是不有。』」

「复告比丘：『于汝意云何？识为当常？为当无常？』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识无常。』佛复问言：『识既无常，为苦为乐？』诸比丘言：『世尊！此识是苦。』佛复告言：『识既是苦、无常、破坏，非是正法，非是常住。若能如是见于识者，乃可能作如是思惟：「彼是于我，或我是彼，或我见我于我耶？」』」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所有诸色，或过去色，现在未来，若内若外，若麤若细，若上若下，若近若远，一切不可作如是念：「彼是于我，我是于彼。」如是如是，如实正智，应须如是。所有一切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内外。麤细上下，远近诸识，不作是念：「我是于彼，彼是于我，或我是我。」如是如是，如实正见，当如是知。』」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若有多闻声闻之人，能作如是思惟见者，当厌离色受想行识；既厌离已，一切不乐；既心不乐，而得解脱；既得解脱，当生是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如是知。』」

「尔时，世尊说是法已，时五比丘于有为中，诸漏灭尽，心得解脱。当于是时，此世间有六阿罗汉，一是世尊，五是比丘。而于后时，如来授记：『汝等比丘！若知我初转于法轮说法之时，不违我教，最第一者，谓五仙首，其憍陈如比丘是也。』」

时，诸比丘闻是语已，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憍陈如长老比丘，作何善根？以是因缘，如来初转无上法轮，其能不违。」作是语已。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还在此处波罗捺城，有一瓦师。是时彼有一辟支佛，身体带患，欲治病故，入于聚落。夏将欲至，其辟支佛，为治病故，诣瓦师边，既到彼已，语瓦师言：『仁者瓦师！汝若不辞，我寄汝家一夏安坐，乃至治病，将息差故。』时彼瓦师，以清净心，白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此语不违，随意而住。我当称力，给奉大仙，四事供养。』时彼瓦师，为辟支佛，去家不远，作一房屋，与彼令坐，安施卧具，蝇拂灯脂。时辟支佛，即于彼夜，入火三昧。时彼瓦师，见大火光，作是思惟：『何故此灯如是炽明而久不灭？莫彼草屋被火所烧？』」

「尔时，瓦师安徐轻足，至草庵所，密私伺看，见辟支佛，结加而坐，如大火聚，炽然放光，其身俨然不被烧爇。瓦师见已，速疾却看，急走而还，后日信心倍生希有。而彼尊者辟支佛，住彼瓦师家，如是寂静，经停一夏，安居将养，而彼瓦师所须四事，悉皆供奉而供养之。复将医师，遣为治病，须药疗者，悉皆与之，而不能得彼辟支佛身病损差。彼辟支佛，既因身病，遂便命终。」

「尔时，瓦师见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槃，见已怅怏，忧愁不乐，啼哭流泪，**鸣**呼称冤。是时无量无边人民，闻彼瓦师哭泣声已，诣彼借问言：『汝瓦师！何故如是鸣呼而哭？』时彼瓦师，向彼人辈，说辟支佛神通因缘：『此之仙人，如是精进，如是持戒，常行妙法，我将医师，来为疗治，不能得差。』」

「尔时，别有诸辟支佛，唯少一人，不满五百，将栴檀木，以神通飞从空而来，阁维于彼辟支佛身乞，而慰劳彼瓦师言：『仁者瓦师！汝心应生欢喜踊跃遍满于体。何以故？汝既供养此仙人身，汝此功德，汝当来世大得善利。汝见我等神通已不？』瓦师言：『见。』」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复语瓦师，作如是言：『如今我等所作神通，此之仙人神通亦然，于我等边，此最老大。』时彼瓦师即问彼等辟支佛言：『尊者今居在何处所？』诸辟支佛报瓦师言：『去于此处，有一聚落，名王舍城，去城不远，有一山名诸仙居山，我等居在彼处而住。』」

「尔时，瓦师即白彼等辟支佛言：『善来诸仙！受我家食，乞随意去。』」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一切皆受彼之饭食，食乞已后语瓦师言：『于当来世，有佛出现，汝于彼边，发心乞愿，藉此功德清静之心。』闻已即白彼诸仙圣辟支佛言：『尊诸仙辈！前我门师，最老最大，愿我亦然，于未来世，当得值遇释迦如来，教法之中得出家者，愿我老大成最上座。』彼等仙言：『愿汝此誓决成就也。』」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与于瓦师此誓愿已，即从彼处，飞空而去。瓦师既见辟支佛等飞腾虚空，神通而行，以清静心，观彼等行，合十指掌，顶礼彼等。尔时瓦师，见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槃，收其舍利，而起于塔，庄严彼塔，着好相轮，轮内悬铃，缯彩幡幢，将诸香花，烧香末香涂香，而以供养。发誓愿言：『藉此善根，于当来世，愿值于彼释迦如来，彼所说法，愿我证知，我于彼边愿成最大最老声闻。』汝等比丘当知！尔时彼瓦师者，今此长老大僬陈如比丘是也。其僬陈如，往昔供养彼辟支佛，以是善根因缘力故，今于我边，最初说法而得证知。我复授记，于诸僧内最初知法，不违我心，于先出家，谓僬陈如比丘是也。」

佛本行集经耶输陀因缘品第三十八上

「尔时，波罗[木*奈]国去城不远，于中有一尼拘陀树，彼树扶踈蓊蔚滋茂，其城内外，一切人民，或诸王子、宰相百官，皆悉以时祭祀承事供养彼树。其树所有人来乞愿：『愿我此愿，皆得称可，我有所作，皆当得成。若我成就如是事时，我当祭祀奉报恩福。』而彼等人，或复先世业种清静，或福力强，成就彼因，或逐现报，而随心念，谓言此树能与我愿，而彼人来，作大供养，而报赛之。复有别人，来乞于愿，随愿亦成。若复有人，来彼树间，

乞求男女，其人先业福德因缘，而得男女。而彼等人，各心念言：『彼等树能与我男女。』彼等人来，各大祭祀，作大供养，报偿彼树。而彼林树一切人民，为其作名，号曰乞求所愿皆得如是神树。

「尔时，彼城有一最大巨富长者，名曰善觉。而彼长者，多有资财，势力自在，无量畜牧，所谓象马牛羊骆驼，及驴骡等，无所乏少，丰饶五谷，多有奴婢，音声伎妾，估客作人，真珠虎珀，琉璃颇梨，砗磲玛瑙，白玉珂贝，金银铜钱，众事具足，无所阙。其长者宅，犹如北方毘沙门天大王宫殿，一种无异。时彼长者，无有男女，所有亲眷来往之者，作如是言：『谓仁长者！若仁自知，仁家巨富，多有势力，略说乃至，众事备悉。但仁家中，无有子息，而此城外，有一神树，名曰乞求所愿皆得彼树，若有男子女人，来从乞求男女皆得。长者何故不往诣于彼树边乞求索男女？若能乞者，必应得生男女不疑，勿令仁家种族断绝。』」

「时，彼长者报其一切诸亲族言：『何有是事？而彼树木，无识无情，若能与人男女愿者，无有是处。凡男女者，皆由父母先业因缘，或复福力而得男女。而彼人言：「我等自身各亲祈请，并彼树边，得于男女，以得愿故，至彼树所，作大供养，报偿彼树。」』时彼长者诸亲眷属，再过三过，殷勤劝请彼长者言：『汝大长者！不可不信。彼树实能如是与愿，彼已得男，彼已得女。长者但去，彼树能与人之心愿，索男得男，索女得女，决定无疑。』」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五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耶输陀因缘品下

「尔时善觉大富长者，以诸亲族数数殷勤共相晓喻，乃至第三，苦切劝谏，而彼长者意中不已，即将家僮，赍持大斧、簸箕杵锄，及诸锹镢、种种刀锯，诣彼树所，既到彼已，立于树前而作是言：『汝树当知！我从他闻，汝是神树，名所求愿一切皆得，若有人来求乞男女，悉皆果遂，而我无有一个儿息，心内愿乐，而不称可。今从汝乞，若令我得生于好男，我当来作如是

供养，作是报答。必汝不能与我子者，我当将此大斧锹镢，斫掘汝树，根本枝条，一切悉却，终不放汝。乃至令如马蔺根须，而留残着，若掘到地，取汝根茎，段段斫断，取汝枝柯，片片剉切，斫截割已，札札晒干讫已，持火烧汝作灰；如灰尘已，或将汝灰，临急疾河，向水而掷，或将汝灰，对猛大风，吹令四散。』

「尔时，彼树有神依之，神闻此语生大恐怖，忧恼不欢，又作是念：『我实不与他作男女，但人来者，自有业因，自有福力，而得男女。而彼等人，谓言此树能与男女，既得愿已，然后来报此树之恩。』而彼树神，悲泣流泪，作如是言：『此我生来所居之树，以彼长者不得子故，其必当坏毁我此树。』而彼树神，于帝释天，恒常承事。」

「尔时，彼神速疾往诣天主帝释忉利天宫，到已长跪白帝释天，作如是言：『依前长者求乞儿子得不祸福善恶之语，大善天王！唯愿大天巧慧方便，早作如是精勤速疾，与彼长者端正之男，勿令于我此树磨灭。』」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告树神曰：『汝之树神！勿作是语。所以者何？今我亦复不能为于世间之人定与男女，但诸人辈自有福因而得男女。其理虽然，汝之树神！少忍耐看，莫生忧恼，我当观察彼之长者有因缘不？』时忉利天有一天子，五衰相现，不久定当堕落世间。五衰相何？一者彼天头上妙花，忽然萎黄；二者彼天，自身腋下，汗汁流出；三者彼天，所著衣裳，垢腻不净；四者彼天，身体威光，自然变改；五者彼天，常所居停，微妙宝床，忽然不乐，东西移徙。」

「尔时，天主释提桓因语彼天子，作如是言：『善汝天子！若知时者，汝有善缘，植众善本，常不放逸，谨慎畏罪，无诸过患，不造诸非，又复未曾作重恶业，直以嫉妬，汝今应当退失此处，必生人间于一善处。』」

「尔时天子白帝释言：『愿闻其处。』帝释报言：『今此下方阎浮提地，有一大城名波罗[木*奈]，而彼城有一大长者名曰善觉，彼长者家，大富饶财，多有势力，乃至一切无所乏少，而彼无子。汝今发心，往波罗[木*奈]，为彼作儿。』」

「时是天子，于过去世得天子身，种诸善根，而作生死解脱因缘，面向涅槃，背于烦恼，不取诸有，不爱一切有为中生，而彼一生，欲取漏尽，欲证圣道。而彼天子咨帝释言：『大善天王！我今不欲处在居家以受世乐。」

「『又复，护明菩萨大士，不久从彼兜率天下，降神生于迦毘罗城释种姓内，净饭王宫，大夫人边，右肋入胎，月满而生。生已弃舍王位出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当转无上法轮。我意欲于彼菩萨边修行梵行。而彼长者，居家大有资财珍宝，多诸势力，乃至一切种种丰饶，而其彼家放逸之处，我意不愿向彼而生。』」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语彼天子作如是言：『汝但乞愿求生彼家，护明菩萨不久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当转无上法轮。我于彼时，自当成就汝出家缘，亦助佐汝出家之事。』时彼天子报帝释言：『善哉天王！若于彼时，王能如是佐助于我发心因缘，令得成就，当生彼家。』」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报彼尼拘陀树神言：『汝善树神！若知时者，汝当速报彼长者知，而语之言：「善哉长者！汝所乞愿，不久当生端正之子。生已不久舍家出家，当作沙门。」』」

「尔时，树神从帝释边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速往诣彼大长者家，到已在空，隐身不现，语长者言：『大善长者！汝必当生智能端正福德之子，但其生已，不久定应舍家出家而作沙门。』」

「尔时，长者报树神言：『善哉天神！但愿我生，我当方便不令舍家而作沙门。』时彼天子，从忉利天，堕落下来，与大长者妇腹受胎，既受胎已，彼妇即觉语长者言：『大善长者！应须欢喜，我已受胎。』」

「尔时，长者闻是语已，即为其妇立于最上将息之法，最上敷设，最上庄严，最上供承，最上饮食，最上服饰，而供给之，令其玩弄。」

「尔时，长者于波罗[木*奈]四城门外，衢道陌头多人处所，立无遮会，有来索者，求食与食，须饮与饮，欲鬘与鬘，索香与香，或须涂香，即与涂香。须床敷者，即与床敷，须资生者，悉具与之。时其家内所有财物，皆收内库，一切酒坊，一切屠舍，并皆除断。」

「时长者妇，或满九月，或满十月，其胎成熟，产一男儿，极大端正，可喜少双，身体色黄，犹如金柱，头顶团圆，犹如伞盖，鼻如鹦鹉，长臂下垂，支节端直，诸根悉具，肌肉柔和，犹生酥^抔。彼子生已，其上自然化出微妙七宝之盖，而诸世人所见之者，皆大唱言：『希有！昔来未曾覩见。』」

「尔时，长者为彼童子立四乳母：一者抱持，二者洗浴，三者与乳，四者共戏。童子生后，长者恒于四城门外及交道头，立无遮会，如前所设。又复集聚内外眷属，而语之言：『我今已生如是儿子，汝等立名。』其眷属等，相共平量，此子初生，上有宝盖，自然出现，以是因缘，名闻流布，遍于一切，是故此子，应名上伞。于是后人相共称唤，为耶输陀(耶输陀者隋言上伞)。其耶输陀，于父母边，唯止一子，父母爱念，不曾离心，眼欲恒看，目前养育，令其增长易观易畜。而有偈说：

「『福德之人疾增长， 犹如良地蒔菓栽，
薄运少佑无相人， 似于道头种诸树。』」

「而彼童子，渐渐长成，既能行走，后依家法，教诸技能，使学作业，所谓书算，及造印记。出财与他，从外受入，货易兴贩，染诸色缯，衣服裁缝，别诸香类，识达五谷，了别七珍及诸宝物。诸如是等，一切皆练，无不洞晓，工巧辩捷，利智聪明，悉皆成就，无人与等。及至年大，欲遣别停。

「尔时，其父为彼童子，造立三堂：一拟冬坐，二拟春秋两时而坐，三拟夏坐。拟冬坐堂，一向温暖；拟夏坐者，一向风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不热不寒，调和处中。其三堂内，所有器服，皆是众宝之所杂成，所有饮食，最美最甘，心所乐见。其诸衣服，种种庄严，复以众杂末香涂香，种种安置，立诸婬女，端正可憙，使相娱乐，于其宫内，堂殿前立种种阶道，一一阶道，有五百人，擎五百宝案，日初出时，则便安施，日没已后，还擎收却。

「其堂周匝，有五百人防护守视，身体皆着牢固铠甲，手执刀棒，或持铁轮三叉戟等，以用拟备；其三等堂，各各如是。畏耶输陀童子忽然舍弃出家，其堂内外，门户关钥，皆悉牢固，其彼诸门开闭之声，闻半由旬。

「时，耶输陀在彼堂殿，具足而受五欲快乐，逍遥嬉戏。于时世尊，在波罗[木*奈]初转无上法轮之后，帝释天王从天上下，至耶输陀宫殿之中，到已发觉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仁今时至，必应不久舍家出家。』时，耶输陀闻帝释天如是言已，嘿然而受。既默受已，天晓之时，索驷马车，欲往园中观看善地。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而入波罗[木*奈]城欲乞于食，即以长老阿奢踰时用为侍者。其耶输陀，遥见如来向前而来，威仪端正，行步沈审，身体具足，诸相庄严，犹如虚空，满于星宿。见已心生欢喜清静，以内

欢喜清静之心，从车而下顶礼佛足，围遶三匝，遶已还上车中而行。其耶输陀，见于如来回还未久，时佛知彼清静之心，即便微笑，放于光明。尔时，长老阿奢踰时整衣而立，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十指掌，向于如来，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何因缘故？微笑放光。』

「尔时，佛告阿奢踰时，作如是言：『汝比丘！见此耶输陀童子以不？』其至我边，顶礼于我，三匝遶我，还退上车。阿奢踰时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已见。』佛复告言：『汝今谛听！此耶输陀大善男子！今夜决定舍家出家，至于我边，乞作沙门，作沙门已，不久而得阿罗汉果。』

「时耶输陀至园苑内，观于善地，次第经行。时天帝释，以神通力，即化作一死妇女尸，其身肿胀，将欲烂坏，蝇蛆杂虫，处处啖食。时，耶输陀见彼死尸如是臭烂，见已心生污癞之想，而自念言：『是臭烂身，有何可乐生于着心，而自放逸？复于此中，生于乐想？今已脓烂。』即口唱言：『我今不乐臭秽乐也。』欲还至家。而彼童子，从苑内出还入己堂，而彼在初夜欲眠睡时，天帝释以神通力，令诸婬女悉皆着睡，而其家内，处处然灯，犹如臂大，堂堂尽照，令明不断。

「尔时，世尊当于彼夜作如是念：『今夜之中，其耶输陀大善男子，决定勇猛，舍家出家，求作沙门。』如是念已，至于一河，名波罗那(隋言断除)，渡至彼岸，自取草铺，既铺草已，结加趺坐，欲一夜眠，心为慈愍其耶输陀善男子故。

「时，耶输陀正着睡眠，自然忽觉，而见堂内，处处安置臂许灯明，见诸婬女悉着睡眠。或有婬女，颈悬小鼓，或有婬女，挟于琵琶，或有婬女，挟于五弦，或有婬女抱持箜篌，或有婬女，以臂抱鼓，或有婬女，手执箫笛诸音声等。或有婬女，露于半身，喘息而眠；或有婬女，头髻解散，倾侧而眠；或有婬女，流于涕唾不净而眠；或有婬女，口齿相齧，作声而眠；或有婬女覆面而眠；或有婬女仰面而眠。其耶输陀，见于堂内诸婬女眠如是满地，犹若死尸，一种无异。见已即生厌离之想，生大患想，心中乐欲求涅槃想，心欲建立向涅槃想。而作是念：『谓此大是恐怖之处！咄此大是扰乱不安怨嫌之处！』时耶输陀如是见已，从其卧床忽然而起，脚着革屣，众宝所成，论其价直，足二百千，着已意念，从堂欲下，至堂基边，而无阶道。时天帝释，即将阶道立着其前，身放光明，而此光明普照其家。

「时耶输陀见此明已，从堂而出，渐至父宫诸嫫女边，到已见父所卧堂内，用好香油，以为灯明，其炷如臂，回地及柱，处处皆安。见诸嫫女，皆着睡眠，悬抱乐器乃至如上，犹如死人在尸陀林，见已生于厌离之想，乃至生于极大恐怖。

「时，耶输陀从父堂出，渐至外门，见外门关，钥鑰甚牢。而开门时，其声远彻闻半由旬。时天帝释速疾开门，隐没彼门不令作声，畏耶输陀出家之时，有诸障碍。

「时耶输陀从家出已，至大城门，其门名跋陀罗婆提(隋言贤主)。既到于彼贤主城门，其门关闭门关甚牢，声音远闻，亦半由旬。时天帝释，一念之顷开于彼门，又隐彼声不令他闻。心如是念：『勿令有人障耶输陀出家因缘。』

「时，耶输陀从城门出，渐渐至于波罗那河。尔时，彼河水忽暴涨，弥岸平满，一切诸鸟，平头而饮。时天帝释，即便隐灭彼之光明。时耶输陀至河此岸，即便停住，而口中唱：『谓此大患，咄大恐怖！』

「尔时，世尊在河彼岸露地经行。尔时世尊为怜愍彼耶输陀故，身放光明，以金色臂，展手而向耶输陀边，作如是言：『善来善来！汝耶输陀！此处无患，此处无畏，此处安乐，此处自在。』而有偈说：

「『如来既见彼心已， 而口呼唱如是言：
「汝来汝来耶输陀， 取此无畏涅槃路。」
世尊无所而不见， 世尊无所而不知，
是故能知于彼心， 故言世尊诸明具。』

「时，耶输陀闻于世尊如是语已，即免一切心诸忧苦，即得心定。譬如有人后春行路，被诸热恼，疲极饥渴，忽值一池，其水凉冷，入于其内，澡洗饮水，除灭一切热恼诸苦。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大善男子，闻佛如是安慰言已，即灭一切诸心忧恼，心得寂定。

「时，耶输陀大善男子，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脱彼众宝所成革屣直二百千，弃已步入波罗那河。譬如有人舍于涕唾，无复心念即背而行。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弃舍革屣亦复如是，步入河渡，尔时彼河水故为浅。

「时，耶输陀善渡河已，至于彼岸，到世尊所。而耶输陀，遥见世尊，威仪整顿，容止可观，诸根寂静，心意正定，乃至身以三十二相之所庄严，犹如虚空遍满星宿，见已复生清净欢喜，生欢喜已，渐到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见耶输陀却一面已，即便为其次第说法，所谓说于布施之行，持戒之行，复说生天因缘之行，五欲罪患，诸漏未尽，尚有烦恼，赞叹出家清净之法。而世尊知耶输陀心已生欢喜，已生希有，心得柔软，心得无碍，堪可受法。

「尔时，世尊以佛所有令他喜言，令得道言，而向说法，所谓苦集灭道四谛，向耶输陀，如是说时，时耶输陀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尽烦恼界。离烦恼已，于诸法中，生净法眼，所有结惑，皆灭除尽，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诸黑缕，入色即受。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心，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尽诸烦恼，乃至如实悉皆证知。

「时，耶输陀善男子妇，睡眠既觉，于其床上，忽然不见夫耶输陀。彼心忆念耶输陀故，兼复渴仰，思迟恋慕，即便往诣输陀母边，到已白言：『圣母！今知圣母爱子耶输陀不？新妇昨夜，眠觉求觅，忽尔不见，不知何去？』

「尔时，圣母闻是语已，怜忆爱念耶输陀故，啼泪懊恼，急疾往诣耶输陀父大长者边，到已即白大长者言：『长者！今知仁所爱子耶输陀不？』一一皆如新妇所说。

「尔时，长者闻其宫中失耶输陀，以忆念子耶输陀故，遣使速往智慧人边，或算师边，博戏人边，或淫女家，而告之言：『汝等人辈！宜速急疾往如是处求觅我子耶输陀来。』

「尔时，使者向波罗[木*奈]城四衢道，振铃而唱，如是告言：『若当有人能向我道见耶输陀，知耶输陀所在之处，所行之处，令我得见，令我得闻。我乞彼人百千价物。』即于后夜，教开城门，遣使疾驰，而遍告言：『汝等城外速疾往求我耶输陀。』

「尔时，长者耶输陀父，当于彼夜天欲晓时，愁忧怅快，啼哭泣泪，速疾往向跋陀罗提城门之边，到已即出。渐渐行见其耶输陀革屣踪迹，见已寻逐革

屣迹行，尽其迹已，于河岸上，见二百千价直革屣，少得本心，即作是念：『我所爱子耶输陀者，今应不死。』出大喘息，心口念言：『若其身死，此之革屣，久应无有。』

「时彼长者见革屣已，不触不缘，弃舍而去。譬如有人，见他涕唾，不观不念，弃舍而过。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父，见彼七宝所成一双革屣，弃舍而过，即便渡彼波罗那河，寻求其子。尔时，世尊河边遥见其耶输陀善男子父向佛而来，世尊见已，作如是念：『此耶输陀善男子父，既来求子，以爱念故，或能仓卒不避好恶，抱耶输陀善男子身。我今可出变化神通，若作神通变化之事，而耶输陀善男子父，在于此处，唯得以眼见耶输陀善男子面，即便停住，勿令相触。』

「时耶输陀善男子父，遥见世尊，威仪齐整，端正可喜，乃至譬如虚空中星庄严日月，心生欢喜，以欢喜心，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善哉善哉！大德沙门，颇见我子耶输陀者来此以不？』

「尔时，佛告彼长者言：『大富长者！汝若知时，且少安坐，不久当得见耶输陀。』时彼长者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应不妄语，所言应实。』闻此语已，心生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

「尔时，世尊即为长者次第方便如应说法，所谓行檀，及结使法悉皆灭已，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易受染色，如是如是，时彼长者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如实证知，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渡烦恼海，越诸障碍，无复疑心，到无畏处，不从他闻。于世尊边得闻法教，受佛归依、受法归依、受僧归依，并受五戒。

「尔时，人间彼大长者最在初首，为优婆塞，人身之中以三白成三归依者，谓耶输陀善男子父。其耶输陀善男子父，于说法时，如是证见，如是观行，得于道迹，见漏皆尽，一切法中，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其耶输陀善男子父，闻法见知，如实漏尽，心得解脱，不应在家受诸五欲，如昔在家。我今还可摄于神通。』尔时，世尊即摄神通，摄神通已，耶输陀父即于彼坐，得见其子，见已而告耶输陀言：『子耶输陀！汝母忆汝受大苦恼，为汝故哭，为汝故悲，莫复为汝而取命终！汝可至彼与于彼命。』作是语已，其耶输陀善男子即观如来面。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耶输陀父，作如是言：『汝大长者！于意云何？若有学人，已学诸智，已学见法，彼闻法时，证知漏尽，心得解脱，彼若回心入于本家，能更复受五欲以不？』长者报言：『不也。世尊！』」

「尔时，世尊告长者言：『其耶输陀善男子！今已学智见，证于诸法，如汝无异。今耶输陀，闻说法时，证得道迹，诸漏已尽，心净解脱。』佛告长者：『此耶输陀善男子！今不应还归住于家内受五欲事，如昔在家。』尔时长者即白佛言：『善哉！世尊！耶输陀今生于人间，善得大利，善生世间，诸漏灭尽，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见耶输陀善男子身，以诸瓔珞而庄严体，即说偈言：

「『以诸瓔珞庄严身， 寂定其心证于法，
调伏诸根悉清静， 于诸众生起大悲。
若能如是谛实行， 是则名为真梵行，
亦名沙门释种子， 是亦名为比丘僧。』」

「时耶输陀善男子父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愿受我请，布施饮食，及耶输陀善男子等。』尔时，世尊于长者边，嘿然受请，为欲怜愍于长者故。」

「尔时，长者既见世尊嘿然受请，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围遶三匝，辞佛而去。是时长者去未久间，其耶输陀大善男子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与我出家，受具足戒。』」

「尔时，佛告耶输陀言：『善来比丘！汝今于我所说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诸漏。』佛说是已，时其长老耶输陀身，即成出家，得具足戒，为大沙门。当于是时，此世间中，七阿罗汉：一是世尊，及五比丘、耶输陀等。」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命耶输陀用为侍者，向其父家。到彼家已，铺座而坐。是时长老耶输陀母，并及长老耶输陀妇，来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退一面已。世尊次第而为说法，所谓如是说布施行，乃至清静，如来悉知彼等一切，心生欢喜清静柔软，心无障碍。」

「尔时世尊，所有诸佛令欢喜法，所谓苦谛，及苦集谛，苦灭得道，世尊为彼说是法时，彼等于坐，远离诸尘，得清静智，烦恼界尽，于诸法中，得净法眼。所有垢法，诸可灭法，一切知己，皆悉灭尽，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垢膩，随所染入，而受其色。如是如是，彼等眷属，坐于彼座，远离尘

垢，所有垢法，皆悉灭已，如实证知。彼等妇人，既见诸法，得证深入，到诸法边，渡烦恼垢，得无疑畏，不从他人说法听证。世尊教中，得知见已，归依佛、法及归依僧，即受五戒。

「尔时，世间当于是日，最初人中三归受戒，先得成为优婆夷者，所谓长老耶输陀母，并及长老耶输陀妇，所有一切诸眷属等。

「尔时，善觉大富长者，既闻世尊为其眷属如应说法，闻已欢喜，即起办食。长者及妻，并其新妇，自手将好种种美食，奉供养佛及耶输陀。所谓舐[口*束]咋噉[口*尊]啜，其所施食，悉皆充足，恣意饱食。

「尔时，长老耶输陀父善觉、长者妇及新妇，见佛食讫收衣摄钵，洗于手足，如是清净安坐竟已，人别各自将一小铺，次第相随来向佛前依大小坐。尔时，世尊既见善觉长者眷属如法而来坐于前已，如来慈愍，为欲度脱使离苦恼，是故为其如应说法。彼闻法已，心生欢喜，信心炽盛，威德增上。尔时，彼等既听法已，乃至一切心生欢喜，如是知己。尔时，世尊即从坐起，其耶输陀即随佛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耶输陀宿缘品第三十九

「尔时，天竺波罗[木*奈]城，有四居士大富长者，最为殊胜善男子辈。何等为四？所谓第一名毘摩罗(隋言无垢)，其第二者名修婆睺(隋言善臂)，第三名为富兰那迦(隋言满足)，第四名为伽婆跋帝(隋言牛主)。彼等从他闻耶输陀大善男子往沙门边修行梵行，闻已即作如是思惟：『希有斯事！彼大沙门法行之中，梵行应当牢固不动，应当胜他，其法会集，应必第一。所以者何？而耶输陀大善男子，至沙门边受行梵行，即得出家。我等今者亦应至彼大沙门边求修梵行。』彼等如是共平量已，相将往诣耶输陀边，到已即共其耶输陀，对面美辞，善巧谈说，各话心内，意慧语言，敬心问讯。相慰喻已，各坐一面。坐一面已，彼四长者，即便共白耶输陀言：『尊者耶输陀！此之梵行必

应牢固，决定胜他。如此法集，可敬可爱。如尊今于大沙门边受行梵行，我等今者，亦欲求于大沙门边修行梵行。』

「尔时长老耶输陀许，即便共彼波罗[木*奈]城四大长者，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礼佛足已，却坐一面。时耶输陀即白佛言：『大觉世尊！此四长者，在本居家各为朋友，最为殊胜善男子辈！所谓无垢善臂满足，并牛主等。今日故来，归依世尊。善哉！世尊！唯愿为此四大长者，如应说法教诲示导。』尔时，世尊发大慈悲，起怜愍故，即为彼等四大长者，次第方便说微妙法，所谓布施持戒忍辱，乃至为说种种法要。彼等长者，闻世尊说如是法相，即于坐中，远离尘垢，乃至所有一切集法，皆悉得知，及灭相法，亦如实知。譬如净衣无有垢腻，入于汁中，正受其色。如是如是，彼四长者即于坐处，乃至得知一保证惑集灭相法，如实证知。彼四长者，悉各如是见诸法相，得诸法相，证于法相，入于法相，度烦恼碛，心无障碍，越诸疑网，除灭结使，得无畏处，不随他知，依佛法行。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在于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大觉世尊！我等今从佛世尊边，乞求出家，依佛教法，受具足戒。』尔时，世尊即告彼等四长者言：『汝辈比丘！清净善来，入我法中，行于梵行，灭诸苦故。』是时世尊作此语已，彼波罗[木*奈]四大长者，头发自落，髭须犹若七日剃来，身体自然披服三衣，手擎钵器，彼四长者即成出家，受具足戒。

「时四长者，出家未久，受具始尔，在于一处，舍诸缘务谨慎身口，不敢放逸，勤劬精进，在空闲处，行于善行，独坐独起，不曾停息，如救头然，住兰若内。尔时，彼等诸善男子，为求道故，正信出家，不久即得无上梵行，自见法相，自证诸通无畏而行，口即唱言：『已断生死，得梵行报，所作已办，来生更不受后世有。』自知自证，彼四长者皆悉一时成阿罗汉，心善解脱。彼时世间成就一十一阿罗汉：第一世尊，二五比丘，三耶输陀，及其在家最胜朋友四大长者善男子是。

「尔时，长老耶输陀身昔在家有五十朋友，诸国来集，或有小来共相长养善男子辈，闻耶输陀善男子往大沙门边行于梵行，闻已如是共相谓言：『彼之梵行，必当精胜法集牢强，而耶输陀善男子，事彼大沙门，行于梵行。我等今者亦可至彼大沙门边求行梵行。』彼等如是共平量已，相将即到耶输陀所，到已即对耶输陀面，相共言说，文辞巧丽，种种谈论，各相问讯，各相虔恭，如是讫已，却住一面，住一面已。

「尔时，彼等五十友人，各是别国最大长者，往昔在家，亲善朋旧，即便共白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今此梵行，必应是好，胜于余人，而长老在大沙门边，行于梵行。我等意乐亦与仁同，欲往诣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

「时，耶输陀即便共彼五十在家往昔善友，诣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礼佛足已，却坐一面。其耶输陀即白佛言：『大善世尊！我昔在家，有此五十友朋知识，或在前后，一切皆悉是善男子，其意并乐归依如来。唯愿世尊！大慈怜愍，为说法要，教诏示导。』」

「尔时，世尊即为彼等，随顺说法。而其彼等诸长者辈，闻佛所说，乃至如实一切悉知。彼等长老悉成漏尽诸阿罗汉，心善解脱。于时世间合成六十一阿罗汉，谓佛世尊，及五比丘，并耶输陀，其耶输陀波罗[木*奈]城有四善友，无垢、善臂、满足、牛主，其耶输陀在家朋友，诸大长者有五十人，并是别国相召集来，或前或后，善男子等。」

「尔时，世尊于波罗[木*奈]鹿野苑中，度是人已，更欲别向他方而行，即告长老耶输陀言：『汝耶输陀！还住于此，莫随逐我。所以者何？汝耶输陀！小来未曾苦于身体，又复汝身皮肤柔软，不串羸衣及以恶食。汝在此住，受汝父母所须供养，随胜衣食自恣而受。汝之父母，能供养汝。』」

「时耶输陀禀承教诲，恭敬而立，即白佛言：『如世尊勅，我不敢违。』而耶输陀闻佛勅已，住波罗[木*奈]，一定不移。」

「尔时，天竺波罗[木*奈]城，复有五百商人长者，与耶输陀昔在家时亦为朋友，入海采宝，一时回还至家，各各相共借问耶输陀处。彼等问已，闻耶输陀今日在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彼等闻已，各相谓言：『彼之梵行，定应上妙，教法胜他，若不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今云何乃能回心向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我等今亦可共往诣大沙门边求行梵行。』」

「尔时，彼等五百商人诸大长者，结集相共诣向长老耶输陀边，到已共白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久不相见，我等入海，今始回还。闻仁出家故来咨白，安隐无恼快乐以不？』如是种种善言美语，慰劳相问，彼此讫了，各起恭敬，却住一面。」

「尔时，五百商人长者白于长老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今此胜也。』时耶输陀即报彼言：『如是如是，今此最胜。』尔时彼商五百长者，即于长老耶输陀边偕舍出家，求受具戒，经多年月，不能得道。」

尔时，世尊游历他国，回还至彼舍婆提城，住祇陀林精舍之内。时其长老耶输陀，身经于多时，夏罢讫已，即共五百诸比丘众相随而去。闻佛在于祇陀精舍，欲往诣彼见如来故，彼客比丘至祇陀园。是时彼处主人比丘，或取钵者，或衣屨者，内房中时，起大高声，喧闹杂乱。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长老阿难，作如是言：「长老阿难！此中是何高大音声，喧乱乃尔？」是时阿难，即白佛言：「如来世尊！今者外许别有五百客比丘来，长老耶输陀最为其首，至于此处。我等既见客比丘来，而此旧居诸比丘辈，共相慰喻，问讯安和，及受衣钵，内于房时，起是高声。」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若知时，为我唤彼如是等客诸比丘来。」尔时阿难闻世尊勅，即便至彼客比丘边，语诸一切客比丘言：「汝长老辈！世尊今唤汝等一切诸客比丘。」时诸比丘既闻阿难如是言已，语阿难言：「如长老意，我不敢违。」

尔时，五百诸客比丘闻受阿难如是教已，往诣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既礼拜已，却住一面。诸客比丘住一面已，嘿然而立。

尔时，世尊即告彼诸客比丘言：「汝等比丘！何故如是作大高声？犹如世人诸诤鬪起呼呼呵呵，其声犹如钓鱼之师，各各相竞趁逐诸鱼，各相唱唤。汝等比丘！各还本处，不得共我居住此中，我趁汝等。」是时彼等五百新入客比丘，闻佛如是言，各白佛言：「如世尊勅。」彼等五百诸客比丘闻佛是言，顶礼佛足，遶佛三匝辞佛而去，执持衣钵从精舍出。至一河边，其河名曰婆罗瞿摩帝(隋言秀媚主)，在彼秀媚河岸边住，昼夜精勤，无有休息。初夜后夜，不卧不眠，猛厉修道志愿规求，助道法证，是故用心。彼等用心，不休不息，不久之间，所为事成。彼善男子，既各正信，舍家出家，而能办彼无上梵行，而能得办。自现见法，证于诸通，即得断除一切诸结，自口唱言：「生死已尽，得梵行报，所作者办，更不复受于后世有，自证自知。」彼诸长老，一切悉皆成阿罗汉，心善解脱，无复怖畏。

尔时，世尊在舍婆提祇陀精舍，少时住已，欲更行历其余聚落。从此聚落，到彼聚落，渐渐而行，到毘耶离。至彼城已，往猕猴池，其池岸边，有草精舍，即便停住。

尔时，世尊日下西时，从三昧起，出草精舍，向于露地，铺座而坐，比丘僧众，左右周匝，前后围遶。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我见婆罗瞿摩帝河，诸比丘等所居住处，大有光明，而彼婆罗瞿摩帝岸所，有五百诸比丘住。」如是三称。

佛告阿难：「汝今可唤彼诸比丘使来见我。」是时阿难闻佛世尊如是勅已，向一年少比丘之边，到已即告彼比丘言：「善哉长老！汝速至彼婆罗瞿摩帝河岸边，彼处今有诸比丘等，汝语彼等诸长老言：『世尊今欲见长老等，若知时者，宜应速疾往见世尊。』」时彼年少长老比丘，闻于阿难如是言已，白阿难言：「如尊者教，我不敢违。」

时彼年少长老比丘，速疾而行，譬如壮士屈舒臂顷，如是如是。时彼长老年少比丘，从毘耶离，速疾隐身，至于婆罗瞿摩帝岸，出身现往彼所居处诸比丘边，到已即告彼等一切诸比丘言：「善哉长老！汝等今者若当知时，世尊欲见汝等长老，汝等今者若当善知，可速往诣至世尊所。」

尔时，彼处诸比丘等，白彼年少使比丘言：「如长老教，我不敢违。」是时彼等诸比丘众，闻此语已，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从于婆罗瞿摩帝河所居之处，各隐其身，至毘耶离猕猴池岸草精舍下而即现身。

尔时，世尊当此正入不动三昧，其耶输陀长老亦入不动三昧，彼来五百比丘亦入不动三昧。经夜初更，尔时，阿难从座而起，偏袒右肩，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愿世尊知，夜以一更，世尊今可慰喻于彼客比丘僧。」是时世尊，默然不言。如是复已，经夜中分，阿难更请，乃至世尊默然不言。尔时其夜至第三分，阿难复请，世尊默然。经夜后分，欲打鼓时，明星将现，长老阿难更从坐起，偏袒右肩，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当知！夜已后分，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世尊今可教诸比丘，慰劳于彼诸客比丘，又复比丘坐已经久，身体疲懈。」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今不知如此义理。所以者何？长老阿难！汝若知理，应不发问。今此三昧，非汝境界。何以故？阿难！我向入此

不动三昧，此之五百比丘亦入不动三昧，长老耶输陀最为初首，皆悉入于不动三昧，我今自知如此理已。」尔时，世尊欲说偈故，即作如是师子吼言：

「已渡烦恼诸欲泥， 复已灭除诸聚刺，
到彼贪痴灭尽处， 于彼苦乐更不停。
既已越度彼岸边， 是则名为真勇健，
亦称比丘善破恶， 又复名善解脱人。」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而彼五百诸比丘等，心生希有未曾有事，已生希有未曾有故，各相谓言：「诸长老等！希有此事！此之长老耶输陀者，大有神通，乃能使此五百比丘，一切皆亦有大神通，共耶输陀昔作朋友，各能相似，彼等父母，亦皆有德。」是时彼等五百比丘，心各生疑，欲问世尊决断所疑，即便相与白世尊言：「今此长老耶输陀者，彼于往昔，种何善根？而今身中，乃能如是居家殷富，如是多财，如是多宝，如是二足四足具足，如是家生，然其初生上覆宝盖。又其父母为耶输陀造三种堂，昔缘何业得此果报？又复于诸婣女等边，生塚墓想，何因能尔？值佛出家，受具足戒，成阿罗汉，父母及妻，皆得圣法，在家朋友，及诸国土，商主朝廷，并婆罗瞿摩帝河边五百比丘，得罗汉果？」作是语已，皆各默然。

尔时，世尊即告彼等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波罗[木*奈]城，时有一人，欲营其事，彼如是念：『我若此事得成就已，复作是事，此事办已，当作此事，我此事办一切讫了，后别当造美食美饮种种办具，飡噉嚼啖[口*束]吮等，各办具已，当施沙门及婆罗门，悉令具足充实饱满。』

「尔时，彼人以心勇猛善业因缘，复以众多福德所润，所营事者悉皆成办。彼人既见其事已办，于晨朝起，整顿多种丰饶饮食可飡噉者，具足执持将诣城门。到已安置，作如是念：『今此城门，最初见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我当持此多种饮食，乃至[口*束]而用布施。』

「尔时，彼城门外有一辟支佛，名那伽罗尸弃(隋言成髻)，恒常住在波罗[木*奈]城。而彼尊者大辟支佛，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徐行欲入波罗[木*奈]城乞求饭食。是人遥见彼辟支佛，威仪庠序，进止端平，足步安稳，无有差移，左右观看，徐行直视，举动审谛，不急不宽，住立仰瞻，人所乐覩，形服相称，内外严仪。彼人见已，得清净心，生大欢喜，即将其食，奉辟支佛。尔时，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今已得种种美食布施，而食时既未

至，我今且可少时摄心坐禅系念。』思惟是已，却行一面，到河岸边，时有一树，即在其下，加趺而坐，正意定想，身体端然，寂静一心，不摇不动，如是而住。

「尔时，波罗[木*奈]城有一王，名婆岚摩达多(隋言梵德)，严驾四兵从城门出。是时城外，忽有一人，从聚落来，手执伞盖，逆头值王，彼人遥见梵德国王在前而来，见已内心作如是念：『我今可避于梵德王，勿令见我。』彼人如是心生念已，即下道行，向一别路，其路乃到波罗那河。从彼河岸，顺流下行，未经多地，忽然而见彼辟支佛，在于河岸一树之下，加趺而坐，正念正思，身不**动摇**。彼辟支佛，为于日光照触身体，遂便汗流。彼人见已而作是念：『此仙应是持戒清静，必定应得证诸正法。今此日光，既照其体，或患热恼。』作是念已，『我今可持此之伞盖覆其身上，为作荫凉。』

「尔时，彼辟支佛知食时至，作如是念：『我食时至，宜应从此三昧而起。』时辟支佛既出三昧，即见彼人持于伞盖覆己身上，见己为欲愍彼人故，飞腾虚空，作十八变，于虚空中，行动来去，或跪或立，或卧或坐，复出烟炎，或放火光，或时作水，涌没隐显，作如是等无量诸种神通示现。

「尔时彼人，即便于此那伽尸弃辟支佛边生净信心，合十指掌，至诚顶礼，作如是愿：『愿我来世，值如是圣，或胜于此；既值遇已，彼所说法，愿我即能于彼法中，速疾证知，愿我当来不堕恶道。』复更启请彼辟支佛乞手奉食，而咨问言：『尊者现今住居何处？』彼辟支佛即报之言：『我住某处，我行某处。』尔时彼人，即便往诣彼辟支佛所居住处草庵之边，至已内外洒扫泥地，除却秽草讫，而奉请彼辟支佛：『欲以四事供养供给，若有所须，我能办具一切衣食。』如是奉彼辟支佛已，到自家中，向其父母妻子，眷属及余无量无边人辈，说如前言：『我今得见如是仙人如是戒行，如是清静，证妙法者，仁若知时，至于彼所，供养尊重。』是时彼人父母妻子，并及朋友诸知识等，闻已皆诣向那伽罗辟支佛所，以清静心，恭敬供养。

「尔时，彼人经于少时，作是善念：『在家大患，烦恼缠绕，出家大乐，解脱无为在家难办，一向无垢亦不可得，一向无染亦不可得，乃至欲令尽一身命清静无垢行于梵行，终不可得。我今可至彼仙人边乞求出家。』如是念已，而彼人即往诣尸弃辟支佛所而咨白言：『善哉大仙！听我出家。』而辟支佛不许出家。彼人再白，乃至三白：『善哉大仙！听我出家。』

「尔时，尸弃辟支佛心愍念彼人如是三请，即告其人，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汝今若欲求出家者，去此不远有诸外道，名曰波梨婆罗阇(隋言行复行)。汝于彼处，且可熏修调伏身心，而当来世，于正法中，取出家因，复乞求愿，未来世有一佛出世，名曰释迦牟尼如来，愿见彼佛，我值遇已勿令失脱，于彼如来法教之中，得出家已，誓愿舍离一切诸苦。』」

「尔时，彼人取彼伽罗辟支佛语，遵奉不违。即请彼佛尽一形寿，将诸供具而以供养彼辟支佛。」

「尔时，尊者那伽罗尸弃辟支佛，乃至随缘，住于世已，入般涅槃。而彼人等所有眷属，一切聚集，见辟支佛入般涅槃，即便共取辟支佛身，如法供养，殡葬阁维，所谓造诸舍利之塔，塔上造作覆盆相轮，悬诸宝铃，幡盖香花末香烧香，燃灯续明，而用供养。」

「尔时，彼人如是供养，过历时已，即于波梨婆罗阇所法中出家。既出家已，还依彼林坐起而住，于晨朝时，数数入于波罗[木*奈]城，乞食活命。曾经一日，入波罗[木*奈]乞食之时，于一方面，见妇女尸，为重病死，身欲青色烂坏，蛆虫穿穴遍啜，见已近立，熟视熟观，于其内心，生不净想，舍之而去。如是系念身体不净，忆念不舍，数数复念，成就勤劬，得四禅心，复更重发如是之愿：『愿未来世，值释迦佛出现于世。』」

「『尔时我愿令得满足。值遇之日，愿彼佛边，童子出家，修行梵行。彼佛世尊，所说之法，愿我闻已，速能证知。』而其彼人，随多少时，住于世已，遂便命终。命终之后，生梵天宫。然其彼人，从天上下，复生人间，如是次第，经历劫数，最后有身，还来生此波罗[木*奈]城最大巨富长者之家，而其长者，多有钱财资产服玩，乃至所须无有乏少。」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诸比丘言：「更有因缘，我当具说。忆念往昔，还在此处波罗[木*奈]城，有迦尸国，其王名曰[口*祁](居祁反)[口*梨]尸(隋言损瘦)王。彼[口*祁][口*梨]尸，于迦叶佛般涅槃后，收取舍利，起七宝塔，所谓金银颇梨、琉璃玛瑙、珊瑚虎魄等宝，内于塔里，其外别更以石垒之宝塔，去地高一由旬，广半由旬。」

「尔时彼国[口*祁][口*梨]尸王所起塔，名陀奢婆梨伽(隋言十相)，其塔相轮，第一覆盆[口*祁]梨王作，第二覆盆王大妃作，第三覆盆王长子作，第四覆盆是王女名摩梨尼(隋言小鬘)作，第五覆盆[口*祁]梨尸王第二儿作，第六覆盆[口

*祇][口*梨]尸王第三儿作，第七覆盆[口*祇]梨尸王第四儿作。汝等比丘当知！尔时，彼[口*祇]梨尸王第三儿，为迦叶佛。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舍利塔上其第六层造覆盆者，今耶输陀比丘是也。」

复告比丘：「又彼过去伽罗尸弃辟支佛边，手执伞盖作荫人者，还是即今此耶输陀比丘身是。其耶输陀，以手执伞，辟支佛上为作荫凉，迦叶如来舍利塔上覆盆庄严相轮光显，彼等业缘果报熟故，初生之时，头上自然有宝伞盖。

「又复，往昔为那伽罗辟支佛身，造于草庵，将杂资财，诣彼尸弃辟支佛所，并及种种衣服饮食，供养因缘。彼果报故，今得具足长者家生，于盛年中，然其父母，为造三堂，受于种种自在福报。

「又复，往昔曾于林见死妇女尸，生不净想，念念相续，藉彼系心善业果报。今世在家，于诸姝女身体之中，生塚墓想。

「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发于誓愿：『愿我来世，生生莫堕诸恶道』者，以是善缘果报力故，在在处处，不经恶趣，从天生人，从人生天，受乐果报。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发是誓愿：『愿我来世，值遇如是大仙尊者，或胜此遇，若彼世尊，有所言说，微密法要，愿我一切悉能闻持，闻已速疾皆得知证。』藉彼福力果报因缘，值遇于我最胜世尊。复得于我说教法中，出家得成漏尽罗汉。

「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初始闻时，心生欢喜，生欢喜已，实时传向其家，父母妻子六亲并余眷属，说那伽罗大仙尸弃辟支佛有种种功德，称扬赞叹。彼诸眷属从其闻已，倍生信敬殷重之心，欢喜踊跃，即共相率，备办种种供养之具，往彼礼拜，奉设供养，四事充足。藉彼善业福报因缘，至于今世，其耶输陀长老比丘，父母妻妾及诸眷属，于我法中，皆得圣法。又复长老耶输陀，有在家知识，及彼婆罗瞿摩河岸久时所住五百比丘，皆悉证成阿罗汉果。此等彼时遇辟支佛，并各同愿，齐心共发如是大誓，仙圣人边植诸善业，得是果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是供养诸圣真， 得于无量大果报，
佛及尸弃辟支觉， 并诸罗汉漏尽人。」

或复供养十力尊， 无畏具足诸相满，
大慈大悲诸正智， 能得果报无有穷。
供养诸佛缘觉田， 及诸声闻解脱众，
现在人天受果报， 后得寂灭大涅槃。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七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富楼那出家品第四十

「尔时憍萨罗聚落，去迦毘罗婆苏都城邑其间不远，有一村陌，彼村有一大婆罗门，为净饭王作于国师，其家巨富，多饶财宝，乃至屋宅，犹如北方毘沙门天宫殿无异。彼婆罗门，有于一子，名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隋言满足慈者)，极大端正，可喜少双，为诸众人之所乐覩。巧智聪慧，细意细心，能诵一切韦陀论彻，既自解已，复能教他。具解三种韦陀旧解尼干陀论，[口*祁]辘婆论，解破字论，又能宣说往昔诸事五明之论，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别，亦复通解受记之论，于世辩中，悉皆具解六十种事，有大人相。

「净饭大王悉达太子当生之日，其弥多罗尼子亦共同时而生。彼人本性，厌离世间，志求解脱，于烦恼中，恒有惊怖，心常寂定。往昔已曾见诸佛来，彼诸佛边，种诸善根，作多福业，熏习其心，志涅槃门，不乐烦恼。于一切有诸生死内，皆悉远离，已作于行，诸缠坏烂，取因为力，至成熟地，到圣法故。时富楼那，独坐思惟：『我父既为输头檀王而作国师，须多经营，备多种技，处王法中，代王断事。又复其儿悉达太子，决定与彼输头檀王一种无异，应当必作转轮圣王。我父若无，我身决定与彼悉达转轮圣王而作国师。我父既为小王国师，今以如是无暂闲时，况复欲作转轮圣王大国之师，普于国内，辨事有闲，终无是处。我今预前，当作何事？当作何计？我今唯有舍家出家。』

「时富楼那如是念已，当菩萨夜出家之时，夜半默然，不咨父母，共其朋友，足三十人，从家而出，径往至于波梨婆遮迦法之中，请乞出家，居在雪

山，苦行求道。彼等诸人，勇猛精进，不暂休息，其三十人，一时成就，获得四禅并及五通。

「时富楼那苦行仙人，自思惟言：『我今应可内自观察悉达太子受圣王位时节至未？』而富楼那以天眼观，覩见世尊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转无上微妙法轮，为诸天人分别说法。见已即至诸朋友边而告之言：『汝等今可生欢喜心作大踊跃，今彼悉达大圣太子出家，已证无上菩提，证菩提已，已转无上清净法轮。世尊今日，现在于彼波罗[木*奈]城鹿野苑内，为诸天人说法开示，汝等今可共我相随至于彼边行于梵行。』是时，彼等诸朋友辈，欢喜报言：『仁语善也，我等顺从。』」

「时，富楼那苦行仙人，举身即共三十朋友，从雪山下，飞升而行犹如鴈王腾于虚空，至波罗[木*奈]鹿野苑下，往诣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以两手执世尊之足摩挲顶戴，举头以口鸣如来足，起在佛前胡跪，以偈赞叹佛言：

「『昔在兜率陀天上，	正念化作白象形，
托身欲入摩耶胎，	来至释种家作子。
如妙莲花不着水，	在于母胎不污身，
彼母受乐无量欢，	不贪五欲唯乐法。
唯行善行舍诸恶，	观尊在胎如铸金，
欢喜踊跃不知厌，	看不知足更复覩。
尊在胎内常说法，	诸天人起慈悲心，
皆悉欢喜饮法膏。	世尊初生发妙语，
我脱众生生死苦，	右胁出已七步行，
无畏犹如师子王，	我是如来终灭苦。
世尊初生浴池水，	水不冷暖弥岸平，
浴讫涂香庄严身，	空中自然盖拂现，
世间希有见此事，	是故我等顶礼尊。』

「说是偈已，富楼那等若干仙人，举声从佛，乞求出家，如是白言：『唯愿世尊！哀愍我等！我等心愿，欲得出家，慈悲怜故，度脱我等。』」

「尔时，佛告富楼那言：『汝富楼那！今可速起，当随汝意，我与汝等，从心所愿。』时富楼那得如来听其出家已，乞受具足，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彼长长辈，既得出家受具戒竟，未久之间，各各用心，独卧独行，独坐独立，

勇猛精进，行坐空闲阿兰若处，各各别行用心谨慎，不曾放逸，恒住空闲，时节不久。若善男子，求大利故，正心正信，舍家出家，为欲求于无上梵行，已尽欲边，见诸法相，欲修诸通，即证彼法，已断诸生，得梵行报，所作已讫，不受后有。彼等一切，诸长老辈，既证知己，悉成罗汉，以心善得一切解脱，皆成大德，一切皆悉能作大事，利益众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当知！说法人中最第一者，即此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是也。』」而有偈说：

「『世尊在于波罗[木*奈]， 微妙语告诸众言，
 此是满足真比丘， 说法人中最第一。』」

「尔时，世间一切合成九十一阿罗汉，谓佛世尊，并五比丘，长老耶输陀，及耶输陀波罗[木*奈]国同时所生有四朋友最胜长者，胜中复胜诸善男子，谓毘摩罗、善臂、满足并及牛主；又耶输陀，在家估客，行贾商人，五十朋友；次善男子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并及知旧二十九人。」

佛本行集经那罗陀出家品第四十一上

「尔时，阎浮南天竺地有一国土，名阿盘提，彼国土中有一聚落，名猕猴食。其聚落内，有一巨富婆罗门，姓大迦旃延，其家多有资财珍宝，奴婢六畜，谷麦豆麻，屋宅园林，种种丰足，乃至如彼毘沙门宫，无有殊异。彼婆罗门，聪明智慧，读诵受持三韦陀论，博通诸物，一事十名[口*祁]辘婆等，文句字论，往昔过去，一切诸事，五明之论，知句半句，分别世间诸受记论，及六十种大丈夫相，皆悉具足读诵通知，与严炽王作国大师。时彼国师大婆罗门，第一长子，辞家游历他国学问，不知厌足，处处寻师，具解诸论，技成就已，还归本家。既奉见父，即咨白言：『善哉阿爷！我今学问种种通达，为我聚集一切大众，我欲诵出韦陀论等及诸技能。』父闻欢喜，即为集众。儿见人集，即在众前，所诵一切韦陀论等及诸技能，皆不隐藏，悉并诵出。而彼大众，即便共尊彼国师子，推为上座，其父即将种种珍宝，而供养之。」

「时彼国师大婆罗门，复更别有第二之子，名那罗陀(隋言不叫)，其父告彼第二子言：『汝那罗陀！今可舍家出至他国，受学诵习韦陀诸论，令如汝兄。』而那罗陀童子之兄，当诵一切韦陀论时，其那罗陀一闻即便一切受持。时那罗陀闻此语已，即白父言：『善哉阿爷！我已通解一切韦陀及呪术」

等，阿爷今可为我，聚集一切大众，我于众前，诵诸韦陀及以技能。』其父闻子如是语已，心生希有！即集大众，集大众已，诸种安置。时那罗陀在大众前，诵诸韦陀一切论等。尔时大众，闻已各各心生欢喜，赞叹彼言：『善哉善哉！大智童子！快能诵习诸韦陀论。』其父复将种种财宝，以用供养。

「尔时，长兄闻弟诵通一切诸论，心生苦恼，作如是念：『我无量年游历诸国，学习种种所诵呪论，心虑烦劳，方始诵持诸呪术得。其那罗陀，云何闻已，皆少时间，受持净遍？而其少年，尚得如是，若后成长，必定应当作王国师。以是因缘，我须方便除灭其体，如是则我得成大利；若不然者，终夺我位。』

「尔时，其父知自长子内心，如是于那罗陀私生恶念，既觉知已，作是思惟：『我此小儿，聪慧可怜，勿令为兄之所夺命。』作是念已，『应须方便莫令其知。』

「尔时南方有一城，名优禅耶尼，去城不远，有频陀山，其山中有一老仙人，名阿私陀，在中居住。彼仙洞解一切韦陀并及诸论，以得四禅，具五神通。是那罗陀童子外舅。是时国师大婆罗门并及其妇，即将其子那罗陀身往彼山中，对共付嘱阿私陀仙，以为弟子。其阿私陀既受领得那罗陀已，教诏显示，不久成就，获得四禅、具五神通。

「尔时，梵志阿私陀仙，将其弟子那罗陀身，即出山向波罗[木*奈]城，即于城外，造立草庵，在中居住。昼夜六时，作如是教，大声唱言：『善哉善哉！汝那罗陀，佛今出世(如是三称)。汝应彼边，剃落出家，修行梵行，必当长夜大得利益，大得快乐，自利身已复应利他。』

「尔时，彼老阿私陀仙作如是语，教其弟子那罗陀已，不经多时而取命终。阿私陀仙命终之后，时彼梵志私陀仙人所有世间利养名闻，悉是弟子那罗陀得。时那罗陀以世利养名闻多故，贪恋着心，无有正念，更不作想求觅胜上，不信有佛有法有僧。

「尔时，海内伊罗钵龙(隋言藿香叶)王，既受龙身，心生厌离，欲求解脱，不乐于彼秽浊恶想，而作是念：『往昔世尊迦叶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亲授我记：「汝大龙王！从今已去，过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百千万亿年，当有一佛出现于世，号释迦

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而今已过如是无量无边亿数百万年，叵有彼佛释迦如来出世以不？」

「尔时，复更有一龙王，名曰商佉(隋言螺)，彼龙王宫，常有无量龙众聚会。而彼会处，多诸龙王百千云集，伊罗钵龙亦在彼宫。是时，有一夜叉之王，名曰金齐，与伊罗钵龙王善友，亦在彼龙众会中坐。

「尔时，伊罗钵龙王即于众中，告夜叉王作如是言：『仁者！汝今颇知世间释迦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出现世未？』是时夜叉报龙王言：『大善龙王！我实不知释迦如来出现已未？虽然，龙王！但我今知，彼旷野中有于一城，其城本是夜叉宫殿，名阿罗迦盘陀(隋言圻野宫殿)，彼城先来有二偈文，而彼偈云：「若无有佛出现世间，终无人能读此偈者；设复有读，亦不能解此之偈意。若当有佛出现世时，即得读知，无人解义，唯有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能说此义，或有从佛闻而得解。』」

「尔时，伊罗钵龙告彼夜叉王如是言：『仁者！汝今可往至彼读取彼偈得来以不？』是时金齐夜叉之王，从伊罗钵龙王边受如是言已，即便往至彼阿罗迦盘陀宫殿，受读彼偈，得已速疾还向伊罗钵龙王边。到已即白伊罗钵言：『大善龙王！今日应当心生欢喜。所以者何？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大圣如来，今已出世。何以得知？遂能令我得读彼偈，我已受持彼偈将来，若有人能解此偈意复能宣说，即应当知此是真佛。』

「尔时，伊罗钵龙王心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即从金齐夜叉王边受取彼偈。尔时，商佉龙王有女，名曰常分，端正可喜，最上花色，众人所爱，世无有双。

「尔时，彼会诸龙王等作如是念：『我今应当至月八日、十四、十五，或二十三及二十九并三十日，将好金器满盛银粟，于银器内满盛金粟，将此龙女，庄饰其体，以妙种种璎珞严身，从此龙宫出，置于彼恒河岸上，着于露地，说此二偈，以示众人。

「『在于何自在， 染著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人？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时，彼龙王说此偈已，遍告一切诸世间言：『若有能解诵此偈者，我等即当以此金银盛满粟等，并及龙女，持用布施，即取彼人，作于佛想。若当有人传从他闻来为我说，亦然布施。』时商佉王及伊罗钵诸龙王等，欲见世尊，渴仰世尊，思迟世尊，恒以白月黑月八日、十四、十五，将好金器满盛银粟，于银器内复盛金粟，及彼龙女种种严身，将至恒河岸上，安置住于陆地。彼二龙王相与而说此二偈言：『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复作是言：『若有人能解此偈义，我等将此二器金银，并及端正可憇龙女，以用布施。』而彼龙王说于此事，声闻八方，所有山林，或复在水，或在陆地，或婆罗门，或复长者，各相谓言：『白月黑月，恒以六日，彼二龙王从水而出，将于二器，盛金银粟，及一龙女，璎珞严身，从恒河出，在岸某方陆地住立，说此二偈：

「『「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作如是语：「若有人能读解此偈，我等将此二器及女而布施。」』彼时，婆罗门及长者等，从二龙王闻如是语，悉从八方竞来集会彼龙王处，各自唱言：『我能读解此之二偈。』及至龙边，读偈不得，又不解义。或复有人读此偈已，反还问彼二龙王言：『此偈何也？』复问此偈其义云何？

「时，那罗陀童子仙人，居止在于摩伽陀国，为诸人民而作导师，彼国男女，尊重供承赞叹歌咏那罗陀仙，各相谓言：『此摩那婆，自既知己，复教他知，自既见己，复教他见。』是时，彼国摩伽陀内所有人民，作如是念：『此那罗陀仙圣童子，既自知见，教他知见，我等于彼二龙王边，闻斯二偈，无人能诵，无人能答，我等今可至那罗陀童子仙边，到已应说如此之事。』作是念已，摩伽陀国诸婆罗门及长者等，即便往至那罗陀仙童子之所，到已详共白那罗陀童子仙言：『仁若知时，恒河岸上有二龙王，一名商佉，二名伊罗钵，常以白月黑月六日，从恒河水出于陆地，将金银器，盛粟及女，乃至谁能解此偈义，即施与彼说此二偈，偈云：「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

「尔时，那罗陀仙人童子作是思惟：『我今既为此摩伽陀国内人民作于尊师，此之人民皆供养我，尊重承事钦仰于我，又复谓我自知见己，转能教他。我今若于是人民前，言我不解此二偈义，此之人民，即毁辱我，一切利养名闻阙少，我皆失之。』作是念已，即便告彼摩伽陀国诸婆罗门大长者等，作如是言：『我共汝等！一时往诣二龙王边，请说二偈，寻取其义。』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共摩伽陀长者人民婆罗门等，左右围遶，推那罗陀童子仙人最为上首，向二龙边。到已告言：『二大龙王！愿为我等说于二偈，我得闻已，思惟取义。』尔时，商佉二龙王等，即为彼仙，说二偈云：『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告彼二龙，作如是言：『我今于汝二龙王边，受此二偈，从今已去，过七日外，当来汝边答报偈意。』时彼二龙白那罗陀童子仙言：『如仁者教，作如是事。』」

「时，那罗陀从二龙王受得偈已，还向本处。时摩伽陀一切人民，憍萨罗国一切人民，及鳩留国、般遮罗国诸人民等，传闻童子那罗陀仙，从商佉龙并伊罗钵二龙王边，受持二偈，谓言从今去出七日，还来到此说二偈义。而彼人民，驾诸杂乘，所谓象车马车牛车，及步人等，相与云集。」

「尔时，恒河此彼两岸，有于八万四千众类，闕然集聚，皆共欲听那罗陀仙及二龙王解说偈时。时波罗[木*奈]居住在城，有诸六师，各自称言：『我是尊者。』所谓富兰迦叶、摩萨迦梨瞿奢梨迦、阿耆多祁奢迦摩罗、波罗浮多迦遮耶那、删闍夷毘罗师谁富多罗、尼干他若祁富多罗等。」

「时，那罗陀童子仙人，即便向彼诸六师边，欲问偈义，到已即问此二偈意。而彼六师，既不能解此偈义意，更复增上，于仙人边起瞋恚心，还反问于那罗陀仙，作如是言：『此之二偈，有何意也。』」

「尔时，世尊初证正觉，居住在彼波罗[木*奈]城鹿野苑内旧仙人林。时那罗陀童子仙人，自心如是思惟念言：『此沙门在波罗[木*奈]城鹿苑旧仙所居林内，我今可向彼边借问此二偈意。』复重思惟：『自余沙门，及婆罗门耆年大德，堪为一切国王作师，久来出家，所谓富兰迦叶，乃至尼干陀若祁富多罗等，我至彼边，问此二偈，犹不能解，况复如此年少沙门，生来未久，出家始尔。我问于此二偈之意，彼能答？』更复思惟：『年少沙门，或婆罗门，不可輒轻。所以者何？或彼年少沙门之人，或婆罗门，亦有聪明快智慧者，我今但可往诣于彼大沙门边，问此偈义。』」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即诣佛边，到佛所已，共佛相瞻，慰喻面款，种种善言，巧语谈话讫已，即便却一面坐。其那罗陀摩那婆仙一面坐已，即白佛言：『大德尊者！沙门瞿昙！我欲咨问尊者一义，未审尊者，许我以不？』」

是时佛告摩那婆言：『汝摩那婆！随所有问，我当为解。』时，那罗陀摩那婆仙得佛许已，即便说偈，而问佛言：

「『在何自在王， 染著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尔时世尊闻彼说已，即还以偈答那罗陀摩那婆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无染而有染， 是故名为痴。
 以没大水故， 故名尽方便，
 一切方便尽， 故名为智者。』」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从佛得闻如是偈已，心意开解，生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喻。闻已即便奔走往诣彼商佉所，及伊罗钵二龙王边，到彼二大龙王边已，即便告彼二龙王言：『汝等龙王！说偈问我。』时二龙王，依以二偈，问那罗陀童子仙言：『在何自在王，乃至尽因缘。』」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还以二偈答龙王言：『第六自在故，乃至名为智。』」

「尔时，伊罗钵龙王闻此偈已，心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已得无上世尊，我今已得胜修伽陀，我今已知世尊出现，知修伽陀，大圣世尊，今为我生，为我出世，为我觉悟(如是再称)。』」

「时伊罗钵二大龙王，如是念已，白那罗陀摩那婆言：『仁摩那婆！实为我说，此是仙意自辩才力，为从他闻而解此义？仙摩那婆！我实不见，今世间中及以天上，若有沙门婆罗门等，或天或人，能自辩才达是二偈，能自说者，无有是处。唯除如来无上世尊，或佛沙门，从彼等边，闻而方辩。』」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即便以偈告伊罗钵二龙王言：

「『如龙王说非我辩， 大圣世尊已出兴，
 诸相具足庄严身， 彼能如是辩才说。』」

「尔时，伊罗钵龙王即还以偈白仙童子那罗陀言：

「『大仙言是佛语者， 为当睡卧梦里闻，
 若是分明对面承， 唯愿仁今重赞说。』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依所覩见，即更以偈答龙王言：

「『天人自在大丈夫， 今居波罗鹿苑内，
 既转无上法轮已， 犹如师子吼胜林。』

「尔时，伊罗钵龙王复更以偈白那罗陀童子仙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 我不闻久今闻说，
 既闻与仁相共诣， 观彼希现难思议。
 昔覩今复得重观， 正觉如来诸相好，
 今日始更出现世， 难值犹若优昙花。
 经历多时乃一兴， 清净犹彼空中月，
 诸相具足庄严体， 正觉最上胜菩提。
 久远旷绝不闻声， 清亮犹如梵音响，
 若诸众生得闻者， 从佛得入解脱门。』

「尔时，伊罗钵龙王说偈赞叹佛世尊已，复更重白那罗陀仙作如是言：『那罗陀仙！仁言佛也！』时，那罗陀摩那婆仙答龙王言：『我言佛也(梵本再问再答)。』

「龙王复言：『那罗陀仙！如此鸣吼，出世甚难，所谓彼佛佛世尊也。那罗陀仙！彼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在何方？』

「时，那罗陀摩那婆仙即整衣服，偏袒右肩，合十指掌，向佛在方，示龙王言：『汝等龙王！若欲知者彼佛．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在某方。』

「时，伊罗钵龙王知佛处已，即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佛所在，合十指掌，三称此言：『南无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是三说)。』

「时伊罗钵龙王白那罗陀童子仙言：『摩那婆仙！相随共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礼拜供养。』时那罗陀报龙王言：『善哉龙王！我等共去。』」

「时伊罗钵并及商佉二大龙王，自余无量诸龙眷属，那罗陀仙摩那婆等，八万四千诸众生辈，欲向佛所。」

「尔时，伊罗钵龙王作是思惟：『我今若以变化之身见于佛者，此我不善，我今宜以自许报身，往见世尊。』」

「尔时，伊罗钵龙王至其龙宫，以自报形而欲见佛。从北天竺特叉尸罗城，向波罗[木*奈]国，强有三百六十由旬，时彼龙王出欲见佛，其头已至佛世尊所，而尾犹尚在自本宫。而彼龙头，其状犹如独树造般，其项犹如象鼻放水，耳目犹如憍萨罗国铜钵之器，口出光炎，犹如重云出于闪电，气息作声，如云雷鸣，作伽荼伽荼声。而彼八万四千众类，一切悉随伊罗钵行。而伊罗钵遥见如来，极大端正光相非常，心生欢喜，乃至犹如虚空中星庄严显赫，既覩见已，向于佛边，生清净心正信之心，踊跃欢喜，进向佛所。」

「尔时，世尊既遥覩见伊罗钵龙渐渐而来，见已告言：『善来善来！伊罗钵龙王！经历多时不曾相见，王今身体安隐以不？少病少恼，及诸亲眷，并无疾耶？』」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八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那罗陀出家品

「尔时，伊罗钵龙王作如是念：『世尊已知我名字也。』复更重于如来世尊，增加欢喜，得清净心，生爱敬心。时伊罗钵即隐本形，别更化作摩那婆身，近世尊前，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更亲诵彼二偈文，而重问佛：

「『在何自在王， 染著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尔时，世尊复还以偈答龙王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无染而有染， 是故名为痴，
 以没大水故， 故名尽方便，
 一切方便尽， 故名为智者。』

「尔时，伊罗钵龙王，复更以偈重白佛言：

「『受持何戒行何行， 复更作于何业因，
 能于人天受胜身， 熏修最上无边利？』

「尔时，世尊即还以偈答龙王言：

「『供养老人勿毁他， 欲见尊长须时节，
 常爱善行及法语， 数听正真利益谈。
 乐法深念正菩提， 智慧分别思惟义，
 实言精苦修梵行， 于他常行布施檀。
 质直详审意勤劬， 笑哭语言皆避恶，
 谄曲傲慢悉远离， 勿共他人作怨讎。
 善言在于正念中， 若闻若知定心意，
 若人常有放逸行， 彼辈无闻无正思。
 若能行于圣道因， 是名依行净口业，
 彼等忍辱正思念， 在于多闻广智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其那罗陀摩那婆仙，即离欲法。尔时，伊罗钵龙见佛闻法，瞻仰尊颜，悲喜相交，泪下如雨。尔时，世尊告伊罗钵大龙王言：『汝大龙王！何故忽然，瞻看我面，笑而复悲，如是泪下？』作是语已，伊罗钵龙即白佛言：『如来世尊！我念往昔，有佛出世，名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时于彼佛法之中，修行梵行，为出家人。

「『世尊！我于彼时见有一草，名曰伊罗，我时以手斫彼草，取执捉将诣迦叶佛所，到佛所已，白彼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斫于此草，得何果报？」时彼世尊，即报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断此草，彼人当堕牢固地狱。」」

「『世尊！我于尔时，于彼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边闻于此语，心中不信，不生希有奇特之想。以我不取彼佛语故，不受于彼如来教诲，又自思惟：「但我斫此伊罗之草，有何果报？」」心作是念。

「『世尊！而我当时既造于彼波夜提罪，而不信有波夜提报，复不能舍此之邪见，命终已后，遂即生于长寿龙中，是故彼时为我立名，名伊罗钵伊罗钵也。而我尔时，还于彼处迦叶佛边，问彼佛言：「大圣世尊！我于何时，当得脱此恶龙之形？何时当得复于人身？」」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彼佛迦叶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即告我言：「汝大龙王！今应当知！过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过若干百千万亿年后，当有佛出兴于世，彼佛号为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彼释迦佛，当记汝得复于人身。」」

「『世尊！我于彼时作如是念：「我今以于迦叶佛边所说法戒违偕不信，受此龙身，以微善缘，今值世尊，还不持戒。」世尊！我见如此自罪过故，呵责自身，泣泪啼哭，如雨满面；见世尊喜，所以微笑，为是因缘。我如是念：「希有希有！未曾有事，如是之法，诸佛世尊，乃能如是，无有二言。」如彼迦叶如来世尊授于我记：「汝大龙王！过若干年乃至亿年，于后当有如来出世。」如彼佛言，无有异也。世尊！我以是缘，今复问佛世尊，我何时得脱此龙身？更何时得复于人身？」」

「尔时，世尊告伊罗钵大龙王言：『汝大龙王！从今已去，过若干年，乃至如前若干亿年，于后当有佛出于世，名曰弥勒．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汝于彼时，当得人身。时彼世尊，度汝出家，修行梵行，得尽诸苦。』」

「尔时，世尊为伊罗钵，更复说法，令其欢喜，劝示教言：『来汝龙王！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受持五戒，而汝当得长夜利益，大得安乐。』伊罗钵龙既从佛闻如是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今归依佛法僧宝，受持五戒。』」

「尔时，世尊重更教诲伊罗钵言：『汝大龙王！今应知时。』时伊罗钵语那罗陀摩那婆言：『来摩那婆！仁须几多金银珍宝随意所须，从我索之，我当与仁。而此龙女，仁无所用。所以者何此之龙女口一出气，能令世人作于灰土。』时那罗陀报龙王言：『汝大龙王！我亦不用金银珍宝，亦复不用龙王之女。何以故？我今佛边闻诸偈已，即于诸欲生厌离想。』尔时，伊罗钵龙王顶礼佛足，遶佛三匝，辞佛而还。

「尔时，世尊告彼八万四千众等，其那罗陀最为上首，次第为说，所谓教行布施持戒，得上生天，又说欲中多诸过患，令生厌离，证于漏尽，又教出家赞叹功德，助成解脱。而世尊知彼诸大众，那罗陀等最为上首，各各皆生欢喜之心，生踊跃心，生柔软心，得无碍心。

「尔时，世尊所有教法，令他欢喜真正要趣，谓四圣谛，苦集灭道。世尊既将此四圣谛，种种方便，解说显示，教诲建立，分别宣扬，教行学习，如是生苦，如是苦集，如是苦灭，如是得道。世尊以此四种圣谛种种因缘，显示宣说，乃至教行。而彼众等，即于其坐，离诸尘垢，尽烦恼界，于诸法中，得净智眼。所有集法，皆悉除灭，如实知见。譬如净衣，无有垢腻，无有黑毛，随欲染时，而受诸色。如是如是，彼诸大众那罗陀等，于彼坐处，远离烦恼，悉尽诸集，证知诸法，建立无畏，度诸疑网，不随他语，知世尊教，即并归依佛法僧宝，受持五戒。是时彼众八万四千，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遶三匝，辞还本处。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已见诸法，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度诸所疑，度诸所惑，无复疑网，已得无畏，不随他语，已知世尊法教微密，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与我出家及具足戒。』

「尔时，佛告彼童子言：『善来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诸苦，令到其边。』时彼长老，便成出家，戒行具足。是时长老那罗陀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就，未经几时，独行独坐，舍于众闹，谨慎身口，不曾放逸，精勤勇猛，无懈怠故。不久之间，其善男子，所为出家无上梵行，进于彼岸，现见诸法，自证诸通，证已自知，自见自觉，而口唱言：『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如是了知。』而彼长老即成罗汉，心善解脱，慧善解脱。而那罗陀长老比丘，既得罗汉无着之果，空闲独处，作如是念：『我今可诣佛世尊所，以偈问佛。』尔时，长老那罗陀比丘，于晨朝时，从房而出，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时那罗陀即便以偈，问佛义言：

「『我今方验昔私陀，
今复得闻世尊教，
既已舍家能出家，
行于此行得何报？
谛了如语莫不实，
渡到诸法彼岸边。
复持乞食存活命，
我今咨问佛世尊。』」

「尔时，世尊即还以偈报彼长老那罗陀言：

「『汝问行行果报者，
我今为汝分别宣，
凡有行者入聚落，
其有乱意处须防，
行人常观叫唤响，
见于妇人端正容，
以不染于诸欲法，
不染即无鬪竞缘。
我身彼身无有异，
如是审谛思惟观，
应舍贪等我慢事。
诸有眼者能离怨，
若入聚落乞饭食，
诸贪染处若舍捐，
夜独坐时莫念请，
但至天晓欲乞时，
到聚落中默然住，
游于聚落莫忽嗤，
手执钵盂行乞食，
设得少食心莫嫌，
所得之处最为善，
于二边生平等心。
食讫已后还林内，
在于铺上如仙人，
恐怖皆舍励心意，
在于树下当善观，
自余诸根悉调伏，
境界悉遣心莫存，
此事无常难验知，
宜发精进令牢固。
赞叹毁辱平等心，
当取寂定无上果。
犹如猛火炽炎然，
应须舍离勿生染，
彼此各无相染因，
世间所有众类辈，
我命彼命等共同，
嗔时勿杀勿相害，
一切凡夫染着身，
如食毒药平等死。
莫观诸事散乱心，
以无着故当解脱。
远离聚落亦勿思，
正念正思入聚落，
次第历家乞食行。
向他语言勿麤犷，
虽有才辩但默然，
有施饭人勿毁骂，
若不得处莫生瞋，
至于树下随意食，
住于树下结跏趺，
身心及口皆敛摄，
余事莫想唯念林。
以舌拄腭渐出息，
心意不得着诸缘，
秽浊之处并须舍，

清净真心行梵行。善语处所精勤求，
博闻多智须禀承，其有寂静离欲者，
若如是人应亲近，至于彼边心信从，
信已恭敬如世尊。勿说他家是非事，
莫毁他人自赞叹，语言不得大高声，
犹如猛火远处闻。如是思惟断诸惑，
是名比丘出家法，作不作事悉离身，
若能平等触处安，圣人行行应如是。
当知业如车轮转，对一人说圣法时，
一人思惟即证知，调伏诸根独处坐，
调伏诸根心成就，于后名闻遍十方。
此行唯在空闲林，或坐山间及树下，
或在河岸池泉侧，如是处所坐思惟。
阙少智慧恒睡眠，满足寂定常觉悟，
如泉如池如大海，寂定之者亦复然。
愚痴人如半瓶泔，智慧者犹满池水，
智人虽复多言语，言语虽多不失时。
或有才辩语言多，复有少言而审谛，
如是少言亦名智，是则名为仙圣人，
是名真实中道行，是名寂静得解脱。』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其那罗陀，心意开解，欢喜踊跃。」

「（又有师言：『而此长老那罗陀者，其本种族姓迦旃延，以本姓故，众人称言大迦旃延。』又复长老迦旃延，佛曾记言：『汝等比丘！今应当知！我此声闻大众之中，捷利取义，闻有广说，而其聪敏，悉能领悟，或少听受，而能为他广分别说，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

尔时，彼等诸比丘辈闻是语已，生希有心，各相谓言：「今此尊者大迦旃延，甚为希有！」心生疑惑，「更无有人能决我疑，解了一切诸经义者，唯佛世尊！」即往佛所，到佛所已，共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长老迦旃延，往昔曾种何等善根，而今来诣佛世尊所，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证罗汉果。世尊复记：『声闻众中捷疾利智，略说广解，广言能略，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我等愿闻。」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此贤劫中，众生寿命二万岁时。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名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尔时，彼佛迦叶如来转法轮已，竖法幢竟，昔誓愿满，具自在利，办大丈夫一切作事，开化所化，度诸众生莲花众等八千亿类，令生天上。是时彼佛入涅槃后，并及建立解脱法门，悉皆在此波罗[木*奈]城鹿野苑中诸仙居处，说法而住。

「尔时，彼处波罗[木*奈]城，有一信行善优婆塞，受持五戒。彼优婆塞，善解五明，分别世论，能解其义。彼优婆塞至鹿苑林，向诸比丘略而问义。如是问已，时诸比丘即为广说。彼优婆塞，既闻彼等诸比丘辈为其广说如是之义，心生欣_羨，发如是愿：『善哉希有！愿我来世，更得胜于如此之法，亦能如是分别为他次第而说，如此比丘等无有异。』」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彼时五戒优婆塞者，即此摩诃迦旃延是。以彼佛边受持五戒为优婆塞，善解五明微细之义，复能分别为他解说。于彼时发如是誓愿：『愿我来世，成就是等一切诸法，能广为他种种解说。』又复比丘！汝等当知！是迦旃延比丘，往昔欢喜心种如是善根，以是因缘，至于我边，即得出家成罗汉果。我今授记，于我声闻大众之中，略义能广，广义能略，第一之者，所谓摩诃大迦旃延比丘是也。

「是时，世间即成九十二阿罗汉，第一世尊，后五比丘，并及长老耶输陀身，又耶输陀大富朋友诸长者等胜中复胜诸善男子，所谓无垢、善臂、满足，并牛主等。又耶输陀复有五十商主朋友，他方所来诸善男子。又复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并及长老迦旃延等。

佛本行集经娑毘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上

「尔时，北天有一城，名特叉尸罗(隋言_{削石})。时彼城内有于一家，彼家妇女忽尔双产男女二人。时其父母，即召明师，令为相之。是时相师，即为占之，云女薄相，无有吉利。彼女父母，闻此言已，作如是念：『此女今既无有好相，则不吉祥，若至长成，当是谁取用其作妇？』父母如是共平章已，即将彼女乞一学问外道之妇，其外道名波梨婆阁(隋言_{行行})，作如是言：『我今乞汝此女，养育教示道法令其增长，若有所须调度供拟，我当悉与。』

「尔时，外道波梨婆阁即便摄受彼女养育，如是看视，其女渐渐随时长大，及至笄年，女意智成。时彼外道波梨婆阁，妇见女大，即教彼女种种呪术种

种技能，悉皆成就，意智明解种种诸论，至齿成就。端正少双，多人喜见，身体柔软，面目胜他，骨节成熟，身体正等，无所缺减。

「尔时，彼女身体上着一奢絺衣在于腰下，一奢絺衣披置肩上，手中执持三奇立拒拟澡洗时，安瓶之所，游历处处村城聚落国邑王门。觅诸外道，欲共论议，欲折伏故，而渐渐行。值一波梨婆阁道人，名曰最妙自在胜他，处处游历，从南天竺来往北天。时彼道人，亦复可喜，端正少双，年又盛壮，为人乐见。面目还尔胜于他人，身体整顿，支节可喜，于诸论师，最得名闻。时彼道人，见此波梨婆阁之女如是可意端正容色为他乐观，见已于彼波梨婆阁女人之边，生爱着心。时彼波梨婆阁之女，亦复于彼波梨婆阁道人之边，亦生染心，更相贪恋，私感无已。」

「尔时，彼客波梨婆阁道人，即语于彼波梨婆阁女如是言：『善女仁者！我意今者甚愿乐汝共行世事。』是时彼女亦复报言：『我今心中，亦贪乐仁欲得一处。』时彼波梨婆阁道人报彼女言：『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若在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而诸人等若见我辈作如是事，即便诃责毁辱我等。我等今可于诸人前共相论议立要誓言，若不如者，即教承事。』」

「尔时，彼女即如是言：『若我得胜，汝脱不如，此事不善，便成非理，岂有丈夫事女人乎？若女不如，伏事丈夫，此事乃善，此是顺理。』时彼波梨婆阁道人即报女言：『善哉德女！汝此语义，甚为当理，如汝所说。』」

「尔时，波梨婆阁道人，即于众中，打论议鼓而告之言：『此处颇有人能共我问答已不？若或波梨婆阁道人，若或波梨婆阁女人，谁能共我问答语言？能者为善。』如是至三。时彼波梨婆阁女人，在众中闻如是语已，即便唱言：『我今甚能共汝论议往来问答。』」

「尔时，彼女容仪庠序，在大众内发问其义，时彼波梨婆阁道人，为解得通；而彼波梨婆阁道人，反问彼女，女解亦通。如是再过，各各相问，各各相通。至第三过，而彼波梨婆阁道人，问彼女义，其女有力，能为解通。但护于彼波梨婆阁，心相爱故，现同不通，默然不答。时彼波梨婆阁道人，即于众中，降伏彼女。」

「尔时，彼女既被波梨婆阁道人所降伏已，即便对众，从彼波梨婆阁道人手之边，取其革屣及三叉拒，执持而行。彼等二人，既现相已，如是秽乱各不相避，共一处行。以彼道人二和合故，其女即便有于娠体。女既有娠，违

本行故，失于容色，不复端正。而彼波梨婆阇道人，见彼女身失本颜色即生厌贱，而告彼言：『我不复能共汝一处居住停止。』

「时彼女人报彼波梨婆阇道人作如是言：『我等二人，既并修道，两俱失意，今于汝边，已有此胎，汝今见我无有花色，忽弃舍我，我当立死，若其未死，必受大苦。』

「时彼波梨婆阇道人，离心既决，与彼女人一金指环用以为记，复告女言：『汝若生女，用此指环，货易取财，持以养育。若生男者，汝当与此指环为记，令寻觅我。』付指环已，舍彼女去，偕面还向南天竺行。

「尔时，波梨婆阇女人，怀抱娠体，游历处处，经涉而行，渐渐至于摩头聚落。时彼聚落，有边地州，名曰白云，在于彼处，寄一县内，产一男儿。儿既生已，时彼县内所有居住，男子妇人，皆生怜爱慈愍之心，或与彼酥，或与彼油，自余所须，皆亦布施。而彼波梨婆阇女人，如是思惟：『我今此子，在县内生，今可立名还依地谿，是故此子，名娑毘耶(隋言县官)。』

「时彼女人波梨婆阇，如法养育子娑毘耶，令其增长，与于乳哺。而娑毘耶童子，长大意智渐渐向欲长成，而彼波梨婆阇女人，即教其子，书画算数，印记呪术，自余诸论，悉教使成。而彼童子，捷利聪明所学之事，皆得成就，无不知者。

「时，娑毘耶曾于一日问其母言：『阿娘阿娘！我父是谁？今在何处？』是时彼母报其子言：『子娑毘耶！汝父今在南天竺国，汝今宜应至彼寻求推觅汝父。』是时彼母，即与其子夫先所留指环为记，出而付之，而告之言：『汝将此记，寻求汝父。』而娑毘耶即报母言：『一如母教，我当依行。』

「时，娑毘耶受取记已，渐渐发向于南天竺，从村至村，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渐渐而向南天竺地。所至之处，见论议人，皆悉降伏。渐到父所，既不识父，亦不借问，至已即打论议之鼓，作如是言：『此处颇有或复波梨婆阇道人，或复波梨婆阇之女，有能共我问答论议如是者不？』

「时娑毘耶童子之父，既覩童子亦见，即便心里自然生爱子想，而彼波梨婆阇道人问童子言：『汝善童子！汝今是谁？从何来也？』是时童子，即向波梨婆阇道人，委曲而说其来因缘，出于指环而以示现。时彼波梨婆阇道人见指环已，语童子言：『汝是我子。』

「时，彼波梨婆阇道人既得子已，即更增进教示种种呪术技能，而彼波梨婆阇道人，于先旧时，已曾修得于诸禅定，如是次第即教其子禅定之法。时彼波梨婆阇道人，其后不久遂便命终。」

「时，娑毘耶父命终后，渐渐行至向海岸边，既至彼处，即便造作草庵，而住彼处，寂静思惟而坐，不久成就获得四禅，兼证五通。既证获已，心如是念：『世间所有诸阿罗汉，或复自称，我得罗汉阿罗汉道，我于彼边，亦名罗汉，一种无异。』」

「时，娑毘耶童子之母，其命先终，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是时世尊既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鹿野苑，转于无上法轮之后，时彼地居诸天，各各迭相唱告，其声转转相承，上至三十三天。尔时，忉利童子母天闻此声已，内心思惟：『我子今日住在何处？』彼正念观，即见其子在海岸住。」

「尔时，彼天身色过他，正当夜半，放天光明，照子住处，至娑毘耶波梨婆阇行行边，告娑毘耶言：『汝娑毘耶！非是罗汉，亦复未入阿罗汉道，及罗汉法。汝于罗汉求道之法，未有次第。』而娑毘耶问彼天言：『天是阿谁？天今复是罗汉以不？有入罗汉道法以不？颇复有知罗汉法教，能令学习得罗汉不？』」

「尔时，彼天即便报于娑毘耶言：『汝娑毘耶！今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现在于彼波罗[木*奈]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而彼世尊自是罗汉，入罗汉道自解知己，复能教他得罗汉法。』时娑毘耶复问天言：『仁者大天！我今无智，作何方便，乃能得知彼是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尔时，彼天教娑毘耶作如是言：『波梨婆阇！汝问义法，应须如是：汝受如是比丘名也，云何调伏？云何善行？云何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门及婆罗门？云何清净？云何是智及知福田？云何名巧善解方便？云何名仙？云何名闻？云何随顺？云何精进？云何名龙？云何名受？云何名圣？云何行行？云何求道？汝娑毘耶！若见有人汝问是义，彼人一一为汝解说，令汝欢喜，汝于彼边行于梵行。』」

「时，娑毘耶波梨婆阇，从彼天闻如是文句，心忆持已，即游历行一切国城村邑聚落，处处打鼓，求欲论议。复口唱言：『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能解如是我问义不？』是时至处，无有一人能解如是议论之者。时娑毘耶所行之」

处，或旧有人，坐思惟法，或论议者，闻娑毘耶来到其边，各各散走，终无人敢共彼论议言语谈说。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次第而行，渐渐至彼波罗[木*奈]城。尔时，彼城有六大师，各各唱言：『我于世间，最为第一。』谓富兰那，并三迦叶尼、干子等。时娑毘耶即便往诣彼富兰那迦叶等边，到已即共彼富兰那面相慰喻言语问讯，言说讫已却住一面。」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九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娑毘耶出家品下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问富兰那迦叶等义，如上所说，云何比丘？乃至云何名为求道？时娑毘耶如是咨问迦叶语已，而迦叶等，领受言义，心意错乱，不能报答。以不逮及彼之义意，增复嗔皱，眉额赧缩，现为三分，心生怨恨，瞋恚愤怒，无事唱响。时娑毘耶波梨婆阁，作如是念：『此之长老，我所咨问，不解答对微尘等义，又领我意，倒错参差，不能得解，文句蹇涩，更重惭恚，而生瞋恨，无事大呼。』」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于富兰那迦叶之边生厌离已，而背舍去，往摩娑迦梨劬奢梨及尼干边。既到彼已，乃至共于尼干子，面共相慰喻，美言问讯事情讫了，却住一面。其娑毘耶波梨婆阁，问尼干等，如上所说，于义云何名为比丘，乃至求道。其尼干子得娑毘耶如是问已，心意错乱不能报答。时娑毘耶作如是念：『此诸长老，遂不能解微尘等义，而我问已心意迷荒，不能领解，复增嗔恚，叫唤如前。』时娑毘耶心如是念：『颇复世间更别有人，或复沙门，或婆罗门，而世间称是一切智真阿罗汉，有如是者，我往彼边问心所疑，若得领解，我当承事供养顶礼晨夕不离。』」

「时，娑毘耶复如是念：『大沙门今在波罗[木*奈]鹿野苑中诸仙居处，世间人言智阿罗汉大有聪慧，我今当至彼沙门边问所疑义。』彼复更作如是思惟：『此处沙门，或婆罗门，老年宿德，经多时来修行梵行，各各堪作诸国

王师，世间各言聪明智慧大阿罗汉，所谓富兰那迦叶等，及尼干子。彼等我问尚自不知，况此沙门年少已来，出家未久，我今所问云何得解？』复重思惟：『彼之沙门不可轻忽，不可欺陵。所以者何？其有沙门，虽复年少，而或聪明，有大智慧，不可得知，我今但当至于彼处大沙门边问心所疑。』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往诣佛所，遥见世尊，乃至犹如虚空之中众星庄严，在于众中宣说法要。见已心生信行之想：『此必是彼如前所闻如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无有异也。』即诣佛所。到佛所已，即共世尊，对面美言，巧语慰喻，种种谈说，言讫却坐退一面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阁，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我是娑毘耶道人， 故从他方远来至，
 心有疑欲问大智， 唯愿为我分别说。
 若能断我心所疑， 一一思惟为我说，
 依我义句次第解， 分分开晓莫参差。』

「时，娑毘耶说此偈已，默然而住。但诸佛法，既有三种神通门说，若可化者即便化之。何等为三？第一所谓出现神通，第二名为教示神通，第三名为教行神通。而世尊为彼娑毘耶波梨婆阁心有所疑，知其心已，向娑毘耶，以偈答曰：

「『汝娑毘耶远道来， 欲问于我心疑惑，
 汝今可说我当解， 随汝所问我领之。
 一如问意不令差， 汝娑毘耶宜早说，
 心心欲请莫疑惑， 一一如问当广宣。』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阁作如是念：『我于已前诸处所有，或复沙门，或婆罗门，年耆宿德，久来出家，堪作国师，世间谓言大阿罗汉，智慧聪明。我问彼等心所疑义，然其彼等皆悉倒错，不能报我。以不能答我所问义，而其彼等心内怀惭，面作三分，嚬眉皱额生于瞋恨，无事唱响。』时，娑毘耶心生希有：『此大沙门我之所问，不嗔不忿，增上清净容貌澁怡，不作异色，更益光显，我所咨问，许为我宣，我于彼人，诸根寂静，不见有错。』知如此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阁，心大欢喜，踊跃遍满，不能自胜。得欢喜已，即以偈颂，问佛义言：

「『大圣云何名比丘？ 诸圣伏者何名伏？
知见何事名为觉？ 唯愿世尊为我宣。』

「尔时，世尊即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阁娑毘耶言：

「『苦行无碍求菩提， 渡诸疑向涅槃岸，
有有有悉弃舍， 梵行漏尽名比丘。
一切舍处正念行， 于不杀害世间内，
能得清净无浊体， 免脱诸缚名为调。
若能内外摄诸根， 如此降伏是名直，
厌离此世及后世， 待时涅槃名善行。
于诸劫中勤苦修， 生死二边随业受，
世间无垢离诸缚， 是名为觉生死穷。』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闻说欢喜，复更以偈而问佛言：

「『何等名为修梵行？ 沙门清净复云何？
佛说大智云何调？ 今问世尊为我解。』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阁娑毘耶言：

「『以舍诸罪无垢缠， 善得禅定正住地，
独能超越烦恼海， 是名为圣梵行人。
福德积聚舍诸非， 此世彼世知无恼，
一切生死除灭故， 得此证者名沙门。
诸有业报悉灭除， 一切世间诸内外，
一切天人不能秽， 如是即名清净形。
诸缚皆尽无所拘， 一切世间内外处，
贪痴瞋恚悉免脱， 佛说是名大智人。』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诸佛以何为福田？ 云何巧知善方便？
云何名为大仙圣？ 唯愿世尊为我宣。』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阁娑毘耶言：

「『诸刹一一分别知，
果报执着解缚脱，
业根报子所从生，
能以诸忍断根本，
彼此选择白净因，
无我不摄无处所，
一切诸法有无知，
此世天人得恭敬，
诸梵诸天堪受供，
如是乃名为福田。
诸梵诸天悉分别，
如是名为巧智知。
一切世间内外有，
如是方便名善权。
一切世间无内外，
无碍独脱是名仙。』」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以何得故名为闻？
云何随顺及精进？
云何名为大龙者？
唯愿世尊为说之。』」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阁娑毘耶言：

「『一切诸法悉闻知，
超越无复疑惑刺，
名色皆是虚妄因，
如是诸处解脱已，
舍离一切诸罪缚，
解脱彼等不染着，
世间有爱皆远之，
诸漏已尽无复刺，
所有诸罪功德等，
一切不着是名闻。
内外根尘是患本，
佛说名为随顺心。
离地狱苦须勇猛，
如是名为精进人。
系缚解脱皆悉断，
如是体者名为龙。』」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以何等故名为受？
何缘名为求道人？
云何说圣及行行？
今问世尊为我说。』」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阁娑毘耶言：

「『所有韦陀一一选，
其边领解既证知，
截割邪见罗网断，
三种相想壅已除，
正得诸神通已尽，
或于沙门婆罗门，
于彼各各皆受取。
彼智不复受有胎，
不作分别是名圣。
平等一切诸法知，

能达善逝诸世间， 如是解者名行行。
诸法所有苦报者， 若上若下若中间，
名色境界能遍知， 如是之人名求道。』

「时，娑毘耶波梨婆阁所有咨问世尊之义，皆悉称适于其本心，既欢喜已顶礼佛足，合十指掌瞻仰而叹佛世尊言：『善哉！世尊！世间所有六十二见，皆无所用，于世间中，此等皆是虚妄之法。我今归依无上世尊，唯世尊能悉分别知，是大丈夫，唯世尊能善解说法，唯世尊能知一切道，唯世尊能度诸苦海，唯世尊能永尽诸漏，唯世尊有最大威德，唯世尊独多有智慧，唯世尊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赞：

「『我今顶礼大丈夫， 实行放光明普照，
能于天人世间内， 善开甘露鼓之门，
我前所有疑惑心， 唯世尊能为我解。
世尊既是大仙觉， 诸尘垢尽无有余，
其后更不受有身， 一切生因皆散灭，
世尊已得清凉处， 知足净心常实行。
如是世尊犹若龙， 最大丈夫金口说，
帝释一切诸天等， 诸仙诸圣皆乐闻。
世尊既是真觉人， 世尊善能教导物，
世尊能降伏魔众， 世尊能断诸使缠。
自己度脱复度他， 于罪福中皆平等，
超越不贪着一切， 天人世间明了知。
唯佛至真无上尊， 已过一切诸邪道，
诸漏有因皆灭尽， 犹如十五夜月明，
诸星围遶遍满空， 如是照耀世间内，
识及名色寿命等。 王舍所住诸人民，
有山名为毘富罗， 一切最胜最为上。
又如诸龙雪山最， 飞行之者空最高，
诸流海水最为深， 又诸星中月为最，
若欲归命调伏者， 唯有归命无上人。
归命世间最胜尊， 归命正驭人中胜，
归命无上尊善逝， 归命无等等至真。
犹如祭祀火最尊， 意论唯呪术为最，
人中王为最自在， 诸河大海最为宽，

诸星唯月最为光， 诸明唯日最为盛，
上下六道善恶趣， 所谓三界诸世间，
一切有形天及人， 唯有世尊最为首，
是故我今合十指， 头面顶礼无上尊。』

「时，娑毘耶说如是偈赞如来已，复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慈悲怜愍，听我出家，并乞与我受具足戒。』是时，佛告娑毘耶言：『善来善来！汝娑毘耶！于我自说法行之中，正尽诸苦得解脱故。』是时，长老娑毘耶身即成比丘，满具足戒。其娑毘耶出家未久，及受具足，行住坐卧，独无伴侣，不曾染着，谨慎身口，不敢放逸，为求道故，如救头然。如是行持未久之间，其善男子，正信勇猛，舍家出家，欲求无上清净梵行，现见诸法，自心证知言：『我已尽一切生死，得梵行报，不受后有，所作已办，自如是知。』其娑毘耶既已证知如是之处，得罗汉果，心善解脱。是时，世间凡成九十三阿罗汉，第一世尊乃至最后及娑毘耶。

「尔时，世尊成道之后，在波罗[木*奈]鹿野苑内，通及佛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

佛本行集经教化兵将品第四十三上

「尔时，他方有诸人辈，或从处处诸邑聚落及诸国土，各各相唤，意并愿乐欲求出家乞具足戒，来波罗[木*奈]，到于佛边，白世尊言：『与我出家受具足戒。』以是因缘，诸旧比丘应接劳乏。彼等诸人求欲出家，声响喧闹，以此因缘，恼乱世尊，不得闲静。

「尔时，世尊于一时间，独坐静室，如是思惟：『今者诸人从于四远他方聚落国土而来，至于此处，意如是念，如来与我出家受具。以是因缘，其诸人等，意欲规求远来疲倦，又复为我作于扰乱。我今可遣诸比丘等，令其处处至于他方聚落城邑教化一切，若有诸人欲求出家受具戒者，如法当与。』

「尔时，世尊作是念已，于晨朝时，从房而出，以此因缘，集聚一切诸比丘众。既聚集已，而告之言：『汝等比丘！今应当知！我在空闲静寂之室，作是思惟，如上所说，乃至汝等，向于他方，与其出家，与受具足，勿令其来，既自劳苦复妨乱他。』如是告已，更重语言：『我今教勅汝诸比丘，至于他方聚落城邑，若有人来欲求出家受具戒者，汝当与其出家受具。』复告比丘：『若彼来欲出家之时，汝等应须作如是事，先当为其剃除须发；既剃

落已，即教令着袈裟色衣，其着衣时，齐整服饰，偏袒右臂，教在众前，右膝着地，教令顶礼诸比丘足；礼已还起，在比丘前跪坐，教令合十指掌，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汝等比丘！从今已后，依我勅教，若有人来求欲出家，受戒三归，即得具足。』

「尔时，世尊还在于彼波罗[木*奈]城鹿苑坐夏，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当知我已得解脱，应于一切诸天人中汝等行行，为令多人得利益故，为令多人得安乐故，为世间求当来利益及安乐故。若欲行至他方聚落，独自得去不须二人。又复比丘！汝等若至他方聚落，为于多人生怜愍故，摄受彼故，当为说法初中后善，其义微妙，具足无缺。汝等比丘！当说梵行，有诸众生，少诸尘垢，薄于结使，诸根成熟，恐畏不能得闻正法，即不能得知于法相。』

「佛告比丘：『我从今日渐当移去行向优娄频螺聚落，诣兵将村，而为彼等说法教故。』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比丘我今度诸苦， 已作自利复益他，
 所有多人苦未除， 今须为其作怜愍。
 是故汝等比丘辈， 各各宜应独自行，
 我今亦复从此移， 欲向频螺聚落所。』

「尔时，魔王波旬密来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即便向佛而说偈言：

「『汝为诸缚之所缚， 亦同诸天人等有，
 既被一切绳所系， 沙门汝不脱网罗。』

「尔时，世尊闻此偈已，即便如是思惟念言：『此是魔王波旬语也。』如是知己，还以偈报魔波旬言：

「『我久已脱一切缚， 天人所有我悉无，
 我此诸缚既离身， 降汝波旬更何道？』

「尔时，世尊重更以偈毁辱于彼魔王波旬，作如是言：

「『一切色声香味触， 此是五欲法染人，
 我今悉已一切除， 降汝恶魔波旬讫。』

「尔时，波旬闻此偈已，作是思惟：『沙门瞿昙已知我心。』生大苦恼，深自悔恨，从彼地方忽然不现。

「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善哉！世尊！若有人来至于我所，问我等言：「尊者比丘！何名沙门及婆罗门？」我等比丘于彼闻已，当作云何报答于彼？』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若有人问，云何沙门及婆罗门？比丘出家有如是者，汝等比丘！若知是时，应当正知，知己应当正心观察。』

「尔时，世尊因此事缘，因此言次，为诸比丘而说偈言：

「『永除谄曲及我慢， 贪恚欲尽无处贪，
如是清净体性常， 彼者沙门比丘是。
诸罪漏尽号梵志， 精进苦行名沙门，
彼等垢尽出尘劳， 是真出家破诸恶。』

「时，诸比丘闻此偈已，复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比丘乞食之时，须作何言？或复言谓施于我食？或复直言布施食也？我等云何方便乞食？』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不应如是依汝所言。所以者何？须护物心。』是时，世尊以偈报于诸比丘言：

「『智人乞食无有言， 亦不指点云与食，
圣者默然侧立念， 是名乞食真比丘。
若有智者乞食时， 但当谛视一边住，
彼人若见如此已， 即知是乞食沙门。』

「时，诸比丘复问佛言：『若复有人，生信心已，乞我等食，恭敬我等，我等比丘更作何言？为当语彼：「汝大吉利？」为当语彼：「汝大安隐？」为当语彼：「汝大功德？」为当语彼：「我今受已，汝得多福？」为当语言：「汝无有福？」我等比丘当云何言？唯愿教导。』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不应如是依汝所说。我今方便教示汝等，当作如是。』以偈说言：

「『布施增长大福德， 忍辱一切怨讎无，
善人弃舍于诸非， 离欲自然得解脱。
修福常得安隐乐， 所求易办多种饶，
现世速得寂定心， 然后证彼涅槃处。』」

「尔时，世尊略说此偈教诸比丘，如是受食呪愿法用。

「尔时，彼等诸比丘众，从佛受得如是教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遶三匝，随意而行。是时，彼等诸比丘众各随去后，是时彼处有护林神、护树之神、护经行神，见林内空、见树下空、见经行空，私心思慕诸比丘故，往诣佛所而说此偈，咨问佛言：

「『我等诸神大恋慕， 见此林树悉皆空，
彼多闻众比丘僧， 瞿昙释子今何去？』」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报于彼守护树林诸神等言：

「『众等调伏诸根讫， 游行教化彼众生，
或有往于憍萨罗， 或向毘耶离城邑，
或诣阿踰阇国土， 或趣金刚大地方，
决断于他疑惑心， 随机逐情为说法。』」

「尔时世尊波罗[木*奈]城夏安居竟，随多少时，然后重告诸比丘等，使更游方随缘教化。而世尊从波罗捺城，游行渐至优娄频螺聚落之所，是昔如来行苦行处。其村有一大婆罗门，名曰兵将，达到彼村，从旧往来道路而行，为教化故。

「尔时，世尊行旧路时，于其道傍见一园林蓊鬱可爱，是时世尊从路下僻深入彼林，从树至树，见有一树端正可憇，即坐其下，一日消息。时彼林内有诸丈夫，伴侣朋友足三十人，二十九人悉皆有妻，唯独一人只身无妇。时，彼朋友二十九人，共为此一无妻之人，求觅于妇，而不能得称可其意。忽然雇得一个淫女，将来与其共相娱乐，而彼淫女即共彼人，随意娱乐，行于世事，伺候彼等三十丈夫并皆眠睡，所有好物皆选择取，即将逃走。

「尔时，彼人及诸朋友，相共寻求彼之淫女，遍历彼林，而不能得。遥见世尊坐一树下，可憇端正，众人乐见，调伏诸根，心意寂静，已得最上最胜之

法，犹如象王最善最妙，如彼大池满于清静凉冷之水，有一寻光，犹如金挺，身相具足，如娑罗树遍满于花，乃至犹如虚空星宿。

「尔时，彼等诸人，见已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尊者！此处颇见如是妇女已不？』佛报问言：『汝诸人辈！所问之者，是何妇女？此妇女者，缘何而来？』是时，彼等共答佛言：『大善尊者！我等朋友合三十人，皆是良善，在于此林居停住止，二十九人并皆有妇，唯独一人单身无妻。而我等辈相共雇得一个淫女，与其作妻，令蹇娱乐，而彼淫女见于我等欢乐之极自恣眠睡，彼淫女选我等好物，即将逃走。我等亦为此朋友故，亦复各为自许物，来此林之内求彼淫女。』

「尔时，佛告彼等人言：『诸男子辈！我今问汝，于意云何？汝等今者宁求自身，宁欲求觅彼淫妇女，二事之中何者为胜？』彼等男子共报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若求自身，此最为胜，宁可莫求彼之妇女。』

「尔时，世尊复更告言：『诸善男子！若如此者，汝等安坐，我今当为汝等说法。』是时，彼等三十男子朋友伴侣，同白佛言：『唯然世尊！一依圣教，不敢有违。』是时，彼等三十朋友，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其次第如应说法，所谓布施持戒行忍，乃至有法皆是灭相，如实观察，既证知己，犹如净衣，无有黑缕，无有垢腻，随其所染，即受彼色。如是如是，彼等三十男子朋友，即于彼座，远尘离垢，实时灭尽一切烦恼，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所有垢法悉是灭相，如是观知。

「尔时，彼等男子如是见诸法相，得是法相，证是法相，入是法相，度是法相，除灭所疑，无复惑着，到无畏地，不随他行。既知世尊圣教法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与我等出家受戒。』

「尔时，佛告彼等男子作如是言：『来汝男子！入我所说法教之中，行于梵行，正尽苦集，灭于苦边。』是时，彼等诸长老辈，即成出家，具足戒品。

「尔时，世尊更为彼等而说法要，殷懃教诲。是时，彼等以佛更为说于法教诲示之时，不久之间，彼善男子以其正信舍家出家，求于最上梵行已讫，现见自证神通之后，口自唱言：『我今已得梵行之报，所作已办，更不复受后世之有，如是知时。』彼等长老，皆成罗汉，心善解脱。

「尔时，世尊教彼三十长老朋友，得知证已，游行履历，经白[迭*毛]林，到彼林已，深入林中，见有一树微妙可憇，即坐其下，一日消息。

「尔时，彼处忽有六十云种姓人，从彼林路道便而过，彼等诸人遥见世尊坐于树下，端正可憇，众人乐见，乃至犹如虚空众星之所庄严。见已心得清净正信，生大欢喜，以欢喜故，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默然而住。

「尔时，佛为彼等六十云种姓人，次第说法，所谓教行布施持戒，乃至证知。彼等长老一切皆得阿罗汉果，心善解脱。是时，世尊教化彼等六十长老云姓比丘，令发心已，即舍而去，更游余方。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教化兵将品下

「尔时，世尊渐渐行到恒河岸边，至于彼已，而恒河畔有一船师，遥见世尊向已而来，从坐速起，急疾向前迎接世尊。到佛边已，而白佛言：『善来世尊！从何远来？而忽到此。世尊！若为怜愍我故，愿上此船，我度世尊到于彼岸，不取其价。』

「尔时，世尊即上船上，坐船上已，将如是偈，教诲示导彼船师言：

「『汝今善曝晒此船，	如是当得艇轻利，
若能舍此欲恚恼，	必定速得至涅槃。
汝以慈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悲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喜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舍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若有比丘行慈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槃。
若有比丘行悲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槃。
若有比丘行喜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槃。
若有比丘行舍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槃。』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船师言：『汝善男子！将水洒船。』作是语已，时彼船师所有俗形，皆隐不现，左手自然执瓦器钵，头须及发，犹如七日剃落比丘，行步威仪，犹如百夏上座无异，如是成就，即得出家，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为欲令彼生欢喜故，复更为彼增加说法。而彼不久，善男子！以行梵行讫，现自证法，求得诸通，欲舍生死修于净行，所作已办，自言我更不受后有。而彼长老成阿罗汉，心善解脱。是时长老，佛教诲已，令行他方传化众生。

「尔时，世尊教彼长老船师比丘，令行去已，独一身在，更无二伴，渐渐至彼优娄频螺聚落之所。

「尔时，忉利帝释天王作如是念：『如来今者在于何处？』而自观看，见于如来独自无人，向彼优娄频螺所去。既观见已，是时帝释即自隐身，化作梵志摩那婆形，可意端正，众人乐见，头上螺髻，用以为冠，身着黄衣，左手执持纯金澡瓶，右手擎持杂宝之杖，在如来前，即从佛取三衣钵盂，于先而行。时，彼帝释在前行路，若值州县聚落国城，即以神通，飞腾虚空，围遶州县聚落村邑，各各三匝，三匝讫已，停于彼上。

「尔时彼化摩那婆身，如是端正，如是可意，为人乐观如是威德。见已众类百千万众，云雨集聚，各问彼言：『汝摩那婆！是何处人？谁家种族？兄弟姓字？云何而来？』时，摩那婆即以偈颂报答于彼诸人等言：

「『世间丈夫知足者， 自能觉悟世无双，
 名阿罗汉善独行， 我今为彼作弟子。』

众生没溺烦恼海，
彼今为作法船师，
若其世间能度者，
彼既能尽欲贪恚，
世间有漏尽除灭，
世间最妙无比双，
如来世尊今出现，
世间如是无上尊，
困苦不能出到边，
既已自度欲度彼。
我为侍者逐后行，
无明黑闇亦破裂，
我作弟子而供承。
何况得有胜上者，
我为亲侍随东西，
今日欲来至于此。』

「时，天帝释说是偈已，如来世尊即到其前，而众人见如来如是可憙殊特为人乐观，乃至身体犹如虚空众星庄严，大众见已，各相谓言：『如此师者堪此弟子，如是弟子堪如是师。』而世尊为彼等诸人，作于微妙善巧密教言说法义。」

「尔时，彼诸一切人中，或闻如来说此妙法，或有发心求出家者，或有得于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或复有为未来世作声闻乘中种子因缘，或复有为未来世作缘觉乘中种子因缘，或复有为未来世作菩萨乘中种子因缘，其中或有受三归依及五戒者。」

「尔时，世尊发遣天主帝释去已，乞食时至，着衣持钵，独自而行，欲乞于食，渐渐到彼大兵将村。入彼邑已，即诣兵将婆罗门家，到其家已，即便进入于其门内，铺座而坐。尔时，兵将大婆罗门有于二女，一名难陀，二名波罗。时彼二女出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知于彼等心行所趣结使已薄，知于诸界，知诸入已，说四谛法。如是说已，时彼二女闻佛说法，破二十重诸见之山，实时得证须陀洹果。彼等女见法实相已，随佛乞受三归五戒，既得戒已，即从佛手取于钵器，将好色香美味具足种种饮食，满盛钵中，以用奉佛。尔时，世尊受彼食已，从村而出。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从他转闻彼大沙门来至于此，闻已即作如是思念：『我昔曾请彼大沙门，许施饮食，我今薄财贫贱困乏，当作何计？』而彼提婆大婆罗门闻此言已，速疾而还，向自己家，到自家已，语于其妻作如是言：『昔大沙门，在于优娄频螺聚落苦行之时，我愿施食彼大沙门；今日至此，当作何计？』而彼妻报夫提婆言：『乞听所说，未审尔不？我忆往昔年少之时，是时兵将大婆罗门曾弄于我，欲求世事，我时不听，彼

暂指触。而今圣夫将我与彼行于世事，从其随索多少钱物，得以而为彼大沙门作食布施。』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报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罗门理不合作如是之事。』然其提婆大婆罗门别思惟已，即诣兵将婆罗门边，到彼所已即便白言：『善哉兵将！唯愿借贷我五百钱，若我能偿，此事善哉！脱不能偿，我之夫妇，二人详共悉入汝家，为汝作力。』」

「尔时，兵将大婆罗门即与提婆婆罗门钱，足满五百，而语之言：『汝今将去随意所用，其事若讫，更不得传从他借贷，持以偿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觅钱与我。』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从兵将边，依法受取五百钱已，至自己家付与其妻，付已语言：『汝宜精好备办饮食。』身即自诣于外林中，而往佛边。到佛所已，共佛对颜，言语慰喻，问讯起居讫已，却一面立，欲请如来。」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即白佛言：『善哉大德！沙门瞿昙！唯愿受我明日饭食。』是时，世尊默然受请。尔时，提婆大婆罗门知佛默然受其请已，从坐而起，遶佛三匝，辞佛而去，至自己家。是时，城内一切巷陌皆卖熟食。尔时，提婆大婆罗门即于彼夜，严备多种甘美饭食，如是齧噉啜[口*束][口*尊]啖，其夜悉办如是诸味，过夜天明，家内洒扫，铺床座讫，即至佛边，长跪咨白，作如是言：『大善沙门！若知时者，饮食已办，愿赴我家。』」

「尔时，世尊既至食时，着衣持钵，渐渐而行至彼提婆婆罗门家，到其家已，随铺而坐。尔时，提婆见佛坐已，夫妇自手擎持多种微妙清净众味饮食，立于佛前，以奉世尊：『唯愿如来！自恣而食。』是时提婆奉佛食讫，别于佛边铺座而坐，坐已世尊即为提婆大婆罗门，如应说法示现教诲，令欢喜已。从坐而起，随意而去。」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送佛而出，其提婆妻从他借衣，着奉佛食，供养佛已，见佛出还，即便解衣，置于一处，而扫除地。时有一贼，忽尔来偷其衣将去。时提婆妻为失衣故，心大愁恼。时，其提婆送佛还家，见于其妇心大扰乱，即便问言：『汝今何故如是烦恼？』妻报夫言：『圣夫当知！我所借衣，不知谁偷？忽然失去。』是时，提婆闻此语已，心地迷闷，不知所为，作如是言：『我以从他贷五百钱，用为供具，汝今从他借衣而着，忽复失去。我家贫短，以何备偿？当作何计？』」

「尔时，提婆欲求自死，即便往至尸陀林中，上大树上，欲自扑地而不能堕，即复大愁。然彼贼人执其衣裳至尸陀林，忽尔还来，在于提婆所上树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于上大粪，放讫而去。时，彼提婆在于树上，遥见此事，贼去以后，从树而下，掘取其衣，还将向舍。时，提婆妻扫除舍内，处处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头观覩地下，见有一赤铜瓶，其中满金，乃至略说，见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复观看其下，更见一赤铜瓮，亦满中金。彼见金已，即大惊叫，指示夫言：『圣夫圣夫！速来速来！我已得也。』」

「尔时，提婆闻妇声已，作是思惟：『此妇可怜，何故失心如是诳语？云我已得？得于何物？其前他处借衣失去，我今已得，衣现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是时，提婆将衣入家，问其妻言：『居家善者！汝何所得？』彼妇即便指示其金，语言圣夫：『我得此也。』是时提婆复语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妇女，取其衣裳，向所借处，还归其主。」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作是思惟：『我今独自不能淹消食多许金。』即便携将五百钱，直还向兵将婆罗门边而偿其债。到已语彼大兵将言：『我从仁者贷五百钱，今以还汝。』是时，兵将语提婆言：『我前语汝，不得从他举钱偿我，唯出自家身力偿我。』提婆复言：『我不从他贷取此物。』兵将复问：『汝从何得？』提婆报言：『我从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尔时提婆即将兵将，到自己家，示其金藏。」

「尔时，兵将见其金藏，是一聚炭，语提婆言：『汝何狂也，语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时，提婆复更重语彼兵将言：『此实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过三过，以手触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复作誓愿：『如我善业因缘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将婆罗门见。』如此语已，炭即为金。」

「尔时，兵将见此地藏悉皆是金，见已复问彼提婆言：『仁者汝今供养何谁？为天为仙？并及善人？而彼与汝，如是愿报。』提婆报言：『我于今日，家唯供养是大沙门，来于宅内，奉施饭食，或应藉彼功德果报，当成于此。』是时兵将报提婆言：『汝今所得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业因缘故生此报，无人能夺，无人能断，汝莫作疑，安隐而食。』」

「尔时，提婆作如是念：『我以布施大沙门食，生于如是大功德报。』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复诣佛边，到已共佛对论美言，慰喻问讯，种种说已，却坐一面。」

「尔时，提婆重白佛言：『愿大沙门！受我明日更奉施食。』世尊默然还受其请。是时，提婆见佛默然受其请已，从坐而起，遶佛三匝，辞退而还，至自家已，城内街巷，一切悉有五熟而卖，如上所说，乃至施食饭佛以后，共妻二人，在于佛前，铺座而坐，欲听法故。佛知彼等心行体性，诸使薄少，为说四等诸法相门。彼等闻已，却二十重我见之山，即便证得须陀洹果。彼等既见法实相已，即受三归，奉持五戒。」

尔时，世尊从坐起已，随意而行。

于后一时，诸比丘等，心疑各念，共相问言：「彼之提婆大婆罗门并及妻等，先作何业，而造业已，得是果报？至如来边，证诸圣法？复作何业，今世贫穷，还卒大富？」时，诸比丘如是语已，即诣佛所，到佛所已，即咨问言：「善哉！世尊！彼之提婆大婆罗门并及妻等，昔作何业，而造业已得此果报？复至佛边，得诸圣法？更造何业，先贫后富，一旦如是？」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欲闻者，今应谛听。彼之提婆大婆罗门，亦有过去业，亦有现业。何等名为过去之业？诸比丘知，我念往昔，此贤劫中，是时众生寿二万岁，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时，迦叶佛已转法轮，度生死岸，竖立法幢，满昔誓愿，成最丈夫，开化众生无量千亿住于善道，还居在此波罗[木*奈]城昔圣处所鹿野苑中。

「尔时，还彼波罗[木*奈]城，有于一人，从佛边受三归五戒。而其生中不行布施，命终之时，心发是愿：『迦叶如来所授于彼菩萨记别，名曰护明，言是菩萨，于当来世，众生百年寿命之中，得成佛者，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愿我值遇于彼世尊。』以是因缘，汝等当知！尔时，彼受三归五戒不行布施优婆塞者，今此提婆婆罗门是。其于彼时，受此三归，护持五戒，为优婆塞，命终乞愿，愿值于我，以是因缘，今得值我。复以彼时不行布施，今得贫报，此是过去所造作业。

「比丘当知！何者名为现在世业？我昔六年苦行之时，而彼提婆随宜将食布施于我，我今得成无上菩提，其复请我至于己家，布施我食。以是因缘，得现世报。是故汝等诸比丘辈，应当须向佛法僧边生于恭敬希有之心，当得如是功德果报，犹如提婆婆罗门身现受其福，不得报者，以慳贪人不肯布施，今受贫贱困苦之患。汝等比丘！当如是学。」

「世尊自从波罗[木*奈]国，来至优娄频螺聚落，于其中间，有八万人，受佛教化，入诸法中。」

佛本行集经迦叶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上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先可教化一个得通之人，令其欢喜，彼欢喜已，应当次第广化多人。』是时优娄频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居住，第一所谓优娄频螺迦叶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学仙法，为匠为导，最在前行；第二名为那提迦叶，复领三百螺髻弟子，为首为导；第三名为伽耶迦叶，复领二百螺髻弟子，为首为导。合有千人，随彼兄弟，修学仙法。」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今此优娄频螺迦叶，其声遍满摩伽陀国，彼处内外一切人民并谓言其是阿罗汉。我今可先化彼优娄频螺迦叶，令其欢喜，彼欢喜已，当有多人受其教法。』佛复思念：『此等诸仙！以何为重？彼行是何？』念已即知彼等唯用苦行为尊，其次则以领众为重。」

「尔时，世尊隐本形相，即便化作苦行之身，头上结发，螺髻为冠，兼复化作五百梵志摩那婆子，以为徒众，悉皆可憇，端正无双，为人乐见，围遶左右，以神通飞到彼优娄频螺迦叶所闻声处，下地而住。」

「尔时彼等一切诸仙，见化众已，悉各忿惶，东西驰走，或有安置于铺设者，或有洗足，或入草庵拂拭整顿，或有将草作席铺设，或有取水以拟澡洗。又复各各告彼等言：『汝等今者从何忽来而至于此？不相告知。汝等何不于先遣使道我欲来，我若先知，当预置设。是故汝等当少时住，我等办具种种供拟。』世尊既知一切诸仙心生愿乐，悉知佛已。」

「尔时，世尊还摄神通复于本形，独立而住。时，彼诸仙既见世尊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染色之衣，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神，大有威德，然其未得阿罗汉果，如我今日，在于此住。』此是如来最初于先出神通法。」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白佛言：『善大沙门！仁今何远来至于此？善大沙门！仁今若当愿乐于此我住处者，随仁所须，我当供给。又仁意乐于何处所坐起眠卧？此是草庵，此是草堂，任意选取。』作是语已，佛告优娄频螺迦

叶，作如是言：『善哉迦叶！汝若不辞，能见敬重，我欲入汝祭祀火神处所安居。』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有一弟子，于先旧患下痢之病，以病下故，糞秽草庵。自余一切诸弟子等，见秽草庵，瞋忿不净，驱遣令出。是时，彼患摩那婆身被馱出时，作如是念：『此之庵舍，为于一切螺髻而造，云何见我病患下痢，驱遣我出？愿我舍命，得是身体，仰报彼等如是之事。』时，彼患者作是念已，即便命终。命终已后，即受如是大毒龙身，生已在于彼草堂内，或有人来，或畜生来，皆被螫杀。以是因缘，彼堂即空，无有人住。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有何对治能伏毒龙？唯应有火能相屈耳。』作是念已，即以火神，安彼草堂，恒常如法依时供养。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白佛言：『善大沙门！我实不辞，亦不惜是此之草堂。但彼草堂有大极恶严炽龙王，居住彼中，其龙甚有大神通力，有大恶毒，有猛厉毒，非止害仁，亦损我也。』

「尔时，世尊如是再过语迦叶言：『汝若不辞不敬重彼，但当与我草堂居住。』迦叶报言：『我意不愿仁住火堂。所以者何？彼处今有一大毒龙，猛恶严炽，恐为于仁并及我身作于毒害。善大沙门！此堂本来，我等师徒久共舍之，无人能入。』

「尔时，世尊第三重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若有一切毒龙来满此堂住者，彼等不能损我一毛，况一龙也？仁者迦叶！但汝意可，我自当入，愿汝莫辞，莫重彼堂，其终不能损害于我。』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以佛三度殷勤未已，即白佛言：『善大沙门！我亦不辞，亦不重彼，我以相语，若心不疑，当随意住，常作方便，莫令被害。』

「尔时，世尊得于迦叶印可听已，手自执持一把之草，入火神堂，入已铺草，取僧伽梨襞作四迭，以铺草上，加趺而坐僧伽梨上。端身而住，正念不动，除舍一切外内怖畏，身毛不竖，寂然禅定。

「尔时，彼堂毒龙出外求觅食故，处处经历，饱已回还入于火堂，遥见如来坐火堂内，见已其心作如是念：『我身犹活，今有何人忽入我堂？』其意既悉，即兴毒害，口出烟炎；如来复坐如是三昧，身亦放烟。

「尔时，彼龙见是烟已，增长更嗔，放猛火炎；如来尔时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佛及毒龙，各放猛火，是时彼堂严炽猛炎，以猛炎故，草堂彤然，如大火聚。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可作如是神通，作神通已，莫害于彼龙王命根，但当烧其皮肉筋骨，悉令净尽。』尔时世尊即作如是神通变化，以神通故，令彼龙王，命不伤害，但使其余身分然尽。如是讫已，又复从身出于诸种杂色光明。所谓青黄赤白黑色，出已唯照一寻地明，示于彼龙。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去彼祭祀火堂不远，遥见堂内出大猛炎，见已即作如是念言：『呜呼呜呼！此大沙门，今被毒龙之所烧害。可惜可惜！以其不取我等师徒好言善语。』时，彼众有一摩那婆，名阿罗陀祇梨迦(隋言湿树皮衣)，见彼火堂亦大懊恼，自余一切诸摩那婆，各各称名，悉皆恐怖，并相呼唤：『谓迦咤牟尼(隋言苦行仙)，谓耶摩其尼(隋言双火)，谓何唎尼毘奢耶那(隋言立火)，谓毘罗波罗婆(隋言丈夫光)，谓奢摩罗耶那(隋言杂色眼)，谓波罗耶那(隋言能度彼岸)，谓迦咤耶那(隋言将爱行)，谓瞿昙姓(隋言暗牛)，谓目捷连种(隋言白捧)，谓婆私咤姓(隋言化住)，谓颇罗堕(隋言重懂)，汝等汝等！速来速来！此大沙门今被毒龙吐火烧爇，我等当往助其扑灭。』

「尔时，彼等诸摩那婆闻是声已，或将水瓶，或复担梯，速疾走来。来已着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上已将水欲灭于火，而彼火炎，世尊力故，更增炽盛。时彼一切诸摩那婆，即还下彼火神堂住，在一边立，各相谓言：『此大沙门端正可憐，而被毒龙之所恼害(梵本沙门来并再称)。』

「尔时众中，湿树皮衣摩那婆仙，悲哀说偈，以哭佛言：

「『呜呼微妙端正身， 头发甚青指罗网，
 七处圆满端正眼， 被龙翳如日月昏。』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呜呼诸王胜家生， 昔蔗上种人中胜，
 世间无过此生处， 今为毒龙火烧身。』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三十二相庄严体， 自得解脱能脱他，
 瞋恚能伏不害身， 今被毒龙毒火灭。』」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支节长短正等身， 昔蔗诸王种增益，
 体如阎浮檀金柱， 今为毒龙火所焚。』」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诸仙闻声心欢喜， 布施持戒最福田，
 身体柔软大吉祥， 呜呼今被龙火杀。』」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亦来集聚，去彼火堂不远立住。

「尔时有一摩那婆来，白于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和上一过试观占彼大沙门，看其大沙门生宿之中，更不为于诸余恶星所犯触也。其所犯者，何星逼是沙门生宿？』」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便仰瞻虚空星已，还告于彼摩那婆言：『汝摩那婆！今应当知！此大沙门鬼宿日生，而彼鬼宿不为余星之所逼触。谓摩那婆，此大沙门星甚快明，如我所见星宿相貌，大沙门今共龙角鬪决胜之状，此相必定。是大沙门，决降彼龙，无有疑也。』」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迦叶三兄弟品中

「尔时毒龙见火神堂，四面一时炯燃炽盛，唯有如来所坐之处，其处寂静，不见火光。见已渐诣向于佛所，到佛所已，即便涌身入佛钵中，而说是偈：

「『若人百千亿万岁， 一心祭祀此火神，
 彼辈不能断去瞋， 如今胜世尊忍辱。
 一切天人世界内， 唯有世尊大丈夫，
 诸被瞋恚重病缠， 世尊能与忍辱药。』

「尔时，世尊过彼夜后，至明清旦，手擎于钵，将彼毒龙，来至优娄频螺迦叶所坐之处。到已即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此是毒龙，汝等所畏，不能入于火神堂者，此即是彼。以我威火，灭其毒火，今故将来以示汝辈诸梵志等。』而有偈说：

「『是时彼夜分已过， 世尊来至迦叶所，
 钵中盛于毒龙示， 手擎安置着彼前。』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毒龙，为自入于大沙门钵？为大沙门神通力故，教其入中？』尔时，世尊知彼优娄频螺迦叶心之所念，知己即便手所执钵，自然展向优娄频螺迦叶之边。时彼毒龙，九头大项，引颈欲向优娄频螺迦叶身边。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见龙举头欲向己边，心生惊怖，却缩身住，自以两手，掩覆其面。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何故缩身，如是惊怖？汝心畏也？』迦叶报言：『如是如是！大德沙门！我实畏也。』尔时，佛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汝莫怖畏。』尔时，世尊即以偈颂语迦叶言：

「『我昨夜来教化彼， 其更不能恐怖他，
 其若今欲螫于仁， 世间终无有此法。
 假使天崩倒于地， 大地破碎如微尘，
 须弥移离本处安， 诸佛口终不妄语。』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威神力！大有功能！乃设如是神力之火，灭彼毒龙毒恶炽火。其事虽然，而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尔时，世尊取彼毒龙，发遣安置彼大海外铁围山间。是时，优娄频螺迦叶即白佛言：『大德沙门！彼毒龙今安在何处？』尔时，佛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彼之毒龙，我今已遣安置于彼铁围山间。』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见佛示现是神通已，心生欢喜，即白佛言：『大德沙门！愿恒住此，我当常请供奉饭食。』尔时，世尊默然受彼优娄频螺迦叶等请。

「（或复有师作如是说：『佛告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若汝等辈，能依时节告我食时，如是则我受仁者请。」时迦叶言：「我等当告。」』）」

「尔时，色界净居诸天即说偈言：

「『此是大慈世尊力， 善能降伏大毒龙，
 其三迦叶事火神， 所有精进力当灭。』」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渐渐而行，去于优娄频螺迦叶处所不远，有一林名差梨尼迦(隋言斫枝即出乳汁)，在于彼林，经行而住。是时，四镇四大天王身出胜光，当于夜半，下来世间，以天身光，普照彼林，向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合掌而却，各随来方，住立一面，向佛曲躬，低头顶礼，如猛火聚，出大炎光，照尼迦林。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晨向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食时将至，饭食办具。未审昨夜四人是谁？身出最胜微妙光明，而于夜半，照此林树，来到于此大沙门边。到已顶礼，却住一面，低头合掌，恭敬立住，譬如火聚，出大胜光。』」

「尔时，佛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彼四人者，是四天王，来诣我所，从于我边欲咨问法。』是时，优娄频螺迦叶心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神！大有威德！乃有四大天王下来，诣于其边欲请问法；威力虽然，但其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即至优娄频螺迦叶所住之处，饭食讫已，后还向彼林内经行，寂静而住。是时，忉利帝释天王，放身最胜上妙光明，于夜半时，普照彼林，来诣佛所。到已顶礼佛世尊足，却住一面，合十指掌，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焰光，倍胜于前四天王身，明照显赫，不可为比。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已，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食时已至，饭食办具。未审昨夜光明是谁？于夜半时，身出最胜大光明来，到已顶礼，合十指掌，向一面立，乃至猛焰倍四天光。』尔时，佛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彼是忉利天主帝释，来诣我边，欲听法故。』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德！乃令帝释来诣其边，欲听于法；威力虽然，而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向彼林，经行而住。时，夜摩天于夜半时，身出胜光，来诣佛所，到已合掌，向佛顶礼，却住一面，乃至略说，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于彼须夜摩天，来欲听法；威德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向彼林，经行而住。时，兜率天于夜半时，身出光明，来诣佛所，乃至略说，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于彼兜率陀天，来欲听法；威德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向彼林，经行而住。时，化乐天于夜半时，身出光明，来诣佛所。到已乃至此大沙门有大威神，乃令化乐天子，下来欲听受法；威德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入彼林，经行而住。是时，他化自在天子于夜半时，身出光明，来诣佛所，乃至略说，此大沙门，大有威神！大有威力！乃有他化自在天子，来欲听法；威德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向彼林，经行而住。是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于夜半时，放身光明，普照彼林，来诣佛所。到佛所已，合十指掌，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猛焰，胜于已前欲界诸天光明百倍，不可为譬。」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大德沙门！食时已至，饭食办具。未审昨夜，出胜光明，普照林内，来至于此大沙门边，彼为是谁？合十指掌，顶礼却住，乃至胜前欲天光明。』」

「尔时，世尊即告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彼所来者，是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来诣我所，欲听受法。』是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来至其边，欲听于法；威德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向彼林。经行而住。是时，优娄频螺迦叶，居处年常恒共竖立一祭祀法，至其时节，摩伽陀国，一切人

民，将好种种上味饮食，噉者食者、舐者[口*束]者，办具已讫。明日各各欲来向于优娄频螺迦叶居处。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于其夜，在自室内，作是思惟：『明日集聚摩伽陀国一切人民，办具种种无量饮食，欲来我边修祭祀法，而此瞿昙大德沙门，脱于是会大众之前，显示神通胜上之法。若如是者，我之所有利养名闻即当着彼，则于我边或复减少。唯愿方便，此大沙门，明日莫来。』尔时，世尊知彼优娄频螺迦叶心所念已，过彼夜后，至鬻单越，到彼乞食，于阿耨达大池边食讫，还在彼大池边，少时静摄，竟还本林，经行而住。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已，食后往诣佛世尊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大德沙门！于食至时，办具亦讫，未审沙门，何故不来？其事虽然，我犹不忘所有诸食上好味者，我今为仁，犹留一分。』

「尔时，佛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汝昨夜在静室之中，独自而坐，可不如是思惟念言：「我于明朝在所居处，年常恒作祭祀之法，摩伽陀国所有男女一切人民，将好种种食饮而来，向于我边。而此大德沙门瞿昙，恐于彼会众人之前，出现神通，示上人法，则我所有利养名闻，悉着于彼大沙门边，我则减少，心私愿我明日莫来。」仁者迦叶！我于尔时，知仁此心如是想念，过于彼夜，我即腾空，至鬻单越，向彼乞食，得已来到阿耨达池，如法而食，随日多少，在彼经行，还向此林宿止而来。』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神力！大有威权！感变虽然，其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尼沙塞说)。』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居处年常有一大会，名翼宿日。彼会之日，摩伽陀国数千万人各来聚集，然其彼会亦有市易，随诸人辈所须货买。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明朝此处，若沙门来，所有人民皆观看彼，不为我等造作斋食。』彼作如是思惟念已，往诣佛所，即白佛言：『大德沙门！明朝我林修道处所，当作大会，多有众生，百千聚集，甚大喧闹，而大沙门！爱乐寂静，恒行清净空闲之处。沙门！可从此处移去别求静处彼间而住(此僧祇说)。』尔时，世尊从彼住处，即便移至差梨迦林，至彼林已，心念彼四迦娄罗王，王名可触，又四提头赖咤龙王，四水神龙，四大天王，帝释天主，及余欲界一切诸天，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等，并皆念之。

「尔时，彼等四可触王，迦娄罗等，知佛内心如是念已，出现大风，从彼优娄频螺迦叶所居住处，飞腾虚空，实时往诣差梨迦林。到彼处已，顶礼佛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遥覩世尊，向佛顶礼。

「其四提头赖咤龙王、四水神王，亦知佛心，出大云雨，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处，飞向差梨迦林。到已顶礼佛世尊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向佛遥敬。是时，四方四大天王，亦知佛心，作大端正可喜之身，为人乐见，显赫威光，照耀自身，悉乘白象，从地涌出，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处，往诣差梨迦林。到已顶礼佛世尊足，乃至合掌，遥敬于佛。」

「尔时，忉利帝释天王，及欲界天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知佛心念，身出威光，遍照其地，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住之处，飞腾虚空，一时往诣差梨迦林，到已顶礼佛世尊足，乃至曲躬遥敬于佛。」

「尔时，彼处一切人民，见如是众诸天龙等，心生恐怖，身毛皆竖，即便问彼优娄频螺迦叶等言：『大德和上！此何物神，作斯变怪？非是灾也？或当有疫，或大恐怖，或大鬪诤，或有迦咤富单那鬼，及黑闇鬼，而欲来乎？』」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德沙门威力，作斯神通变也。』即便报彼诸大众言：『汝等一切！莫恐莫怖！莫畏莫惊！此非灾变，亦非疫病，及以鬪诤、诸鬼魅来，当有无畏，当有丰熟，当无怪异，不须恐怖，亦无疾病。汝等但当安隐自慰，此事无苦，一切诸相，尽皆大吉。』」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我今亦可往诣于彼大沙门边，度量此事，自应当知，何故何变致使如是？』彼作如是思惟念已，即便往诣佛世尊所，欲至佛边，如来忽以神通之力，即于其前，化作一个高峻大山，而彼欲来不能得过，到彼山已，即反回还。过彼夜后还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昨日作何如是变怪？我从昔来，在此居停，未曾覩见如斯之事。』尔时，世尊即便为彼广说前事，而彼优娄频螺迦叶既闻说已，生大希有：『奇特可怪，我多年来在此，恒常祭祀火神，不曾有一旋风之气至于我边，况复余神？然今此处，沙门瞿昙！有大威德，一切诸天，来向其边。』作是念已，即于佛边，生信向心希有之心。即以心请佛世尊云：『愿大沙门！明日食时，更于我边，受我微供，若佛实是一切智者，应知我心。』作是念已，如来即知优娄频螺迦叶心念，默然而受彼之心请。」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还其居处，告诸一切摩那婆言：『汝等诣向大沙门边，量度观看，其大沙门，作于何事？为当求食欲着衣行，为当默然寂静而坐？』尔时，彼等诸摩那婆，从于优娄频螺迦叶闻此言已，即便往诣差梨迦林，到已见佛在彼林内树下思惟寂然而坐，身出光明，照耀彼处，于食知

足，不行乞求，默然而住。彼等见已，诣向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仁今何故不求食也？』

「尔时，佛告彼诸一切摩那婆言：『诸摩那婆！我已被请。』彼等问言：『大德沙门！是谁所请？』佛即报言：『汝辈和上，已请我也。』

「尔时，彼等摩那婆心生于希有：『甚奇可怪！希有希有！此大沙门，然口不言，遥知他心。』彼等即大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

「尔时，彼等速疾回还优娄频螺迦叶之边，到已白言：『尊者和上！我决定知，此大沙门是一切智。和上以心默请于彼，彼即自知和上之心，亦向我语：「我已彼汝和上心请。」』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闻彼语已，即便铺设大价之座。铺设既讫，心发是念：『沙门瞿昙！若仁今是一切智者，当应我念即现此座。』尔时，世尊知彼优娄频螺迦叶心所念已，身应时现于彼座上。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既见世尊在其座上端然而坐，见已欢喜，即以自手，将好种种肴饍饮食，持用施佛，所谓噉食噉[口*束]舐啜丰足自恣，复作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门！大有威神！大有德力！乃能知我心中所念；威神虽然，而犹不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于彼优娄频螺迦叶边受食讫，还回至于差梨迦林，经行而住。是时世尊身上所著袈裟之衣悉皆破坏，而彼兵将婆罗门村有于一家人命既终，即便林葬，是时，世尊于林见已，即自收取彼粪扫衣，取已世尊作是思念：『我今何处，洗于如是粪扫之衣，能使清淨？』

「尔时，帝释忉利天王既知世尊心意所念，知己即于彼之处所，以手掘地，造作一池，其水清淨，作已即便咨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以此水洗粪扫衣。』是时，世尊见池水已，复如是念：『今虽得水，当于何上洗浣是衣？』

「尔时，帝释知佛心已，从铁围山将一大石，安置佛前，置以白佛，作如是言：『唯愿世尊！于此石上洗蹋是衣。』是时世尊，复如是念：『今虽得石，复当攀何洗蹋此衣？』时彼池岸旧有一树，名迦拘婆(隋言峯)。时彼树间有一树神，知佛意念，按树一枝令垂向下，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攀此树

枝，洗蹋于是粪扫之衣。』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我洗衣已，复于何上，曝晒此衣？』

「尔时，帝释知佛心念，知己即从铁围山间，将一最大宽广之石，安置佛前。既安置已，即白佛言：『唯愿世尊！于是石上，以用晒衣。』是时世尊，即于石上晒粪扫衣。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食时已至，办具讫了。』又复白佛：『大德沙门！已前此处无有是池，今日何故忽有此池？此处已前无是二石，又从何来？其迦拘婆此树已前，枝不垂下今日何缘如是躡垂？不知何缘忽然如此？』作是语已，默然不言。佛告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此处我得粪扫之衣，彼时我作如是心念：「以何浣此粪扫之衣？」尔时帝释知我心念，以手掘池出此池水，而白我言：「世尊！今可以此池水洗粪扫衣。」以如是故，至今相传，名为帝释手掘之池。得是水已，我复更作如是思念：「我于何上，蹋粪扫衣？」」

「『尔时，帝释知我心念，从铁围山，将一大石，来置此地，而白我言：「唯愿世尊！于此石上，用洗浣衣。」是故此名非人掷石。我于彼时，作如是念：「我手攀何而蹋是衣？」」

「『尔时，彼树迦拘婆神知我心念，以手按此树枝令垂，而白我言：「唯愿世尊！手攀此枝，用脚踏衣。」以是因缘，此树之枝如是悬垂。得于枝已，我如是念：「今于何上，晒于此衣？」」

「『尔时，帝释知我心念，从铁围山，将此广石，掷置我前，而白我言：「唯愿世尊！于此石上晒所浣衣。」以是因缘，此石名为非人所掷。』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彼天主帝释而来供承；变现虽然，但大沙门，理实未得阿罗汉果如我今也。』尔时，世尊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处食讫，回还至林，经行而住。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是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汝于前去，我即随来。』

「尔时，世尊既发遣彼优娄频螺迦叶去已，即乘神通向须弥山。是时彼山有阎浮树，以彼阎浮树因缘故，所以得此阎浮提名。于彼树上，取得菓已，于先来至优娄频螺迦叶居处火神堂中，端然而坐。而彼优娄频螺迦叶在后来，见如来坐于火神堂内，见已惊怪，即白佛言：『大德沙门！仁从何道，而来至此？仁元在林，于我后发，即今何忽在我前，到此火神堂其中安坐？』尔时，佛告彼迦叶言：『迦叶！我先发遣汝已，至须弥山，彼有一树，名曰阎浮，因彼树故，此今得是阎浮提名。彼树上菓，我今将来在此堂内。』指示迦叶：『彼阎浮菓即此是也，颜色端正，香味微妙，食者甚美，汝今可取此之甘菓而噉食之。』尔时迦叶即白佛言：『大德沙门！此事不然，仁自合噉此之甘菓，我不应食。』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心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于先发遣我已，其身自到须弥山，取阎浮菓，来此火神堂，于前而坐；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处食讫，速还向于林内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至明清旦，往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尔时，世尊告迦叶言：『迦叶汝今且于先行，我随后去。』

「尔时，世尊于先发遣迦叶去已，即复还自向须弥山，离阎浮树相去不远更有一树，名庵婆罗。从庵婆罗，取得一菓，于先来到迦叶住处火神堂坐。迦叶后来，见于世尊在火神堂安然而坐，见已白佛，作如是言：『大德沙门！从何道来？在我前到此火神堂。』

「佛告迦叶：『我遣汝后，至须弥山，取得于是庵婆罗菓，将来在此，乃至先劝迦叶令食。』迦叶白言：『我不合食。』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心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于先发遣于我，到须弥山，取菓将来，于先而坐；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于彼优娄频螺迦叶居处食讫，还回至彼林内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至明清旦，往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乃至去彼阎浮提树处所不远，有呵梨树，将彼菓来，先到迦叶火神堂内，乃至沙门，大有神通，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乃至去彼阎浮提近，更有一树，名毘酰勒，彼树上取一菓，将来先到堂内。乃至如前，此大沙门，大有神通，先遣我身，其后取菓，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乃至去彼阎浮提树，更有一树，名阿摩勒，彼树取菓，于先将来，坐火神堂。乃至沙门，大有神通，先发遣我，身后将菓来火神堂，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是时，优楼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佛告迦叶：『汝先且去，我随后来。』尔时，世尊遣迦叶已，至瞿耶尼，到彼处已，乞乳满钵，在前来至火神堂内。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见已白佛：『大德沙门！从何道来？在于我前，到此堂内。』佛告迦叶：『我遣汝后，到瞿耶尼，乞得是乳，满此钵中，在是而坐。迦叶！是乳颜色微妙，香气甘美，汝意若乐，取此乳饮。』迦叶白佛：『我不堪饮，沙门自饮。』是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先遣我，其后身往瞿耶尼国，乞乳满钵，先来至此火神堂内；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二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迦叶三兄弟品下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至佛所，到已白佛：『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佛告迦叶：『汝于先去，我随后来。』尔时，世尊于先发遣迦叶去后，即往到彼三十三天，到彼天已，取得一华，其华名波梨阁多迦(隋言彼岸生)，取已于先来火神堂。迦叶后来，见佛已坐。即白佛言：『大德沙门！从何道来？在于我前，到火神堂。』」

「佛告迦叶：『我先遣汝，后至忉利天宫，将此波梨阁华来此神堂，然此波梨阁多迦华，颜色可爱，香气甚好，汝意若乐，可取此华嗅其香气。』迦叶白佛：『大德沙门！此华香气，微妙精好，沙门自持，我不合嗅。』是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于先发遣我已，后到天上，取彼波梨阁多迦华，于先来坐火神堂内；虽然，犹不得阿罗汉身心

寂静如我今也。』尔时，迦叶居处，螺髻诸梵志等，欲破于柴而不能得，若倚立者，不能屈身，若低腰时，不能正直，若斧着柴，拔不能出。尔时，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当是彼大沙门作，无有疑也，乃令我等今日不能破此柴薪，极甚劳苦。』

「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一切等言：『螺髻迦叶！汝等今欲破于薪耶？』迦叶白佛：『大德沙门！实欲破薪，而不能得。』是时，佛作如是语已，彼等梵志即得自恣破其薪柴。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尔时，世尊食讫，还向彼林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所居住处，欲燃火烛而不能着。是时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是彼大沙门所作，无有疑也，而令我等，如是辛苦，火不能燃。』

「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一切等言：『迦叶！汝等欲燃火耶？』是时彼等迦叶报言：『大德沙门！我欲燃火。』时佛问已，彼火即燃五百火聚。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彼可燃之火不听其燃，若欲令燃，方始即燃；虽尔，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还向彼林经行。尔时，彼等螺髻梵志欲灭于火而不能得。尔时，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是沙门神通之力，而令我等火炎欲灭不能得灭。』尔时，世尊告迦叶言：『迦叶！汝等今欲灭于此火炎耶？』迦叶白佛：『大德沙门！我今欲得灭此火炎，而不能得。』时佛问已，即得灭于五百火炎。尔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其力乃能灭火即灭，欲燃即燃，虽尔；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彼等螺髻梵志至极寒冬，天正夜半，或至后夜，严酷冻冷，多有风雪，入于尼连禅河水中，或没或出，如是澡浴。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化作五百赤炭火聚，在彼岸边。是时，彼等螺髻梵志寒噤出水住在岸边，各各向火。是时，彼等螺髻梵志心如是念：『此必定是彼大沙门作是神变，忽然有此五百火炉，而无烟炎，使于我从冷水出向火炙暖。』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化作五百炉火，无有烟炎，令我螺髻五百弟子从冷水出向火暖坐，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彼等螺髻梵志欲取于水，各手持瓶，或将军持，欲用取水而不能捉。是时，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沙门作，而令我等，不能取瓶及以军持。』」

「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并及五百螺髻梵志一切等言：『迦叶！汝等各欲将瓶及军持等欲取水乎？』迦叶白言：『善哉沙门！此等五百螺髻梵志，将瓶军持欲取于水。』时佛问已，而其五百螺髻梵志皆能将瓶及军持等，得取于水。」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此五百螺髻诸梵志等，许其取水乃能得水，不许不得；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优娄频螺迦叶，其于已前，祭祀火时，恒常坐七多罗树上，于后祭祀，还欲上七多罗树上而不能上。」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决定是彼大沙门作神通无疑，令我不能上此多罗树上祭火。』是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如是，不许我等上于树者则不能上；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上七多罗树上祭祀，上已不能安隐而住。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决定是彼大沙门作神通无疑，令我上此七多罗树旧住处坐，不能得住，复更欲上。』而白佛言：『善哉沙门！愿听我等依旧住此七多罗树祭祀于火。』时佛语已，其迦叶等即得依旧安住彼七多罗树上。」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许我住则得住，不许不得；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优娄频螺迦叶祭祀火讫，欲覆藏置，即不能覆。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决定是彼沙门瞿昙作此神通，令我等辈不得覆火。』是时，迦叶即白佛言：『善哉沙门！愿令我等得覆此火。』作是语已，即得覆火。」

「尔时，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如是，许覆得覆，不许不得；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旧林中，经行而住。是时，迦叶祭祀火时，火及木头，东西驰走，不能一住。是时，迦叶作如是念：『决定是彼沙门瞿昙作是神通，令我祭祀火之器具，东西驰走，状若人驱，不能定住。』即白佛言：『善哉沙门！愿令我此祭祀火具得一定住。』」

「尔时，佛告彼迦叶言：『如汝等意。』其祭火具即得安定。因此缘故，其迦叶等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许我祭祀火器住则得住，不许不住；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食讫已后，还至彼林，经行而住。是时彼处，忽尔非时其虚空中起大黑云、降大暴雨，佛所居处，无有雨水。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可令此水遍布，而于水内，复见干地，令有尘起，现经行处，于彼往来。』作是念已，即现如前干地尘坩，来去经行。

「尔时，迦叶作如是念：『今既非时，虚空之中云何忽尔非时起云而降大雨？此大沙门所住之处，亦一种有大水弥漫。此之沙门，或可为水之所没溺，或今不见？』作是念已，多将螺髻诸梵志等坐于船中，处处求觅，渐至佛所，到佛所已，如是而住。

「尔时，迦叶既见世尊两边有水，唯独中间，现于干地，尘土坩起，来去经行。见已白佛：『大德沙门！今住在此大水中乎？』佛言：『住此。』作是语已，飞腾虚空，即便往诣迦叶船上。

「尔时迦叶因此缘故，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在水作是道行；虽然，犹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摩诃僧祇作如是说：『如来为彼优娄频螺迦叶等辈，示现如是五百神通，而彼优娄频螺迦叶于一切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力！大有神通！虽复变现德术如此，而其唯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此之痴人，于无量时有如是念：「此大沙门有大威力！有大神通！虽然，而不得阿罗汉如我今也。」而我今可为此迦叶及诸弟子令开慧眼，发厌离心。』」

「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迦叶汝今非阿罗汉，亦复未入阿罗汉道，而汝实无阿罗汉相，况复得于阿罗汉果？』因于此言，时其优娄

频螺迦叶心生羞惭，身毛卓竖，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与我出家，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汝大迦叶！此诸五百螺髻梵志依汝住止，顺汝法行，汝可共其平量好恶，告语令知，如于彼等意情所乐，作如是事。』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闻佛语已，即便往诣五百螺髻梵志之边，到已告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辈！从我受此居处住止，及奉火神所安堂室，及祭祀器，各随汝等意乐而用；我今欲向大沙门边，当行梵行。』

「尔时，彼等五百弟子螺髻梵志共白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和上！自从见彼瞿昙大沙门来，我等多时意乐，欲往大沙门边行于梵行，而为敬惜和上心故，口不发言。和上今者若欲于彼大沙门边行梵行者，我等亦当随从而往，依彼教法。』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及诸弟子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尔时，佛告迦叶等言：『汝等梵志！可弃于汝鹿皮之衣，及军持杖众杂头髻，令诸螺髻祭祀火神诸器皿等，种种调度，向彼尼连禅河水中，而皆掷却。』是时，彼等即白佛言：『一如大德沙门教诲，我等不违。』时诸梵志即将所著鹿皮之衣，乃至种种器皿调度，向彼河岸，悉掷水中。彼等诸物掷水中已，作种种声，或咿咿(子悉反)声，而逐水流。彼等螺髻，见于如是诸异事已，心中复更增益欢喜，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与我等辈，出家受戒。』

「尔时，佛告彼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比丘！来入于我所说法中，行于梵行，尽诸苦故。』是时，彼等五百长老，应声出家，即成具足。

「于时，那提螺髻迦叶在尼连禅河水下流岸边修道，见于彼等鹿皮之衣，及祭火神器皿调度，随水沿流。见已愕然，心生恐怖，而发此言：『咄咄异事！我兄或能为贼所破，不者居处被他杀也。我今可往至彼，观察是何灾祸变怪所致，忽然若斯。』尔时，其弟那提迦叶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梵志诣彼逆看，好恶当告。『汝等捡校，彼有何怪？其事云何？』弟子奉教往彼看已，回还报言：『并各平安，事瞿昙氏。』那提迦叶然后自将三百弟子，左右围遶，往于长老优娄频螺迦叶住处。到已即见优娄频螺迦叶师徒，剃除须发，着袈裟衣。见已内心不大欢喜，向兄迦叶而说偈言：

「『仁者虚祭祀火神， 徒复空修于苦行，
 今日既舍此苦行， 犹如蛇脱于故皮。』

「尔时，那提螺髻迦叶即白长老优娄频螺迦叶兄言：『此能胜也？』是时，长老优娄频螺迦叶报言：『此实胜也！宁为此行，此行最妙。』

「尔时，那提螺髻迦叶告其三百螺髻梵志诸弟子言：『汝等螺髻摩那婆辈！我彼居处，及泉池等，并诸调度，汝意自知，作何处分；我今欲在大沙门边，当修梵行。』

「尔时，彼等三百螺髻梵志弟子，白师那提螺髻迦叶作如是言：『和上今若欲往于彼大沙门边修梵行者，我等亦当随逐和上，同诣彼边共修梵行。』尔时，那提螺髻迦叶及诸弟子，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

「尔时，佛告彼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今者能将身上所著鹿皮，及祭祀火器皿调度，掷置尼连禅河水中，弃去以不？』彼等梵志同白佛言：『如沙门教，我不敢违。』而彼等将如前调度，即掷水中，作咿咿声，逐水而去。尔时，彼诸螺髻梵志见如是等希有之事，复增欢喜，乃至彼等长老比丘，应时出家，即成具戒。

「尔时，伽耶螺髻迦叶在河下流，忽见鹿皮及祭祀火器皿调度随水流下，见已心复生大恐怖，而发是言：『咄咄异事！我兄或能被贼所破其居坐处，不被杀也？我今可往至彼观察为何灾祸。』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梵志，往彼逆看，好恶当告。『汝等捡按，彼有何怪？其事云何？』弟子还报，如前所答。尔时，伽耶螺髻迦叶然后自将二百弟子，左右围遶，往于长老优娄频螺，并及那提二迦叶边，到已即见二迦叶身，剃除髻发，着袈裟衣。见已内心不大欢喜，向于二兄优娄、那提两迦叶边，而说偈言：

「『兄等昔空祭火神， 亦复徒修于苦行，
 今日既共舍此等， 犹如蛇脱彼故皮。』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并及长老那提迦叶，还共以偈报弟伽耶螺髻梵志，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祭火神， 我等亦徒修苦行，
 我等今得舍此法， 实如蛇脱彼故皮。』

「尔时伽耶螺髻迦叶，复问优娄频螺迦叶并及那提迦叶等言：『兄今此处，实能胜也？』是时，长老二迦叶言：『此处实胜！宁为此行，此行最妙。』」

「尔时，伽耶螺髻迦叶告其二百螺髻梵志诸弟子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辈！我彼居处所有泉池，并诸调度，汝意自知，作何处分；我今欲在大沙门边修学梵行。』尔时，彼等二百螺髻梵志弟子，白师伽耶螺髻迦叶作如是言：

『和上今若欲往于彼大沙门边行梵行者，我等亦当随逐和上，一时同诣大沙门边共修梵行。』是时，伽耶螺髻迦叶及其弟子，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而白佛言：『大德沙门！我今及诸弟子，欲入沙门法中，是事一切当如是持。』尔时，世尊即告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言：『汝等若能然是事者，当取汝等鹿皮之衣，及祭祀火器皿调度，悉弃掷着尼连河中。』彼等报言：『如沙门教，我不敢违。』是时，彼等螺髻梵志，即持鹿皮及诸调度祭祀火物，悉掷河中，掷河中已，其诸皮衣军持瓶罐，出种种声，啾啾唱响，随流而下。

「尔时，彼诸螺髻梵志见如是等希有之事，复增欢喜，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与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即告言：『汝等比丘！来入于我，自说法中，修行梵行，尽于诸苦。』是时，彼等诸长老辈，应声出家，即成具戒。

「尔时，世尊在彼优娄频螺迦叶聚落之内，随多少时，意乐住已，渐渐行向伽耶城边。如来在彼象头山顶，将是一千比丘徒众停住，即以三种神通，教化彼等，所谓身通、口通、意通，而调习之。

「尔时，世尊欲显身通，所谓一身作于多身，多身还复作于一身，上没下现，下没上现，东没西现，西没东现，南没北现，北没南现，山崖石壁，能过无碍。入地如水，履水如地，从地跏趺，升陟虚空，犹如飞鸟。身出烟炎，如大火聚，灭火现水，消水放火。此之日月如是威德，而能以手摩扞捉持，乃至梵天自在行动。此是如来现身神通。

「现口通者，『汝等比丘！今应当知如是分别，应当如是莫生分别，应当如是观察思惟，应当如是莫思惟观。汝等比丘！应如是证，莫如是证。汝等比丘！应如是行，莫如是行。』此是如来现口神通。

「现意通者，『汝等比丘！今应当知！此一切法，皆悉炽燃，言炽燃者，眼亦炽燃，色亦炽燃，眼识炽燃，眼触炽燃，眼触所因生者有受，若乐、若苦、非乐非苦，彼亦炽燃。以何炽燃？以欲火故烦恼炽燃，以瞋恚火烦恼炽

燃，以愚痴火烦恼炽燃。我如是说眼过，如其耳炽燃，声响炽燃，略说乃至鼻香炽燃，舌味炽燃，身触炽燃，意法炽燃，因于意触所生受者，若苦、若乐、非苦非乐，彼亦炽燃。以何炽燃？以欲火故烦恼炽燃，以瞋恚火烦恼炽燃，以愚痴火烦恼炽燃，我如是说耳鼻舌身根尘过患。

「『复次若有多闻之人，能作如是深观察者，彼能厌眼，厌离眼识，厌离眼触，若因眼触所生受者，若苦、若乐、非苦非乐，是中亦能如是厌离，是厌离眼。

「『又复如是，厌离于耳，厌离于声，乃至略说，厌离鼻香，厌离舌味，厌离身触，厌离意法。若因意触所生受者，若乐、若苦、非乐非苦，彼亦厌离。既厌离讫，即不染着，既不染着，即得解脱。既得解脱，即有如是内净智现自知，我今生死已断，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此是如来意作神通。

「尔时，世尊作如是说三种神通教示之时，彼诸一千比丘徒众，无为漏尽，于诸法中心得解脱。而有偈说：

「『已断生死诸欲流， 已得梵行自利益，
 所作悉已皆成办， 更不受于后有生。』

「尔时，彼诸一千比丘，闻佛世尊如是说已，于诸漏中，无复有为，即得内心善好解脱，舍梵志法，名声闻僧。

佛本行集经优波斯那品第四十五上

「尔时，彼三迦叶兄弟，有一[外*男]甥螺髻梵志，其梵志名优波斯那(隋言最上征将)，住在一山，其所住山，名阿修罗，恒共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修学仙道。彼闻其舅迦叶三人及诸弟子往诣于彼大沙门边，悉皆出家，剃除须发，闻已心惊，大不欢喜，而口发言：『希有舅等！于若干年祭祀火神，今日忽已入沙门中为作弟子。我今当往彼处诃责，何故作是不善事也？』彼口中啞唧之声，而往诣彼三阿舅边，到已见其三阿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见已向舅，而说偈言：

「『舅等虚祀火百年， 亦复空修彼苦行，
 今日同舍于此法， 犹如蛇脱于故皮。』

「尔时彼舅迦叶三人，同共以偈报其[外*男]甥优波斯那，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祀火神，亦复徒修于苦行，
我等今日舍此法，实如蛇脱彼故皮。』

「尔时，兵将螺髻梵志闻说偈已，复反问彼三阿舅言：『此能胜也？』是时，彼三阿舅报言：『此实胜也！宁为此行，此行最妙。』尔时，兵将螺髻梵志，告其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作如是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辈！我彼居处所有泉池并诸调度，汝意自知，作何处分；我今欲在大沙门边修行梵行。』

「尔时，彼等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即便共白优波斯那螺髻梵志，作如是言：『和上今若欲往于彼大沙门边行梵行者，我等亦当随逐和上同诣彼边，共修净行。』尔时，兵将螺髻梵志及诸弟子，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我今愿将诸弟子，入沙门法中，乃至是事，当如是持。』

「尔时，世尊告彼螺髻诸梵志言：『汝若然者，当自取汝鹿皮之衣，及祭火器，掷弃一边。』而其彼等诸梵志言：『如沙门教，我等不违。』即至居处将祭火具，掷着一边。

「尔时，梵志掷弃祭火器皿已后，还至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与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比丘！来入于我自说法中，修于梵行，尽诸苦故。』而其彼等二百五十诸长老辈，应声出家，即成具戒。

「尔时，世尊即为彼等诸长老辈，增更说法，如前还以三种神通示教利喜。是时，彼等于无为法，悉尽诸漏，心得解脱。尔时，世尊最初集聚诸比丘众，所谓此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并悉从于梵志出家，皆阿罗汉，悉得自利，随侍世尊，证会说法。」

复次其后诸比丘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彼等螺髻梵志师徒，往昔之时，种何善根？今日并得出家受具，皆证罗汉？昔作何业，今得是报？又彼长老优娄频螺迦叶一人，共其五百螺髻梵志，而得为首，最妙最胜，最上最尊；那提迦叶三百弟子，为首为最，为胜为妙；伽耶迦叶二百弟子，为首为胜，为妙为尊。又复长老优娄频螺迦叶往昔造于何业，今日世尊种种教示，如是难化自余一切诸梵志等，易受于化。」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还在于此阎浮提内，具足而有一千商人，彼商人中，有三兄弟，各为商主。其一还名优娄频螺迦叶，主领五百商人，第二还名那提迦叶，亦复主领三百商人，第三还名伽耶迦叶，亦然还领二百商人。

「尔时，彼等三大商主及诸商人，相共欲往海内治生，堪入海货，庄严已讫。其物价数，足直三百千万金钱，一百千万拟自食粮，一百千万拟余商人，以为本领，一百千万拟杂用度，料理船舶。彼等如是庄严竟已，渐渐而行，至彼海岸。至海岸已，供养祭祀大海之神，办具船舫，其外倍价更雇五人，所谓善解调治船者、观四方者、泝水入者、善浮水者、张施帆者。既如是得彼五人已，其三商主，大声唱言：『谁能入海？(三称)』如是三声大唱告已，即坐船上，相共入海，为求财故。彼等既至大海之中，忽遇黑风，彼风吹船，掷海潭上，僉然而住。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三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优波斯那品下

「尔时，商主及众贾人至海洲已，值于种种诸杂珍宝，彼等收拾，满其船舶，还至岸边，收敛宝货，欲向本国。中间路上，遇见一塔，其塔乃是迦叶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舍利之塔，其塔破坏，基陛颓落，处处堕坠。如是见已，而彼最长商主告于余二商主及众商言：『汝诸人辈！若知我等不惜身命，为求财故，入彼大海，而今彼处得利回还，至于此间，我等今者亦可共作来世利益善业因缘。如旧智人所说偈言：

「『「福德之力成多利， 人得利故放逸生，
 放逸则无持戒心， 以是因缘堕地狱。」』

「尔时，商主说是偈已，复更告言：『汝等当知！以是因缘，我等今者应当运心，共敛钱财，随意多少，料理于此迦叶如来舍利之塔。』是时，彼等诸

商主辈及众商人，同共咨白长商主言：『大善商主！汝若敛钱，当自作主，捡校营造，我等随心所出多少钱财与之。』

「时，长商主如是辞言：『我不堪为捡校之主。所以者何？我事缘多，不能修理此之坏塔，我若料理营此塔者，则我家中妨废生活。』彼等商人及二商主，殷懃多时，相共劝请，遣令捡校。是时彼等诸商人辈，速疾随出多少钱财，而付与之。」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修营彼塔，即自别造第一覆盆，安置其上，其次即是那提迦叶第二覆盆，其次，复是伽耶迦叶第三覆盆。如是次第，通彼商人及商主等，详共料理迦叶如来舍利之塔，破坏崩落，皆使端严，还如初造。料理讫已，发如是愿：『愿我等辈！未来世中，还共值遇如是世尊，既值遇已，于彼世尊所说法教，复愿我等速疾证知，愿于来世生生，莫堕三恶四趣之中。』」

佛告比丘：「汝等当知！彼三迦叶千商人者，今三长老并及一千比丘是也。又诸比丘！彼时优娄频螺迦叶，昔日以诸商人多时殷懃劝请，始肯捡校。以彼业故，今于我前，多时方始受于我化。当于尔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二商主等，及诸商人，暂发一言：『随心多少，速出钱财。』以是业报，今日速疾承受我化。彼时，优娄频螺迦叶最长商主，先于迦叶如来世尊舍利塔上第一覆盆，以用供养，因彼业报，今日得于五百人中最为其首，最胜最妙，最为第一。那提迦叶第二覆盆，因彼业报，今为三百梵志作首，而得第一。伽耶迦叶第三覆盆，因彼业报，今作二百螺髻梵首，而得第一。」

「尔时，彼等发如是愿：『愿我未来生生世世，莫堕恶道及以地狱。』因彼业报，不入恶道乃至地狱，恒生人天，受于快乐。又其彼等共见迦叶佛舍利塔破坏，料理还得如旧，心发是愿：『愿于我等未来世中，还得值遇如是世尊，既值遇已，彼世尊边，有所说法，我等闻已速疾证知。』因彼业报，今值遇我，即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

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世尊？见是优娄频螺迦叶，堕于邪道，世尊方便，出五百种神通教化，然后始得阿罗汉果？」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非但今日，我见优娄频螺迦叶，堕于邪道，勇猛精进，出五百种神通化得。其过去世，亦堕邪道，我心勤劬化取亦得。」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有一国土，名毘提何(隋言非正身)。彼国内有一刹利王，名鸯伽陀(隋言与身分)，灌顶为王，甚有大力，多饶兵众，钱财谷米，仓库盈溢。

「尔时国王心有邪见，曾于一时，十五日夜，月盛圆满，光明照耀，其王初夜唤诸大臣，悉来集聚。其第一臣，名毘阇耶(隋言难胜)，第二大臣，名苏摩那(隋言善意)，第三名为阿罗波多(隋言前言)，此三大臣，最为上首。

「尔时，彼王复更广命召集无量诸大臣等，而告之言：『汝诸臣等！各各自说心意之中，作何方便，过此一夜，共相娱乐，而令不睡。』

「时，前言臣即白王言：『大王！当知，如臣意见，应须备办四种兵众，未降国土，当令降伏，既降伏已，治化而住。』

「时，善意臣复白王言：『大王！当知，如臣意见，今一切处，所有怨敌皆悉降伏，更无所畏，今宜恣情受于五欲，而自欢乐。』

「时，难胜臣复白王言：『大王！当知，五欲恒常是可得事，此有何奇有何希有？但大王！今若有沙门若婆罗门，精进持戒具足多闻广智慧者，若得是人，彼可供养，彼可承事。何以故？开悟人故。』

「尔时，国王报彼臣言：『卿此一言，甚为大善，此言甚美，是故卿今审谛观察看，何处边最好沙门、好婆罗门，精进持戒，多闻智慧，我当至彼承事供养。』

「时，前言臣即白王言：『大王若须如是人者，臣今能知如是人处，在于鹿苑，有一精进多闻之人，名曰髀形姓迦叶氏，能说微妙多种言语，大王今者可事彼人。』

「尔时，彼王严驾驷马贤善妙车，坐于其上，身着白衣，擐白瓔珞，左右皆悉着白衣裳，张白伞盖，脚白革履，手执白拂，以白摩尼，而庄严之，以大

王威，大王神力，及彼诸臣前后导从，往诣髁形迦叶师边。到已恭敬，坐于一面，咨受未闻。

「尔时，鸯伽陀王慰问迦叶髁形导师，作如是言：『尊者四大安隐已不？一切时节和顺已不？资身之物得具足不？衣食易得无所乏少，不扰乱耶？』」

「尔时，髁形迦叶道人，即报于彼鸯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无所乏少，我身亦得安隐无患。又复大王！身体起动安和已不？善事利益增长已不？国内人民丰乐已不？王之政治端平直不？』」

「尔时，鸯伽陀王共彼髁形迦叶道人，相慰问已，心有疑处，即咨问言：『尊者！世间有诸沙门及婆罗门，各说法行，是中所有至真实者，尊者！为我次第解说。』作是语已，是时髁形迦叶道人即报王言：『大王善听！是中所有至真实者，此之真义，我今当说，是中有偈，而钝根人，不能了知。」

「『世间幽冥愚痴人，
以彼无有智慧故，
诸业一切杂种无，
夜叉等身亦非实，
又复无有父母亲，
沙门及婆罗门等，
世间师等亦复无，
愚痴人辈教他施，
若有善盗取他财，
所应死者其自死，
此身一切常相连，
所有火风及地水，
第七即是寿命根，
诸身及命两间内，
世间愚痴人不知，
如是怖畏名不智，
一经八万四千生，
如是烦恼乃能净，
流转无有错乱期，
如是之法次第说，
或实或虚或妄语，
触语不能辩了知。
善恶果报亦不有，
况复得有上诸天？
此世彼世悉皆绝，
而彼一切皆悉空。
更有谁能被调伏，
智人闻已心不随。
彼实愚痴自言智，
行施已后无果收。
欲言断者无有是，
若苦不苦并乐时，
此等无有能杀者。
器仗从中自运行，
谓言此被伤害死。
若受是名智慧人。
流转之时方得脱，
八万四千生后周。
犹如海潮波依限，
大王今者应当知。』」

「尔时，前言大臣闻说偈已，即白髀形迦叶师言：『如是如是，迦叶道人！如尊者说。所以者何？尊者迦叶！我知宿命，忆念昔在俱睽弥城，曾作屠儿。彼时我杀无量无边牛羊水牛猪羖羊马，杀卖取钱，以用活命。我作如是恶业已后，从彼舍命，今来生此大将之家，足有资财。以是因缘，我知无有善恶业报。』」

「尔时，鸯伽陀王第一大臣名难胜者，在王后立，彼大臣闻如是语已，悲泣下泪，呜咽不言。时，鸯伽王告彼臣言：『汝今何故悲泣乃尔？』难胜报言：『大王！当知，迦叶道人所说之偈，及前言臣，如是义理，无有违失。」

「『大王！当知，我亦忆念往昔，在于俱睽弥城，曾作长者，能大舍施，作于檀主，所有资财，悉皆共他分张而用。白月黑月，八日、十四及十五日，恒常受持八关斋戒，恒常精进守护身口。我作如是清净业已，今堕如是下贱婢胎，生而作奴。大王！当知，以是因缘，我闻髀形迦叶道人及前言臣二人等语，是故悲泣啼哭不胜，亦知世间无有善道。』」

「时，鸯伽王，闻于髀形迦叶道人如是语已，从座而起，还至本宫。过彼夜后，聚集百官一切大臣，而告之言：『卿等三人！从今日去，若有私窃善恶等事，慎莫问我，我今遣此难胜善意并及前言三大臣等，此等三人，聪明智慧，代我判事。』」

「时，鸯伽王作是语已，入于一殿，名为妙色，在其中坐，经于七日，受五欲乐，放逸自恣纵情而住，过七日后。」

「时，鸯伽王有于一女，名曰意慧，身着种种杂色之衣，复以种种瓔珞七宝庄严身已，向妙色殿，至父王边。到已顶礼父王之足，却坐一面，默然而住。时，鸯伽王告其女言：『善意慧女！汝曾至彼园树林内游戏已不？其中多有种种树木，其树木上有诸华果，复有种种飞鸟作声，汝入彼中意乐已不？汝贪何等？向我道之，求愿当与。』作是语已，问女所须。」

「时，意慧女白父王言：『善哉阿耶！女今身资无所乏少，唯欲启白阿耶一言，唯愿父王！听女咨谏。』而说偈言：

「『父王我今欲布施， 一切沙门婆罗门，
恒至月生十五时， 愿与我千金钱直。』」

「尔时，鸯伽陀王闻其女说如是语已，即还以偈报意慧女作如是言：

「『善女汝今至心听，
虽复欲施多种财，
汝今何故发此意，
现在未来悉皆无，
痴女汝今不闻彼，
实无造业及作人，
夜叉鬼神悉非有，
略说八万四千生，
若过八万四千后，
犹如海潮依限期，
但当任运待时到，
迦叶所说汝当知，
无现及以未来世，
我从智人如是闻，
一切皆空无果报。
诬惑世间诸痴人，
汝复何须过劳苦？
迦叶说法正不差，
一切人天善恶果。
父母眷属亦复无，
如是烦恼乃能净。
流转方无错乱心，
间中未至不可预，
何用强作世纷纭。
此事无有虚真实，
汝今莫自独疲劳。』

「尔时，意憍女闻父王鸯伽说是语已，心中不乐，即复以偈更白父言：

「『阿耶今是国之王，
恶臣谄曲既无实，
迦叶及彼三大臣，
父王此是恶知识，
自行邪道复误人，
其今不与王安乐，
我昔曾闻是事来，
愚痴故来生于此，
幽冥出已入幽冥，
迦叶既是愚痴者，
王为人主统四方，
云何如彼小儿辈，
随逐意受亲近人，
如箭被血所污已，
智者交往深自防，
虽身不作于诸罪，
久昵习学自相成，
是故犹如彼射垛，
莫与诸恶知识交，
应以正法治天下，
复劝王事愚痴师。
其等所说非真正，
今者诈现知识形，
下贱愚痴何所别，
反教王作不善因。
现在我身亲自见，
后复还得愚痴身，
其后复还受幽冥。
称其愚惑意所宣。
知理达解世间事，
入邪小道径中行？
相学即便生染着，
入束展转更相涂。
不狎恶伴诸朋友，
而常习近作罪人。
其后自然得恶响，
智者畏着罪亦然。
常亲智能善知识。』

若诸众生身业净，
屠儿杀害众命时，
迦叶既似彼等辈，
格量彼二一种齐，
如是无体理迦叶，
执此虚妄为净因，
颠倒左转行失度，
若诸众生得净时，
偷贼劫杀于人物，
迦叶共彼无有殊，
众生若得于彼净，
如是数取善恶时，
一切无胜复无劣，
若诸众生得净修，
彼人愚痴无有智，
譬如炎炽大火燃，
如是无智愚痴故，
大臣前言见未来，
彼于先世修福业，
若人造作众罪时，
如船在水中不出，
更无有人能出之，
如人数数造诸罪，
如是即没地狱中，
以其罪患未成熟，
罪熟即堕彼泥梨，
被诸苔衣所覆蔽，
船久如是益重牢，
渐渐久沈体转重，
速疾得向上界生，
今生如彼地种子，
若造诸善业报时，

经于八万四千生，
又如獮射钓鱼者，
彼辈亦如迦叶俦，
无有差别胜不如，
愚痴盲冥空出家，
八万四千生分毕，
无智愚痴心意迷，
不应八万四千受，
能与他作恶怨讎，
彼与迦叶亦无异，
云何八万四千生，
上下及中平等者，
亦复无有分别生，
经历八万四千处，
犹彼迦叶空出家，
普烧尽诸所祭物，
自烧一切功德山，
造作众罪无果报，
故今得受快乐心，
舍福自然受殃祸，
以重沉没故不浮，
即没水中常腐败，
以造不息罪过多，
王此前言臣即是，
其罪不久熟即知，
犹如船在水中没，
草重自举不能胜，
人造众罪亦复尔，
犹如人造善业因，
往昔造诸一切罪，
罪业尽已后渐生，
即自生于善果处。』

「时，意憙女说是偈已，复更重白其父王言：『父王当知！我自思惟，亦识宿命。所以者何？我忆往昔，七生在于摩伽陀国王舍城内，以恶知识相牵挽故，造多罪业，行于邪欲，侵他妇妾，受乐如天。大王！当知，我于彼时，所造恶业，覆藏而住，如灰覆火。』」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舍身已后，又复生于金刚聚落富贵家生。彼处生已值善知识，黑月白月，八日、十四及十五日，清净守护八禁斋法，恒常持戒。大王！当知，我于彼处，既造善业，譬如安置种种伏藏，至于水界，牢固封治，即便停住。』」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亦舍身命，以昔遇缘造恶业故，有余未尽，即便堕落叫唤地狱。在于彼处，经多千年，受极苦厄。』」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罪业毕尽，舍身即生频那俱咤国土内，受白羴羊身。彼处生已，有诸王子，或驾车乘，或被鞍鞞，而骑我上。』」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既舍身已，复生于彼陀毘罗国，亦作羊身。彼处舍身，复受牛身，舍彼牛身，出山林中，受猕猴身。』」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舍猕猴身，还生于彼金刚国内，复受非男非女等身。彼处业尽，舍身即生忉利天上欢喜园中，与天帝释以为侍卫。』」

「『复次大王！我于彼处舍身之后，以昔护持月六斋戒得清净故，今日来生大王之家，资财巨富，无所乏少。而大王今可不自观此之因缘，从何而得如是功德，可不以昔造善业故，今受此报如是以不？』」

「尔时，鸯伽陀王如是共女意憙对说言论之时，有一天仙，名不那罗陀(隋言不叫唤)，从天上下观阎浮提，正当于彼鸯伽陀王宫殿之上，从虚空中，渐渐而下。尔时，王女意憙见彼天仙如是自上而下，即从座起，更置高座，请彼天仙，坐于其上。是时，天仙安坐讫已，意憙顶礼天仙之足，合十指掌，向于天仙而咨白言：『尊者天仙！世间颇有善恶果报诸业已不？颇有夜叉诸天以不？有父母不？有此彼世，有于沙门婆罗门不？唯愿天仙！为我解说，我此父王，不信是事。』」

「尔时，大天不那罗陀，即便反问鸯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云何？汝今意中，实不信于此事以不？』王即白言：『此事实然。』天仙复言：『大

王！当知，善恶果报一切皆有，亦有夜叉及以诸天，有父有母，有此彼世，有诸沙门及婆罗门，大王须信，我从天上下来至此。』

「尔时，鸯伽陀王语天仙言：『尊者天仙！若有彼世，今日尊者可与于我五百金钱，我未来世，当偿尊者满足一千。』时，那罗陀天仙向王而说偈言：

「『我今与王五百钱，	须知王身有禁戒，
若王心中无善行，	因何未来偿一千？
此世有人谄曲行，	彼世相求何处得？
智人不与彼等债，	如是人辈债求难。
堕于地狱猛火燃，	或有诸鸟周匝食，
云何来世能偿我？	堕于地狱受苦时，
利刀割截身不完，	节节割时流脓血，
苦恼暂时无歇息，	云何还我一千钱？
举手把利剥筋时，	斫剉其身如斩蔗，
支节无有完全处，	云何还我一倍钱？
严恶黑狗舐荼身，	处处转动割截食，
在于地狱无身肉，	云何未来与倍钱？
彼处有大利铁叉，	狱坠数数钻其上，
在于地狱手向下，	云何与我一千钱？
地狱多有剑树林，	一一剑头十六刃，
贯穿其上不暂住，	谁能与我一倍钱？
灰河地狱热沸流，	速疾如风如箭射，
入于其中受苦痛，	云何与我一倍钱？
吞热铁丸地狱中，	或复融销赤铜汁，
在于如是苦逼内，	云何与我一倍钱？
地狱有手如霍霖，	各出热炎严炽火，
割截支节无暂住，	云何与我一倍钱？
彼处可畏闇无明，	日月光影所不照，
在彼无智愚痴辈，	云何与我一倍钱？
大王舍此非法行，	劝王行于如法事，
王当作于如是习，	后应不堕地狱中。
东西南北所有来，	沙门婆罗门乞索，
王当充足与食饮，	衣服汤药卧具房。
彼等精进梵行人，	沙门婆罗门取语，

彼能救护王苦厄， 犹如热雨伞盖遮。
王作如是善业时， 多有朋友相随顺，
得至善路快乐处， 神通中最得神通，
如牛渡水直截流， 若人把尾随得济。
一切世间亦如是， 逐直得直邪得邪，
诸有人中行法行， 凡人学行皆成胜。』

「尔时，鸯伽陀王既闻说已，复还以偈白彼天仙那罗陀言：

「『大梵天仙哀愍我， 犹如父母爱娇儿，
唯愿数为我现来， 若覩智人见善事。
唯愿尊者见度脱， 我没烦恼海甚深，
我今无地可住行， 唯尊作我归依处。
唯愿大梵仙护我， 我今覆面如蹈坑，
地狱无量苦众多， 我今一一依尊语。』

「尔时，大仙那罗陀天还更以偈告鸯伽陀王如是言：

「『王今若造罪不息， 憎嫉沙门婆罗门，
断见颠倒既不除， 我汝各各不相见。
王若能行正法行， 承事沙门婆罗门，
精进持戒布施禅， 我汝恒常得相见。』

「时，那罗陀大天仙神为鸯伽陀大王说法，教令正见。心既回已，王意喜欢，顶礼天仙，合十指掌，右遶三匝。时，那罗陀即从座起，别鸯伽王，还本来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尔时天仙那罗陀者，今见我身释迦文是；尔时彼王鸯伽陀者，见即今日优娄频螺迦叶身是。」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于往昔，见彼优娄频螺迦叶，邪见炽盛，堕颠倒道，发精进心，教化令入于正道中。今日亦然，见其颠倒入邪道故，我以是发大精进力，为其出现五百种变神通教化，令其安住无上菩提，尽生死际，到无畏处，至涅槃岸。」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四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布施竹园品第四十六

尔时，世尊经于少时，住象头山，次第渐欲向王舍城，游历而行。是时，去彼优娄频螺聚落，未几至王舍城，其间有一旧仙人居林苑处所，名曰法雨。而其法雨林内，有旧仙人草庵，其中常有五百苦行道入而住，悉得五通，并皆年老，久修梵行，头白少毛，齿缺背曲，身体皮肤，多有黑黧，咽喉垂弹，如牛颈[古*页]，容貌干枯，形骸朽败，仰杖方行，喘气嗽声，欲行即踣，向前欲进，一步不移，羸瘦筋焦，纔有皮骨，皆悉百岁，一切无堪。以其往昔种诸善根，唯今一生，但值佛时，即得信行；以未闻法，不入涅槃，皆在窟中，各各禅坐。尔时，世尊欲化彼诸苦行仙人，为怜愍故，至彼居处，在其窟门户颊之外，而说此偈，语彼仙言：

「若人虽说百句义，	其名味字不合文，
宁说一句胜百千，	当令闻者得寂定。
若人说于百句偈，	既无义理文句乖，
说一句为最胜尊，	闻已自然得寂定。
若人善巧解战鬪，	独自伏得百万人，
今若能伏自己身，	是名世间善鬪战。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他，
若能归信佛世尊，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人，
若能归信法正真，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他，
若能归信一切僧，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胜于彼十六分。
犹如小儿月月学，	所食如彼茅草头，
若人归信佛如来，	能胜于彼十六分。
若有能信法僧宝，	并及思惟法性如，
如是归者信难量，	能胜于彼十六分。

如彼世间祭祀火，	具足满于一百年，
若一心归三宝时，	彼福百千万倍胜。
如是百数不可尽，	口业不可说得穷，
以彼质直牢固心，	能得如是上福报。
若人满足一百岁，	在林祭祀于火神，
若见善调伏人来，	能舍暂时供养者，
是则胜彼祭祀火，	多种具足极一生。
若人寿命满百年，	破戒心无有寂定，
有能坚持忍精进，	一日活足胜彼长。
若人寿命满百年，	愚痴心恒生散乱，
有能智慧及禅定，	一日活足胜彼长。
若人寿命满百年，	盲聋昏愤无闻见，
其有见佛及闻法，	一日活足胜彼长。
若人寿命满百年，	[懵-目+登]懵浊乱无觉察，
有能谛观生死趣，	一日活足胜彼长。
若人寿命满百年，	不观世间无常句，
其有能了身非实，	一日活足胜彼长。
若人寿命满百年，	不观世间甘露处，
其有能识甘露者，	一日活足胜彼长。」

尔时，世尊说于如是妙偈颂时，时彼一切诸苦行人，闻此偈已，人人皆悉证得六通。是时彼等诸苦行人，从其窟出，出已顶礼佛世尊足。各各礼已，从彼地方飞腾虚空，舍于寿命入般涅槃，身出水火，以自焚烧。既焚烧已，彼诸舍利，从虚空中，各堕地上。

尔时，世尊收彼五百罗汉舍利，持作一聚，即起支提。是时彼中，有诸比丘，佐助世尊，供泥及石，垒治为塔。世尊神手网缦之指，亲自砌垒，彼塔成就，端正可憇。世尊于彼舍利塔上，作种种法。作已次第与诸比丘，行向于彼摩伽陀国，徒众弟子，足满千人，皆是彼旧螺髻梵志所出家者，如是渐往诣王舍城。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至王舍城，居住于彼杖林之内，是时彼林别有一塔，名善安住。而有偈说：

「是时大众相围遶， 世尊渐至王舍城，
在于精妙杖林中， 如来向彼欲居住。」

尔时，彼处摩伽陀国有粟散王，其王名曰频头娑罗，传闻他说：「沙门瞿昙！甘蔗苗裔，从释种姓，舍而出家，今日来在摩伽陀中，游行教化，与比丘众足满千人，一切皆是耆旧螺髻梵志出家。今已至于王舍城侧，在杖林中，善安住塔，相与停止。而彼沙门，能于世间，出大名闻，彼婆伽婆·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现今在彼教化有缘。」

「又复世尊，能于天人魔梵沙门及婆罗门一切世间，以自神通，皆能证知。知已能作如是宣说，生死已断，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永更不受于后世有。而彼世尊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微妙，唯独具足，毕竟清净，如是说法。而如是等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若当有人欲得往见，其人善哉！」「我今亦可至于彼所大沙门边，见世尊故。」

尔时，摩伽陀国频头娑罗，即遣严驾贤善好车而坐其上，共于国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前后围遶，足满十二那由他人，从王舍城导引而出，往诣佛所，欲见如来。

尔时，彼国王舍城中，有一淫女，其女名曰婆罗跋帝，可意端正，人所乐见，世无有双，歌舞作倡，音乐洞解。所有众伎，六十四能，皆悉具足。时彼淫女传闻人道，此有沙门瞿昙释子，王种出家，乃至彼作如是心念，我今可至彼沙门边。

尔时，彼女如是示现，欲出门已，复如是思：「我今可于频头娑罗大王之前，见于世尊。」复作是念：「又彼频头娑罗大王以多人力打道而行到沙门边，又复多人大众杂闹，恐其遮我不能得行，我今可于崩墙空所无人行处，速疾而往，先见世尊。」

尔时，彼女作是念已，雇取多人，而告之言：「谁能多拔墙城鹿砖，即当与汝如许钱直。」是时彼等诸受雇人，一念时间破彼墙已，而得道除一切瓦石荆棘平正。尔时，淫女婆罗跋帝，即遣庄束妙好车乘，坐于其上，从自己家出，行端直平正好道，欲诣杖林善安住塔，见佛世尊顶礼恭敬。

尔时，世尊知彼淫女婆罗跋帝心之所念，知己即作如是念言：「若彼淫女于先而来见于我者，其频头王既在后来，见此淫女立于我前，则生疑阻。」作是念已，即作神通，令彼淫女即更不能于王前来。其频头王，欲于先来，其车一定，即住不行。

尔时，频头娑罗大王，心生恐怖，怅快毛竖，作如是念：「我今有何鬼神灾祸为我作碍，致使如此？」是时，彼处有一天神，知于频头娑罗王心，在虚空中隐身不现，而告王言：「大王！汝今莫生恐怖。大王！汝今亦无灾祸，亦无变怪。虽然大王！汝于某处瞻波城中，禁系一人，名为某甲，速令解放，车即得行。」尔时，频头娑罗大王，闻彼天神如是语已，速疾遣使教放彼人。既散放已，可通车处，车即得行，其不通处，步入山林，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彼处摩伽陀国一切人民居士长者，或顶礼已，却坐一面。或有共佛对善语言，各相慰喻讫已，各还却坐一面。或复有在佛世尊前，说己姓字，既自说已，却坐一面。或复有人，向佛合掌，却坐一面。或复有人，对佛默然，却坐一面。

尔时，国中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坐一面已，作如是念：「今日此中有大沙门，复有优娄频螺迦叶，我等国师。未审今者，为当是此瞿昙沙门，从迦叶边受学梵行？为迦叶等，从沙门边学修梵行？」

尔时，世尊知摩伽陀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心之所念，以偈告彼长老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

「迦叶汝见何事情， 先在河边修苦行，
为我及众说此意， 弃彼祭祀事云何？」

尔时，长老优娄频螺梵志迦叶，即还以偈奉答佛言：

「色声香味及触法， 五欲世间人所求，
如是染爱满天中， 为贪是事我祭祀。」

尔时，彼处摩伽陀国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及婆罗门，作如是念：「此大沙门！自说一偈，而彼优娄频螺迦叶，复说一偈，而是二人，竟不知谁何者是师何是弟子？」是时，世尊知诸人民作是念已，还更以偈，问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

「色声香味触等法， 迦叶是中汝乐何？
或有天上人世中， 汝心所贪答我问。」

尔时，长老优娄频螺梵志迦叶，重还以偈奉答是言：

「我见寂静无碍空， 无相障碍不能着，
不变易处无有诳， 是处祭祀乐我心。」

尔时，彼处摩伽陀国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心如是念：「此大沙门！自说二偈，而彼优娄频螺迦叶，亦说二偈，我等今者犹自不知何者是师何是弟子？」如是十方诸佛世尊，皆有此法，若其不令一切大众，生欢喜心，及希有想，则不说法。

尔时，世尊欲教大众生于欢喜希有心故，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迦叶！汝今若知时者，可为于彼摩伽陀国一切人民长者居士婆罗门等，现上人法，出于神通。」是时，优娄频螺迦叶闻佛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违。」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从坐而起，即出神通，飞腾自在，于虚空中，或复经行，或住或坐，或复眠卧，身出烟焰，或复隐身。如是等出种种神通，遍显示已，从空而下，住于地上，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实是我教授师，我今真是无上世尊声闻弟子。」而说偈言：

「摄受微妙神通已， 顶礼世尊胜足趺，
我弟子事既已周， 世尊真是我师父。」

尔时，摩伽陀国众婆罗门长者居士，及诸人民，心生是念：「今此优娄频螺迦叶，乃是沙门瞿昙弟子，从沙门边，行梵行耶？」作是知己，向世尊边，生信向心生希有想。

尔时，世尊知诸大众生于欢喜希有之想，即为大众，次第说法，所谓教行布施持戒，说于生天因缘业报，说于厌离五欲之事，说漏尽因，说尽烦恼，赞叹出家，护助解脱。而世尊知摩伽陀国婆罗门等长者居士，及诸大众，一切已生欢喜之心，生柔软心无染着心。

尔时，世尊知彼大众应当得道，又复一切诸佛世尊知诸众生，或有赞叹而得道法，即为大众，如应而说，所谓苦集及于灭道。世尊为彼大众宣说是法相

时，彼等大众，在于坐中，频头娑罗而为上首，已外十一那由他人，一时领悟。

（复有师言：「凡有十二那由他人，远尘离垢，尽烦恼界，心得清净，于诸法中，生净法眼，可有集法，皆是灭相，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垢无腻，无有黑色，随其所染，易受于色。如是如是，彼摩伽陀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以人民，坐于彼座，远尘离垢，乃至一切苦集之法，皆是灭相，如是证知。其中复有一那由他清信士，受优婆塞戒。」）

尔时，摩伽陀王频头娑罗，已见法相，已知法相，已入法相，于法相中，已度诸疑，彻过无碍，于诸法中，无复碍心已得无畏，世尊法中，不复随他，不复问他，一切法中，得如是知自在无碍。时频头王即白佛言：「如来世尊！我昔在家作童子时，发五种愿，我于今日，悉得成就。何等为五？一者我在少年之时，早得王位。世尊！此是我之初愿，今已得成。

「第二又愿，得王位已，我治化内，有佛出世。此即是我第二心愿，今已得成。第三又愿，佛出世已，彼世尊边，我设供养，令得欢喜。此是我心第三之愿，今亦得成。

「第四又愿，彼世尊边，欢喜心已，为我说法。此即是我第四心愿，今亦得成。第五又愿，彼世尊所，为我说法，愿我一切，悉得证知。此即是我第五心愿，今亦得成。

「又复世尊！我昔在家童子之时，发如是心，愿有所作，我悉得成。无上世尊，我今遂也！善修伽陀，我今胜也！譬如有人，身曲得舒，有人逃避，藏伏得出，迷人得道，闇地得明，盲眼之人，显见诸色。无上世尊！我今亦然。然今世尊，种种方便，为我说法。

「又复世尊！我从今去，归依世尊、归依法宝、归依圣僧。从今日去，一切时行优婆塞行，愿世尊知我如是持。如来世尊！我从今去，尽此形寿，誓不杀生，护众生命，犹如己命，为诸众生，作归依处。如是等持五戒十善。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受我明日饭食供养。」

尔时，世尊为摩伽国频头大王，默然受请。时，频头王知佛默然受其请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坐此车上，入王舍城，我当自行牵于此车。」作是语已，佛语王言：「善哉大王！唯愿大王！常得安乐。我不用车。」

时，频头王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遶世尊，三匝竟已，辞佛而去。

其频头王去未久间，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日摩伽陀王，布施世尊马车令乘，又乞自行？此事云何？」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其摩伽陀频头大王，非但今日布施于我马车令乘，为我牵车；往昔亦然，已曾施我诸如是事。」时诸比丘，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其事云何？」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迦尸国内有一王，名善意乐法，如法王治。时，天帝释欲见彼王，告调御天摩多梨言(隋言无着处)：『汝摩多梨，至迦尸国，将善意王来见于我，为我语彼，作如是言：「仁者善意！三十三天，及天帝释，欲得见汝，仁者莫辞，要必须来。」』」

「时，调御天摩多梨即白帝释言：『如天主教，不敢有违。』既受教已，严驾贤车，其车控驭千疋马牵庄严讫已，实时飞下阎浮提地，诣迦尸国善意王边。既到彼已，住于虚空，以偈白于善意王言：

「『仁者今可来上车，
诸天忆念于仁者，
尔时善意王既闻，
此乘最胜无有譬，
诸天遥见彼王来，
『善来人中法王者，
是时帝释大天王，
迎逆而告王言曰：
于今此处自在天，
意欲停时随多少，
天乘庄严无有上，
是彼三十三天王。』
即从东面登车上，
行诣向于尊胜天。
各起而迎告于彼：
共天帝释坐此处。』
遥见彼王来即起，
『善来世间汝大王，
可住此承天威力，
任情所用终不违。』

「尔时，彼王在于忉利三十三天多时住已，心意不乐，作是念言：『我今恐畏寿命减损。』作是念已，即便以偈白帝释言：

「『我昔初来乐天上，
我今恐畏寿命终，
此处音乐微妙声，
所以还不乐天果。』

「尔时，忉利帝释天王，即还以偈报答于彼善意王言：

「『王今年寿未亏减，
但以王今善业微，
仁者昔来乘自力，
既以罪业迷惑心，
今若欲受天威力，
如于微妙车乘中，
汝今若作如是想，
命终之日犹尚遥，
是故不乐于天上。
彼业今尽无有余，
故令心不乐天上。
即受天乐如旧时，
又如惑乱妙林苑，
即得心乐住此天。』

「时，善意王闻此偈已，即便咨白天帝释言：『大善天王！我从此处至人间，当作多福业，行于布施，行于苦行，行于善事，语言多实，受于斋戒。我当作是诸善业已，还更来上于此天上。』时，天帝释告彼王言：『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汝今日从此处已去，至于人间，当作如是多种功德，多作善业，乃至布施，受于斋戒，汝造如是善业竟已，还来天上。』

「时，善意王住彼天上，经历多时，然后还诣向阎浮提，至其王宫，宫内所有嫫女妃后及诸王子，大臣百官，亲眷属等，皆悉死亡，无有一在。而王不见彼等旧人，心中不乐，忧愁怅快，而说偈言：

「『此是彼之旧衣服，
生平护惜不施他，
如是种种庄严具，
园林池沼及香山，
一切人民既不见，
妇儿眷属悉皆无，
智慧尊豪甚富贵，
司命恶鬼不护持，
若富若贵若贫贱，
或少或壮或老年，
其司命鬼不能护，
诸有刹利婆罗门，
或旃陀罗涂摩类，
一切摧折悉无遗，
拔诸险岸所生树，
吞噉众类身命根。
四埵所居四镇主，
瓔珞臂钏及耳珰，
今死物留身何在？
床褥被枕妙綰縵，
忽然而舍于此处。
所有宫殿并虚空，
我意云何乐于此？
如是威德大家生，
磨灭悉皆使离散。
若聪若慧若愚痴，
若至于此尽时节，
一切捉撮使消亡。
毘舍首陀贵贱等，
时至不简择彼留。
犹如山川疾流駛，
老病死至亦复然，
我亲自于彼处见，
忉利三十三天宫，

一戏意喜游历行， 七日七夜时不及。
我住于彼帝释处， 面前恒对瞩天王，
彼边所覩余诸天， 常见有于如是事。
我今唯造作福业， 行檀舍施及尸罗，
精进忍辱智慧禅， 誓更不求王位报。』』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时善意王者，则我身是；其摩多梨调御天者，即此摩伽频头王是。其于彼时，将车请我，为我牵车；今亦如是，请我与车，亦欲为我躬自馭驾，本誓愿然。」

尔时，频头娑罗大王至己宫殿，到己彼夜办具种种甘美饮食，悉皆丰足，所谓噉食啜食[口*束]食舐食，诸如是等一切并讫。过彼夜后，扫洒堂殿，铺设诸座，即遣使人往诣佛所咨请时至，作如是言：「善哉！世尊！时节欲至，所营饭食，已办具讫。」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与比丘众，左右围遶，足满千人，皆是宿旧螺髻梵志所出家者，羽翼世尊，诣王舍城。

尔时，忉利帝释天王，即自变改化作天身为摩那婆形貌，端正可喜，众人乐见。头上还以螺髻为冠，身着黄衣，其左手中，执金澡瓶，右手挟持杂宝之杖，在佛比丘大众前行，行时其足离地四指不到尘土。尔时，帝释摩那婆身说此偈言：

「如来自伏能调他， 共此一千旧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体， 无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寂静能寂他， 共此一千旧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体， 无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度能度他， 共此一千旧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体， 无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脱能脱他， 共此一千旧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体， 无上世尊今入城。
其有能说十法门， 十力具足十无胜，
一千比丘左右遶， 无上世尊今入城。」

尔时，城内一切诸人见天帝释，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此摩那婆！极大端正，可憇无双，人所乐见。此谁侍者？此供承谁？」尔时，忉利帝释天王即以偈报彼诸人言：

「诸佛善能伏一切， 寂静无上最胜尊，
应供天人世间中， 我今与彼为侍者。
最大丈夫能伏物， 无有能胜佛世尊，
应供天人世间中， 我今与彼为侍者。」

尔时，世尊安庠行至频头娑罗王宫殿中，入已即便铺座而坐。尔时，频头娑罗大王见佛世尊及诸大众安坐已讫，自手执持种种肴饍饮食之具，施佛及僧并余大众，一切充足自恣噉食，众杂噉[口*束]，悉皆讫了。佛及众僧，饭食竟已，净洗手足。各将小座，坐于佛前。时，频头王坐佛前已，作是思惟：「今日令佛于何处住？莫令去城过近过远。出家之人，使得安止，如法行道。」时，频头王复作是念：「此之竹园，近于城隍，还往稳便，来去不疲，平坦易行，众人所乐，欲求利益，易得不难，兼少蚊虻毒虵蝮蝎，昼日寂静，无人去来，夜里少声，兰若亦得，欲近城池，来去无碍，堪为善人修道之处。我今应用此之竹林，奉施世尊以为坐处。」

时，频头王作是念已，而白佛言：「大圣世尊！此竹园林，去王舍城，不近不远，乃至堪为善人修道。唯愿世尊！教我何法，以此竹林布施世尊，以为坐处。」

尔时，佛告频头王言：「如是大王！若欲布施我竹林者，听当布施彼招提僧。」时频头王，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时频头王从坐而起，手执金瓶与世尊水，复白佛言：「善哉！世尊！此竹林园，去城侧近，乃至堪为善人修道，我今舍施诸佛世尊招提僧等。布施以后，唯愿世尊！纳取受用，哀愍我故。」

尔时，世尊即便受取，为怜愍故，因以此偈，而呪愿言：

「一切树木杂园林， 并及造作诸桥等，
渠池井泉以充济， 船舫来去度众人。
彼等恒于昼夜中， 福报日增长无绝，
行法持戒人亦尔， 信敬坚固即生天。」

尔时，世尊为频头王，祝愿讫已，从坐而起，还至本处。至本处已，为此事缘，集诸大众，集已而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从今已后，许诸比丘自畜园林。」（尼沙塞师作如是说：「得竹园缘。」）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五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布施竹园品下

尔时，王舍大城之中有一长者，名迦兰陀，国中大富，多有资财，丰饶馭使，乃至其家，犹如北方毘沙门宫，一种无异。其迦兰陀竹林处所，是彼长者自己之物，去城不远，乃至堪为善人居处。彼园中有诸求道人，来去居住，其道人名阿耆毘伽(隋言邪命)。

（迦叶遗师作如是说：「尔时，四镇四大天王，告青色身夜叉等言：『汝辈速疾往迦兰陀竹园之内，扫洒除却一切沙砾礞石荆棘粪秽土埴，皆令平正，勿使坑坎仰其净洁，今日世尊欲于彼园安居坐夏。』是时青色夜叉等众，承彼四大天王之威如是教已，即便白言：『如天王勅。』疾至彼园，扫洒清净，乃至悉皆平正严净。」）

尔时，有一阿耆毘伽学道之人，于晨朝起，明星将现，见四青色夜叉而来扫洒竹园，见已即至彼等边，问作如是言：「长老云何？汝等是谁？」彼等报言：「仁者！我辈青色夜叉，被四天王馭遣我等来于此处，扫洒竹园，乃至平正。如来今欲于此安居经一夏坐，以是义故，我等今来料理此处。」

尔时，阿耆毘伽道人见如是事，过夜日出，速疾往至迦兰陀所大长者边，到已语彼迦兰陀言：「汝大长者！今若知时，昨夜将尽，明星现时，我见有四青色夜叉，扫洒料理于竹林园，我既见已，至彼等边，借问其言：『诸长老辈！汝等是谁？』彼报我言：『我等是彼青色夜叉，被四天王馭使而来至于此处，遣于我等扫此竹园，而语我言：『汝等至于竹林园内，乃至修治，使令平正，世尊今欲住此安居。是故我等故来此处，摒挡料理此竹园中。』』」

尔时，阿耆毘伽道人语长者言：「汝今于先将竹林园，奉施沙门瞿昙受用，恐畏于后摩伽陀王频头娑罗，夺彼园与沙门瞿昙，汝之长者！当于尔时，恐不得施。此之功德，汝当不得，徒自虚损。」时，迦兰陀大富长者，从彼阿耆毘伽道人闻是言已，即诣佛所，半由旬道，逆逢世尊。其迦兰陀长者，遥见世尊前来，可意端正，众人意见，乃至诸相庄严其身，犹如众星庄严虚空。见已即便于世尊所，心生清净，心生欢喜，诣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手执金瓶，以清净水，灌于佛手。

尔时，长者口作是言：「善哉！世尊！我住王舍，名迦兰陀，我有一园，称为竹林，去城不远，乃至堪为善人安处。我今将彼园奉世尊，世尊为我受彼园，用慈怜愍故。」

尔时，佛告彼长者言：「若当有人布施奉佛，或复园林，或复宅地，或余衣服，或余资财空施佛者，然彼之物，于天人中，即成为塔，余不得用。」

佛告长者：「汝今若将彼之竹园，布施招提，若在未来，一切大众，皆悉得用。劝汝如是殷重布施。」时迦兰陀长者闻佛如是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违。」

尔时，长者重白佛言：「世尊！我今将竹林园，布施未来三世一切众僧，来者皆随意用。愿为于我，受用彼园，怜愍我故。」是时，世尊从迦兰陀长者之边受彼竹园，为欲怜愍彼长者故，即说偈颂，而呪愿言：「其偈初云，树木杂园，乃至略说，即得生天。」

此是世尊最先受施竹园因缘。尔时，世尊在王舍城迦兰陀鸟竹园之内，与大比丘徒众千人，所谓悉是旧仙螺髻梵志出家。

佛本行集经大迦叶因缘品第四十七上

尔时，去彼王舍大城，不近不远，有于一村，名新竖立。

（别有一师作如是言：「摩诃僧祇。」复作是说：「摩伽陀国王舍大城，有一聚落，其聚落名摩诃娑陀罗（隋言大泽田），彼处有一娑罗门村，其村还名摩诃娑陀罗。」）

而彼村内，有一大富婆罗门，名尼拘卢陀羯波(隋言堪用树)。彼大长者，巨富饶财，多有馭使，乃至其家，犹如北方毘沙门天宫宅无异。而彼长者大婆罗门，领五百村，处分馭使，受其节度。

尔时，摩伽陀国频头娑罗王，有一千具犁牛耕地，彼婆罗门，止少一具，不满一千。所以者何？恐畏频头娑罗大王生嫉妬心，所以故减。其婆罗门所有六畜，不可知数，唯数烟火，知其多少。其金钱藏，一切合有二十五窖，而彼大富婆罗门妇，至其园中，游戏观看，彼妇因在一毕钵罗树下而坐。

尔时，彼妇先旧怀娠，即便在彼树下而产生一童子，可憇端正，众人乐观，世间无比，犹如金像。而彼童子初生之时，于彼树上，即自然出一妙天衣。彼衣现已，其父母见，作是思惟：「此之天衣，必是童子福德故生。」是故即因此之瑞相，名毕钵罗耶那(隋言树下生)。而彼童子，从生已来，因树为名，相传即称毕钵罗耶那。尔时，父母与彼童子，各别安置四种奶母，谓抱持奶、乳舖之奶、将游戏奶、看养育奶，而彼四奶，养育洗浴，抱持戏笑，与乳舖饲，令其增长。时，毕钵罗耶那童子，而其父母，唯此一儿，爱重之心，暂不听离，若不见时，父母心中，即便不乐。

尔时，童子福德因缘，养育未几，渐向增长，不久之间，成就智能，乃至稍大，能行能走。而其父母，及胎年数至满八岁，即为其受婆罗门戒，既受戒已，即便付嘱父母家业，诸杂技艺，祭祀法式，悉遣令教，所谓书画算数刻印，及四韦陀诸授记法，世辩言谈，受持杖法，大呪术法，阐陀之论，种种文章，五行星宿，度数阴阳，滲漏知时。一日一夜，凡若干时，如是则凶，如是则吉。又复童子，知地动相，雷鸣震吼，鸟兽鸣呼，飞走惊动，候相尽知一切诸变。又占相知诸技艺相，知男女相，知六畜相，知人洗净清净之行，知受水法受澡罐法，知受灰法，知唱呗歌，明识吉祥盛衰之相，禳灾解除祭祀火神，大人诸天，悉皆备讫。既自学已，复能教他，受他物时，或施他物，皆悉学得。于世间中，无所不达，无处不知，叡智捷疾，黠慧聪明，敏博辩才，利根多巧。而彼童子，本性质直，常厌世间，知欲不净，心生舍离。以昔曾见诸佛世尊，于彼佛边种诸善根，修诸功德，已得成就，知诸食相，心多欲入向涅槃门，常欲求出，舍诸烦恼，不受一切世间有为，不受一切生老病死，往昔修行，以烂一切诸业系缚，因此智力，至成熟地一生补处。

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父母见其年渐长成，堪受世欲，如是知己，即告彼言：「耶那童子！我欲为儿娉娶女子与儿为侍。」作是语已，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白父母言：「波波摩摩！我心不乐娶妻畜妇，我意愿乐欲修梵行。」

尔时，耶那童子父母告其子言：「我所爱子儿，今先须生子立世，然后任当修于梵行。何以故？此事相承传闻说言：『若人无子，无有继后，彼人终不得生天上。』」时，彼童子报父母言：「波波摩摩！我今不用立世相传，亦复不用继续于后，我当梵行。」如是父母再过三过告毕钵罗耶那童子，作如是言：「爱子要须立世娶妇。何以故？畏我等家当绝嗣胤。」

时，毕钵罗耶那童子，乃至三过，被其父母如是恼时，即便提取阎浮檀金，教于工匠，作妇女形，作已将向其父母边，出以示现，向其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我不用受五欲之乐，愿修梵行。若必波波摩摩，要欲为我娶妇持立世者，必当须觅如是颜色如阎浮檀金形状者。」

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父母，既见如是事已，心大忧愁，怅快不乐，心作是念：「我等何处能得妇女如阎浮檀金色形者？」时，拘卢陀大婆罗门，坐于楼上，心里不欢，默然而住。尔时，彼家有婆罗门，为其门师，恒常来往，至彼大富婆罗门家。

时，彼门师婆罗门来入其家已，而呪愿彼富婆罗门，作如是言：「大施檀主！愿汝增加一切财钱，吉祥果报，无所乏少，妻妾子息，愿多增益。」复更重问其家人言：「汝之大家！今在何处？」家人报言：「大婆罗门！我大家今在于楼上，心大怅快，愁忧不乐，默坐而住。」

时，彼门师婆罗门即至于大富婆罗门边，如是白言：「愿大施主！增长家计，宿昔何如？于夜卧时食消以不？又复夜共爱人相戏，受于快乐，称意以不？」而彼主人富婆罗门，默然不报。彼复问言：「汝今何故默然不报？我今如是与汝小来，同苦同乐，汝今何故不共我语？」

时，拘卢陀大婆罗门，向其门师婆罗门边，委说前事，说已语彼婆罗门言：「我今何处得如是女如阎浮檀金色形者？」尔时，门师婆罗门，报大婆罗门，作如是言：「汝大施主富婆罗门！莫愁莫苦！汝既为我作于施主，我所须者，衣食具度，常从汝得，我为汝觅求于如是阎浮檀形金色之女。汝心莫疑，我觅决得，我须道粮，并及道伴，汝觅与我，我共彼等，相随而去，四方求觅。」尔时，大富婆罗门闻如是语已，称其所言皆悉办具，及徒伴与。

时，彼门师婆罗门，得种种资粮，相发遣已，即作四色神明伞盖，种种庄校，立为神明，于其前作种种音乐，前后围遶。或有伞盖底打金作，其神明面或以银作，或颇梨作神明之面，或琉璃作神明之面，作已别遣三伞盖行向于余方，其一自随。告彼别道诸人等言：「汝辈所至村邑方处，普告一切诸村女言：『此是神明，阿谁女能施設供养？若供养者，称彼女心所欲求愿，即得成就。』汝等当观，其诸女内，若见有女作于金色，汝等当问其姓氏族名字住处，宜速疾来还向我边。」如是语已，即便别去。

时，彼门师大婆罗门，即自将一伞盖神明，置于囊裹，及食粮具，诣于他方，或至州村聚落城邑王宫巷陌，所入之处，即将音声乐彼神明，所至之处有诸女等，闻彼音声，一切悉来，聚集观察。

尔时，彼大婆罗门见诸女集聚，即从囊中，出神明形，示现女辈，口作是言：「汝等女辈！各当供养此之神明，若有女能供养于此神明之者，其女所可有心求愿，即得成就。」尔时，彼等一切女辈，即将种种涂香末香华鬘散花，从家将来，欲用供养彼之神明，如是方便，渐渐行至毘耶离城。

尔时，去彼毘耶离城不远，有于一大村，名迦罗毘迦(隋言赤黄色)，时彼村内，有一巨富大婆罗门，名迦毘罗(隋言黄赤)。彼婆罗门，富足资财，多饶馭使，乃至彼家，犹如北方毘沙门宫，一种无异。彼婆罗门，有于一女，名跋陀罗迦卑梨耶(隋言贤色黄女)，彼女可憇，端正殊绝，众人乐见，世无有双，不短不长，不羸不细，不白不黑，不紫不青，其在盛年，堪为天下玉女之宝。

尔时，彼处毘耶离城，有一节日名为燃火，其节日内，有五百女共来集聚，跋陀罗女身亦来集在彼会中。尔时，彼将伞盖神明大婆罗门，诣向于彼诸女之边，到已从囊即出神明，示现彼等一切诸女，口作是言：「汝诸女辈！此是天神，最胜最妙，汝等各当供养祭祀，若有女人，供养此神，可有心愿皆悉得成。」

尔时，彼等一切诸女，各将种种末香涂香花鬘散花，速走向彼神明之边，口作是言：「我今供养此天神明。」唯自有彼跋陀罗女，独不肯往近彼神明，而彼一切诸女伴辈强抱其将往神明边，亦到彼处。其威光力，彼阎浮檀金色之形即无威光，便失本色。

尔时，彼处跋陀罗女，于女伴边出力挺身，即便得脱，走向自家，白己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愿莫将我于余人。何以故？我今不用人作夫主，我心中欲修行梵行。」尔时，彼女所有兄弟，语跋陀罗，作如是言：「阿姊阿妹！我等实亦不欲与汝暂时别离，但我等辈，若不嫁汝，于道理中，复不能得。世人或言，是女兄弟必于其边有邪私意，是故不肯嫁与他人，恐涉此疑。」

是时，彼女兄弟复更作如是言：「汝但莫愁！我等若当将汝欲许于他人者，会当为汝多索钱财，而彼人求，若不能办多许钱物，则汝自然不离家居。」而彼兄弟，可有人来求彼女者，即作是言：「若人欲求我姊妹者，还聚好金，令如女大，乃当相与。」

尔时，彼所求女门师大婆罗门，将阎浮金女形行者，既覩于彼跋陀罗女见已，问彼诸别女言：「此女是谁？谁家所生？」时，彼诸女报于彼客婆罗门言：「此处有一最胜巨富大婆罗门，名迦毘罗，彼是其女。」

尔时，彼客婆罗门闻此因缘已，日将欲没，至黄昏时，渐到于彼富婆罗门迦毘罗家。到其家已，从乞寄宿，而彼家人，即便许可，借其宿处。时彼寄宿客婆罗门，过其夜已，至彼后日于晨朝时，诣迦毘罗婆罗门边，到其边已，即在其前而祝愿言：「愿此仁者婆罗门家，常胜增长。」作于如是祝愿毕已，却坐一面。其迦毘罗问于彼客婆罗门言：「仁者！昨夜安隐以不？宿昔何如？」是时，彼客婆罗门，报作如是言：「我昨夜中，甚大安隐，快乐无恼。」

尔时，彼家跋陀罗女，于晨朝时从眠卧起，至其父边，到已顶礼于其父足，却立一面。时，彼求女客婆罗门，白迦毘罗富婆罗门，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此是谁女？」其迦毘罗报彼客言：「是我之女。」彼婆罗门复问：「仁者！此女颇有与处以不？」迦毘罗言：「此女未有许与他处。」

时，彼求女客婆罗门，即白主人迦毘罗言：「大富仁者！摩伽陀国有一聚落，名摩诃娑陀罗，彼聚落内有于一村，其村还名摩诃娑陀罗，其中有一大婆罗门，名尼拘卢陀羯波，巨富饶财。彼有一子，名毕钵罗耶那摩那婆，诸义自解，复能教他，于三韦陀，悉皆洞解。复解一事十名之论，及尼干辘书论，往事五明论等，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别。授记世辩，六十种论，解大丈夫诸要相等，一切技艺，无所乏少。」尔时，彼客婆罗门说如是语已，白主人言：「今劝仁者！将此女与彼摩那婆，持以为妻。」是时，彼

大富婆罗门及诸儿子，报于彼客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此女若嫁，索多钱财，有谁能取？」客婆罗门问主人言：「索几多财？」彼等报言：「称此女形，索若干金。」

尔时，彼客婆罗门闻，即从袋出彼阎浮檀金女之形，示现于彼父母兄弟，讫作是言：「此阎浮檀金色之形，应称是女，汝等当取与我此女。」尔时，彼女父母兄弟作如是念：「应彼处人闻我此女如是端正，集聚多许阎浮檀金，造作女形，使若干大。」

尔时，彼女父母兄弟共如是言：「我等今者若取此形阎浮檀金，不观彼家钱财多少，又不谙悉其国礼仪法则高下，我女脱若至于彼家，当见苦恼，今须密使私观彼家。」作是念已，告彼求女婆罗门言：「善使仁者大婆罗门！我今欲遣使观彼家法用云何？然后思量可与以不？」是时，彼客大婆罗门报言：「如是！任意当观。」

尔时，彼客大婆罗门作是语已，即辞主人，归还本国，到尼拘卢陀羯波婆罗门边，到已白言：「善胜仁者大婆罗门，心应欢喜，我求得女如阎浮檀金色形者，彼甚可憇端正无双，众人乐见。」

时，彼大富婆罗门，问于彼求女婆罗门言：「大婆罗门！仁者何处得见是女？」彼婆罗门即报之言：「彼女舍去毘耶离城，其间不远，有于一村名迦毘罗，其内有一富婆罗门名迦毘罗，彼婆罗门有女名曰跋陀罗迦卑梨耶。」

尔时，毕钵罗耶那父母闻是事已，心大欢喜，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是时，尼拘卢陀羯波大婆罗门，即便置立从己坐村连接，乃至毘耶离城，其间步地半由旬道安一牛群，并造客舍，如是处处安置讫了。时，迦毘罗大婆罗门，告于彼等当牧牛人，作如是言：「汝等各应如是备拟，若其有人，从毘耶离城来于此，彼等所须一切诸物，汝等迎接供奉彼人，勿令乏短。」

尔时，跋陀罗卑梨耶女兄弟从其家出，向摩伽陀，至王舍城。彼等值初第一牛群所居之处，彼处诸人，曲躬出迎，口作是言：「善来人辈！从于何方远来到此？」即引将入客舍之中，以诸香汤与令澡浴，复以种种香涂其身，复将种种无价之衣，与其令着，复将种种杂好香花，结用作鬘，置其头上。然后别将种种甘美肴饍饮食，与其令噉，所谓唼[口*束]嚼啮尝啜，种种味具，皆悉充足。自恣饱已，始告语言：「此中即是我等牛舍，可停一宿，后日早起，随意而行。」时，彼等客问牛子言：「此谁牛舍？」牛子报言：「此是

尼拘卢陀羯波富婆罗门牧牛之舍，故为仁等，客行安立，恐畏仁等行来疲乏，饥渴困极，所须不得。」而彼客人，一夜安卧，后日起行。如是次第值于第二牛群之舍，如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悉皆如是出迎承接，复口白言：「汝等仁辈！从何远来？乃至令宿一夜，安乐眠卧，后日随意而行。」

时，彼等客问主人言：「如是牛舍，可有几许？」牛子报言：「从彼摩诃娑陀罗村已来，至于毘耶离城，半由旬间，置一牛舍。」尔时，跋陀罗迦卑梨耶女兄弟，共闻如此语已，即作是念：「彼人牛舍，尚有若干，其余钱财，更何须说？我等从此应须回反还向本家，我等当以我之姊妹，嫁与彼家，以为其妇。」

时，彼兄弟即遣使人告彼大富婆罗门言：「汝来可取我之姊妹为汝新妇。」作是语已，从彼回还。时，毕钵罗耶摩那婆，闻于使人以得称其心意之女，闻已即作如是念言：「我今应当自往观看彼女，实有如是德行智慧以不？」是时，毕钵罗耶童子即便至己父母之边，长跪白言：「庵婆多多！我心实亦不用五欲愿修梵行，而尊长今既强为我求于匹对，是故我今自应往彼次第乞食，观看彼女，实如使人言语以不？」

时，其父母即告子言：「若知时者，汝当自行。」而彼童子，即便辞行，次第乞食，渐渐至迦卑罗迦村。时彼国内，有如是法，若有沙门若婆罗门来乞食者，女手将食出与彼人。尔时，跋陀罗女，即从其家，自将食出，授与彼客摩那婆手。

尔时，毕钵罗耶见彼女已，作如是念：「此决定应是彼女也。」是时其女，自手授与彼摩那婆饭食讫已，顶礼其足，却住一面。时摩那婆问彼女言：「仁者善女！有嫁处未？」

尔时，彼女即便报言：「仁者摩那婆！摩伽陀国有一聚落，其聚落名摩诃羯波，彼处有一婆罗门村，彼村有一富婆罗门名尼拘卢陀羯波，彼有一子名毕钵罗耶，我之父母，以将我许与彼为妻。」

尔时，毕钵罗耶即便报彼跋陀罗女，作如是言：「善女！我闻彼摩那婆，内心不用行于五欲，愿修梵行。」是时，彼女即便咨白摩那婆言：「大婆罗门！我今得闻如是言者，甚大欢喜，我亦不用行于五欲，愿修梵行。今日许他，此是父母世间之意，我实不用。今强以我，随同世人，适彼为妻。」

尔时，毕钵罗耶童子闻是语已，问彼女言：「谓仁善女！汝昔曾见毕钵罗耶摩那婆不？」彼女报言：「善摩那婆！我未曾见。」时，摩那婆复更重语于彼女言：「谓汝善女！即我是彼毕钵罗耶摩那婆身，我实不用行于五欲，我今内心愿行梵行。此之事情，是我父母眷属之意，直是父母，故强与我，取汝为妻。」尔时，跋陀罗女闻是语已，即便白彼摩那婆言：「善哉仁者大摩那婆！我得是言，甚大欢喜，仁必不用世五欲者，今莫久住，速宜取我，莫令于彼有无梵行世间之人而求索我。」尔时，毕钵罗耶得是语已，即从彼处回还向家，至父母边，到已长跪白父母言：「庵婆多多！我实不用行世五欲，愿修梵行，二尊为我欲娶妇者，但速疾为我迎彼妇来。」

尔时，毕钵罗耶父母，即共迦卑罗迦大婆罗门，立于言契，交关下财，随索多少办具种种饮食杂味，无价璎珞，妙宝衣等，选求吉祥善好宿日，多赍财宝，往彼迎取跋陀罗迦卑罗之女，与儿作妻。迎入家已，于一室内铺二合[木*翕]。既安置已，而彼二人在一室内，各各收敛不相染触。

尔时，毕钵罗耶父母闻此事已，作如是念：「彼之二人，在一室内不相染触，此事云何？」即更方便，却一合[木*翕]，止留一[木*翕]，其既同眠，自应相合。而彼二人，犹不相触，若毕钵罗耶着于睡眠，其跋陀罗女即起经行。若跋陀罗女，着于睡眠，其毕钵罗耶即复经行。如是更互周历年载，终不同寝。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大迦叶因缘品中

尔时，跋陀罗身正着睡眠，其夫起立经行之时，彼地方所有一黑蛇欲得行过。时跋陀罗既着睡眠，而其一手悬垂床檣，毕钵罗耶见于黑蛇欲从彼过，跋陀罗手既垂下悬，心作是念，畏彼黑蛇蜚螫其手，即衣裹手，擎跋陀罗臂安床上。

尔时，跋陀罗以触臂故，睡眠即觉，心生恐怖，愁忧不乐，意中疑怪，即便咨白毕钵罗耶，作如是言：「贤善圣子！仁于前时，可不与我有是要誓，我意不熹行于五欲，愿修梵行。今为何故？发如是心？」毕钵罗耶报言：「如是！我不行欲。」跋陀罗言：「圣子！今若不行于欲，何故向者忽触我臂。」

尔时，毕钵罗耶依实报言：「向有黑蛇从此而过，我见汝臂悬在床前，我于彼时作如是念，恐畏彼蛇吐毒螫汝。我于彼时以衣裹手擎持汝臂，安置床上，实不故触。」如是次第，彼之二人一处居止经十二年，同在室内各不相触。过十二年，后有一时，毕钵罗耶父母命终，家业既广，即便经营，毕钵罗耶身自捡校家外田作，其跋陀罗修缉家内所有一切资生之业。

尔时，毕钵罗耶曾于一时，语跋陀罗作如是言：「贤善仁者！汝处分教压乌麻油，今欲将与诸牛等饮。」其跋陀罗即报夫主：「如圣子教，我不敢违。」闻是教已，唤诸使女而告之言：「汝等速疾压乌麻油，圣子欲将饮于诸牛。」

尔时，使女闻跋陀罗如是言已，即将乌麻，置日中晒，而见诸虫，百千蠕动。见已各各共相谓言：「我等当得无量诸罪。」或复有言：「我等今者知有何罪？此之罪过属跋陀罗，其使我等作如是事。」跋陀罗闻诸使女等作是言已，即语之言：「若有如是众罪过者，汝等当更莫压于油。」尔时，跋陀罗遣人摒挡彼乌麻已，入于室内，闭门思惟，心中不乐，低头默然寂静而坐。其毕钵罗，捡校田地，观看回还，见诸众生受彼种种无量苦恼，复覩诸牛受于困厄，作使馱逐暂不得停，见已忧恼，低头默然，作是思惟：「呜呼一切诸众生辈！受是苦恼。」还至其家，心大忧愁，颜色不乐，低头念坐。

其跋陀罗见毕钵罗如是忧恼低头思惟，见已到边，到已白言：「圣子！何故如是忧愁？心内不乐，低头而坐。仁今可不作如是念，我处分汝跋陀罗令使人压油，不为我压，以此因缘，心不乐也？」彼即报言：「贤善仁者！我今不以如此因缘，心中不乐，低头而坐。我于今朝，从此而去，捡校田作，见诸众生，受种种苦，来去行住，不得暂安。复见诸牛，种种作事，不曾停息，我见是已，作如是念：『呜呼呜呼！诸众生等，乃受是苦。』我以是故，心中不乐，低头而坐。」

时，跋陀罗复报夫言：「善仁圣子！我今亦见如是大患。」其夫问言：「贤善仁者！汝见何患？」其跋陀罗次第即说如是因缘。尔时，毕钵罗耶语跋陀

罗女作如是言：「贤善仁者！住在家内，难行清淨，无缺无犯，无损无害，终不能尽，一形一命，可得称心，修行梵行。」

其跋陀罗报言：「圣子！是故我等二人，详共舍家出家。」是时毕钵罗耶，即便报彼跋陀罗言：「贤善仁者！汝今且住，我当求师，若寻得已，当告汝知，汝于后时，舍家出家。」

尔时，毕钵罗耶即唤家内所有作使诸男女等，而告之言：「汝辈可有当我钱财，或复谷米，皆属汝等，皆放为良，我欲出家修行梵行，为厌离故。」

尔时，毕钵罗耶取己白[迭*毛]无价之衣，实时用作彼僧伽梨，即请一人，剃其须发，而作是言：「世间可有大阿罗汉而出家者，我今随其出家修道。」当于彼时，世间未有一阿罗汉，唯除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明相现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毕钵罗耶迦叶，当于是日，夜分已过，日始初出，寻亦出家。是毕钵罗耶迦叶，生于大迦叶种姓之内故，于世间得迦叶名。彼出家已，于聚落内，次第乞食，渐次而行。复一时间，次第游行到摩伽陀国，摩伽陀聚落，至那荼陀村王舍大城，其间忽见如来在彼一神祇处，尔时神名曰多子，在于彼坐，甚大端正，其身正直，犹如虚空之内众宿庄严。迦叶见已，即得清淨，得无二想：「我于今者，必见教师；我于今者，必见婆伽婆；我于今者，必见一切智；我于今者，必见世尊一切见者，我见世尊；我见无碍知见者，我见世尊。」彼大迦叶，如是得净心已，心心相续，正念不散，顶礼世尊足下已毕，右膝着地，在于佛前，白佛言：「世尊！我是世尊声闻弟子，唯愿世尊，与我为师，我是世尊声闻弟子也。」是故论者而说偈言：

「彼见佛在多子树， 犹如金像光显赫，
其心内发一切智， 合掌欢喜向世尊。
于彼林处礼佛足， 合掌尊前作是言：
『唯愿世尊为我师， 犹如闇处燃灯照。』」

尔时，世尊告迦叶言：「迦叶！若有声闻弟子，如是一心正念已讫，言是我师。如是之心，尊重供养；而彼教师，不知言知，不见言见。彼人以此虚妄语故，受是尊重供养之者，彼人头破作于七分。然大迦叶！我今知实言知，

见实言见，我为声闻诸弟子等说法之时，说于因缘，非无因缘，非无开遮，非但开遮亦现神通，非唯现通，亦有开遮，非无开遮。

「复次迦叶！我于彼时，说于因缘，乃至亦有开遮，非无开遮。如我所说，应奉行之，勿得违也。随顺我言，若如是者，于当来世，长夜获得自利益事，得大安乐也。」

「复次，迦叶！汝应如是学。迦叶！汝若欲学如是行者，于梵行人内下中上所，应起敬重惭愧之心。迦叶！汝应如是学也。」

「复次，迦叶！汝于彼时，常起正念，勿暂舍离。迦叶！汝于此事，复应当学。」

「复次，迦叶！汝于彼时，于五阴中，应观生灭之相。所谓此是色，此是色生，此是色灭，此是受，此是想，此是行，此是识，此是识生，此是识灭。迦叶！汝于是处，应如是学。」

于时，长老摩诃迦叶既蒙世尊作是教已，生是不净，常乞食食，经于七日，至于八日，如教生智。于时世尊如是教已，从座而起，于是长老摩诃迦叶，侍送世尊。

尔时，世尊行路未久，便在路侧，到一树下，到彼树已，然其长老摩诃迦叶，取己身上僧伽梨衣，四迭敷地，而白佛言：「世尊！是座为世尊设，怜愍我故，佛坐是座。」作是语已，于时世尊便坐彼座，坐已佛告长老摩诃迦叶言：「迦叶！如此僧伽梨，极为微妙，最胜最软。」时长老迦叶，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世尊！今者怜愍我故，受我是座。」

于时，世尊告彼长老摩诃迦叶，作如是言：「迦叶！汝能持我所著粪扫衣不？」于时，长老摩诃迦叶白佛言：「唯然世尊！我能持彼如来所著粪扫衣耳。」

于时，世尊即授长老摩诃迦叶羸粪扫衣，世尊便受摩诃迦叶所著妙服。（于世间中，有人作疑：「颇有世尊，怜愍他故，显示大德福利之事，至于富势在先舍弃，而受羸布粪扫之衣？」彼所疑者，唯应说此摩诃迦叶声闻弟子是也。）乃至能从如来受彼羸粪扫衣，其长老迦叶乃至得阿罗汉果，尽于形寿，彼长老摩诃迦叶不舍此想。是故世尊授于彼记：「汝等比丘！若欲知我声闻弟子少欲知足行于头陀悉具足者，所谓长老摩诃迦叶比丘是也。」

尔时，世尊复一时间，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于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我于昔时，离诸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于初禅，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离诸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行。

「我于尔时，灭于觉观，内清净心一处，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亦灭觉观，乃至入于第二禅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离喜行舍忆念正智，受于身乐，如贤圣所叹，已舍诸事，住于安乐，入三禅行。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离喜行舍忆念正智，受于身乐，如贤圣所叹，已舍诸事，住于安乐入三禅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欲断诸苦断舍诸乐，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四禅行。是迦叶比丘，亦复如是，断苦断乐，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四禅行。

「汝等比丘！我于尔时，正以慈心，遍于一方，入定安住，如是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如是上下，于一切处一切世间，以于慈心，遍满一切，入定安住，广大无量，无有怨恨，不生毒害。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无有怨恨，不生毒害悲喜之心，亦复如是。

「诸比丘！我于尔时，以其舍心，遍满一方，入定安住，如是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如是上下，于一切处一切世间，以于舍心，悉皆遍满，入定安住，广大无量，无有怨恨，不生毒害。是时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不害。

「汝等比丘！我于尔时，过一切色相，灭一切有对相，不思不念一切别异相，念无边虚空处，即入无边虚空处行。是时迦叶比丘，亦复如是，过一切色相，乃至入无边虚空处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过一切无边虚空处，念无边识处，即入无边识处行。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入无边识处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过一切识相，念一切无所有相，即入一切无所有处行。汝诸比丘！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入于一切无所有处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过一切无所有相，入非有想非无想处行。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即入非有想非无想处行。

「诸比丘！我于尔时，过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行。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诸比丘！我于尔时，入八解脱行，逆顺出入，入已还出，出已还入。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入已还出，出已还入。

「诸比丘！我于尔时，入八胜处行，逆顺出入，入已还出，出已还入。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入已还出，出已还入。

「诸比丘！我于尔时，入十一切处行，入已还出，出已还入。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乃至入已还出，出已还入。

「诸比丘！我于尔时，游戏种种神通境界，所谓一身分作多身，合于多身共作一身，从外入内，从内出外，从上入下，从下出上，石壁山障，彻过无碍，入出于地，如水不异。譬如火炎，现已寻灭，日之与月，有大威德，大威力，而能以手上扞摸之，身得自在，乃至梵天。汝诸比丘！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亦复游戏种种神通，能以一身，分作多身，复以多身，共作一身，乃至身得自在，至于梵天。

「诸比丘！我于尔时，以净天耳过于人耳，所闻众声，或是天声，或是人声，皆悉了闻。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亦复能用清净天耳过于人耳，乃至一切皆悉了闻。

「诸比丘！我于尔时，以他心智，知他富伽罗等心行之事，即如实知如是心念。若愿心，即如实知愿心，若无愿心，即如实知无愿心。如是有瞋心，如实知有瞋心，无瞋心，如实知无瞋心。有痴心，如实知有痴心，无痴心，如实知无痴心。有爱心，如实知有爱心，无爱心，如实知无爱心。有为心，如实知有为心，无为心，如实知无为心。小心广心，大心狭心，乱心不乱心，无量心，无边心，有上心，无上心，入定心，不入定心，住定心，不住定心，解脱心，不解脱心，如实即知。是时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亦以他心智，知富伽罗等心行之事，即如实知如是心念。若有愿心，若无愿心，乃至如实知，解脱心，不解脱心，如实能知。

「诸比丘！我于尔时，忆知种种宿命之事，或一生处，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十二三十五十，或百或千，或坏一劫，或住一劫，坏已住，住已

坏，或知无量坏劫成已坏、坏已成。我于彼处，如是名字，如是姓，如是生，如是食，如是乐，如是苦，如是受。若干时寿命，我于彼处死，于此处生，我于此处死，彼处生，如是相，如是形，种种宿命，皆悉念知。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亦以清净天眼过于天人，见于宿命之事，或一生，乃至如是相貌，如是形，种种宿命，皆悉念知。

「诸比丘！我于尔时，以清净天眼过于天人，见诸众生，死此生彼，或好或丑，或生善道，或生恶道，随其业报，乃至实知此等众生，具足身恶行，具足口恶行，具足意恶行，及谤贤圣，邪见颠倒，此业和合，因缘成故，身坏命终，堕恶道中。此等众生，具足身善行，具足口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谤贤圣，正见业法因缘故，身坏命终，生于善道。如是之事，以净天眼过于天人，如实见于彼处死生于此处，或胜或劣，或好或丑，善道恶道，随业受报，皆悉知见。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如实能知，如实能见。」

「诸比丘！我于尔时，诸漏尽已，于无漏中，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现法中，神通自在，证安乐行，唱如是言：『生死已断，梵行成就，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诸漏尽已，乃至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长老摩诃迦叶，往昔之时，作何善业，生富贵家，资财具足，乃至所作已办？身相端正，众所乐观，世间无比，最上最胜，状如金像？作何业因，复得出家，具足众戒，证罗汉果？又佛授记：『诸比丘中，少欲知足，头陀第一，摩诃迦叶比丘是也。』」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我忆往昔过去之时，有一辟支佛，名曰多伽罗尸弃，恒住在彼波罗[木*奈]城。于彼时间，波罗[木*奈]处，谷贵饥俭，白骨满地，人民多死，乞食难得，出家之人，不能举措。」

「尔时，辟支佛日在东方，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波罗[木*奈]城，次第乞食不得，如先洗钵，空钵而出。」

「尔时，波罗[木*奈]城中有一人，其家贫苦而少居积。而彼贫人，见辟支佛多伽罗尸弃，渐进而前，威仪庠序，视地而行，进止得所，舒颜平视，威仪具足，心得正念。于时贫人，见辟支佛，心得清净，渐到彼已，白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于此城中，求乞饮食，可得以不？』尊者报言：『善哉仁者！我于此城，乞食不得。』」

「时彼贫人，白辟支佛言：『善哉大仙！来诣我家。』于时彼人家内，唯有稗饭一升成熟已讫，遂将辟支来入家中，敷设安坐，以饭奉献。而诸辟支佛，有如是法，以神通力，教化众生，不以余通。尔时，多伽罗辟支佛，于彼人所，受得食已，怜愍彼故，从彼贫舍，腾空而去。时彼贫人，见彼尊者辟支佛腾空而去，彼既见已，欢喜踊跃，身心遍满，顶戴十指合掌恭敬，头面作礼，乞如是愿：『愿于将来，值遇如是辟支圣人，或复胜者；若彼圣人，所说法要，愿得闻持速疾解悟；又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之中。』」

「汝等比丘！欲知尔时波罗[木*奈]城贫苦之人，请多伽罗辟支世尊到其家内而施食者，摩诃迦叶比丘是也。时彼贫人，以少贮积，能以好心，施多伽罗辟支世尊一食缘故，千返生于北鬱单越处，于无量世，往返恒生刹利大姓婆罗门种居士大家。藉是业报因缘力故，于迦叶佛出世之时，得为迦尸国王讫利尸子。其迦尸国王讫利尸子，恭敬尊重迦叶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尽于一世，然后涅槃。是迦尸国王，为佛舍利造七宝塔，其七宝者，所谓金、银、颇梨、琉璃、虎珀、玛瑙及车璩等，其宝塔内七宝庄校，外以石砌覆其宝塔，其塔高妙，极一由旬，广半由旬。其王子名奢婆陵伽(隋言攀缘)，于其塔上，造七宝盖，遍覆其塔。」

「(又有师说：『造塔八分，于比丘僧，布施衣服饮食靴履，施已作愿：「愿我将来值如是圣，彼圣说法，寻即领悟。又愿不生恶道之中，所生之处，得金色身。」作是事已，遂从父王，求乞出家，其父不许。时彼王子，父命终后，乃得出家。既出家已，读诵经典，成就禅定，于彼命终，往返恒生天人之内，无量世中，游历是已，于最后身，今得生于尼拘陀羯婆罗门家。其家巨富，具足财宝，乃至所须，皆无少乏。而是摩诃迦叶，于迦叶佛舍利塔上，造七宝盖，供养尊重因缘力故，得金色身，以于彼时，乞如是愿：「愿我不生恶道。」以是业报因缘力故，从是已来，不堕恶道，常得生于天人之处，受于无量无边乐报。而于彼时，复乞愿言：「愿我将来值是圣人，既得值已，勿令背我，或胜此圣，彼若说法，闻已即解。」以彼业报因缘力故，得值于我如是教化，即值我已，即得出家，具足众戒，证罗汉果。我所授记，诸比丘中，少欲知足，即此上座摩诃迦叶比丘是也。』)」

「诸比丘！此是摩诃迦叶，往昔所造功德业报因缘力故，生于大富婆罗门家，乃至无所乏少，身相端正，最妙最胜，状如金像，复得出家，具持众戒，证阿罗汉果。故我授记：少欲知足，头陀第一者，即摩诃迦叶比丘是也。」

尔时，世尊经于多时，复一时间，告大迦叶作如是言：「迦叶！汝今将迈，少年已过老年复至，汝身所著粪扫奢那羸弊之服，宜须舍弃，今可取我上妙衣服。迦叶！汝来，如是之服，长者所施，微细轻软，刀所割成，缝治着身，受他人请，常在佛边，勿离于我。」作是语已，时，大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于长夜，在阿兰若，亦常赞叹阿兰若法。我于长夜，乞食活命，亦复赞叹乞食功德。我于长夜，着粪扫衣，亦复常叹粪扫衣德。我于长夜，不非时食，亦复赞叹不非时法。我于长夜，修一坐食，亦复赞叹一坐食法。我于长夜，受一抔食节量飡噉，亦复赞叹受一抔食，及以赞叹节量食法。我于长夜，在于塚间，亦复赞叹在冢间法。我于长夜，在于露地，亦复赞叹在露地法。我于长夜，住在树下，亦复赞叹住树下法。我于长夜，在于经行，亦复赞叹在经行法。我于长夜，常坐不卧，亦复赞叹常不卧法。我于长夜，唯畜三衣，亦复赞叹畜三衣法。我于长夜，少欲知足，亦复赞叹少欲知足。我于长夜，乐于寂静，亦复赞叹乐寂静法。我于长夜，不曾乐说无益之语，亦复赞叹不乐无益言语之法。我于长夜，常行精进，亦复赞叹常精进法。我于长夜，成就正念，亦复赞叹成正念法。我于长夜，成就正定，亦复赞叹成正定法。我于长夜，成就智慧，亦复赞叹成智慧法。我于长夜，常入禅定，亦复赞叹入禅定法。」

佛告迦叶，作如是言：「迦叶！汝见何利益故，长夜自行阿兰若法，亦复赞叹行阿兰若法，乃至长夜自入禅定，亦复赞叹入禅定法？」

于是，大迦叶白佛言：「世尊！我见二种利故，长夜在阿兰若处，亦复赞叹行阿兰若者，乃至长夜常入禅定，亦复赞叹常入定者。何等为二？一者我今现得安乐行法；二者为后世众生，生怜愍故。唯愿将来人众，见我等故，学我等行，应作是言：『过去之世，有老宿上座声闻比丘，彼等长夜乐阿兰若，赞叹阿兰若行，乃至常入禅定，亦复赞叹常入禅定者。我等云何学于彼行，乃至自入禅定，赞叹常入禅定者。』世尊！我见此二种利故，长夜在于阿兰若行，亦复赞叹行阿兰若者，乃至常入禅定，亦复赞叹常入禅定者。」

佛告大迦叶言：「善哉善哉！大迦叶！汝于来世，为多众生，作大利益，作大安乐，安隐无量诸天人民。是故汝今随意所乐，住阿兰若处，汝于随时，欲见如来，时时来见。」

于时，诸比丘问佛言曰：「希有世尊！是长老摩诃迦叶，何故乃能为多众生，作大利益？」作是语已，佛告彼等诸比丘言：「诸比丘！是摩诃迦叶，非但现今为众多人作大利益，过去之世，亦为多人，作大利益。」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世尊！愿说因缘。」

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我念往昔，此摩诃迦叶曾作帝释天王。于彼时间，无佛出世，亦无辟支佛出世。于彼时中，一切人辈，从人道中命终已后，舍人身已，多生恶道，少生人天。如是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身天堕已，多生恶道，少生人天。于彼之时，天处人处，多有空旷。」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七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大迦叶因缘品下

「尔时，彼帝释王作如是念：『我于今者，亦可下生彼阎浮提人间受生，教化彼等，教诲成就。』作是思惟已，唤四天王言：『善哉仁者！汝于今者，可就我所听我教令，我今意欲共汝等辈生于人间，教化人故，教诲彼等。我于彼时，当作师子王身，汝等当作师子而守护之，将多眷属而围遶之。作是身已，游历村舍城邑聚落。游行处时，时彼人辈若问汝等：「我当应常与汝何物？」汝等应当报彼人言：「日别与我一百数人。」若其彼等复问汝等：「须丈夫也？须小儿也？为取妇人？为取男子？」汝等应报作如是言：「若有多杀生者，如是等人，日须一百。用供给此师子王食；如是偷盗人者，行邪淫者，行妄语者，或两舌者，或恶口者，或绮语者，或多贪者，或多瞋者，或邪见者，如是之等，诸恶人辈，日须一百，供此师子。若其有诸不杀生者，汝等勿与，如此之人，师子不食；如是不盗者，乃至不邪见者，汝等勿与，如此师子悉皆不食。复须是教，家别一人决须出家。」』

「尔时，帝释及四天王，善教思惟，作是念已，下来阎浮。尔时，帝释化作师子，纵广高下一俱卢舍，犹如师子无有异也。时彼人众，在师子后，为师子王索食而行，如彼昔时帝释所教，无有异也。」

「尔时，彼众以怖师子，悔心杀生，无有偷盗，亦无邪淫，乃至无有邪见之心，悉具足持修十善业。家别一人，出家学道，行四梵行，命终已后，生于梵宫。于其众中，若有人等，唯持十善不出家者，彼等人辈，多生人天，流转而行。是摩诃迦叶，于彼时中，如是方便，为众人，作大利益，以过去世因缘力故，今亦复尔，为众人民，作大利益。诸比丘！是摩诃迦叶比丘，于未来世弥勒世尊法教之中，亦为多人作大利益。」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摩诃迦叶，于彼云何当作利益？」

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是摩诃迦叶，我涅槃后，摄护我法及诸戒律，令久住世，当作法会，尽其形寿，将命终时，入于山间，以神通力，住持此身，起如此愿：『愿我此身，勿令散坏，乃至弥勒如来。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出，见我身也。』作是思惟已，遂舍身命，入无余涅槃。彼涅槃后，二山还合，于后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佛陀时，广显法教，于彼时间，弥勒世尊忆念是大迦叶舍利，生忆念已，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欲见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声闻弟子，少欲知足头陀第一者，所谓摩诃迦叶已不？』彼等比丘白言：『唯然世尊！我等乐见。』」

「尔时，弥勒如来。阿罗汉帝。三藐三佛陀，与无量千众，左右围遶，至于彼所。至彼处已，时彼两山，即便两开。尔时，弥勒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见大迦叶比丘舍利，不散不坏，唯着僧伽梨。见已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此是释迦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声闻弟子，头陀第一，名大迦叶，即其人也。』」

「尔时，弥勒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在于彼处，为诸比丘而说其法，作如是言：『诸比丘！迦叶比丘所行如是，我如是教，汝等今者应如迦叶比丘所行。』」

「尔时，众中多千比丘，乘如是法，行如是法，如摩诃迦叶比丘所当行也。于彼众中，无量千数众等，于彼法中，当得清净法眼。」

佛告诸比丘：「如是次第，是大迦叶比丘，为当来时大利益也。诸比丘！我今诫劝汝等！学大迦叶比丘，愿汝等行如迦叶比丘也。」

佛本行集经跋陀罗夫妇因缘品第四十八

尔时，跋陀罗迦卑梨耶女以不得善师，遂至外道波离婆闍迦所出家学道，精勤修习，成就彼法，克获四禅，具足五通。于彼法中，得大名称，成就威力。

尔时，世尊已开女人听其出家。于时摩诃波闍波提，为五百释女，皆悉出家，光显佛法，建立比丘尼众。于彼时间，长老迦叶作是思惟：「我于往昔，已许跋陀罗迦卑梨耶女，得善教师，要当相示，必令汝得，出家学道。」复作是念：「彼跋陀罗迦卑梨耶女，今在何处？」即便入定，观察是女，以清净天眼过于人眼，观见是女，在彼波离婆闍迦外道之处，出家学道，住在恒河河岸之处，修外道行。见已便唤一个得通比丘尼来，而告言曰：「善哉姊妹！汝若知时，其跋陀罗迦卑梨耶女，于波离婆闍迦外道之所，出家学道，今在恒河河岸之所。善哉姊妹！汝应诣彼如实告言：『善哉姊妹！汝夫迦叶，我共同师，出家学道，汝今亦可往诣彼所，于我师边，出家学道，修行梵行。』」时彼得通比丘尼，闻长老摩诃迦叶如是语已，譬如壮士屈伸臂顷，彼比丘尼，如风迅疾，从舍卫城而没其身相，遂至于跋陀罗迦卑梨耶波离婆闍迦外道女前现身，却住在于一面。

彼比丘尼即便慰问波离婆闍迦外道之女，慰问已讫，而复告言：「善哉姊妹！汝应知时，汝夫迦叶，与我同师，出家学道，修行梵行，汝今亦可往诣彼所，于我师边，出家学道，修行梵行也。」

尔时，跋陀罗迦卑梨耶波离婆闍迦外道之女，问彼比丘尼言：「善哉姊妹！汝等教师，当何所似？」作是语已，彼比丘尼报跋陀罗外道女言：「善哉姊妹！我等教师，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庄严其身，具足八十种好，十八不共佛法、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无边戒众具足，无边定众具足，无边智慧众具足，无边解脱众具足，无边解脱知见众具足。我彼大师，一切声闻诸弟子等，亦复如是，戒众具足，定众具足，智慧众具足，解脱众具足，解脱知见众具足。」

时，彼比丘尼于跋陀罗迦卑梨耶女前，如是如是，叹佛功德及声闻弟子。时彼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闻已，遂于如来及比丘僧所，心得清净。得清净

已，告彼比丘尼言：「善哉姊妹！若如是者，我当随去。」时彼比丘尼，语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女言：「善哉姊妹！乘我神通，相随而去。」

尔时，跋陀罗报彼比丘尼，作如是言：「善哉姊妹！然我身自有神通也。」

尔时，彼比丘尼共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女，于彼发引，亦如壮士屈伸臂顷，从恒河所即便没身，于祇陀林中，忽然出现，往诣佛所。其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遥见世尊，端严殊妙，乃至犹如虚空众星庄严，见已心得清静，即至佛前，到已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听我出家，授我具戒。」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将此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付嘱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勅教言曰：『此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教令出家授具足戒，是女当得神通具足威力并备。』」

尔时，长老阿难，奉佛勅命，白佛言曰：「如世尊教，不敢违也。」遂将彼女，向于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比丘尼所，到已具陈如上之事。

尔时，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比丘尼，度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令得出家授具足戒。具戒未久，至空闲处，独自安静，远离诸浊，精勤苦行，心不放逸，思惟而住。

尔时，跋陀罗迦卑梨耶外道之女，既得出家授具足戒，乃至心不放逸，思惟而住，不久彼众，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正信出家，求无上梵行，现得见法，自得神通，所作已办，得安乐住，口自唱言：「生死已断，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是长老女，见知是已，遂得阿罗汉果，心得解脱。世尊复记，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是比丘尼，于声闻比丘尼识宿命中，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最为第一。」

诸比丘尼凡所咨问，皆能记别。尔时，彼等诸比丘尼众，大生希有想，各各嗟叹：「希有希有！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而大众中，诸比丘尼，久已出家，修行梵行，未得如是捷疾神通，如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者。」

尔时，彼比丘尼众有心疑故，往诣如来，能断疑惑，达解一切实义者之所，到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彼诸比丘尼众白佛言：「世尊！此跋

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往昔之时，作何善根，而于今者，生大富家，资财具足，乃至一切无所乏少。身相端正，众人乐见，观者无厌，世所希有，具足众相？复以何缘而得出家，具诸戒行，疾得神通，世尊授记，于诸声闻比丘尼众弟子之中，识宿命者，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最为第一？」

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尼，作如是言：「诸比丘尼！我念往昔，波罗[木*奈]城中，有二女，共为亲友。一者大富长者女，二者大姓婆罗门女。尔时，彼婆罗门大种姓女，请彼大富长者之女至其舍宅。时，迦叶如来。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诣大富长者家。时彼大富长者女见迦叶如来诣于己舍，即便出舍迎逆世尊，时彼婆罗门女不肯出迎。时彼大富长者女告大婆罗门女：『善哉姊妹！汝以何故，不迎世尊？』」彼女报之言：『善哉姊妹！我手无物，云何空手，往诣佛所？今向佛边，以何等事，自恣迎佛？』

「尔时，大富长者之女报彼女言：『善哉姊妹！汝但迎佛，如来必入。』」尔时彼大婆罗门女遂造一盖，众宝庄严，以细[迭*毛]衣，弥覆其上，复以种种诸花鬘等，四散垂下。

「尔时，迦叶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于晨朝时，日在东方，愍彼女故，着衣持钵，诣彼大富长者女家。

「尔时，婆罗门大姓女持彼宝盖，奉献迦叶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奉献讫，复以偈诵，而说之曰：

「『种种宝盖金为柄， 微妙细衣花覆上，
 迎奉丈夫大威德， 唯愿世尊哀纳受。』」

「尔时，迦叶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愍彼女故，受其宝盖。汝等比丘尼！勿作心疑，彼时施宝盖女，岂异人乎？即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

「诸比丘尼！更有因缘。我念往昔，还此波罗[木*奈]城，有一大富长者。其彼长者，有驱使女。于彼时间，有一辟支佛，依波罗[木*奈]大城而住。

「尔时，辟支佛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诣大长者舍宅乞食。尔时，使女见辟支佛渐进而来，威仪庠序，进止有方。尔时，使女，心得清净，得清净已，速诣家中，向长者妇边，而白言曰：『善哉圣女！有一比丘，在门乞食。』」

「时长者妇，梳发而坐，以其左手，举发遥看彼辟支佛，是辟支佛，形体丑陋，身不正直。时长者妇见已即告彼使女言：『我今不喜如是丑陋不正之人，况与食耶？』是时使女，复白彼言：『善哉圣女！但与但与此仙人食，如是之人，何必端正？但取心贤。』时长者妇复作是言：『我实不喜如是之人，云何遣我布施食也？』使女复言：『圣女今者若不喜与仙人食者，但愿与我一日食料，我自回施。』时长者妇复作是言：『善哉姊妹！汝今既是我家作使，取汝自分随意所与。』

「尔时，使女于长者妇边，取自分食，奉献尊者辟支佛。」

「诸辟支佛有如是法，以神通力教化众生，不以余法。时辟支佛，于使女边生怜愍故，受所奉食，即于彼前，腾空而去。时彼使女，见辟支佛以神通力飞腾空行，既见此已，欢喜踊跃身心遍满，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遥即顶礼向彼尊者辟支佛陀，遂起是愿，口即唱言：『愿我将来值是好师，或胜是者，彼所说法，愿速领悟，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勿令丑陋得不正身如此仙人。所以者何？以丑陋故，乞食不得，我所生处，一切时中，可意端正，众所乐观。』尔时彼长者妇，见彼尊者辟支佛，现大神通腾空而去，见已告彼使女言曰：『善哉姊妹！汝可与我如此功德，我于今者，倍与汝食。』时彼使女，白长者妇作如是言：『善哉圣女！我不能与。』时长者妇复作是言：『善哉姊妹！愿汝与我如此功德，我与汝食，两倍于前。』彼使女言：『亦不能与。』如是三分四分五分、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五十分，悉不肯与。」

「时，长者妇复告使女：『善哉姊妹！汝今与我如此功德，我今与汝一百分食。』使女言曰：『亦不能与。』」

「尔时，彼长者妇即生瞋恨，便告之曰：『汝以何故，故违我勅？』遂捉使女苦加打缚，时彼使女遂即高声作大啼哭。尔时，彼大长者，从外入来，见彼使女啼哭如是，而问之曰：『贤者何故，如此啼哭？』时彼使女即向长者说前情状。尔时，长者便生瞋恨，即唤己妇，令解衣服及诸璎珞，复告言曰：『我既遣汝，捡掇家资，乃有沙门婆罗门者，诣家乞食，而汝不与？』以是因缘，驱令出堂，安置小室弊陋之处。即召使女，教令洗浴，以妇璎珞衣服之具，悉授使女，即令彼女，开仓库门，显示财宝，而告之曰：『贤者！如是钱财物中，若有沙门婆罗门等，若有乞者，任随施与，莫为限阂。』」

「汝等比丘！于意云何？彼时长者家内使女，岂异人乎？勿作斯疑，此即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时彼使女，以于辟支佛所生清净心故，随其终已，生忉利天，可憇端正，众所乐观，最胜最妙。于忉利天宫殿之处，于玉女中无有胜者，而彼天上有四天子，各各争竞，求彼玉女欲以为妻，各各言曰：『是玉女者，当与为妇。』」

「时天帝释，见四天子各各争竞，即勅言曰：『仁者汝等！各竞欲取此女为妻，汝等宜各随便说偈，偈最胜者即便相与。』尔时，彼四天子，白天帝释：『善哉天王！唯愿天王！于前说偈，我等当说。』时彼帝释，即说偈言：

「『行坐恒思念， 寢卧常无乐，
我着睡眠时， 尔乃心放舍。』」

「尔时，彼四天子之内有一天子复说偈言：

「『天王汝快乐， 睡眠得安隐，
犹如战鼓声， 常恒搅乱我。』」

「于时，第二天子复说偈言：

「『如击战鼓声， 是声互有无，
如近耳摇酪， 搅乱我不息。』」

「于时第三天子复说偈言：

「『摇酪容有时， 有急亦有疾，
我为欲所乱， 状如炎日光。』」

「于时第四天子复说偈言：

「『汝等皆安乐， 善巧能说偈，
我今不自知， 为活为当死？』」

「尔时，天帝释见第四天子心耽着欲，即说偈言：

「『是人欲舍命， 不久自当死，
恐舍天处乐， 冥速授彼女。』」

「时，彼天众更共评论，遂授彼女。时彼使女，从是已来，不堕恶道，周回往返，于天人处，经无量生，于最后生，生迦毘罗婆罗门家，多饶财宝，资财无量。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由于往昔生在彼大婆罗门家为女之时，于迦叶如来。三藐三佛陀所，施杂宝盖；复以往昔在长者家为使女时，因施彼尊辟支佛食一滷饭故，而发愿言：『愿我所生，可意端正，众所乐见。』以彼业果因缘力故，生生之处，可意端正，众人乐观，最胜最妙，为人所慕。缘于彼时又复愿言：『令我将来勿堕恶道。』以是业报因缘力故，生生之处，不落三涂，于天人处，周旋往返，常受快乐。以于彼时，更乞愿言：『令我将来愿值如是教师或胜此者，从彼闻法，皆能领悟。』以是业报因缘力故，今得值我，复得出家，具足众戒，亦复能得速疾神通。我为授记：『于声闻众比丘尼中，得宿命通，最第一者，所谓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诸比丘尼！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昔种善根，以彼善根因缘力故，是故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今生富贵大婆罗门家，端正可意，乃至我声闻之众比丘尼中，忆往宿命，最为第一。」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希有婆伽婆！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随顺长老摩诃迦叶，得出家已，善能随顺出家之法。」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是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非但今世随顺摩诃迦叶出家，过去之世，亦复如是随顺出家。」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解说。」

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贫人，修营田业。时贫人妇，从家而出，以食饷夫。到一河边，见一尊者辟支，趺坐树下，端身正念，身心不动。时彼贫妇，见辟支佛，心生清静，合十指掌，头顶礼足，敬意在前。其夫在田，遥见其妇，从家而出，入河岸下，不见渡处，即起心念：『谁在彼边？共谁而住？于即不来，令我饥渴，甚大疲顿，思欲早至。』以是因缘，彼夫即便生大瞋恚，怅快不乐，执杖向彼。至彼处已，见辟支佛安坐禅定，见已即作如是思惟：『我妇今者与彼沙门，共为世事，决无疑也。』于时彼人生大瞋恨，以杖打彼婆私瑟咤尊者辟支佛。尔时，辟支佛即从彼岸，以神通力，腾空飞行。

「时，彼贫妇即白夫言：『咄哉汝造如是大罪！仙人无咎，以何义故横生恼乱？今此大仙，戒德具足，行于妙法，有大威德，具大神通。』尔时，贫人打辟支佛已，寻即生悔，既生悔已，即告妇言：『善哉姊妹！汝于今者，可

共出家同修梵行。所以者何？我今是罪不可以少因缘除灭。』妇即报夫作是言曰：『善哉圣子！不敢违教。今我二人，舍家出家。』时彼二人，齐心出家。既出家已，二人修行，成就慈心，舍身命终，遂生梵处。汝等比丘！于意云何？于彼昔时，如是贫人，营田业者，岂异人乎？摩诃迦叶比丘是也。彼时贫人之妇，供养辟支佛，为夫饷食，乃至成就慈心，舍身命终生梵宫者，岂异人乎？即跋陀罗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以于彼时随夫出家故，于今者亦复随逐摩诃迦叶出家，不违教也。」

佛本行集经舍利目连因缘品第四十九上

尔时，摩伽陀聚落去王舍城不远，有一村栅，名那罗陀。彼村之中，有一巨富大婆罗门，名曰檀娘耶那(隋言吉至)，住在彼村。(又有师说：「彼婆罗门，名曰檀那达多(隋言财与)。」)彼婆罗门，甚大巨富，多有资财，如毘沙门，一种无异。彼婆罗门，具有八子，其第一子，名曰优婆低沙；其第二子，名曰大膝；其第三子，名曰纯陀；其第四子，名曰姜叉颡唎拔多；其第五子，名曰阐陀；第六名曰阎浮呵迦；第七名曰憍陈尼；第八名曰苏达离舍那；是名八子。复有一女，名曰苏尸弥迦，是女于彼波离婆阁外道法中，出家修道。

(摩诃僧祇师复言：「彼婆罗门有七子，所谓第一名曰达摩，其第二者名曰苏达摩，第三名曰优波达摩，其第四者名曰坻沙，第五名曰优波坻沙，第六名曰颡唎拔多，第七名曰优波波离拔多，是名七子。」)

其优波坻沙摩那婆，于兄弟内最为处大，善能诵习，亦教他人，于四韦陀，莫不晓悟，诵习成就，善能解释自余诸论，所谓尼捷陀鸡昼婆等，及其名字，一一能释，明宿世事，巧能分别。于五明处，晓了无碍。授记别论，缕练在心，六十四能具足成就，善能晓达大丈夫相。时摩那婆，本性柔软，其心贤直，常怀慈悲，深厌世事，悔昔先罪，已于过去，多值诸佛，种诸善根，成就众事，巧能熏习，常乐精勤，于食知足，厌背烦恼，向于涅槃，顺理无碍，能恶诸有，众行成就，朽坏结缚，至成熟地，唯一生在，聪明妙巧，细心思惟，明了诸法。童子父母，营事家业，皆悉咨问，尔乃造作。

尔时王舍大城，去城不远有一聚落，名拘离迦。于彼村内，有一种姓大婆罗门居士，是大居士，依彼村住，大富饶财，乃至彼家，犹毘沙门天王宫殿，无有异也。彼婆罗门，产生一子，名拘离多，容颜端正，众所乐观，一切书论，皆悉通晓，复能教他，乃至能了丈夫之相。其优波坻沙童子，共为亲

友。时彼二人，互相爱念，常怀欢喜，和颜悦色，若少时别，大生愁恼。彼等往昔千生之中，爱恋相缚。而有偈言：

「宿世因果相熏习， 二心展转互相亲，
以如是等爱心故， 犹如莲花生在水。
优波低沙拘离多， 彼二递互相爱敬，
若经少时不相见， 腹中烦惋自懊恼。」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八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舍利目连因缘品下

尔时，王舍大城去城不远，有一山，名祇离渠呵。于彼山中，常有一时施設大会，其会即名祇离渠呵；复有山，名离师祇离，亦常设会，其会亦名离师祇离；复有一山，名倍呵罗；如是般涂山，如是毘富罗山，各有一会，其会亦名毘富罗等，如是彼山。祇离渠呵，随节设会，于彼会处，聚集大众。时有无量千数无量百千数，乃至亿数人民交集，乘种种乘，所谓象马车步，从八方来，欲观彼会。其王舍城一切人民，莫不皆出，于彼时间去王舍城那罗陀村，去拘离迦聚落可半由旬。时低沙童子，作是思惟：「我于今者，可至祇离渠呵处，诣彼观看，若至彼者，令我必当克获一事，谓心厌离。」于时优波低沙童子乘四象车，从那罗陀聚落而出，至祇离渠呵设会之所，为观看故。其拘离多童子亦作是念：「我于今者，可往诣彼祇离渠呵大会之处，乃至心生厌离。」乘其象背，渐进行，是童子前使诸人戏，或歌或舞，从拘离迦聚落而出，至祇离渠呵设会之处，为观看故。

时，彼二人颜容端正，能悦人心，乃至技艺，莫不了达，堪为众首。时彼会中，敷诸高座，彼人至已，各升高座。是时优波低沙童子，见彼大众，以种种伎，作诸音乐，或歌或舞，嬉戏受乐。既见此已，即作是念：「此事希奇未曾有也。今是人民，乃能于此苦恼之中、诸秽浊内、衰老垢处，受乐放逸。如是病垢，无有安隐，如是死秽，命非久长；如是大众，而生乐想，放

逸自恣，种种歌舞，作众音乐，受诸戏乐。」时优波低沙，观大众已，作如是念：「过百年已，如是大众，无一在者。」作是念时，即生悔恨，不生欣慕，便从胜座，安徐而起，渐离会处，至空闲林，诣一树下，怅快而坐，诸根闭塞，思惟禅定。

时，彼会中有一技人，以戏弄故，令大众喜。时拘离多童子，见彼大众呵呵大笑，即作是念：「今此大众，于百年已，颌车颊骨，更可合不？」作是念已，生大忧苦，不生贪乐，便从坐起，觅优波低沙童子，即作念言：「优波低沙童子，今何所在？」四向顾觅，遥见优波低沙童子，在彼林树，安坐思惟，其心不乐，诸根闭塞，思惟念定。顾瞻见已，即便诣彼，而白言曰：「汝今何故，其心不悦，于此之处，独坐思惟？汝于今者，得无灾怪不祥之恼殃苦事耶？」即说偈言：

「鼓瑟等音声， 男女歌咏声，
应听是妙音， 何故不生乐？
此时应欢喜， 勿得怀忧恼，
此是受乐时， 非应作啼哭。
但听是音声， 如天玉女作，
此会如天会， 何故情不欣？」

尔时，优波低沙童子，告拘离多童子：「奇哉亲友！汝见如是大会事不？以于种种音声歌咏，受大喜乐，是大会众，于百年已，无有一在。」即说偈言：

「众人贪爱境， 是境不能救，
诸物不久固， 愚痴辈何乐？
此诸众生等， 染着五欲心，
不久堕地狱， 命终成灰土。
我今心内无一欣， 恐怖愁忧甚增长，
汝等音乐虽有乐， 如我意见乐法心。
天人修罗紧那罗， 多时心中受欢乐，
不能厌离便命尽， 是故我应修法行。」

尔时，拘离多童子复白优波低沙童子言：「优波低沙！我之心念，亦复如是。」即说偈言：

「苦乐相同者，
智者所赞叹，
汝欲心所好，
宁可共汝死，
忧喜亦复同，
今我亦同汝。
我意亦当随，
不欲生离汝。」

尔时，拘离多童子复问优波低沙童子言：「我等今者欲何所作？」时优波低沙童子报拘离多童子作如是言：「知友若尔，今者我等，应当出家求胜甘露。」时拘离多童子便报优波低沙童子作如是言：「如汝意乐，我亦随喜。优波低沙！我等今者，既已舍家，宜从此去求索出家。」时优波低沙童子告拘离多童子言：「汝拘离多！应当知时，我等今者，众人识知，若家不许，谁度我等？彼恐父母，生留难心。我等于今，宜咨父母。」时二童子，遂从众会，还至家中。尔时，优波低沙童子，诣父母所，而白言曰：「善哉父母！我今意者，乐欲出家，唯愿听许。」尔时，父母私共评论：「今者家内，谁为继嗣？一切资生，以谁为主？如是童子！我等爱念，将欲舍我，出家求道，我有何心，而能别彼？」于时父母共评论已，即告优波低沙童子言：「童子！我等今日虽有众子，于汝偏爱，暂时不见，生大忧恼，常乐见汝，不欲相离，汝从生来，未曾勤苦，如我等意，乃至绝命，不欲相离，况我现存而当相放？若许出家，终无是事。」如是二请，乃至三请，亦不听许。如是三请，不蒙许已。尔时，优波低沙童子，既不蒙许，遂于一日，不饮不食，乃至七日。尔时父母、一切亲属及诸知识，各共集会，白父母言：「善哉圣者！汝等应许优波低沙舍家出家，其人若得舍家出家，乐彼求道，容存活路；身命若存，汝等何忧而不见耶？若不乐彼会自当归，勿令汝前取命终耳。」尔时，童子父母即告言曰：「若必然者，我今听许。」尔时，拘离多童子即诣父母而白言曰：「善哉父母！我今将欲舍家出家，唯愿听许！」是拘离多父母，唯有一息，爱之甚重，不欲暂舍，若少不见，生大忧愁。时，拘离多童子父母，昔于家内先有要誓：「汝等家内大小，于拘离多童子边有所作者，勿得违也。凡所发言，皆悉从命。」于时彼等善知时已，告拘离多童子言：「随汝意乐，任情所作。」

尔时，王舍大城有一外道，名波离阁婆删阁耶，住在彼城，有五百眷属。尔时，优波低沙童子及俱离多童子未有归依，不知何去？时二童子，遂剃须发，于删阁耶(隋云彼胜)外道之所，出家学道。时彼二人，念行捷利，少欲知足，智慧深远，其删阁耶毘罗瑟智(隋云别异杖)之子，遂向二人，说已道术，种种技艺，医方药草，非想禅定。时二童子既闻是已，于七日七夜，皆悉通达。时彼二人通达是已，于波离阁婆删阁耶外道之所，及五百眷属，为教授师。

时彼二人，如是次第，主领大众。虽复如此，而于内心，未得安静。时优波低沙童子，告波离婆阇迦(隋云远离)拘离多曰：「善哉拘离多！此删阇耶波离婆阇迦法，不究竟穷尽苦际。拘离多！汝应共我更求善师。」时拘离多波离婆阇迦童子，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阇童子言：「如优波低沙所言，我不违也。虽然，此师亦复不得全弃舍之更余别觅。」时彼二人，同心立誓：「我等二人，若复更得胜是师者、为我等说甘露胜道者，必相启悟。」

尔时世尊因频婆娑罗等，教化十二那由他众生已，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之内，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皆悉剃发，舍家出家。

尔时，有一长老比丘，名优婆斯那，威仪庠序，诸比丘中，最为第一。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于其城中，次第乞食。（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

（自余诸师，又复说言：「时阿输波踰祇多(隋云马星)，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入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食，威仪庠序，进止有方，着僧伽梨及涅槃僧，严持食器，皆悉齐整，巧摄诸根，安心视外思惟诸法，正念直行。」）

尔时，王舍大城一切人民，目所见者各共评论，而说偈言：

「巧摄诸根识， 进止恒静定，
含笑出美言， 此必释种子。」

尔时，优波低沙童子见彼长老阿湿波踰祇多比丘，于王舍城次第乞食，威仪庠序，进止有方，着僧伽梨及涅槃僧，严持食器，悉皆齐整，巧摄诸根，安心谛视思惟诸法，正念直行而为诸人，说此偈故。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即作是念：「世间所有诸阿罗汉，一切圣人及成向道。今是大德，应在一数，我当诣彼问其心疑。」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复作是念：「若往问者，今非其时。所以者何？以乞食故。夫求法者，应舍我慢，宜当随逐诣何方所。」作是念已，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即随后行，观觅去所。

尔时，阿湿波踰祇多比丘，从王舍大城乞食已，持食出城。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即诣大德阿湿波踰祇多比丘之所，到已共彼长老阿湿波踰祇多比丘，对自慰喻，共谈说已，却住一面。

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白大德阿湿波踰祇多比丘言：「仁者！汝是正师，为当是他声闻弟子耶？」说是语已，时长老阿湿波踰祇多，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言：「别有大师，我是余尊声闻弟子。」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问大德阿湿波踰祇多比丘言：「大德！汝师是谁？依谁出家乐谁法行？」

尔时，世尊初成正觉，时诸人辈皆悉号佛，为大沙门，是摩诃沙门也，作是名号。尔时，阿湿波踰祇多大德比丘，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言：「善哉仁者！有大沙门！是释种子，于释迦种类，于彼出家。彼是我师，依彼出家，喜乐彼法。」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复白大德阿湿波踰祇多言：「善哉仁者！彼汝大师，颜容端正，于汝胜不？所有德术，亦胜汝耶？」

尔时，长老阿湿波踰祇多即说偈言：

「如芥对须弥， 牛迹比大海，
蚊虻并金翅， 我与彼亦然。
假使声闻度彼岸， 成就诸地犹弟子，
于彼佛边不入数， 与佛世尊威德别。」

「然彼我师，于三世法，皆悉明了，得无碍智。仁者！我师于一切法，事皆成就。」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白大德阿湿波踰祇多言：「仁者！汝师说何等法？论何等事？」即说偈言：

「我见斯威仪， 身心甚寂定，
是故我疑网， 愿为说是事。
汝今莫疲倦， 我心怀疑网，
汝师说何法？ 愿为解说之。」
见是婆罗门， 恭敬起是问，
报言：「我师者， 甘蔗种大姓，
一切智无胜， 是我无上师。」

尔时，大德阿湿波踰祇多告忧波低沙言：「仁者！我生年幼，学法初浅，少知少闻，岂能广说？今当为汝略言之耳。」尔时，忧波低沙白阿湿波踰祇多言：「善哉大德！要略说之，如我今者不好多语。」而说偈言：

「我唯取真理， 不好名与句，
智者爱实义， 依义我修行。」

尔时，大德阿湿波踰祇多，告忧波低沙言仁者：「我彼大师，说因缘法，谈解脱路，我师偈说如是之法。」（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迦叶惟师又复别说。）「是义云何？」「仁者！我师说是法句：

「『诸法从因生， 诸法从因灭，
如是灭与生， 沙门说如是。』」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善达文字之法。时大德彼阿湿波踰祇多比丘，能解文义，又能摄彼义及文字，是何多耶？

「诸法因生者， 彼法随因灭，
因缘灭即道， 大师说如是。」

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观见如此法行之时，即于是处，远尘离垢，尽诸烦恼，得法眼净，诸有为法，皆得灭相，如实观知。譬如净衣，无有垢染，远离黑膩，易受染色。如是如是，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观此行法，即于是处，远尘离垢，乃至如实观知时已。彼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如实观见彼诸法已，得诸法已，观诸法已，入诸法已，度诸法已，无复疑网，是非之心，皆悉灭没，得无畏地，不随他教，自然能知如来法已。即说偈言：

「如是之法行， 如我所得者，
数劫那由他， 未曾得此法。」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已见诸法，已得诸法，已得生智，舍三奇木，整理衣服，向大德阿湿波踰祇多，顶礼足下，礼已还起，右遶三匝，从是别去，诣拘离多波离婆闍迦所。到已，其拘离多波离婆闍迦，遥见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面目清淨，仪容光泽，见已白言：「仁者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汝于今者，诸根已淨，皮肤光泽，面目清淨。汝于今者，颇证甘露不？颇得甘露道耶？」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告拘离多波离婆闍迦言：「仁者！我已值遇甘露胜法，得甘露道。」时拘离多即报彼言：「仁者！如是甘露谁边

所得？」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报言：「仁者！我于彼大沙门边所得。」拘离多波离婆阇迦复言：「仁者！彼大沙门，说何等事？论何等法？汝于今者，云何而得甘露胜道？」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向拘离多波离婆阇迦，而说偈言：

「诸法因生者， 彼法随因灭，
 因缘灭即道， 大师说如是。」

尔时，拘离多波离婆阇迦闻是偈已，即于是处，远尘离垢，尽诸烦恼，得法眼净，一切行法，皆得灭相，如实能知，如实能解。譬如净衣无有垢染，远离黑膩，易受染色。乃至如实能观知己，而说偈言：

「如是之行法， 如我今所得，
 数劫那由他， 未曾获此法。」

时，拘离多复以偈颂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言：

「汝遇甘露故， 面目净光泽，
 汝赞说是法， 闻已得净眼。」

尔时，拘离多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言：「善哉仁者！速往速往，宜从此到大沙门所，当行梵行。彼佛世尊，是我教师。」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告拘离多言：「仁者！我等今日不得失恩，应诣本师删阇耶所。何以故？彼于我等，多作利益，先于我边，有大重恩，救度我等，令得出家，应诣彼别。又复五百眷属徒党，依附我等，修学行法。须告彼知，若彼印可，我亦共行。」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共拘离多波离婆阇迦，往诣彼师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边，到已白言：「善哉仁者！我等今欲至大沙门佛世尊所行于梵行。」时删阇耶波离婆阇迦，告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等言：「仁者！彼所莫往，我共汝等，教习此众。」如是第二，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复告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言：「善哉仁者！我等欲去至大沙门佛世尊所行于梵行。」时删阇耶波离婆阇迦，再语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等言：「仁者！莫至彼所，是诸弟子，付嘱于汝，我于今者，独到一边，纵情无预。」如是第三，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共拘离多波离婆阇迦等，语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言：「我等不欲是诸

弟子，但我唯愿速诣彼师大沙门边，行于梵行。彼大沙门，是我世尊，是我教师。」说是语已，即于此处，背删阇耶而去不还。

尔时，彼五百波离婆阇迦外道之众，即作是念：「此优波低沙、拘离多是二人等，多解多知，聪明细意，我等多年，疲劳励意，读诵技艺呪术等事。然是二人，于七日七夜，一切通达。此非凡庶，此等应晓能求胜处。若彼求处，我亦随求，其所行法，我亦当行，所修梵行，我亦随修。」作是思惟已，便即随行。时删阇耶波离婆阇迦，复告于彼大众言曰：「汝等人辈！莫去莫去。」虽复如是言说遮断，不能留碍，遂尔而去。时删阇耶波离婆阇迦，即作是念：「今此大众，必定舍我。」以此大众舍离因缘故大愁恼，即从口中吐大热血，而取命终。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与拘离多波离婆阇迦，将五百眷属，诣迦兰陀竹林之处。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应善知时，于此院内，须敷净座。」彼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时诸比丘即为世尊，于其院内，敷设净座，世尊于是坐彼座。时，长老憍陈如，遥望见彼优波低沙及拘离多二人，与彼外道徒众左右围遶，欲来至已，即白佛言：「世尊！今此二人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拘离多波离婆阇迦等，有大技艺，多闻多知，于诸道术，无复疑网，名闻流布，遍至四方。今若来至世尊前者，如我意见量此二人，决欲共佛论议来也。」作是语已，佛告长老憍陈如言：「汝憍陈如！我今知彼二人之心，求胜故来，不以论议。」

尔时，世尊遥见彼等优波低沙波离婆阇迦、拘离多波离婆阇迦等二人因缘，而说偈言：

「见诸圣为乐， 共居亦复乐，
 不见群痴辈， 是则名常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见此二人波离婆阇迦，一名优波低沙、二名拘离多不？」时诸比丘而白佛言「见也。世尊！」佛复告彼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今此二人，是我声闻弟子之中，各有第一：一者智慧第一，二者神通第一。」而说是偈言：

「彼等遥见二人来， 弟子围遶及眷属，
 云雷尊音告比丘： 『如此二人外道生，

今来诣我大众处。 汝等比丘应当知，
一者智慧最为胜， 二者神通复第一。』』

时，佛复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一切过去，所有诸佛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于此声闻大众之中，更无胜也；今此二人，当亦如是。诸比丘！若未来世诸佛如来．三藐三佛陀，更无胜我，今此一双声闻弟子。汝等比丘！亦可敷设，宜令彼坐。」而有偈说：

「二人牛王得深智， 已舍一切诸邪道，
虽未至此大林中， 世尊遥授彼人记。」

于时二人渐进而来，欲到彼林，遥见长老阿湿波踰祇多，在一树下，视地经行，即诣彼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时憍陈如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此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等，舍彼胜生放荡之处及多闻处，发最上心，于长老阿湿波踰祇多所，起最下心。」作是语已，佛告长老慧命憍陈如：「夫有智者，随得智处，常起报恩，系念不忘，若少得恩，常忆无失，况多得也？憍陈如！是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等，于阿湿波踰祇多所，得法眼净。」以是因缘，说此法句：

「诸佛所说法， 谁边听解知，
是处起恭敬， 如梵志事火。」

尔时，优波低沙波离婆闍迦等，与诸波离婆闍迦等，诣向佛所，顶礼佛足，长跪白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欲世尊前出家修道。唯愿世尊！听我出家，受具足戒。」佛告彼言：「善来比丘！今来入我自证法中，行于梵行，尽诸苦故。」作是语已，彼诸比丘，自然即得三衣着身，各执瓦钵，须发自落，状如童儿初剃其发始经七日。时诸长老，即成出家，具足众戒。

尔时，长老优波低沙在佛右边，长老拘离多在佛左边，各坐一面。而是长老优波低沙，从出家后，始经半月，尽诸结漏，现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罗蜜，证罗汉果。时拘离多，止经七日，即尽结漏，现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罗蜜，证罗汉果。

时，彼长老优波低沙及拘离多等，如是因缘渐次而有五百眷属，悉得出家，成具足戒。

尔时，长老优波低沙母名舍利(隋言鸚鵒)，以是因缘，世间号曰舍利弗多(弗多者隋言子)，其彼长老目捷连延，是彼种姓，以是义故，世间号曰目捷连延。又复，世尊而记之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大智慧者，舍利弗多最为第一。神通之内，目陀捷连最为第一。」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其长老舍利弗、目捷连等，彼于往昔，种何善根？乘是因缘，今得出家，具足众戒，证罗汉果？世尊复记：『于大智慧声闻之中舍利弗胜，神通之中目连为最。』」作是语已，佛告比丘作如是言：「诸比丘！我忆往昔，于波罗[木*奈]城，时有二人，一者是兄，二者是妹，其兄名曰苏毕利耶(隋言善爱)，其妹亦名苏毕利耶。时兄善爱，舍家出家，既出家已，即得成其辟支佛道。其妹善爱，于波离婆阁迦外道之中，出家学道。其兄善爱辟支佛尊，于一时间，往诣外道妹善爱所，既到彼已，敷座而坐。其妹善爱，备办百味饮食之具，手自供设，令食饱满饭食已讫，复持一刀及以一针，奉施其兄辟支佛尊。其辟支佛饭食已讫，将妹善爱所施之物刀子及针，于彼妹前，飞腾而去。其妹善爱，眼自见彼尊者辟支佛腾空而去，欢喜踊跃，遍满身心，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遥敬礼彼辟支佛尊，寻作是愿：『愿我将来值是教师及胜此者，彼所说法，速得解悟，不生恶道，如施利刀无不割者，以此断割因缘业故，令我来世一切烦恼，莫不断坏。又如此针，遍能贯穿，令我来世一切烦恼，具足穿彻。』汝等比丘！于彼时中，善爱外道波离婆阁迦施辟支佛刀子及针，岂异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

「复次，诸比丘！我念往昔，波罗[木*奈]城，有一商人，恒于大海，捕螺而卖。是时商人作如是念：『我今所作求财自活，是大苦业，今日应造将来世因功德之事。』时波罗[木*奈]，有辟支佛依城而住。时辟支佛，日在东方，于晨朝时，着衣持钵，便往入于波罗[木*奈]城，于其城内，次第乞食。卖螺商人，遥见尊者辟支佛来，威仪庠序，进止安审，舒颜平视，既见此已，心得清静，即为作礼，请辟支佛，往诣其家，尊重供养，施诸肴饍，供给所须。时辟支佛，受彼所施饭食已讫，而辟支佛，理无说法，唯以神通，而用化物，不以余法。时辟支佛，受彼商人供给所须饭食讫已，怜愍彼故，即从是处，飞腾虚空。时彼商人亲自遥见辟支佛尊腾空飞已，欢喜踊跃，遍满身心，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遥向顶礼彼辟支佛，遂发是愿：『愿我将来，值是教师或复胜者，彼所说法，速得领悟，生生之处，勿堕恶道，如彼所得，愿我亦得，同是圣者，腾空飞行，令我将来，亦复如是。』汝等比丘！于意云何？彼时人捕螺而卖以自存活，后时供养辟支佛者，岂异人乎？即目捷连比丘是也。」

「诸比丘！此舍利弗、目犍连延，往昔种彼诸善根故，今得出家，证罗汉果，我复授记：于我声闻诸弟子中，智慧胜者，舍利弗是；神通胜者，目犍连是。」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九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五百比丘因缘品第五十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舍利弗有五百波离婆阇迦删阇耶弟子，已堕邪见旷野嶮道，行颠倒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将诣佛所，佛见彼已，教舍邪见旷野嶮难，于诸苦中而得解脱？」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

「汝诸比丘！是舍利弗，非但今日将五百删阇耶弟子波离婆阇迦，堕大邪见旷野嶮路，行虚妄行，还复化令来至我所，得免邪见虚妄颠倒，于苦恼中而得解脱。往昔亦当将领如此五百人等，堕厄难中，时舍利弗亦复将导来诣我所，我于彼时，亦救彼厄，免诸苦恼。」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为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马王，名鸡尸，形貌端正，身体白净，犹如珂雪，又若白银，如净满月，如君陀花，其头绀色，走疾如风，声如妙鼓。于彼时间，阎浮提有五百商人。时诸商人，欲入大海，办具资粮，持三千万、种种货物；复持十万以为资粮，拟于道路，兴贩取利；复有别财，用拟船师。如是具办渐渐而行，到大海际，即祠海神，备诸船舶，复雇五人，其五人者，一者执船，二者持棹，三者抒漏，四者善巧沈浮，五者船师。是诸人等，又相告语：『所有罪过，清净忏悔。』又复教令入海之法，然后始入，求觅珍宝。时诸人辈，至其海内，忽值恶风，吹其船舫，至罗刹国。时罗刹国，其国多有罗刹之女。是时船舶欲到彼国，大风飘搏，船悉破坏。时诸商人，各运手足，截流浮去，欲诣彼岸。时罗刹女，闻彼大海有船破坏，罗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时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娱，欢喜踊跃；时罗刹女，已共商人，生男生女，方始将彼诸商人辈，置一铁城。既

安置已，变化本形，令使端正可熨过人，纔不及天，或作童女，或复化作不久嫁形，化是身已，香汤澡浴以香涂身，着种种衣，种种璎珞，庄严其身，首戴种种妙花天冠，一切身处，垂诸花璎，以为旒苏。复以妙花，庄按其身，花为璎珞，于花鬘处，悬以宝铃，捷疾走行，诣商人所。到其所已，语诸人言：『是诸圣子莫有恐也，诸圣子等莫有愁也。过汝手来，过汝臂来，过汝腕来。』是时商人，穷极护命，恐怖畏死，遂于彼所，起实女想，与其手臂。时罗刹女，渡诸商人于大海中，既渡之已，慈言哀愍，语诸商人：

『善来圣子！从何远来？汝等圣子！来与我等可为夫也，怜愍我等，为我作主。我等今者无人爱念，汝为我等作归依处，除灭我等忧烦愁恼，为我等辈当作家长，我等依法承事汝辈，不令亏失。汝诸圣子！可来我家，以欢喜心，受五欲乐。汝等勿忧，汝等勿怖，一切家业，我当备办，凡有所须，我等皆有。其海大神，必于我所，深生怜愍故将汝辈来我所耳。』

「尔时，一切诸商人辈，咸共告彼罗刹女言：『善哉姊妹！汝等安心，可少时住，乃至令我当散愁忧。』时诸商人，各住一厢，其心恻怆，举声啼哭，或有人言：『呜呼父母！』或有唱言：『呜呼兄弟！』或复唱言：『呜呼姊妹！』或复唱言：『呜呼所爱诸亲眷属！』或复唱言：『呜呼宗族！我等今者已离亲戚。』或复唱言：『我等今者离所爱恋。』或复唱言：『呜呼妙地阎浮境界！』作如是等悲号啼哭种种之声。又相告言『呜呼裁忍！』作是语已，各吐热气，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诣罗刹城渐渐而行，未到彼城，于其中路，见有一所，其地宽广，皆悉平正，无有荆棘沙砾瓦石，一切尘土皆悉无有，生诸青草，其草繁茂，甚大佣直，可爱可乐。有好树林，其林花果，枝叶扶踈，状若青云璎珞垂布，是大林处，广大无边。时彼林所，一切树木，我今当说。

「那迦多摩罗树，迦尼迦罗树，阿湿波他树，尼拘陀树，乌徒婆罗树，波罗叉树，可闍啰树，迦离啰等。种种诸树。

「复有种种香花之树，弥满彼林，其花树者，所谓阿题目多迦花树，瞻波迦花树，阿输迦花树，波多罗花树，波利师迦花树，拘兰荼迦花树，拘毘陀罗华树，檀奴沙迦梨迦花树，目真邻陀花树，苏摩那等，种种花树。彼等诸树，或始出萌者，或有已成萌者，或复欲开敷者，或已成华，或华开已而萎落者，有如是等香华杂树。复有种种诸果子树，所谓庵婆罗树，阎浮果树，俱闍果树，破那婆树，镇头迦树，呵梨勒树，毘酰勒树，庵婆勒树，有如是

等种种果树。其诸果树，或生或熟，或有成熟始可食者，或有过熟已堕落者，或始花者，复有如是种种诸树。

「复有诸鸟游集其上，所谓鹦鹉鸚鵡等鸟，俱翅罗鸟，孔雀王鸟，迦陵频伽鸟，命命鸟等，如是无量种种诸鸟。

「复有种种杂花池沼，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如是等花弥覆池上。于其池中，复有诸鸟，所谓鸿鹄鳧鴈昆仑鸳鸯等鸟，游戏池中，光严彼池，观者欣悦，能灭忧烦。其罗刹城，四壁洁白，状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遥观者，乃见彼城，如白云队从地涌出。其诸城上，复有楼阁，种种却敌，周匝女墙，四厢隍壑。其壑岸上，栏楯围绕，或有楼阁。其楼阁中，有诸窻牖，复有天宫台殿堂阁，栏楯齐整。其诸阁道，微妙端严，宝帐帟盖，弥覆其上。其城周匝，建诸幢幡，施設宝案，于香炉中，烧诸妙香。

「尔时，诸罗刹女将诸商人，向彼城已，教脱旧衣，以诸香汤，沐浴其体，令坐种种妙胜之座，以五欲具，而娱乐之，五音诸声，于前而作，以如是等种种方便，经于久时，受大快乐，欢喜悦念，迭相娱乐。后时彼诸罗刹女等，告诸商人：『善哉圣子！是城南面，不得从彼出向某处。』时诸商人，有一商主，智慧深细，聪明利见，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此之诸女，断我等辈，于南面处，不听行过，诣于彼所？我应可伺诸女睡卧如是之时，寻于此道，往至其女所禁之处，次第观看，欲知彼处善恶之事，若其知己，即当如事应行方便。』

「尔时，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诸罗刹女等卧睡眠已，遂从卧床安详而起，不令有声，即执利刀，从家而出，寻逐意趣，渐渐前进。至于少地，见一微径恐怖之所，无有草木，甚可畏惧，乃闻有人大叫唤声，状如叫唤大地狱中苦痛之声。闻此声已，遂大怖畏，身毛皆竖，默然而住，良久喘定，渐安身心，气力稍增，还诣彼道，渐渐复进。其路未远见一铁城，其城高峻，乃是所闻声出之处。诣彼城已，周匝巡行，而不见门。到于北面，见有一树，名曰合欢，近城而生，其树高大，出于城上。时彼商主，见斯树已，即上其树，观看城内，见彼城中，多有人死，过百余数，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断，半身支解，或有饥渴逼恼而坐。或复消瘦，唯有筋骨，眼目欠陷，如井底星，迷闷在地，头发蓬乱，尘土全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缘，作大叫唤，如阎罗王所居之处，见诸众生，受大苦恼。是大

商主，见是事已，亦复如是生大恐怖，身毛皆竖。时大商主，复经少时，安心定意，恐怖稍除，气力渐生，即以手捉合欢树枝而摇动之，一枝动已，举树枝叶互相振触，而有声出。

「尔时，受苦诸人等辈，闻是声已，仰观城上，见彼商主在合欢树，见已悲呼！而问之言：『汝是谁也？为天耶？为龙耶？为野叉耶？为干闼婆？为阿修罗？为迦楼罗？为紧那罗？为摩睺罗伽？为帝释僮尸迦耶？为天尊大梵王耶？或能见我在于厄难，怜愍我辈故来至此，欲来救拔我等苦也。』时彼人辈，合十指掌，头顶遥礼，哀泣发声，仰面上观，作如是白：『善哉仁者！当于我辈，生大慈愍，脱我此难，我等皆是爱别离人，汝今应当济拔于我，作是方便，令我等辈还能到于亲爱之所。』尔时商主，从彼苦人闻是语已，鬻快不乐，身心悲恼，而报彼言：『是诸人辈当知！我今非是天也，亦非龙也，乃至我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辈，从阎浮提，兴生至此，为求财故，入于大海，我等将欲至于陆地，忽遇大风，船舶破散，值诸妇女，来至我边，济拔我等。从尔已来，我辈常共如是诸女，欢娱受乐。我今云何能济汝苦？』是时商主复问彼言：『汝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辈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复如是，从阎浮提，兴贩商贾，为财宝故，来入大海，欲至彼岸，遇值恶风，吹坏船舶。我等彼时，亦遭如是罗刹之女，济度彼难，亦复共我，受五欲乐。但闻汝等有如是声，是罗刹女即知大海有船破坏，于彼之时，将我等辈置铁城中。我等来日，行人同伴亦五百人，入此城来，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惟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辈和合，生于男女。彼罗刹女，语言微妙，其声婉媚，但彼女等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还食尽。汝诸人辈！慎莫共彼受乐娱乐。何以故？彼甚可畏，无爱心故。』是时商主，复问彼言：『诸人等辈！颇有方便，得脱如此罗刹难不？』彼即报言：『有一方便。』商主复问：『方便如何？善哉为说。』彼等报言：『十五日满四月节会大喜乐日，月与昴宿合会之时，有一马王，名曰鸡尸(隋言多发)，形貌端正，见者乐观，白如珂贝，其头紺黑，行疾如风，声如妙鼓。彼所停处，乃有粳米，自无糠粃，甚大鲜白，香美具足，彼马所食。食是米已，来诣海岸，露现半身，口出人声，而作是言：「谁欲渡彼大碱苦水？」如是三说，「我今当令安隐得渡碱水彼岸。」汝等若值如是马者，即得免难，唯有此事，更无余也。汝等！若欲脱诸难者，勿泄此言。』商主复问：『汝等颇复曾见鸡尸马王如此已不？汝若见者，何不亲近？汝若亲近，何不渡汝？汝初得闻，从谁而闻如此之事？虚也实也？』彼等报言：『善哉仁者！我从虚空，闻如是声：「阎浮提内，诸商人辈，愚痴无智。所

以者何？不能至彼昴月交合十五日满是大节会欢乐之时，四月节中，不能诣彼北道而行，若行彼处，应见马王，形貌端正，观者无厌，食净粳米，从于彼处，来诣海岸，露现半身。日别三时，唱如是言：『谁欲渡彼大鹹苦水至于彼岸？我能安隐渡之令过，从于此处得至彼岸。』」众人闻已，而有信者，寻虚空声，诣于北道马王之所。虽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复还归。我等皆由爱罗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时商主，复问彼言：『汝等去来，可共诣彼马王之所？』彼等报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长，掘地欲出，其孔还合，我等是处，无解脱期，我辈必为罗刹女食，何当得见彼亲眷属？汝等人辈！慎莫放逸，随意所去，速诣父母及自眷属，还归本乡。唯愿汝等！心意和合。我等人辈，本生某处，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处，为我等辈，问讯父母及余诸亲朋友知识。』作是语已，复告彼言：『汝等后时，更莫发心向彼大海。何以故？于大海内，有诸恐怖，所谓海潮，或时黑风，水流漩洄，低弥罗鱼蛟龙等怖，诸罗刹女，如是等怖。大海之中，多种畏难。汝等人辈！但在彼处，以诸方便，随宜活命，乃至佣力，亦可存济，以是方便，得共父母妻子眷属，不复分离，能行布施，多造福业，严持斋戒。』

「是时商主，闻彼语已，生大恐怖，遂即从彼合欢树下。下彼树时，彼诸人辈，一时发声，叫唤啼哭：『呜呼大苦！呜呼极苦！阎浮提内微妙之地，何当复能得见彼处？我若本知有是厄难，宁住在彼，漚噉牛粪，用为活命，不为求财而来此也。』尔时商主既下树已，依着来道，还向本处，见彼等辈，诸罗刹女，犹故睡眠。商主尔时，还即眠卧，至于天晓，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诸商人辈得知此事，而不令彼罗刹女觉？我今若当輒出是言向彼说者，是即漏泄，若其漏泄令彼罗刹诸女闻者，恐将我等至厄难处。我之此语，应须隐默，乃至四月，临当节会大欢乐时，马王来日，乃可出言而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说：

「『凡于知识处， 轻陈心实者，
 其事当泄漏， 闻者各各传，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恼。
 故有智慧者， 惟不漏其言。』

「尔时，商主思惟是已，隐默而住，乃至四月欢乐会时，方始告彼诸商人言：『善哉诸人！汝等今者慎莫放逸，莫生恋着，勿生爱心，或贪妇女，或

贪饮食及余资财。我于汝等，极生怜愍，我今密语，欲相示告。汝诸人辈！若见诸女睡安隐时，可共集会，同向某处。』

「时诸商人，闻彼商主说是语已，犹如师子在于山林，忽大哮吼，有诸凡兽，在彼山边，闻其吼声，生大惊怖，各相谓言：『我等今者未脱大海可恶之事。』时彼商人过彼日已，遂至夜内，见彼罗刹一切诸女耽着睡眠安隐而卧，私密盗窃，从卧床起，各各咸共诣彼期处。诣彼处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见之者，愿为我说，或从他闻，怜愍我故，利益我故，愿为说之。』是时商主，报商人言：『汝等知时，密于是事，乃能为说。』彼等报言：『我等实语，闻是事已，皆悉密持。』

「尔时，商主即告彼等说前见事。诸商人等，从大商主闻是事已，忧愁不乐，甚大怅快，恐惧战栗，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当宜可速至彼马王所，愿我等辈，安置得达阎浮提内本生之处。』时诸商人并及商主皆共聚集，诣彼鸡尸马王住所。

「尔时，马王食彼无糠自然粳米清净香美，如是食已，至于海岸，露现半身，以人音声，而三唱告：『谁欲乐渡咸水彼岸？我当安隐负而渡之令到彼岸。』时诸商人，闻彼马王如是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合十指掌，顶礼马王，作如是言：『善哉马王！我等欲渡乐至彼岸，愿济我等，从水此岸达到彼岸。』尔时马王告诸商人：『汝等当知！彼罗刹女不久应来，或将男者，或将女者，显示于汝，慈悲哀哭，受于苦恼。汝等于时，莫生染着爱恋之心。汝等若起如此意言：「彼是我妇，彼是我男，彼是我女。」汝等假使乘我背上，必当堕落，为彼罗刹之所噉食。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许，我非彼物，非我男女。」于时汝等，设使以手执我一毛而悬之者，我于是时安隐将送汝诸人辈渡彼咸水，达到彼岸。』作是语已，是大马王告诸商人：『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执身分脚足支节。』时诸商人，或上背者，或执支节脚足分者，尔时马王负彼商人，出哀愍声，飞腾空里，行疾如风。

「尔时，彼诸罗刹女辈闻彼马王哀愍之声，复闻走声状如猛风，忽从睡觉，觅彼商人，悉皆不见。处处观看，乃遥见彼诸商人辈，乘马王上，或执诸毛鬣支节，乘空而去。既见是已，速将男女，驰走奔赴，至于海岸，发慈愍声，哀号啼哭，作大苦恼，各作是言：『汝诸圣子！今者舍我，欲何所去？令我无主，汝是我主，汝等于先堕在海难大恐怖中，我等渡汝，唯愿汝等与我为夫。汝等今者舍背于我，欲诣何所？汝等今者无恩无义，何故相弃而不

报恩？我等若当于圣子边，有所违犯，今乞忏悔，从今已去，不作诸恶。汝诸圣子！凡善男子，不得怀抱结恨愠恚，汝速回还，今何所诣？舍离我等。诸圣子辈！汝等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将去。』时罗刹女，虽作如是慈流言语，鸡尸马王，仍将彼辈五百商人，安隐得渡大海彼岸，到阎浮提。

「诸比丘！于汝意云何？若疑于时鸡尸马王，岂异人乎？勿生异念，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大商主者，岂异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五百商人，岂异人乎？即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于彼时，以此五百诸商人等至厄难处，堕于如是罗刹女边，后罗刹女复欲将彼随意处分。当于尔时，是舍利弗将诣我所。我于彼时，救其苦厄，得渡咸水达到彼岸。今者还复至删阇耶邪见旷野嶮难之中，乘虚妄路，舍利弗，于彼之处示教化已，将诣我所。我于邪见旷野之中，化令得脱渡生死海。诸比丘！如来乃往未得佛时，能作如是大利益事，是故汝等！当于佛所，应生尊重恭敬之心，生希有想。汝等比丘！应如是学。」

佛本行集经断不信人行品第五十一

尔时，婆伽婆度长老舍利弗及目犍连五百人等，得出家已，具足众戒，从摩伽陀国，次第游行，从一聚落，至一聚落，历诸村邑随意而行，渐渐归还到王舍城(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其迦叶惟师复作异说，乃言：「如来至南方山处处游行，而复回还至王舍城。」)于时多有大威神者，有大威力，诸善男子，于如来所行于梵行。于时多人，道说毁谤，各各唱言：「沙门瞿昙，当令我等无有子息，令我等辈，破家散宅，绝我后胤。沙门瞿昙！已度髻发一千人等，令遣出家。沙门瞿昙！从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边亦复劫夺五百弟子，令使出家。今者复有摩伽陀国诸大威德大威力等诸善男子，当至其所，行于梵行。」彼诸人辈，见诸比丘来于前者，各各说偈，而相谓言：

「是大沙门还， 踰南山诣此，
已度波阇等， 今复将谁去？」

尔时彼辈诸比丘等，闻诸他人说如是偈，心生惭愧，便至佛所竹园之内，以所闻偈而向佛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如是音声，不应多时唯至七日，七日之后是声自灭，于一切处，无复更闻。诸比丘！虽复有人向于汝等说如是偈：

「『是大沙门还， 踰南山诣此，
 已度婆阁等， 今复将谁去？』」

「作是语者，汝等应以如此偈答：

「『世尊大丈夫， 将人如法去，
 既有如法行， 智者何得违？』」

尔时，彼等诸比丘辈，于其晨朝，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之时，众人见者皆说此偈，而相告言：

「是大沙门还， 踰南山诣此，
 已度婆阁等， 今复将谁去？」

时，诸比丘即以彼偈，报诸人言。

时彼诸人闻是偈已，作是思惟：「沙门释子，凡所度人，教行如法，非不如法。」是故此声在于七日，过七日已，一切皆灭，于一切处，不复闻也。

◎

佛本行集经说法仪式品第五十二上◎

尔时，复有众多外道波离婆阁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为人说法，众人大集诣彼听受。以是因缘，诸外道辈波离婆阁迦等得大利养，恭敬尊重。于彼时间王舍大城摩伽国王频婆娑罗，于佛法中深生正信，作如是念：「今者外道波离婆阁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为他说法，多有人众，诣彼听受。以是因缘，诸外道辈大得利养，世人贵重供养恭敬。我于今者，亦集诸师，五日五日劝令说法，我应自往诣彼大会。彼大会内，若见我来时，一切人民，悉应来集。如是因缘，应令我师大得利养世间尊重。」思惟是已，至于佛所，具白斯事。

尔时，世尊因此起发，集比丘僧，而告之言：「汝诸比丘！我今已许五日五日令汝等辈集聚大会，为他说法，谈论法义。」时诸比丘白言：「世尊！何法当说？何法不说？」时，诸比丘问此事已，佛告大众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我今已许五日五日于其中间集聚众已，叹佛功德，叹法功德，叹僧功德，叹信功德，乃至略说，赞叹戒行多闻功德，叹行布施，叹行智慧，叹行

知足，叹行少欲，叹说头陀，叹说远离聚落城邑常在空闲，叹行妙行，赞叹利益，叹行精进，赞叹供养父母尊长，供养沙门及婆罗门，赞叹供养诸善知识，叹说善言，赞叹调伏诸根门者。赞叹节量诸饮食者，赞叹初夜及以后夜省睡眠者，赞生正念，赞相奉事。赞相咨问，赞闻领悟。赞受师教而不违背闻已奉行，赞闻法已而能正知，赞闻正法顺法而行。叹说念佛，叹说念法，叹说念僧，叹说念天，叹说念施，叹念寂灭，叹念阿那波那。叹说念身，赞叹恒念不净观想，叹念死想，叹念饮食作不净想。赞叹世间不可乐想，赞无常想，赞苦空想，赞无我想，赞叹断想，赞离欲想，赞叹灭想。及以赞叹观白骨想，赞叹骨离想，赞叹膨胀想，赞叹欲坏想，赞叹半噉想，赞叹散想，赞半烧想，赞烧赤想，赞可恶想。亦应赞叹念诸功德，亦应赞叹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道分，赞解脱门诸解脱分，赞八胜处，赞叹三明，亦应赞说六通功德。」

◎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说法仪式品下

尔时，诸比丘作如是念：「如来已许听我等辈五日五日聚集大会，应当赞说诸佛功德，乃至赞叹说六神通诸功德等。」彼诸比丘，五日五日遂即集聚，同发一声赞佛功德，乃至赞说六神通等功德之事。于时诸人各来听法，是时即有谈论毁訾，作如是言：「我等诸师，云何同出一音说法？譬如初学诸童子辈，合声唱读，无有异也。」时，诸比丘闻此诸人毁訾道说，来诣佛所，白如上事。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从今已去，制诸弟子，不得同声赞说法义，唯请辩才堪说法者。」

尔时，诸比丘或复请彼诸根闇钝及缺漏者，不具诸戒而演说法，乃至众人更复毁訾，种种道说，情不喜乐，而口唱言：「是诸师辈，尚作如是，况非师

者？」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往白佛。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请于诸根闇钝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说其法。从今已后，若请说法，应请妙行具足之人，于诸众内胜行成就。」乃至佛复唱其制言：「应当简择辩才知法，次第旧解阿含经等，请令说法，乃至众中多解阿含。」佛复告彼诸比丘言：「非但唯解阿含经者须请说法，复解修多罗及解摩登伽者，应请是人为众说法。若大众中，有诸比丘，解修多罗及解毘尼、解摩登伽，又于是中应当选择文字分明具足辩才。又于众中，现在比丘，多解文字，分明辩才，悉具足者，我今当听是等比丘，得从下座次第差遣为众说法。若一乏者，更请第二，第二疲乏，应请第三，第三疲乏，应请第四，第四疲乏，应请第五，乃至若干堪说法者，次第应请为众说法。有诸比丘，或在露地说法之时，或寒或热，我许造堂，堂下说法。若虽有堂露无四壁，风吹尘草，污诸比丘，我今当听起四壁障遮诸尘草。时，诸比丘在说法堂，若地不平，应以种种若麻若草，泥涂其地使令净好。」

尔时，诸比丘起说法堂泥地已讫，在说法堂，诵习经行，以尘污足；听许比丘，应须洗足。是时比丘，数数洗足，脚足痛故，乃至佛告诸比丘言：「应以香汤洒地，灭去尘埃。」灭尘埃已，其地亦干，还污其脚，乃至佛复告诸比丘：「我当听许，牛粪香水，以涂堂地。」于时水干，牛粪散坏，还复污足。佛复告诸比丘：「应取软草，或复麻等，以敷地上。」尔时众人，见彼法师辩才具足能演说法，即持香花而散其上。时，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厌离。何以故？以佛断故，出家之人，不得将持涂香末香及诸香鬘。时诸人辈，闻见此事，毁訾说言：「是等比丘，如是供养，尚不堪受，况复胜者？」时，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其有诸白衣檀越，以欢喜心，以吉祥故，持种种香花涂香末香及诸华鬘，散法师上者，应当受之。」是时白衣诸檀越等，遂将种种资财宝物，及袈裟等供养法师。是诸比丘，恐惧惭愧，不受彼物。世诸人辈，毁訾谈说：「是辈沙门，诸释子等，若干轻物，尚不堪受，况复胜者？」

尔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往白佛。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有俗人，持诸财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师，为欢喜故，我许舍施；若有须者，听其受取；若不须者，我许送还。」

尔时，诸比丘于说法时，取大部党闇诵者多，或复一月不能得竟，止欲休罢，恐怖惭愧，止欲诵彻，身心疲殆。时，诸比丘具白上事。尔时，佛告诸比丘言：「为众说法，应当知时。」

尔时，诸比丘说法之时，以微妙音，演说法义。时有比丘，恐怖惭愧，具白世尊。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今听许，以微妙音而演说法。」于时比丘，取诸经中要略义味，而为他说，不依次第。于时比丘，惭愧恐怖，虑违经律，具以白佛。于时佛告诸比丘言：「我许随便于诸经中择取要义，安比文句为人说法，但取中义，莫坏经本。」于是法师说法之时，大众集会其声不显，不能令众爱乐欢喜。时，诸比丘具白世尊，佛告诸比丘：「我今已许，于大众中，敷设高座，应请法师，升座说法，令众悉闻。」又时聚会，其众更大，说法诸师声犹不彻。时，诸比丘复往白佛。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须更倍敷设高座，使说法者升是座上。」尔时大众，倍更增多，声犹不彻。时，诸比丘复往白佛。佛言：「我已听许，比丘或立或行，随便说法。」时诸比丘集一堂内，有二比丘，演说经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内，各别说法，犹故相妨，此堂之内，将引比丘往诣彼堂，彼堂之处，有诸比丘，迭相诱接，令诣此堂往来交杂，遂乃乱众，人或去来法事断绝；或有比丘，于此法门，不喜闻说。时，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说法，亦复不得二堂相近使声相接，以相妨碍，亦复不得彼诣此众此诣彼众，亦复不得增恶法门，不喜闻说，若憎恶者，须如法治之。」

是时，众中无有法师，诸比丘等，具以白佛。佛告诸比丘：「若无法师，应请诵者升座诵之。」是时众中无诵经者，而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诸比丘：「我今听许，次第诵之，或从上座，次第差诵，或从下座，次第差诵，乃至读诵一四句偈。」尔时，诸法师读诵经时，犹如俗歌而说其法，是故为人毁訾讥论：「如是说法，似我俗人歌咏无异。剃头沙门，岂如歌咏而说法也？」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将白佛。佛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依世歌咏而说法者，而有五失。何等为五？一者自染歌声；二者他闻生染而不受义；三者以声出没便失文句；四者俗人闻时毁訾讥论；五者将来世人闻此事已，即依俗行以为恒式。若有比丘，依附俗歌，而说法者，有此五失，是故不得依俗歌咏而说法也。汝诸比丘！其有未解如上法者，若所游止，应先咨问和上阿闍梨等。」时有比丘，欲诣他方城邑聚落尔时，和上阿闍梨等语彼比丘：「如是长老！汝不须往。」时彼比丘，遂不取语，而诣彼去。至于中路，逢值劫贼，执捉比丘，以手及脚打蹈甚困，唯留残命，劫夺衣钵，然后放之。时彼比丘，既得回还僧伽蓝处，告诸比丘具陈此事。时，诸比丘将此白佛。

尔时，世尊因是事故，召集众僧，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和上阿阇梨，实不许汝诣远聚落游行以不？」时诸比丘白言：「如是，实不许也。」佛复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此事不善！和上阿阇梨既不许可，何故自专诣他聚落？」

「诸比丘！此有因缘。所以者何？我念往昔，此阎浮提内五百商人，是商人中有一商主，名曰慈者，最为导首。时诸商人，皆共集会，各相议言：『我等今可办具资粮入海之具，诣彼大海，为求财故，必应当获种种珍宝来还其家。所谓摩尼真珠珂玉、珊瑚金银，如是等宝，使我等辈，七世已来家内大富，住持资物，养育眷属，多作基业。』」

「尔时，彼等五百商人，具办所须入海，货物有三千万，持一千万，拟道路中资用粮食，又一千万，与彼商人，以为本货，第三千万，拟治舟船及船师价。具办是已，各各安心，受八关斋，既受斋已，各至己家，辞别父母妻子眷属。于时慈者，遂诣母所，具咨是事。其母是时，在楼阁上，新洗沐发，受八关斋，持法安静。尔时，慈者至于母前，作如是言：『善哉父母！我欲入海求诸财宝，至于彼处，持种种货，而来还归。所谓摩尼真珠颇梨，乃至金银，欲使我家如此财宝住持七世，资用无穷富饶具足，供养父母，及诸妻子，复用布施，营诸功德。』」

「尔时，慈者商主之母告慈者言：『儿今何用入大海中？汝今家内，大富丰饶，财物具足，凡有所须，皆应无阙，七世已来，堪得存济以充供养，兼得行檀作诸功德。爱子爱子！大海之内，有诸恐怖，所谓潮波恶风之难，低弥罗鱼海神缚怖，罗刹女怖。爱子慈者！大海多有如是等难。我今年老，衰暮已至，爱子若去，与汝相见此事实难，我今虽复少有残命，死日至近。』如是再三殷勤切语。是时慈者，重白母言：『善哉阿母！我必诣海，为求财故，至于彼所，持种种宝，必望归还，所谓摩尼真珠，乃至金银，将来供养父母师长，行檀布施，广修功德。』作是语已，即欲进发。尔时，慈者商主之母，从座而起，抱持慈者，而告之曰：『爱子慈者！我不许汝诣于大海而求财也。何以故？我今家内，多有资财，无所乏少。』尔时，慈者作如是念：『我母今者不喜于我益当损败，而于今日，更不许我入海求财，我于今日，必作祸败。』以是因缘，便生瞋恚，遂扑其母，置于地上，打其母头即从家出，共诸商人，行到海岸。既到海已，祭祀海神，严整船舶，别雇五人，三倍与价，其五人者，所谓执尾、执棹、抒漏、能沈能浮、善行船者，共量所宜，遂乘船舶，入于大海，为求财故。彼等诸人，至于海内，其船破坏，五百商人悉皆没水，唯有慈者商主一人得活。尔时，慈者于彼破船捉得

一板，即依其板，运手动足，极尽筋力，因其风势，从海涛波，落于一渚，其渚名曰毘尸波提婆(隋云化渚)。是时慈者，在彼化渚，食诸果子，及以药草，少时活命。于后慈者，游历彼渚，至于南畔见有一路，遂从彼道，行至少地，便即遥望见一银城，其城可憐，微妙希有，观者无厌。楼櫓却敌，隍塹围遶，天窻栏楯，及诸宝阙，台殿宫舍，偏梁阁道，上覆宝帐，以种种宝，而庄严之。悬杂幡盖，竖立宝幢，香案香炉，烧众妙香。其城周匝，有诸园林泉池渠流，皆悉具足娱乐之处在，彼城内正处中央，有一宝殿，名曰喜乐，其殿微妙七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车璩、玛瑙、虎珀、真珠等宝。尔时，彼城有四妇女，从城而出，端正可憐，观者无厌，最胜最妙，以诸璎珞，而庄严身，诣慈者所，而白言曰：『善来慈者！何能冒涉来至此城？此城无主，众物具足，无所乏少，于此城内，有一宝殿，名曰喜乐，七宝所成。我等四女，居其殿内，早起夜卧，志意清洁，言语贞良，容仪婉媚，声气和雅。是故汝今，可入此城，升于宝殿，共相娱乐，无男之处，共受欲乐，和合而行，随意止住。我等于汝，持一切物，承事供养。』

「尔时，慈者遂入彼城，诣向宝殿无男之处，共彼四女，以五欲乐随意欢娱，经历数年，经数百年，经数千年，纵情受乐。于彼后时，其四妇人，告慈者言：『善哉圣子！汝可住此莫向余城。』」

「尔时，慈者即生疑虑：『云何此女，而语我言：「圣子今可在此城住，勿向余城。」我今窃可违此妇人，伺其睡卧，乘依此路，至于别所，东西驰访，当自证知，竟有何事，若善若恶。既觉知己，应如法行。』」

「尔时，慈者伺彼妇人睡眠着时，安徐而起，从宝殿下，巡历而行，从东门出，围绕是城，周匝绕已，至于南面，见有一道，即寻是道，渐行而进。遂复遥见有一金城，端正可憐，乃至周匝，有诸泉池渠流盈满，于彼城中，有一宝殿，名曰常醉，微妙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乃至车璩真珠等宝。尔时，彼城有八妇女，从城而出，可憐端正，最胜最妙，以诸璎珞，庄严其身，来诣慈者商主之处。到已白言：『善哉慈者！何能远至？』复言慈者：『此城都是真金所造，一切众物，资财具足，其城中央，有一宝殿，名曰常醉，七宝所成，我等八女，早起晚眠。』乃至慈者，亦入彼城，升于宝殿，共彼八女，无男之处，以诸五欲具足受乐，共相娱乐。经于数年数百千年，随意而住。后时彼女，告慈者言：『圣子慈者！汝莫从此去至余城。』尔时，慈者亦复惊疑，寻即盗出，处处游观，乃复遥见一颇梨城，可憐端正，观者无厌。彼城处中，有一宝殿，名曰意乐，微妙可憐，七宝所成，金银琉

璃乃至真珠。尔时，彼城乃有妇女一十六人，从城而出，颜容端正观者无厌，诸宝璎珞庄严其身，乃至亦复白慈者言：『善来慈者！何能冒至？』又言：『慈者！此城纯是颇梨所成，众物具足，其城处中，有一宝殿，名曰意乐，亦以七宝之所成立。我等诸女一十六人，早起晚卧，如前请住。』尔时，慈者即入彼城，升于宝殿，共十六女，无男之处，具受欲乐，以相娱乐，经于数年数百千年。尔时，诸女又语慈者：『慎莫东西。』慈者亦疑，即违彼出，游历渐进，又复遥见一琉璃城，可熹端正，四壁牢固，乃至周匝泉池流水沟渠盈满。

「尔时，彼处有一宝殿，名曰梵德，可熹微妙，七宝所成。城中复有三十二女，从城而出，端严可熹，观者无厌，微妙殊特，以诸璎珞庄严其身，语慈者曰：『善来圣者！冒能远至。』又言：『慈者！此城皆是琉璃所成，众物具有，我是清洁行无违失，常先启白然后方为，心意和善言语风流，今来咨汝，愿入此城，升于宝殿，共相娱乐，具足五欲，和合受乐，凡所须者，我当咨奉。』尔时，慈者入彼城中，升于宝殿，共于彼女三十二人，无男之处，具受欲乐，经于数年，经数百年数百千年，意喜而住。

「尔时，彼诸三十二女，复白慈者：『善哉圣子！汝今慎莫从此城出诣于他城。』尔时，慈者便复生疑如是筹量：『此等诸女，云何语我作如是言：「圣子慎莫从此城出至余城也。」我今可伺诸女睡时，乘依此路，安徐而去，若善若恶，到已应知，既知见已，如实应行。』

「尔时，慈者伺彼诸女睡眠着时，徐徐缓起，下殿而去，出城东门，巡遶彼城，诣到城南，见一道路，见已遂复乘彼而去，须臾遥见有一铁城，其城四面，皆各有门。时彼城中，无有一人，若男若女、童男童女，出迎慈者，唯闻是声：『谁饥谁渴？谁裸露者？谁急走者？谁远行来疲乏之者？我乘谁者？』

「尔时，慈者便作是念：『我先已曾见于银城，于其城内，有四女人，迎接于我。又诣金城时，彼城内有八女人，出迎于我。又于一时诣颇梨城，有十六女，出迎接我。我后一时，遇琉璃城，三十二女，出迎接我。而今此城，无有一人，或男或女，童男童女，迎接我者，唯有闻彼意所不熹如是等声：「言谁饥者？言谁渴者？谁裸露者？谁急走者？谁从远道疲乏来者？谁我乘者？」如我今者，若入此城，即知是声谁所作也。』

「尔时，慈者即入彼城，入彼城已，四门寻闭。尔时，慈者心怀恐惧，身毛皆竖，处处逃走，作如是言：『我今败也，我今坏也。』而彼处处逃走之时，见有一人，头戴铁轮，其轮赫赤，状如猛火，其火焰炽，甚可怖畏。遂诣彼所问言：『仁者！汝是谁也？汝头上轮谁所转也？何故焰赫炽燃可畏，犹如火聚？』时彼罪人报言：『仁者！汝今知不？我是商主，名瞿频陀。』尔时慈者又问彼言：『汝于往昔作何罪业？以彼造罪业因缘故，有此铁轮，如是炽猛，如是焰热，转在头上。』彼人报言：『我于昔日，以瞋怒故，打蹋母头，以如是业罪因缘故，受大铁轮，如是猛炽，如是赫焰，转在头上。』尔时，慈者，闻此语已，悲啼号哭，悔过自责，忆省自业，口作是言：『今我被禁，如鹿入槛。』」

「尔时，彼城有一夜叉，业守彼城，名婆流迦，在彼城中。时彼夜叉，从彼商主瞿频陀边，取其头上炽燃火轮，取已擲着慈者头上。」

「尔时，慈者头上铁轮，甚大焰赫，极受大苦，极烧极燃，其苦难忍。实时以偈，问夜叉言：

「『此城周匝四门所，	常有光焰恐怖人，
我今已被如此缚，	犹如诸鹿入深槛。
善哉乞问夜叉王，	是轮何故与我着？
炽然猛焰如火聚，	今将令我身命断。
我先经于憇乐殿，	复入金城常醉宫，
又经颇梨意乐处，	最后所过名梵德，
先入银城有四女，	后至金郭复遇八，
颇梨城女有十六，	又至琉璃三十二，
如是值彼复值此，	次第值已转更胜，
既得值遇如是者，	云何今值恐怖轮？
由我贪欲不知足，	今逢如此苦厄难，
我昔为更作何业，	值此铁轮头上旋？
炽燃辉赫如火聚，	今将令我身命断。
愿夜叉王哀愍答，	经几岁数受斯轮？』

「尔时，夜叉业守城者，即便以偈告慈者言：

「『昔时汝母持净戒，	汝以脚足踏其头，
以如是等业因缘，	今为铁轮头上转，

炽然犹如猛火聚，
轮转在于汝头上，
于斯满足六万年，
此轮常在汝头上，
光辉炎赫甚可畏，
令汝身命断更断。
终无岁数阙减者，
如是事实终不疑。』』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有知识与彼利，
彼则后受如是殃。
不应与恶反与恶，
彼则后受如是殃。
若兴慈心反觅便，
彼则后受如是殃。
业力从远牵将来，
业力将人处处经，
非地非空非海中，
一切无有地方处，
彼乃返更与其祸，
犹如慈者怀瞋恨，
不应与罪更与罪，
犹如慈者怀瞋恨，
于恩德处不报恩，
犹如慈者怀瞋恨，
业力自近牵将去。
随其作业受苦乐，
亦非山间岩石里，
能使脱之不受业。」

佛告诸比丘：「汝等比丘！于意云何？是时慈者，岂异人乎？勿作异见，即我身是。我以彼时欲入海故，受八关斋戒，以彼业报因缘力故，得值如是四种宝城，一切诸物皆悉具足无所乏少。由于恶心瞋恨因缘躅母头故，具足经由六万年岁，受大铁轮炽然之苦。汝诸比丘！因业报应，非虚空受，但是众生造善恶业，随业因缘而受是报。是故诸比丘！应须受业，清净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诸比丘！若有比丘，身自愚痴，不辩罪福、善不善等，应当咨问师长和上阿阇梨等，于后乃行城邑聚落、若和上阿阇梨而不许可自专去者，应当如法治其不敬不孝顺罪。」

◎

◎佛本行集经尸弃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上

尔时，菩萨住在优娄频伽河岸之侧，行其苦行，坐卧随宜，着弊故衣，受随用器，一日之内，唯食一粒。所谓胡麻，或一粳米，或一小豆，或一菘豆，或一大豆，或赤粳米，或一青豆。当于彼时，输头檀王访觅菩萨，不知所在，借问他言：「我子今者住在何处？作何事业？」于是月日，私密遣使，访问菩萨行坐之处，告使者曰：「卿今应当访知我子所停之处，何所为作？」

应报我知。」时诸使者，承是勅已，即白王曰：「如王所勅，不敢违旨。」遂即驰访，次第渐到优娄频伽所居之处，见其菩萨行难苦行，寻还往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今者童子，在优娄频伽所居之处，行难苦行，其所居停，皆悉随宜，乃至日食一青豆等。」时输头檀王，闻是事已，心怀怅快，愁忧不乐，即说是言：「呜呼我子！身体软弱，汝以何事，乃至如是？」次第六年，时，诸使者将其菩萨善恶消息，诣大王所，次第论说。当于尔时，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闻诸使人论说童子在苦行处，行其苦行，所居行住，随宜安止，乃至日食一青豆等。闻是事已，便即思惟：「我于今者，安然受乐，实非善也。何以故？我夫今者既在苦行，我亦应当顺童子法行其苦行。」时耶输陀罗作是念已，即脱璎珞、金银琉璃、真珠摩尼，种种诸宝，涂香末香诸花鬘等，皆悉弃舍，着纯白衣，唯留一髻，卧凡恶铺，所食麤涩，纔可活命，世人苦行，莫能及者。

尔时，世尊得菩提已，时优陀夷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耶输陀罗既见世尊在于山林行苦行时，云何善能随顺世尊而行苦行，诸余世人，莫能及者？」佛告优陀夷言：「优陀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非但今世我在山林行大苦行能随顺我行于苦行，过去之世，我在厄难，亦能随我入大苦难。」

时，优陀夷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愿为解说。」

佛告优陀夷：「我念往昔，过久远时，有一闲静阿兰若处，其处山林^嶠壑之内，有一鹿王，领诸群鹿，食草而活。次第游行于彼之时，有一猎师，张设木弮，罾彼鹿王。尔时群鹿，各各走散。当于尔时，有一母鹿，见彼鹿王为弮所罾即住不走。尔时诸鹿多解人语，而彼鹿母，即便说偈告鹿王言：

「『鹿王当努力， 奋迅足与头，
张设弮罾人， 今犹未来此。』」

「尔时，鹿王即以偈句报母鹿言：

「『我今虽用力， 不能拔此弮，
以皮作罾绳， 缚束转复急。
微妙诸山林， 甘泉水草美，
愿令未来世， 永莫受此殃。』」

「而有偈说：

「『是时彼二鹿， 恐怖泪交流，
 以恶猎师来， 执持刀仗故。』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一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尸弃本生品下

「尔时，鹿王遥见猎师执杖而来，即便以偈告牝鹿言：

「『此是猎师将来至， 身体乌黑着鹿衣，
 今来必剥我皮肤， 斩截支节而将去。』

「尔时，牝鹿遥迎猎者，渐至其前，而说偈言：

「『善哉汝猎师， 今可敷草铺，
 先破我皮肉， 尔乃杀鹿王。』

「尔时，猎师问于牝鹿作如是言：『今此鹿王，与汝何亲？』是时牝鹿报猎师言：『此是我夫，甚相爱敬，以是因缘，作如是念：「愿不与彼爱别分离。」以是义故，必先杀我，后及鹿王。』尔时，猎师作如是念：『此是仁妇，希有希有！是鹿能作如是大事。』时彼猎师，于其牝鹿，生大欢喜，即以偈颂，报牝鹿言：

「『我自生小未曾闻， 见有诸兽解人语，
 此事世间甚希有， 我意何忍起害心。
 今既不杀于汝身， 亦复并放尔夫去，
 如是全活尔身命， 愿汝夫妇恒相随。』

「尔时，猎师诣彼弼所解放鹿王。尔时牝鹿见王免缚，心大欢喜，遍体踊跃，不能自胜。复以偈句，白猎师言：

「『善哉如是大猎师， 诸亲见者皆欢喜，
如我得见夫免脱， 欢喜踊跃亦复然。』」

佛告优陀夷：「汝今当知！彼鹿王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时牝鹿者，耶输陀罗即其是也。耶输陀罗于彼之时，尚随顺我受大苦厄，况于今日，能随顺我，行大苦行，于诸世人莫能行事而能行也。」

其罗睺罗，今以过业所逼恼故，在胎六年。耶输陀罗，为是菩萨，怀愁毒故，不自严饰。然其如来过六年后，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时输头檀王所遣使人候消息者，彼等使人见佛世尊从坐起故，即诣输头檀王之所，到王所已，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者苦行已彻，称满心意，已从坐起。」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别勅二人而告之曰：「汝等今当诣太子所，至彼处已，当宣我言，告彼太子：『汝于今者苦行已彻，当可速来统领国事，为转轮王具足七宝。』」时彼二人，奉王勅已，依王教命，如法顶受，承是勅意，诣太子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太子言：「善哉圣子！输头檀王，勅我二人，到圣子所，告圣子言：『汝于今者，苦行已彻，今可速来，承受我位，为转轮王，七宝之具令悉备足。』」

尔时，世尊闻彼二人作是语已，而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尔时，耶输陀罗于其宫内，闻是太子苦行已彻，犹望不久必应还来当受王位，治国治民，作转轮王，便生是念：「太子若作转轮圣王，我即当作第一妃后。」如是念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持种种香涂其身体，即着种种无价宝衣，及诸璎珞而自庄饰，食诸妙馔，眠寢宝床，柔软卧具，作如是事，豫待太子。时，罗睺罗过六年已，尽其往业，耶输陀罗即以种种资物食饮，而自供养。以是因缘，其罗睺罗，便即出生。既出生已，时诸内人寻共咨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异哉大王！耶输陀罗！今乃生子。」输头檀王闻此事已，心大瞋怒，即作是言：「今我太子，舍家出家已经六岁，耶输陀罗，今生此子，何从而得？」是时释子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此是

我子。」输头檀王，倍增瞋恚，召诸释种，悉令聚集，即告之曰：「卿等当知！耶输陀罗，不护太子，亦不护我，不护诸释，不惜名闻，纵恣其意，辱我宗族，我等今者应作何事而苦治也？」

尔时，释种皆共同声，作如是言：「耶输陀罗！污辱家者，我等应当如辱家法而苦治之。」

时彼众内有一大臣，作如是言：「当髡其发，以杖打之，打已印记。」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当截其耳，剽去其鼻。」

复有一臣，而作是言：「当挑两目。」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枪贯木上。」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着空井。」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着火内。」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抱炽然大热铁柱。」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系缚手足，遣大群牛蹈而杀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卧地上白象蹈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从头至足，以锯解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节节支解分为八段。」

尔时，输头檀王告诸臣言：「我今勅令耶输陀罗及所生子，俱当就死。」

是时如来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便自观见耶输陀罗及所生子在厄难处，以慈悲心所逼恼故，处处顾视。于时而有毘沙门天去佛不远，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陀罗叶，往诣佛所。尔时，世尊手自作书，而白王言：「其所生儿，是我之息，愿莫有疑。」尔时，毘沙门天王，从世尊所受是书已，寻即往至输头檀王大众之内，即出其书王怀里。

尔时，彼书有证有验，输头檀王见是验已，思寻此书真是我息悉达太子，手自书处。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大众，为此因缘，于耶输陀罗生欢喜心。耶输陀罗，传闻人道大王有勅欲杀其身及所生子，护身命故，速疾往至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所，作如是言：「善哉尊后！我无是过，此所生子，太子体胤，听闻不久太子来到，若其到已，自应当知。今欲杀我，是虚枉耳。」尔时，摩诃波阁波提，闻耶输陀罗作是语已，心复欢喜。即遣使请输头檀王，至阿输迦树林之内，到林处已，而白王言：「唯愿大王！当知，今者耶输陀罗释种之女，至于我边，而作是言：『我无此过，我所生子，太子体胤，若彼太子，身来到已，自知虚实。』是故大王！莫作是事，应须待彼太子来到，即知此事定实云何。」

尔时，输头檀王闻彼摩诃波阁波提作如是等善利益义，即报之曰：「此言有理，若如尊后所言说者，我等宜住听太子至；若不尔者，当知此事定实云何？」虽复如此，输头檀王由于释女耶输陀罗未生欢喜，是故衣服及余瓔珞，少分供给，发遣安置随宜处所。尔时，释女耶输陀罗，复至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所，至已白言：「善哉尊后！我于今者，欲诣园内，酬昔所许诸天微愿，暂一祠祀，未审尊后听许已不？」尔时，摩诃波阁波提，共彼释女耶输陀罗，将罗睺罗，广办供具，赍持杂物，诣彼神所。其神名曰卢提罗迦，从神作名，其苑亦名卢提罗迦。于彼苑中，菩萨往昔在家之日，恒于彼苑按摩游戏。彼苑之内，有一大石，菩萨往日于上坐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当于尔时，将罗睺罗，卧息彼石，于后捉石掷着水中，遂立誓言：「我今要誓，如实不虚，唯除太子，更无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儿，实是太子体胤之息。是不虚者，令此大石在于水上浮游不没。」时彼大石，如彼要誓，在于水上遂即浮住，如芭蕉叶浮于水上，不沈不没，亦复如是。于时大众，见闻此已，生希有心，讙哗调，踊跃无已，叫唤跳踯，歌舞作倡，旋裾舞袖，又作种种音声伎乐。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事时，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勅庄严彼迦毘罗婆苏都城，令除荆棘沙砾土石、秽恶粪等诸不净物，更以香汤，扫洒涂治，摩拭其地，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最妙香。其香炉间，杂错种种妙色宝瓶，其宝瓶内，盛满香水，于其水中，复安香花，于其香炉宝瓶中间，更复安置芭蕉行列。复悬种种纷葩缿彩，竖立种种杂色幢幡，真珠条贯，处处交横，金铃罗网，遍覆其上。复作日月星宿形像，张设空中，宝花流苏，处处垂下，复以种种杂牦牛尾，所在交错。尔时，严饬迦毘罗处，犹如幻炎干闥婆城，庄严是已，将罗睺罗，即入彼城，召唤释种宗族傍亲，悉皆聚集，广办种种财物饮食所须，调度方始，别更为罗睺罗作。其生日耶输陀罗生息

之时，是罗睺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于刹那顷暂捉还放，是故释种诸亲族等，聚集议论，于罗睺罗食月之际一刹那间，生此童子，是故立名，名罗睺罗。其罗睺罗，可喜端正，诸人见者莫不欢悦，肤体黄白如真金色，然其头顶犹如伞盖，其鼻高隆犹如鹦鹉，两臂修侷下垂过膝，一切支节无有缺减，诸根完具，莫不充备。

尔时，输头檀王为罗睺罗，置四奶母。何等为四？一者抱持，二者洗濯，三者饮乳，四者游戏。此四奶母，随时将养，不久即令智能备足。

尔时，世尊在波罗[木*奈]转大法轮，于时诸天各各相告，其声展转乃至梵顶。即于彼时，输头檀王闻子悉达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觉证已，至波罗[木*奈]转大法轮，为于天人而演说法。

尔时，输头檀王于世尊所倍更忆念，作是思惟：「设何方便，令彼太子，愍诸眷属速来至此迦毘罗城？」复作是念：「应当遣谁而为使者？谁有智略，能了此事？」复作是念：「此优陀夷国师之子，次复车匿，此之二人，从小已来，恒共悉达，拊尘弄土，伴涉遨游。此之二人，并各堪至悉达多所，我今当遣往彼为使。」

尔时，输头檀王唤优陀夷国师之子及以车匿，而告之言：「汝等二人，应当知时。今者太子既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至波罗[木*奈]国转大法轮，为诸天人演说诸法。汝等今可速往至彼悉达多所，宣我告勅，传我意旨：『今汝太子，行难苦行，至其边际，称遂汝心，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复转于无上法轮。既为天人演说诸法，善哉太子！今可来诣迦毘罗城，为怜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若不来者，未审我等更作何计？」王报之言：「汝等但听太子处分。」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即白王言：「如大王勅，不敢违命。」受王勅已，顶礼其足，各还本处，辞别父母诸眷属等，渐行往至波罗[木*奈]国诸仙居处鹿野苑中。至彼处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等今者奉承大王输头檀王遣来至此，而王告言：『善哉太子！汝今苦行已得超越，满汝心愿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大法轮，复为天人演说诸法。善哉太子！今可来至此迦毘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世尊闻此语已，故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白言：「世尊！欲令我等当何所作？」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能学我此诸弟子出家法不？」

尔时，世尊虽问彼等，但彼二人，先于佛边，已有慕仰出家之意，因白佛言：「我等并各愿乐出家。」于时世尊即听出家，与受具戒。

尔时，世尊自从出家起坐，未曾面向生地迦毘罗城，乃至未化贤友知识五比丘等，及以长老耶输陀等亲善友辈，波罗捺城所生，有四大富长者诸胜男子。何等为四？一毘摩罗、二苏婆睺、三富楼那、四伽婆般帝。

尔时，尊者耶输陀，有善知识等五十余人；长老富娄那弥多罗尼子，亦有徒众三十一人；长老摩诃迦旃延，复有八万四千徒众；长老娑毘耶，亦有胜徒，合三十人，同行善友其数六十；复有迷祇耶聚落所生，长老那毘迦栖那耶那。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其有二女：一名难陀，二名婆罗。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提婆，并及其妻。长老频蠢迦叶，合有五百螺髻梵志。

复有长老那提迦叶螺髻梵志，其数三百。

复有长老伽耶迦叶，诸徒众等，其数二百，亦是螺髻诸梵志等。

尔时，复有长老忧波斯那，数合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复有一树林中五百苦行诸仙人等，为雨法雨。王舍城中，频婆娑罗王及臣等，凡九十二那由他人。长老摩诃迦叶，长老舍利弗、目犍连等，又删闍耶波梨婆闍迦外道弟子，五百人等。化如是辈若干人已，然后世尊方始回面向本生地迦毘罗城。

时，优陀夷见婆伽婆回面坐向本所生地迦毘罗城，又复诸天告彼长老优陀夷言：「善哉尊者！今可请佛愿至生地本迦毘罗婆苏都城，为其怜愍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优陀夷善知圣意如来将去，遂从坐起，偏袒右臂，整理衣服，合掌向佛，倭身低头，而说偈言：

「譬如非时诸树木，	欲着花果待其时，
非时花果无光丽，	尊今可渡恒伽河。
树木纷葩花正开，	其花香遍十方刹，
花既开敷结果实，	尊向生地正是时。
此时最妙最为胜，	清流香洁泉池水，
百鸟林中出妙响，	诸欣悦事是其时。
释种往昔心发愿，	一切大地我独摄，
见尊出家大忧怖，	不称心愿甚鬱怏。
世尊眷属所思迟，	由尊生子罗睺罗，
愿往至彼为决疑，	大众渴仰思欲见。
如来念母养育恩，	为彼慈心怜愍故，
若见远来大圣师，	应得欢喜除忧恼。
释种大王输头檀，	往昔起此微妙愿，
何当得见金色体，	我子入此迦毘城。
此时非热亦非寒，	堪称世尊受乐道，
亿数释种瞻仰待，	犹如毕宿冀月回。」

尔时，世尊即告长老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若其然者，汝等二人，于先可至彼迦毘罗婆苏都城，告我亲眷诸释种等，作如是言：『今者太子，苦行已彻，愍汝等故，不久欲来。』」其优陀夷及彼车匿，蒙佛勅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顶礼佛足，右遶三匝，辞退而去，次第渐行至迦毘罗婆苏都城尼俱陀林，依彼聚落，暂时止住。

尔时，输头檀王严驾驷马宝车而出，往至彼园，占观好地。输头檀王于时遥见长老车匿及优陀夷，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手执钵器，见已即告诸大臣言：「汝等大臣！此何人也？剃除须发，身着色衣，手持应器。」时大臣等即报王言：「此等二人，乃是悉达太子门徒。」尔时，输头檀王，心怀懊恼，怅怏不乐，而作是言：「我子端正，容仪可喜，观者无厌，喻如金像，

而彼身形，今如是也。」不喜观见，谓诸臣言：「汝等必当断是二人，勿令我见。」作是语已，始往园内。尔时臣等作如是念：「今此二人，一者乃是国师之子，二者悉达太子侍者。」作是筹量，不能遣却。输头檀王在园游观，还欲出时，尔时，诸臣恐王见彼长老人生烦恼故，遂将安置空墙院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今可速疾办具衣钵，我今欲行游观余国城邑聚落，因欲向我本自生地彼迦毘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舍利弗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希有世尊！未曾有也。世尊今者行正是时，甚精甚妙，今者世尊！乃欲游观诸余国城，实是其时。」尔时，佛告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欲得闻此事者，当为汝说。尸弃如来．多陀阿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将欲游行本自生地处处观看城邑聚落，其时微妙甚可爱乐因缘之事。」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愿为比丘演说往昔尸弃如来诣自生地游观国邑，令诸比丘闻佛说已，当如是持。」

尔时，世尊即以偈说尸弃如来游历观看本生地事：

「善哉甚妙舍利弗，	汝今应当一心听，
昔日尸弃圣如来，	往昔观看生地事。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圣如来，
处处皆各生甘泉，	八功德味悉具足。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大圣师，
处处皆有诸花树，	枝叶垂下普蓊鬱。
所至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止住处，
是树自然雨妙花，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经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若止住，
其树甘果自然落，	枝条婀娜悉低垂。
有树人所攀及者，	花果纷杂甚可怜，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若有人所不及树，	妙花甘果自然落，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大妙花姜迦罗，

尸弃如来大圣师，
非人在于虚空里，
尸弃如来大圣师，
诸天随顺佛行路，
其花纷杂种种光，
彼时无寒复无热，
尸弃如来大圣师，
一切大地悉微动，
尸弃如来大圣师，
一切大地普调柔，
尸弃如来大圣师，
所有丘墟悉平满，
尸弃如来大圣师，
刹利种姓大威德，
尸弃如来大圣师，
诸婆罗门净行种，
尸弃如来大圣师，
豪富威德大长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亦有地居诸天等，
尸弃如来大圣师，
复有虚空诸天众，
尸弃如来大圣师，
四大天王及天众，
尸弃如来大圣师，
护世四天大王等，
尸弃如来大圣师，
忉利三十三天众，
尸弃如来大圣师，
须弥山顶帝释王，
尸弃如来大圣师，
善分耶摩诸天辈，
尸弃如来大圣师，
喜乐诸天兜率陀，

应感流行如是事。
拂弄种种妙天衣，
应感流行如是事。
持诸种种妙香花，
雨诸道路深至膝，
亦无蚊虻诸恶虫，
应感流行如是事。
并大巨海及诸山，
应感流行如是事。
清净无有恶荆棘，
应感流行如是事。
山陵堆阜皆坦然，
应感流行如是事。
其数八万有六千，
行住坐起相随逐。
其数八万有六千，
行住坐起相随逐。
其数八万有六千，
行住坐起相随逐。
皆是妙色净庄严，
行住坐起相随逐。
皆大威德最严胜，
行住坐起相随逐。
殊胜妙色威德者，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复有殊妙大威势，
行住坐起相随逐。
微妙威力转殊胜，
行住坐起相随逐。
及诸亲友眷属等，
行住坐起相随逐。
妙色清净大威严，
行住坐起相随逐。
威严功德甚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次复化乐诸天等，	所行功德转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他化自在诸天等，	威德光严甚辉耀，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大梵宫中诸天辈，	妙色威力转光华，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色界所有诸天辈，	及诸龙神金翅鸟，
干闥婆等阿修罗，	夜叉鬼神及罗刹，
紧那罗等摩睺罗，	皆得具足妙威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世间有诸众生类，	已说及以不说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彼尊尸弃如是行，	调伏无量天人众，
正觉入于大涅槃，	永断诸有及后生。」

时，佛复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尸弃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初欲往到本自生地，有如是等无量微妙希有行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二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上

尔时，佛复告舍利弗作如是言：「汝舍利弗！我今当行游历国土，初欲往到本自生地微妙之处，亦当如是。」时舍利弗，即从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何时当欲游历国土观看聚落？」

尔时，佛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我于今月，过半月已，布萨事讫，然后当行游历国土。」

尔时，世尊过彼半月布萨已讫，与诸比丘，涉历诸国。尔时，世尊至王舍城，饭食已讫，回还以足蹋城门阃，时彼大地六种震动，动已复动，涌已复涌。时摩伽陀彼国之王频婆娑罗，与诸人众，俱诣佛所，即随佛行，游涉诸国观看聚落。时虚空中，无量诸天千亿万众，见佛将欲游历国土，皆来集会，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口出种种微妙音声，歌啸喜乐，呼唱大唤，旋裾舞袖，拂弄天衣。复以天上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以散佛上。复持种种末香涂香及香华鬘，亦散佛上，散已复散。

时，婆伽婆所行至处，观看诸国，一切众类，皆悉恭敬，尊重供养。如来到处，得诸衣服，最胜最妙，饮食汤药床褥卧具，如是资物不可称计，利养殊妙无所乏少，名闻流布遍满世间。而佛于此名闻利养，不生染着，犹如莲华处于浊水。

尔时，世尊有如是等无量威德，于诸世间，威德最胜，殊妙第一。

时婆伽婆。多他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世彼世，若天若魔、梵沙门等，及婆罗门，诸天人境，以神通智皆悉证知。而彼世尊，为世说法，辞义巧妙，初中后善，悉令具足清净梵行。

尔时，世尊知诸众生堪受化者即教化之，宜建立者教令建立，随其住处便得成就，应受三归授三归法，应受五戒授与五戒，应受八关斋戒之法即授八关斋戒之法，应受十善授十善法，应出家者令得出家，应受具戒授具足戒。如是次第，展转渐进，至迦毘罗婆苏都城园林而住。

尔时，世尊至迦毘罗婆苏都城，住尼拘陀树林园内，而以偈说游历国土胜妙之事：

「释种如来大师子，	瞿昙最胜威德者，
往观城邑及聚落，	悉有广大诸异相。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处处一切诸人众，	恭敬尊严来迎奉。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凡是一切诸华树，	悉各倾向世尊所。
至于一切林树下，	世尊若立若止息，
是树自然雨其华，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至一切林树下，
是树甘果自然落，
有树人所攀及者，
瞿昙如来大圣师，
树有人所不及者，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师子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师子天人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大圣人天眼，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十力大圣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人天眼，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天人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三界天人尊，

世尊于中若止住，
枝叶婀娜悉低垂。
华果纷杂自可怜，
游行应感如是事。
妙华甘果自然落，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姜迦罗，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曼殊沙，
威德应感如是事。
雨于杂种妙色华，
威神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曼陀罗，
威德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波利耶，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毘婆伽，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香胜香，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于种种妙香华，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华名曰普至香，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于微妙金色华，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诸微妙宝色华，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诸妙色宝茎华，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优钵罗微妙花，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于沈水妙香末，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师子大圣师，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雄猛大世尊，
诸天在于虚空里，
瞿昙威猛大圣尊，
非人在于虚空里，
瞿昙师子大圣师，
诸天随顺佛行路，
为彼大圣天中天，
彼时无寒复无热，
微妙大圣天中尊，
一切大地皆平正，
瞿昙十力大圣尊，
一切大地甚清净，
瞿昙威德天人尊，
一切大地微徐动，
瞿昙三界无上尊，
一切刹利婆罗门，
其数千万有千万，
复有地居妙胜天，
瞿昙雄猛大世尊，
复有护世四天王，
瞿昙微妙大圣尊，
须弥山顶帝释王，
瞿昙奇特最胜尊，
复有欲界诸天众，
瞿昙威猛大圣尊，
复有诸龙金翅鸟，
夜叉及以罗刹众，
世间所有众生类，
悉逐雄猛瞿昙师，
世尊如是游行时，
怜愍所生亲族故，

雨赤栴檀妙香末，
游行应感如是事。
雨于牛头妙香末，
游行应感如是事。
奏作种种诸天乐，
游行应感如是事。
拂弄种种妙天衣，
游行应感如是事。
悉持种种妙香华，
随路雨华恒至膝，
种种蚊虻诸恶虫，
应感能招如是事。
山陵堆阜悉坦然，
游行感应如是事。
无有恶刺诸荆棘，
游行应感如是事。
并大巨海及诸山，
游行感应如是事。
并及毘舍首陀等，
恒共如来相随逐。
有诸色力大威严，
行住坐立相随逐。
并大威力最胜者，
行住坐立相随逐。
及以梵王娑婆主，
恒共如是相随逐。
及以色界四禅等，
恒共如是相随逐。
捷闼婆等阿修罗，
皆共随逐如来行。
已说及以不说者，
游历国土及城邑。
教化无量人天等，
今至本城迦毘罗。」

尔时，长老优陀夷及以长老车匿，二人俱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二长老白佛言：「世尊！输头檀王曾无信心，有不净心，乃至不欲见诸比丘。」尔时，世尊知是事故，告诸比丘，作如是言：「诸比丘等！谁能往诣输头檀王所，至已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众中有一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老舍利弗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目捷连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摩诃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大迦旃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长老优楼频伽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那提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优波斯那，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世尊告优陀夷，作如是言：「优陀夷！汝于今者，颇能往诣输头檀王所，到已教化令信敬不？」

时优陀夷白言：「世尊！我今堪能。」佛即告言：「汝优陀夷！汝^今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长老优陀夷者闻佛世尊如是语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教，不敢违也。」时，优陀夷于其晨朝，日始初出，着衣持钵，往诣向彼输头檀王宫。到已问彼守门人言：「仁者应知！输头檀王今在何许？」彼人报言：「王今在殿治理王务。」

尔时，长老优陀夷往至输头檀王之所，在于一厢默然而住。

尔时，左右诸大臣等，见优陀夷在一边已，即告四门诸守人言：「速往断此出家之人，勿令在此，致使王见起发恶心。」其守门人，闻大臣命，速往至

彼优陀夷边欲驱令出。时守门人，见已始知是国师子，昔时恒共太子悉达，少小朋游拊尘之戏，不忍驱逐，而复回还。时诸大臣，问守门人，作如是言：「汝等何故不驱如此出家人？」实时守门人，报诸臣等，作如是言：

「其人乃是国师之子，从生已来，悉达太子，交故朋亲，拊尘之好，是故我等不忍驱遣。」尔时，输头檀王在殿料理事讫，起欲还合，诸大臣等左右围遶，将入宫内。时，优陀夷速往直至输头檀王所，执其王手。当于尔时，输头檀王默然不语，作如是念：「我今若语，恐守门人，驱令出去。」其守门人，复作是念：「诸大臣辈，自应驱遣。」其诸大臣，复作是念：「宫门内人，**当**应遮却。」宫门内人，复作是念：「此人本是输头檀王，恒所爱念，如今还复执手而行。」尔时，各作如是念故，无有一人能驱遣者。

尔时，输头檀王渐进入宫，升其内殿，坐师子座。时，优陀夷见净饭王入彼宫内升其殿已，优陀夷亦上其殿，去王不远在前而立。输头檀王见优陀夷相去不远在前立已，即生烦恼，出微细声，作如是言：「呜呼苦哉！我子形容，如此枯悴，可厌恶也。汝等速驱此出家人，阿谁听入使来此也？」

时诸大臣白言：「大王！如臣等见，是事不然。大王不应驱此人出。所以者何？此人既是国师之子，复是悉达小来朋伴拊尘游戏。」

时，优陀夷言辞哀愍，不令伤损净饭王意，而说偈言：

「[矢*见]求谷实故犁种， 贪觅宝货入于海，
我意今来贪住此， 唯愿其事速成就。
如此道路常吉利， 于诸无畏常安隐，
欲至诸方求利者， 必使瞿昙利得成。
数数诸人耕其地， 数数于中散种子，
数数诸天下甘雨， 数数国内五谷成。
数数乞士恒常乞， 数数施主恒常施，
数数此世行檀那， 数数天上获其果。
数数犍牛构得乳， 数数犍子向母边，
数数妇人怀胎藏， 数数生产受诸苦。
数数死尸向寒林， 数数诸亲悲啼送，
若得圣道无后有， 于烦恼中不受生。」

尔时，输头檀王闻优陀夷作如是等哀愍语已，犹怀小疑，寻复重问优陀夷言：「尊者本于谁边出家，大师是谁？」时，优陀夷说偈以报净饭王言：

「师父名曰输头檀，
怀在胎中经十月，
如是圣者生汝家，
彼家七世已济拔，
丈夫人中最希有，
所生如是大圣者，
释种亲族最名称，
如是释子天中胜，
所生尊母名摩耶，
生已母终生忉利。
大德大圣天中天，
名闻处处皆流布。
于一切处不受生，
其家恒受大安乐。
尊生百福庄严身，
我于彼边出家者。」

尔时，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善哉比丘！汝实谁边而得出家？而彼人师，颇有正信及能正意行梵行不？在阿兰若空闲树下坐意乐不？」尔时，长老优陀夷以偈复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王问谁边出家者，
无有方所怀忧怖，
不畏他声犹师子，
教授他人自无学，
彼人正信行梵行，
在于树下常受乐。
不被罗网如猛风，
拔诸恐怖身不怖。」

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如是比丘！今在何处？」优陀夷言：「如大王问，然彼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已在此迦毗罗城尼俱陀林。」

尔时，输头檀王即作是念：「此优陀夷，乃是我儿之弟子也。」以是因缘，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可请此比丘，在座安坐。」其诸大臣闻王勅已白言：「大王！不敢违背。」即请长老优陀夷坐。时，净饭王复勅诸臣：「卿等将食与此比丘。」诸臣得勅，即持净水，与优陀夷，澡洗手已，即将饭食授优陀夷。时优陀夷得此食已，而不自食，欲将此食奉献世尊。输头檀王遂问长老优陀夷言：「比丘何故不食此食？」优陀夷言：「此食拟将奉献世尊，是故不食。」时，净饭王心复懊恼，涕泪横流，而作是言：「呜呼我子！身体柔软，昔在宫内，恒受快乐，身无诸苦，今日何故受如此困？乃使比丘乞得食已，尔乃方食。」时，净饭王作是语已，悲啼哽咽，复告优陀夷，作如是言：「比丘今者，但食此食，我今更为别取饭食，将与汝师。」时优陀夷复白王言：「如是大王！此食已拟奉献世尊，此食世间所有众生，无能消者。所以者何？然彼世尊，戒行最胜，禅定最胜，智慧亦胜。」时净饭王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者更取余食，与此比丘，令其食已，速

将此食，送彼太子。」诸臣实时，更将别食与优陀夷。时，优陀夷饭食已讫，而白王言：「如是大王！如来．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是王者及诸人众，无量无边，皆来恭敬。然今大王！亦应宜往到于彼处。」作是语已，从座而起欲出宫。时输头檀王复白长老优陀夷言：「尊者于先至悉达所，作如是言：『我今不久欲来见汝。』」优陀夷言：「敬如王命。」

尔时，长老优陀夷即持彼食，从城而出，至尼俱陀树林之内，至佛所已白言：「世尊！输头檀王，我已教化令得欢喜，欲来见佛。」其优陀夷从宫出时，须臾之间，其输头檀王勅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知时，悉达太子已至此城，我等今者当作何事？」诸大臣言：「善哉大王！若更有别余沙门来到王所者，我等尚须供养供给，况复今者悉达太子，与我等身，无异无别，岂得安然不生恭敬？我等但护大王心意，未至彼耳。」尔时，输头檀王勅令振铎普告城内，悉使知闻：「我今欲至悉达太子往观彼处，汝等各各备办庄严，随从于我(迦叶遗师作如是说)。」

(其摩诃僧祇师复作是说，乃言：「尔时，输头檀王白优陀夷，作如是言：『如比丘意！欲为太子作何等食？』时优陀夷而白王言：『如是大王！若其欲为世尊造食，当须好作清净甘美香洁肴饍，世尊唯食如此食耳。』尔时，输头檀王勅诸大臣：『卿等须知！速为太子，办诸清净香洁饭食。』诸大臣等，闻王勅已，而白王言：『依大王教，不敢违也。』遂即供办种种肴饍清净香洁甘美饭食，办如是已，付优陀夷。其优陀夷，自食讫已，持王所办肴饍饮食清净香洁，从迦毘罗婆苏都城出，往至于尼俱陀林。至彼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我已教化输头檀王，令心欢喜，欲来见佛。先以如此香美饮食办具与我，来奉世尊，愿佛纳受如法食耳。』」)

尔时，诸比丘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长老优陀夷，教化输头檀王，能令欢喜，又能令办清净香洁甘美饮食，将奉世尊？」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其优陀夷，非但今日至于输头檀王之所教化讫已，复将甘美饮食与我，往昔亦曾教化于彼令欢喜已，将甘美食而与我来。」

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唯然世尊！其事云何？愿为我等，说如是事，我辈今者愿乐欲闻。」

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木*奈]国有一乌王，其乌名曰苏弗多罗(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罗[木*奈]城，与八万乌，和合共住。善子乌王有

妻，名曰苏弗室利(隋言善女)。时，彼乌妻共彼乌王，行欲怀妊。时，彼乌妻忽作是念：『愿我得净香洁饭食，现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乌妻，思是饭食，不能得故，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得安。善子乌王既见己妻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自安故，问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转于地，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自安？』彼时，乌妻报乌王言：『善哉圣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愿得清净香洁肴饍如王食者。」』时善子乌，告其妻言：『异哉贤者！如我今日，何处得是香美饮食？王宫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于彼手边，必失身命。』彼妻又复报乌王言：『圣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饮食，我死无疑，并其胎子，亦必无活。』善子乌王，复告妻言：『异哉贤者！汝今死日，必当欲至，乃思如是难得之物。』善子乌王，作是语已，忧愁怅怏，思惟而住，复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洁清静饮食如王食者，实难得也。』

「尔时，乌王群众之内，乃有一乌，见善子乌心怀愁忧不乐而住，见是事已，诣乌王所，白乌王言：『异哉圣者！何故忧愁思惟而住？』善子乌王，于时广说前事因缘。彼乌复白善子王言：『善哉圣子！莫复愁忧，我能为王，觅是难得香美肴饍王所食者。』是时乌王，复告彼乌，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为我得办如此事者，我当报汝所作功德。』尔时彼乌，从乌王所居住之处，飞腾虚空，至梵德宫，去厨不远，坐一树上，观梵德王食厨之内。其王食办，有一妇女，各具肴饍，食时将至，专以银器，盛彼饮食，欲奉与王。尔时彼乌从树飞下，在彼妇女头上而立，啄啗其鼻，时，彼妇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于地上。尔时彼乌即取其食，将与乌王。乌王得已，即将与彼善女乌妻。其妻得已，寻时饱食，身体安隐，如是产生。尔时彼乌，日别数往，夺彼食取，将与乌王。时，梵德王屡见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异！云何此乌，数数恒来，秽污我食，复以[口*(佳/乃)]爪伤我妇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寻时勅唤网捕獠师，而语之言『卿等急速至彼乌处，生捕将来。』其诸獠师闻王勅已，启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违命。』獠师往至，以其罗网捕得此乌，生捉将来付梵德王。时梵德王，语其乌言：『汝以何故数污我食？复以[口*(佳/乃)]爪伤我女妇？』尔时彼鸟语梵德王：『善哉大王！听我向王说如此事，令王欢喜。』时梵德王，心生喜悦，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乌，能作人语？』作是念已，告彼乌言：『善哉善哉！汝必为我说斯事意令我欢喜。』尔时，彼乌，即以偈颂向梵德王，而说之曰：

「『大王当知波罗[木*奈]， 有一乌王恒依止，
八万乌众所围遶， 悉皆取彼王处分，
彼乌王妻有所忆， 我向大王说其缘。
乌妻所思香美饍，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数数来， 抄拨大王香美食，
今者为彼乌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系。
善哉唯愿大圣王， 慈悲怜愍放脱我，
我为乌王彼妻故， 数来抄拨大王食。
我念从此一生来， 未曾经造如此事，
今为大王一勅已， 于后不敢更复为。』

「时梵德王既闻彼乌如此语已，心生喜悦，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于其主边有如是等爱重之心，如此乌也。』作是语已，其梵德王，而说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应重答食封禄，
须似如是猛健乌， 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说此偈已，复告乌言：『善哉汝乌！于今已去，常来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断于汝不与食者，来语我知，我自与汝已分所食，而将去耳。』」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乌王者，我身是也；彼时为王偷食乌者，即优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输头檀王是也。于时比丘优陀夷，令彼欢喜，为我取食；今亦复尔，令净饭王心生欢喜，又复为我而将食来。」

时，净饭王于后方始扣其铃铎，勅迦毘罗婆苏都城所有人民：「不得一人于先往见悉达太子，若欲见者，要须共我相随而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三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优陀夷因缘品下

尔时，输头檀王将自宫内诸眷属等，前后围遶，复将悉达太子宫内一切眷属，及将其余外眷属等，并释童子及诸左右；复将四兵百官大臣将帅僚佐，及诸居士城邑聚落长者耆年，以显大王威势之力，并显大王神德自在，将大亲族兵众左右前后围遶。尔时，释种宗族士众，一切合有九万九千，及迦毘罗婆苏都城所居人民，从城共往，欲见如来。世尊遥见输头檀王与诸大众严备而来，即作是念：「我若见彼，不起迎奉，人当说我：『此岂戒行果报人乎！云何见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见父及大众，起往迎者，彼等获得无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仪，在此住者，彼等于我，不生敬心。」如来作此三种念观，见有如此三种因缘，思量如是三种义已；从坐而起，以神通力，飞腾虚空，在虚空中，经行来往，或立或坐，或卧或睡，身或放烟，或放炎火，或隐或现，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显示。

时，迦毘罗婆苏都城，有护城神守门神等，在于输头檀王之前，飞腾虚空，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以其偈颂，向佛说言：

「如来初始出家日，	夜叉诸神为开门，
毘沙门等示道路，	世尊是大功德器。
如来当尔出门时，	发心作是大誓愿：
『若不降伏诸魔众，	我更不入此城中。』
彼愿今者已满足，	世尊已复降诸魔，
得证菩提无上道，	成于昔日之誓愿。
丈夫为福出于世，	已证无上菩提道，
怜愍一切亲族故，	今者还来入此城。」

尔时，输头檀王遥见世尊以神通力飞腾虚空，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即作是念：「我忆往昔，悉达太子，舍家出家，今成大仙，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输头檀王作是念已，从其马车下地足步，往向佛所。输头檀王，渐欲近佛，佛复从空渐渐而下。输头檀王至佛住所，佛即从空下至本处。输头檀王，见佛头上无有天冠，剃除须发，身着袈裟，以爱子故，闷绝躃地，经于少时，方乃还稣，在地宛转，悲啼涕泣，流泪被面。时彼释种九万九千，及以内外诸眷属等，悉亦闷绝宛转于地，悲号啼哭涕泪交流，烦冤懊恼而受大苦。时彼大众，而说偈言：

「大王将众至佛边，	父见世尊未共语，
王欲称子不得言，	欲道比丘复不得。

王见如来沙门相，自于伞下生羞惭，
长叫口中出热气，迷闷躡地种种道。
如来默然入禅定，王见如是自忧煎，
犹如渴人从远来，遥见水已还枯竭。」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此释种辈！有大我慢，贡高自在，若其以顶着地礼我，即生懈勑。」作是念已，即腾虚空，去地一丈。又念：「我今离地若干，彼辈应当偻身作礼。」而有偈说：

「佛观王辈怀我慢，飞住虚空高一丈，
怜愍自余诸人等，是故佛在空中住。」

尔时，输头檀王从地而起，顶礼佛足，而说偈言：

「我今三礼真如尊，初生已复礼佛足，
昔在宫内相师记，当坐树下荫覆身，
今见行于第一行，面目清净如华开，
令我身心大欣悦，是故今还三顶礼。」

尔时，输头檀王顶礼佛足，然后次第二宫眷属，头面顶礼，次有外亲诸眷属等，亦礼佛足，复有释种诸童子等，亦复顶礼，复有左右将士僚佐百官大臣，次第作礼，复有如是大姓居士，顶礼佛足，次第复有大富长者诸老宿等，亦复作礼。

然佛世尊，深有如是微妙之法，但恐大众未生欢喜渴仰之心，未生希有奇特之意，是故未说如此法耳。

尔时，世尊欲令时众生欢喜心信敬心故，以神通力，飞腾空里，在于东方，去地高至一多罗树，住空中已，又作种种神通变现，所谓一身分作多身，或以多身合作一身，从下横行，足不蹈地，从下上行，从上下行，石壁山障皆过无碍。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于虚空，结加趺坐安然不动；经行虚空犹如飞鸟，身上放烟，身下出火，如大火聚，亦如日月，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威德炽盛，光明显赫；或时以手扞摸日月，其身长大，乃至梵天，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之事。

尔时，世尊作是事已，复现如是双对神通，所谓如来，于其半身，身下出烟，又于半身，身上出火。

如来或复于其半身，身上出烟，或于半身，身下出火。

如来或复左厢出火，右厢放烟，右厢出火，左厢出烟。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烟，或复半身，身上出于清凉冷水。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于清凉冷水，或于半身，身上出烟。

如来或时，左厢出烟，于其右厢，出凉冷水。须臾或复右厢出烟，于其左厢，出凉冷水。

如来又时，于半身下，出其炎火，于半身上，出凉冷水，又半身上，出其炎火，于半身下，出清冷水。又时如来，左厢出火，复于右厢，出清冷水。

如来又时，左厢出火，于其右厢，出清冷水。或复右厢出清冷水，于其左厢，放其焰火。

如来又时，遍身出火，于两目间，出清冷水。或于目间，出其焰火，或复遍身，放清冷水。

如来或时，现下分身，上分不现，而说其法。或时唯现上分之身下分不现，而说其法。

如来又时，或复入于火光三昧，于诸毛孔出种种光，所谓青色光明，黄色光明，赤色光明，白色光明，菴草色光，颇梨色光。

如来或复乘于空中，去地高于一多罗树，而现神通。或复去地高二多罗，或三四五，或七多罗，住于空中而现神通。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种种神变悉皆示现。

尔时，世尊或复从于南方出身，西方去地高一多罗，而作种种神通变化。世尊或复西方没身，北方去地高一多罗，住虚空中，作于种种神通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乃至一一诸方亦尔，皆乘虚空，去地高至七多罗树，俱现种种神道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

尔时，大众见佛世尊现是神通，即于佛边，生欢喜心信敬希有如是等心。尔时，世尊见彼大众生于信敬希有心故，从空而下，在其众首，敷座而坐，为其大众，次第说法。言说法者，所谓众生长夜，在于烦恼之中，闻是语者，

令生厌离。是故劝行布施持戒精进忍辱，得生善处，教行厌离欲有漏等，令出烦恼，亦复赞叹出家功德，复赞解脱有如是法。如来说此诸法之时，知其大众生欢喜心踊跃之心，柔软等心，得无外心。

尔时，世尊亦有诸佛摄受之法，所谓苦集灭道等法。于时，世尊为彼大众，方便显说，宣通示现。时彼大众，无量百千万亿众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所有集法，悉皆灭相，得如实智。譬如清净无垢衣裳，堪入诸色，入诸色者，寻受其色。如是说已，彼时大众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众生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乃至一切灭相，得如实智。而彼大众，自见诸法，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众疑已度，诸惑已灭，无复疑心，已得无畏。我生因缘，悉皆尽灭。如是知己，归依于佛、归依于法、归依于僧，受优婆塞五戒之法。输头檀王，为于爱子烦恼罗网之所覆故，遂不获果，坐世尊前，以哀愍音悲泣哽咽，而说偈言：

「汝昔首戴七宝冠， 微妙庄严舍何处？
 又舍髻中明净珠， 露头毁形无威德，
 昔日上妙迦尸服， 汝亦当于何处舍，
 如此羸涩粪扫衣， 我所爱子云何着？」

尔时，世尊以偈报彼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有国名奴师， 我于彼处舍天冠，
 心欲除其我慢故， 又欲证彼甘露句，
 为诸染色袈裟衣， 故我弃彼迦尸服，
 袈裟既着身体已， 我证无上妙菩提。」

于是，输头檀王复向如来而说偈言：

「我昔在宫求百愿， 愿得生子作轮王，
 今见剃头手执钵， 子为我说得何胜？」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是言曰：

「轮王得万心无厌， 虽得命长不自在，
 我心自在无边际， 愿子轮王实愚痴。」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七宝革屣汝先着， 卧具柔软种种铺，
 宫殿楼阁安隐居， 头上罩笼白伞盖，
 足相软净如莲华， 沙棘砾磧云何踏？」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言：

「我今一切遍知尊， 诸法不染如莲华，
 诸有已舍无爱着， 如我今者无诸恼。」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白佛言：

「昔在宫殿栴檀等， 及以诸香凉似月，
 随时用此摩汝身， 摩已遍体受安隐。
 今时初夏正以热， 独步林藪若为行，
 本在宫内微妙音， 今无嫖女谁娱乐？」

尔时，世尊以偈复报输头檀言：

「我有法池清凉水， 智人所叹无忧处，
 功德宝池洗浴身， 不为水溺至彼岸。」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在宫昔着迦尸衣， 莲华瞻卜香熏体，
 柔软迭华贮衣内， 坐释宫殿威显赫。
 今者麤麻粪扫物， 随处树皮之所染，
 纒覆身体可羞惭， 汝大丈夫不厌恶？」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衣服卧具饮食等， 我于过去悉生贪，
 微妙端正色爱处， 于今正念皆已舍。」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昔宫中七宝器， 及用金银盘案等，
种种肴饍甘美味， 诸王随意所堪食。
今得冷热麤涩等， 非妙薄淡云何飡？
云何不嫌如是食， 不生臭秽嫌恨想？」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传闻过去今现在， 及以未来诸圣者，
随飡麤涩及苦味，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我宫内时， 坐卧微妙柔软铺，
世间最胜无比方， 倚枕称意无嫌者。
今于麤涩[革*印]地上， 唯铺诸草及树叶，
云何眠卧而无嫌， 身体柔软不伤损？」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我今得诸自在智， 一切苦恼悉已脱，
为拔诸苦烦恼刺，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于昔日爱乐家， 种种妙华散地上，
室内无风灯明照， 及以楼阁诸窗牖，
华鬘璎珞庄严身， 妇人端正犹玉女，
语言婉媚相随顺， 瞻仰不乱听夫勅。」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释王我有新学行， 微妙天中诸梵行，
我以得心自在行， 随我意去皆得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音声鼓瑟箜篌等， 微妙歌咏觉汝眠，
犹如帝释在天中， 汝昔在宫亦复尔。」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修多祇夜出妙音， 如意解脱今觉我，
我有梵行诸友等， 大王我住如是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降伏大地诸山川， 并及欲具诸千子，
微妙七宝舍弃来， 云何行此沙门行？」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智慧三昧我大地， 千数禅定是我子，
七种觉分是其宝， 大王知我悉已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言曰：

「汝昔驾车调善马， 其车杂宝所庄严，
洁白伞盖持覆身， 素拂清净琉璃把。」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我持正勤为驷马， 慧思惭愧以为车，
精进骏疾作所乘， 我乘以入无忧处。」

输头檀王复说偈言：

「汝昔在家乘捷陟， 其身洁白清净胜，
众宝庄严鞍辔等， 乘此调马随意行。」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大地所有诸众马， 世间无数多人乘，
彼等一切无常定， 观已随意驭神通。」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于宫内时， 殿合如天无有异，
执刀弓箭众所护， 身着铠甲甚精微。」

今汝在林无护者， 夜叉罗刹可畏所，
闇夜种种诸兽鸣， 云何能生是无畏？」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所有夜叉卑舍遮， 种种诸兽可畏者，
黑闇夜行在林内， 不能动我一毛端。
不畏他声如师子， 如风绳所不能羈，
亦如莲华不着水， 吾在世法浊不污。」

尔时，长老目捷连、长老摩诃迦叶、长老优楼频螺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优婆斯那、摩诃俱舍罗、村陀、离波多等，无量大众，坐佛左右。时彼诸德，以苦行故，身无精光，勤体疲劳，形容羸瘦，色不光泽，气力甚少，唯有筋皮缠裹其形。尔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今在世尊右边坐者，此等人辈，从何而来得出家也？」

尔时，世尊伸金色臂，向输头檀王，指彼一一诸比丘等，口悉称名而示王言：「此是舍利弗，此是摩诃迦叶，此是优楼频螺迦叶，此是那提迦叶，此是伽耶迦叶，此是优婆斯那，此是离波多，此别离波多，如是等辈，皆是摩伽陀国大姓婆罗门种。」

输头檀王复问佛言：「今在世尊左边坐者，复是何人？从何而来在世尊边而出家也？」佛告王言：「此是摩诃目捷连，此是摩诃迦旃延，此是摩诃俱舍罗，此是摩诃纯陀，诸如是等，亦摩伽陀村邑聚落大姓诸子。」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怅怏不乐，作如是念：「此我子者，真是大姓刹利童子，端正可喜，视者不厌，犹如金像。既是大姓刹利童子，以婆罗门左右围遶，此事非宜。既是刹利大姓童子，还应刹利大姓围遶，此顺其法。」作是念已，为欲成就如是事故，即从坐起，还其宫内。

佛本行集经优波离因缘品第五十五上

尔时，输头檀王还宫未久，有一童子名优波离，从其前众来至佛所。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牵捉其子优波离手，将以奉佛，唱如是言：「此优波离，曾为世尊，剃除须发。」时优波离，即为世尊而剃须发。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佛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身太低也。」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优波离！汝为如来，剃除须发，身莫太低令尊心乱。」时优波离，即入初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其身太仰。」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告优波离童子言：「汝优波离！身莫太仰令尊心乱。」时优波离入第二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但以入息稍复太多。」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使入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时优波离童子，于即入第三禅。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然其出息稍太多也。」

尔时，童子优波离母，语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令出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时优波离童子，于即入第四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汝等速疾取优波离手中剃刀，勿使倒地。所以者何？其彼童子，已入四禅。」时优波离童子之母，从优波离童子手中即取刀也。

尔时，输头檀王入迦毘罗婆苏都城，唤诸释种悉皆来集，于大殿庭而勅之言：「汝等释种应当知我王子悉达，若不出家，必定当作转轮圣王，汝等释种亦应承事。何以故？而彼出家，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能转于无上法轮，人天中胜。彼既刹利种姓王子，可喜端严，犹如金像，人皆乐见，而彼乃用婆罗门种，以为弟子，左右围遶，此实非宜。既是刹利释种王子，还应刹利释种围遶，乃可为善。」

尔时，诸释咸皆共白输头檀言：「大王！今者欲于我等先作何事？」尔时，输头檀王告诸释言：「汝等诸释！若知时者，必须家别一人出家。若其释种，兄弟五人，令三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断我诸释种故。」

尔时，诸释咸复共白输头檀言：「大王若尔，必须分明立其言契。」输头檀王即集诸释，而问之言：「我子今者既已出家，谁能随从而出家也？若能随从而出家者，可自抄名署以为记。」

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自手抄己之名字，咸谓能随太子出家。

尔时，五百释种童子，各解己身所服璎珞，自相谓言：「阿谁合取我等璎珞？」作筹量已，复作念言：「此优波离！昔于长夜，勤事我等诸释种来，是优波离，堪受我等所脱璎珞。」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脱璎珞，付优波离。既付嘱已，俱还本家，咨其父母。时优波离，寻作是念：「彼等诸释，今既能舍珍宝璎珞，我若受用，是所不应；而诸释子，有大威势，有大神德，既能弃舍所重官位及诸财宝，尚欲出家，我今何事不出家也？」时优波离剃须发师，见诸释子，各往咨白父母之时，便即舍彼所施璎珞，即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其优波离，住一面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听我随佛出家。」尔时，世尊即听出家受具足戒。时彼五百释种童子，各至己家，咨父母已，还复来至输头檀边而白之曰：「大王！今者可将我等至世尊所，彼既出家，我亦应当随从出家。」时输头檀，共彼五百诸释童子，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既安坐已，输头檀王而白佛言：「世尊！善哉大德刹利种姓，不合将彼婆罗门种共相围遶，实谓非宜。今者世尊刹利种姓，还应以此刹利围遶，乃可为善。然今世尊释种之内，五百童子，欲于世尊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唯愿世尊！哀愍听许，兼受具戒。」

尔时，世尊听彼五百释种出家受具戒已，教学威仪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咸可俱来礼优波离上座比丘。」时彼五百诸比丘等先礼佛足，然后顶礼彼优波离上座比丘，修礼已毕次第而坐。

尔时，世尊复告输头檀王言曰：「大王！今可顶礼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应礼五百比丘。」尔时，大王，闻佛教已，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然后礼彼上坐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复礼五百比丘，礼已次第还其本坐。

尔时，世尊威颜悦豫，作如是言：「今者释种，已自降伏释种懦豪。亦复摧扑诸释傲慢。」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优波离，今因世尊，得此五百释种比丘，及输头檀王尊敬礼拜。」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汝诸比丘！此优波离非但今日因我得此五百比丘、输头檀等恭敬礼拜。汝诸比

丘！过去世时，其优波离，亦因我故，曾得五百大臣跪拜，亦得彼王名曰梵德之所敬礼。」

时诸比丘各白佛言：「此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其本业。」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波罗[木*奈]城，时有二人共为亲友，其人贫下，世无名闻。彼人有时，自持家内菽豆一升，从波罗[木*奈]出城客作。尔时，恒有一辟支佛，往来住彼波罗[木*奈]城，时，辟支佛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彼二贫人，遥见尊者辟支佛来，威仪庠序平视而进，着僧伽梨，齐亭相称，执钵不动。彼人见已，得清净信，于辟支佛，生勇悦心，各相谓言：『我等贫穷，皆由过去未曾逢值如是福田，虽复逢遇，或不恭敬供养瞻侍，我等若当值遇如是胜上福田恭敬供养，今应不遭如此厄难，所谓无财恒常客作，以自存活。我等今者应当持此一升菽豆，奉施仙人，若其怜愍受我所施，我等即应脱此贫苦。』作是念已，将此菽豆奉辟支佛，作如是言：『唯愿尊者！起怜愍心，受我此施。』时辟支佛，于彼二人生怜愍故，受其所施，虽受施已，但辟支佛，皆有一法，欲化众生，唯现神通，更无方便。时辟支佛，愍彼二人受其施已，即从彼方腾空而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四

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译

优波离因缘品中

「尔时，彼等亲友二人，见辟支佛飞腾虚空游行无碍，心大欢喜，遍身踊跃不能自胜，合十指掌，敬礼尊者辟支佛足，乞如是愿：『愿令我等！于未来世，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更胜者，彼所说法，我等闻已，速即知解，不生恶道。』作是愿已，时彼一人又别乞愿，愿言：『藉此功德之力，于未来世，恒生大姓婆罗门家，愿能诵持四惟陀论，及以六十种诸技艺等。』而有偈说：

「『非直端心怀正信， 即得名为上福田，
 唯须供养佛与僧， 并及值遇辟支佛。』

「时彼二人于后命终，一得生于波罗[木*奈]城刹利姓家，即绍王位，名曰梵德；第二人者，生婆罗门大清净家，名优波伽摩那婆，具解诸论。其优波伽摩那婆，彼时有妻，名曰摩那毘迦，端严可喜，观者不厌，最胜最妙，世所无比，得优波伽摩那婆之所爱敬，若暂不见心即不悦。

「尔时，彼妻摩那毘迦，因为少事有所嫌恨，遂便不共优波伽语。时优波伽，烦冤懊恼，作如是念：『今日我妻摩那毘迦，不共我语，声音断绝乃如此也。』后时彼妻摩那毘迦，过夏四月，至于秋节，白优波伽摩那婆言：『善哉圣子！汝今可去往至市肆，买取上妙涂香末香及诸华等。所以然者？秋节四月，今者已至，众人皆共受五欲乐，我等亦须庄严身体受五欲乐。』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闻此语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作如是念：『今者我妻摩那毘迦，何期忽尔共我言语？』而优波伽有一金钱，先于余村他边出举，遂于午时，日炙大地，阳焰晖赫，其诸地色，犹如赤鸡，发其家宅，向彼村落，往欲债钱。于其道路，欲心缠逼，口唱淫歌。当于尔时，与梵德宫，相去不远。其梵德王，在于楼阁，取纳清凉，昼日眠着小时睡觉，忽闻彼人染着五欲作淫歌声。时王闻已，即复起发自本欲心，而有偈说：

「『或有由于本习气， 或复因事动其情，
 斯由色欲着爱染， 亦似莲华因水生。』

「尔时，梵德闻彼淫歌，忽即惊疑：『此是谁也？于盛日午炎热之时，染着欲心，口唱淫歌。』作是念已，从窗遥见彼优波伽，于盛午时，大地炎热，行歌于路，即唤一臣而勅之言：『汝可速往捉彼歌人将向我边。』其臣闻勅，即白王言：『不敢违旨。』遂至彼边，捉优波伽，而语之言：『汝摩那婆！去来去来，王今唤汝。』时优波伽，心生恐怖，举身毛竖，怅怏不乐，作如是念：『今谁知我于梵德边，有何罪过？令我愁恼。』尔时，大臣将优波伽往即至于梵德王边，其王见已，即生爱心，生爱心已，向于彼人，而说偈言：

「『日中晖赫正炎热， 大地红色如赤鸡，
 汝今耽着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日光普照正炎炽， 地上融沙弥复热，
 汝今耽着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以偈报彼梵德王言：

「『大王今者非热恼， 上天日炙何所及，
 唯有求利及失利， 此是恼中最为恼。
 日光虽复大炎炽， 此为恼中极下恼，
 经营种种诸事业， 如此名为最大恼。』

「时梵德王复问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汝于今者经营何事，而于是处炽热大地而行于路？』尔时，优波伽即以上事向梵德王分别说之。

「尔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两钱(即天竺金钱)。』其梵德王遂即与之。尔时，优波伽于梵德边受其钱已，仍复白彼梵德王言：『善哉大王！虽得大王所赐两钱，我今咨王，更乞一枚，通前得三，我向村落自取一钱，并王所赐，合得四枚，我即得共摩那毘迦供其秋节为五欲乐。』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汝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八钱。』遂便与之。其优波伽受八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即成九枚，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枚。如是因缘，我便得共摩那毘迦，受其秋节五欲之乐。』

「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一十六钱。』王即与钱一十六枚。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一十六枚，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得成十七，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八。以是因缘，我即得共摩那毘迦，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三十二钱。』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三十二枚，今复咨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自取一钱，合即总成三十四枚，便得供我摩那毘迦，于其秋节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六十四钱。』时优波伽即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大王六十四钱，今者愿王，更与一钱，我今复往彼村聚落，自取一钱，都合得成六十六枚，便供我与摩那毘迦，受于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百钱。』时优波伽受百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我今已得王钱百枚，

今咨大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复取一钱，合得成其一百二钱，得供我与摩那毘迦共受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当别更与汝一村，以为封禄。』而婆罗门为得为贪，是故其人数至王边，其王即择最上一村与彼为封。彼得封已，遂即勤劬，不辞劳役，犹如奴仆，伏事彼王。先起后眠，行迹和软，所作事业悉称王意。意行端直，如是事王，终不为王有所嫌责。以是因缘，取王颜色，令梵德王欢喜无已，于后复更与优波伽分国半治，王之仓库亦共分半。彼婆罗门得是优宠，受其五欲具足之乐，无所乏少。如是次第一切所作，悉皆为王捡捺得办。彼婆罗门，但从己家，来至王宫，王恒枕彼膝上而眠。」

「其梵德王，后于一时，枕优波伽膝上而卧，因即睡着。时，优波伽见王睡已，心作是念：『云何一国，乃有二王并用威势，一仓库内，亦复不合二人共享。我今可觅梵德王，便断其命根，若得杀者，我即独取王位治化。』彼优波伽作是念已，欲取刀时，更作是念：『此梵德王，于先为我作此利益，分其半国，与我共治，一切仓库亦悉分半，我今若杀，是无恩义。』如是第二，又作是念：『云何二人，可得一处共治国化？亦复不合二人共享仓库财物。』乃至第三念已还悔：『我若杀彼，必当成我无恩义行。』

「时优波伽，作是念已，举声叫哭。时梵德王，闻此哭声，忽然睡觉，觉已问彼优波伽言：『汝今云何作此大声？』时优波伽向梵德王广说前事。时，梵德王而心不信彼优波伽有如此事，而语之言：『优波伽！汝应定无如此之事。汝优波伽！莫作是语！』时优波伽寻复语彼梵德王言：『大王今者当信我语，我实起发如是恶心。』时优波伽复更思惟，作如是念：『我今忽发如是恶心，因何事相？』正观思已，作如是言：『我发如是恶事相者，莫不由于为五欲故，为王位故。我亦不须贪此王位，亦复不须贪其世乐，我因此事，生是恶心，我今唯可舍家出家。』即白王言：『大王！今者知我将欲舍家出家。』

「时，梵德王语优波伽：『莫作是语！我既与汝分国半治，仓库亦半，我于今者，与汝腹心，无有一人如似汝者。汝若出家，我今心意，定不安乐。』其优波伽复语王言：『善哉大王！愿垂许我舍家出家。我今决定出家不疑，于我法行莫生留难。』时，梵德王又复告彼优波伽言：『如汝所乐随意而作。』

「尔时，波罗[木*奈]城，有一瓦师，于先出家，行仙人行，依彼城住。时彼仙人，有大威德，已成五通，即能以手摸日月轮。时优波伽依彼仙人，剃除须发。既出家已，勇猛精进，即成四禅，复得五通，大有威力，亦能以手摸日月轮。其梵德王闻优波伽舍家出家，成就大仙，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摸日月轮，闻已微笑，入于宫内，对诸宫人，而说偈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已获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尔时，宫人闻梵德王说是偈已，其心皆悉忧愁不乐，遂共白彼梵德王言：『大王！当知，彼人本昔贩卖博戏，执杖行乞，以自活命。婆罗门人，威力渺少，是故出家。大王！今者莫学彼人舍弃家而出家也。』

「尔时，梵德有剃发师，其人名曰[口*恒]伽波罗，旧来恒可梵德王心。时，梵德王追觅唤彼剃须发师，而勅之言：『[口*恒]伽波罗！汝今为我剃治须发。』作是语已，于即睡眠。时，剃发师[口*恒]伽波罗，见王睡已，便即剃治王之须发。如是治已，而梵德王，睡眠不觉。王后觉已，谓剃发师[口*恒]伽波罗：『我已有勅，令汝与我剃治须发，云何不也？』作是语已，[口*恒]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已治讫，但王睡眠而不觉也。』

「尔时，梵德取镜自照，见已须发治理已讫，见已生喜，因即勅彼[口*恒]伽波罗：『汝当受我最胜村落，我更与汝，称意乐事。』

「时，剃发师[口*恒]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共宫内王之眷属，委曲评论，然后报王。』作是语已，拜辞而去。其剃发师[口*恒]伽波罗，本于王宫出入无碍，遂即入宫，白宫人言：『王已许我最胜村落以为封邑，诸后妃等，意悉云何？可取已不？』尔时，妃后告彼[口*恒]伽波罗言曰：『[口*恒]伽波罗！汝于今者何用取王最胜村落？我等现在足能与汝金银珍宝，但我有所嘱托汝事，为我办不？』其剃发师[口*恒]伽波罗，问宫人言：『妃等今者有何事业？令我欲办。』时诸妃等，即告彼之剃发师言：『大王比来每入宫内，恒说一偈，作如是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我等于时，闻王此偈，即作是念：「将恐大王舍位出家。」善哉善哉！
[口*恒]伽波罗！汝至王边，问斯偈意，其义云何？』

「尔时，[口*恒]伽波罗即往驰诣梵德王所，到已白言：『大王！许我最胜村落，我今不用如此之愿。但欲知王每入宫内于妃后前所说之偈：

「『「**优波造善**未经久，**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舍弃五欲出家行**。』

「『善哉大王！愿为我说如此偈意，其理如何？今从大王，乞如是愿。』

「时，梵德王告剃发师[口*恒]伽波罗：『我闻优波伽摩那婆，舍半国位而求出家，得成仙人，有大威力，能以手掌，摩日月轮。我今正以五欲醉乱贪着于斯，是故我今仰**羨**于彼，数入宫内而说是偈。』

「时，剃发师[口*恒]伽波罗，即入宫内，至妃后边，说如是言：『诸妃后等！莫虑大王欲出家也，大王今者定不出家。』时彼后妃，闻剃发师[口*恒]伽波罗说此语已，皆悉欢悦，心怀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诸璎珞，庄严己身，而告之言：『[口*恒]伽波罗！我此璎珞，今悉施汝，汝今更莫为活命故造作诸业。』[口*恒]伽波罗见是事已，作如是念：『彼优波伽，既舍如此半国王位，而求出家，今梵德王，仰**羨**于彼；我今何故不作是事，而使一切世间**羨**我？然此后妃，将诸璎珞，以施我者，我若顺从此后妃意，事必不善，我于今者，亦可舍弃而从出家。』[口*恒]伽波罗，作是念已，诣梵德所，而白言曰：『大王：许我以前事者，我今意乐舍弃出家。』时梵德王而问之言：『[口*恒]伽波罗！汝今意者欲于谁边而出家也？』[口*恒]伽波罗白言：『大王！我欲往至优波伽边而出家耳。』时梵德王，而告之言：『[口*恒]伽波罗！如汝意见，随愿而作。』

「尔时，[口*恒]伽波罗自剃须发，至优波伽仙人之所，于即出家。既出家已，勤劬精进，寻获四禅及以五通，得大威神，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摩日月轮。其梵德王，既复闻彼[口*恒]伽波罗得出家已，成大神仙，有大威力，复能以手摸日月轮，闻此事已，不胜仰**羨**，欲求见彼。告诸臣言：『诸大臣等！我今欲往彼仙人所，共彼相见。』时诸臣等，而白王言：『大王不然！大王今者不合身自往彼人所，我等遣使，唤彼仙来。』时梵德王报诸臣言：『卿等！今者应无此理，汝等莫作如是之语。上世已来，无如此法，而有诸

仙，身不自在，而从唤也。我等今者身自往彼，此是如法。何以故？彼仙人等，是大福田，堪受供养，我等必须身自至彼。』

「时，梵德王乘自威德，庄严备办五百乘车，左右围遶，及以五百诸大臣等，从波罗[木*奈]出诣向彼诸仙人所，自欲光显于彼世界。

「尔时，仙人[口*恒]伽波罗，遥见王来，及至白王：『善来梵德！希能远至。』

「尔时，彼等五百诸臣，怨恨瞋彼[口*恒]伽波罗，出麤犷言：『汝是下贱，淫女所生，秽浊不净，恒洗垢膩，云何今日唤大王名？』

「时，梵德王止彼臣言：『勿作是语！仙法如是，唤人名字，但此仙人，有其戒行，有大威力。』时梵德王，即向诸臣，而说偈言：

「『卿等莫恨此仙人， 此仙修行已具足，
 所有苦事能行故， 得度一切苦怖畏，
 心既得舍一切恶， 即非剃除及瓦师。
[口*恒]伽波罗已苦行， 降伏我故唤名字，
 现得忍力汝等看， 降伏诸根获证果，
 得诸天人所敬重， 即天人中最为胜。』」

「尔时，梵德王及宫内诸婬女等，于先顶礼仙人之足，却住一面，而彼五百诸大臣等，寻复顶礼彼仙人足，既顶礼已，然后复礼[口*恒]伽波罗仙人之足，次后亦礼瓦师之足。其梵德王，一面坐已，慰诸仙言：『诸尊者辈！身体康和安隐以不？所求活命不至劳也？无人恼乱诸仙人也。』

「尔时，仙等报梵德言：『如是大王！此事须忍，但王体内安和已不？一切眷属及诸大臣，国内民庶，悉安隐不？』作是语已，彼等诸仙，为梵德王，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时梵德王，蒙彼诸仙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从坐而起，顶礼诸仙，还其本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时优波伽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我身是。」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仙人[口*恒]伽波罗剃发师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优波离比丘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于彼之时，梵德王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即输头檀王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五百诸大臣等，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今五百比丘是也。诸比丘！于时优波离比丘，亦因我得五百大臣恭敬礼拜，并及得彼梵德王礼。今亦如此，复因我得五百比丘，及输头檀王之所礼拜。」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若欲善知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作是念言：「其优波离，昔作何业？乘彼业报，生剃发师下贱之家。复作何业？乘其业报，而得出家，受具足戒，获罗汉果，今得如来授其记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时，诸比丘作是语已，往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长老优波离者，昔作何业？乘彼报故，生剃发师下贱之中。复作何业？乘彼业故，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即得如来授其记别，称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第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在于此城，有剃发师，其人媪求称自门户剃发师家娶女为妻，其后不久，产生一子。彼剃发师，寻时遇患，虽加医疗治而不差，因其所患，乃至命终。既命终已，剃发师妻，将彼童儿，付自兄弟，口告之言：『此之童儿，是汝[外*男]甥，今将相付，汝等必须教此童儿，自父本业。』彼剃发师，闻其姊妹作是语已，受此童儿，遂便教授彼父本业。彼剃发师，恒在王宫，王所敬重，每为国王，剃除须发，不大在外为人剃治。时王勅给白象一头，任所乘驰东西南北，又给金筒，安置剃刀，及余杂事，而勅之言：『凡无佛世，有辟支佛，犹如犀牛，独行出时，当作利益。』寻于彼时，有辟支佛，头须爪发，悉皆长利，来到彼时剃发师边，而告之言：『善哉贤首！愿当与我剃除须发。』时剃发师报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若欲然者，听待明日，晨朝早来，必当与仙剃除须发。』时彼尊者辟支仙人闻此语已，寻时还去。过于彼夜，晨朝起时，着衣持钵，还复诣彼剃发师边，作如是言：『善哉贤首！今当与我剃除须发。』时，剃发师还复白彼辟支佛言：『善哉大仙！若必然者，听至日晚，即与仙剃。』如是乃至若日西来，还复语言：『听待晨朝。』若晨朝来，听待日西；如是乃至，晨亦不剃，晚亦不剃。而彼童子，见此尊者辟支仙人，或晨

朝来，或日西至，日日恒尔。见已白言：『辟支尊者仙！何缘故，或朝或晡恒来至此？』时辟支佛，向彼童子，广说前事。

「尔时，童子白仙人言：『我舅终不为仙剃发。何以故？恃于王宫出入自在，生憍慢故。我今当为仙人剃发。』时彼童子，即为仙人剃除须发。尔时，尊者辟支仙人，作如是念：『今此童子，大作功德，我今当须为彼童子，光扬示现功德事相。』作是念已，告童子言：『汝之童子！若知时者，必当持取我之须发，汝于当来，有大利益。』作是语已，犹如鴈王舒其两翅，以神通力，忽尔飞腾，乘空而去。时彼童子，取辟支佛所剃须发，置于髀上，向辟支佛生清净心，顶戴十指，合掌作礼，即发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中，还值如是辟支佛尊或更胜者，彼之世尊，所有说法，愿我速即悉皆知解。又愿我更不生恶道。又愿当来生生世世，恒作如此剃须发师，为福田故，供养承事如是圣者。』」

「尔时，彼城宫内，国王升殿视事，与大国臣左右围遶。而彼大众，悉皆遥见彼辟支佛腾空而行。大众见已，白彼王言：『大王！今者甚有吉利，善得人身，如今国内福田出世。』王遂仰观，即见彼时辟支佛已，告诸臣言：『剃此辟支佛须发者，大得吉利。』时彼为王治须发师，因在王边，而白王言：『如此仙人，是我能剃，更谁能也？』时彼童子闻此语已，即至王边而白王曰：『大王！当知，我舅今者虚言浪语。我舅本不剃彼须发，此既小事，犹尚妄称：「是我剃彼仙人须发。」论其实剃，即我身也。』尔时，王所治须发师诃彼童子：『咄哉痴人！汝有何力？能剃彼发。』时彼童子，于即挽出辟支佛发，显示大众：『此仙人发，我现持行，愿悉知见。』」

「尔时，王见如是事已，即生瞋怒，告彼恒治须发师言：『咄哉痴人！汝于我边，有如是力，今日何因虚诳我也？汝速出国，勿住我境。』并即夺彼所乘白象，及治须发诸具度等，及以封禄与彼童子，而勅之言：『从今日后，汝恒与我治其须鬣及以爪甲。』时彼童子而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违也。』从尔已后，恒即为王，治其须鬣及爪甲等。随世寿命，取终之后，因彼功德，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从天至人，从人至天，二处往返。后于一时，还生在于波罗[木*奈]城剃发师家，可喜端正，观者不厌。而彼童子，父母养育，及其长大，意智渐渐，技艺成就。」

「尔时，迦叶世尊出现于世，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作大教师，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

师。佛。世尊。尔时，迦叶婆伽婆。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已转法轮逆转流转，已受法輿本愿具足，最得称利胜丈夫志，开敷示现所化莲华，于无量亿百千众生，安置善道。当尔之时，修行依彼波罗[木*奈]城，住旧仙人所居之处彼鹿苑中，与比丘僧二万人俱。时彼剃治须发师父，数至彼苑，与诸比丘剃除须发。然彼小儿，始能行时，共父至于伽蓝寺内。然诸比丘，或说诸法，讲论之时，得至彼听讲说律时，或复得听，或不得听。时彼童子，问诸比丘：『云何一切等是善言，我或得闻，或不得听。其意如何？』时诸比丘报言：『童子！如此之法，是诸比丘秘密之事，若不受于具足戒者，悉不得听。』时彼童子闻此事已，心生懊恼：『云何愿我速得出家，堪闻善语？』后时童子至律师边，请乞出家，得受具戒，依诸比丘诵持戒律，依法而行，虽复如此，而不得证出世之智。然彼后时，病困着床，临欲命终，又发是愿：『迦叶如来。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一菩萨，名曰护明，已授记言：「汝于将来，寿百年世，当得作佛，号曰释迦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于今者，愿值将来释迦牟尼，若顺所愿，在彼教中，亦乞出家，受具戒已，于彼世尊诸弟子中，所持律者，我为第一。如我今日，此师和上，于迦叶佛诸持律行弟子之中，最为第一；我亦如是，当于彼时释迦如来法教之中，持律弟子，我最第一。』彼人从尔，命终已后，即生天上，及至今日，最后之身，受胎生于迦毘罗城剃发师家，名优波离，即其人也。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四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五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优波离因缘品下

「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时童子剃发师者，莫作异想，即优波离比丘是也。然优波离，昔于尊者辟支佛边剃须发已，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若得人身，恒常生在剃发师家。』复于彼时，更乞愿言：『愿我莫生恶道之中。』由彼发愿果报力故，不生恶道，从尔已来，流转天人，多受快

乐，现得已利。复作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时，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胜此者，若彼教师所说之法，愿我速证，即得知解。』由斯业报，今得值我，以为教师，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证罗汉果。亦复在于迦叶如来法教之中，作如是愿：『愿我于彼未来世中，值遇释迦牟尼如来，莫背彼法，随顺出家，若得出家，于彼持律诸弟子中，我最第一。』藉彼业报，今我法中，而得出家，乃至持律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汝诸比丘！彼优波离，于过去世，作如是业，今得报生剃发师家。复以造彼愿业因缘，现今得报，于我法中，如是出家，及受具戒，证罗汉果。我今又复授彼记言：『于我持律弟子之中，最为第一。』」◎

◎佛本行集经罗睺罗因缘品第五十六上

又于一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愿佛及僧，受我明朝所设饮食。」于时世尊，默然而许。输头檀王既见世尊默然许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遶三匝，辞退而去。至本宫已，即于彼夜，办具微妙多种饮食，所谓飡食啗食啜食[口*束]食，办具已讫，过夜至朝，洒扫铺设。即遣使人，白世尊言：「今已时至，饮食备办，唯愿降赴。」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诸比丘僧左右围遶，佛为导首，来至输头檀王宫内。到已坐于所设佛座，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尔时，输头檀王，以佛为首，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诸微妙饮食，尽其种数，乃至啜[口*束]，悉令充饱，称意自恣。既见佛僧饮食饱已，洗治钵器，将置别处一小座上，却在一面，既安坐已，输头檀王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教诲于我。又愿世尊善逝示现，令我长夜常得利益安乐之事。」

尔时，世尊告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大王今日，若知时者，应须舍此听法之事，亦复不须数来问讯诸比丘等。王身不久，应自得其最胜妙果。」于时，世尊方便教化输头檀王，说法显示，令其解悟，令欢喜已，从座而起，还于本处。输头檀王，又于一时，因舍利弗得法眼净，兼得证于须陀洹果，而净饭王，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已度诸疑，心无有惑，已得无畏，更不复问自余法行，悉证知己，诣向佛所，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度我，出家入道，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输头檀王于此教中，舍家出家，复更能证胜上法不？」尔时，世尊思惟是已，自证知此输头檀王，决定不合舍家出家，亦不

得证胜上之法。如是知己，而告之言：「大王！今日若知时者，但在本家，行檀布施，造福业耳。」

至于后日，摩诃波阁波提大夫人，请佛及僧，供给饮食，悉令饱满。至第三日，第一宫内诸妃眷属，又复请佛及比丘僧，供给肴饍，亦悉充足。至第四日，其第二宫，又复请佛及比丘僧，供奉种种百味肴饍，亦悉充足。

其罗睺罗，如来出家六年已后，始出母胎，如来还其父家之日，其罗睺罗，年始六岁。

尔时，如来至迦毘罗婆苏都城，罗睺罗母，作如是念：「我昔因此罗睺罗故，为诸眷属之所诽谤，今日时至，我于彼事，应自清静，以明其身。以是因缘，必须请佛及比丘僧，布施饮食，及请一切诸眷属等，以自明白。」耶输陀罗作是念已，于其彼夜，办具种种微妙饮食，既备办已，过于彼夜，即遣使人往白佛言：「所设饮食，办具已讫，世尊知时。」兼告一切诸眷属等，悉令聚集来赴所请。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与诸比丘左右围遶，佛为导首，与大比丘一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向王宫，如所铺座次第而坐。

尔时，罗睺罗母别作一枚大欢喜丸，唤罗睺罗，内着手里，作如是言：「汝罗睺罗！往至比丘僧众之内是汝父者，施欢喜丸。」罗睺罗母，复告一切诸眷属言：「是罗睺罗，今当觅父。」时罗睺罗，持欢喜丸，遍观一切诸比丘已，直往佛边，而白佛言：「如是沙门！荫凉快哉？如是沙门！荫凉快哉？」

尔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耶输陀罗颇有如此过患已不？」

尔时，世尊告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大王今日，莫作是疑。耶输陀罗无此过患，其罗睺罗，真我之子。但是往昔业缘所逼，在胎六年。」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眷属，闻佛此语，皆悉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各各以手持诸种种饮食肴饍，供佛及僧，令得充足。自恣饱已，佛及大众，洗钵澡手，各将小座，遶佛左右，却坐一面。尔时，输头檀王以敬佛故，不能广问如上因缘，而白众中诸比丘言：「愿诸师等！请问世尊，其罗睺罗及耶

输陀罗，往昔造业因缘之事。」尔时，诸比丘即白佛言：「是罗睺罗，往昔造作何业因缘？以何业报，处胎六岁？耶输陀罗，复作何业，怀孕六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时有一王，婆罗门种，名曰人天，生其二子，大者名日，次者名月。其大王子，恒不乐世，愿欲出家。经未多时，其王人天，算尽命终。命终之后，其子日、月，互相推让。其长子言：『汝当为王治国政事。』其第二子复语彼言：『汝当为王治国政事。』

「其日王子告月王子，复作是言：『汝必为王，我当舍家而出家也。』

「时，月王子复白彼兄，作如是言：『汝既长大，王位当汝，我不合受。』

「其日王子复告其弟月王子言：『凡受王位，先作何法？』其月王子，复报彼言：『先颁号令。』

「时，日王子复问彼言：『世若有人违号令者，当合何罪？』其月王子，复报彼言：『必须重罚罪之重者。』其日王子，复语其弟月王子言：『依其道理，我合得王。我今但舍王位付汝，汝当作王，我欲舍家而出家也。』

「时，日王子以其王位付月王子，遂即舍家，出家修道。其日王子，所有眷属，皆随出家。

「时，日仙人作如是念：『此等诸人！依我出家，我今既与此辈为师，当须勤学求于道业，以胜于彼。』作是念已，因发誓言：『愿我此身，从今已后，若非他施，不得自取，乃至一物水及杨枝。』尔时仙人，至于一时忘失本念，他不施与药草根等及以诸菓而自取食，又时夜渴，见他澡盥，谓言自许，遂取而饮，而自澡盥，在于一边。时彼仙人本澡盥主，见自澡盥空无有水，而问之言：『是谁取我澡盥中水？此乃是贼住居之处，本非仙人所居地也。』时彼仙人取水饮者，见自澡盥水满其中，在于一边，遂报彼言：『我不知故，取汝水饮，谓言我许。』而彼仙人，告彼饮水日仙人言：『汝若饮者，善哉快哉！』尔时，错误饮水仙人，正自思念：『我已违失昔日誓言，为不善也。此非仙法。我今云何不与不受诸药草根及果子等，而自食之？复取他水而自饮也？』以此因缘，怅快不乐，心生忧恼，蹲坐地上，思惟正念，忧愁此事。

「尔时，弟子摩那婆辈，便即诣向日仙人所，顶礼其足，如法承事。而彼仙人，告彼弟子摩那婆言：『汝等童子！从今已后，莫顶礼我。何以故？我于

今日，已成贼也。』彼诸童子，即问王仙，作如是言：『优波陀事云何也？』

「时，日王仙便报彼等摩那婆言：『汝等童子！今须知我不从他边受得药草根及果等，复取他水而自饮之。』作是语已，彼等童子寻复白彼日王仙言：『师于今者，莫作是语！所食饮者，一切皆是优波陀物。』时日王仙，复语彼等摩那婆言：『汝等知我不从他得，而自取不？然我今者不从他得草叶根果及澡盥水，而自取饮，我已成贼。是故汝等当罚我罪，如治贼者，等莫有异。』时诸童子咸白彼仙：『我不敢决优波陀罪。优波陀弟今者作王，现领此境，如法治化，至于彼边，必能治罚优波陀也。』

「尔时，王仙诣月王所，于时月王既闻此事，知其日王欲来其边，即办四兵，出迎城外。日王到已，顶礼其足。时，日王仙止月王言：『莫礼我足。所以者何？我今是贼。大王！必须治罚我罪，如贼莫异。』

「尔时，彼王即问其兄日仙人言：『圣者今日作何贼也？』彼时仙人报月王言：『大王！当知，我在空闲清静树林修道之时，不从他得药草根果，并取他水而自饮也。』

「尔时，彼王闻此语已，烦冤懊恼，鸣噎悲啼，涕泪满面，作是思惟：『如此仙人，功德本行，自来清静，无有过患，云何今日，可罪罚也？』作是念已，报王仙言：『我许诸仙，取诸果子，及药草根，乃至水等，自食自饮。是故仙人所食之者，皆是己物。大仙非贼，亦不可罚。』

「时，日王仙告月王言：『大王今日始许斯事，非昔日也。』王复白言：『我昔初承王位之时，即有此语：「我施沙门，及婆罗门，草木及水，随意用食。」是故大仙！实非贼耳。我于今者，云何罚罪？』而彼王仙复告王言：『善哉大王！我今已造不善之事，自念不能消此过罪，我既取他澡盥水饮，是故大王，须治罚我如贼无二。』

「尔时，月王有一[外*男]甥，在彼众会，而彼[外*男]甥白月王言：『大王！但与此仙决罪，勿令此仙烦冤懊恼。』尔时，月王白彼仙言：『事若尔者，入在我苑，止住修道。』尔时，月王令此仙人入其苑已，寻即废忘，不复更忆。至于六日，然后始念，唤诸臣佐诸卿等辈：『彼仙在苑，出去已未？』尔时，诸臣白月王言：『彼之仙人，犹未出苑，仍在园内。』

「尔时，月王放赦天下一切囚系，乃至飞走诸禽兽等，别唤彼仙，布施种种甘美饮食，而白之言：『唯愿大仙！随意而去。』放已，月王心怀不乐：『我于此仙，已有罪过，因此仙人，必得罪失。』」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若有心疑，于时王仙，号名日者，此是谁也？莫作异见，我身是也。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当于彼时，王名月者，此是谁也？莫作异见，即罗睺罗，是其人也。为其将彼仙人入苑住六日故，因彼业报，住于生死烦恼之中，无量受苦；因其余业，复在母胎，止住六岁。」

「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有一群牛，在于牧所。其牛主妻，自将一女，往至牛群，构取奶酪，所将二器，并皆盈满，其器大者，遣女而负，其器小者，身自担提。至其中路，语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间路险，有可怖畏。』」

「尔时，彼女语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语三语：『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

「尔时，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我负最大器，更复催促遣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且兼将此乳器，我今暂欲大小便耳。』而彼女母，取此大器负担行已，其女于后，徐徐缓行。尔时，彼母兼负重担，遂即行至六拘卢舍。」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负重，行六拘卢舍者？莫作异见，耶输陀罗释女是也。既于彼时，遣母负重，行其道路六拘卢舍，由彼业报，在于生死烦恼之内，受无量苦；以彼残业，今于此生，怀胎六岁。」

「诸比丘！所有诸业，非是虚受，随造善恶，还自受之。是故汝等诸比丘辈！恒须舍此身口意恶。何以故？作身口意善恶因缘，汝诸比丘！现见如是善恶果报。汝等比丘！应当如是修学善业。」尔时，世尊与净饭王及彼大众，说微妙法，使令欢喜显示宣通教化讫已，从座而起，还于本处。」

尔时，罗睺罗母遣罗睺罗，往向父边，乞取父封。时，罗睺罗随佛而行，且行且语，作如是言：「惟愿沙门！与我封邑，唯愿沙门！与我封邑。」

尔时，世尊自授手指与罗睺罗，时罗睺罗执佛指已，傍佛而行。」

尔时，世尊将罗睺罗，至于静林，遥唤长老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将罗睺罗，令其出家。」时舍利弗而白佛言：「如世尊教。」承佛教已，度罗睺罗而出家也。尔时，世尊为诸比丘制禁戒时，其罗睺罗甚大欢喜，遂受禁戒，如法奉行。所以者何？教法应尔，其舍利弗，依佛教戒，摄受教示。当尔之时，有善男子，皆悉获得正信正见。何以故？并欲出家求无上道诸梵行故，利益现自证见法故，自证知己，口自唱言：「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其罗睺罗，亦复如是，自证其心，得正解脱。世尊即记，告诸比丘：「当知我之声闻弟子持戒之中，其罗睺罗，最为第一(此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

(其迦叶维复有别说：「当尔之时，输头檀王办诸食已，即唤宫内诸眷属等，勅告之言：『汝等今者勿令一人，示罗睺罗，言悉达多是汝之父。何以故？恐罗睺罗闻已，即随其父出家。』」时，净饭王于其彼夜，备办种种甘美饮食飡噉啜[口*束]，办具已讫，过彼夜分，始晨朝时，铺设诸座，将罗睺罗，及诸侍从童男童女，左右围遶，并遣将入阿输迦林。然后发使往白佛言：『食时已至，饮食已办，愿尊知时。』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诸比丘僧，左右围遶，在前而行，相随往诣输头檀王宫。到已即于先所铺座，次第而坐。

「时罗睺罗，见彼童男及童女等，各各乱行漫游漫戏，而诸傅母，亦不遮断，共相戏笑，遂私便从阿输迦林，渐入王宫。往见世尊及比丘众，见已顶礼。礼已即便升楼阁上，当于彼时，罗睺罗母，先在楼阁，观见世尊，剃头须发，身着袈裟，见已悲泣，而有偈说：

「『大王释子新妇者， 其名号曰输陀罗，
 见夫如是出家相， 心怀悲泣自懊恼。』」

「时，罗睺罗问其母言：『圣者何故悲啼如此？』其母报子罗睺罗言：『身体金色，在沙门众，即是汝父。』时罗睺罗复白母言：『如是圣者，我生已来，未曾忆念，有如是等快乐之事。』作是语已，从楼阁上速疾而下，诣向佛所，入佛衣里，隐藏而住。时，诸比丘即欲遮断，佛告之言：『汝诸比丘！莫复遮断，但令入我衣内而住。』

「尔时，输头檀王见佛及僧次第而坐，自手奉过种种清净甘美肴饍，所谓漚噉[口*束]等食，悉令饱满自恣充足。尔时，世尊饭食已讫，洗钵澡手，将一小座，却坐一面，即为父王，而作愿言：

「『祭祀火为最， 诸偈叹为最；
 人中王为最， 诸流海为最；
 星宿月为最， 诸明日为最；
 上下及四方， 及于众生辈，
 若天若人者， 诸佛是为最。』」

「尔时，世尊为净饭王，以此偈句，祝愿已讫，即从坐起，随缘而去。

「尔时，输头檀王于后捡校事务东西行时，其罗睺罗已逐世尊，出于宫外。既出宫已，还欲来入。于时，世尊自授手指与罗睺罗，令其执捉。时罗睺罗，其身上分，安隐快乐，譬如以绳系诸鸟足，更不复离，如是依附着世尊已，即将往至尼拘陀林。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作如是言：『汝罗睺罗！汝能随我出家以不？』时罗睺罗而报佛言：『我实如是，能出家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于今者，令罗睺罗，舍家出家。遣舍利弗，以为和上。』

「尔时，诸比丘作如是念：『世尊昔日，曾告我等，作如是言：「若有年岁不满二十，不得为受具足禁戒。」而罗睺罗，今始十五，我等为当依佛昔教，为当更复别有所以？』作是念时，即将前事，具白世尊。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当知！十五而出家者，可为沙弥。』时诸比丘蒙佛教已，即令出家，请舍利弗，以为和上。」）

尔时，输头檀王发遣世尊，及比丘僧，诸眷属等，然后方自欲坐食时，而作是言：「汝等当唤罗睺罗来，与我共食。」尔时，左右处处求觅，了不能得，还至王所，俱白王言：「大王！我今求罗睺罗，莫知所在。」

尔时，输头檀王复告之言：「汝等往至阿输迦林，及诸宫内，处处求觅。」时彼左右，复即往至阿输迦林，及诸宫内求亦不得，来告王言：「往至彼处求亦不见。」

尔时，输头檀王复告之言：「速往至于尼拘陀园，或非世尊将令出家如是去也。」

尔时，左右闻王此勅，速即至彼尼拘陀园，处处求觅，见罗睺罗已为世尊遣令出家。见已还宫，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其罗睺罗，已被世尊，放令出家。」王闻是已，迷闷躃地，经于少时，还得醒悟。从城出至尼拘陀林，到于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往昔在家之日，诸解相师婆罗门等，已曾授记：若其在家，必当得作转轮圣王。世尊！今已舍家出家，我见世尊出家之后，作是思惟，欲以王位付与难陀；世尊于后，复令出家。彼既出家，我复思惟，令阿难陀绍其王位；复为世尊已放出家。彼出家后，我复作念，当欲令彼阿尼楼陀绍其王位；复为世尊放令出家。彼出家后，我复作念，婆提唎迦绍其王位；世尊亦复放令出家。今者望欲留罗睺罗，拟付王位；复为世尊将出家也。世尊如是，将罗睺罗出家之后，岂不断我王种姓耳？」

「复次世尊！虽复如此，兼恋子情，穿彻皮肉筋骨及髓。是故世尊，从今日后，作如是教制：『诸比丘！有出家者，令咨父母，许出家已，然后乃放。』」

尔时，佛告输头檀王：「如大王意，我不违也，我必当教作如是事。」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向净饭王，说诸法义，显示教化，令王欣悦，加其威力，复令欢喜。尔时，输头檀王既欢喜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遶佛三匝，辞退而去，还其宫内。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当知儿子于其父母，报恩最难。所以者何？然其父母难作能作，显示世间，长育诸阴，故令乳哺养成身体。是故汝等诸比丘辈！从今已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出家者，先须令彼咨其父母，然后乃听。若不许可放出家者，须如法治。我今日后，立如是制，凡人来投请出家者，先须问言：『汝之父母，生存已不？』彼人若报云：『我父母现今生在。』方更问言：『复当听汝出家已不？』」

（然其五师或有异说，作如是言：「其罗睺罗，生二年后，菩萨尔时方始出家，苦行六年，然后成道。成道七岁，方始来向迦毘罗城，如是次第，数罗睺罗出家之日，正年十五。」）

（或有诸师作如是说：「波阇波提见其菩萨舍家出家，为此因缘，忧愁懊恼啼哭之时，眼坏失明。然佛世尊，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十二年，然后方还迦毘罗城，欲于眷属现怜愍故。」）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宫内一切眷属，左右围遶，王为导首，在前而行。

尔时，复有同姓种族，合有九万九千人俱，同来见

佛。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同在彼众，往诣佛所，为看其子罗睺罗故。

尔时，如来现双神变。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既闻他说：「今我之子，显现神通，所谓于身下分放其火光，于身上分出其冷水。」如是闻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往诣佛所。到佛所已，为敬佛故，取其佛身所流之水，自洒己身，及以洗面。

尔时，世尊为令摩诃波阇波提，起于慈悲，遍满其体，受其快乐，其所坏眼，寻得清淨，胜于本时。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即于佛边，更增信敬。

时，诸比丘又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此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为世尊故，忧愁啼泣，失坏其目？复因世尊，还得清淨？」

尔时，佛告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非但今日为我作是忧愁啼哭，失坏此眼，还复因我，而得清淨。过去之世，亦曾为我忧愁啼哭，失坏其眼，复还因我，眼得清明。」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说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五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六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罗睺罗因缘品下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久远，在迦尸国，于彼聚落，近有一山，名鬻蒸伽。其山南面，有一园林，其园杂树，数过十万，华果茂盛，枝叶扶疎，遥远瞻望，如青云队。于其园内，处处皆有莲华池沼，其数众多，庄严园林，其林高大空闲寂静(或有师说鬻蒸伽山近波罗[木*奈]城)。尔时彼山有诸群象，其象群内，有一象母，生育一子，形体端正，观者无厌。然彼象子，其身洁白，六牙备足，其头纯黑，如因陀罗瞿波鸟头，七支拄地。其彼象子，养育不久，成大象龙，如法修行，孝顺父母，供养之时，有敬重心。然彼象子，诸有饮食，草果根等，先奉父母，令其充饱，然后自食。

「尔时，象龙又于一时，因求草果诸饮食等，处处游行。有诸猎师，忽见此象，即作是念：『此之象龙，非是余人所堪乘者，唯梵德王，堪能乘耳。』作是念已，遂即往诣梵德王边，到已白言：『大王！当知，某处林内，有一象龙，端正可喜，其身洁白，具有六牙，其象黑头，如因陀罗瞿波之鸟，七支拄地，如我所见。彼象当堪大王乘之，如其大王意所乐者，可往遣人搦彼象，取将示王来。』时梵德王，寻即召唤能搦象者，勅告之言：『我闻他说，有一象龙，其象六牙，端正可喜，观看之者，无有厌足，乃至七支，悉皆拄地。汝等必当速往彼处，捉彼象龙，将至我所，勿使迟迟令有失脱。』

「尔时所有诸搦象人，闻梵德王有如是勅，而报之言：『如王所勅，不敢违教。』即办牢鞞诸皮索等，往至象边，以呪呪之。其象自来赴向人所，遂即捉之，以彼皮绳，系缚象已，牵来将至梵德王边。

「时梵德王，遥见彼等将其象龙欲至之时，即起出迎，以欢喜故，作如是言：『快得如是妙好大乘，快得如是妙好大乘。』

「时，梵德王身自养饲，但于彼象所堪食者，悉皆与之，一切所食，自看自与。虽复如此，而彼象龙，反更羸瘦，恒大呻吟，呼声大叫，悲啼流泪，无时暂憩。时梵德王，见彼象龙羸瘦憔悴，乃至悲啼流泪如此，至于象前，合十指掌，语象龙言：『我将一切诸好饮食，供养于汝，汝乃羸瘦，不着肤体，减损色力，身婴羸瘠，然我观汝，心不悦怿，不受欢迎。我心爱汝，供给瞻养，未曾暂舍。汝须何事，我今皆与，令汝欢喜，汝何缘故，不喜不乐？』

「尔时，象龙白梵德王作如是言：『我今启白大王一语，令王欢喜。』

「时梵德王，闻彼象龙作如是言，生大希有欢喜之心，复作是念：『希有此事！此龙象王，能作人语。』作是念已，报彼象龙作如是言：『汝象龙王！出如是语，令我欢喜。』」

「尔时，象龙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彼林之内，我有父母，年老力衰，住彼林内，我念未被王所搦时自尔已前，不曾忆有先自食噉始与父母，水浆亦尔，先与父母，然后自饮。我今思量，受王供给，一切资须，无所乏少，养育于我。然其父母，在彼林中，乃成孤独，受大苦辛。我今正以不见父母，是故如此忧愁不乐。』」

「时，梵德王闻此语已，生未曾有奇特之心，作如是念：『希有此事！不可思议！人中犹尚难有此法，云何象龙乃如此也？』作是念已，告彼象龙如是言曰：『大象龙王！我今宁自将此身命，闭于牢狱，不将如是如法之行，持戒妙行，孝养父母，于如此事不敢扰乱。』」

「尔时，梵德复告象龙作如是言：『汝象龙王！我今放汝，至父母边，共其父母，自相供养，随意受乐。』然梵德王放象龙时即说偈言：

「『汝今好去象龙王， 供养父母当孝顺，
我宁自舍此命根， 于汝更不相扰乱。』」

「尔时，梵德放彼象龙，其象龙王既得脱已，渐至彼林。彼象龙母于时正以不见子故，忧愁懊恼，泣泪啼哭，两目失明。以失明故，东西驰走，从于本处，游行他所。象龙初还至彼林时，求觅其母，了不知处。以不见故，放声大唤。于时象母，闻其叫声，即知彼声是其己子。其母尔时，亦即放声，叫唤悲泣。彼象龙王，闻其母唤，遂尔寻声，往至母所。其象龙王，既见其母，近一水池，止息而住，安置其母在于岸上。

「尔时，象龙入其水池，取满鼻水，出已欢喜，身心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至其母边，以水散洒，而洗浴之。

「尔时，其母得子持水洗浴身时，眼还清净，胜于本目。而彼象母，既见其子，而问之言：『子何处来？今日始还，令我多时不得见汝。』」

「时，彼象龙向母具说，如梵德王，遣人所搦，将向王宫，供养因缘，并放得脱还归之事，一切皆悉向其母说。

「尔时，象母闻此语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唱言：『子子，如我今日而得与汝共相养活，喜乐如是，愿梵德王，共其父母妻子男女诸眷属辈，及以知亲大臣百官一切辅佐，共相养活，如我今日受斯快乐。』」

尔时，佛告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有心疑，彼象龙王，此是谁也？即我身是。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时象母，此是谁者？莫作异见，此即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是。当于彼时，为我啼哭，悲涕流泪，受于苦恼，两目失明，还因我故，而得清净。今亦如是，摩诃波阁波提憍昙弥不见我故，悲号啼哭，忧愁苦恼，两目失明，今还因我而得清净。汝诸比丘！如来昔在因地之时，未得成佛，尚为众生，作是利益，况于今日，已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故诸比丘！若有智者，恒于佛所，作敬重心希有之心，于法僧边，亦须生于敬重之心。汝等比丘！当如是学。」

佛本行集经难陀出家因缘品第五十七上

尔时，世尊教化难陀释种之子，舍家出家，数数为说出家因缘，亦复赞叹出家因缘，而作是言：「汝来难陀！当就出家。」作是语已，释子难陀白言：「世尊！我不出家。所以者何？我以四事，供养世尊及比丘僧，乃至尽其一形，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如是世尊第二第三，教化难陀，赞叹舍家出家功德，乃至数数说其出家因缘之事，及以赞叹劝其出家，而彼难陀，不肯出家，犹言求以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尽形供养佛及众僧因缘之事。

尔时，世尊经于少时，饭食讫已，将一侍者，徐徐向彼释种童子难陀之家。然彼释种童子难陀，当于彼时，在重阁上，共孙陀利，升楼观看，游遨而坐。尔时，难陀在楼阁上，遥见世尊，将至其所，速即惊起下于重阁，往至佛边，顶礼佛足，却立一面。因白佛言：「善来世尊！何从远至？唯愿垂神，入我堂室，升座而坐。」

尔时，世尊入彼堂室，升座坐已，慰喻难陀，慰喻已讫，默然而坐。

尔时，难陀白佛言：「世尊！唯愿今者于此受供，我遣备办肴饍饮食。」佛告难陀：「我已食讫，不须备办。」

尔时，释种童子难陀复白佛言：「今有蜜浆，非时饮不？」佛告难陀：「我随汝意。」尔时难陀复白佛言：「唯然世尊！」于是难陀执持佛钵，盛非时浆，奉与世尊。于时，世尊未为受取。

尔时，释种童子难陀，即持彼钵，将与侍者，而彼侍者，复不受取。

尔时，世尊从座而起，与诸侍从相逐而还，欲向本处，其释童子，亦从重阁，持彼蜜浆，欲随佛去。

尔时，释种女孙陀利，见释难陀执其满钵非时蜜浆从世尊行，其孙陀利，梳头未讫，便即高声唤难陀言：「圣子难陀！欲何去也？」尔时，难陀指彼钵言：「欲将此钵奉送如来，至彼即还。」孙陀利言：「圣子速来！莫久住彼。」

尔时，世尊出难陀家，为难陀故，步行东西，在于街巷，欲令城内一切人民，见彼难陀执非时浆随逐于佛。是时人民，见此事已，各相谓言：「今者世尊，必令难陀舍家出家。」

尔时，世尊至僧伽蓝，唤一比丘，密以手指，作其相貌，令取难陀手中蜜钵。时，彼比丘知解佛意，从难陀边，即取其钵。

尔时，难陀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我今辞佛，欲还向家。」佛告难陀：「汝莫还去！」尔时，难陀复白佛言：「世尊！我今思惟，不欲出家。所以者何？我欲四事，尽其一形，供养如来及众僧故。」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作如是言：「此阎浮提世界，纵广七千由旬，北面广阔，南面狭小，犹如车箱，满中罗汉，稠若甘蔗竹苇麻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彼等诸阿罗汉，尽其一形，四事不阙。彼等罗汉入涅槃后，复更供养，起舍利塔。于其塔上，各施幡盖，及宝铃幢，复以香华，及诸油灯，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多不？」难陀白言：「得福甚多。」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若有罗汉，满此阎浮，有人尽形，四事供养，乃至香华，然诸油灯。若复有人，供养一佛功德果报，倍胜于彼。」

「复次，难陀！若人能入佛法教中，乃至出家，一日一夜，行于清净梵行之法，此之果报，倍多于彼。是故难陀！必定出家，莫复贪受五欲乐也。」

「复次，难陀！诸欲少味，多有苦患，诸欲无常，是可厌离，是大苦本，是大疮疣，是大恶刺，是大厄缚，是大苦恼，是损减相，是破坏相，无常不

住，无时暂停，是不牢固，危脆易坏，多有怖畏，苦空无我，汝今必当谛观诸欲如是过患。难陀！汝今应善思惟五欲过患，莫贪着也。」

尔时，世尊虽向难陀说此过患，然其难陀，心故不欲愿乐出家，但敬佛故，低徊俛仰，白言：「世尊！我当出家。」

尔时，世尊且因经行，以指作相，招一比丘，来语之言：「汝当唤一剃发师来。」时彼比丘，即唤众中一剃发师，在难陀前，手执剃刀，欲为难陀剃其须发。尔时，难陀，捉拳向彼剃除发师，作如是言：「汝今何力敢剃我头？」

尔时，世尊正念正意，告难陀言：「来汝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尽诸苦故。」尔时，如来作是语已，难陀须发，即自堕落，犹如比丘。剃其须发，始经七日，自然体着袈裟色衣，手执钵盂如法之器，而彼长老，即成出家，受具足戒。于时难陀，可喜端正，诸人乐观，有三十相，具足不阙，身体金色，高下四指，不及如来，所作袈裟，与佛衣服，等无有异。作已受持，或诸比丘，遥见来者，皆谓难陀即是世尊，欲起迎逆，及至知非，始还本座。以此因缘，而诸比丘，嫌恨筹量，而作是言：「长老难陀，云何与佛衣服一等，而用受持？」时，诸比丘即往白佛。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时聚集诸比丘众，问难陀言：「汝作衣服僧伽梨等，与佛同量，而受持不？」

尔时，难陀白言：「世尊！此事实然。」佛言难陀：「此不如法。汝今云何与佛世尊，同量受持僧伽梨也？」

尔时，世尊诃责难陀，教如是已，告诸比丘：「从今日后，悉皆不得依世尊量作诸衣服而受持也；若有违者，如法治罪。」

尔时，难陀作如是念：「世尊已断，不复更听依世尊量受持衣服，今所作衣，必须治打出其光泽而受持也。」

尔时，难陀寻即作彼打治之衣光泽而服，执持钵器，眼涂媚药，庄严其身，脚着革屣，左手执伞，右手持钵，诣向佛所白言：「世尊！我欲往入聚落乞食。」尔时，佛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今岂非善男子也？信心舍家而出家乎？」难陀答言：「如是世尊！事实然也。」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作如是言：「汝既信心之善男子，舍家出家，所持衣服，何故打治令出光泽？复以何缘，庄严身体，眼涂媚药，脚着革屣，一手执伞，一手持钵，欲乞食也？」

「复次，难陀！汝若在于阿兰若处，乞食活命，着粪扫衣，此乃为善。」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偈言：

「何时当得见难陀， 住于空闲常乞食，
少欲知足舍遗余， 又乐远离诸欲想。」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相，集诸比丘而告之言：「诸比丘辈！从今日后，不得复着打出光衣；若有受持出光衣者，如法治罪。」

「亦复不得眼涂媚药，及妙革屣，亦复不得执轻妙钵。」

「亦复不得执伞入城聚落乞食；若如是者，悉如法治。」

尔时，难陀虽被世尊断此打治光泽之衣，并及不得眼涂媚药，断好革屣，并持轻钵，及以伞盖，犹尚忆念王之势乐，不肯依断。还忆彼女释孙陀利，念其色欲，不行梵行，欲舍其戒，还本家宅。以是因缘恒画彼女孙陀利像，后于一时至阿兰若空闲之处，或取砖瓦，或取木板，画此释女孙陀利像，如是观看，便过一日。而诸比丘，其有见者，心生嫌恨，而相谓言：「长老难陀！云何在于阿兰若处，或取砖瓦，或取木板，画妇女形，竟日观看？」

时，诸比丘即将此事，往至白佛。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在于众内，问难陀言：「汝实在于阿兰若处，或取砖瓦，或取木板，画妇女形，竟日看不？」难陀白佛：「实尔。世尊！」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为此事，是不善也。出家比丘，岂得画其妇女形像而观看乎？」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从今不得画妇女形，若实若虚，以着欲心，画已观看，若有如是故画看者，得违戒罪。」

又于一时，长老难陀次第当直守护寺舍，彼时难陀，作如是念：「如来不久，当入聚落乞食之时，我于今日，当得还家。」

尔时，世尊知彼难陀作是思惟，知己告言长老难陀：「汝若欲行，闭诸房门，然后还去。」

尔时，世尊作是语已，便即往入聚落乞食。长老难陀，作如是念：「世尊已入聚落乞食，我今当得还其家内。」

尔时，难陀遂见世尊房门不闭，作如是念：「我闭此门，然后还去。」

即闭彼门，见舍利弗房门复开，即复往闭舍利弗门。

既闭彼门，其目捷连房门复开，寻即闭彼目连房门。

既闭彼门，见大迦叶房门复开，寻即往闭大迦叶门。

既闭彼门，复见摩诃迦旃延房，其门复开，寻复往闭迦旃延门。

既闭彼门，又见优楼频螺迦叶房门复开，寻即往闭优楼频螺迦叶房门。既闭彼已，那提迦叶房门复开，寻复往闭那提房门。

既闭彼已，伽耶迦叶房门复开。尔时，难陀寻复闭彼伽耶房门。

既闭彼已，优波斯那房门复开。闭彼门已，见俱毘罗房门复开。

既闭彼已，复见摩诃专陀门开。闭彼门已，见利婆多房门复开。闭彼门已，见优波离波多房门复开。

如是次第，闭一门已，第二门开，闭第三已，第四门开，彼见其门一开一闭，遂作是念：「彼诸比丘，当能捉我作何事过，若开若闭？我当还去，将恐世尊不久来至。」作是念已，从尼俱陀树林之内，将欲出时，世尊寻以天眼，观彼难陀，已见难陀将欲出其尼俱陀处。如来见已，从迦毘罗婆苏都城，隐没其身，便即至其尼俱陀林，出现于彼。尔时，难陀见佛于彼林中出已，寻即依一尼俱陀树，隐身而坐。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举彼大树置于虚空，见彼难陀藏身而坐，作如是言：「汝今难陀！欲何处去？」时彼难陀报言：「世尊！我于今者，还复忆彼王位快乐自在之事，兼复忆彼释孙陀利，是故不乐行于梵行，意欲舍戒还于本家。」佛因此事，而说偈言：

「欲离丛林已得离， 从林得出还入林，
 汝富伽罗观此事， 从缚得脱还被缚。」

尔时，世尊为彼难陀说法句已，更复劝言：「长老难陀！汝当精心，于我自在法教之中，为尽诸苦，勤行梵行。」世尊以法教化难陀，难陀犹故不忘昔日五欲乐事，及在王位适意之乐，犹复忆念释孙陀利，不乐正法行于梵行，心欲舍戒还其家宅。

尔时，复有一大长者，欲请世尊供设饮食，于时难陀，次当守寺。尔时，难陀复作是念：「世尊今者当入聚落受彼长者请食之时，我当还家。」

尔时，世尊预知难陀作此忆念，知己便即告难陀言：「汝今难陀！须必知时，洒扫寺地，所有澡盥，悉令水满。」作是语已，即往聚落，赴其所请。长老难陀，于彼之时即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赴他请，往于聚落，我今可得自向往家。」作是念已，顾见如来所住之房，多有粪土。见已作念：「我今先往扫彼粪秽，然后向家。」作是念已，执持扫帚，往扫彼房。其扫一边，风来还吹，土草满地，更须报扫。彼时难陀，复作是念：「扫地且止，我先当令所有众僧水澡盥器，先着水满，然后向家。」作是念已，取彼澡盥，将至水所，悉满盛水，其所满器，满已还覆。彼时难陀，作如是念：「我今何假扫地盛水，如来今者不久还来，我今亦可速至己家。」作是念已，即还从彼尼俱陀林，欲向家去。

尔时，世尊在彼所请长者之家，以过人眼清净天眼，观彼难陀，已从彼处尼俱陀林欲出向家。既见是已，即别化身，从长者家，隐没不现，寻一念顷，至尼俱陀树林之内，在彼长老难陀前出。

尔时，难陀遥见世尊来欲至己，即上一大高峻峻埠，从彼岸下，至隈障处，存身而坐。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令彼峻埠地平如掌。尔时，世尊见彼坐时，告言难陀：「汝今在此欲作何事？」于时难陀而白佛言：「婆伽婆！我已言许共孙陀利还家为期，今作是念：『勿使令我成其妄语。』是故我今欲往彼处。」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何须见孙陀利？其身如是皮裹筋骨，内有髓脑脓血屎尿皆悉充满，最可厌恶，犹如厕溷。如是难陀，我今略说，一一众生，共妇和同，所出不净，多于巨海，亦不知足。」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彼偈：

「欲离稠林已得离， 从林得脱还入林，
汝富伽罗观此等， 从缚得脱还得缚。」

尔时，世尊教化难陀，说法教言：「今汝难陀！于我自在说法教中。嬉乐行于清净梵行，为欲灭诸一切苦故。」

尔时，难陀虽被世尊作如是等方便教化，犹故不乐行于梵行，乃共六群诸比丘等，以为朋党，数至彼边，语言论说，从晨到夜，唯论邪命诸恶等事。尔时，世尊观知其行，作如是念：「此之难陀，今已学彼六群比丘，恐畏损其功德业行，我应断其共彼人等以为朋党。」作是念已，即便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我欲共汝入迦毘罗婆苏都城。」难陀白言：「唯如尊教！」尔时，世尊与彼难陀入迦毘罗婆苏都城，入已渐至一卖鱼店。

尔时，世尊见彼店内，茅草铺上，有一百头臭烂死鱼，置彼草铺。见已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鱼铺一把茅草。」其彼难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语已，即于彼店，在鱼铺下，抽取一秉臭恶茅草。既执取已，佛复告言长老难陀：「少时捉住，还放于地。」难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尔时难陀，捉持彼草经一时顷，便放于地。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自嗅手。」尔时难陀即嗅其手。

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手何气？」长老难陀报言：「世尊！唯有不净腥臭气也。」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六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七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难陀因缘品下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恶知识，共为朋友，交往止住，虽经少时共相随顺，后以恶业相染习故，令其恶声名闻远至。」

尔时，世尊因斯事故，而说偈言：

「犹如在于鱼铺上， 以手执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鱼臭， 亲近恶友亦如是。」

尔时，世尊又共长老难陀，至于一卖香邸，见彼邸上有诸香裹，见已即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邸上诸香裹物。」难陀尔时即依佛教，于彼邸上取诸香裹。佛告难陀：「汝于漏刻一移之顷，捉持香裹然后放地。」尔时，长老难陀闻佛如此语已，手持此香于一刻间，还放地上。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当自嗅于手看。」尔时，难陀闻佛语已，即嗅自手。佛语难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气？」白言：「世尊！其手香气，微妙无量。」

佛告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善知识，恒常共居，随顺染习，相亲近故，必定当得广大名闻。」

尔时，世尊因此事故，而说偈言：

「若有手执沈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须臾执持香自染， 亲附善友亦复然。」

尔时，世尊出迦毘罗婆苏都城，至本住处，以此因缘，聚集大众诸比丘已，即告长老难陀言曰：「难陀！汝今莫亲近彼六群比丘，莫共彼等以为亲友。何以故？若其有人亲近如是恶知识者，虽复与彼共为朋友，或时与彼互相承事，随顺彼等一切事业，但为恶人，共相亲近，即得世间恶名流布。」

「长老难陀！汝若欲觅亲友知识，当近比丘舍利弗，比丘大目连，比丘大迦叶，比丘迦旃延，比丘优楼频伽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优波斯那，摩诃俱舍那，摩诃孙陀，离波多等，诸比丘辈。劝汝亲近随顺承事。所以者何？若人亲近善知识者，承事亲善，虽未证得利益之事，交获世间名闻流布。」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偈言：

「若人亲近恶知识， 现世不得好名闻，
 必以恶友相亲近， 当来亦堕阿鼻狱。」

若人亲近善知识， 随顺彼等所业行，
虽不现证世间利， 未来当得尽苦因。」

尔时，世尊虽以善言教示难陀，而彼难陀犹恋王位自在之乐，忆孙陀利五欲之事，于佛法中犹不欣乐，欲舍梵行，欲舍具戒，还从家事。

尔时，世尊知彼长老难陀心已，作如是念：「然此难陀烦恼炽盛，岂能小教破彼烦恼，我于今者须作方便，喻如世间以火灭火、以毒治毒。」作是念已，执彼长老难陀之手，从尼俱陀树林而出，以神通力隐没其身，忽然在于香醉山上，出现而住。

尔时，彼山以风吹故，两树相揩遂即出火，烧然彼山，出大烟炎。时彼山内，多有猕猴，其数五百，被火烧毛，皆悉存地，摩灭身火。

尔时，世尊见有一个雌瞎猕猴在彼群内，亦复以手扑灭身火。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见此雌瞎猕猴在彼群内，亦复以手灭其身火如此已不？」尔时，难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我今已见。」

尔时，世尊寻复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意云何？汝孙陀利，可憙端严，与此猕猴，是谁为胜？」

尔时，难陀遂向世尊，顰眉蹙面，默然不言。尔时，世尊执持长老难陀手臂，从香醉山没身往至三十三天，现于波利质多罗树。时，彼树下有一大石，名曰婆奴唵(逆林反)摩罗(隋言黄褐)，住于彼处。

尔时，帝释天王往入彼园，游戏其园，名曰伊迦分陀利，将领五百宫人婬女，左右围遶，作倡伎乐。于时世尊见帝释王，在彼伊迦分陀利园将领五百婬女，音声欢娱受乐。时，佛即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今见此五百婬女作倡伎乐游戏已不？」难陀白言：「如是世尊！我今已见。」

尔时，世尊寻复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意云何？为当释女孙陀利好？为当五百婬女端正？」

长老难陀白言：「世尊！如以彼时雌瞎猕猴，与孙陀利共相比较，百倍不如，乃至千倍，至百千倍，世间算数亦不可及。我今如是孙陀利女，欲令比

此婬女五百，亦复不如百倍千倍，至百千倍世间算数所不能及。今者云何可为比喻？」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意欲共此婬女相娱乐不？」

尔时，难陀欢喜踊跃，白言：「世尊！如我意者，实欲与彼五百婬女共相娱乐。」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不可以此凡身共彼娱乐，若欲然者，必须以汝欢喜之心，于我法中行于梵行，我当报汝：『今者若能随顺此法，行清净行，命终舍身，于未来世，必得受报生于此处，共此五百诸婬女辈共相娱乐。』」尔时，难陀闻此事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而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于佛法中，欢喜行于清净梵行。世尊！今者已许报我，我今实欲当未来世生于此处，共此五百诸婬女等，共相娱乐。」尔时，世尊复执长老难陀臂已，从彼三十三天没身，还其本处。

尔时，难陀作如是念：「世尊于先已许报我于未来世，当得共彼五百婬女，以相娱乐。」是故难陀，以此因缘，尽其身心，正念行于清净梵行，调伏诸根，节量饮食，初夜后夜，起诵经行，勇猛精进，不共他人言谈戏笑；心不躁急，心无狡猾，口不绮言，发精进行，念四威仪，乐于空寂，闭塞诸根，成就最胜微妙正念。

尔时，难陀若欲观东方之时，安定身心，志意充满，既正念已，然后方始观于东方。如是观时，无有愁恼，无有黑闇，于不善法，终无漏失，亦不迷惑。如是欲观南西北方上方下方，亦定身心，志意充满。如是观时，亦无愁恼，无有黑闇，于不善法，更不漏失，亦不迷惑。

尔时，难陀或有同行诸比丘辈，而告之言：「长老难陀！汝于先时，不闭诸根，于诸饮食，不知厌足，恒求妙好床褥卧具安隐睡眠，本无厌勑，或时戏笑，心意不定，狡猾[言*奇]语，不曾精勤，恒常懈怠，亦无正念，多诸忘失，威仪漏缺，无禅无定，不能摄心，诸根逸浪，不可具说。云何今者诸根调伏，饮食知足，初夜后夜不曾睡眠，无复狡戏，摄敛身心，又不[言*奇]语，勇猛精进，正念正勤，已得禅定，心不漏逸，诸根不浪？长老今日，何因得尔？」

尔时，难陀告彼同行诸比丘言：「诸长老辈！当知世尊于未来世，将欲报我五百婬女，欢娱受乐，是故我今于此法中，勤行梵行。」

尔时，难陀亲友同行诸比丘等，于彼难陀欲有调笑嘲弄讥戏，各相谓言：「长老难陀！于世尊所，客作佣力，**求**将来报，故于法中勤行梵行。长老难陀！汝于佛边，行梵行者，正为诸天五百玉女行梵行耳？」

尔时，长老难陀亲友诸比丘等，从尔已后，是故常唤为客作者。

尔时，世尊见此难陀为诸玉女行于梵行，遂便执臂，从彼尼拘陀林而出，没身入于大地狱里。世尊于时见一铜釜下然猛火，其釜赫赤与火无异，出大光炎，炽然赭赭。世尊见已，告彼难陀：「汝往问此诸狱卒等，此之铜釜欲为阿谁炽然涌沸？」乃至如是长老难陀，闻佛是语白言：「世尊！唯如佛教。」即往诣彼诸狱卒边而问之言：「此大铜釜，欲为何人如是涌沸乃至此也？」尔时狱卒，咸报难陀，作如是言：「佛有姨母所生之弟，名曰难陀，为彼人故，烧然此釜。」

难陀复问：「汝岂不闻？如来往日，许报其人，若为五百天乐婬女行于梵行，后得生于三十三天。」诸狱卒言：「如是如是，我等已知。但我等辈，复闻其人于彼三十三天之上堕落已后，来生此处。」

尔时，难陀闻此语已，心生恐怖，举身毛竖，作如是念：「我若次第于此受苦，我今亦欲不用如此婬女果报。」

尔时，世尊即执长老难陀臂已，从地狱内，隐没其身，还至尼俱陀林而出。尔时，难陀为已同行诸亲友等，恒常唤作佛客作人，被笑被呵，嘲调戏弄。复见地狱，惭愧恐怖，即生厌离，自悼自悔，求空闲处，独行独坐，更不放逸，精进勇猛。凡善男子，其有正信舍家出家，求于无上清净梵行，行已现得自证神通，得诸漏尽，口自唱言：「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证罗汉果，心得解脱。长老难陀亦复如是，证罗汉果，然后始往至于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长老难陀白佛作如是言：「今舍世尊往日恩许，我昔欲取如来报者，正为五百诸天婬女，是故如此；而今，世尊！得解脱也。」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非但今日我于汝边始得脱也，汝初唱言：『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于彼时，已得脱也。」

尔时，长老难陀同行诸比丘等，未知难陀得漏尽者，犹如先日未漏尽时，戏弄调，唱如是言：「长老难陀于世尊所，客作求报，为彼五百诸天婬女，行于梵行。」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此等比丘未知难陀诸漏已尽，还依昔日未漏尽时，犹故唱言：『长老难陀为彼诸天五百婬女，行于梵行。』我恐彼等多获罪过。然我今者，可于众中宣扬显说长老难陀漏尽事也。」

尔时，世尊以如此等因缘事故，集聚一切诸比丘僧，既聚集已，而告之言：「汝诸比丘！若有人言好男子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若言端正，亦即难陀比丘是也；大壮人者，难陀比丘亦其人也。

「若言身体细软弱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若言有人诸根寂静不散乱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若有人言于诸饮食知节量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若有人言初夜后夜不睡眠者，今亦难陀比丘是也。

「若言三族清净生者，亦即难陀比丘是也。若有人言得六通者，此亦难陀比丘是也。若言得八解脱定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尔时，世尊告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内，调伏诸根，难陀比丘最为第一。」

时，诸比丘而问佛言：「如是世尊！其彼长老难陀比丘，往昔之时，有何善根？因彼善根，生于释种甚大富贵，丰足资财，其人身体端正可意。世尊今日复记云：『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作是语已，佛告彼等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九十一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名毘婆尸多他竭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彼世界王所居住。彼有一城，名盘徒摩低，于时彼佛依彼城住，有诸比丘六千人，俱皆阿罗汉。时有一王名曰盘头，供养彼佛及比丘僧，尊重恭敬，所谓衣服卧具饮食，及诸汤药房舍之具，无所乏少。

「尔时，盘头摩低城内有一种姓婆罗门子，而彼童子营造温室，请佛及僧洗浴供养。其婆罗门种姓童子，见诸比丘从温室出，身体清净，甚大香洁无有

臭气，见已心生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常得如是清净无垢不腥臭身，当似如是比丘僧等清净香洁无臭之身。』又于后时，毘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入般涅槃，其王盘头，为彼世尊所有舍利，取四种宝，为造塔庙，所谓金银琉璃颇梨。时彼种姓婆罗门子，捡校经营，当造彼塔。既造塔已，心作是愿：『愿我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彼所说法，愿我领解悉得证知，莫背彼法，生生世世不入恶道。』而彼童子命终之后，恒生天上，或生人间，于后一生，生一大富长者之家，父母养育，随时长大，意智渐渐，皆得成就。

「尔时，童子其家恒有一辟支佛，为作门师，数数至家。彼辟支佛，可憙端正，具足三十大丈夫相，而彼童子恒以四事供养供给彼辟支佛，尽其一形，无所乏少。其辟支佛尽其住世，然后涅槃。

「尔时，长者见辟支佛命终涅槃，即取彼身，如法阁毘，收取舍利，起塔供养，以泥涂饰复以石灰，重涂其上。以庄严故，悬诸种种宝珠璎珞，发是愿言：『愿我未来恒值如是辟支世尊，而彼世尊所说之法，闻已领解，永不忘失，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亦愿我身，端正可憙，见者欢喜，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大仙等无有异。』而彼长者舍身命终，后更不曾生于恶道，恒生人天，久久流转，于后复生波罗[木*奈]国。彼时有王名吉利尸(隋言瘦细)，以为彼子。于尔之时乃有一佛，出现于世，名曰迦叶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然彼世尊随其住世，灭度已后，吉利尸王纯以七宝，为造塔庙，所谓金银颇梨琉璃，及赤真珠珊瑚玛瑙。其宝塔外，更以麤砖重复其上，其塔高峻至一由旬，东西纵广各半由旬，为作铭记，名曰达舍婆陵迦(隋云十相)。

「尔时，吉利尸王所生七子金白王言：『善哉大王！当知我等欲于迦叶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舍利塔上，各各奉施一大伞盖以覆其塔。善哉大王！愿垂听许。』王告之言：『任随汝等！我今听造。』

「尔时，彼等诸七王子各以一宝，造其一盖，覆其塔上，或造金盖，或造银盖，乃至或造码瑙等盖。其七子内，第二王子，造其金盖，以覆塔上，心发是愿：『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佛尊，彼所说法，愿我领证，永不忘失，生生世世，不堕恶道，所生之处，愿得犹如金色之身。』」

尔时，佛告诸比丘等：「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盘头摩城之内，婆罗门子，供养彼佛及比丘僧，温室洗浴，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似此比丘

僧众清净无垢香洁之身。』于毘婆尸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灭度之后，造塔供养之童子者？汝等比丘！莫作异见，此即难陀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汝等若有疑彼长者，一形供养彼辟支佛，灭后复以舍利起塔，供养涂治，及以石灰种种庄饰，及诸瓔珞供养彼塔，心作是愿：『愿我来世如此辟支端正可意，观者无厌，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仙人。』盖是谁也？汝诸比丘莫作异见，此亦难陀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于彼波罗[木*奈]城吉利尸王第二之子，为彼迦叶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造作金盖以覆塔者，莫作异见，此亦难陀比丘是也。

「然此难陀以于往昔毘婆尸佛及比丘僧，为作温室，如法洗浴，因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如是清净香洁无垢之身，如此比丘清净无垢。』又复供养辟支佛尊，尊灭度后起舍利塔，以泥涂治石灰严饰，并以瓔珞而庄校之，心作是愿：『愿我来世，如是端正，如是可意，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仙人。』复于迦叶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灭度之后，造舍利塔，纯金造盖以覆其上，心发是愿：『愿我来世所生之处，身恒金色。』藉彼业缘，今成如此可意端正观者无厌金色之身，复有三十大丈夫相，皆悉具足，无有缺减。

「于彼之时，复起心愿：『愿我来世，勿生恶道。』藉彼业报，不曾生于恶道之内，恒得生于人天道中。

「复于彼时，毘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造塔之时，捡校经纪，于辟支佛复以四事，尽形供养。藉彼业报因缘力故，今得生于释种之家。又于尔时，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常得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然彼世尊所有法教，愿我闻已，速得证解。』藉彼业报因缘力故，今得值我，即于我边，而得出家及具足戒，我复授记，告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

「汝诸比丘！汝等须知，难陀比丘昔日造作如是善根，藉彼善根，今得生于释种之家，身有金色，具足三十大丈夫相，现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复得授记作如是言：『若欲知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所谓难陀比丘是也。』」

佛本行集经婆提唎迦等因缘品第五十八上

尔时，提婆达多释种童子，见诸五百释童子等舍家出家，心发是念：「我今亦可于世尊所舍家出家。」作是念已，至父母边，白如是言：「善哉父母！我今发心将欲佛边舍家出家，愿垂许我。」作是语已，父母即告提婆达多释童子言：「我等今者作是思惟：『我等须依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复须依我。』既如此者，随汝意乐，当作是事。」

尔时，提婆达多童子身着上妙无价衣服，乘最胜象，从迦毘罗婆苏都城欲出城外，于城门颊，为钩所挂，衣裳破裂。于彼之时，有一解相大婆罗门，在边而见，其彼见已，记此童子，所规之事必当不成。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即出城已，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放我出家。」

尔时，世尊正念观彼提婆达多前后事业，知其心行，观已即告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今慎莫舍家出家，但当还家在家修道，持诸财钱，以用布施，作诸功德，于我法中，不须出家。」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被佛诃已，复至长老舍利弗边，而白之言：「圣者舍利弗！与我出家。」尔时，长老舍利弗问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曾先至佛边已不？」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先已曾至佛边也。」

尔时，长老舍利弗言：「提婆达多！世尊向汝，作何言说？」提婆达多语舍利弗：「如是圣者！世尊语我：『汝莫舍家而出家也，但当在家行其布施作诸功德；若其在我法中出家，汝无利益。』」尔时，长老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今者既不听彼于法出家，我今若放彼出家者，是我不善。」如是念已，遂即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被舍利弗之所发遣，复诣长老目犍连边，到已顶礼，却住一面，而白之言：「大目犍连！唯愿圣者！与我出家。」

尔时，长老目犍连，遂复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曾于先至佛边不？」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已于先至佛边也。」

于时长老大目捷连寻复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语汝，有何事意？」提婆达多复报之言：「世尊语我：『汝莫于此舍家出家，但当如法在家修道，以财布施作诸功德，不须于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于汝无益。』」

尔时，长老目捷连亦复报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尔时，提婆达多既被目连不许出家，复诣长老大迦叶所，乃至略说，悉如前事，次复诣于迦旃延边。

次复至于优楼频螺迦叶之边，次复至于长老那提迦叶之边。

次复至于长老优波斯那之边，及至摩诃俱毘罗边，摩诃孙陀离波多边，悉皆不许。既不许已，方乃诣向长老优波离波多边，顶礼优波离波多足，却住一面。

尔时，提婆达多释种童子，复从优波离波多边，请乞出家。然其长老优波离波多，复问之言：「提婆达多！汝应于先往到佛所。」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于先日，已至佛边。」

尔时，长老优波离波多作如是言：「汝至佛边，语汝何事？」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语我：『汝莫于此舍家出家，但当在家如法修道，以财布施，作诸功德，不须于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于汝无益。』」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七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婆提唎迦等品中

尔时，长老优波离波多作是思惟：「世尊今者既不听许彼人出家，我若輒尔放出家者，是我不善。」如是念已，寻即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提婆达多如是次第，处处至于大德上座诸比丘所，而诸大德上座比丘，亦皆语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既有如此之语，汝必应当作如是事。」尔时，提婆达多所至之处，皆不许已，还乘白象，向迦毘罗婆苏都城，还于家内。

于时，阿难释种童子，初见五百释童子等悉得出家，便作是念：「我于今日，亦须舍家至于佛边而求出家。」如是念已，至父母边而白言曰：「我今意欲舍家往至佛边出家，唯愿放我，而出家耳。」

尔时，阿难所生之母，本于佛边无有净心。所以者何？世尊在家为菩萨时，其阿难母既见菩萨功德巍巍威力显赫，遂于菩萨生其染心，说于种种邪异之言。

尔时，菩萨但以彼亲是其姨母，于此言说默然无答，以是因缘故，于菩萨无有净心。无净心故，恒常不放己子阿难舍家出家。

尔时，提婆达多闻他人说，阿难意欲舍家出家，然其父母，不听出家。提婆达多诣阿难所，问言阿难：「汝心实欲舍家出家，父母颇曾不听已不？」阿难报言：「提婆达多！实如所语。今者不知作何事业，令得父母放我出家得成比丘，受具足戒？」

尔时，释子提婆达多谓阿难言：「汝后若知父母许汝舍家出家，必语我知我，当共汝俱时出家。」阿难寻报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汝所论，我不违也。」尔时，阿难作如是念：「我之父母，决不听我舍家出家。」作是念已，即在其家，取五百枚波利沙般，私往至于毘提耶国。而彼聚落有一长者，是其父王旧日知识，将此五百波利沙般以相付嘱，而语之言：「今以此钱付嘱于汝，为我食直，我若须食而来此者，必将此钱为我买食。当至之时，汝亦不须问我来所，但我到此，汝必当知须食故来。」作是语已，至于空闲阿兰若处，受无语戒，行住坐卧，默然不言。须食之时，默然来至寄钱之家，寂静而坐默受饮食，食讫还复默然而去。

时，彼聚落所居诸人，数见阿难释种童子默然行住去来坐卧，见已问言：「仁者是谁？」尔时，阿难亦不言语以报彼人，还复如本默然而去。时彼人辈各相谓言：「此之仙人，应是毘提耶国而出。」作是语已，为其立名，称为毘提耶国仙人。

尔时，阿难父母闻人说如此语，阿难从此逃遁，往至毘提耶国城邑聚落，受不言戒，行仙人行而得成仙。闻已即遣使人，往至谓言：「子子！汝若决定不住家者，但来向此，于我释种童子之边而出家耳。」

尔时，阿难遂即还来，往语释种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今当知！我之父母，今已放我而出家也。」

提婆达多复问阿难：「汝今意欲谁边出家？」阿难报言：「我今意欲佛边出家。」提婆达多复言：「我昔已至佛边而求出家，为佛不许我出家也。」

阿难复言：「当至圣者舍利弗边求请出家。」提婆达多复作是言：「彼人亦不与我出家。如是乃至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叶，大迦旃延，优楼频螺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优波斯那，摩诃俱舍罗，摩诃专陀，优波离波多。有如是等，大德上座，诸比丘辈，悉皆不许听我出家。」

阿难复问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如汝意者，欲何处去？」提婆达多报言：「阿难！我所去处，不令人识。」阿难复言：「我亦随从提婆达多如是意趣。」尔时，多有大威势力释种童子，家别一人佛边出家。时，迦毘罗婆苏都城有二兄弟，小者名曰摩尼楼陀(旧作阿尼娄陀)，大者名曰摩诃那摩摩尼楼陀。久种善根修解脱藏，面向涅槃背于烦恼，不欲生于一切有中，欲于此世在三界内，当取漏尽。已曾积集大功德聚故，生于彼释种家内。自生彼家，其家生业，渐渐增长，所谓钱财诸谷麦等，真珠琉璃珊瑚虎魄诸璧玉等，及以金银二足四足，皆悉备有。地下复有五百伏藏，自然显现，其在卧床眠息睡时，乃有诸天将五百种无价珍宝，置于床上。其人眷属，见如是等希有之事，共相议言：「此之童子睡眠之时，诸天乃将无价宝物以覆其上，是故我等须立名为摩尼楼陀。」

然彼童子可喜端正，观者无厌，身体黄白，犹如金色，其头形状似如伞盖，鼻隆高满如鸚鵡[口*(佳/乃)]，两臂佣停下垂过膝。身体纵广，上下齐等，诸根具足，无所缺减。然其父母为置四种阿奶看视，所谓抱者，又洗浴者，饮饲乳者，伴游戏者。其四奶母，养育瞻视，渐至长大，智慧成就。复见行步，东西驰走，及至堪事，教授家业种种技艺，所谓书算造印，音乐歌舞，戏笑谑谑，滑稽趋蹠妖冶，造摩尼宝，染衣裁衣，和合诸香，彩画花叶及诸形像，围碁六博樗蒲等戏，造作文章。象伎马伎及以车伎，弓射之术，俯仰容仪，掬力出壮，按摩等伎，超梁赌走。调象掷胃修治园圃，行来入出，知解吉凶，细行窃密，破余军阵，自把其拳，他擘不得，蹋地正立，人推不

动。理发梳头，操刀斫斲，钻穿等事。劈裂木石，射准不差，乃至毛发射人支节，放箭寻声，牵弓挽强。如是诸技，悉皆明达，成就具足，无不解者，意智深远，精神迅疾，心虑巧妙，黠慧聪明。然彼童子，至于一时，随从其父，捡按田作，及以生资，既至彼处，腹中渴乏，其以渴故，往至水边，掬水欲饮，其水变成天浆美味。尔时，其父，遮不听饮，唱言：「子子，莫饮此水！或恐令汝身体不安。」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尝此水已，而白父言：「尊者！此水甚大甘美。」其父不信。时彼童子以手掬水，即奉其父，口作是言：「爷若不信愿尝此水。」其父于是尝此水已，报言子子：「我虽生在王宫之内，未曾得此妙甘美水。」作是语已，心生喜悦，为未曾有，而自口言：「希有我子！大有福业，从生已来，所作饮食，色香味具，倍胜他许。」

尔时，彼兄摩诃那摩若见若尝彼之饮食，即生妬心，而口说言：「何故如是，香洁美食唯与小弟而不与我？」

尔时，其母知有此语，告言：「子子！汝知不乎？从来为此摩尼娄陀所造饮食，恒常十倍胜他人许。」摩诃那摩犹故不信。

又于一时，摩尼娄陀游戏园林，在彼园内，往遣使人，从母索食。而告使言：「往我母所，令送食来。」于时彼母以盘置食，将帊覆盖，先示大子摩诃那摩，然后遣使往送彼食，将至摩尼娄陀之所。摩尼娄陀亦看此食，其食色香，倍即加胜，亦于诸器悉皆盈满。虽复如此，摩诃那摩犹故不信，而口说言：「虽知家内所将好恶，谁知不于诸眷属家备办送去？」

又至一时，摩尼娄陀复在园林，观看游戏，又遣使人，启白母言：「愿遣使人送食来此。」其母尔时，取诸空器，安着盘上，以巾覆盖，先示大儿摩诃那摩，然后始送。复告之言：「汝自随看，应知虚实。」摩诃那摩闻此语已，即随盘去，往至摩尼娄陀之边，彼既见已，一切诸食，色香美味，皆悉充满。

尔时，释子摩诃那摩见是事已，心生喜悦，口言：「希有未曾见也，我弟如是有大福德。」

摩尼娄陀渐至长大年盛壮已，于是父母，为作三堂：一拟冬坐，二拟春秋，三拟夏坐。拟冬坐者，唯备暄暖；拟夏坐者，唯备清凉；拟春秋者，唯备和适。其所居堂，无别男子，唯拟一人，受五欲乐，具足自恣，随意居止。

尔时，童子摩诃那摩作如是念：「今于释种诸童子中，有大势者，悉各家别一人出家。我今家内无出家者，唯我应当舍家出家；若不尔者，须遣我弟摩尼娄陀而出家也。」摩诃那摩作是念已，便即诣向摩尼娄陀释童子边，到已告言：「摩尼娄陀！我等释种有势力者，悉各家别一人出家，我家内，无出家者，我今思惟，或汝出家，或我出家。」

尔时，释种摩尼娄陀启白其兄摩诃那摩释童子言：「摩诃那摩！汝自出家，我不能去。」摩诃那摩复告彼言：「摩尼娄陀！若如此者，我今嘱汝家业之事，凡生活法，先犁其地，然后磨治，次复除其瓦石株棘，方下种子，下种子已，若无天雨，依时溉灌，依法锄治，然后待熟，收刈料理，贮入仓窖。作如是已，至于来年，还复如此，次第造作，乃至年年，不得休息。」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启白其兄摩诃那摩释童子言：「若如此者，我家作业，不得穷尽，亦无尽时。如此作业，既无尽日，何时当得于此三堂受五欲乐？」尔时，童子摩诃那摩复语其弟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作业之事，理不可尽，亦无尽日。我等父母，悵惜祖宗造作事业，亦复如此，未见尽时，而命终也。」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复语其兄摩诃那摩，作如是言：「若知作业不可穷尽，不知尽时，我之父母，亦复悵惜祖宗作业，未知尽时，而取命终。如是不虚，我今思惟，摩诃那摩应须在家营理家业，我欲舍家出家修道。」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诣父母边，白言：「爷娘！我欲舍家于如来边求请出家，愿垂许我于如来边而出家也。」

尔时，父母告彼小儿摩尼娄陀：「当知我等唯有二子，于汝二子大生怜爱，不离心首，若暂不见，心怀忧恼。假使我死，犹望共汝不相离别，况复我今生平存在，听许于汝而出家也？」如是再请，乃至三请云：「我欲于如来法中，舍家出家，愿垂父母听许我也。」

往昔菩萨，从家出家，修梵行时，输头檀王为菩萨故，忧恼所逼，聚集释种诸眷属等，而告之言：「诸眷属辈！汝等须知，我子悉达，既出家已，我亦

不欲处其王位，亦复不用戴此天冠，汝等谁能受王位者，我当委付并即灌顶授与天冠。」

尔时，众内有释童子，其人名曰婆提唎迦，其母名曰黑瞿多弥，而白王言：「我能受此王位及冠。」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释种，一切眷属，即将王位及以天冠，付与释童婆提唎迦，而灌顶之。从尔已后，婆提唎迦释种童子，即作释王，其诸眷属，号为释王婆提唎迦。然彼释王婆提唎迦，受王位后，经十二年，如法治化。而彼释种诸眷属等，本有要誓：「若有谁得首戴天冠而为王者，彼人当为一切释种诸眷属等，造作百味肴饍饮食。」其王旧日与彼释种摩尼娄陀，少小拊尘，共为伴侣，设会之时，口勅唤彼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佐助我，先当供给诸眷属讫，然后我当与汝共食。」摩尼娄陀，启白释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如王今勅，不敢违也。」时彼二人，共设释种诸眷属已，然后共食，食已即留摩尼娄陀，在宫止宿。尔时，释王婆提唎迦，过彼夜已，天欲晓时，身自问彼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安眠已不？」摩尼娄陀而报王言：「我于夜眠，不得安隐。」王复问言：「何故尔也？」

摩尼娄陀复报王言：「我夜腹痛，又患寒热。」王复问言：「何故然也？」

摩尼娄陀复报王言：「于彼饮食，味不调适，是故当时我患腹痛；其所卧褥，当织之时，其彼织师，身患寒热，是故我亦着寒热病。」于时释王婆提唎迦，唤造食人，而问之言：「汝当造作百味食时，其食诸味，为有增减？为调适也？」其造食人而报王言：「如是大王！其味稍多，其味如少。我于尔时，作事苍忙，不得如意，事事捡校，我佐助人，不解用心，悉捉和杂。」

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复唤织师，而问之言：「汝当为我织被褥时，何故不精？」织师报言：「如是大王！我当织时，着寒热病，大王复遣使人催促，我于尔时，寒热未差，畏王瞋故，急织而送，是故我织不及精妙。」尔时，释王婆提唎迦，生希有心未曾有心：「如此之事，不可思议。」又作是念：「希有希有！摩尼娄陀！乃有如此胜妙智慧。」

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告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从今日后，汝于我边，有所须者，汝莫自来，但遣使至，我不相负。」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其母念言：「今此释王，既与我子，少小拊尘，同志善友，其人决定不应出家。」作是念已，即唤己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彼释王婆提唎迦舍家出家，汝于尔时，当出家也。」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闻是语已，诣向释王婆提唎所。于时释王婆提唎迦，从宫而出，在那咤迦(隋云以歌说吉事)喜乐之会，观看而坐。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念：「我今若入婆提唎迦释王之会，必当妨他观看遨戏。」作是念已，便坐门颊，待那咤迦喜会讫，然后欲入。尔时，释王婆提唎迦，观看此会正喜乐时，会中有一音声妇女，手弹箜篌，当尔箜篌，有一弦断，其彼妇女，寻即还续，而那咤迦喜会中，无人觉者，唯有释王婆提唎迦，一人独知。摩尼娄陀，在于门颊，亦知此事。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见那咤迦喜会欲讫，方始往诣婆提唎迦释王之所，到已将手抱释王项，然后却坐，在于一面。

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告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我于己前，可不告汝，若有所须，身莫自来，但遣使索，我不相负。今日何容身犹自至？」摩尼娄陀而报王言：「婆提唎迦！此事如是，不可遣人能办斯事。」

尔时，释王复问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所言办者，事云何也？为当由汝？为当由我？」摩尼娄陀复报王言：「此事由我，亦关于王。」婆提唎迦复作是言：「若关于我，汝应即办。」摩尼娄陀复白王言：「大王！当知，我意将欲舍家出家，如此之事，必关于汝。」婆提唎迦报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今若欲舍家出家，必关我者，我当放汝。汝于我边，勿生疑虑，若欲出家，随汝意乐。」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启白释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汝今当须共我出家。何以故？我之父母，先语我言：『摩尼娄陀！若彼释王婆提唎迦舍家出家，汝亦随彼而出家去。』时彼释童摩尼娄陀，复见释王婆提唎迦，在于大众，作是实语：『摩尼娄陀！汝今若欲舍家出家，既关我者，我不相违，任随汝去。』当于彼时，诸释种等，复皆实语，是故请王，同共出家。」

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告彼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若必然者，且住七年，我之家业，事得了办，办已然后，当得共汝舍家出家。」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复白释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婆提唎迦！莫作是语。我今不能待至七岁。所以然者？婆提唎迦！七岁久远，谁知我等其间或有出家障阂？」婆提唎迦复语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且待我六年之内，备办家事，然后共汝舍家出家」。摩尼娄陀复白王言：「婆提唎迦！汝于今者，莫作是语。我亦不能待至六年。所以者何？六年久远，谁知我等中间倘有出家障阂？」婆提唎迦复语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听待我于五年内备办家业。」乃至四年三年二年，摩尼娄陀，皆悉不肯。时王复言：「若必然者，且待我于一年之内办诸家业，然后乃当共汝出家。」摩尼娄陀犹白王言：「婆提唎迦！我不能待乃至一年。所以者何？一年尚久，谁知我汝倘有障阂？」

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复告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当待我于六月内办诸家业。」乃至三月二月一月，摩尼娄陀悉皆不肯。尔时，释王婆提唎迦复告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听待我七日七夜办诸家事，然后共汝舍家出家。」摩尼娄陀，即白释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婆提唎迦！任汝意作，我待汝至七日七夜。」尔时，世尊住在阿奴弥迦耶聚落，其王于彼七日七夜，营办家事，所谓璎珞以自严身，至于园内，受五欲乐，喻如有人欲至他家，赴大宾会，沐发洗梳，璎珞衣服，庄校其身，然后始往至他家内，其彼释王婆提唎迦，欲至园中邀游戏乐，亦复如是。

尔时，复有一释童子名跋涪婆(隋言多眉)，又一释童名宫毘罗，又一童子名难提迦，复有释童名曰阿难，有释童名提婆达多，亦如前者，庄严其身，皆悉如上。彼诸童子，相共着诸衣服璎珞，复将一好剃除发师，严四兵已，出迦毘罗婆苏都城，诣向阿奴弥迦耶聚落。于时释王婆提唎迦，有物价直三百两金，一百两金以为衣直，一百两金为璎珞直，一百两金严鞍马直。其彼童子摩尼娄陀，亦复如是。诸释童子跋涪婆、宫毘罗、难提迦、阿难陀、提婆达多有如此等，各各亦有宝物价直三百两金，乃至充用严鞍马直。彼诸童子宝物价直，合有二千一百两金。尔时，彼辈诸释童子，出迦毘罗婆苏都城，各各下马，解身璎珞，皆投与彼剃除发师，而口各言：「此诸璎珞，皆以与汝为资生本，汝当受用以为活命生业之基，更莫余求。」付璎珞已，诣向阿奴弥迦聚落。

时，剃发师作如是念：「是诸释种，威猛炽盛，谓言是我将诸童子，逃走东西，以是因缘，当恐彼来逼切于我。彼诸童子，既吐此物，我云何食？我今

不得受此诸宝。彼既如是豪富炽盛，有大威势，犹舍无量资生财宝王位之事，舍家出家，况我今者何故不从？」彼剃发师，作是思已，将彼璎珞财宝之物，悬着树枝，作如是念：「若有见者，任取此物，终不为盗。」私自念已，诣向诸释童子之所。而彼诸释童子，遥见剃发师来，而告之言：「汝今何故不归家也？」时剃发师，报诸释童，作如是言：「诸圣子辈！我今私自作如此念：『诸释强盛，有大威德，有大力势，谓言我将诸释童子，东西逃走。以是因缘，当恐逼切我之身命。』汝之童子！既吐此物，我今云何方欲食之？如我今者，不受此物。何以故？诸释强盛，有大力势，犹故出家，况我今者，而不出家？以此因缘，我不归去。」

尔时，释种诸童子等，闻彼语已，而语之言：「汝今快作如是思惟，作是念已而不还家。所以者何？如汝所言，我诸释种，威严炽盛，必有此语：『将我童子逃走不疑。』既有此语，彼定应来逼汝身命。」

尔时，诸释童子等辈，共剃发师，诣向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世尊！今者愿放我等舍家出家，及受具戒。」复白佛言：「世尊！欲与我等出家，先当度此剃除发师，于前出家。何以故？此剃发师，长夜勤苦，供承我等，不曾有失，是故于先与彼出家，及受具戒。彼出家已，于后方与我等出家，及受具戒，故令我等先当礼此剃除发师，起迎逆，合掌恭敬，示现尊重。所以者何？我等诸释，憍慢贡高，今因此人，令我诸释回意舍除憍慢之心。」

尔时，世尊既先度彼剃除发师，及受具戒，然后次与婆提唎迦释王出家，受具足戒，自余各各次第出家，及受具戒。于时阿难、提婆达多，二人犹故不得出家，从世尊所，回还至于雪山之下。时彼山下，有一长老姓跋[口*耶]瑟咤，名曰僧伽，其人修行，已住三果，成就四禅，恒常依彼雪山而住。

尔时，跋[口*耶]瑟咤僧伽，见阿难等二人来至，逆慰之言：「诸释童子！何因来此？」时彼二人而报之言：「我等今者乐欲出家，故来于此。善哉圣者！愿度我等，令得出家。」

尔时，跋[口*耶]瑟咤僧伽，不曾观察提婆达多童子之行，不练其智，即令二人舍家出家，及受具戒。长老阿难，出家未久，在于空闲，坐禅思惟，遂作是念：「若优波陀，今必许我至佛所者，我今亦须自见世尊。」时彼阿难作是念已，于晨朝时，从房而出，往诣向彼跋[口*耶]瑟咤僧伽之所，顶礼其

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而白长老跋[口*耶]瑟咤，作如是言：「婆檀多优波陀！我今意欲往见于佛，听许以不？」

尔时，跋[口*耶]瑟咤僧伽报彼阿难作是言曰：「阿难！汝今若知时者，往向佛边到佛边已，汝当为我顶礼佛足，为我通传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身安以不？起居轻利，行来化导，不损德也，身体气力，胜常以不？」

尔时，阿难闻优波陀作是语已，而白之言：「如优波陀，不敢违教。」遂即顶礼跋[口*耶]瑟咤僧伽脚足，围遶三匝辞别而去。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八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九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婆提唎迦等因缘品下

尔时，长老提婆达多见其阿难往向佛所，而告之言：「长老阿难！欲何处去？」尔时，阿难而报之曰：「我于今者，欲往见佛。」尔时，长老提婆达多报阿难言：「阿难！汝今若必然者，少时相待，我亦欲往咨优波陀，共汝相随俱往佛处。」尔时，提婆达多即至跋[口*耶]瑟咤僧伽之所，顶礼其足，却住一面，而白之言：「我今意欲往见于佛，唯愿尊者慈愍听许。」

尔时，长老跋[口*耶]瑟咤僧伽报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汝若知时，往至佛所，为我通传，顶礼佛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身安以不？起居轻利，行来化导，不损德也？身体气力，胜常以不？」提婆达多报彼跋[口*耶]瑟咤僧伽，作如是言：「如尊者教，不敢违背。」遂即顶礼，围遶三匝，辞退而去。

尔时，阿难与彼长老提婆达多，二人相随，发雪山下，往向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礼足，却住一面。

尔时，长老提婆达多白佛言：「世尊！我昔求请如来出家，如来而不与我出家，如来今日可不见我得出家耳。」

尔时，佛告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为何事而出家也？愿汝得已，莫有背也。」

时，诸比丘俱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往昔，恒常教彼提婆达多为利益事，提婆达多今反投佛以为怨讎？」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非但今日我教彼人提婆达多为利益事，反为其人以我为怨。过去世时，亦复如是，我教利益，反怨于我。」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论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远世时，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喽唎鸟，一名优波迦喽唎鸟。而彼二鸟，一头若睡，一头便觉。其迦喽唎，又时睡眠，近彼觉头，有一果树，名摩头迦，其树华落风吹，至彼所觉头边。其头尔时，作如是念：『我今虽复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二头俱时得色得力，并除饥渴。』而彼觉头，遂即不令彼睡头觉，亦不告知，默食彼华。其彼睡头，于后觉时，腹中饱满，咳咿气出，即语彼头作如是言：『汝于何处得此香美微妙饮食而噉食之？令我身体，安隐饱满，令我所出音声微妙。』彼头报言：『汝睡眠时，此处去我头边不远，有摩头迦华果之树，当于彼时，一华堕落，在我头边。我于尔时，作如是念：『今我但当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俱得色力，并除饥渴。』是故我时不令汝觉，亦不语知，即食此华。』尔时彼头闻此语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语我知、不唤我觉，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从今后，所得饮食，我亦不唤彼觉语知。』而彼二头，至于一时，游行经历，忽然值遇一个毒华，便作是念：『我食此华，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语彼迦喽唎言：『汝今睡眠，我当觉住。』时迦喽唎闻彼优波迦喽唎头如是语已，便即睡眠。其彼优波迦喽唎头，寻食毒华。迦喽唎头既睡觉已，咳咿气出，于是即觉有此毒气，而告彼头作如是言：『汝向觉时，食何恶食？令我身体，不得安隐，命将欲死。又令我今语言羸涩，欲作音声，障碍不利。』于是觉头报彼头言：『汝睡眠时，我食毒华，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彼头，语别头言：『汝所为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也？』即说偈言：

「『汝于昔日睡眠时， 我食妙华甘美味，
 其华风吹在我边， 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 亦愿莫闻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 自损及以损他身。』』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喽嚩鸟，食美华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优波迦喽嚩鸟，食毒华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我于彼时，为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复尔，我教利益，反更用我为怨讎也。」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既出家已，即于彼时，夏三月内，成就三通；摩尼娄陀，得成天眼；长老跋涪婆，长老因耆，长老难提迦，此诸人等，证罗汉果；阿难复得须陀洹果；提婆达多成就世间凡夫神通。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得罗汉果，或在树林，或住在于空闲房室，或住露地，或住在于祇陀园林，昼夜三时，恒唱是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众多诸比丘等，诣向佛所，而白佛言：「世尊！其彼长老婆提唎迦乔瞿弥子，不乐在于世尊法中，不喜不乐，恒常忆昔王位时事富贵之乐，恒常忆念如此事故，或住树下，或住空房，或在露地，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世尊唤一比丘而告之言：「汝来比丘！当往诣彼婆提唎迦比丘之边，而为我语，作如是言：『世尊唤汝。』」其彼比丘白言：「如教，不敢违也。」即往诣彼婆提唎迦长老之所到已告言：「婆提唎迦！世尊唤汝。」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闻彼语已，诣向佛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

尔时，佛告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婆提唎迦！汝实不乐于我法中行梵行不？恒常忆昔王位乐不？由忆彼故，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呜呼快乐！』如是以不？」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跋檀多！」佛复告言：「汝见何利？或在树下，乃至三时唱如是言：『呜呼快乐！呜呼快乐！』」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白佛言：「世尊！我昔在家，治于王位，刹利灌顶，七重墙壁，围我宫殿，守护我等。复有象军，七重守护，复有马军，如是七重，复有车军，及以步军，皆各七重，俱被铠甲，手执戎仗，所谓弓箭刀槊矛楯，金刚大杵，及大铁棒，矛镗铁轮，三叉钺斧，诸戎仗等，周匝遶我，墙外复有七重水塹。如是守护，如是障蔽，犹于夜中，若闻诸声，心生恐

怖，不得安乐，身毛皆竖，恒生惭愧，诸根变动。世尊我今，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夜闻种种诸恶兽声，无有恐怖，身毛不竖，无有惭愧，诸根不变。是故我恒独坐思惟，心作是念：『我今大得利益之事，今者世尊为我大师，自觉说法，于彼法中，我得出家，行于梵行，多有禁戒，摄受于我，成妙行人。我于今者，善得活命，善得命终。』是故世尊！我以往昔王位乐时及富贵时，比于今日出家之乐，坐空闲乐、觉观之乐、寂定之乐、沙门等乐，忆念此故，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知足少欲，从他乞食，身毛不竖，犹如山鹿，心得自在，坐卧去住，无有障碍。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在于佛前，对诸大众，而说偈言：

「我昔在于深宫里，	七重墙壁甚高峻，
严治楼櫓及却敌，	并有七重隍堑等，
军众宿卫执戎仗，	无昼无夜守护我，
如是种种自防守，	身意犹故不安宁。
我今在于世尊前，	无有一人守护我，
及以在于空闲处，	或在树下山林中，
如我佛子婆提迦，	诸人各各相守护，
行住坐卧常安乐，	是故心无有攀缘。
我昔宫内乘大象，	身着缯彩上妙衣，
食噉粳粮甘美饭，	羹臠调和肉味等。
今者坐卧随意铺，	空闲身着粪扫衣，
舍爱拔除苦根本，	欲有所行随我意。」

尔时，世尊因此事故，复说偈言：

「若人知命不生恼，	亦即不忧是命终，
若能勇猛见真谛，	虽堕苦海终无怖。
已断有爱比丘等，	于一切物悉已断，
生死烦恼皆灭尽，	如是无复有后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豪贵之中，舍家出家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婆提唎迦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老婆提唎迦，往于昔日，造何善根？今生释种大豪贵家，乃至多饶资财产业，无所乏少。复作何业？承继释种，得升王位。复作何业？便得出家，受具足戒，获罗汉果。世尊复记：『汝诸比丘！若于声闻弟子之中，舍彼豪望而出家者，婆提唎迦最为第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有一贫人，以乞自活，从一城至波罗[木*奈]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见者，皆呵责言：『汝从何来，而至于此？』遂遮不听游行告乞。」

「尔时，彼人见有障碍，作是思惟：『我于彼辈，无有过失，何故障我而乞告也？』于时波罗[木*奈]城有一长者，遗失铜钵，时彼长者求觅铜钵，所在不获，因求钵故，至余一村。时彼乞人，于粪聚中，得彼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往入波罗[木*奈]城，从街至街，从巷至巷，从此交巷至彼交巷，从此隅角至彼隅角，口唱是言：『此之铜钵，是谁之物？识者收取。』而彼游历处处东西，求觅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长者后闻有人从彼粪中，得一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入彼波罗[木*奈]城，从街至街，从巷至巷，而口唱言：『是谁铜钵？』处处游访，不知主处，既不得主，便付梵德。既闻是已，到梵德边，到已白言：『大王！当知，前者乞人，所奉铜钵，是我之物。』」

「时，梵德王遣使往唤彼之乞人，而语之言：『汝于前者，所送铜钵，今此长者云是我许，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铜钵是谁之物？在粪聚中，我既得已，即挂杖头，将来往入波罗[木*奈]城，东西访问不知主处，以不得主，遂即将来奉与大王，任王所用。』」

「尔时，梵德闻彼语已，心大欢喜，而告彼言：『仁者！汝今欲于我边乞何等愿？我当与汝。而彼铜钵，还其长者。』」

「尔时，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欢喜与我愿者，愿王于此波罗[木*奈]城，所有乞人，用我为王。』时梵德王，复告彼言：『今者何用与彼乞儿而为王也？但当更乞诸余好愿，或金或银，或索国中最胜村落，用为封邑，我即与汝。』时彼乞人，复白王言：『王若欢喜，与我愿者，我今止欲得前所愿。』王遂报言：『任汝所乐，随汝作耳。』」

「尔时，在彼波罗[木*奈]城，合有五百乞儿依住，彼乞愿者，悉唤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与汝等为王，汝等必当听我处分。』时诸乞人问彼王言：

『汝今云何处分我等？令作何事？』时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我置髀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负者，自余皆悉为我左右，围遶而行。』而彼五百诸乞儿辈，闻彼语已，即从处分，或有舆者，或背负者，处处游行，所有饮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将向一处分张，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时活命。

「时，有一人屏处独食摩呼荼迦(隋言欢喜丸)，尔时，乞王从其人边，夺取彼食摩呼荼迦，夺已将走。其王徒众五百乞儿，逐彼王走至于远处，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回还。其彼乞王，身力壮健，走而不乏，更至远已，回头望看，五百乞儿，悉皆不见。既不见已，入一园内，取水洗手，坐于一边，欲食彼食。未食之间，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于彼人边，夺取其食？更复诳我随从人辈？此食既多，我食不尽。若世间内有诸圣人，愿知我意而来此者，我即分与。』发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贤，从虚空里飞腾而来，在彼人前，从空直下，去其不远。其人遥见彼辟支佛，威仪庠序，行步齐停，举动得所，不缓不急，见如是已，于彼辟支，心得净信。得净心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贫贱，及以现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于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养；我昔若值如是福田，今日应不遭斯困顿，亦应不被他人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将此摩呼荼食，奉上仙人，未审此仙受纳已不？若蒙受者，愿我将来免此贫贱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将此食摩呼荼迦，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现神通，教化众生，更无别法。时辟支佛，受取彼食摩呼荼迦，愍斯人故，从彼地方，腾空而去。其人见彼辟支世尊腾空去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欢喜心，顶戴指掌，遥礼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礼已，心发是愿：『愿我此身，于未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而彼世尊所说之法，愿我一闻速得证解。又愿我于未来世中，在大威德豪族姓家，为王治化，更莫在彼贫儿之内。』复作是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

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波罗[木*奈]城，乞儿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谁者？莫作异见，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时乞儿王施辟支佛摩呼荼食，因彼业果，今生释种，大豪贵族，乃至资财，无所乏少。复于彼时，作如是愿：『愿我来世，于大威德豪族种姓，为王教化。』因彼业报，今于释种，得受王位。又时乞愿：『愿我当来，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因彼业报，不曾生堕恶道之中，恒生人天，流转往反，多受快乐。又时复乞如是愿言：『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世尊，或胜此者，彼之世尊所说经法，愿我闻已，速知速解。』因彼业报，今值于我，而得出

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我又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唎迦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婆提唎迦昔造如是善根因缘，以造如是善根因故，今生豪姓释种之家，大富大贵，乃至资财无所乏少。于释种中，得绍王位，舍其王位，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故我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豪姓出家，婆提唎迦比丘第一。」

其彼长老婆提唎迦，乃至已得阿罗汉果，恒住兰若，乞食活命，着粪扫衣，常坐不卧，随宜铺设，唯持三衣，更无畜积。

至于一时，依住在彼舍婆提城，于阿兰若树林之内。时彼长老求觅诸草及以树叶，了不能得，实时求觅干白象粪，聚以为铺，上铺坐具，结加趺坐，端身正直，即得正念。过于一夜。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于晨朝时，着衣持钵，欲往入彼舍婆提城，往来乞食。于彼之时，城内多有乞食诸人，乞得食已，从其城出，去城不远，各各别欲食所得食。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遥见如是诸乞食人从城乞食，既得彼食，去城不远，别坐欲食，遂往彼边，默然而住。

尔时，一切诸乞人等，作如是念：「此之比丘，必于我等，欲有怜愍，故来乞食。」作是念已，各各自于所食之内，减取少分，与彼长老婆提唎迦。

尔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乘骑一大白象，其象名曰一分陀利，从其彼城舍婆提出，共一大臣，其臣名曰尸利跋陀(隋言德贤)。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遥见婆提唎迦从彼乞儿乞食而食，即告大臣尸利跋陀作如是言：「尸利跋陀！此何比丘？乃从乞儿，乞食而吃。」尔时，大臣审更熟看婆提唎迦，知是不虚，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此是释王婆提唎迦。」其王即告彼大臣言：「若如此者，汝驱白象，向彼婆提唎迦之边。」尸利跋陀闻王勅已，而白王言：「如王教勅，不敢违也。」受王勅已，将此白象，王乘其上，诣向长老婆提唎迦边。

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去彼婆提唎迦住处不远，从其象上下，礼长老婆提唎迦，礼彼足已，却住一面。

时，波斯那憍萨罗国王，启白长老婆提唎迦，作如是言：「阿梨耶！今者何故乃发如是贫贱之意，乃于如此贫人等边，乞食而食？」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告波斯那憍萨罗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不以贫故而从彼乞，我今自有七种宝财，但我意乐从于贫人而乞食耳，又欲令彼诸贫儿辈断贫穷故，而从乞也。大王！当知，我已有眼，但欲为彼无明众生开眼目故，而来从乞。」

「复次，大王！我今已脱一切系缚，但以为彼贪欲瞋恚所缚众生得解脱故，而从乞食。」

「大王！我今已度彼岸，但为拔脱烦恼淤泥所溺众生，故从彼乞。」

「复次，大王！我已获得无病之处，但欲治彼烦恼所病诸众生故，而从彼乞。」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复白婆提唎迦作如是言：「阿梨耶！我亦贫无七种财宝，我亦幽冥住于黑闇，我亦被于烦恼淤泥之所沈溺，我今亦有贪欲之病，愿阿梨耶！怜愍我故，唯憐数数来至我家。」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告波斯那憍萨罗王，作如是言：「大德大王！不须如此。」作是语已，舍王而去。

佛本行集经摩尼娄陀品第五十九上

又时，世尊为诸比丘演说诸法，于时长老摩尼娄陀睡眠不觉。

尔时，佛告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何于此法义之内，如是睡眠，汝于此事，深为不善。汝起莫睡！」从此已后，摩尼娄陀更不睡卧，正以多时，不得睡故，坏其肉眼，唯以天眼，观世间色。」

尔时，世尊告比丘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诸弟子中，清静梵行，最第一者，所谓摩尼娄陀是也。」

又于一时，摩尼娄陀数数缝绽诸衣裳等，又时五指总持五针。

尔时，长老目捷连诣向其所，而语之言：「摩尼娄陀！汝今共我游行去来。」尔时，长老摩尼娄陀报目连言：「长老目连！且住且住！待我衣成。」

尔时，目连复语长老摩尼娄陀：「汝今若以神通缝者，愿速成就，若以今意所欲成者，亦愿早成。」摩尼娄陀缝此衣时，其针綻脱，尔时长老摩尼娄陀，独自唱言：「世间谁乐欲作功德？与我穿针。」

尔时，世尊独在房内，摄心坐禅，乃以清净天耳，闻此摩尼娄陀作如是语。闻是语已，譬如壮士屈申臂顷，即于本处，不现其身，往至长老摩尼娄陀，住于前已，取针而贯。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问言：「是谁为我穿针？」佛告之言：「摩尼娄陀！是我为汝贯穿针耳。」

尔时，一切诸比丘等，传闻此语云道：「世尊为彼长老摩尼娄陀，以綻穿针。」既闻此语，各各思惟：「世尊犹尚为彼清净梵行之人，佐助不办，况复我等，何故默然不相助也？」因尔已后，诸比丘僧，有所作者，各各相助。

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长老摩尼娄陀，往于昔日种何善业？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世尊复记言：『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得净天眼，最第一者，所谓长老摩尼娄陀比丘是也。』」

作是语已，佛告一切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久远，超于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曰然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世尊，为诸比丘，说法之时，种种赞叹天眼之事。

「尔时，有一居士之子，名曰大财，来集彼会，坐于众内，听说其法。彼居士子，既听法已，作是思惟：『我今虽复不咨父母舍家出家，我今但可为未来世得天眼故，造诸善根。』作是念已，备办脂油，得其百斗，于然灯佛无上正真等正觉所，然灯供养，心起是愿：『愿我来世，值如是佛，彼佛说法，速得证解，于彼世尊声闻弟子所有天眼，愿我第一。』又发是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尔时，然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告彼居士子大财言：『于未来世有佛，名曰释迦牟尼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于彼世尊声闻弟子，得天眼者，汝当第一。』」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然灯佛边，大富居士子大财者？此即摩尼娄陀是也。」

尔时，佛复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有一贼人，于闇夜中，行在小径，欲为窃盗，至于半路，其鞋纲断。

「尔时，彼处有一辟支佛舍利塔，于其塔所，时有一人，然灯求福供养承事，而彼灯油，将欲尽灭。其贼至彼，见灯欲尽，为欲续彼断鞋纲故，遂益其脂，又以箭镞，挑出灯炷。尔时，彼灯还得明炽。

「尔时，彼贼见灯明已，去边不远，续彼鞋纲。因彼明故，得见彼塔。见彼塔已，遂得心净，得心净已，发如是愿：『此塔是谁？愿我来世，当值此塔本体世尊，或胜此者，若彼世尊所说之法，愿我闻已，速得知解，于彼世尊所有声闻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最为第一。又愿当来，生生世世，不堕恶道。』」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九

佛本行集经卷第六十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摩尼娄陀品下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彼时贼人在于辟支佛塔之前，益灯明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摩尼娄陀比丘是也。摩尼娄陀，往昔作于大居士子，名曰大财，于后复作行贼盗人，为辟支佛舍利塔中，添益灯油，以清净心，乞如是愿：『愿我来世，莫生恶道。』由彼业报，生世不曾堕恶道中，恒于天人，往反受乐。而于彼时，复乞是愿：『愿我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速解。』由彼业报，今得值我如是世尊，复于我边，获得出家，受具足戒。而于彼时，复乞是愿：『愿我于彼世尊所有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我为第一。』由彼业报，今于我法声闻弟子，得天眼中，其第一也。

「汝诸比丘！摩尼娄陀，昔有如是殖善根，由彼业力，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汝诸比丘！我复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摩尼娄陀，最为第一。」

复有一时，世尊在于波罗[木*奈]城旧仙居处鹿野苑中，彼时天雨，长老阿难，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白言：「世尊！今日天雨，无有饮食，当作何计，令诸比丘过一日一夜？」佛告阿难：「汝莫愁也！摩尼娄陀比丘！现在福力甚强，今日比丘应当得过一日一夜。」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诣向佛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受我微供，若食我食，堪令一切诸比丘等过一日一夜。」于时，世尊默然受许。尔时，长老摩尼娄陀，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往至入彼彼罗[木*奈]城。其入城已，未曾告乞，亦更无有亲旧识知。当于尔时，忽然即有五百釜食，来至彼前。尔时，长老摩尼娄陀，寻时送彼五百釜食，向鹿苑中，即敷诸座，敷设已讫，往白佛言：「世尊时至，饭食已办，唯愿就食。」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共诸比丘，来至食堂，于所敷设，次第而坐。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见佛及僧次第坐已，奉持如上五百釜食，施佛及僧，恣饱满已，然后自食。饭食亦讫，共诸比丘，诣向讲堂，敷座而坐。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坐已即告诸比丘言：「诸长老辈！希有希有！未曾得见如此之事，乃有如此多大果报，多大功德，多大威势。所以者何？诸长老辈！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木*奈]城有一贫人，无有资财，不立仓库。于彼之时，波罗[木*奈]城，有辟支佛，依倚而住，名婆斯咤。当尔之时，其城谷贵，人民饥馑，乏少者多，其城内外，多有人死，唯见白骨，处处狼籍。于彼之时，诸出家人，乞食难得，以饥所逼，不能修道。当尔之时，彼辟支佛，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入波罗[木*奈]次第乞食，遍历彼城全无所得，如本洗钵，还出城去。我于尔时，见婆斯咤辟支佛尊，诣向彼边，到已白言：『善哉大仙！此处乞食，颇得已不？彼尊报我，作如是言：仁者！我今乞食不得？』我于尔时，复白彼尊，作如是言：『尊者！若然，来至我家。』于时家内，唯有一升稗子熟饭，我即唤彼辟支佛尊，命入舍内将彼稗饭，以用奉施。时辟支佛，受我施已，随意所去。我于彼时，为采薪柴，出至城外，与尸陀林，相去不远，采取柴木。彼林有一白骨尸骸，忽然起来，抱我项住。我于彼时，欲脱彼尸，殷懃用力，不能得脱。我于彼日，日落西下，将欲没时，抱持死尸，来入城内。我入城时，人见我者，而告我言：『咄人何故将此骨尸，而入城内？』我报彼言：『是诸人辈！我今尽力，欲脱此尸，了不能得。汝等若有堪能脱者，当为我脱。』时彼人辈，详共捉此骨尸牵挽，尽力望脱，亦不能得。我时渐渐至于家内，望欲脱彼白骨死尸，而彼白骨，悉变成金，自然堕地。我于尔时，作如是念：『我以此

金，不可独用。』作是念已，即诣向彼梵德王边白言：『大王！当知，我今地得伏藏，大王受取，用为国宝。』时梵德王，唤诸左右而勅之言：『汝等当须随此人去，其人指授，悉皆受取，将来向此。』

「尔时，左右闻王勅已，实时共我来至家内，我即以金，示彼使人。」

「尔时，使人还见死尸白骨如故，见已谓我：『咄哉痴人！汝不癫狂！何故持彼死尸白骨以为金也？』而彼使者还至王所，具说前事。我于后时，复至王边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我得伏藏，事实不虚，惟愿大王！早为纳受。』时梵德王，遂即自往至其家内，见彼金藏，还是白骨如本不异，复告我言：『咄哉痴人！汝着癫狂！何为于此白骨死尸而作金想？』我复白彼梵德王言：『大王！当知，此实金也，非是尸骨。』如是再三，作是语已。我于尔时，手执彼金，作是誓言：『若此金宝，为我来作善业报者，愿梵德王亦如是见。』作此誓已，时梵德王看此死尸，还如我见金宝不异，即告我言：『善哉仁者！汝作何等善业因缘？曾事何神？供养何天？供养何仙？而能与汝如是愿也。』我于尔时，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有一仙人，我曾供给此仙人食。必应是彼神力所致，令我今日得是果报。』时梵德王而告我言：『汝以造作如是善业，故于今日得此果报。汝此果报，无人能夺，从今日后，不须疑虑，随意而用。』诸长老辈！我于彼时，正以布施彼辟支佛一食之业，现于尔时即获果报，所须资财，随意即办。正以施彼一食之故，七反生于三十三天，受其福报，乃于彼处三十三天，作帝释王，复于人中，而为国王，并复得作转轮圣王，治四天下，为世界主，护持世间，七宝具足，乃至降伏，如法治化。由彼布施一食果报，命终生天，从天下生在于人间；命尽复得生于天上。流转如是，更不杂生。我所生处，恒得最胜上妙宫殿，若生人间，生豪贵家，资财丰足，乃至一切无所乏少；如在天身，多受快乐，下生人间，亦复如是。以施一食，因彼果报，今生释种。我生之日，诸天下来，将五百宝衣覆我身上，地下复有五百伏藏自然现出，皆以布施一食果报。我之父母，为我造作三种宫殿：一宜夏坐，二宜冬坐，三宜春秋二时居坐。以彼施食果报因缘，我既生于释种之家，我家尔时，遂即日别渐渐增长，所谓谷米盈溢仓廩，真珠琉璃珊瑚虎魄金银玉等，无量珍宝，二足四足，无所缺乏。又以彼时施食果报，我在园苑，我母尔时，欲试我故，办具空器，以衣覆盖，送来与我，至其半路，即有诸天种种饮食，悉满其器。彼食香美，大有气力。又以施食果报力故，共父相随，捡按田作。当尔之时，身患饥渴，遂往赴水，掬取欲饮，其水变成天妙甘露。又以施彼一食之故果报成熟，今来入此波罗[木*奈]城，未曾与彼委曲相识，自然即有五百

釜食，来于我前。我受彼食，遣送林中，请佛及僧，供奉此食，悉令佛僧大众充饱。藉彼业报，我于四事，无所乏短。我施彼食，果业因缘，于世俗乐，亦无所乏；今者出家，于出家乐，亦皆具足。以彼施食果报熟故，今断生死，得梵行力，所有作者，皆悉已办，不受后有，至无畏处，至于前所，当得涅槃，得涅槃已，无乐无苦，自然证知。诸长老辈！我于彼时，乃不识是辟支世尊，我若决定知辟支佛，我应寻时更求胜果，求大威德，应求无上广大果报。」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说前语已，重说偈言：

「我自思惟往昔时，	依住在于波罗[木*奈]，
负卖薪柴以为业，	值遇尊者婆斯咤，
见已布施一餐食，	故生豪贵释种姓，
其名号曰尼娄陀，	善解音声复能舞，
拍手歌咏讽颂等，	并及一切诸技艺。
我今已自知宿命，	及以昔世所生处，
往于三十三天上，	于彼七反往来生，
彼处或作释天王，	及以自在天宫内，
一切随我所造作，	如是治化于诸天。
复经七反作人主，	灌顶成就刹利王，
自在大力降伏众，	不行刀兵诸戎仗。
如法治化大地中，	多有无量诸珍宝，
于我境界悉丰饶，	所生家中大巨富，
资财增长无有数，	于诸人中最为首。
世间五欲悉圆备，	七宝诸珍无阙少，
皆由我作如是业，	不曾生于恶道中。
今于释种得出家，	得三解脱甘露处，
我为何故得出家，	弃舍家业来于此？
正以我获彼利益，	故来报佛世尊恩，
世尊知我机熟时，	为我演说无常法。
若有意所幻化身，	神通自来至我所，
若我心中有疑惑，	如是皆悉为我解。
佛所说法无分别，	还为我说无别法。
我今得闻彼实语，	如法爱乐而奉行，
如是即得三解脱，	即是仰报诸佛恩。

我今不乐此命终，亦不爱乐此寿命，
但我所受业至时，正念思惟当舍寿。
我知未来生死处，众生往来处亦知，
既知此处命终已，亦知往至彼处生。
毘舍离境竹林村，我于彼林当舍寿，
于彼林中蔚茂处，漏尽其下入涅槃。」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闻彼长老摩尼娄陀，说此过去造业因缘，今昔获得如是果报。复以妙偈，而陈说之。闻是事已，赞叹欣然。

佛本行集经阿难因缘品第六十

又于一时，长老阿难，被诸梵行大德人辈劝请，令彼奉侍世尊。从尔已来，尽心尽力，意行调适，如来所说，悉皆受持。从如来口所闻之事，或世间事、或出世间事，悉能受持，永不忘失，若有人来咨问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欢喜。以是因缘，世尊集众，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多闻利智，侍者之内，阿难比丘是其人也。」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长老阿难，于往昔时，造何善根？藉彼善根，今生释种大豪姓家，巨富饶财，大有势力，乃至一切无所乏少。复以何业？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诸圣法，若闻世间出世间事，永不忘失，若有诸人来问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欢喜。世尊复记谓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多闻智慧强记不忘最第一者，此即阿难比丘是也。』」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世中，久远之时，还于此处波罗[木*奈]城，有王治化，名曰梵德。彼王尔时，生于二子，一名喜根，二名婆奴(隋言月)。二子之内，喜根为大。其大子者，本性调善，贤直柔和，多有慈心，畏惧诸罪，厌离爱有。其彼王子，见其城内为诸王事之所逼切，县官苦恼，杀害无穷，多有系闭，所谓枷锁杻械囹圄，地牢固禁，斩截手足，割其耳鼻，挑其眼目。既见此事，遂作是念：『我之父王，百年已往，我身云何当治王位？我今知用如此王位，欲作何事？及我身命，亦知何用？所以者何？今见一切诸众生辈，以种种苦逼切其身。如我今者，不如舍家出家修道。』作是念已，诣父母边，白言：『父母！我欲舍家出家修道。』」

「尔时，父母报其子言：『汝身是我所爱之子，不离心意，瞻看无厌，我等宁死，不能别汝。我等但使身命存在，终不相放。』如是再过，喜根童子，白父母言：『父母当知！我今必定舍家出家，唯愿父母！哀愍许我。』如是

数数咨请父母，而彼父母，遂即听许舍家出家，而告之言：『汝是我子，如汝所乐，随汝意也。』尔时，梵德喜根王子，以其父母许得出家，至于他日，舍家剃发，次第修道而悟缘觉，能作神通变化之事，放光放水，回天动地，兴云致雨，如是等事，皆悉能办。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为何事而得出家？如是之事，我今已办，已得己利，所作已办。我今可往本生之地，怜愍父母诸眷属故，及余众生，令作福田。』

「尔时，喜根辟支世尊，次第游行，至波罗[木*奈]，至彼国已，依住彼城父王梵德庵罗林内。

「尔时，梵德传闻他说：『喜根童子，已成大仙，还来于此，住我境界。』『我今可往至喜根边，显现于彼，问讯慰喻。』时梵德王，以大势力，严盛威风，示现神德，从城而出，有四兵众，前后围遶。

「尔时，喜根尊者辟支，遥见父来，而作是念：『此诸人辈！梵德王等，大有威力，我慢贡高，我若随宜在彼前者，梵德王等必不敬我。』作是念已，飞腾虚空，现诸神变，坐卧经行，半身放烟，半身出火，身上放火，身下出水，示现如是种种神通。

「时，梵德王诸臣百官，见彼尊者大圣辟支飞腾虚空现诸神变，彼等见已，作如是念：『我之童子，虽舍王位今得出家，已成大仙，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其心尔时，即大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诣彼喜根辟支佛所。王既渐进，佛复下空，王到其所，欢喜敬仰。时辟支佛，下住地上，即便坐于所敷之座。

「尔时，梵德到辟支边，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坐一面已。时辟支佛，少说诸法，令王欢喜踊跃无量，显示善事。

「尔时，大王从辟支佛，听闻法已，欢喜踊跃，白辟支言：『善哉大仙！今受我请，常住我家，我为尊者，当作伽蓝经行房窟，四事供养，心所乐者，悉皆办与。若欲哀愍诸众生故，村落城邑，欲行乞食，任意所行，我不障碍。』辟支佛尊，默然而受父王所请。于时彼王，见彼尊者喜根缘觉默然受请，即办种种诸供养具，经行房窟，四事供养，悉持施与，自余须者，一切办给。

「尔时，喜根辟支仙人，为欲怜愍诸众生故，入城乞食，如此之时，即得入城。其月王子，日别至于喜根仙人辟支佛边，承事供养，于诸法中，心有所疑，时时往问彼辟支佛。其辟支佛，或被婆奴王子所问，默然不答。唯于诸指，出其光炎。尔时婆奴作如是念：『此辟支佛，大有神通，而无才辩。』」

「尔时，喜根尊者辟支告婆奴言：『婆奴王子！汝来出家，汝今若其不肯出家，我定知汝命终之后必堕恶道。若其出家，汝亦应当成就大仙，有大神通。』尔时婆奴诣向父母，白如是言：『善哉父母！喜根仙人，今已出家，我今意欲随出家也，唯愿父母！哀愍许我。』而彼父母，遂不许可。婆奴王子，犹故数数至彼喜根仙人之所，承事供养。其辟支佛，复数语彼婆奴王子：『汝当出家。』婆奴王子复报兄言：『父母今日决不听我舍家出家，事云何也？』」

「尔时，王子婆奴面上色相出现，于七日内必当命终。尔时，喜根辟支仙人告婆奴言：『汝来婆奴！汝必当须舍家出家。何以故？汝熟相现，于七日内必当命终。』尔时婆奴至父母边白言：『父母！唯愿放我舍家出家。』」

「尔时，喜根辟支世尊，亦即诣向自父母边，白言：『父母！汝等当放婆奴出家。所以者何？其相出现，七日之内定当命终。以此因缘，父母必当与彼别离。以是定故，宁放出家，在于法内，取于命终，莫令在家取命终也。』父母报言：『婆奴王子于七日内必取命终，与我别者，我今当许舍家出家。』」

「婆奴王子，当于尔时，即剃须发，着袈裟衣，其出家已，于七日中，供养恭敬，事彼喜根。时辟支佛，教授威仪，过六日已。至其七日，定知命终，哀愍彼故，从坐而起，飞腾虚空，经行坐卧，放烟放火，隐身不现，种种神通。婆奴仙人，见彼喜根辟支佛尊，于虚空中，现于种种神通变化，见已心生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顶礼向彼辟支佛尊。既顶礼已，发如是愿：『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圣人，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闻已，悉令通解。又愿我身，于彼圣人，得为侍者，供养彼圣。又愿来世，得诸神通，所有威力，皆如此佛，若有来问我之义者，我悉为解，令彼欢喜。又愿生生世世之中，不在恶道。』」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婆奴王子，于七日内，供养于彼辟支佛尊，受教法者？莫作异见，此即阿难比丘是也。于彼之时，婆奴王子以欢喜心，供养喜根辟支佛故，以彼业报，今得生于释种之

家。而于彼边，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不堕恶道。』以彼业报，所生之处，不曾堕于恶道之中，唯生人天，流转往反，受大快乐。而于彼时，复作是愿：『愿我来世，值遇如是教师圣人，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一闻，即得知解。』以是业报，今得值我如是教师，又于我边，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诸圣法。其于彼时乞如是愿：『愿我来世，若当值遇如是教师，我于彼边，得作侍者，供养彼圣。』藉彼业报，今于我边，得作侍者，供养于我。其于彼时，又乞是愿：『我于来世，得大神通，得大威力。』藉彼业报，今得成于如是大圣，得大威力。其于彼时，又乞是愿：『若有人来问所疑者，我悉为彼分别解说，令心欢喜。』藉彼业报，今日阿难！有人来问心中所疑，皆悉为解，令心欢喜。」

尔时，佛复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木*奈]城，其城有一大富长者，名曰僧萨陀那(隋言王安)。其彼长者，大富饶财，多有生业，犹如毘沙天王无异。家中日别恒有五百辟支佛，来向其家食。其时而有一辟支佛，所持之钵，下底尖小，如牛乳形，其钵所安，或在草上，或帘箔上，随即倾倒，不得安住。彼时长者僧萨陀那，有一女子，可喜端正，女相具足。其女见彼辟支佛钵倾倒不住，即自脱钏，奉辟支佛，而白之言：『唯愿大仙！取此钏用安其钵下。』尔时彼仙为怜愍故，即取此钏，用安其钵，而彼钵盂，遂不倾动。于时彼女，既见此钵更不倾动安住钏上，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心发是愿：『如此仙人钵安钏上，不倾不倒，我于来世，所闻如是，若世间事，出世间事，悉令忆持。』」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长者家女，今为谁者？莫作异见，此即阿难比丘是也。由于彼时，以欢喜心，自脱手钏，以奉尊者辟支仙人，安置钵器，因发是愿：『如此仙人，以钵安钏不倾倒故，愿我来世，若有所闻，若世间事、出世间事，悉皆忆持，永不忘失。』由彼业缘，今所闻事，悉不遗忘。」

长老阿难比丘，又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往入舍婆提城乞食。去彼祇树给孤独园，犹未至于舍婆提城，于其中间，有一大树名尸奢波，其树阴下，多有一切诸婆罗门止息其下。诸婆罗门遥见阿难来欲到边，各相告言：「汝辈当知！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于诸聪明，多闻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语已，阿难便至，白言：「仁者！今请观此尸奢波树，合有几叶。」尔时，阿难观其树已，而报彼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遂即舍去。

尔时，彼诸婆罗门辈，阿难去后，取百数叶，隐藏一边，阿难回已，诸婆罗门于是复问：「仁者阿难！汝复来也，乞更观此尸奢波树，有几多叶？」

尔时，阿难仰观树已，即知如是婆罗门等所藏叶若干百数，便即报彼婆罗门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便即过去。

尔时，彼等婆罗门辈，生希有心未曾有心，各相谓言：「此之沙门，甚大聪明，有大智慧。」诸婆罗门以此因缘，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后不久，悉各出家，成罗汉果。

尔时，复有长老分那婆素(隋言井宿)，长老宫毘罗(隋言蛟龙)，长老难提迦等，如是三人，唯得知其出家由绪，不知所生因缘之事，亦不知彼于往昔时，作何业也？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祇师！名为大事。」

「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

「迦叶维师，名为佛生因缘。」

「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

「尼沙塞师，名为毘尼藏根本。」

佛本行集经卷第六十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90 佛本行集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59 (Big5)，完成日期：2011/03/0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